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五六冊目次

新刊南軒先生文集四十四卷 （宋）張栻撰 明嘉靖元年劉氏翠巖堂慎思齋刻本	〇〇一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 （宋）陳淳撰 外集一卷 清初鈔本	二四一
山房集八卷後稿一卷 （宋）周南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五二五

新刊南軒先生文集四十四卷

（宋）張栻撰

明嘉靖元年劉氏翠巖堂慎思齋刻本

南軒集四十四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張栻撰。栻字敬夫，廣漢人，丞相浚之子。以蔭補官。孝宗時歷左司員外郎，除祕閣修撰，終於荊湖北路安撫使。事蹟具宋史道學傳。栻歿之後，其弟杓裒其故稾，四巨編，屬朱子論定。朱子又訪得四方學者所傳數十篇，益以平日往還書疏，編次繕寫。未及蕆事而已有刻其別本流傳者。朱子以所刻之本多早年未定之論，而末年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語，反多所佚遺。乃取前所蒐輯，參互相校，斷以栻晚歳之學，定爲四十四卷，併詳述所以改編之故，弁於書首。即今所傳淳熙甲辰本也。栻與朱子交最善，集中與朱子書凡七十有三首，又有答問四篇。其間論辨斷斷，不少假借。如第二札則致疑於辭受之間。第三札辨墓祭中元祭。第四札辨太極圖說註。第五六七札辨中庸註。第八札辨游酢祠記。第十札規朱子言語少和平。第十一札論社倉之弊，責以偏祖王安石。第十五札辨胡氏所傳二程集不必追改，戒以平心易氣。第二十一札辨論仁之說有流弊。第四十四札論山中諸詩語未和平。第四十九札論易說未安，是從來許多意思未能放下。第五十四札規以信陰陽家言擇葬地。與胡季隨第五札又論朱子所編名臣言行錄未精細。朱子並錄之集中，不以爲忤。又栻學問淵源本出胡宏，而與朱子第二十八札謂胡寅讀史管見病敗不可言，其中有好處亦無完篇。又第五十三札謂胡安國春秋傳其間多有合商量處。朱子亦並錄之集中，不以爲嫌，足以見醇儒心術光明洞達，無一毫黨同伐異之私。後人執門戶之見，一字一句無不回護，殊失朱子之本意。至朱子作張浚墓誌，本據栻所作行狀，故多溢美語錄載之甚明，而編定是集乃削去浚行狀不載，亦足見不以朋友之私害是非之公矣。論張浚者往往遺議於朱子，蓋未核是集也。劉昌詩蘆浦筆記載栻堯廟賦，指堯廟在桂林，失於附會。其賦今在集中，蓋取其尊崇帝德而略其事實。昌詩又錄栻慤齋銘，稱栻奉其父命爲其弟杓作，本集不載，檢之良然。然栻集即杓所輯，不應反漏，考高斯得恥堂存稾有南軒永州諸詩跋曰，劉禹錫編柳子厚集，斷至永州以後少作不錄一篇。南軒先生永州所題三亭陸山諸詩，時方二十餘歳，興寄已落落穆穆如

此。然求之集中，則咸無焉。豈編次者以柳集之法裁之乎。然則栻集外詩文，皆朱子刪其少作，非偶佚矣。

新刊南軒先生文集序

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纍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為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爰自國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

公倡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荊州牧張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

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鉅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

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既沒其弟定叟裒其故藁得四巨編以授予曰先兄不幸蚤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予受書愀然開卷亟讀不能盡數篇為之廢

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耶無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之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為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為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者已用別本摹印而流傳廣矣

遽取觀之蓋多鄉所講焉而未定之論而凡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疎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顧以序次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於後者猶得以雜乎篇帙之間而讀者或不能無疑信異同之惑是則予之罪也已

夫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輯參伍相校斷其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為四十四卷嗚呼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予之所得而知哉敬夫所為諸經訓義唯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別行其他往往未脫稾時學者私所傳録敬夫蓋不善也以故皆不著其

立朝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間利病則上意多鄉納之亦有頗施行者以故亦不著獨取其經進口義一章附于表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之傳者讀者有以識其端云淳熙甲辰十有二月新安朱熹序

皆

皇明嘉靖壬午元年孟冬之月吉旦

翠巖堂京兆劉氏慎思齋重新刊

行

序畢

南軒張氏宋史本傳張栻字敬夫漢州綿竹人浚長子穎悟夙成以古聖賢自期仕為直秘閣改閣府治戎栻內贊密謀外參庶務訓以軍事入奏孝宗異其對召為吏部侍郎兼侍講皆晞剴切遷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卒謚曰宣試聞道甚早與朱熹為友熹稱其卓然有見所著論孟太極說諸書學者稱為南軒先生淳祐初從祀孔子廟庭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目錄

廣漢　張栻　敬夫　著
翠巖　劉氏　慎思齋　刊

[seals]

第一卷

詞
賦雩亭詞
謁陶唐帝廟詞
公安竹林祠迎神送神樂章
賦
遂初堂賦
後杞菊賦
古詩
送八兄
五士遊嶽麓園
次韻伯承見簡探梅之什且約人日同遊城東
張安國約同賦伍氏麗瓊酒
李仁父寄伏苓酥賦長句謝之
和吳伯承
用前韻送彪德美
再用前韻
采菊亭并引
送楊廷秀
送鮮于大任入成都幕
同遊嶽麓分韻得洗字

送張淵道
留題金山寺
送范西叔教授西歸
王長沙梅園分韻得林字
送邵懷英赴召
陪安國舍人勞農北郊分韻得闌字
安國晚酌癸軒分韻得成字
安國置酒敬簡堂分韻得御階六春字
同元晦擇之游嶽道遇大雪馬上作
詩送元晦尊兄
遊南嶽風雪未已決策登山用春風樓韻

卷第二

古詩

陪舍人兄過陳仲思溪亭深有買山卜鄰之意
舍人兄預以額堂見名因成古詩贈仲思
送然姪西歸
送黄子然
過文定胡公碧泉書堂
次韻德美碧泉感舊之什且約胡廣仲伯逢季
立來會上封
自西園登山
路狀祝融背俯見上封寺遂登絕頂
中夜祝融觀月
晨鐘動雷池望日

道傍見穫者
禊後一日尋梅東門外馬上遇雪
雪中登樓分韻得未字
筍脯一平馳寄因和去歲詩為一笑春筍未盛
尚續致也
湖南使者邵公召赴在所寓客張某敬賦以餞
行李
次韻元晦擇之雪中見懷
送封甥可大從定叟弟之桂林
湘中館餞定叟弟分韻得仕字
題漢廣仲家即轉運使所治之東作亭扁以楚
聲益取杜陵所謂楚岫千峯翠者蜀客賦詩

三弟觀李仁父置酒分韻得高字
寒食前三日野炎為龍山彖新茅手擷酌玉泉
賦之有懷伯承賦此以寄
六月晦發譬川與諸友飲餞寄此言謝
遊靈巖
遊惠山
遊池州齊山
齊山見擇之題字賦此
過馬當山
題邢姪堂
張子因湯二子西歸求詩為賦此
過洞庭

次韻陳寺丞建除體

湖南參議宋與道奉祠歸里中賦此以別

蕭夢胄南歸相訪作別書此爲贈

長沙歷冬無雪正月登卷雲亭始見一白分韻

得雲字

次韻周畏知門訊城東梅偶七首

別離循所鍾十二章章四句送定叟弟之嚴陵

平時兄弟間十三章章四句送定叟弟

芭蕉茶送伯承伯承賦詩三章次韻

賦遺經閣

三友堂

初春和祈子明歲前兩詩

和德美韓吏部韓詩

壬辰謝鄧廣文仁者壽賦

第三卷

詩

五月十六夜城南觀月分韻得月字

三月七日城南書院偶成

四月二十日與客城南分韻得水字

晨省龍塘有作

田舍

舊聞長沙城東梅塢甚盛癸巳冬與客遊賦此

平父求筍炙芽以法授之用安國韻和答

題淮陰祠

將爲桂林之役劉刑部置酒餞夫額焉賦此以謝

送劉樞密留守建康

淳熙乙未有桂林之役自湘潭肯先塋過碧泉

與客黃子襲佃又之

七月旦晚登湘南樓

望後一日與客登湘南簡游誠之

定叟弟生朝遣詩爲壽

八月既望要詳刑護漕遊水東分夜乃歸賦此

次韓機幕韻

秘閣鄭公移節鄉部置酒餞別詩以侑之

清明後與客爲水東之遊翌朝賦此

題瑢溪閣

送陳擇之

上酒

斜川日雪郡所賦

靜江歸舟中讀書

張子真揚致光吳德夫追路湘源賦此以別

登江陵郡城觀雪

正父還長沙復用斜川日和靖節韻爲別

子塗使君出守廣漢共廣漢人也故未章及之

李仁甫用東坡寄王定國韻賦新羅參見貽亦

復繼作

外弟信臣總幹西歸駐舟泌浙得半月之款於

共行口占道別

廬山有勝處曰臥龍南康朱使君始築茅舍諸
葛武侯像於其中以書屬予賦詩寄題此篇
淳熙四年二月既望靜江守臣張栻奉
詔勸農于郊乃作熙熙陽春之詩二十四章
章四句以示父老俾告于其鄉之人而歌之

第四卷

律詩

和石通判酌白鶴泉
憩清風峽
讀李邕碑
登法華臺
謝楊文昭主簿寄詩楊之父綜與閭伴建康不

屈於兀朮而死
喜廣仲伯逢來會
和黃仲秉喜雨
遊傀儡山次沈國錄韻
早秋湖亭
賦周畏知寓齋
送井可大
送胡伯逢之官金陵
寄題建安劉梅山堂
重九陪詳刑護漕東西樓之集
次趙漕贈王昭州韻
九日登千山觀

和正父游被溪韻
仲冬朔日登湖南樓復用正父前韻
六月二十六日秀清亭初成與客同集
送韓宜州
鹿鳴宴
送宇文正父
雨後同周允升登雪觀
題刑使君釣隱
恭辱陽父丈惠貺新詩謹次韻末章為別
和查仲文雪中即席所賦
和宇文正父探梅
襄州護漕使者張侯寄示所作快目亭記詞多

慷慨于讀而壯之且想斯亭觀覽之勝賦此
送舜臣撫幹表兄赴部
壽定叟弟
重九日與賓佐登龍山
贈樂仲恕
小園荼蘪盛開伯承以詩見督置酒于此為湝
不敏之嘆
再和
和楊教授
送小隱兄赴興元幕
廉州何使君挽詩
和張晉彥遊嶽麓

送趙武節令
喜雨呈安國
十二月十六日夜枕上聞雷已而大雪
過湘潭劉信叔舊居有感
題唐興寺湘江亭
彪德美來會于碧泉有詩因次韻
上封有懷元晦
題福巖寺
題南臺寺
由西嶺行後洞山路
過高臺寺
宿方廣寺

和黃澧雪中將至長沙
人日遊城東晚飯陳仲思茅亭分韻得香字
二月十日野步城南晚與吳伯承諸友飲裴臺分韻得江字
與弟姪飲梅花下分韻得香字
十四日陪廣仲東渡湘飲嶽麓臺上分韻得長字
王長沙約飲縣圃梅花下分韻得梅字
邵總管邢監廟約遊城東酒閒求詩為賦此
謝胡掾惠詩
除夜立春
送趙節卿
二月二十五日登裴臺坐上口占
上巳日晚登裴臺自仲春凡三登
長沙鄧丞丁君挽詩
和黃仲秉喜雨
寄侯彥周
過長橋
多景樓
金山
重陽前一日
十五日過小孤山
新亭
庚申過青草湖

律詩

喜聞定叟弟歸
聞定叟弟已近適迫祀事未能出先遣從者往迎書此問訊
醇叟宗道之葬未得往哭闔窆有期輒賦二章以相挽者
故太子詹事王公挽詩
詩送陳仲思參佐贛右幕府
呂著化秩滿而歸兩詩贈行
默姪之官襄陽兩詩以送之
送廖虞賓使君
寄曾節夫

送周畏知
題伏龍寺壁
送外弟宇文挺臣
寄題周功父溪園三詠
曾節夫罷官歸盱江以小詩寄別
寄趙漕
送李新州
特誠之來廣西相從幾一年今當赴官九江極
與之惜別兩詩餞行
寄宇文邛州
次陳擇之送別韻
送但能之守階州

送祖七姪西歸
仲春過陽亭
堯廟
尹曾廣文胡君引年求謝事予祝其精力未衰
留之踰半歲乃今告去不復可挽爲詩送別
澹庵君之叔父也
若海運使移節廣東賦詩贈別予每過若海諸
郎誦書于旁琅琅可喜爲之重賦
送李叔芑歸閩
和定叟送行韻
題益陽僧修寺
故觀文建安劉公挽詩四首

送錢思遠
集以四十字送詳刑使君
除夕登仲宣樓
陪宿閻正父卿飲甚樂偶畏風不預用前韻致謝
劉勝因自襄陽過予渚宮於其歸小詩贈別
光弼姪得邑西歸賦詩勉之併示光義二首
送曾裘父
張辨周君桂林相從之舊己亥莫春出嶺守道
相過臨別求予言姑賦此
中秋與僚佐登江陵郡城觀月
遊章華臺
和元晦擇之有詩見懷

送范伯崇
定叟弟生辰
南軒木犀
和安國送茶
賦鄭子禮壽芝堂
喜雨呈安國
自嶽石渡湘思去歲與元晦擇之偕行講論之
樂賦此
道間晚稼甚盛喜而賦此
墳庵枕上追憶賦此
晚晴
渡興樂江望祝融

仲兼再用前韻爲梅解嘲復和之
有懷安國
自上封下福巖道旁訪李鄰侯書堂山路捺合
不可往矣
下山有作
廬陵李直卿以後名其齋求予詩久未暇也今
日雪霽登樓偶得此遂書以贈頭惟聖門精
微綱領嵓淺語所能發抵增三歎
和張荆州所寄
正月強半梅猶未開黃仲秉作詩捐之次韻
謝邢少連送攜梅菅箋裁
晚過吳伯承留飲

第六卷

律詩

恭敬秉民言成六韻爲安撫閣老尚書壽
夜得嶽後庵僧家園新茶甚不多輒分數旋奉
伯承
四月四日飲吳仲立家梅桐花下呈伯承以詩
不至寄詩來次韻
題湘潭丞黃子辯晚松軒
筠州曾使君寄晚中州新茅賦此以謝
仲春有懷
次韻無爲使君曾寄尤見寄之什
從呂楊州兄芍藥栽

鶴
望廬山
十二月乙卯登岳陽樓丙辰再登
舟行湘陰道雪作
登樓
題城南書院三十四詠
臘月二十二日渡湘登道鄉臺夜歸得五絕
次韻許深父
初夏偶書
墨梅
謝韓監芍藥
龍孫竹生辰陽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針而
九所以爲竹者無一不具予實石斛中暮春
生數芛森然可喜爲賦此
梁爽中婁以書求予記敬齋予往年嘗爲賀德
爲記又銘矣今獨成兩絕句寄之
謝侯彥明惠白蓮栽
書妙應壽堅
壽定叟弟
嶽後步月
訪羅孟弼竹園
臘月二日携家城東觀梅夜歸
題度樓
城南即事

次韻劉樞密
是日二使者出遊晚凉有作
二使者遊東山酒後寄詩走筆次韻
次韻從至硤中見寄
前日從趙漕飲因得徧觀所藏書帖之富旣歸
戲成三絶簡之
題馬氏草堂復齋聽雪
送林擇之

第七卷

律詩

次韻趙漕
和答鄭憲分贈茶帖

偶作
至前偶成
送鄭憲酒
再和
歸走王錢亭於官舍之旁圃中故多梅亭成會
有飛雪予因題其扁曰梅雪蓋取少陵詩語
亭梅花木多吾弟定叟所植故予首章及之
立春日禊亭偶成
和陳擇之春日四絶
元日
從鄭少嘉求貢綱餘茶
初食荔枝

嶺南荔枝不可寄遠龍眼新熟輒以五百顆奉
晦叔或可與伯逢共一酌也
壽定叟弟
丙申至前五日復坐南軒憶去年詩又成兩章
題雉山禊亭
夢乘大舸卧泛江湖波濤甚壯醒乃悟其為雨
因成小詩
南嶽庵僧寄上封新茶風味甚高薄暮分送轄
送王季嵩老
跋王介甫遊鍾山圖
歲晚烹試小春建茶
昨過漕臺庭前荼䕷甚開已而詹體仁海棠和

章及此因用前韻賦兩章
所思亭海棠初開折贈兩使者以小詩
廖寓送牡丹用海棠韻復走筆戲和之
定叟弟頻寄黃蘗仰山新芽嘗口占小詩適癸
患亡聊久不得遣寄今日方能寫此
益陽南境松杉夾道錡然父老相傳忘定叟公
為邑時所植也其間亦有旣剪而復生者作
詩爲來者護持之
登楚野亭見張舍人題字
城南雜詠二十首
遊嶽尋梅不獲和元晦韻
十三日晨起霽晴用定王臺韻賦此

用元晦定王臺韻
馬上口占
馬上舉韓退之話口占
和朱元晦韻
登山有作
和元晦馬跡橋
方廣道中半嶺少憩
道中景物甚勝吟賞不暇因援作此
崖邊積雪取食清甚賦此
和元晦後洞山口晚賦
和元晦蓮壁竹韻

和元晦懷定叟
方廣聖燈
賦羅漢果
和元晦詠畫壁
和元晦方廣版屋
和擇之賦泉聲
和擇之賦霜月
和擇之賦枯木
聞方廣長老化去有作
賦蓮花峯
和元晦詠雪
自方廣過高臺
賦石廩峯
道傍殘火溫酒有作
和元晦林間殘雪之韻
和擇之看雪
和擇之福嚴回望嶽市
福嚴讀張湖南舊詩
和擇之登祝融峯口占
和元晦晚霞
過南臺秀信老詩集
和元晦贈上封長老
和元晦醉下祝融
和元晦十六日下山之韻
和擇之韻

再和擇之韻
題曾氏山園十一詠
昨日與周伯壽別然夕兩小詩追路
自丙園登山

第八卷

表

謝太師加贈表　嚴州到任謝表
靜江到任謝表　江陵到任謝表
進職因任謝表　謝除秘閣修撰表
謝侍講表　謝賜冬衣表
賀郊祀表　賀冬至表
遺奏　經筵講義

啓
謝宰執啓　答周游啓
答胡提擧啓　答柳嚴州啓
答胡參議啓　答翟通判啓
答竹通判啓　答嚴州州縣官啓
答呂太傅啓　答游賡文啓
答嚴主簿啓　答新及第啓
答新擧人啓二　謝生朝啓

第九卷
記
靜江府學記　袁州學記
邵州復舊學記　郴州學記
桂陽軍學記　欽州學記
雷州學記　江陵府松滋縣學記
宜州學記

第十卷
記
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
堯山離江二壇記
楚望記
道州重建濂溪先生祠堂記
衡州石鼓山諸葛忠武侯祠記
撫州重立唐魯郡顔公祠記
袁州州學[illegible]祠堂記

濂溪周先生祠堂記
南康軍新立濂溪祠記
三先生祠記
瀏陽歸鴻閣龜山楊諫議畫像記
昭州新立吏部侍郎鄒公祠堂記

第十一卷
記
建寧府學游胡二公祠堂記
靜江府廳壁題名記
南樓記
潭州重修左右司理院記
存齋記　[illegible]措齋記
撥齋記

第十二卷
記
無倦齋記　敬齋記
拙齋記　隱齋記
[illegible]齋記　困齋記
敬簡堂記　仰止堂記
尊美堂記

第十三卷
記
一樂堂記　絜白堂記
思終堂記　名軒堂記

多稼亭記　游東山記

第十四卷 序

續世紀年序　閫範序
語解序　洙泗言仁序
孟子講義序　胡子知言序
五峯集序　江陵議奏叢序
趙氏行實序

第十五卷 序

南嶽唱酬序　送張荊州序
送岳主簿序　送曾裘父序
送方耕道序　送劉主父序
送展主簿序　送鍾尉序
送循子損序　靜江府諭俗文

第十六卷 史論

漢楚爭戰　蕭曹相業
張子房平生出處
王陵陳平周勃處呂后之事如何
文帝為治本末
賈董奏策其間議論孰得孰失
武帝奢費無度窮兵黷武而不致亂亡前輩雖云嘗以此之問有可紬繹者

漢家雜伯　丙魏得失
霍光得失班固所論之外尚有可議否
蕭望之劉向所處得失

第十七卷 史論

西漢儒者名節何以不競
自元成以後居位大臣有可取者否
自高帝諸將之外其餘漢將孰賢
光武比高祖　光武不任功臣以事
光武崇隱逸　李固杜喬所處如何
黨錮諸賢得失如何　竇武陳蕃得失
兩漢選舉之法　晉元帝中興得失
謝安淝水之功　溫嶠得失

第十八卷 說

仁說　記甘露李文饒事
勿齋說　勿欺室說
書示吳益恭　名周集說
黃鶴樓記　江漢亭說
贈熊獬筆說

第十九卷 書

寄劉共父樞密八　寄周子充尚書三
答湖守薛士龍二　答潘端叔

答衛叔度　與顏主簿
答吳晦叔十

第二十卷
書
答朱元晦秘書十三

第二十一卷
書
答朱元晦秘書十八

第二十二卷
書
答朱元晦秘書十二

第二十三卷

書
答朱元晦秘書十三

第二十四卷
書
答朱元晦秘書十七

第二十五卷
書
寄呂伯恭五　答危德淡
答呂子約三　答胡伯逢
答胡季立　答胡季履二
答胡季隨七　答陳擇之
答謝夔得　答劉炳先昆仲

第二十六卷
書
答翁郎中　答李秘監
與施蘄州　答周允升二
答陳平甫　答曾致虛
答項秀才　答羅孟弼
答蕭仲秉二　答戚如玉
答江文叔　答劉宰
答游誠之二　答呂季克
答王居之　答韋茂獻　答彭子壽
答汕市孫監鎮　答陸子壽
答魏元履

第二十七卷
書
答李賢良　答李叔文
答李季脩二　答胡廣仲三
答直夫　答范主簿
答舒秀才　答宋教授
答俞秀才　答喬德瞻三
答潘叔昌三　答潘叔度
答潘文叔　答潘端叔
答周穎叔二　答戚德鋭二
答鄧仲禮二

第二十八卷

書
與曾節夫撫幹 八　與吳晦叔 十五
第二十九卷
答問
答吳晦叔　答吳伯逢
第三十卷
答問
答朱元晦秘書 四　答胡廣仲 二
答陳平父 三
第三十一卷
答問
答宋伯潛 二　答周允升
答彭子壽 二　答吳德夫 二

三十二卷
答問
答呂子約　答嚴愛胄
答游誠之 二　答俞秀才
答胡季隨 二
第三十三卷
題跋
題李光論馮澥劄子　御批
題趙瓣家　光堯御筆
題太上皇帝賜陳(?)手敕
跋蔡陵祭溫公文稿

跋中庸集解　通書後跋
跋遺書　跋西銘
跋西銘示宋伯潛　跋三家昏喪祭禮
跋胡君說上蔡語錄　跋希顏錄
題周奭所編鬼神說後
跋杼山書少陵歌行帖
第三十四卷
題跋
西漢蒙求跋　跋孫子
跋許右丞許吏部奏議
跋戊午讜議　跋溫公黼座銘藁
題司馬文正薦士編
題文正公除畫弓箭手藁後

跋濂溪先生帖
跋上蔡先生所述衢州秦府君誌銘
題曾大公西亭記後
題范忠獻公清音堂詩後
題黃溪蘋廳記　跋呂東萊與許吏部詩
跋趙不遷壽昌堂記　跋宇文仲允傳
跋陳分寧傳　題齊邕州墓誌銘後
跋鄭威愍事　跋范文正公帖 三
第三十五卷
題跋
跋歐陽文忠公書梅聖俞河豚詩帖

跋吳晦叔所藏伊川先生上蔡龜山帖
跋王介甫帖三　跋東坡帖二
跋蔡瑞明帖　跋司馬忠潔公帖
跋張侍郎帖　跋陳了翁帖
跋了翁青牕　跋李恭發帖
跋了翁與丞相隴西公書
書相公親翰　跋尚慤帖
跋孫忠愍帖　跋尹和靖遺墨
書贈吳教授　題長沙開福寺
跋祖秀所藏宗杲法語

第三十六卷 〔銘〕

因乎齋銘　克齋銘
艮齋銘　敬齋銘
敬後齋銘　恕齋銘
蒙齋銘　虛舟齋銘
主一齋銘　尤溪縣學傳心閣銘
碩齋銘　讀書樓銘
葵軒石銘　筆架銘
周奭硯璞銘
〔箴〕
主一箴　四益箴
〔贊〕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畫像贊
濂溪先生贊　明道先生贊
伊川先生贊　于湖畫像贊
書後卦義贊　觀虎丘劒池有言

第三十七卷 〔墓誌〕
少傅劉公墓誌　吏部侍郎李公墓誌

第三十八卷
工部尚書廖公墓誌
司諫王公墓誌

第三十九卷
夔州路提點刑獄張公墓誌
直秘閣詹公墓誌

第四十卷
通直向君墓誌
〔墓誌〕
通判成都府張君墓誌
教武趙君墓誌　教授劉君墓誌
主簿胡君墓誌　監廟吳君墓誌
教授魏元履墓誌

第四十一卷
宇文史君墓誌　承議吳君墓誌
仲山賈君墓誌　張氏墓誌
宜人王氏墓表　故安人常氏哀詞

第四十二卷

祝文

祈雨　謝雨　祈晴　祈雨
謝雨　祈雨二　謝雨　祈晴
謝雪　祈雨　謝雨二　祈晴
秋祭　社壇三　楚望　祭烏龍山神
諸廟　祭句芒神　海陽山
諸廟　唐虞二帝　灘江尭山
秋祀尭山　告成尭山灘江二壇
虞帝祠　有虞氏二妃
大成殿　文宣王
先聖二　先師
先聖　蜀漢昭烈帝祠
嚴子陵祠二　寇忠愍祠

第四十三卷

祭文

祭虞雍公　祭汪端明
祭劉樞密三　祭唐立夫待制
祭王詹事　祭安國舍人二
祭姚端明　祭王侍郎
祭黃侍郎　祭查少卿
祭呂郎中　祭黃檢正

第四十四卷

祭文

祭萬二提刑兄　祭黃運使
祭趙養民運使　祭蕭殿撰
祭宇文使君　祭魏元履
祭儲經屬　祭秦致政
祭甄總管　祭賈仲山知縣
祭刑致政　祭經幹八兄
祭宋子飛參議　祭南康四九兄二
祭胡廣仲主簿　祭吳晦叔
祭外姑何恭人　省墓祭文

南軒先生文集目錄終

新刊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一

廣漢張　栻敬夫　著
翠巖堂　愼思齋　刊

詞

風雩亭詞

嶽麓書院之南有層丘焉於登覽爲曠建安劉公命作亭其上以爲青衿游息之地廣漢張某名以風雩又繫以詞

眷麓山之面陽有絃誦之一宮鬱青林兮對起背絶壁之穹隆獨樵牧之往來委榛莽其蒙茸試支策而郊視會衆景之來宗擢連娟之脩竹森偃蹇之喬松山靡靡以旁圍谷窈窈而潛通翩兩翼兮前張擁千麓兮從帶湘江之浮綠矗遠岫兮横空何地靈之久閟盼經始乎今公恍棟宇之宏開列闌

楯之周遭撫勝槩以獨出信茲山之有逢予揆名而諏義蓋取於舞雩之風昔洙泗之諸子侍函丈以從容因聖師之有問各跽陳其所衷獨點也之操志與二三子兮不同方舍瑟而鏗然諒其樂之素充味所陳之紆餘夫何有於事功蓋不忘而不助示何始而何終于鳶飛而魚躍實天理之中庸覺唐虞之遺烈儼洋洋乎目中惟夫子之所與豈虛言之是崇嗟學子兮念此遡千載以希蹤希蹤兮奈何盍務勉乎敬恭審操舍兮斯須謹戒懼兮冥濛防物變之外誘遏氣習之內訌浸私意之脫落自本心之昭融斯昔人之妙旨可實得於予躬循點也之所造極顏氏之深工登斯亭而有感斯用力於無窮

謁陶唐帝廟詞

宋淳熙四年靜江守臣張某旣新陶唐帝祠以二月甲子率官屬祗謁祠下再拜稽首退而歌曰

溪交流兮谷幽山作屏兮翼立木偃蹇兮枝相繆皇胡爲兮于此留鶴冠佩兮兀旋棠芳馨兮載陳純衣兮在御東風吹兮物爲春皇之仁兮其天四時叙兮何言出門兮四顧渺宇宙兮茫然

公安竹林祠迎神送神樂章

神之來兮何許風蕭蕭兮吹雨悄屏氣兮若思嚴覺姪兮來下昔公車之自南民望車以欷歔今乘駒兮入朝亦孔悲兮若初秋月兮皎皎飛霜兮寥遷澤終古兮何窮噫微管吾其左袵酌荆江以爲醑兮擷衆芳以爲羞歌嗚嗚兮鼓坎坎惠我民爲此留神之去何所將風颯颯挾歸輈倏昭明兮上征

撫一氣兮横九州有新兮斯宇竹森森其在户嗟我民兮勿傷公時來兮一顧有新兮斯堂竹猗猗其在旁嗟我民兮勿替公顧民兮不忘

賦

遂初堂賦

洛陽石伯元作堂於所居之北榜曰遂初廣漢張某爲之辭曰

皇降衷于下民兮粤惟其常循於彝而難名兮維生之良曾衆奚而具存兮不顯其光彼孩提而知愛親兮豈外鑠繫中藏年燁燁而寖長兮紛事物之交揉非元聖之生知兮懼日遠而日忘緣氣稟之所偏兮横流始夫濫觴感以動兮不止乃厥初之或戕旣志帥之莫御氣洪騤以翺翔六情放而易

槳百骸弛而孰強白青陽而逆旅望黃髮以茫茫儻嬰纍於
中道盍反求於厥初厥初如何夫豈遠歟彼匍匐以向井我
惻隱之萃如驗端倪之所發識大體之推輿如察而聰如迷
而途知睨視之匪遐乃本心之不渝嗚呼予既知其然兮予
惟以遂之若火始然而泉始達兮惟不息以終之予視兮毋
流予聽兮毋從予言兮毋易予動兮以躬惟自反兮于理兹
日新兮不窮遠充實而輝光信天質之本同極神存而過化
亘萬世以常通嗚呼此羲文之所謂復而顏氏之子所以為
道學之宗也歟吾友石君築室湘城伊抗志之甚遠揭華榜
以惟新命下交兮勿固演妙理以旁搜探上古之取微待斯
說於遺經謂非迂而匪異試隱几而一聽然則兹其為遂初
也又豈孫與公所能望洋而瞠塵者乎

後杞菊賦

張子為江陵之數月時方中春草木敷榮經行郡圃意有所
欲非花柳之是問眷杞菊之青青爰命采擷付之庖人汲清
泉以細烹屏五味而不親甘脆可口蔚其芳馨盡日為之加
飯而它物幾不足以前陳飯已捫[illegible]緩吟客有問者曰
異哉先生之嗜此也昔坡公之在膠西值歲禁之方興歎齋
廚之蕭條乃攬乎草木之英今先生當無事之世據方伯之
位校吏奔走頤指如意廣廈延賓[illegible]場孚士清酒百壺鼎臑
俎胾寧夫奚乃各獻其珍謝而不御弗獲醉飽其何足而
乃樂從夫野人之餐豈亦下取乎對非不然得無近於矯激
有同於脫粟布被者乎張子笑而應之曰天壤之間孰為正
味厚或腊毒淡乃其至猩唇豹胎徒取詭異山鱻海錯紛糾
賞音若滋味之或偏在六府而成贅極口腹之所欲初何出
乎一契惟杞與菊中和所萃微勁不苦滑甘靡滯非若他蔬
善嘔走水既瞭目而安神復沃煩而蕩穢驗南陽與西河又
頹齡之可制此其為功曷可殫紀況於膏粱之習貪賤則棄
儻求之求不得則走夫隨寓之必有雖約居而足恃殆將與
之終身又可貽夫同志乎獨不見吾納湖之陰乎雪消壤肥
其芽其萋與子婆娑得言擷之石銚瓦甌毀竹俎盤高論唐
虞詠歌詩書登乎微斯物孰同先生之歸於是相屬而歌殆
日晏以忘飢

古詩

送八兄

彌旬積所戀生耳冬壑未渠收潦水圍爐情話致爾往乃復

舟行萬里三年百感卧湘城風急鶺鴒原上情豈無他人
我真每覺軟語溫如春少年銳氣凌八區晚以樂義稱鄉
閭閭人有急若己如天報兩子雙明珠小隱卜築蘭溪邊循
父喬木今參天是非榮辱不到處蒼書一榻清晝眠人言壽
骨隱脩眉慶事飛鼎供期頤嗟惟宗族託執範政荷晚節增
光輝有弟有弟復何為拄門讀書人謂癡故山未遂掃松嶺
江頭獨立送歸時

五士游嶽麓園

閉門六月汗如雨出門𢧵𢧵紛塵土文書堆案曲肱卧夢逐
征鴻過前浦西山突兀不可忘勇往欣須求快睹朝餐未卅
起微風中流尹空挾鳴櫓長林秀色已在望有如出語見肝
膈意行愛此松陰直眼明還喜碑字古高低䇿擇著幽居深

棲仙家開閟宇忽有宮墻高十丈學宮巍巍起鄒魯斯文政倚講磨切石室重新豈無補危梯徑上不作難橫欄截嵲可下俯惟茲翼軫一都會柱事繁華雜歌舞變遷疋展寧重論昔日樓臺連栢莽斷來入物頗還舊豈止十年此生聚泉流須消日循除華表何時鶴來語炎氣知不到山林茗碗清圓對香樓排來杖屨皆勝引季也亦復同步武洛陽年少空白頭三閭大夫虛自苦一笑便覺真理存高談豈畏丞卿怒不圖畫僧聖得知親與兒童作今詞請君為我添草堂風雨齋龍守環堵

次韻伯承見簡探梅之什且約人日同遊城東

江湖漫浪歲年晚雖有梅花誰寄遠城中可人獨吳郎不惜日力從往返東郭枝頭玉雪明下有清淺漫流橫斜春好趣

花前約莫待飄零空作惡

張安國約同賦仇氏臘酒

人間炎熱不可耐君家甕頭春未央想當醉倒卧永日夢遶清淮歸故鄉後生那得識此酒從君乞方還肯否徽州作賦為歌歎荊州詩來端起予

李仁父寄伏苓酥賦長句謝之

岷峩山中千歲松枝虬幹直摩青空雪霜剝落中不槁膏液下與靈泉通龜蛇竟伏自磊砢金堅玉潔仍豐融精明夜取喜得雋英辦朝聰如吟鳳杵成坐上看飛瓊更和酪乳收全功當知至味本無味予若服之壽莫窮羆饑脊梁硬如鐵冠峩切雲佩明月百好都隨春夢空大藥獨傳鴻寶訣中宵咀嚼不搖頭玉池生肥醲不徹憐我百慮形蚤衰聚贈扶持意何切丹砂看根護爾傳脂澤醲黍計已拙由來妙道初不煩此法莫從兒輩說徑思舉杖揖浮丘下視塵世真一吷朱顏留得亦何為追逐同堅歲寒節

和吳伯承

一葉湘可航風濤迷春深裴臺咫尺地勇往復兩掃窗前幾紅藥俛首知不禁悠悠覽物化了了知予心卜鄰得佳士問李方駸駸端如雲間鶴不受塵埃侵應門有長鬚杖策許相尋匪為食有魚花機來墻陰聽我清廟詩三歎有餘音泮泮百世下斯道豈陸沉君看有本源發端自涓涓願君勉切偨抱膝試長吟儒珍各教樂何必懷山林新詩尚來餉度以貽規箴

用前韻送龐德美

首貴知味短綆難汲深讀書不能發但自成書淫況復翻

分說演流洫難禁豈知言意外妙此惟微心初無古今異歲月護駸駸五峯講學地歎息風雨侵前時約同遊舊遊修追尋鳴鳳不可見脩竹餘清陰斯文天未喪千載發部音春風滿天宇魚鳥自飛沉阿流貫實極芥舟膠寸涔神交獨吾子娛處但微吟文會匪易得未應歸故林君無泉石癖膏肓詎須箴

再用前韻

元化有鴻類聖學極幾深有知亞聖賢尚謹始與淫淺見憧一掇歡喜不自禁豈知天地含於穆千聖心嗟我李子進道宜駸駸立志務弘毅異說毋交侵仁端驗發見精微試探尋媲然見大體皎日破重陰重新鄒魯傳挽回韶濩音當年

知與物終埋沉神龍倏變化豈復頓泥滓有來南山交
之鳴共迭吟群材欲封殖杞梓看成林慇懃勸學子逝耳良歲

采菊亭 并引

陶靖節人品甚高晉宋諸人所未易及讀其詩可見胸次
灑落八窓玲瓏豈野馬塵埃所能棲集也前建安丞張君
精力未衰即掛冠家于瀏陽有年矣葺小園為亭面南山之
來求予名予名之曰采菊取靖節所謂采菊東籬下悠然
見南山嗚呼靖節與胥深遠特可為識者道耳

陶公千載人高標跨餘子豈無濟時念斂藏獨知止歸來卧
衡門無慍復何喜九日天氣佳東籬擷芳蕊舉頭見南山佳
氣政在此地偏心則遠意得道豈否張侯謝銀魚禁室娛穀
几小亭才尋丈景物自新美頫聞變嗁清亦復挍歩履不妨

返吟臨倚杖看雲起高詠悠然篇飛鴻送千里

送楊廷芳

自吾交若人歎息恨不早相逢未此語已足慰懷抱寒窓逍
夜句百憂將傾倒霜鬢不留客別語詎能好不盡此時情悔
遠試深討

又

昔人忘言處可到不可會邃須心眼親未許一理蓋辭章抑
為餘子已得其最當知那曾傳有在文字外

又

平生風雨夕每念名節難窮冬百草歇手自擅琅玕吾子三
丁衆字字起三歎豈欲求人知正自一心丹請哦碩人詩匪
為樂考槃

送鮮于大任入成都幕

驚馬昔飲江祠舟憭同驚翁方為國謀客以名義故安危匪
前料得失巢異趣淮堧漵風雲王事有程度息偃多在床君
車不停駐初無作難色所立語從素嗟我吳門別風木嶽祖
暮相逢復湘城往事忍回顧獨餘後凋心特立凜不懼莫邪
雖云利寧作裝雖露鋒藏要有待小試隨所遇終無缺折塵
豈但走狐兔吾州得良牧民力或可裕本根賴封殖瓊索費
調護從容試長畧取恐無窘步作別忽草草懷抱復誰付仙
時下瞿唐訪我林下發傲於功名餘更講求後句

同碓嶽韓分韻得洗字

進觀不作難呼舟度清泚新晴宿潦收群山政如洗上方着
危欄萬象見根柢寒泉自可燭況復誰肴醴高談下夕陽避

延玄論啓中流發浩歌月色在彼底

送張深道

秋風木葉落送客驪燕東豈懷兒女戀愛此趣味同至理無
難近抜在日用中聞言有不信禛自馬牛風吾子實所畏立
志高尚嶷然避聖門不受異說訌切磋從不樂愧非斷鼻
工於造太極蘊精微浩無窮頑言終玩繹默參元化功
人言巖牲陰袖手不敢邇孰知人心危甚甚千萬里有來事
物繁酬酢無披靡雖云蹇不難要且辨真偽良知本易直天
機驗所起滿濡自日新日新乃無竅聖學非空言要領故在
此吾子端發源所從溯涯涘我雖衰不敏詎敢忘所止後會
儻有特深功同樂似

留題金山寺

長江岷山來匯注天下半東行近海門勇往更瀰漫蒼蛮忽
中流屹立助供觀孤根入骨㵎秀色連兩岸我來最奇絕霜
月與璀璨褰衣到絕頂恍若上河漢悠然發遐思俯仰為三
歎乾坤無餘藏今古有長算更深寂群動樹杪獨鳴鶴回頭
與山僧為記此公案

送范西叔教授西歸

乃祖至和間密謀書鼎彝位知陛下聖豈知吾言危元祐愛
君語讀者猶彿傚典刑今不亡盛德故在茲歲晚子過我秀
若齋旁芝侍身蹈規矩此語無瑕疵向來長安道詎肯舍靈
龜萬里一泮宮行橐幾新詩湘山足幽勝而水清漣漪登臨
豈不樂遊追扮揄恩我懶抱僻學絕紋理朱絲子獨慕千載
悠然契心期豈不為我留感此節物移臨岐撫陳編為子三

嘆嗜高深諒何極循求有端倪頭言勉事此奕葉光前規

王長弼梅園分韻得林字

令君五畝園不問蓬蒿深江梅忽秀發遊追成賞音一笑領
諸客歸池坐渺陰清芳到酒面落蕊飄衣襟月去未忍去起
舞獨微吟人自賞悟耳聞花亦何心花雖有開落意則無古
今須君戒勿祈嘉實看成林

送邵懷英赴召

自君之西來吾徒獲三益匪惟欣晤言望見意已適俯仰歲
再更交情共金石翻然别我去寧復得此客諸公有推轂留
下亟傳驛嘉言久填胷往覲天咫尺豈其湘水邊而可滯六
翮雖深惜别思敢後天下責嗟我善利途鶴鳴分彝跡浮雲
起危蹬乃有恭山隔持身與謀國孫義貫於一君律天賞高

頌翁經遐述所立凜不回衆手謝物役保此方寸印勿受一
毫欺赫然麗昭回萬象歸指畫富貴豈君心事業追往昔勝
言不能工庶以永無斁

陪安國舍人勞農北郊分韻得闗字

笑收花尚瘦風静紅不滿元戎肅千騎歷覽無留難好景要
術出從容故遲留惟春布嘉惠公豈樂遊觀麗有八十老扶
杖來跨跽去年幸一稔何以報長官酌酒公自勞得無有愁
嘆嗟我三年約將賞簡且寬黄堂載清靜自覺田里安須公
火妙語看共記不刊

安國晚酌齊軒分韻得成字

梅花三二發風雨滿江城使君晚披酒千騎過交生名談宿
雲淡遠氣孤雲横弹床看墨妙笑語皆詩成人物有如此爾

輩頗主盟更呼兩鄰客共此罇酒傾愛我庭下竹頭角方崢
嶸永懷冰雪姿寧復世俗情新篇一滿枝凡木不足程願言
謹封殖歲晚長敷榮

安國置酒坡崗堂分韻得鄉字 春字

得故息荒村稼穡盛南畝永日當春野客共斟酒主人出
壁雲荒足盡和柳行歸帶所遊此地豈淹久公卧百尺樓臨
子可下瞰我每奉談塵汲古得深探身外皆為餘此道要無
懈從集梅兩天陰晴遊汲時公悄孔士面恠石乃寓目夜堂
後深藏林立驚備登我亦苦嘗此一見下風伏何當載而歸
妙策三十六堂下列緑竹堂上娛佳賓相看夜未艾樂此笑
語真風流今為公我輩但逸巡文章千古意翰墨四時春

同元晦擇之遊嶽道過大雲馬上作

驅車望衡嶽群山攻參差微風忽南來雲幕為四散炎官抉
霧收從以萬玉蚍庭拱亦何有尺璧仍珠璣奇貨吾敢居欽
意良自知林巒倏變化轍迹平高低喬松與脩竹錯立呈瑰
姿清新足凝寄浩蕩多餘思平生湘南道未省有此奇況復
穩佳友晤言相追隨茅簷舉杯酒旅榻誦新詩更約登絕頂
同觀霽色時

詩送元晦尋兄

君侯起南服豪氣蓋九州頃登文石陛忠言動宸旒坐令聲
利場縮頸仍包羞邦來卧衡門無愧自日休盡收湖海氣仰
希洙泗游不遠關山阻為我再月留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
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惟茲斷金交出處寧殊謀南山
對床語匪為林壑幽白雲政在望歸袂風颼颼朝來出別語

已抱離索憂妙質貴強矯精微更窮搜毫釐有弗察體用豈
周流驅車萬里道中途可停輈勉哉共無斁邈矣追前脩

遊南嶽風雪未已決策登山用春風樓韻

人言南山巔理雲生樓觀俯瞰了坤倪仰攀接天漢勇往懼
未能長吟湘水畔茲來歷殿思風雪豈中斷行行重行行敢
起自畫歎我聞精神交石裂水可泮陰沴驅層霄杲日麗旭
旦決策君勿疑此理或通貫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一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二

古詩

陪舍人兄過陳仲思溪亭深有買山卜鄰之意舍人兄預以顯塋見名因成古詩贈仲思

築居湘水濱歲月亦已久寧知負郭東勝處入君手田環烟
鳩深有此溪十畝朝暾穿林薄荷氣薰户牖堂堂吾州牧下
馬與賓友主人故喜事一笑具殽蔌汲泉泛崇蓮洗醆傾稱
酒淋漓壁間書自可傳不朽我獨留薄莫並溪時矯首人言
君不偶此豈落人後觀君眉宇間似亦抉所有隔溪更幽絕
古木蔭高阜卻立望遠岑四序列鐘卣買山吾計決便欲剪
蕪莠君然領一壑豈羨印如斗未知鄰家翁還肯見容否

送然姪西歸

[illegible]門翁共惟同出自百年詩禮傳名教有樂地堅子力
勝求抱家義意積累蓋百親承家豈云易惕然緬淵求中
夜歌不寐協心望爾曾越力紹前志歲晚期有成或保無
墜

又

自予來見我修焉十六秋一聞二[illegible]言此意使綢繆中間豈
不別會合同轉頭今茲舍我去舊里不復留豈不能挽予禮
予為親憂六月送歸船我思與悠悠愛予剛毅資不作統指
柔願予進問學琢磨須自脩居然知見廣百病會有瘳誰謂
道云遠行矣當深求

送黃子默

元祐不復見太史今諸孫人物尚論世典刑故猶存詳默疏
金戟三年佐雄藩超然車馬中高韻獨孤騫求懷[illegible]

竹滿故園得句見眉睫外慕何足言顧以感知己跋馬向脩
門胡閒英俊途王度待討論小試翰林手乘槎薄崑崙我懶
臥衡麓秋風類蘭蓀交遊歎益落拭目看騰掀軒冕豈足貴
故爾名義尊執手念相聞此意古所敦

過胡文定公碧泉書堂

入門認溪碧循流識深源念我昔此來及今七寒暄人事幾
更變寒花故猶存堂堂武夷翁道義世所尊來袖霖雨手琴
書貫丘園當時經行地尚想語笑溫愛此亭下水固若玫瑰
盆晴看照花湧靜見潛鱗翻朝昏遞日月俯仰鑑乾坤因之
發深感倚檻更忘言

次韻德美碧泉感舊之什且約胡廣仲伯逢季立來
會上封

□□倘蓋地四首歎川上士窮不足怪但喜氣愈王禀然感
吟答錦林有龍象棲遲似隱君□餘真詩將惟應一躍稍欲
了四大藏舊習想未省豈復留餘恙新篇更紆餘和氣與醒
釀郤思東魯叟參獻南國鄰奔風霜摧辛木日月隨逝浪豈期
經世心飄然成獨往蕭然屢半歡使我淚抱愴獨有千載傳
此事可憑仗細觀宇宙間何得後何喪尚期浮雲開衡嶽來
見狀秋壑采蘭蓀霜林收果椽曉看日浮空夜賞雪後帳更
醉二三友前山屹相望文會儻來尋勝或天所相妙理須細
論長歌郤雄放褰裳請勿疑當仁應不讓

自西園登山

雨後溪重碧木落山增明西風肅群物感此秋氣清振衣千
崖表俯瞰萬籟生匪云幽遐□故爾未忘情

路出祝融背仰見上封寺遂登絕頂

我尋西崗路經上上封寺竹輿不留行及此秋容霽磴危霜
葉滑林空山果墜縈蘭供清芬深壑遮幽吹不知山益高但
覺今便快路回屹陰崖突兀聳蒼翠故應祝融尊群峰拱而
侍金碧雖在眼勇往詎容憩絕頂極遐觀腳力聊一試昔遊
冰雪中未盡登臨意茲來天宇肅縱目淨纖翳遠邇無遺形
高低同一視求惟元化功清濁分萬類運行有機緘浩蕩見
根柢此理復何窮臨風但三喟

中夜祝融觀月

披衣霽中夜起步祝融巔何許冰雪輪皎皎飛上天清光正
在手空明浩無邊群峯儼環列玉樹生瓊田白雲起我旁兩
腋風翩翩舉酒發浩歌萬籟為寂然寄言平生友誦我山中

篇

晨鐘動雷池望日

浮氛刻下陳天淨澄秋容朝暾何處升彷彿認微紅須臾欲
飛采閶闔開九重金鉦忽湧出晃蕩搖雙瞳乾坤豁呈露群
物光彩中誰知雷池景乃與日觀同從頌葵藿心再拜御曉
風

道旁見穫者

腰鎌聲相呼十百南畝穫歸將黍稷償幼稚丈催理辛勤既
有為卒此歲不惡王租敢不供火室遲速均雖云粒米多未
辦了什命姑寬目前飢詎有卒歲樂深感尚爾為一默更何
託書生獨多憂何以救民瘼

雪後一日尋梅東門外馬上遇雪

野鶴出東郭靜與幽意期尋梅冷入眼野路傍所之寒華斬
未吐我自愛橫枝雪花忽排空成此一段奇歲晚故人關天
寒鴈稀南國火霜霰北山多蕨薇坐看節物改莫遣心事
違甬中風獵獵日暮獨吟歸

雪中登樓分韻得未字

荊州冬多溫一雪已可貴今年臘三白故足蘇品彙朝來並
危欄舉酒聊自慰翩翩着客衣漠漠亂雲氣珪璧滿天地造
物初不費更邀二三友聒賞兒風味竭至僕尚更酒苦飲亦
既仍遣探梅花已折南枝未

笋脯一平匙寄因和去歲詩爲一笑春笋未盛尚續

致也

推門拯珍羞未辦食龍肉我家湘楚山籜龍飫奴僕淮南戶

有莪蘆公今徑歸亦不擬更包笋脯贈行李定應笑殺長
兒

湖南使者邵公召赴在所寓客張某敬賦以餞行李

公來使湘州氣象日淸美不爲察察明自謂平平耳未須垂
采擇從使心如水儻無耳目被遮戶却千里須聞上封章使
欲追桑梓甚如矍鑠婆雞着湖山裏春風一札下想桂觀天
咫新綠漲滄洲揚舲一何駛士方瘛遠外憂國抱蘊底寧瘵
立君前輔車有戒杌隍隍四門開側席問民疾百慮須舉陳
高風仳餘子

次韻元晦擇之壑中見懷

流水浩無息游雲去不休我思在何許起步三徑幽男子四
方志胡爲守一丘盍簪未可期與意空綢繆平生子朱子誠

杜屹橫流探古獨逡巡万象併雙眸結交得林子苦心士當
搜看渠淸介姿便可披笇衆昔者千里駕共我風雲遊永言
淸絕景秖以好語酬居然隔年別郤寄翰墨留詩來尚記憶
知子不我尤講習今難忘爾索古所憂但當踰穎籽歲晚儻
可收

送呂賜可大從定叟弟之桂林

李也有行役我思彼悠悠親朋非不多子能從之遊桂帥上
湘水背山披行舟盤輿嶺路夜尔筋手秋人言桂林好頗
復類中州近知多瘴癘雉堞冠層樓待渠候府暇時與同賓
接吾亦有令姿留中寓九流處世多齟齬迫當付滄州超然
構遜思詎可耳目謀頭爲百鍊剛莫作繞指柔昔人不吾欺
子盍試反求我想他年歸此地夜綢繆剖目眚二子一笑符

百憂

湘中館餞定叟弟分韻得位字

江樓倚夜闌將酒留客醉挽衣更小語不盡今夕意吾家德
義尊此豈在名位勉哉嗣芬芳停此寬別思

廣漢黃仲秉卽轉運使治之東作亭扁以楚翠蓋取
杜陵所謂楚岫千峯翠者屬客賦詩

建衙冠南荒作鎭自開闢群峯根結地孚面勢倚空碧陂陁
升高高下相接迤邐山乃其趾伸秀固未極定王千里城處
處見山色知誰長在眼嗟此塵中容視風君獨嚴延納到几
席得句悅忘言寄興激今昔因君之來來民瘼極探索仁言
敵九閽寧止兇豹皀諏諮遍南畝民肥吾則瘠恭亭一舒嘯
返此百憂積山僕不嫁隱几亦聊適寄語後來者此意當

無斁
三茅觀李仁父劉文潛貫頭道地溫叔崔子㴆置酒
分韻得高字
節物歲云暮九衢塵滿袍起我二三友招要汶林皐仰看寒
飛鴻俯覽千丈青石徑上深窈竹風更蕭騷杯槃自真率更
起瀉濁醪歎我會合難慰我浹望勞蕉然鄉社遊飲少意已
陶我亦猗長者万里欣所遭嗟我士業艰逝矣日月滔古叢
重金石外物真秋毫頑言共勉厉勿負岷山高
寒食前三日野步烏龍山中石上往々多新茅手擷
盈翎酌玉泉羹之芳草特甚有懷伯承兄賦此以寄
披雲得新腴羹泉聽松風香永味自真不與餘品同悠然洎
莫留歸來隱跡鍾念昔偕滄游年々擷芳叢迎日照高嶺新

香鬱藹落確伏充㗊鼓履欣策功夜爐紫筠窓香生編簡
中誰與共此樂臭味有鄰翁揭來七里城日月轉飛蓬山川
豈不好予憂日冲々酌此差自慰思君復無窮
六月晦登雲川廣德兄與諸友飲餞于漁山已而皆
有詩贈別寄此言謝
平生苦雪夢遊遊此登臨青山秀而遠溪水紫且澄浮玉千
古色飛鳳何年音小在闕荒蒼脩竹初成林居然得此客傾
蓋還披襟已哥棠棣詩更作伐木吟兄嗟弟行役友念朋盍
簪情深語更質意到酒自斟衡風生泊莫凉雨洗遙岑蒯然
放舟去別緒政難任我行日以遠佳処長會心作詩寄余欸
併以謝幽尋
遊靈岩
我登姑蘇臺笑指前溪水水從具區來古色映清泚明朝決
舟去兩岸雜嶺芷紫紆知幾曲舉目皆可喜稻熟千頃黃秋
入四山紫疎鐘度横塘青帘穿野市忽驚秀色逈突兀平地
起飛閣出林薄穹石備山趾寒榮上深徑穹碑聳磨耳本鐫
霸迹覬欲進足蹇止梵宮開何年金碧煥相倚上方納湖光
千里淨如砥中峯何亭亭正爾當燕几俯闞鷗鷺飛水落見
龍鼓與琵琶間邦草迷於越壘琴臺俯香徑不念前王侈兹
山自古今詎此能為疾老松獨堅卧根株互盤峙頹然閱滄
波變此青未已我來三日留幽事付行李領畧寧有窮登臨
聊可紀
遊惠山
靈泉緐歲月復此慰渴心諒惟獨鍾秀源委來何深在昔抱

幽獨避近逢賞音希聲聽者難至味乃可尋兀坐正亭午凉
風度清陰於焉有深晤三歎復微吟
遊池州齊山
舊聞齊山勝抱病來登臨蒼然府平湖秀出幾百尋穹石天
與巧脩篁近成林高攀極嵯峨俯探窮窈深愛此堅貞姿肆
摩會予心慮行西湖岸亦復多崄嶔限人力勝刻畫辟見
侵誰知醜石面乃亦變孔壬何如茲奔閒屹立長森森天然
抱幽獨炫質逢賞音支筇到絕頂孤亭指遐岑樊川有留詠
兀坐一長吟
齊山石壁間見林擇之題字緬懷其人賦此
平生子林子一別今幾春常知林壑中忽見題墨新嵳峨屹
蒼石恍若對其人徘徊不忍去我懷誰為陳伺予來江東相

云亦已遷謂當復相終歲首日望予云何竟蹉跎又此滿千
里憑高久佇立飛鴻渺煙水

過馬當山

千秋馬當廟千尋獅子磯寒風起崖腹慘澹含陰威試帆駕
巨浪瞬息渺洲渚非忠信儀可仗神理致不違

題李崖堂

平生李崖公及此邦彷像如然風埃外餘子避奕奕憶公昔
正色抗論指邪枉念當絕其根所畏日滋長晴空轟雷霆下
土走魑魅云何廟廊安乎世江海上徒令治郡聲迄今滿天
壤論視危及公亦豈坐傾殭嗟我彼盜俗利欲挽其吭開公
卓絕風吐舌仍擁悅豈知古之人事業係所養臨機隨手應
如跳過奇殘李侯亦高世希蹤自齊驟萬里見州青高堂闢

三敞琅琅壁間記讀者興慕仰我來歲云莫霜林振餘響寔
恩重徘徊題詩詔秀黨

張子固携二子西歸求予詩為賦此以致鄉黨之義

窮冬泝荊江風急波濤怒張君一葉舟追逐任撤舞時從古
岸邊頗得班荊語君家岷山下須有扶風雨萬里乘案歸門
君何苦兩兒繞膝秀色隱有守取者試看中旁觀正如
猪誦書聲琅琅亦復記訓詁吁前與酬答進止良應矩我為
三嗟每見必摩拊祝君須愛惜事業貴有序美質在陶冶
如春無苦飛道遠方愁予鬼成戒自古可使利欲風吾然冀
肺腑良心人所同爰敢發端緒岷江本一勺東流貫吳楚但
當養其源日進自莫禦君歸閉門思予言或可取

過洞庭

城頭鵝一蹴浩蕩風腳四萬師起相呼牽帆上高桅我亦推
枕聽波浪聲轟豗窓間試一視萬頃銀山開附火且安坐念
此亦快哉良久天平明已見金沙堆泊舟古廟底喜色動輿
臺我行正長女及此歲律推通籍恨亡補放賦歸去來所至
有何忙幽尋姑徘徊陳迹元自平鷗鳥亦不猜萬事有定理
課讀賞安排明朝上湘水愜意正栽培行矣一杯酒好在故
園梅

次韻陳寺丞建除體

建議了亡補歸來謝馳驅除荒城南丘有田十畝餘滿城車
馬喧得此逃空虛平湖水畫靜泉聲推墳年定自非偶然供
我耳目娛執熱者誰子來洗塵士襟破頹為我笑共看雲卷
舒危機起於中胡越生同車成功敏克己入荒元一區收心

試參此得失竟焉如開緘得君詩嗜好如我迂閉門君未可
出處本非疏

湖南參議宋與道奉祠歸崇安里中賦此以別

憶昔歲丙寅求書從吾翁驅車服嶺南拜節湟江東溯江水
辭左符年少渦沿避追須盡空一笑醉煙空秋水滿孤艇春
郎支短節客為過有餘酬唱窮不供豈惟吾曹惟周足檢親
容日月遷如許于今再星終中間亦會面別去復轉蓬歸來
洞庭野乃此相迎逢四首數風樹欲語悲填胸愛君堅忍姿
凜凜霜後松徐公真有常意味與眾同而我學不進長大加
懸忝幸蒙故人惠吾語相磨礲梅梁溪宿深行李何匆匆自
云祠庭樂遠勝千戶封將兒更抱孫綵衣映綾叢拔宮幸園
剩放古羅浮鐘知君頗於此詎信詩能窮同里有住人絕獨

□僧中來訪閒暇日更共討論功它時有新得爲寄宾飛閣

嶽麓胄射策南歸迂途相訪六月二十有一日同遊
城南書院論文鼓琴煮茶烹鮮排徊湖上薄莫乃歸
明日作別書此爲贈

炎暑欲三伏焉言得清游城南才里所便有山林幽崇蓮池
平堤脩竹綠高丘方蔽閑而長亦有清泉流樂網辭可食汲
井瓜自浮絲桐發妙音更覺風颸颸書興與棊累獨有講學
憂建子閒暇日做言要窮搜琴彼治田者耕耘在勿休但勸
穮蓘功勿作刈穫謀雖云千里別豈無置書郵祝子時嗣音
慰我日三秋

長沙歷冬無雪正月十日與客登卷雲亭望西山始
見一白莫夜復大作竹声蕭然晃日坐上分韻得雲
字

冬溫氣若藍玄寒未書欽薄雪殺餘癘一夜狂焚氣驕欲怒
裏圍潤澤到蒿庐我亦破晨出喚客來卷雲看蒼西山樹
此萬鶴群爽氣入病眼幽秋極前闔意到自舉酒語多從論
文薄莫勢未已飛花復繽紛還將齋簽聲一一付竹君洗酸
且更酌清絕未醉醺

次韻周畏知問訊城東梅塢七首

城東幽事知許一見定勝百聞苦雨斜風無奈斷橋流水餘
芬 (又)
誰知午鐸黃鐘寡和陽春白雪如君句法飽參妙處不關言
說 (又)
春寒新回庭樹角声莫起江城更著水邊爲伴真成難弟難
兄 (又)
可是眷花不厭城南更欲城東多謝諸君着語莫教孤負春
風 (又)
堤上已逢新柳壟邊尚有殘梅雪盡春生湖水野航意日悠
哉 (又)
人皆自爾愛還此道不渝深源未妨靜處閑觀要知二五即
十 (又)
短笻遍歷殘山款段時尋鄰里遇酒聊一中之得句亦偶然
耳

別離情所鍾十二章四句送定叟弟之官嚴陵

別離情所鍾會合意無數如何催踰歲復賦弟行役敬律亦
已慕風烈雪漫漫去路阻且長念子衣裘單嚴之水淪漪我

役眷眷子陵釣游地草木有餘光我昔臨此州民容拙使
若子行爲多謝慰彼無毫分別焉亦何事休戚理則同迎陵
民受惠無論別焉功巍巍孤高亭念我昔所謂子也時一登
子載起立志某在嚴陵嘗爲宋處子立孤高亭
義路本如砥利徑剗羊腸何以書子紳世德不可忘自昔謹
交際人情易因循欲始以念終君子貴守身鄰邦呂正字賢
疑時以書校官有袁子善語莫厭張蕤遺休重相對子與
子祝子以自愛念不忝厥初雲滿南陽陌書藏善和宅行行
望四首無使歸思隔送子月力短明風吹我搖心焉獨如結
子也常念子

平特兄弟間十三章章四句送定叟弟之官桂林

平特兄弟間未省別離味別時已不堪別後何由慰庭晉既

荒纏綿委靡土子嘆乎岑寂寒窗夜風雨遽此閑暇日積
有先世言與乎共紬繹含去情何如嗚呼忠獻公典則垂後
裔遺言故在耳夕惕當自厲何以嗣先烈匪論述與窮求推
正大体不遠日用中穫變如履冰猶恐有不及毫釐儻不念
拔去如决拾事業無欲速躐逸不可求速成痛多害求逸嫌
百憂南山有佳木柯葉正敷榮類圓歲晚功大用寧小成歲
晚豈不念風雨漂搖之但當護本根紛紜爾何為嶽海坐清
靜府公金玉姿候府省文書簡編可委蛇十步有茂草會府
宜多賢親仁古所貴更誦伐木篇聞之元城公南州宜止酒
止酒濺未能少飲還得不予行日以遠我思日以長政或少
閒暇書亦不可忘

邑齋茶送伯承伯承賦詩三章次韻

與予藝蘭九畹勝渠賜壁一雙更憑春風白雲同看明月清
江 又
正色可參官焙妙香還近靴山草木叢中清絕天教散在人
間 又
春去雲藏嶽麓梅黃雨漲昭潭政爾荷欄無那一㕡喚起清
談

賦遺經閣

生逢豈云晚六籍初未亡向來言外旨瞪視多茫茫隱微會
見獨如日照八荒始知傳心妙初豈隔毫芒絕學繼顏孟淳
風追虞唐讀書無妙解數墨仍尋行況復志寵利剝棘塞康
莊自云稽古功此病真膏盲君家屹飛閣而對群山蒼匪為
登臨娛牙籤富書藏燕子為着語會意詎可忘一洗漢儒陋

洛陸付諸郎

三友堂

寒松政爾念蕭瑟況復故人疎近者想撫為予賦三友便覺
冰霜千古心

初春和折子明嶽前兩詩

古今同沽洪妙處在阿堵津雲不作崇白黑可坐數窮冬捲
關卧豈為作詩苦挑燈讀斷編至味可深咀新春風雨中日
日鳩為壘小園政可步奈此泥濘足却坐問樽酒知足乃不
辱一杯徑陶然敢羡車載麴

和德美韓吏部筍詩

籜龍脊雨後得勢頗乘軒驟長寧無迹騈生詎厭煩錯連非
異族蒼老見玄孫色並清癯瘦香俱老丸盆靜依花影轉新

新世辭文昏外羨者飛煙中歷驗晏温出爛彼貌秀侵徑祝
孤騫頹脫雖囊見森嚴武庫存風回飄拾露龍拆露坤根生
理知無息神功本不言牙籌雖數箇玉食莫傷根錯立環兵
衛周羅纖翰篇危岑逕寸露豬浪忽驚奔勁節回平眼齊觀
壯小園嚴擬勢森森霧叢合知恩蛟鰐蟠深宅牛羊縱半垣
愛皖乘戶牖撐拄勤姦柔愛惜滋千畝高坐耕兩番甃真癢
笑稱若譜欲重論豈止同苞茂真成後嗣繁兒童防碱折口
腹謝空飧深夜共祿獨清朝列戟門於莬真筆捷李子晝翻
撒北海雖頻設南山可盡兒深培資後賞獨倚莫淪冤看取
爽獻伏清陰蔭午暾

生辰謝邵資文惠仁者壽賦

至孤念當辰親此目歲晚皇雲不予[illegible]

良明敏質快既建進道方駿駿吐辭看衮衮妙語極吹噓至
理屬關鍵嗟子澹泊好學植自穊蒹豈能盈消埃感予眷繾
綣炤然憑散中當念仁豈遽起知妙乾體實理踐坤簡大易
乃在茲亘古當一本期君衛真傳求以息邪遁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二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三

古詩

五月十六日夜城南觀月分韻得月字

梅收清風來宇淨霽鑑揭頽年城南游未有今夜月呼舟泛
微瀾游魚亦出沒危樹倒影浮倚檻涼入骨樂所屬西山寒
光動林樾諸君興未已南阜上突兀目極大江流高情更超
越

三月七日城南書院偶成

積雨欣始霽清和在茲時林叢既敷榮禽鳥亦融怡鳴泉來
不窮湖風起淪漪西山卷餘雲逾覺秀色滋層層叢綠間爰
被松柏姿青青初不改似與幽人期坐久還起步果是足逶
迤游魚傍我行野鶴向我飛致云昔賢志亦復詠而歸寄言
同中交和我和平詩

四月二十日與客來城南積潦方盛湖光浩然如平
野泛舟終日分韻得水字

澤國盛梅雨滂瀰雨決當時侵溢患乃復到城市納湖迫
西闉衝突固其理今年築隄防捷石細積累艱辛迄崇成嵒
魚亦歡喜節宣有程度盈縮無壅底昨宵水沒岸民居側還
徒走馬來閒訊吃若壁城壘江濤從渺茫湖光自清泚小舟
足游泳蘄荷方蹊蹊嘉我二三客共此風日美相期寂寞濱
雅懷淡如水念昔隄防功得失乃如彼而況檢身者詎可忘
所止明朝更我詩斯言或當紀

登省龍塘有作

十年衡山陰驅馬幾往還山色如故人牧豎隨馬鞍俛仰歷

松下清泉滌洗瀾念昔初栽把盆為影團欒白雲歸何時日
月如轉環矯首祝融峯依前倚高寒於焉有感柴欲去良獨
難

田舍

竹籬蒿曉露茅簷起炊煙蛩吟枯草根犬吠壞垣邊田家亦
何營生理固足憐風霜摧我稼稂莠長我阡年歲復何念一
飽未得我思昔之人備豫理所先積倉備郊野斗兩盈公
田臨風重搔首復古何由緣

舊聞長沙城東梅塢甚盛近歲亦買園其間念欲一
往未果也癸巳仲冬二十有八日始與客遊過東屯
渡十餘里間玉雪彌望平時所未見也歸而為詩以
紀之

平生客荊楚歷覽非一隅寧知城東路有此梅萬株疋馬徑
凌寒清風起我前雲霧上平坡頭覽景物瑤雪下晴天香
錯迷所嚮近坡更盤紆直立同一區老樹屈瑰特卜枝亦婆
腹有如戈甘手寒艷態不以精粗無可揀酥醉坐醒爾千株
未覺多此語詎不誣班荊或小憩沽酒得一壺聯賞誠難盡
昭質知不渝我有十畝園丘壑正盤紆公此緝杖但恨我尼
就嫁來遊自今始琴書與之俱回首洲李場令淡莫邪途

平父求筍炙既并以法授之乃用往歲張安國詩韻
為謝輒復和之

知君交竹君寧使食無肉更我肺與詩句如騷可憐南公鮭
菜愴父齏甘好自命亦非愛君但將從力取此大勝折腰鄉
里兒

題淮陰祠

蕭何昔先驅南鄭登壇久夜中丞相歸平明即垂肘古來幾
禁人綱度出羣句登壇一軍驚六合□在手從茲看鄭清指
揮如運肘時艱思奇才劉古對樽酒出門望長淮故國長根
勢風雲正慘澹人事極紛糾拘攣儻無累吾欲獻九九

時為桂林之役斜川前一日刑部劉公置酒相餞曾
節夫預焉既而劉公用陶靖節斜川詩韻見貽亦復
同賦以謝

通籍念無補先塋嘆歸休所忻三載間暇日從公遊城中十
畝園頗獲依清流啾啾送歸鳥翩翩下輕鷗篤言欲兩蕭如
蹄茅林丘況且遠晤言公唱我與酬祖席近佳日呼客仍我
儔相與千載思誰復念此不新詩更紆餘用以寬離憂它年
南阜約剩喙時相求[illegible]

送劉樞密留守建康

整駕欲南騖乃復送公舟公行民所瞻碩言勿遽留向來東
事樞正色有忠謀坐覺國勢尊已驗握綱收如何繁兩淮偏
使汲南州新春紫詔下聞者寬百憂誰昇今重鎮百萬宿貔
貅控江撫長淮聲勢接上流吾皇志經略此地合綢繆不應
為今策歲月空悠悠先當植本根次第施良籌未聞欲外攘
而乃忽內修幕府方宏開人才要旁搜可不念封菲惟當別
薰蕕留鑰豈淹久即歸行前旒整舒醫國手綢繆會有瘳
憶遐荒守時能寄音不

淳熙乙未春予有桂林之役自湘潭往省先塋以二
月二日過碧泉與客煮茗泉上徘徊久之

下馬步深徑洗𥄨酌寒泉念不踐此境于今復三年人事苦
多變泉色故依然緬懷懸人游物物生春妍當時既閒功妙
意太古前磨齒不可尋題榜尚覺鮮書堂何寂寂草樹亦芊
芊于役有王事未暇謀息肩聊同二三子茭茗蒼崖邊預作
他年約扶犁山下田

七月旦日晩登湘南樓

文書稍去眼日夕進微凉高樓一徙倚清風爲我長凛父陰
深擲歸人夑泮梁仰看河漢明俯視群山蒼平生會心處於
此故難忘舊聞水東勝岩發天藏豈無一日暇勇往卿猶
洋民瘼未渠補況敢懷樂康天邊雲物佳似復爲雨祥秋成
儻可期歲晩或自強當從農家鼓一歷水雲鄉

望後一日與客自水鄉登湘南月色佳甚翌日用鄉

字韻領府誠之

一雨五日餘蘭州三伏凉與客近方詔笑譚引杯長相將後
登樓月色在屋梁念我嬴百憂忽忽髮變蒼及此必自舒鶴
翠未可忘試光凛下照景妙無纖翳似泮數白鷺欲下仍翔
徉群動亦自得如我四體康平生子游子盡白生吉祥官舍
並樓居登臨筋力強未可效王粲居然思故鄉粲詠之辭及正在樓時自中

癸亥以來每得書酬答

定叟弟生朝遣詩爲壽

我昔在嚴城惟子桂林思舊游復更踐相望仍今茲行止不
可期會合何參差況乃近重九情杯懷同持想子撫初度難
忘蓼莪詩而我獨衰向發鬢頹期順祝子以愛身求佩過庭
規勉子事遠業皆賢以爲師使車按節度中道行邁迤他年

也兄弟鬚髮仍龐眉歲晩話平生期以無媿辭及此良未易
兢兢頻同之

八月既望要詳刑護漕游水東早飯碧虛偏觀棲霞
經曾龍隱諸岩晩酌松關放舟過水月洞月色佳甚
過夜分乃歸賦此紀遊

離江即湘江哉哉清見石其東列群峯秋色碧復碧日出露
露收草徑上適側瀏欄措望眼已足慰嚀昔更窺巖穴勝創
見爲驚嘆如何數里間奇觀相接迹宛同屢巫深劃若巨靈
擘日月遞光景風雲變朝夕石橋幾年成乳竇特一滴神龍
與隱變仰視多碎易蜿蜒禀猶存隱隱印霜脊下有澄潏深
餘波激蒼壁往者已仙去來者此其宅薄晩扣松關風過声
索索聊塞車騎退容我且散策卻望紫家洲輕舫度前磧四

顧山林已復掛蟾蜍宇頓與餘滓群物被光澤何所寄遐
心上巖岐虛白浩禪可一覬水色相激射天邊與川上亭亭
如合璧居然獲集游不用設六翮班坐依微瀾晤賞共佳客
因之想千載誰有今古酬簫鼓歸夜闌觀者紫城陌往往羅
杯斝班班見稜核諒因年歲豐人意少舒適視爾意少舒於
予亦忻懌

次韓機幕韻

韓杜有佳句炯炯如晨星自昔此邦勝中土亦欽聽奇觀今
餘多洞戶長不扃秀色真可餐肢澤到吐丁寒嚴度輕舫爐
顏着花亭園已小陽蕩穿後談錦屛自我來摧塵每思御風
泠如何半載閒足迹才一經吾然俯仰中便覺塵慮冥舊刻
情蔘辭往事過奔霆頻聞煙霞外往往接神靈向來羽衣士

世內誇奇齡終焉亦歸盡雖留鬢毛青塞鴈度霄漢沙鷗飛
遠汀大哉天壤間逍遙各隨形人生亦何有泛若水上萍勿
作分外念但勉明德馨來府各努力日叡不我停賓回故園
好蘭菊羅中庭從知晴節醉遠勝吹公醒

秘閣鄭公移節卿部置酒餞別詩以侑之

昔僻寡同好意合難語離傾蓋今幾年盍簪愜心期况復王
事同退食陪委蛇竊君肺腑中落落無藩籬獨有見義勇褰
褰欲從之處時多苦語懷古更餘悲坐使嶺海間氷雪映清
規我拙倚君重孤懷良自知正如乘霧行不覺露其濕人生
豈無別念此尤依依維閣號蕃棘今亦同繭絲平時里社游
耳目到隱微想當入境初不待褰車帷晝綉匪所榮民瘼要
首眷培邦本強能止鄒國肥遠歸報明主廟論賛扶持顛

登巖寒節賦我別離思

清明後七日與客同游水東之僻墅朝賦此

平生山水癖放處只自知風約當客來避近愜心期幅巾與
藜杖安步隨所之朅來坐官府頗覺非所宜城頭望群峯欲
往傾絆羇三春苦風雨晴日一俯看沙邊散車騎竹輿從幽
蹊獨與三四客野服相追隨亭高俯空曠洞古探瓌奇懸崖
隱日月幽壑播蛟螭澗水雜鳴佩松風發清吹興來即傾酒
語到亦論詩聊揩湧專恨賞此閒暇時所歷固未厭所感多
餘思昔游木葉下今欲綠陰肥江山雖可識歲月迺如馳素
髮豈不念懷安故云私歸來耿不寐欲枕聽晨鷄

題椋溪閣

椋溪澹容與老木枝相樛其雖合二美名此景物幽太史牛

閒餘於焉曾少休想當下榻初清與耳目謀品題得要領亦
有翰墨留我來訪遺址寄竹鳴鈎輈稍令舊觀復還與佳客
遊樹影散香霧水光泛茶甌市聲不到耳永日風颼颼所析
簿書隙有此足夷猶平生丘壑願如痼不可瘳雖知尋宣叙
終覺靜理優更思滄浪搭根侍小舟

送陳擇之

君能千里來乃作觸熱去涼秋幸非遠歸計無已還向來文
字間講論有平素又茲共王事益得君佳處幾微獨深窺圭
角本不露豈期叙寒暄獲此交朋助吾邦雖云僻山水足奇
趣更期休沐晨相與窮杖屨匆匆何太悰忽忽出別語君懷
負丞恩行矣當又戍我亦念歸歟霜天收禾芋後會未可期
往事變回顧贈言復何有獨以此道故寥寥千載前達者同
一路所趨固絕望所獲無盡藏臨深覺居高仰止有餘慕要
須學滄溟盈此百川注他年儻相憶訪我城南園無使嵗月
深求恩編簡露

止酒

明明通達士止酒乃成詩終焉未能忘寄意良在茲男兒典
午君痠鶴無再期念彼萬乘貴艱難有深思况乃一介士而
或志可移杖齋揆前訓罔制聖所詩銘心諒無斁多言亦奚
為

斜川日登覽所賦

行客念故里勞者思少休如何歲華新尚爾天南游涉五過
佳日品題自名流聊復揩病眼沙邊玩輕鷗和風著冠巾春
意動林丘緬懷千載人孤高諒難儔亦有一二士樂從相勸

酬求知吾故園草木如此不攻拙井下考智短空百憂賜歸僕家幸舊盟良可求

靜江歸舟中讀書

南風飄小雨群山淨如沐吾歸及新凉所歷慰心目軋軋柔櫓鳴臥見山起伏推枕意悠然還取我書讀平生領解處於焉更三復老矣百念疎但欲斯境熟向來五嶺游日力半吏牘小心了官事終覺媿俾獨世路自險夷人情實追逐翻翻孤飛翼息蔭望林麓

張子真楊政光吳德夫追路湘源賦此以別

驅車出嚴關觸熱歸路長一雨群物蘇吾行亦清凉離水自南去湘流正洋洋眷言二三友跋馬勤送將蕭然短長亭每語夜未央張子名家駒千里方騰驤楊郎穎中秀而能斂鋒

鋩延陵舊所熟氣味固難忘向來幕府遊三秀麗齊芳吾然出別語分袂楚粵鄉人生會有別勿悲參與商獨有贈言意路岐更平章風俗易移人宦途劇羊腸千鈞有不守快去飛為翔要當勉自持詩書作金湯他年相會處刮目有增光為謝桂父老無澤留一方惟餘石間字時與洗苔蒼

登江陵郡城觀雪

黃雲滃四垂飛雪忽無際排空風力靜整整若有制穿林初看花點瓦已成砌低迷七澤波遠接關河勢還城領可觀壯忽起病滯四年領遐州氣候苦多變淸秋日昏昏仲冬雷怒虺雪花有時零轉首即開霽又要洗瘴癘天公豈無意為邦抱百憂但願得豐歲對之一欣然不飲心已醉春雨尚餘膩三白或可冀更約竹間梅并作歲寒計

正月過長沙復用斜川日和陶韻為別

吾黨有佳士努欲自日休眷言平生心從我萬里游披雲雯嶺嶠犯雪臨江流顧我無定蹤飄然若輕鷗茲行雖云遠所忻近故丘況得與君俱豈患寡朋儔有酒君為飲有句君能酬如何舍我歸頗亦念此不我老百念冷獨有諒道憂臨岐無他祝簡編細研求

子遂使君出守黃漢始趨頃盡諸官賦詩贈別其廣漢人也故末章及之

平生落南州分與岷峨疎揭來荊江上所忻近鄉閭吾鄉多儁豪雅逸來舟車時從說情話頗覺中懷舒中間識胡公粹美真瑤璵心遠氣自靜語簡意有餘向來有推轂入校中祕書名揚萬夫立人蛋我則徐拳拳抱忠愛百罹纔一攄白雲

已在望思親惜居諸乞州扮榆邊政以便版輿同舍挽不住清風挾歸裾觀君這退間此豈為名譽春帆青小駐論交良慰予愛君東贍高且複當苦儲任重則道遠願言勿跌踦吾州得賢牧父老想樂胥我亦有一壘徑思歸荷鋤

李仁甫用東坡寄王定國韻賦新羅參見貽亦復繼作

三韓接蓬萊祥雲護山頂函濡雨露春吞納日月景羨彼嘉靈根發奇穎艱難航瀚海包裹定朔嶺仙翁閱世故未肯憂生癭相期汗漫游歲晚共馳騁願持紫團珍往扣黃庭境想翁面數腴玉色帶金井芸共納歸根湛此方寸靜清規照酒俗不惑類楊秉慈如藥籠中此物配朋鼎從今談天舌不用更燒著

外弟信臣總幹西歸駐舟泖岸得半月之款於其行
一口占道別

外家源流遠文物被諸孫嗟我數年來頗識佳弟昆酥酪本
同味蘭芷非殊根競爽有如此知當大其門信也來過我氣
貌清而溫方升駐足地中有靜者存皎然明月光豈復受滷
滓塡魏先和將此理試共論

盧山有勝處曰卧龍南康朱使君始築茅繪諸葛武
侯像於其中以書屬予賦詩寄題此篇

盧山僊靈宅佳處固非一傾聞卧龍勝幽深諒難匹懸瀑瀉
琮琤石壁兩崒嵂草木被光輝波瀾動回伏今年朱使君下
馬俛若失徘徊領幽趣指點築茅室爲愛卧龍名英姿慨想
軼於焉儼繪事長風起蕭瑟髣髴梁父吟尚想翁抱膝修濟

風雲會飄忽日月疾獨存經世心千載詎可汩寥寥欲從之
雲濤渺寒日

淳熙四年二月既望靜江守臣張栻奉
詔勸農于郊乃作熙熙陽春之詩二十四章章四句
以示父老俾告于其鄉之人而歌之

熙熙陽春既發既舒翼翼南畝是畟是圖嗟爾農夫各敬乃
事往利爾器誠爾婦子惟生在勤勤則及時惟時之趨時不
爾遙祈祈年雨膏我下土習習谷風和澤乃普性即爾耕惟
力之深往耨爾苗勿倦其勞于日于夕自遂自達爾心勿怠
披生孰遂惟天之心矜我下民民不違天使爾有成既穫既
實既堅既好爾樓既周先養爾老保爾家室撫爾幼穉既飽
有年復思歸歲嗟爾父老其訓其誠俾務於本惟土物愛不
念其本則勉其恩所恩既越害斯百罹嗟爾父老其告其論
爾之有生君實覆汝尊君親上其篤勿忘小心畏忌率于憲
章嗟爾父老教之孝悌孰無父母與其同氣反于爾心孰無
愛敬即是而推烏往不順嗟爾父老勿替誨諭其未率從譬
厲其身告以禍患其使知懼無俾蹉跌以陷罪罟惟國之法
煌煌其著使爾知避豈欲爾旋爾或自陷予莪予惘胃使予
愧實于爾衷於赫聖主敷德流澤布宣弗壅特予之責咨爾
父老助予念兹豈予之功報國是宜粵以今日勸相于郊乃
作此詩以慰爾勞咨爾父老尚傾厥義其諷其歌于鄉于里
俾一其心服我訓言擊鼓坎坎自古有年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三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四

詩

和石通判酌白鶴泉

談天終日口瀾翻來乞清甘醒舌根滿座松聲聞金石微瀾
鶴影漾瑤琨淺中知味誰三嚥妙處相期豈一樽有本自應
來不竭濫觴端可驗龍門

題清風峽

扶疎古木矗危梯開始知經幾攝提還有石橋容客坐仰看
蘭若與雲齊風生陰壑方鳴籟日烈塵寰正望霓從此上山
君努力瘦藤今日得同攜

讀李邕碑

荒榛日莫倚筇時歎息危亭北海碑後輩但知尊字畫當年

不得戍邊垂豈關具錦能成禍祗恐干將不自奇杜老惜才
千古意知今誰詠六公詩

登岆華臺

山間景物轉流年臺上風光處處鮮白便應雲變小憑欄平
挹祝融巔忽尋故國占天際誰看孤舟繫岸邊百感還將山
下去肯同槁木墮深禪

謝楊文昭主簿寄詩楊之父紹興間倅建康不屈於
兀朮而死

迺翁罵賊氣如虹千載衣冠起懦夫雙淚已應同下壟佳兒
今喜見騫塗傳郵贈我淩雲句斷簡知君學古賢忠孝可全
須力勉家聲寧復羨侯封楊公向食金賦致身下帥單祠相望

喜顏仲伯逢來會

二阮向來俱莫逆支筇為我到山巔潤醪共飲聊復爾勝集
于今亦偶然人立千峯秋色裏月生諸嶺暮雲邊高談此地
曾知幾一笑歸來對榻眠

和黃仲秉喜雨

雨後清泉遶舍流懸知秋稻遍南州占相歲事端無恙勞苦
農人亦少休好句收功經百鍊彌旬不見便三秋閑來只願
長豈憶江海白鷗盟共求

遊道鄉山次沈國錄韻

玖璨盆外起千巖路入空濛紫翠間心遠最便天宇迥眼明
偏見野雲閑寒泉牢水留千載清磬疎鐘度兩山我亦湘城
三徑在湖邊歸去洗塵顏

早秋湖亭

溪國今年秋氣多湖亭清曉獨裴徊翻翻荷蓋隨風舞蕭瑟

松聲帶雨來靜處豈云身計得吟邊但覺歲華催悠悠遠思
憑誰寫多病新來罷酒杯

賦周昱知寓齋

知君隨寓即能安久矣家山詠考槃幕府還將從贊竹窗
寧做有書觀此身詎可忘三省世路何妨閱萬端俯仰周旋
皆實理未應祇向寓中看

送茸可大

子陵溪水千年綠猶識登臨日英時子去定能尋勝槩書來
當復慰相思簡編有味寧論飽得失從渠莫自疑也學迂疎
教似舅不應空賦渭陽詩

送胡伯逢之官金陵

相望數舍已云踈遠別何因執子袂優仕想應同樸樕舊聞
當不廢觀書月明淮水坐陳迹山繞新亭有故墟暇日更須頻
訪古因來為我道何如

寄題建安公梅山堂

梅公山色近虔除勝日供公几杖餘千古護傳樓迹地當年
誰憶愛君書丹心炯炯元無間白髮星星不用鋤待得斯民
俱奠抚歸來端亦愛吾廬

重九陪詳刑謙濟東西樓之集

獵獵西風滿角巾登臨秋思與雲平山圍四野高低碧江遶
東城今古清莫恨寒花未堪摘且斟樽酒得同傾政須客裏
頻回首細話家山此日情

次趙漕贈王昭州韻

煌煌金節按江城驛路梅花正小春閭巷爭迎未滿道定將
仁術慰斯民甘棠異日誇南國儀橋歸時拜壽親流澤會看
均一路要令沾黍稷澤

九日登千山觀

清晨領客上峰巔野路衣襟濕翠嵐九月開樽仍紀景西風
歌唱且高談地形盤礴一都會山色周遭萬玉簪卻指飛鴻
煙漠漠故園茱菊老江潭

和正父游榕溪韻

兩岸高低露碧山眼明便作故園看直從榕影度輕舸更傍
溪光撫曲欄鴻雁來希空悵望梅花開早未初寒喜君萬里
同情話明月清風足拄觀

仲冬朔日登湘南樓後用正父前韻

登遍江南數處山嶠南還得倚樓看化工與地無餘巧爽氣
窮冬更憑欄官事隨時辦了書盟平日未應寒相逢自有
論文樂只把空杯未擬歡

六月二十六日秀青亭初成與客同集

亭成勝日好風光住客攜將共一觴本壁掃空千古色高松
蔭覆三伏凉綢繆綠繪奏冰玉剎達青靡井露漿便覺故園
渾在眼祇應離水似瀟湘

送蔣宜州

頃年未識宜州面已信諸賢品藻公幕下從容逢益友胸中
慷慨本家風一麾且與寬彫瘵華髮應無慕勇功從古安邊
須自治人情初不關兵戎

鹿鳴宴

從昔山川奇八桂只今文物盛南州秋風萬里携書劍春日
歸門拜冕旒望世取才先實用儒生報國豈身謀且看建業
三千字為寫平時畎畝憂

送李文正甫

望來能復幾旬餘臨水登山又送渠夜雨已知農事好春寒
未放小桃舒眼前佳處應難盡別後書來詎可疎我亦相將
歸舊隱杖藜時復訪樓居

雨後同周允升登雪觀

一雨端能減百憂有興徑上最高樓山容淨洗無窮碧江水
新添自在流已覺飛隨花片老不應身似賈胡留煙蓑風笠
南山下正好歸歟看麥秋

題邢使君釣隱

伎君卜築占芳洲短檻疎籬蔽愛幽風月隨時供燕几笑談
終日在中流翩翩影落來賓鴈溪溪寒生欲下鷗城市山林
俱寓目問君底處足消憂

恭辱歸父文惠既新詩謹次韻末章為別

淮海相從幾歲年南州鴈不到西川重逢影落烟沙外却莫
身如金石堅莫歎武城貧莞爾且看平楚正蒼然判袂自是
君餘事臺髮難逃止水淵

和查仲文聖中郎席防賦

方帽衝泥有客來九衢俗眼莫驚猜一樽相對十年外兩脚
新從萬里回壯志未隨衰鬢改孤懷良為故人開聖中細放
梅花發不用匆匆羯鼓催

和宇文正甫探梅

天與孤清迥莫儔秪應空谷伴幽人千林掃迹愁無那一點
横梢眼便親顧影莫驚身易老戲詩尚覺句能新幾多生意
米霜裏說與天機自在春

褒州護漕使者張侯寄示所作快目亭記辭多擴慨
予讀而壯之且想斯亭觀覽之勝為賦此

聞說君家快目亭溢江直上起千尋昔人事業規摹在故國
山河草木深世態從渠翻覆手忻國還我短長吟會須一展
平戎策始稱平生躍落襟

送舜臣撫幹表兄赴部

晴窗相看意便傾重逢便覺眼增明平生浸仕壯心在五月
長江去棹輕龜積久藏千乘寶鵬風方快九霄程公朝無用
入門邊外氏傳家舊有聲

壽安叟弟

為邦和氣滿鄉閭袖手還家樂有餘案上簡編元好在閒中
日月更寬舒功名且要身長健壽夭何求計不疎好泛菊黃
斟壽酒扁舟吾欲賦歸歟

重九日與賓佐登龍山

曉風獵獵拂旗旆澤國名山九日游萬里煙雲歸老眼千年
形勢接中州丘原到處堪懷古黃菊隨時豈解愁此日此心
誰共領朝宗江漢自東流

贈樂仲恕

君子曾從先覺遊後來文采繼風流胸中有意窮千古筆下
隨華映九秋塵世利名無著莫聖門事業要精求詠歸消息
今猶在魚躍鳶飛會得不

小圃荼蘼盛開伯承以詩見督置酒于此為增不勝
之歎

留連紅紫訝嬰從頭惜芬芳萬卉空就上幾回清夢斷風前
故可碧紗籠春隨夜雨但三歎韻入香醪尚一中長有斧斵
消息在不應鵝鼓便相攻

再和

閉門謝客少過從獨倚脩篁傲碧空忽喜千條發瓊蘂紛如
萬鶴出樊籠與君前日辨細久得句雖知慘淡中胷次本無
愁可着何為苦要酒兵攻

又和

夜讀帬編起欲從門前流水落花空春同心事應長在月當
瑩光不風龍乎古誰能嗟澤畔高吟且欲効儘中君詩似玉

無瑕玷豈有它山石可攻

又和

帝朝車馬列雲從君有危樓出半空但覺乾坤增老眼不妨日月轉空籠花開花落關何事江北江南只此中互出新詩殊未艾長城尚許短兵攻

和楊教授

道在無今昔才難有孤仲青編知了意白眼付時人鏡裏頹容舊胷中專業新絕歎知味辭導自銳年辛客少獲萬長君深傾尹開孤城敵云莫瘦馬子能來長策憐癸向新詩更雨催相看前日事此習忍重四

送少隱光赴興元幕

出手寧嫌晚論心本不欺五年江左客萬里故園思肯枉洞庭來尋棠棣詩固知名義重豈但慰朝飢邊塞連關隴貔貅罷戰征幕中須試計臣江乃奇兵漢水追前鋒秦原憶舊耕書生亦多事慷慨試從行

泉川何促送說詩

橘井登仙侶□□並分游姓名題鴈塔文字上瀛洲(公嘗登試)青衫□□千載朱幡但一州有懷終未試服看露山立

又

憶昔潯江上相逢意便傾胷中元浩蕩筆下更縱橫士伏徐公德人言景情清定應鄉里歌絲竹荼先生

和張晉彥遊嶽麓

齋舫凌晨泛雲舟入畫圖□□花□豈風□水明湖亦穀春種提壺勸客沽湘中無限□賦詠纔三都

送臨武宰令

詔擇循良吏時資撫字功人情平易有治道古今同綠野新新成□池舊背空便應君課最名姓御屏中去路連崇嶺扁舟上溯濤不違持母願敢歎獨賢勞境靜歸鳧殘庭空長芠蒿不妨頻往顧千里寄風騷

喜雨呈安國

望歲民心切為霖帝力均崇朝變炎暑舉目盡清新坎坎連村鼓熙熙萬室春北窗涼枕簟安穩到閒人

十二月十六日夜枕上聞雷已而大雪

春信梅邊動雷聲枕上驚忽看窗紙白頓覺竹聲清江海空餘蒙豈騰起自傾朗來倚樓東王樹滿附城

過湘陰劉信叔舊居有感

北渚留行客東陵憶舊侯池連半枯折風葉正飄颻事業留千載英雄去一丘平生許國志歲晚詎悠悠

題唐興寺湘江亭

寺廢空崖聳江回遠岸明風霜摧翰墨(有唐大中□□□□詩刻)歲月老縑緗(寺有□□□畫)兀坐知茶味閒行忘去程長哦伊水句回首若為情(□□□□伊水□□□□□□故人□□湘水)

冠德美來會于泉有詩因次韻

君臥衡山北我行湘水濱相逢深笑逆清絕兩無塵勝集追前日輕陰近小春濯纓聊復爾舉首謝簪紳

上封有懷元晦

憶共朱夫子登臨氷雪中劇談無俗調得句有新功別去雁衡南連來月滿空遙憐今夕意清賞儻相同

題福巖

鉢峯前寺有興飛度來捿臺還舊觀杉檜撫新栽湘水堂堂去秋山面面開裵徊千古思風埜有餘哀

題南臺

相望幾簡若勝處是南臺閣迴規象穩門空晝夜開四風時浩蕩高嶺更崔嵬漫說石頭滑支筇得往來 寺多風二門不可置寮寺之側有石頭庵

由西嶺行後洞山路

西嶺更西路雲嵐最窈深水流千澗底樹合四時陰幽絶無僧住閑來有客吟山行三十里鐘磬忽傳音

過高臺寺

看屋懸崖畔開窓疊嶂秋半欹雲樹冷不斷石泉流茗椀味能永竹風聲更幽平生殷庵老得句似湯休 寺之前有雲巖樹書中樹亭詩卽朗公以眞宰影爲今書記則不存必是眞宮已著而去也長老了信有詩名

宿方廣寺

俗塵元逈隔景物自天成山近四圍碧泉鳴永夜淸月華侵戶冷秋氣夾雲橫曉起尋歸路題詩寄此情

和黃謂雪中將至長沙

吾道元如砥人間鍵畏途未容舟泝峽且泛空平湖子華字投村天回看脫孤不應從說惱欲老且棲匿

人日遊城東脫飯陳仲思茅亭分韻得香字

絶憐梅事晩與客到林塘尾挽村醪醉杯浮野菜香暫遊看壁字新歲尙他鄕一笑俱眞率悠然意未央

二月十日野步城南晩與吳伯承諸友飮栗臺分韻

得江字

春日煙沙岸禪房風竹寒有時傾綠酒隨處見淸江世路紛多轍吾生老此邦千林有不盡白鳥去雙雙

與弟姪飮梅花下分韻得香字

白多色愈正春和天與香提携一樽酒閑訊滿園芳嗣歲詩多思懷人心甚長更須多秉燭玉立勝紅粧

十四日陪黃仲秉渡湘飮嶽麓臺上分韻得長字

支筇穿百級把酒問春光喬木依然在幽蘭稔自芳未當湘水滿更覺檜洲殘色猶回首天涯話故鄕

王長沙約飮縣圃梅花下分韻得梅字

平生佳絶愛心事付江梅縣圃經年見芳樽薄暮開朗吟空激烈燒燭且裵徊未逐微香去窮冬尙一來

湯總管邢監廟約遊城東酒閑求詩爲賦此

春事已如許客愁空自多梅花成莫逆樽酒付亡何楚楚邢卿子耽耽老伏波定應容我醉耳熱更高歌

謝胡縣惠詩

一見知心事旋觀慰月評懸梓漢猶吏儒雅曾諸生莫作風南歎終期冀北程新詩連夜讀梅影伴孤淸

除夜立春

積雪陰難解新梅凍未開誰知殘臘底已報早春來一氣元無息群兒浪自猜短檠非守歲百感政交懷

送趙節卿

昭代才難數宗盟世有人牛鈞定睨試一角信逵負政擬尋梅共還經折柳新靑雲看穩上回首楚江春

二月二十五日登裴臺坐上口占

朝來風雨好抛病亦登臨故國江山在荒城花柳深憂時府空百慮望遠只微吟春事如櫻筍幽盟可重尋

上巳日晚登裴臺自仲春九三登

前日看花地重來對落暉雨餘山着色沙改水初肥寒食家出殘紅樹橫飛濕同二三子及此詠而歸

長沙郡丞丁君挽詞

兼史今尤重朝家詔藥頻方看千里稱忽盡百年身微業憂勞甚遊從笑語真空令行路歎沒後見清貧

和黃仲秉喜雨

兩京窗户好住木正陰陰吹飲憂時念乾坤濟物心引泉聊自照種竹更觀臨尚想皇華使風前擁鼻今

寄侯彥周

何南去愁愁問未陽催科懸衙拙理髮詐能長邑古紜延年豈魚脂卿委變還得不三徑未云蕪

過長橋

兩風吹短髮獲此踐長橋木落波空闊亭孤影動搖拯摑念今昔領略到漁樵儻有山中隱憑誰為一招

多景樓

晴日南徐地登臨北固樓平蕪迷故國滄海接江流木落煙渺晚城孤鼓角秋寄言鷗鷺侶吾已具扁舟

金山

萬頃波濤裏巍然閱古今雲煙三島夜花木四時深亂石維舟住西風倚檻吟朝宗知不斷要切此時心

重陽前一日

九日明朝是清樽強自開病蒲疎兩鬢衮衮大江來野菊閑無數沙鷗靜不猜何須騎馬飲此興亦悠哉

十五日過小孤山

沃野迴千里巍然突孤標崖分勢亦裂江靜影頻搖棲鶻巢何險盤何東不凋吾行足觀覽未覺客程遙

新亭

風景自今古斯亭今是非絕憐江水去還有故山圍猗失同千歲成虧共一機所思惟鄭傳不但勝淮淝

庚申過青草湖

已泊重湖險張帆浩順流亂雲藏野寺橫網閑漁舟物色湖南好風霜歲晚謀未知荒歎後得似向來不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四

詩

喜聞定叟弟歸

吾弟三年別歸舟半月程瘦肥應似舊歡喜定如兄秋日聯
鴻影涼窗聽雨聲人間團聚樂身外總云輕

聞定叟弟已近邇迫祀事未能出先遣姪輩往迎書
此問訊

輒書題近驛知歸意忙才聞下湘水早已過衡陽雨先秋
山淨涼生杜若香殷勤二三子策馬為迎將

醇叟崇道之喪未得往哭聞窀穸有期輒賦二章以
相挽者

慶籍親賢胄心知道義尊如何着閒處不近脩門三載成

長別微言未細論人琴俱寂寞風雨閉丘園
說戰渾無事端居只自如冰霜饒閱日月老遂蒜山寺留
題墨晴窗展卷書從今行縣路忍更過公廬

故太子詹事王公挽詩二首

大節元無玷中心本不欺詠歌不紅發愛國發成絲方春三
徑召饑興一鑑悲西風吹淚眼夫豈哭吾私
潛土龍飛日知公講學臣忠言開國討清節映廷紳歲月身
多外江湖澤在民當年遺直歎千古更如新

詩送陳仲思參佐廣右幕府

舊說桂林好君今幕府遊江山資滌日梅雪類吾州老病何
多疚安邊更記謀政應勤姚畫不用賦離憂

呂吉化狀滿而歸兩詩贈行

令君三年政湘氏去息思艱難救荒歎憂疾見云為萬牘今
交上爽途去不疑正須頻顧省御者可無辭
伯氏相從舊歸來意若何從渠笑方拙還我自吟哦聖有詩
書在人多歲月過德門好兄弟夜雨細研磨

默姪之官襄陽兩詩以送之

默也相從久吾心念汝多又為江漢別空覺歲年過氣習須
消磨工夫在講磨惟應介如石人事易蹉跎
涼雨彌旬月子方念鞠窮子行何草草別語又怱怱漢沔英
靈在江山今昔同未須登峴首先合拜龐中

送零陵賈使君二首

籍甚零陵郡風流記昔賢宅存元水部人識范忠宣山近地

宜竹溪清岸有泉官閑時訪古餘韻故依然
孝友傳家法如君好弟兄試應推此意便足慰民情閑歲仍
教食新春督勸耕想今瀟水畔惟日望雙旌

寄曾節夫

曾子別經月相思如幾秋不應行役數恐為賈胡留雨後湘
光滿梅邊春意浮須君細商略肯日共茶甌

送周畏知二首

秋冬仍苦雨旬浹喜新晴木末樓臺見江頭橘柚明登臨方
適意離別已曾情後夜相思處寒燈影正橫
半世功名誤蒼顏幕府遊艾龍追楚夢得失付陽秋薦牘方
交上衡門豈重留青雲看穩去快處一回眸

題伏龍寺壁

山日應曾到歸途得小留回還山寺古蕭瑟柿林秋道路情

絲那琴書可細求從來士窮是分付水悠悠

送外弟宇文拱巳二首

合族情尤重論交意復深遲為萬里別未盡幾年心隹處應
相憶書來備嗣音及時須努力莫待鬢華侵

漢漢灘江上怨怨送客情平原霄雨添絕壁野雲橫世路多
新轍書綸有舊盟中流屹砥柱過浪豈能傾

寄題月功父漢園三詠

聞說亭花好居然似蜀鄉色深姿不俗香淡意能長高燭留
深夜輕陰護晚芳何心較桃李只擬荅春光

右嫣然亭

未識主人面先為溪上吟澄潭依近岸絕壁繞遙林領略襟
期遠登臨歲律深規當軒晃外三歎有餘音

右溪亭

漢園平廣處雅稱雪中游踈密看千變高低若一丘寒知松
節勁靜覺竹聲幽還有故人否當能著小舟

右雪亭

贈節夫羅宮歸盱江以小詩寄別

俗盛寧為異言深敢自欺知何篋中樸繼作晴披殘行李秋
將乍家園窮正滋友朋端得未嘗從有餘師

寄趙漕

想得昭潭上兒童夾道迎皂華今日旋竹馬舊時情稱藥冬
前折山光雨後清使君桃李客當為駐車旌

送李新州

清絕湘南地鄉閭見光成蔽宗方有望折柳却關情測

人歸遊新月旦評相望幸鄰壤猶得惜餘明

游彼之來廣西相從幾一年今當赴官九江極與之
惜別兩詩餞行

游子名家後天資更敏強壯懷知自許遠業定難量幕府文
書簡吾綸趣未長長然成闕別音寄莫相忘

士學端成己工夫要自程聖門規矩大中德養和平美玉資
勤琢良才詎小成必期須後會拭目更增明

寄宇文邛州

寄語臨邛守相望萬里情有來詩句好足驗教條清好古從
時訓為邦已政成無尋子虛賦忠孝詔諸生

次陳擇之遊湖韻

落日遊魚上青林內鳥過稻香來兩岸叢影占晴波招隱何

年賦尋幽此地多晚來容縱棹聽我未姜歌

送但能之守尋州

循吏古猶少賢氏今未蘇丁寧煩詔旨推擇得吾徒根本誰
深念詩書計不迂惟應敦此意豈但應時須

送祖七姪西歸二首

萬里遙循予中年憶故鄉只知清話好豈覺去途長巫峽波
濤壯參山橧柏蒼何能從汝往佇立看歸艎

故國非喬木名家重典刑飄零念吾寓寂寞撫遺經截水知
何病芝蘭要滿庭汝歸應記取為我話丁寧

中春過勝亭

亭古危臨岸林幽巧近城煙容疎雨住花片着溪清春事已
如許客懷誰與傾亭前兩好樹滿意欲敷榮

荒廟
斯杞祭千載荒山拱萬靈揷天峰絶壁飛瀑下空庭繪象存
淳古真風寄杳冥蘋蘩何以薦帝德自惟馨

戶曹盧陵胡君引年求歸事予視其精力未衰留之
踰半載乃今告云不復可挽為詩送別誇庵君之叔
父也
出守差何晚懷歸已倦游細看渾鑠可是畏伊優幕下傾
三語山中獄四愁平生大小阮來往足風流

吾海運使移節廣東賦詩贈別予每過吾海諸郎謁
書于旁琅琅可喜為之重賦
行止非人料驪駒未席溫傳聞疑蜃使端為欵家元齊領郡
耕少山城海氣昏唯勤周察慮此外更何言

玉雪明人眼森然膝下郎源流知奕奕歸讀聽琅琅有子若
何恙他年識美堂穎崇詩禮訓勿近利名場

送李歘若歸閩二首
歷數熟賢後如君到郡希官中蘊金石筆下出珠璣傾蓋差
何晚臨流又送歸他年僊相憶尋我釣魚磯
公事妨閑吟退摳命索居能來敲月欵端為百憂舒師友路
川上人才元祐初歸来有新益不惜幾行書

和定叟送行韻
舊別情何限重逢意豁然相看疑似夢欬語不成眠但欲登
高共其如事役牽因歷四首處紙在集雲前

題崧陽精修寺
峯勢香爐直溪流峽水瀉居然一簡若喚作小廬山老木千
霜張孤亭萬竹間明朝問征路回首白雲閑

故觀文定安劉公挽詩四詩
憶昨登廊廟當言達帝聰所思惟盡瘁敢復計成功半世江
湖上千愛寵繫中汗青誰秉筆請攷救言公

又
國恥原當死公家二世心忍看真絶筆誰續斷絃音精爽今
如在衣冠恨更深却嗟餘與志處世優俊尋

又
平日多奇節中間似富公天從羣恭請人說核荒功辛若培
郝木雍容過亂鋒文傳遺奏切更過子褒忠

又
留是前別地他年竹馬迎旌旂嚴蔣士弧矢感民兵組致説
遠知節制明思公如蜆音同我歲縱橫

餞馬泰
貿使行原隰清風伴往還詩情渾漫興雲意亞相關許翻心
何壯愛氏鬢場斑留連三日語前后十年間

恭以四十字送許刑佐君
拙守瀨江上無人共往還能來發宇落話舊幾閒開冬發龍
蛇蟄風林虎豹斑相期勵養刀且到古人閒

除夕登仲宣樓
懷古昔人志傷時此日心長江霸業淨故國英煙深訪古多
遺恨憑欄更獨吟細看蒲樹立意已堪尋

隔牆閒正父鄉飲甚樂偶長風不預用前韻敬簡
元日新晴色新年振舊心故人同案吾表鄉話何情深儘盛

都濕林君楚得吟相逢須痛飲歲月易侵尋

劉勝因自襄陽過予渚宮於其歸小詩贈別

骯髒寧多忤棲遲久倦游新肱諳世味袖手惜良籌日月滄
中晚風煙晚首愁登臨意慷慨幾觴寄詩不

光弼姪得邑西歸賦詩勉之併示光義二首

共惟二百載詩禮一門中今落吾曼甚扶持爾輩同傳心無
異轍隨用不言功好慕知何極惟應念祖風

得邑年踰小居官最近民中誠懷無倦同體會相親暇日書
幾讀清源汝自新吾兄有遺訓爾輩足持循

送曾袤父

交舊間何闊能來決日留遲疑歸稱須情別仲宜援從古書
盈屋變時雪滿頭縱恩貴闕老相隱意綢繆 [illegible]

張幹用君桂林相從之舊己亥莫春出嶺過道相過

臨別求予言姑賦此

江北逢新雨湘南憶舊遊飯來慰岑寂恨不小遲留日月徒
催老功名漫自愁惟應歸節祭在已可深求

中秋與徐佐登江陵郡城翫月

涼意今年早蟾光七澤多凴欄共懷古擁扶獨高歌風物閒
山遠功名歲月過一樽聊復爾於此竟如何

遊章華臺

楚國舊雄勝荒臺今是非平川留筍澳蕭寺捲斜暉木落秋
聲急天高雁影微淒涼無處問嘶馬跡堪嗟

和元晦擇之有詩見懷

旅別又如許何當置我旁卷舒書在手來轉月侵床合志師
千載相思設一方臨風三歎息此意渺難量

送范伯崇

堂堂延閣老遺範見斯人孝友傳家舊詩書用力新人心危
易失聖學妙難親願勉恩弘毅求仁可得仁

定叟弟生辰

清秋詑弧矢舉酒頌年長別去今踰歲情親抵對床常編閒
玩味幕府小徜徉刮目它時看光輝映棣棠

南軒木犀

不隨秋月闘天香冰雪叢中見嫩黃却得清寒惜花地以須
梅影鬬孤芳

和安國送茶

官焙蒼雲小卧龍使君分餉自題封打門驚起曲肱處 [illegible]

從今又一重

賦鄭子禮齋芝堂

莫向堂中覓壽芝主人心地本平夷子孫保此傳家瑞世享
長年自不疑

喜雨呈安國

懸知雨意未全已一夜聲声到枕聞曉上高樓望雲氣蟄龍
千丈起西山

早秋出隴蟻已給眼中一雨正奔雷農家辛苦渠能識請誦
周公七月詩

向來惻怛哀矜意便覺雨滿乾坤關城東大士寧閒汝民倚
邦伏如泰山

凉生綠筆試爲絲小詞便作星斗垂我亦小窗無一事細傾

新酒和公詩

自烏石渡湘思去歲與朱元晦林擇之偕行講論之樂賦此

朝來一舸渡湘水山色橫秋真可憐忽憶去年聯騎客汕邊搔首意悠然

道間覩稻甚盛喜而賦此

我行自喜有勝事夾道黃雲禾黍秋聞道今年饑和糴老農卒歲儻寬憂

瓊庵枕上追論賦此

秋氣凜冽侵户牖霜林風過猶餘音八年淚濕龍塘土展轉不眠中夜心

晚晴

昨日陰雲滿太空眼前不見祝融峯晚來風卷都無迹突兀還爲紫翠重

凌與樂江望祝融

日上字容曉露邊須臾碧玉貫明霞人謀天意適相値寄語韓公不用誇

伯東舟用前韻爲梅解嘲復和之

幾年身在水雲間愈見花邊下語難猶有故人相慰藉西山載酒未盟寒

東君豈是結新知誰共群芳較疾遲不但開花高一世更看嘉實滿青枝

有懷安國

君人別去已經秋却見山間論墨留獨對西風指望眼試從

要際辨荆州

自上封下福嚴道旁訪李鄭侯書堂山路榛合不可往矣

石壁巉巖路已荒人言相國舊書堂臨機自古多遺恨妙策當年取范陽

下山有作

五日山行復下山愛山不肯住山間此心無着身長健明歲秋高却往還

廬陵李直卿以復名其齋求予詩久未暇也今日雪霽登樓偶得此送舊以贈顧惟聖門精微綱領豈淺陋所能發祗增三歎

李侯索我復齋詩此理難明信若稀要識聖賢端的意須於動處見天機

萬化根原天地心幾人於此費追尋端倪不遠君看取妙用何曾間古今

和張荆州所寄

自古荆州遍陸海秖今學士泗上有錢笑譚坐了安邊策取次成詩盡可編

詩來千里作春妍尚記城南五畝園豈但昔痕留屐齒故應石上有留蹲

有特散策過西疇共向東風憶故人芙蓉亭下池水滿敬簡堂前楊柳春

鍾陵未命千里駕洞庭亦繫汕邊舟閉門讀書卧歲晚世事敢云風馬牛 共父安國皆欲相訪未能故也

明時未可發譚兵壯歲寧容便乞身何人為向凶頭去還恐伏
總慙一問津

正月強半梅猶未開黃仲求作詩勸之次韻
紛芳未分落人間故向東風小作難眼底莫容蜂蝶亂好留
明月趁春寒
水邊疎影幾人知尚喜詩翁到未遲怪得尋花心眼別去年
曾賦上林枝

謝邢少連送鶴頂豆蔻栽
君家小圃占春先眼看龍鬚百尺長移向樓邊並寒井明年
垂實更陰凉
留取園中數畝陰穀栽靈藥謝紛華兒童今日知翁喜移得
君家豆蔻花

晚過吳伯承留飲
推門野路竹毿毿落日天寒相對談可是主人風韻別自斟
白酒擘黃柑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五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六

律詩

恭敬求民言成六韻為安撫閣老尚書壽伏辛遊日
里胥不踏桑麻路得鼓長閑花柳村都在邦君和氣裏賣刀
買犢長兒孫
前時勸君出東郊父老歡呼望羽旄昔雨便隨車馬到眼看
催足稱觴高
清坐鈴齋公事稀春來風日更遲遲胸中水鏡渠自避却笑
飾賓從開為
蜀江東下接襄江德是當年歆希棠此地回旋吳楚衆且教
春色滿三湘
公今卧護足從容豈有扁舟欲便東少待政成歸帝所此邦

常在化鈞中
湘民清曉壽邦君下客慚無句語新敢述老農歌誦意一觴
持上太夫人

夜得嶽後庵僧家園新茶甚不多輒分數銙奉伯承
小園茶樹數千許走寄萌芽初得嘗雖無山頂烟嵐潤亦有
靈泉一派香

四月四日飲吳仲立家梧桐花下吳伯承以事不至
寄詩來次韻
置盃亭邊春色歸還來把酒又朋時坐無車公勸意少獨得
風前讀好詩

題湘潭丞黃子辯哦松軒
黃子官居多暇日吟哦舊遶一窗心中雖無濺濺猶除水泛

颸颸滿坐風

筠州曾使君寄貺中州新芽賦此以謝

黃蘗山前水遶沙春風吹石長靈芽午窗落磑飛瓊屑鳴椀
翻湯湧雪花

日長燕寢無公事忽憶故人雲水邊包裹其芳慰幽獨使君
風味故依然

仲春有懷

青山四面擁江城春角聲中淡月明自倚闌干生白髮無心
行樂趁春晴

西湖景物元兩西揚柳新來兩岸垂亦有游人往來否不應
閑適看花時

老木高枝不可攀玉泉飛出半崖間如何借得清泠水一洗

苔痕為解顏

公廨亭邊花正開道鄉臺下石崔嵬主人今有此客否客亦
應若日百回

忽見城南春水深春來夜夜動歸心應憐李子應無恙思託
飛鴻寄好音

次韻無為使君尋兄見寄之什

江山接境相望近風雨一春音問疎安得從公話雪上幅巾
一葉卧青菁

從呂揚州覓芍藥栽

揚州風物故依然夢想他時楚水邊乞與靈根歸自種梢頭
爛栗看新年

鶴

月底風前意未多不妨佇立勝婆娑軒中君子知多少還放
東軒看若何

望廬山

却望廬山倚柂樓半空宿霧未全收蒼然五老獨獻狀似欲
勸人求一遊

十二月乙卯登岳陽樓丙辰再登

雖舟徑上岳陽樓風雨排空暝不收明日重來天色好君山
元自翠光浮

舟行湘陰道中雪作

歲晚歸來風雪裏有懷端復為誰開江清欲白湘陰路却似
當年訪戴回

登樓

風雨經旬只閉門朝來倚檻已春深不知花片飛多少但覺
江城滿綠陰

題城南書院三十四詠

參差竹影遶坡靜細細荷風透屋香午寂睡餘聊隱几人間
何用較閒忙

新竹成林蔭葉青隔籬深處有蟬鳴晚涼更覺長堤靜自遶
荷花待月明

竹前掛影開遙合葉底蟬聲鏗復長睡起更知茶味永客來
聊共竹風涼

新涼物物有精神靜倚青窗聽雨聲忽憶子恭元未解強分
天籟太龐生

凌晨騎馬路新涼來把湖邊風露香好惹此時誰共領波間

鷗鷺静相忘
林塘過雨不勝秋萬盖跳珠寫碧流倚檻孤吟天欲暮更穿
芒屩上方舟
山色頭清秋欲半湖光更淨白平西凉風獵獵低荷盖歸翼
翩翩度柳堤
湖邊小築喜新成秋入西山照眼明不是厭喧求苑靜円特
光景木均平
秋風颯颯林塘晩萬緑叢中數點紅若識榮枯是真實不知
何物更談空
移得鷗蘭幾本来竹籬深處手栽培芬芳不必紉為佩月白
風情取次開
今年少雨荷花遲青蘂方開三兩枝但得悠然真意在青山

何處不相宜
秋後冬前一月晴小園佳處日經行半山木落樓臺露幾樹
殘餘橘柚明
繞致崔十里城人情正喜上元晴瘦筇獨立湖邊路却有
白鷗同眼明
和風習習禽声樂晴日遲遲花氣深城裡冲融無間斷湖邊
竹立比時心
曉来天氣便清新獨倚闌干正暮春花落花開鶯自語東風
吹水細粼粼
花柳芳妍十日晴五更風雨送餘春英嫌紅紫都吹盡新緑
滿園還可人
並徜敷畝新池闊便有魚兒作隊行我亦隨流浮小艇覬泉

細看鼓紋生
無言桃李也成陰葉底黄鸝自好音一縷爐烟清晝永常編
楚龍短長吟
化工生意源源在静處詳觀總不偏飛絮滿空春不盡新荷
貼水已田田
野艇新成尋丈許柳堤横浦足周旋添蓬不但為遮日準擬
乗凉聽雨眠
暮夜別墅跨驢歸風雨簫簫泥濺衣出門回首且按轡細聽
泉声和式微
陰陰松竹影自轉午枕無人到此窓何許狂風来動地曼回
彼很洶春江
陳竹蕭蕭正雨声眼中日影又還晴鈎窓危坐夏將半荷葉

已含湖水清
吾道閒中一事無閑中事業有工夫開門清晝讀書罷掃地
焚香到日晡
亭畔薫風盡日凉来從水面過新篁條然但覺盈襟抱千古
虞絃意未央
柏堤水滿草茸茸盡日野航西復東欲去未須愁日暮月明
波面更溶溶
烏雲天際風作惡雷奔電掣雨歷何須史天宇復清霽突兀
西山紫翠多
斜陽初上藕花香下馬虚亭一味凉山鳥自呼魚自樂誰云
身世可相忘
北窓竹簟午陰凉亦有清風到我旁還與陶公事同否未妨

諸子細商量
聽蕉西山月正平荷香不斷曉風生園中變態知人意已作
金風警露聲
西風夜半推炎暑曉有雲橫天際秋時序轉移皆妙理惟緣
又早戒衣裘
新凉脩竹意愈靜初日芙蕖色倍鮮物態直須閒裏見人情
多向忙中偏
四面紅蕖鏡綠波曉凉奈此野情何愚城更覺青山穩入戶
還欣得月多
發雷終日在前山風卷雲環意作難泊暮有懷空佇立忽然
飛雨到闌干
臘月二十二日渡湘登道御臺夜歸得五絶

三年不作山中客才路舡舷眼便明曳杖直登千尺壁尚欣
脚力趁生平
舊日書堂倚翠屏只今棟宇尚高明門前悅若聞絃誦七
遶牖流水聲
道傍老松高拂雲剗心取明彼何人說與往來須愛護雪霜
時節看長身
人來人去空千古花落花開任四時白鶴泉頭茶味永山僧
元自不曾知
湘江歲晚水清淺橘㯋霜後猶青葱歸舟看冰未漲進且看
漁火聽疏鍾
次韻許深父
日日經行只小園靜揩邛竹聽鳴泉此時心事何人共素壁

應詩篇欲篇
西山老木正亭亭雲影參差陰復晴手卷殘書天欲暮閑居
剝啄叩門聲
却下斜坡並柳堤雙飛燕子正啣泥紛紛風雨春將半綠漲
平湖橋柱低
下瞰寒江百尺坡小松新種也婆娑栽培擬待凌雲日眼底
浮花奈若何
年中一分頌無餘漸喜微乎息裏膏贏得閑身學養圃未妨
斜月帶經鋤
初夏偶書
江潭四月熟梅天頃刻陰晴變遷掃地焚香清晝永一窓
脩竹正森然

疊梅
眼明三伏見此畫便覺冰霜極嚴寒奐起生香來不斷故意
不作墨花看
日暮攜針又一枝冰邊記我獨吟詩不妨更作江南夢爲寫
寄青蘂下垂
謝韓監芍藥
一年春事雨聲裏十里揚州夢想邊眼底名花煩折贈君家
風物伯嫣然
龍孫竹生衣陽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針而凡所
以爲竹者無一不具乎其石斛中叢森生數筍森然
可喜爲賦此
小竹如針能具體方春茁筍更堪憐乾坤妙用無餘欠隱几

旁觀爲莞然

秉寬中叟以書求予記敬齋予往年嘗爲親舊爲記又銘矣今獨成兩絶句寄之

聰明用處翻多暗機巧萌時正自癡若識聖門持敬味臨深履薄更何之

何來專着敬齋語正恐多言意未明今日報君惟一句工夫端的貴躬行

謝倪彥明惠白蓮栽

添得湖光百畝餘湖邊早已長菰蒲更移玉井峯頭種還有花開十丈無

青鞋不踏遠公社偶共濂溪嗜好同少待薰風開玉鏡與君來賦月明中周濂溪有愛蓮說

書妙應庵壁

不忘煎新汲冷娟娟借我風凉一榻眠試問莊周說鵬鷃何如沐泗舉魚爲

壽定叟第

今年賞菊晒花早手擷芳新薦一杯不用南陽三十斛家山根蒂好栽培

堂堂自昔源流遠衮衮方來事業長駟馬安車遵大道正須繼嚮不須忙

向來相望各天涯兩載蜀鞍似舊時只恐桐江來趣駕明年把酒又相思

獄後玩月

衡嶽山邊霜夜月青松影裏看娟娟正須我輩爲領略深入衣襟未得眠

訪鄭孟鄰竹園

疑與嘔軋上荒坡奈此緣成脩竹何歷服向來誰獲領買山未覺費金多

林深谷窈路詰曲慘澹西山橫遠青想得天寒來獨倚空雲琴築下湘靈

江梅獨立蔭頹墻苔蘚封枝色老蒼手剪荊榛增歎息眼中春意滿三湘

知君日來脩竹底却深市樓未墨程應是禪門嫌揀擇不論清濁要圓成陵日見孟鄰方讀禪書

臘月二日携家城東觀梅夜歸

前日看花正薄陰東來晴日更精神莫教容易飛花片且放千秋自在春

元自陰陰無間斷何人能識化工心梅邊把酒日近午鳥語風微花氣深

晴日東山尙看花歸來野路已昏鴉坡頭認得疎籬處煮茗林中亭老家

柳有鴻鵬思吾錦連日清狂只欠渠不知千里江南路亦有梅花似此無

題庾樓

南樓凝望北淮山下有長江萬頃寒往事無邊隨去浪西風有客傍闌干

城南即事

活泉細引怨盈牆日逐青齋潮瀨流添得眼前興恨思石橋

竹鶴共清幽

一春風雨水平湖更覺湖心月樹孤坐看百花開落過依然
山色對清壘

東風吹得綠成陰積雨初收柳絮輕記取湘中最佳處橘花
開時香滿城

月湖當湖景最奇故人千里寄新題背欄看字成相憶何日
能來步柳堤 元晦新寄月湖題詩

茅亭水繞四周遭花木經春一一高却望西山隔江水碧雲
一葉倚雲濤 新亭名東渚

枕邊風雨過今春起步園林已綠陰更向坡頭望湘浦水雲
無際倚蓬岑 南起

次韻劉樞密

川風漠漠低黃雲曉看繽紛萬鶴群為感農祥看一發更將
餘力付斯文

熱寢疑香覺自長不須乘月據胡床新正更喜身強健和氣
都歸拓子觴

是日二使者出府晚涼有作

疎風細雨晴華節西浦東山總勝游擬守亦忻涼意好挑燈
清坐讀春秋

二使者游東山酒後寄詩走筆次韻

頗聞東山盛行樂坐想風前酒興豪領略正應貿次別吟哦
更覺筆端高

繡衣雙節從天下文字皆稱一世豪佳山發地深千尺新詩
與之祖并高

壯歲說成山水癖年來袖手不能豪忽傳燈底詩篇好但想
雲間夜齒高

次韻范至能峽中見寄

合綿絲綸對紫薇却攜青壁聽猿啼應許國心金石蜀道
如天亦可梯

前日從趙漕飲因得徧觀所藏書帖之富既歸感成
三絕簡之

烏雲天繞天欲雨犀堂吳縑其將律閣簽百軸驚傳玩更覺
人間六月涼

信藏有是承平物新軸收從古道旁人間好事戒多得防有寶
龍下取將 李金之亂叢著為宰建寧籍兮邑不去以丸行紙卿親道旁卷帙零亂雜泥土下馬就觀多得佳帖

今古驅馳翰墨場何人下筆到顏楊君侯知我有書癖乞與

西臺字幾行

題馬氏草堂後齋聽雪

前鄰百鬼瞰高明夜雨華樣歎昔人却愛君家淋雨集還能
葺理草堂春

今古紛紛浪著鞭誰知聖學有真傳請君細誦後齋記直到
義文未畫前

平生求友人千里永夜論心雪滿燈為問蒲團聰翁竹何如
一舸泛清江

送林擇之

道顯寂寞論心少一見吾人意已傾冰雪持身金石志它年
事業更光明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六

律詩

次韻趙漕

中宵憂歲不成穰一雨爲霖敢自饗慼是行臺借餘潤故教
均澤及樵蘇
兩聲歷歷來庭戶喜色津津到驛處擊壤徑思同野老名亭
詎敢學坡蘇

和答鄭憲分贈米帖

字中有筆米侍士片紙人間十襲藏好帖抽歸終日看從渠
車馬鬧康莊 是日中元頒燭故遊

偶作

世情易變如雲葉官事無窮類海潮退食北窗凉意滿卧聽

急雨打芭蕉

偶成 至前

公庭過午無餘事退食歸來默坐看晴日半窗香一縷蕩來
消息只心知

送鄭憲酒

晴日南山几杖俱躋高攬勝不須扶也知坐上多佳客可看
青州從事無

再和

想得遊行與客俱身强登陟要人扶晚來山色應難盡十里
青蒼看有無

韓廷玉築亭於官舍之東圃中故多梅舍有飛霞亭
因題其扁曰梅霞蓋取少陵詩語而劉公貢父送劉
長官學廣西職宜嘗用此事有霞片梅花玉扇柔之
句今廷玉適爲此官乎以名亭抑其宜也亭邊花木
多吾所定且將植故予首章及之

城陰一徑自深窈花木成行菊遶籬細說當時經始事黄四
春草費相思
南州要是梅開早北客巡簷徧眼明一夜飛花來點綴新亭
而後得佳名
眼底風光正自佳滿前何必歎天涯月長況是文書省且與
閑吟對落花

立春日燕亭偶成

律回歲晚水霜少春到人間草木知便覺眼前生意滿東風
吹水綠差差

和陳擇之春日四絶

花落花開總可憐嶺南亦復好風煙雨餘起我故園夢漠漠
平疇水拍天
年華冉冉春將半花事怱怱雨滿城想得東郊新綠未芳
攜酒趁初晴
泗上當時鼓瑟人風雩豈是樂閑身言外默傳千載旨胷中
長有四時春
日長漸有簡編娛春半已將襖袷來無數青山相對揖有時
明月共裴徊

元日

古史書元意義存春秋揭示更分明人心天理初無欠正本
清源萬善生

謝鄭少嘉宋貢餘茶
貢包餘碧小槍龍獨占人間第一功乞與清風行萬里爲君
一洗瘴雲空
筆事蕭疎五嶺中修仁但可愈頭風春前龍焙令人憶知與
故人風味同
初食荔枝
開奩未暇論香味便合令居第一流細擘輕紅傾瑞露南
渴喉且澆留
照水依山樹自奇晞風沐雨借光輝冰肌不受紅塵涴頰媚
淡敎酒暈肥
嶺南荔枝不可寄遠龍眼新熟輒以五百顆奉贈仰
或可與伯僕共一啗也

湯子如今尚典刑秋林圓實著芳名雖無類玉南風面却耐
釣罷千里行
寸自封題寄故人聊將風味走詩唇千年尚恨唐老疏不許
華清舞騎塵
壽宋叟弟
閑揀清歡對紫宸君王側席屢咨詢惟應民瘼關陳切故遣
分符蔭撫循
閑說嚴人愛貳車呻吟起數賴湯沃從今充擬旗纏捲千里
疲民待子蘇
閑說年來更老成清心寡欲厭紛爭固知造物有深意端峯
脩齡肖壽勲
秋風想已治歸裝吾亦扁舟具碧湘世味飫嘗諳歷遍何如
兄弟對芳樽
年年桂綻菊開時長憶芳樽共一巵請看周人和樂句全勝
三歎隕岡詩
丙申至前五日復坐南窗憶去年詩又成四首
依然紅日照窗扉還是去年消息時姒理不須尋轍迹只於
生處驗新知
新陳物物有春意正位一時來復時變化無窮俱是易探原
節候始涯知
題雄山樓亭
一脈清江正可憐隔江新竹露娟娟好風成我曲肱夢起看
飛雲度碧天
愛乘大舸泛江湖波濤甚壯醒乃悟其爲雨因成
小詩

一生將慕白鷗外歲晚歸心鴻雁俱蕉葉雨聲喧曉枕夢成
風雨泛江湖
而從伊寄上封新茶風味甚高涤暑分送韓廷王
李嵩老
嘩嘩碧色甚初嘗中有祝融風露香徑欲與君同啜賞短紫
清歡正相望
次王介甫遊鍾山閣
林巒炎光靜自如蕭疎殊覺獨騎驢可能賀以都無事擬向
山中更著書
歲晚烹試小春建茶
幽月旂春妙莫窺盈芽栗粒露含機黃泉猶吸爽燦夜

東風天際歸

昨過漕幕庭前茶䕷盛開已而李體仁海棠和章及

此因用前韻賦酬并

玉立春深雪不如生香透骨雪憑無莫遣飄零雜塵土茶芳

留入碧琳腴

紛紛花片逐風飛綠暗枝藏春自一奇不入時人紅紫眼却須

我輩與題詩

所忍亭海棠初開折贈兩使者將以小詩

赤頂泚綻紅深淺夏莫平章香有無過雨夕陽樓上看千花

容有此膏腴

東風芳物本無私紅入花梢特地奇想得霜臺春思滿一枝

聊復博新詩

修察送牡丹用海棠韻復走筆戲和之

綠葉紛紛對風雨徐君家花畫欄中無眼明見此後三歎京洛

名園憶已成

報答春光有幾年登老我不能奇風前婧好有餘態未必

此花知此詩

定叟弟頻寄黃蘗仰山新茶篝口占小詩寓來意云

聊久不得還寄今日方能償此

濛雨管中梅子黃午窗歸夢一絲凉江南雲腴忽到眼中有

吾家榮穗香

集雲峯頂風霜老 [illegible] 石清不入貢包供玉食粗 [illegible]

山澤癯高名 [illegible]

益陽南境松杉夾道鬱然父老相傳忠定 [illegible]

時所植也其間亦有既剪而復生者作詩爲來者護

持之

夾道松杉半老蒼前賢餘澤未應忘君看直幹逕雲起豈但

當年蔽芾棠

登楚野亭見張舍人題字

弄翰自昔多遺恨人物于今正耿然來訪舍人題字處淡煙

疏草滿平川

城南雜詠二十首

納湖

亦原鍚潭水匯此南城陰岸花有開落水色無淺深

東渚

閣閣凌風柱宛在水之東月色穿林影却下碧波中

詠歸橋

已亦有佳興今古豈其殊橋邊獨微吟回首志同之

船齋

窗低蘆葦秋使有江湖思久已倦垂綸游魚不須避

麗澤

長哦伐木篇佇立以望子日暮未爲歸門前長春水

蘭澗

種蘭北澗側澗曲風紆餘雖言托根同芬芳長慰予

山齋

疊石小崢嶸偃蹇高下生地偏人迹罕古井轆轤鳴

書樓

雨霽出林杪中有千載書古人不可見俯讀意何如

象軒

開軒陛堅丈水竹亦蕭疎客來須起敬題榜了翁書

石瀨

流泉自清寫觸石短長鳴窮年竹根底和我讀書聲

卷雲亭

雲生山氣佳雲卷山色靜隱几亦何心此意相與永

柳堤

前年種楚柳已復如許長長條莫攀折留待映滄浪

月榭

危榭明倒影面面湧金波何處無佳月惟應此地多

濯清亭

芙蕖豈不好濯濯清漣漪采之不盈把悵望暮忘飢

西嶼

築前西岸邊幅巾自來去島嶼花木深蟬鳴不知處

琮琤谷

幽谷竹成蔭潺湲着石清不妨風月夕來此聽琮琤

梅堤

亭亭堤上梅歷歷波間影歲晚憶夫君寂寞煙渚靜

聽雨舫

風吹蓬頭雨撇撇蓬上聲欣然會心處端復與誰評

采菱舟

散策下亭阿水清魚可數却上采菱舟乘風過南浦

南阜

湘水繞洞庭秋山見遥碧南阜時一登搔首意無斁

遊嶽尋梅不獲和元晦韻

眼看飛雪洒千林更着寒溪水淺深應有梅花連夜發却煩
詩句寫愁襟

十三日晨起霜晴用定王臺韻賦此

晴嵐開嶽鎮雲雨斷陽臺日出寒光迥川平秀色回貴賓天
際焉詩寄嶺頭梅盛事它年說憑君記玉杯

用元晦定王臺韻

珍重南山路驅馳幾度來未登喬嶽頂空說妙高臺曉霧曾
曾斂前峯面面開山間元自樂澤畔不須哀

馬上口占

向來一雪壓黯昏曉跨征鞍傍水村七十二峯俱玉立巍然
更奇祝融尊

馬上舉韓退之語口占

擾擾人心墮眇茫更於底處問窮蒼今朝開霽君知否春勢
無邊花草香

和朱元晦韻

一見瓊山眼為青馬蹄不覺度沙汀如今誰是王摩詰為寫
清新入畫屏

登山有作

上頭壁立起千尋下列群峯次第深兀兀籃輿自吟詠白雲
流水此時心

和元晦馬跡橋

便請行從馬跡橋何須乘鶴覓叢霄殷勤底事登臨去不爲
山僧苦見招

方廣道中半嶺少憩

半嶺僧輿小駐肩眼中已覺瞰雲煙山頭更盡無窮境非是
人間别有天

道中景物甚勝吟賞不暇因復作此

支筇石壁聽溪聲却看雲山萬壘新摠是詩情吟不徹一時
分付與吾人

崖邊積雪取食清甚賦此

陰崖積雪射寒光入齒清甘得味嘗應是山神知客意故將
瓊液沃詩腸

和元晦後洞山口晩賦

石裂長藤瘦山圍野路深寒溪千古思喬木四時陰更得尋
幽侶何妨擁鼻吟犬看雲出岫誰是此無心

和元晦雪壓竹韻

山一景物總清奇知費山翁幾許詩雪急風號驄騎日月明
霜泣倚闌時

和元晦懷定叟戲作

路入青山小作程每逢佳處憶吾人山林朝市休關念認取
臨深履薄身

方廣聖燈

陰壑傳聞炯夜燈幾人高閣賞追尋山間光景稀常事堪笑
塵寰萬種心

賦羅漢果

黄實纍纍本自芳西湖名字著諸方里稱勝母吾常避珍重
山僧自煑湯

和元晦詠畫壁

松杉夾路自清陰溪水有源誰復尋怨見畫圖開四壁悠然
端亦慰予心

和元晦方廣版屋

葺蓋非陶埴年深自碧差如何亂心曲不忍誦秦詩

和擇之賦泉聲

試問今霄澗底聲何如三歎有餘音堂中袖手還知否月白
風清底處尋

和擇之賦霜月

月華明潔好霜天遥指層城幾暮煙竚意此時誰與寄美人
湘水隔娟娟

和擇之賦枯木

休嫌虎豹露瞉牙元是枯槎著蘚花不向明堂支萬祀玄冬
苦節未須誇

聞方廣長老化去有作

夜入精藍意自真上方一笑政清新山僧忽復隨流水可惜
平生未了身

賦蓮花峯

玉井峯頭十丈蓮天寒日暮更清妍不須重詠洛神賦便可
同賡吳錦篇

和元晦詠雪

几坐竹輿穿澗壑仰看石徑接煙霞是間故有春消息故作
千林瓊玉花

自方廣過高臺

兩寺清閑聳群峯石作城風生雲影亂猿嘯月華明杳大遠
公社江湖鷗鳥盟是中俱不着俯仰見平生

賦石廩峯

巋然高廩倚晴天獨得佳名自古傳多謝山中出雲氣人間
長與作豐年

道傍殘火温酒有作

陰崖衛雪寒膚裂野路燃薪春意回旋暖提壺傾濁酒陶然
絕勝夜堂杯

和元晦林間殘雪之韻

服中光照盡瓊瑤未覺鑿藍宮殿造石壁長林冰筋落鏘然
王佩響層霄

和擇之看雪

撒背三冬雪真同不夜城野雲何晃蕩澗水助空明行處多
新句青山有舊盟堂堂身從事集暖說三生

和擇之福嚴回望嶽市

回首塵寰去飄然山中別是一風煙好來晴色上高頂要看
清霜明月天

福嚴讀張湖南舊詩

茲遊奇絕平生事尺欠瀛仙冰雪姿元是經行題品地却從
山際誦新詩

和擇之登祝融峯口占

祝融高處好拂石坐林端雲夢從渠小乾坤本自寬回眸增
浩蕩出語覺高寒明日重來看寧應取次還

和元晦晚霞

早來雲意惹空碧晚喜晴霞散綺紅便可懸知明旦事一輪
明月快哉風

過高臺攜信老詩集

蕭然僧榻碧雲端細讀君詩夜未闌門外蒼松霜壓裏比君
佳處讓高寒

和元晦贈上封長老

上方元自好一榻有餘清祇趁晨鐘起寧聞山鳥聲高僧足
幽事野客富詩情試問峯頭景今朝作麼生

和元晦醉下祝融

雲氣飄飄御晚風笑談噓吸滿心胸須臾飲盡還空碧露出
天邊無數峯

和元晦十六日下山之韻

歸伏隨雲起藍輿趁雪明山僧苦留客世故却關情小倚枯
藤杖聊聽絕澗聲如何山下客一笑已來迎

和擇之韻

山中好景年年在人事多端日日新不向青山生戀着祇緣
身世總非眞

和擇之韻

舊說峯頭寺真成杖屨來却尋泥路滑更喜野雲堆寒積三
冬雪陽生九地雷城中幾親友為說看山回

題曾氏山園十一詠

尚絅堂

昔人為己學深旨妙隱微三復尚絅章服膺願無違

夕陽臺

卜築元無幾岸涯夕陽中四面　此想明月已升東

稿衍

我家湘水濱年年賦秫服君家百畝田晚歲千樹綠

霜傑

種松苦難長松長還耐久莫作目前思但種門前柳

菊隱

不肯競桃李年心同艾蕭德人一題品僉覺風來高

君子亭

嘉蓮來嘉質鮮后逢賞音翁豈玩物者寄意一何深

蓼步

扁舟橫蓼灘鴎鷺知秋家山有江湖何必賦遠遊

北山

南山煙雨霏北山風露多衣沾來所借癡濕知如何

梅沼

寒梅只自芳野水有餘清山空歲云暮妙意相發明

桃花塢

花開山與明花落水流去行人欲尋源只在山深處

吟風橋

橋邊風月佳俛仰有餘思無言覆水心方識吟風意

昨日與周伯壽別終夕雨小詩追路

夜雨盈簷響徹明心慙衣潤欲生雲想君諸路頻回首我亦

書窻倍憶君

□□周登山

日光射崖水雲色風聲傳響□　□吟但忻耳目得所遇不…

山高幾許□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七

表

謝太師加贈表

日月昭回燭孤忠於既沒風霜鼓動詔卹典於無窮藐然遺孤重於隕涕中謝伏念先臣早趨列著即值多難痛陵夷之莫救要疾紳之自任以為慰磐若此豈臣子之遑安義理所存何利害之足計會貞人之動起先百碎以驗奔奉命於危讖洶湧之秋投軀於衆難紛紜之際以至跋涉路盡護戎車不憂跋虜之方悍懼人心之不正炳若丹青之誓率茲猾賊之師雖蒙神武之深知亦致姦邪之嫉疾擯居炎服中逾二紀之更敢窺無黔後際重明之運獨嬰寵思復祖顧畢劬於精誠竭平濟於氛祲而剴切悉誓之論起合從締交之謀深修邊備則指為贊財講武功則目為生事妄擬倫安於歲月曾微郎顧於興衰非惟沮先臣之為實乃傷陛下之志嗟金成市卒賴保全病贊餘哀空存感慨悵歷時之愈久忽當頒以興恩中旨顯頒褒章具舉既極上公之貴復稍節惠之文人知忠義之榮莫不競勸士喜是非之定以綏私憂因將垂訓於邦家豈但增光於泉壤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勤儉法禹聰明繼堯緯武經文不暫忘於宗社彰善癉惡用允若於天心數揚舊勳表厲在服誦溫言之曲盡仰至意之旁孚臣猥以承家懋茲追往奉韙以告知神理之來歆聚族而謀念上恩之曷報惟慕先臣之許國力圖後日之捐身

㬊州到任謝表

六部中璧分符近邦已見吏民欣頌條敎中謝伏念臣稟質不敏疏蹟未深綿禍以窮年粗守趨庭之訓縱江湖之屏迹敢忘向日之心藐茲憂患之餘時軫記辭之舊既將許試以民事又使密邇於行都賜對彤庭曲形寵獎辭闕未更於浹日臨篳已届於新封仰在望之雲天依歸為已頌來迎之父老前導謂何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勇智睿哲聰明法舜謂意誠心正燈源雖自於明德然平國邦必期於理而資於牧守矣何遷謫乃類毀論惟是此方素稱殘邑而兵輸賦獨重他州編居半雜於山林饑歲猶艱於衣食既民生理良足興嗟臣謹當恪謹奉詔惟深根本念除利害之實仰體艱難之流視民如傷用體大君之德意為國以禮更思先理之格言

靜江到任謝表

還之寵直擬以价藩祇服訓詞已臨官次伏念臣禀質甚蹇涉理未深徒以蚤被於教忠故亦粗知於守義頃由卽省入侍經帷方聖主之育為思延忠讜愧下臣之末學無補啓明君然半載之間負此素餐之責獨有孤危之迹上塵覆護之私終畀便州使歸故里甫及瓜期之近更叨改命之榮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愛養人才重惜名器謂臣鈍不生事或可責以撫字察臣愚無它腸亦不忍於捐棄惟是桂林之地夙專制閫之權迹談邊覷兩極鎮嶠深虞綿薄莫副使令臣敢不恩竭駑心究心于率奉法循理期躬率於遐方和輯安民用仰承於皇武

江陵到任謝表

便私有請已媿素郵敗命彌優又叨分閫仰承德意既見吏民中謝惟全楚之上流實皇家之要界居吳蜀之會扼形勢之𥘵關控襄沔之衝拊規摹之甚遠自戎馬平寧之後亦歲時閱聖之多田上膏腴莫盡新耕之利人煙蕭瑟靡閒舊觀之還既富庶之未臻諒夙國之難鄉孤聖上有為之志慮與人望治之心謀帥之艱于今尤甚豈茲遴選乃及微臣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明並日中仁同天大念臣服於先訓亦有意於捐軀謂臣守其愚忠或可望以立事俾加明試不忍遐遺臣敢不務集衆思勉圖來効事君以勿欺為主期利害之實聞樂所以得民為先當本根之力護庶幾毫髮仰答乾坤

進職因任謝表

內閣分華進其寓直介藩因任錫以賛書既叟逮於終辭蘇不知夫所措臣某誠惶誠懼頓首伏念臣昨承人之來守藩隅忽坐閱於兩秋亦既殫於五技所頼旁流之惠澤故茲少息於疲氓吏於其間讓因以免敢希寵何有微勞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以大有為之資行不忍人之政遠邇一視貞傳太上之心賞罰至公悉聽國人之論惟臣不敏為縣所業況閫前哲之言多畏居官之久非人情狃習之為慮實已志怠忽之難防其幾弛於分寸之間則害及於一路之廣返復以念經營莫寧敢不獲薄臨深益思謹於候度庶幾積銖累寸或不玷於皇明

謝除秘閣修撰表

臣某言先在廣西任日伏蒙聖恩除臣秘閣修撰尋具辭免奏

望旨不允已祗受誥命者奉藩何補坐費三年進律之褒乃蒙拜命控忱辭而莫獲拊小己以增羞中謝伏念臣純質無堪孤蹤難植備保鄣於炎服荒懼之百懷惟仰恃於聖明勉自殫其心力班超之策但守於平平昉然之書圖存於下下豈期寵獎荐賜褒尤俯矜疲瘁之餘生俾綠蓬萊之高選超踰若此報稱謂何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器使群才光被四表頓未忘於簪履之舊尚念類愚將示勸於牧圉之臣始從晚始榮踰華袞愧甚楷墻臣敢不勉務補忠仰承德意始終一節期不負於素懷驅馳四方敢或憚於煩使

謝侍講表

拜命中宸執經丙學繼熙朝之故事實為儒者之至榮莫遂避辭唯深揚懼臣某云云竊以剛健篤實易稱多識之功緝熙光明詩著仔肩之義蓋與學所以建事而治國始乎修身故惟哲王乃篤大本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先勤儉政用中和從善若轉圜每盡謙虛之道臨民如御馬居懷兢業之思念六籍之格言為百王之要範將求鴻碩與共講論顧臣何人亦預茲選臣敢不撲忠自許古義是研勉殫夙夜之誠庶幾千慮有涓埃之補少答大

恩

謝賜冬衣表

由筍分珍在廷均賜方此御冬之始俱懷挾纊之溫中謝
蓋伏遇
皇帝陛下子視庶民天臨群下遇之有禮俾知臣節之恭荘
曰無衣獨覺君恩之重臣等敢不力圖其報仰稱所蒙惟公
爾以忘私庶服之而無斁

賀郊祀表

卒時陽復式展泰壇配我思成有嚴熙事中賀竊伏前王之
典莫先上帝之郊明德惟馨匪黼物之為貴精意以饗本一
誠以階通必知禮樂之原斯格高升之應恭惟
皇帝陛下躬行舜孝業贊禹勤守祉曰仁允賢祖宗之訓應
天以實克單夙夜之心兹衆彌文益昭順福祉靈來燕務然
聲氣之交服采駿奔儼若豆籩之薦更旁流於沛澤用求錫

於蒸黎臣等幸備遹聯豫承明祀體裒中之貴畏敢怠交修
仰帝命之昭融庶幾無斁

賀冬至表

律應中聲候迎長景宜人神之贊喜輔宗祏以儲休中賀恭
惟
皇帝陛下重堯之華行禹之智顓俊以尊上帝欽福而錫庶
民周典是遵特被陰陽之定義爻黙玩見夫天地之心臣叨
奉藩條阻陪班綴天子萬壽敢忘歸美之誠王者三微願廣
好生之德

遺奏 庚子貳月初貳日

臣再世家恩一心報國大命至此厭路無由猶有微誠不能
自己伏類
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illegible]
清四海克鞏丕圖臣死之日猶生之年

經筵講義

二南之詩聖人示萬世以制治之本源乃三百六篇之綱要
如易之首乾坤然葛覃次於關雎蓋述后妃雖貴不可忘其
初處宮室之中而思其在父母家之時居富貴之位而念夫
女工之勞感時撫事而因以起其歸寧之心思其節儉敦本
孝愛恭敬藹然見乎其辭反復誦詠之則可以得其趣矣一
章思夫在父母之時方春葛延蔓于中谷維葉萋萋然其始
茂也黃鳥聚于灌木其鳴喈喈然其甚和也誦此章則一時
景物如接吾耳目中矣二章維葉莫莫則是葛既成而可采
之時也於是言其刈獲之以為絺綌如此服之無厭也蓋躬

其勤勞而身之則安耳誦此章則其敦本之意可見矣三章
言其因是以思其父母告師氏以言歸汙治其燕私之服澣
濯其朝見之衣害澣害否言何者當澣何者當否治其衣服
蓋欲以歸寧父母也誦此章則其孝愛恭敬與夫節儉之意
又豈不藹然於言辭之表乎古者雖后妃之貴亦必立之師
傳以詔之故此詩言歸必首以告師氏而左氏傳亦謂傳母
不在宵不下堂則知師傳之職所以朝夕輔導之也法家拂
士來惟人主不可一日無在后妃亦然誠以人心易動貴驕
易溺處其極而無所畏憚則其可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是以
古之明君與其后妃相與夙夜警戒而不敢少怨乎此也臣
峕考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
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紝之勤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乎艱

難詠歌其勞若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
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則欲
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臣以為帝王所傳心法之
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於敬謹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為國者
而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紝之事則心不
得而放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
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飢寒若己飢寒之也是心常存
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歟美哉周之家
法也聖哲相繼固不待論而其后妃之賢見於簡編太王之
妃則姜女也而文王之母則太任妃則太姒而武王之后又
邑姜也皆助其君子焦勞于內以成風化之美觀后妃則大
王文武之德可知矣以此垂世而其後世猶有若幽王者惑

褒姒而發正后以召犬戎之禍而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休
其蠶織蓋推其禍端良由稼穡織紝之事不聞於耳不勤於
心以至於此故誦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
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豈不較著乎以是
意而考秦漢以下其治亂成壞之原皆可見矣
講畢臣栻復進曰臣觀三代令王必知稼穡之艱難其后妃
必知織紝之勤勞惟其身親之視民如傷其心誠痛切也後
來只為不知艱難故都不省察但見目前一事之辦一令之
行不知百姓流離困苦于下所以漢唐妄為興作之君多在
中葉良由不知艱難所致周公作七月又復只說農桑作無
逸只說稼穡之艱難要得成王胸中了然都知許多辛苦由
折皆然朝夕敬畏惟恐失民心下情通達凡事不敢草草蓋

治所以安固長久天生民以立君非欲其立乎民之上以自
逸也蓋欲分付天之赤子而為之主人主不以此為職分以
何為職分人主不於此存心於何所存心若人主之心念念
在民惟恐傷之則百姓之心自然親附如一體若在我者先
散了此意思與之不相管攝則彼之心亦將泮渙而離矣可
不懼哉自古帝王為治皆本乎此後世興利生事之臣先毀
得此論謂之陳腐亦無怪其然蓋須指此為陳腐則彼興利
生事之說方得而進臣嘗譬之飢必食穀粟渴必飲水漿此
說似乎陳腐然飢須食穀粟渴須飲水漿不可易也若以此
為陳腐卻求吸風飲露之計寧有是理人主不可以不察臣
又嘗觀後世所持議論或云小害無傷或云要得立事擾人
不奈何臣以為此等議論乃壞國家元氣害最

上云王安石謂人言不足卹所以誤國事臣栻請破前此二
者說臣嘗為州郡備見百姓利害百姓甚易擾動未論州郡
所行只如知縣奏行出一文字鄉間擾害百姓有不可勝言
者何況以朝廷之勢臨之若一事偶未審草草行出外間受
害又何可以數計百姓被困無得聞於人主之前者有多少
間隔其受害已不少矣然則豈可謂小害無傷齊大事必以
人心為本若未曾做得一毫事先擾百姓失卻人心是將立
事根本自先壞矣烏能立哉然則豈可謂要立事擾人不奈
何人主又豈可不察然而又有一等頹惰苟且之論借養民
之說卻是要玩歲愒日都無所為此又害正論臣所論先王
養民之政盡其所施行具有本末先後正合朝夕講究以次
行之非是恬然不為臣栻又進曰古人論治如木之有根如

水之有源言治外必先治内言治國必先齊家須是如此方為善治臣適論成周家法自漢唐以來家法之美無如我宋臣嘗考四后之德其始甚正終為宗廟社稷之福

光獻曹大后方

英宗不豫有功社稷

宣仁高太后致承之哲宗女主中興

孟太后請策建炎開社稷之功又冠前古以此知本朝家法何擬三代實子孫為世無窮之法

答

謝宰執大師加號

仰惟明詔追述先忠惟聖主明燭無疆莫掩中天之照而大臣言乃底績豈無前席之陳孤生龍然有沸涛若永言先父

之志每自請纓、忽蓋以為天理所安期沒身而後已人臣之義不與賊以俱生國餘三户而可以亡秦田有一成而卒能興夏苟精誠之自竭豈利鈍之逆知惟其不渝是以克濟若謀國陳畏懦之見則事仇耳陝夷之歸寧希一日之安宴思千載之恥三綱不振爲事易成傚若丹心歷多艱而愈篤凜乎白首曾孤立以奚傷痛易貫之有言恨枕戈之未遂詭請開將之久忽形富宇之思俾命有司特加卹典焚中山之篋既瑩讒慝之舉奈曲江於家益想始終之眷而平章僕射朔公扶持公論翼贊化原想夫正色於朝猶有沃心之功致此休命賁于幽扃豈私門以為榮實吾道之增重某恭審而告追往更深記先友以示方來所賴勲名之欵銘上恩而思報劾敢忘忠義之傳

答周晉啓

伏審持節載驅豪惟來臨送以禮樂上賓周度之閫雄則勁勞畀有安居之託共惟某官以敦孚之稟通達之才學通參人凶曾慨術之實正身率下更為制舉之風眷此南湖寔為匠衡山清處昔稱控制之雄戶口倍於充税輸之劇雖於藏之卒愈尚前歎之未償正資惠存以底安裕僮宮史之奉法自民俗之茲休激濁揚清即聽公平之論圖事揆策旋觀納之班某久寓是邦便同鄉里方衙門之自昇喜廣蔭之可依深愧見貽元華瓊瑤之贈造門不遠行修桑梓之恭

答胡撫寧啓

伏審持節載驅寨惟來宥送以禮樂主賓周度之閫雄則加

勞民有安居之託伏惟提舉郎中以疏明之稟負通達之才抗宏謨庭風肅平反之譽觀風問道已聞忠孝之言叙惟雄擇之公守寧丁寧之旨盡念茲益重惟歡首尚遠食新之期居多仰哺之衆是勤賢德來布上恩正欣救患之時何異拯焚之急懷誠心惻但惟恐一夫之傷則惠澤周流自然千里之及政施有孚風動可期既寬肝之憂且召豐年之和氣遂因成績入扶要津某昨奉朝班數瞻風宇方衙門之自皆審庇蔭之可依深愧見貽元華瓊瑤之贈造門不遠行修桑梓之恭

答柳撫州啓

舉詔牧民方特臨川之次蒙恩易郡更叨桐水之除自揆初心敢忘素守已上奉祠之請輒辭求代之行豈不知在今此

州實拱行闕仰雲天之在望知日月之可依地望既降民俗
且簡几席枕湖山之上鐘書雖魚爲之閒前輩文正之風流
尚想于陵之節槩叨逾過分夫復何言然某方兹退伏於里
閭且欲從容於學問斯未能信敢言輕試於治人道之難明
秖合靜求於在己庶幾有得不忝其先日龔大君之仁俯從
小己之願豈謂山川之阻忽動魚素之頒敢占無辭少叙鄙
意恭惟知府明識以應務之甚茂全才優之有餘惟自處期
忠孝之歸故所至以牧養爲事翱翔中外益著賢猷詠中和
之詩門騰聲於近服陳治安之策即趨對於明庭某未諧先
覩之期徒貢告新之意敢借偃游之樂少留坐嘯之娛秋作
既深霜飈愈厲願緣眷眄之厚益持調護之宜瞻頌之深[illegible]
宜罔既

答胡參議啓

空冀北之野音知人物之英佐湖南之閫今喜風猷之近奉
音先及佩意惟深伏惟某官以淳茂之資窮通明之學持八
近宇蔚聞平獻之風正也不求雖有安恬之樂惟瀟湘之鄉
會控江漢之上流溪山阻深戶口繁夥雖民安俗阜必資亦
帥之得人然川泳雲飛亦賴慕賓之贊畫是頌者德來慰輿
情詠坐席之未溫即除車之遐駕恭惟性亡補退切自修好
語見貽知有斷金之義從游在即更歌伐木之詩

答羅通判啓

德門雅望聖世英才久更踐於民情益推高於吏治比分郡
軾尚淹半刺之權入佩荷囊行被九重之眷知有斷金之義
偶同退鷁之飛遠勤專价之臨重辱長成之貺褒揚過實愧
讀懷斷千里叙情所愧非子雲之華札一時仰德未由披[illegible]
錦之雲天瞻頌之深敷宣罔既

答竹通判啓

義形辭色識辨安危惟險阻之備嘗宜功名之立致豈期歲
月之久尚稽遷遷乃於州縣之間更煩閱決頃自吳門之別
繼爲南楚之歸寤寐雖勤書辭莫及知有斷金之義偶同退
鷁之飛致承專价之臨首辱肌緘之問辭旨敦勵展讀再三
事理分明惟知感歎戢縢伏櫪無忘稽首之時鵬鶚在天更
看冲霄之翼

答嚴州州縣官啓

南爲祝融客方自歸於江湖郡枕子陵深恐起分於符竹雖
公朝之不棄在私義之未遑盍退而治己尚多缺然則盍而

臨民其政寧爾輒上祠官之請且惟綸簡之求豈期驀慈恩
貽褒問三復辭情之美益增煩田之慙恭惟某官論議該深
見聞卓異素所蓄積蔚爲明時之休暫爾淹遲莫掩斗牛之
氣未遂同僚之幸徒勤仰德之懷愧感之深敷宣罔既

答呂太傅啓

茲荣薦蔭委既駿翰不爲華藻無非忠信之言歷舉大猷備
著功嗟之義詠味數過感藏至深伏惟某官世德相傳天資
甚茂立志雖追於前好行身力慕於昔賢暫分典於泮宮益
養成於遠器某相聞雖久既見未繇求惟事道之難莫若求
人之要考羣經之象正資講習之功誦伐木之詩益見和平
之助願驅車之侵驟知傾盖之可期所忻有過之必聞庶或
臨民之寡悔

答游貢文啓

疏恩北闕分教南邦出御史之名門先聲已著群諸生於泮水講席方擬伏惟某官文采蜚英豈第從政當於平素既以敎遠為心見于施為當有躬行之實念茲都會風多俊良正資教養之功庸底作成之盛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何以告之亦仁義而已矣某一遠風采三易歲華忻聞徒御之臨首拜牋辭之辱自慚短翰曷報勤渠即聽名言少蘇孤陋

回藏主簿啓

發策大庭蜚英雋軌所論不詭公言允孚惟皇家設科本收多士之用而君子從仕豈為一身之謀故官無尊卑而報國則均事無大小而行志則一方覩遠業以慰輿情尤辱貺於辭牋徒增深於感抱

答新及第啓

竊審承恩天陛拜慶親庭閭里知榮士友增賀惟策名委質當思忠義之勸圖而學道愛人豈其利祿之是慕願揖昔賢之志永為鄉國之光

答新舉人啓

伏承地從里選遂與計偕願致勸篤之初是乃策名之漸惟國之取士豈將富貴其身而士之逢時盍罄忠嘉之節佇觀大對用卜遠圖願希董子之奏稿更加劉切毋若公孫之曲學徒取譏羞輒因報貺之辭少致贈言之義敢宣罔既悚惕增深

答新舉人啓

竊審起從里選榮與計偕惟蘊積之素充宜發揮之有漸待時而動豈為干祿之云正學以言斯乃君子之始訂辭章之辱貺惟推轂之何功報贈不文謹藏為好

謝生朝啓

歲晚而恩益親蓋重蓼莪之感齒長而學不進更深伐木之求方渴佇於良規乃忽蒙於善頌意則厚矣吾惟闕然敢云切琢之光實積中心之媿

新刊旅南軒先生文集卷之八

記

靜江府學記 乾道六年春二月

國朝學校徧天下秦漢以來所未見也桂林之學自唐大曆中觀察使李昌夔經始于郊而縣學中從于郡城東南隅乾道二年知府事張侯維又以其地埋陋更相爽塏得浮屠廢宮實故始安郡治請于朝而遷焉侯以書來曰願有以告于桂之士恭惟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果何所為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于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為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為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舍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理之所固存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為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群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為乎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竦然動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焉乎所以知入德之門矣某也不敏何足以啓告於人辱侯盛意姑為之書

袁州學記

淳熙五年秋八月某來宜春至之明日州學教授李中與州之士合辭來言宜春之學自皇祐中太守祖無擇實始為之今百有二十五年矣中更兵革廢而復興惟是卑陋弗克稱至于今守乃慨然撤舊規首闢講肄之堂立稽古閣於堂上生師之舍皆撤而一新之將告成而君侯適來敢請記以詔多士某謝不敏則請益堅乃進而告之曰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意亦嘗考之乎惟民之生其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而其德有四仁義禮智是也人能充其德之所固有以率夫典之所當然則必無力不足之患惟人之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學焉自唐虞以來固莫不以是教矣至于三代之世立教人之所設官以董蒞之而其法益加詳焉然其所以為教則一道耳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嗟夫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廢則國隨之然則有國者之於學其可一日而忽哉

皇朝列聖相承留意教養所以望於多士甚厚三代而下言學校之盛未有若此時也然則教於斯學於斯者其可不深致先王建學造士之本意而勉之乎惟四德之在人各具於其性人病不能求之耳求之之方載於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孝弟之行始乎閨門而形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

是則無負於國家之教養而三代之士風亦不越是而已嗟乎可不勉哉於是書以為記今守名杓實某之第也是月癸戊記

郴州復舊學記

慶曆中天子詔天下郡邑皆得立學郴州去王畿數千里於時亦為學以應詔旨而學在牙城之中左獄右庾卑陋弗稱治平四年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周侯敦頤來攝郡事始至伏謁先聖祠下起而悚然乃度高明之地遷于城之東南及其成帥士者行釋菜之禮以落之今祠刻具存可攷也惟侯唱明絶學于千載之下學者宗之所謂濂溪先生者在當時之所建立後之人所宜謹守以時修治而貽之無窮可也顧今僅百有餘年而其間興壞之不常甚至於徇尋常利便之

說徙就他所甚矣推崇先生長者流風遺澤之意而於學校之教所害亦已大矣乾道九年知州事胡侯華公歎息其故與學教授議所以復之者轉運判官提舉學事黄侯洧閱之頗捐緡錢以相其事於是即治平故基而加闢焉祠祭有廟講肄有堂棲息有齋前後樓閣翬飛相望下至庫庾庖湢無不備具而民不知其費不與其勞遣使來請記某以為春秋之義善復古者是誠可書也然竊攷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為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為弟為子之職而躬乎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絃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至於物格知至而仁義禮知之彝得於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後世之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為規取利祿之計亦與古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之者夫豈端為是哉今郡幸蒙詔旨得立學宮而周先生實經理其始又幸而得復其舊於已廢之後士者游於其間盍試思夫當時先生所以望於後人者其亦如後之學校之所為乎抑將以古之道而望之也往取其遺書而讀之則亦可以見矣於是而相與講明以析夫義利之分循古人小學大學之序如前所云者勉之而勿舍則庶幾

為不負先生經始期望之意而有以仰稱上之人教養成就之澤今日之復是學斯不為虛設矣學故有二記其一治平五年湖北轉運使孔侯延之之文蓋為周先生作也其一紹興二十三年武夷胡子宏之文雖不詳學之興廢而開示學者為仁之方則甚明皆足以傳後某不敏幸以淺陋之辭列於二記之次實榮且愧云淳熙元年三月癸巳

郴州學記

雖三代之學至周而大備自天子之國都以及於鄉黨莫不有學使之朝夕優游於絃誦詠歌之中而服習乎進退揖遜之節則又申之以孝弟之義為之冠昏喪祭之法春秋釋菜與夫鄉飲酒養老之禮其耳目手足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無不由於學在上則司徒樂其事樂正崇其教下而鄉黨亦莫

不有師其敎養之也審故其成才也易士生斯時藏修游息於其間誦其言而知其味玩其文而會其理德業之進日引月長自宜然也於是自鄕論其行而升之司徒司徒又論之而升之國庠大樂正則察其成以告于王定其論而官之其官之也因其材之大小盡有一君其官至于終身不易者士修其身而已非有求於君也身修而君擧之耳夫然故禮義興行人才衆多風俗醇厚至於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而王道成矣國朝之學視漢唐爲盛郡縣皆得置學郡有敎授以掌治之部刺史守令佐又得兼領其事亦既重矣而士之居焉者大抵操筆習爲文辭以求應有司之程耳嘵乎是豈國家所望於多士之意哉雖敎養之法疑若未盡彼古然爲士者豈可不思士之所以爲士者果爲何事也哉郴故有學廹

于城隅湫隘不治知州事薛彥博通判州事盧迴敎授吳鎡始議遷改因得浮屠廢宮江山在前高明爽塏延袤而一新之郡之士相與勸率以助資役甫踰時而廼成焉來屬某頭有紀其惟先王之於學所以勤勤懇懇若飮食起居之不可須臾離者誠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以至於平天下未有不須學而成者實生民之大命而王道之本原也然而學以何爲要乎孟子論三代之學一言以蔽之曰皆所以明人倫也大哉言乎人之大倫天所敘也降衷于民誰獨無是性哉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而夫婦朋友之間君臣之際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適而非性之所有者惟夫局於氣稟遷於物欲而天理不明是以爰之不盡其道以至於傷恩害義者有之此先王之所以爲憂而爲之學

以敎之也然則學之所務果何以外於人倫哉雖至於聖人亦曰盡其性而爲人倫之至耳嗚呼今之學者苟能立志尙友講論問辨而於人倫之際審加察焉敬守力行勿舍勿奪則良心可識而天理自著馴是而進益高益深在家則孝弟雍睦之行興居鄕則禮遜廉恥之俗成一旦出而立朝致君澤民事業可大則三代之風何遠之有豈不盛歟又豈可不勉歟學之成實乾道四年春二月

桂陽軍學記

桂與郴地相接近歲洞蚩紛擾之後甫及安定郡各建學以館士亦可謂知務矣郴學之成某嘗爲之記而桂之士復以請於是告之曰甚夫學之不可不講也久矣今去聖雖遠而微言著於簡編理義存乎人心者不可泯也善學者求諸此而已雖然聖賢之書未易讀也蓋自異端之說行而士迷其本眞文采之習勝而士趨於衰淺又況平日羣居之所從事不過爲科舉謀利計耳如是而讀聖賢之書不亦難乎故學者當以立志爲先不爲異端誠不爲文采眩不爲利祿汨而

後庶幾可以言讀書矣聖賢之書大要敎人使不迷失其本心者也夫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其周流而該徧者本體也在乾坤曰元而在人所以爲仁也故易曰元者善之長也而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禮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而人之所以私僞萬端不勝其過失者梏於氣動於欲亂於意而其本體以陷溺也雖曰陷溺然非可遂殄滅也譬諸牛山之木日夕之間豈無萌蘖之生乎患在人不能識之耳聖賢敎人以求仁使之致其格物之功親切於動靜語默之中而有

發乎此也有發乎此則進德有地矣故其於是心也治其亂收其放明其敝安其危而其廣大無疆之體可得而存矣此學之大端也然則其可一日而不講乎和與諸君共勉焉建之成乾道己丑歲三月也爲之者知軍事趙公倫教授劉允迪也

欽州學記

安陽苏侯霖爲欽州之明年政通人和乃經理其州之學悉易故之庳陋廟堂齋廡次第一新伻來謁記久未暇也又明年其學之教授周去非挾論道桂使以侯意來請且曰欽之爲邦僻在海隅地近塩而俗尚利游於之士蓋鮮有焉惟侯不敢以其陋而鮮加忽也故新其學以勸之且求一言以示後來或有起也某於是而歎曰是可書也已夫所爲建學者

固欲其士之衆多也今夫通都大邑操觚習辭發策決科有摩肩焉必如是而後謂之多士乎孔殆未然也夫家國鮮士亦何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質者爲其成就與否則係乎學與不學而已學也者所以成才而善俗也今欽雖僻而陋也其士雖鮮也然其間亦豈無忠信之質者乎無以揭之曷其昭之無以導之曷其通之爲之嚴學宮於此詳其訓迪以夫人倫之敘聖賢之言行薰濡之以漸由耳目以入其心志其質之美者能不有所感發乎有所感發則將去利就義以求夫爲學之方而又以訓其子弟率其朋友則多士之風豈不庶幾矣乎異時人才成就風俗醇美其必由侯今日之舉有以發之請刻記于學以俟淳熙四年甲午

雷州學記

侯叙乃爲雷州之明年以書抵栻曰雷之爲州窮服嶺而比南海士生其間不得與中國先生長者接於聞見爲寡而其風聲氣習亦有未能變者某惟念所以善其俗宜莫先於學校而始至之日謁先聖祠則頹然在榛莽中用不敢遑寧乃度郡治之西有浮屠廢屋撤其地少下而得山川之勝殿堂齋廡輪奐爽塏凡所以爲學宮者無一不具用錢一千萬既成則延其長老集其子弟而語之以學之故某之心亦庶幾其盧者願不鄙爲記以詔之予嘗觀孟子論王政其於學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而後知先王所以建庠序之意以教之孝悌爲先也申云者朝夕講明之云耳蓋孝悌者天下之順德人而興於孝悌則萬善類長人道之所由立也譬如水有源木有根則其生無窮矣故善觀人者必於

人倫之際察之而孝弟其本也然則士之進學亦何遠求哉莫不有父母兄弟也愛敬之心豈獨無之是必有由之而不知者蓋亦反而思之乎反而思之則所以用力者蓋有道矣古之人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以爲孝自徐行後長者以爲弟行著習察存養擴充以至於盡性至命是端初不遠貴乎勿舍而已今爾雷之士講明孝弟之義於是學而興行孝弟之行於其鄉則雷之俗其有不翕然而變者乎豈特可以達之鄉充此志也放諸四海而準可也然則載君之所以教若實無愧於是矣乃書以寄之乾道六年七月十日

雷州學記

淳熙四年秋知雷州李侯以書來告曰雷舊有學宮比歲日以頹壞今得崇治一新願請記以詔其士且希白也生嘗爲

是州宜公之所加念也惟希因先生實某之曾大父至和元年以殿中丞來守雷州今廳壁題名具存故李侯援以為請然某幸得備帥事于此所當以風教為先務聞雷學之成雖微此請固願有以告也而況李侯之言如此哉嗟乎舜跖之分善與利之間而已矣譬之塗焉善則天下之正塗而利則山徑之邪曲也人顧舍其正而弗由以自陷於崎嶇荊棘之間獨何歟物欲蔽之而不知善之所以為善故耳蓋二者之分其端甚微而其差則甚遠學校之教將以講而明之也故自其幼則使之從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以固其肌膚而束其筋骸又使之誦詩讀書講禮習樂以涵泳其情性而興發於義理師以導之友以成之故其所趨日入於善而自遠於利及其久也其志益立其知益新而明夫善之所以為善

則其於安纖微之間皆有以詳辨而謹察之如駕車結駟徐行大道所見日廣所進日遠雖欲驅之而使由於徑不可得已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此學之功也自學校之教不明為士者亦習於利而已故其處己臨事徇於便安而不知其有非所宜安也於富貴利達志夫苟得而不知其有非所宜得也夫惟徇於便安而志夫苟得則亦何所不至哉間視其所為雖有涉於善事而察其所萌則亦未免出於有所為而然至於挾策讀書亦是意耳終身由之而以為當然是豈人之情也哉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可不畏歟夫後之為治所以不及於古之世而其人才所以不及於古之人者常在於是然則學校之教其所係顧不重矣哉今李侯既不鄙其士而新其學宮然其所以為教者則又不可以不明也故予獨以善利之說告之使不迷其所趨雷之士誠能因予之言如古之學者從事於洒掃應對之際以涵泳乎詩書禮樂之中從師親友久而勿舍將必有能辨之者亦非予言之所能盡也李侯名茆字叔茂長沙人

江陵府松滋縣學記

乾道九年冬知江陵府松滋縣事余君彥廣以書來言曰松滋之為邑僻在大江之濱自兵戈以來其鄉廢邑居固不能以復舊而又重以水潦為患淪墊遷徙之餘庶事大抵苟且而學校為尤甚春秋奉祀幾無以庇風雨青衿散處莫適所依六年之秋知縣事滕君琛始聚材陶瓦撤其故而更新之首葺廟象備其彝器已而講肄棲息之所亦以次舉其明年彥廣實來親師其士者而勸程之又擇其秀者而表厲之吟誦之聲藹如也今年秋復命鳩工結密其地自廟而及門又加黝堊之飾于其棟宇用釋菜之禮以告其成自惟小邑甚

民不敢為勞費第積其力時而為之故與滕君相繼四年之間而後就事願不鄙為之記以風示邑之士庶幾不以作興焉某念今之為邑者急於簿書期會之報詳於追胥督責之事則云舉其職矣有能慨然於荒寒僻遠之區留意教養如二君之相繼者豈不可貴哉而余君且將求其說以作興其人才某雖文字荒陋有不得辭也則為之說曰先王之教其大旨見於孟氏之書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又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是知學校以明倫為教而明倫以孝弟為先蓋人道莫大乎親親而孝者為仁之本也古之人自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以為孝自徐行後長者以為

躬行是事然體是心充而達之不使私意間於其間親親之理得而無一物不在吾仁之中孝弟之道有不可勝用者矣試以諭于邑之士孰無事親從兄之心乎誠能相與勸勉朝夕講磨以從事乎此然後知人倫之際蓋其道為難而學之不可以已也士之從事于此則夫風聲氣俗之所及閭里小民亦將視效而知勸畏威而寡罪以樂趨於淳厚之習然則頑不亦與焉乎是乃先王建學之本意余君今日之所望於多士者宜莫先於此也遂書以寄之淳熙元年正月

宜州學記

淳熙四年某備位廣右帥事以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韓璧聞于朝曰璧清介岂弟頗假守符俾牧遠民詔為宜州使道之官宜為州披邊所控制非一前此為州者日夜究切備禦

繕治財賦之不暇莫遑他議韓侯至官既舉其職則慨然念學校委廢議所以修復之並積累而後成廟宮既竣庸肆有堂生師有舍門廡庖湢悉具合境人士歎息誦詠俾來請記方韓侯之為是舉也或者竊笑以為在邊州乃不急之務且曰宜故寡士亦何必汲汲為某獨以為不然蓋俎豆之修則軍旅之事斯循序而不忒教化興行則禍亂之氣坐銷於冥冥之中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是有實理非虛言也建學於此使為士者知名數之重禮義之尊修其孝弟忠信則其細民亦將風動胥勸尊君親上協力一心守固攻克又孰禦焉近而吾民既已和輯則夫境外聚落聞吾風者亦豈不感動有以伏其心志柔其飢胥其孰有不順況於秉彝之心人皆有之奇才之出何間遠邇遼方固曰寡士然如唐之張公九齡出於曲江姜公公輔出於日南皆表然著見於後世宜之士由是而作興安知異日不有繼二公而出者乎又安知其所成就不有可過之者乎然則其可以寡士而忽諸故於其學之成樂為之書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九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十

記

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

潭州嶽麓書院，開寶九年知州事朱洞之所作也。後四十有五年，李允則來為請於朝，因得賜書藏焉。是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祥符八年召見便殿，拜國子主簿，使歸教授，詔因舊名賜額，仍增給中秘書。於是書院之稱聞天下。紹興初更兵革灰燼，什一僅存，已而遂廢。乾道元年，建安劉侯珙安撫湖南，既剔蠹夷姦，民俗安靖，則葺學校，訪儒雅，思有以振起之。湘人士合辭以書院請，侯竦然曰：是固先皇帝所以加惠一方，勸厲長養，以風天下者，而可廢乎？迺屬州學教授金華邵穎經紀其事，未期歲而成，大抵悉遵

舊規。某從多士往觀焉，愛其山川之勝，棟宇之嚴，裴徊不忍去，而與之言曰：侯之為是舉也，豈特使子羣居族譚，但為決科利祿計乎？抑豈使子習為言語文詞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斯道而濟斯民也。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達，故有賴於聖賢者出而開之。是以二帝三王之政，莫不以教學為先務。至於孔子，述作大備，遂啟萬世無窮之傳。其傳果何與？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下而宰萬物者也。今夫目視而耳聽，口言而足行，以至於食飲起居之際，謂道而有外夫，是烏可乎？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毫釐之差，霄壤之繆，此所以求仁之難，必貴於學以明之與？善乎孟子之得傳於孔氏，而發人深切也。齊宣王見一牛之觳觫而不忍，則告之曰：是心足以王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為而已。論堯舜之道本於孝弟，則欲其體夫徐行疾行之間；指乍見孺子匍匐將入井之時，則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於此焉求之，則不差矣。嘗試察吾終日事親從兄，應物處事，是端也，其或發見，亦知其所以然乎？誠能默識而存之，擴充而達之，生生之妙，油然于中，則仁之大體豈不可得乎？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無疆，變化莫測，而其則初不遠也。是乃聖賢所傳之要，從事焉終吾身而後已。雖約居彌處，亦何損？得時行道，事業滿天下，而亦何加於我哉？侯既屬某為記，遂書斯言以厲同志，俾無忘侯之德，抑又以自厲云。爾二年冬十有一月辛酉日南至，右承務郎直秘閣賜紫金魚袋廣漢張某記。

堯山灕江二壇記

古者諸侯名得祭其境內之山川。山川之所以為神靈者，以其氣之所蒸能出雲雨，潤[illegible]物，是故為之壇壝，立之祝史，設之牲幣，所以致吾禱祀之誠而交乎隱顯之際，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後世固亦有山川之祠，而人其形，宇其地，則其失也久矣。夫山峙而川流，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氣之流通可以相接也，而宇之也何居？無其理而強為之，雖百拜而祈，備物以饗，其有時而應也，亦偶然而已耳。淳熙二年之春，某來守桂，按其圖籍，覽觀其山川，所謂堯山者，蟠據于東北，氣象傑出。環城之山大抵皆石，而茲山獨以壤，天將雨則雲氣先冒其巔。山之麓故有唐帝廟，山因以得名。而灕江遶城之北，轉而東以達于南，清潔可鑑，其源發于興安，與湘江同本而異派，故謂之灕，而以水媲之。九境內之水皆匯焉

以是知堯山灕江為吾土之望其餘莫能班也歲七月弥旬不雨禾且告病先一日齋戒以夜漏未盡望奠于城觀之上畢未旋踵雷電交集一雨三日均浹四境邦人驩呼擂以大稔伏自念山川為吾土之望而壇壝未立禱祀無所其何以率吾民嚴祀事之意用惕然不敢寧乃俾臨桂縣尉范子文度高明爽塏之地得于城之北疊彩巖之後陂然下臨灕江而江之外正與堯山相直面勢回環表裏呈露對築二壇以奉祀事為登三級于壇之下以備風雨其外則繞以崇垣踰時而告成歷十有二月丁酉率僚吏躬祭其上以祈嗣歲之畢裴柳帽然歎息退而述所以為壇之意以告邦之人與來為政者使知事神之義在此而不在彼庶有以致其禱祀之實且得以傳之於無窮云

楚望記

古諸侯望祭其境內之山川必有壇壝以為歲時祈報之所今之為郡古諸侯國也江陵據舊楚一都會其山雖去郡為遠然逶邐聯絡以屬乎當陽巫峽之間有自來矣而其澤則有如蜀江波濤吐吞亦亙千里長吏所當率民敬事弗忽而望祭之地乃或有闕始度寸金堤之會平曠爽塏是築二壇既高既堅繚以周牆而曰楚望蓋取傳所謂江漢沮漳楚之望也於其成率僚屬以告惟神之靈佑此下土時其雨暘域乃嘉生使永無水旱厲疫之虞惟吏與民各端乃心以承以引無替於厥初無使非鬼得以參我常祀神人相保終古易窮遂書以貽來者淳熙六年正月

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記

宋有天下明聖相繼承平日久元氣胥會至昭陵之世盛矣宗工鉅儒磊落相望於是時濂溪先生實出於舂陵焉先生姓周字茂叔晚築室廬山之下以濂名其溪故世稱為濂溪先生舂陵之人言曰濂溪吾鄉之里名也先生世家其間及寓於他邦而不忘其所自生故亦以是名溪而世或未知之耳惟先生仕不大顯於時其澤不得究施然世之學者攷論師友淵源以孔孟之遺意復明於千載之下實自先生發其端由是推之則先生之澤其何有窮哉蓋自孔孟沒而其微言僅存於簡編更秦火之餘漢世儒者號為窮經學古不過求於訓詁章句之間其於文義不能無時有所益然大本之不究聖賢之心鬱而不章而又有顓從事於文辭者其去古益以遠經生文士自岐為二塗及夫措之當世施於事為則又出於功利之末智力之所營若無所與於書者於是有異端者乘間而入橫流於中國儒而言道德性命者不入于老則入于釋間有希世傑出之賢攘臂排之而其為說復未足以盡吾儒之指歸故不足以抑其瀾而或反以激其勢嗟乎言學而莫適其序言治而不本於學言道德性命而流入於虛誕吾儒之學其果如是乎哉陵夷至此亦云極矣及吾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于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教蓋在此而不在乎他事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

日用之實其於致知力行具有條理而詖淫邪遁之説皆無
以自隱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舂陵之學
稽有先生祠實紹興兵年向侯子忞所建至於今淳熙五年
趙侯汝誼以其地之狹也下車之始即議更度之爲堂四楹
併二程先生之像列於其中規摹周密稱其尊事之實既成
使來謁記其謂先生之祠凡學皆有之豈惟舂陵特在舂
陵尤所當先者趙侯兹舉知[illegible]故爲之論述如此以告
後之人

衡州石鼓山諸葛忠武侯祠記

自五伯功利之説興誅國者不知先王仁義之爲貴而覆於
亡奎秦遂以勢力得天下然亦遂以亡漢高帝起布衣一時
豪傑翕然從之而其所以建立基本卒藏項氏者乃三老董

公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之説也相傳四百餘年而曹氏篡漢
諸葛忠武侯當此時間關百爲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
討賊之義不以强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
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
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嗟乎誦味斯言則侯
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
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
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別於
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忘夫天理之正則雖
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
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卧昭烈以
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其出處之際固已有大
過人者其治國立經陳紀而不爲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
不以詭計凡其所爲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類非
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没自表之辭則天下之欲樂不足
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
不弘毅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
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
非耶侯既没蜀人追思時節祭于道後主用建臣之議立廟
沔陽使得申其敬夫今千有餘歲蜀漢閒往往有祠奉祀不
替侯之澤在人者深矣衡州石鼓山舊亦有祠按蜀志昭烈
牧荆州時侯以軍師中郎將駐臨蒸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
調賦以供軍實臨蒸今衡陽縣是也蒸水出縣境逕石鼓山
之左會于湘江則其頓食于此固宜考昌黎韓愈及刺史齊

映作碑祠之立其來遠矣宋乾道戊子之歲湖南路提舉常
平范君成象始以圖志搜訪舊跡得廢宇于榛莽中乃率提
點刑獄鄭君思恭知衡州趙君公邁乃徙于高明而一新之
移書俾某爲記某謂侯之名不待祠而顯而侯之心亦不待
記而明然而仁賢昔時經履之地山川草木光采猶在表而
出之以詔來世使見聞者竦然知所敬仰師慕當道術衰微
之際其爲益蓋非淺也惟某不敏不足以推本侯胸中所存
萬一是則愧且懼焉耳

撫州重立唐魯郡顔公祠記

唐魯郡顔公在大曆中嘗爲撫州刺史宋至和二年知州事
聶侯厚載始立公祠于郡之園南豐曾公鞏爲之記而其地
狹隘歲久宇且敝壞紹興十二[illegible]守郎關之

地相其高卑而徙爲比三十年復以頹毀之二年今趙侯燁寔來攸視歎息因其基而一新之以淳熈三年正月癸酉落成廟貌巖巖如升降俯仰不迫不陋使來請記某惟念公之大節終始凜然足以風礪後之爲人臣者其所嘗經歷食是宜趙侯之舉知政所本當有文字登載金石惟是南豐曾公之文於公行事論述爲詳學者之所誦習故某不復贅於言獨推本君臣之義而繫詩之俾時節侑饗亦庶幾公之志云其詞曰於皇大倫首曰君臣惟天所叙而敎乎人忠莫無隱義罔偷生敎有或踰蕩我常經孰惟斯人林林而萃匪斯之綱孰倸其棼允毅顔公千載之特是篤是明終始無忒方在平原獨嬰賊鋒糾厥義旅孰不悅從泊登王朝剴言厲陳治忽攸關敢襮于音彼姦狗側三斥在外不折彌堅之死靡悔

汝州之使人論厥指公曰君命予奚可逃樂然其辭財狠所憚云何其行終以不返身雖可隕義則不磨用雖不究益則ミ多立儒激頑于訓于式異彼大倫詔于罔極惟是臨川公所嘗臨燕寓懷愴其烈猶存有嚴其宮于今幾秋圮傾無完新之今侯嗟爾君子來拜來祠瞻彼言言查伏以思人之好德相贊秉彝豈惟思之無或泄之擷芳于且酌清于危析侑祭嘗饌以歌詩

永州州學周先生祠堂記

零陵守福唐陳公輝下車之明年令信民悅迺思有以發揚前賢遺範貽詔多士它日偕通判州事趙上曾公迪詣郡學顧謂諸生曰永雖小郡而前輩鉅公名德往往辱居之如本朝范忠宣公范内翰公鄒侍郎公皆既建祠于學宫矣惟濂溪周先生嘉祐中嘗倅此州而獨未有以表出之豈所以爲重道崇德示敎之意乎於是敎授廬陵劉安世率諸生造府請就郡學敎守之東廂闢先生祠前通判武岡弋陽方公疇以嘗走九江求先生像于先生諸孫得之陳公命零陵宰歷陽禹祈董其事而成之繪像儼然欄楯周密旣成屬某爲記某以晚生辱辭不獲敬誦所聞以廣其意先生諱敦頤字茂叔舂陵人登官九六遷至通判永州用呂正獻公薦擢廣南東路轉運使判官改提點刑獄所臨力行其志晚以病丐分司樂居廬山下有溪流其旁名之曰濂溪故世稱爲濂溪先生某嘗聞程公大中仲南安先生爲獄掾大中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因與爲友故明道自十五六時聞先生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伊川年十一二亦

受學焉惟二程先生倡明道學論仁義忠信之實著天理時中之妙述帝王治化之原以續孟氏千載不傳之道其所以自得者雖非師友可傳而論其發端實自先生豈不懿乎先生嘗通書及批賦皆行於世而又嘗俾學者求孔顔所樂何事噫以此示人亦可謂深矣後之登斯祠者睹先生之儀容讀先生之書賦求先生之心眞積力久希聖希賢必有得顔子之所樂者矣

濂溪周先生祠堂記 韶州

淳熈二年冬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李詹君儀之以書抵某曰儀之幸得備使事念撫以稱上德意始至披攷故籍照寧中濂溪先生實嘗爲此官今壁之題名具存儀之雖不敏敢不知所師慕且念宜有像設以詔後世俾幾來者感動焉迺

度地于治所由江郡城之内唐相張公故祠之東爲屋三楹以奉祀事且崇其門垣大書揭之藏其爲錀以時啓閉十有一月告成願諸記其讀其書喟然而歎曰詹君下車首爲是舉可謂知所先務矣其意豈不遠哉則不敢辭而爲之書按廳壁記所書先生以熈寧四年正月九日抵官下是年八月朔且移知南康軍在官僅踰半載耳攷其行事其見於先生之墓誌者曰自廣東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不憚瘴毒雖荒崖絶島人迹所不至皆緩視徐按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未及盡其所爲而已告病求守南康以歸而著作郎黄公庭堅作濂溪詞亦稱先生爲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人自以爲不冤以是二者觀之亦可以想見當時施設之大槩矣雖然凡先生之所施設皆其學之所推非苟然也其嘗攷先生之學淵

源精粹實自得於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化之所行而明主静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脩爲者由秦漢以來盖未有臻於斯也故其所發内充闇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時而涖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特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然則即其所嘗臨之地而繪像立祠以昭示來世豈非有志於名教者所宜汲汲者乎使後之人瞻先生睟穆之容而攷法其行事因先生詳刑之心而究極其淵源則是祠之建其爲益固有不可勝言者矣抑嘗聞先生之論刑曰刑者民之司命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夫中正者仁之所存而明達者知之所行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以是詳刑本末具矣詹君之立祠爲詳刑者設也故某復以此繫於終焉詹君蘭陵人嘗爲御史臺主簿六十有二月丁酉記

南康軍新立濂溪祠記

淳熈五年秋詔新安朱侯熹起家爲南康守越明年三月至官慨然思所以仰稱明天子德意者首以興教善俗爲務力立濂溪周先生祠于學宫以河南二程先生配貽書其友人張某曰濂溪先生嘗領是邦祠像之立視他州尤不可以緩子盍爲我記其意某辭不克許則以平日與侯習講者述之以復焉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汩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虚之說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實聖人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

睹乎三代之盛可勝嘆哉惟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理有其宗萬物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生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知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復明至於二程先生則又推而極之凡聖人之所以教人與學者之所以用工本末始終精析該備於是五伯功利之習無以亂其正異端空虚之說無以申其誣求道者有其序而言治者有所本其有功於聖門而流澤於後世顧不大矣哉春秋奉嘗禴於學校禮則宜之而況此邦嘗爲先生所領之地祠像久焉未設誠缺典也今朱侯下車未遑他識而首及乎此可謂得爲政之本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朱侯之所以望於來者豈不在於斯

乎雖然某又有說焉蓋自近歲以來先生之書徧天下士知尊敬講習者寖多而其間未免或失其旨妄意高遠不由其序游談相夸不踐其實反以病夫真若是者適為吾道之罪人耳夫惟淳篤懇惻近思躬發不忽於卑下而審察乎細微是則為不負先生之訓其於孔孟之門墻庶幾乎可以循求而進也此又豈非宋侯所望於來者之意乎

三先生祠記

淳熙二年静江守臣張某即學宮明倫堂之旁立三先生祠濂溪周先生在東序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在西序繪像既設以六月壬子率學之士俯伏而告成退則進而諗之曰師道之不可不立也久矣良才美質何世無之而後世之人才所以不古如者以夫師道之不立故也凡所謂為士者固

曰以孔孟為宗然而莫知所以自進於孔孟之門墻則亦汲世窮年伥伥然如瞽人而已幸而有先覺者出得其傳於千載之下私淑諸人使學者知夫儒學之真求之有道進之有序以免於異端之歸去孔孟之世雖遠而與親炙之者固亦何以相異獨非幸哉是則秦漢以來師道之立宜莫盛於今也而近世學者誠知所信慕者蓋鮮間有號為推尊則又或竊盜聲以自高而不充踐其實顛反以為病是則師道雖在天下而學者亦莫知其立也桂之為州僻處嶺外山技而水清士之秀美者夫豈乏人惟見聞之未廣而勉勵之無從故某之區區首以立師道為急繼自今瞻三先生之在此祠也其各起敬起慕求其書而讀之味其言考其行講論紬繹心存而身履循之以進於孔孟之門墻將見人才之作與興雖江為無窮矣此其之所望也且獨不見濂溪先生之言乎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乎其之所望又豈特於邦之士云哉敢記而刻諸石

瀏陽飛鴻閣龜山楊諫議畫像記

宋興百有餘年四方無虞風俗敦厚民不識干戈有儒生出於江南高談詩書自擬伊傅而實竊佛老之似濟非鞅之術舉世風動雖巨德故老有莫能燭其姦者其天下說一行而始紛紛多事反理之評詭道之論日以益熾邪慝相乘卒兆靖康之禍考其所致有自來矣靖康初龜山楊公任諫議大夫國子祭酒始推本論奏其學術之謬請追奪王爵罷去配饗雖當時餘黨猶務公之說未得盡施然大統中興論議一正到如今學者知荊舒禍本而有不胥然則公之息邪說距

詖行放淫辭以承孟氏者其功顧不大哉是宜列之學宮使韋布之士知所尊仰而况公舊所臨流風善政之及祀事哉可缺乎瀏陽實潭之屬邑紹聖初公嘗辱為之宰歲饑發廩以賑民而部使者以催科不給罪公公之德於邑民也深矣後六十有六年建安章才邵來為政慨然念風烈容故老尋公舊所謂飛鴻閣繪像於其上以示後學以慰邑人之思去而不忘也又六年貽書俾某記之某生晚識陋何足以窺公之蘊惟公師事河南二程先生得中庸鳶飛魚躍之傳於言意之表踐履純固卓然為一世儒宗故見於行事深切著明如此敢表而出之庶幾慕用之萬一云爾

郴州新立吏部侍郎鄒公祠堂記

故尚書吏部侍郎鄒公諱浩字至完學者稱為道鄉先生而

取斥其名字在元祐中為右正言以直諫顯聞初貶新州
徙中靖國之元入朝為天子從臣崇寧二年又貶昭州爰昭
九四歲歸沒于常州其立朝大節載在史官播在天下固有
不待紀述而傳者某獨嘗謂人臣不以犯顏敢諫為難而患
誠篤至之為貴士君子不以一時名節為至而進德終身之
可尚若公始所論諫蓋亦他人之所難言而玩味其平生辭
氣曾微一毫著見形位于朝憂國深切至斥炎荒凜不少沮
至於病且死語不及它獨以時事為念方其少時道學行義
已有稱於世晚歲益於中外所尊仰而公不居其成講究切
磋惟是之從蓋嘗從伊川程先生論學而上蔡謝公良佐龜
山楊公時皆其所友也其任重道遠自強不息如此所謂忠
誠篤至而進德終身者若公非邪故其樂為天下後世誦之

淳熙二年秋青江王光祖為昭州道桂問政所宜先某告以
道鄉先生當有祠盍圖之則應曰諾明年春使來告成且曰
郡故有公祠紹興中守臣陳廷傑所建荒蕪久矣故其地卑
陋亦不足以奉蒸嘗按郡城之西北有所謂得志軒者公所
嘗游歷也下臨長塘曰木梁廣數十畝群山環於前其秀可
龍嶽舊為郡士張雲卿之居公實名而記之棟宇今無復存
者乃即其地為屋四楹繪公像於中門廡悉具又葺茅其下
俾張氏之後人居而世守之敢請記某既為之說而且有感
焉國家列聖相繼以納諫容直為家法人臣雖甚觸忤亦不
至於前代加以重辟間有暫貶從者旋即復還且又進用俾
得以名節始終顧扶持公論培固邦基雖有賴於多士之助
而其長養成就實非一日皆自列聖深仁厚澤中來也聞公
之風者亦復有感於斯乎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十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記

建寧府學游胡二公祠堂記

學者傳觀載籍尚論古人攷迹而有以觀其用察言而有以求其心則其相去久遠雖越宇宙猶恨其不得身親而炙之而況接吾耳目近出鄉黨而其模範典刑足以師表後學者哉建之為州素稱多士近數十年之間御史游公文定胡公相繼而出其模範典刑皆足以師表後學而接於其人之耳目又未有若是其近者也是以比歲以來為政而知務者繼立二公之祠于學宮其所以開示斈者尚論古人先於其近者之意亦云切矣盍倚與安未知府事陳侯正同始祠游公於東廡之北端後六年轉運副使任侯文薦判官尚侯瑋又

以邦人之請命祠胡公且使游公之祠為東西室於堂上未畢而皆去又五年今轉運副使沈侯拯始因其緒而卒成之而教授王完方遂以書來屬某為記某生晚矣雖不及二公而躬拜之然論其言行以與同志者共講之則亦區區之願也昔者竊聞之二程先生兄弟倡明道學於河南東南之士受業于門見推高弟有三人焉曰上蔡謝公龜山楊公而游公其一也伊川先生嘗稱其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而楊公亦謂公心傳自到誠於中形於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而知其為成德君子也元符三年冬為監察御史旋出守郡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說盡於世考其師友所稱味其話言所傳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蓋有可得而推者矣至若胡公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公及謝楊二君子游而講於其說自得之奧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夫以二公之賢所立如此是豈獨建人所得私以為其鄉之先生哉今姑以其模範與刑接於耳目而論之則即夫鄉學而立祠為亦其事之宜耳自今以來凡建人之游於斈與夫四方之士往來而有事於建之斈者瞻二公之在此堂也必將悚然於中知所啟發退而考其言行以求其師友之淵源即其所至而益究夫問學之無窮則聖賢之門牆庶幾其可循而入矣然則為是祠者夫豈徒然而已哉

靜江府廳壁題名記

自秦戍五嶺漢開初粵踰嶺以南次第入中國為郡縣桂州

本屬象郡梁天監中始建州名已而更易離合不常唐末升為靜江軍節度然是時嶺南已分為東西兩道而西道所領實在邕管桂獨得察州十餘宋有天下四方萬里罔不臣規摸法制加詳於前代景祐二年詔桂州兼廣南西路兵馬鈐轄後十七年又詔兼經畧安撫於是始得顓制一路地望愈重其後援建大都督府之號而紹興初遂以靜江易其州號帥藩不輕令一路所領郡二十有五其外則羈縻之州七十有三又其外則諸小蕃羅殿自杞特磨白衣之屬環之又其外則交趾大理等國屬焉其地南入於海去帥所治水陸幾四千餘里其所控御亦可謂雄且劇矣然其土素薄多荒茅篁竹風氣異於北民之生理甚艱是以賦入寡少郡縣亦例以迫束而又並邊非止一面蠻夷之性不常赤子龍蛇交

致其恩威乃克無事故其任責常重夫以選之不輕地之椎
劉而任責之常重居其官者不亦既難矣哉蓋非特近者之
察將遠者之無不燭爲非特目前之安將長久之計其益爲
而後可也然常人之情往往忽於小而暗於大銳於始而怠
於終暗其著而不原於微望於人者常深而約於己者常不
盡則其所以綱紀維持於數千里之間者爲得不曠廢事哉
詩不云乎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此先王之所以謹
乎侯度者也日朝廷之使使其斯帥事且將兩歲伏自念何
所辦塞而猶得待罪于此夙夜是懼暇日視廳壁舊有刻悉
書前任人名氏試考一二則頗差誤脫畧廼俾僚吏諸葛昕
吳獵與郡之士加定訂焉蓋自開寶三年王師平嶺南以樂
繼能爲守至于今凡二百有七載合七十有六人書之于石

而重刻之夫考前政之名氏以詔其吏民亦後人之責也若
其人之賢不肖指而問焉固不可得而掩亦足爲方來者之
徵也因併書置州建牧之大畧且述其所當任者而以自勵
焉在嘉祐中轉運使李特中常攝帥事攝事本不當書以其
政之美而人之思之也特附著其間又以見善善不忘之意
云

南樓記

廣西轉運判官所治便廳之前故有樓樓官府之文書鬱而
不給予每俛而病之他日過之則煥然一新矣詹侯體仁謂
予於其上倚檻而觀凡四旁之嘉花美木悉獻其狀而遠岑
寸碧挺然屋山之隅樓之下爲堂堂之前爲亭皆幽野有趣
予怪而問之詹侯笑曰吾皆因其舊云耳始吾闢樓之塞而
觀之則其美已具易其穢擁之蔽塞者與其窓户之隘狹者
周以闌楯而吾樓成焉又視其下居然一堂也則敞其簷楹
而重飾之前有茀地去其積壤而柱之礎存焉則又因之以
爲亭名吾樓曰南樓取其面勢所直也堂曰梅雪因吾治之
故名也亭曰須友亭之旁植竹與梅與松吾將與之友亦且
須吾友朋而共榮乎此也爲我書其扁且記之予嘆詹侯之
智能因其故而損益不宿勞不重費不出户庭而得美觀是
可志也予於此竊有感焉嗟乎物之通塞固有其時哉向也
人所賤棄弗顧之地一旦而吾曹相與談笑周旋於其間闢
暗鬱爲光明變荒穢爲整治此非其時也哉通塞固有時然
使其不遇詹侯則歸於發壞而已時固存乎人哉凡物皆然
豈獨是邪且詹侯方以使指按行一路一路之郡邑亦貴且

衆矣政事之廢弛人情之鬱怫與夫利之所壅而病之所生
盖不一矣詹侯將次第而振其弊達其鬱通其所壅而去其
所病亦若爲是樓因其故而損益不勞而有條也則斯人之
所遇豈不在於斯時邪抑有待於詹侯者邪予方賴侯以免
於戾其陟華而侯也又豈特記是觀覽之間而已邪樓之成
以淳熙五年三月五日提點刑獄事廖侯季能實同予來觀
又十五日而予爲之記詹侯嚴陵人名儀之廖侯南劍人
遂子則廣漢張某也

潭州重脩左右司理院記

獄重事也欽恤之義著於虞書其命咎繇曰明于五刑以弼
五教蓋古者刑罰之設教化未嘗不存乎其中聖人之心固
期于天下之無刑也孔子亦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

爭僾之至於無訟者其必有道矣周衰先王之意不傳而其
法日壞故又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
喜夫得其情矣而繼之以哀矜而勿喜則亥木之恩深忠厚
惻怛所以涵養斯民者為如何哉嗟乎推是心也使之至於
無訟可也國朝藝祖開基惆念庶獄首革歷世之弊其在諸
司者舊有子城院軍巡院開寶六年命子城院毋得收繫改
軍巡為司寇始以士人為參軍天下巨鎮得置左右兩院者
十有六太宗朝復更司寇為司理列聖相傳卹刑之令史
不絕書雖有遭變故而丕祚克鞏則祖宗所以培植根本者
有自來矣長沙在南方為一都會乾道戊子之歲上命吳興
沈侯介來為牧侯以簡重惠肅臨民深為時訟繁滋之義節
約自己用財以制未踰年而爭訟衰吏庫實稍念左右院歲

久屋敝頹然將覆僦閒作顧謂其屬曰不幸教化之未孚
民罹于狴犴或有其情之未得而橫夭之適遭豈不甚痛譴
更撤而一新之捐緡錢百萬貿財于山募民為役民爭趨焉
踰時而成堅久燥實允以聽訊掃滌治之宜無不具備某謂
此可以窺侯仁恕之心矣侯屬某為記不獲辭因念治獄所
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興利為市固所不論而或矜
知乃以為聰明持姑息以惠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
輕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
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抑多
矣無是數者之患鄙罰麗於事而深存哀矜勿喜之意其要
幾乎在上者又當端其一心勿以喜怒好惡一毫先之聽獄
之成而審度其中隱於吾心竭忠愛之誠明教化之端以期

無訟為本則非惟可以臻政平訟理之効而收輯人心感召
和氣其於邦本所助豈淺也哉遂書之以詔來者

存齋記

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者
也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而孟子
道性善獨歸之人者何哉蓋人稟二氣之正而物則其駁氣
也人之性善非被命受生之後而其性旋有是善也性本善
而人稟天氣之正初不隔其全然者耳若物則為氣所昏而
不能以自通也惟人全夫天地之性故有所主宰而為人之
心所以異乎庶物者獨在於此也是以君子貴於存之存之
則在此不存則孰知其極哉存之則有物不存則果何所有
哉故主一無適敬之方也無適則一矣主一則敬矣存之之

道曷要於此乎誠能從事焉真積力久則有所存者將洋洋
乎察于上下而不可掩功用無窮變化日生性可得而全矣
吾友呂季克敏而好義以存名齋其志遠矣屬予為之記若
予者蓋硫硫自保之不暇而何以善於朋友然則斯記也非
特以勉季克且將以自警歟

弗措齋記

金華邵元通名齋曰弗措以為朝夕講習居處之地而求予
為記其請甚堅予焉能忘言也中庸論誠之之道其目有五
曰學曰問曰思曰辨曰行而五者皆責於弗措蓋聖學與天
地並高明博厚而悠久無疆也學者竭終身之力勉勉不已
猶懼不及而況於若存若亡暫作復輟其何益乎弗措之義
大矣雖然入德有門戶將其門而入然後有進也夫子之教

人循循善誘始學者問之即有用力之地而至於成德亦不外是今欲求所持循而施吾弗措之功其可不深致之於夫子之遺經乎試舉一端而論夫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嗟乎是數言者視之若易而爲之甚難驗之不遠而測之愈深聖人之言化工也學者如果有志盍亦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而信所謂汎愛親仁者學之而弗措乎學然後知不足其間精微曲折未易盡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未至終不爲己物盍亦思之而弗措乎思之而有疑盍亦辨之而弗措乎思而得辨而明又盍行之而弗措乎是五者蓋同體以相成相資而互相發也眞積力久所見益深所發益固而所以弗措者益有不可以已高明悖學端可馴而至矣噫學不躐等也譬

諸燕人適燕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修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畫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軔而欲乘雲駕風以遂抵越有是理哉且夫爲孝必自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始爲弟必自徐行後長者始故善言學者必以灑掃應對進退爲先焉非夫弗措之爲貴也吾子毋忽於予言誠能服夫子之教而用力焉則希旨至味吾子將自得於心矣

擴齋記

武夷胡廣仲扁其齋曰擴其友張某敢起古義以告曰太極混淪生化之根闔闢二氣樞紐羣動惟物由乎其間而莫之知惟人則能知之矣人之所以能知者以其爲天地之心太極之動發見周流備乎己也然則心體不既廣大矣乎道義完具事事物物無不該無不徧者也而人顧乃局於血氣之內而自小之雖曰自小之而其廣大之體本自若是以貴夫能擴也然而知之之端不發則擴之之功亦無自而施故孟子謂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夫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萌於中亦知其所以然乎知其所以然則良心見矣此所謂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擴者擴乎此者也擴之之道其惟窮理而居敬乎理明則有以精其知敬立則有以宅其知從事於斯涵泳不舍則其胸中將益開裕和樂而所得日新矣故充無欲害人之心而至於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之心而至於義不可勝用仁義之不可勝用豈自外來乎擴而至於如天地變化草木蕃亦吾心體之本然者也故擴者生道也恕之功也仁之方也學者所以求盡其心者也今廣仲

將體夫知之之端以致其擴之之力其進也孰禦焉雖然世固有不樂狹隘而求以自擴者不流於放肆則將窮大而失其所居蓋彼不知其有本也吾所謂擴者天理之素而彼所謂擴者人欲之爲也學者又不可以不辨

張南軒文集卷之十一

無倦齋記

廣西經畧使所治廳事之西偏有齋直堂之後方而虛
明於燕息為宜舊以綏潔名予懼其肆也更題曰無倦且志
其故昔者洙泗之門子張問政夫子首告之以無倦及季路
之請益則又繼之以無倦是知為政始終之道無越乎此也
夫難存而易忘者心也吏者分天子之民而治焉受天子之
土而守焉一日之間所為酬酢事物者亦不一端矣幾微之
所形紀綱之所寓常隱於所忽而壞於所因循纖悉之不謹
而萬緒之失其機方寸之不存而千里之受其害又况欲動
而物乘惡佚而形隨其所差謬復何可勝計可不畏我於是

知聖人無倦之意深矣師也務乎高明而懼其所殘之未篤
也故使以居之無倦為本而繼以行之以忠由也勇於進為
而懼其有所忽也故既告以先之勞之及其請益則繼以無
倦以二字而聖人所以起之者如此則在他人其所當從事
抑可知矣雖然常人之情往往始之謹而未之慢守矣於終
事發於久者蓋多矣非敢篤乎敬者其能日新而無斁乎予
於此懼書于坐右以自警併以告來者云

敬齋記

孟氏沒聖學失傳寥寥千數百載間學士大夫馳騖四出以
求道泥傳註溺文辭又不幸而高明汩於異說終莫知其所
止嗟夫道之難明也如此非道之難明也求之不得其本也
宋興又百餘載有大儒出於河南兄弟並立發明天地之全

古人之大體推其源流上繼孟氏始曉然示人以致知篤敬
為大學始終之要領世方樂於荒唐放曠之論窮大而失其
歸視斯言若易焉者而曾莫思其然也天下之生久矣紛紜
轇轕曰動曰植變化萬端而人為天地之心蓋萬事具萬理
萬理在萬物而其妙著於人心一物不體則一理息一理息
則一事廢一理之息萬理之紊也一事之廢萬事之墮也心
也者貫萬事統萬理而為萬物之主宰者也致知所以明是
心也敬者所以持是心而勿失也故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
適之謂一意其必識夫所謂一而後有以用力也且吾視也
聽也言也手足之運動也曷為然乎知心之不離乎是則其
可斯須而不敬矣乎吾饑而食也渴而飲也朝作而夕息也
夏葛而冬裘也孰使之乎知心之不外乎是則其可斯須而

不敬矣乎蓋心生生而不窮者道也敬則生矣生則烏可已
也怠則放放則死矣是以君子畏天命不敢荒寧懼其一失
而同於庶物也仁壽崔子霖以敬名齋而請予記之予嘉其
志之美也則不敢辭吾鄉之士往往秀偉傑出而吾子霖方
有志於斯道以與朋遊共講之予歎夫同志之難也乃今得
吾子霖而子霖又將與其朋友共之知吾道之不孤也故樂
為之書

拙齋記

盱江曾節夫以拙名其齋而請予為之記予喟而歎曰士病
於不拙也久矣文采之術而聲名之求知術之滋而機巧之
競爭先以相勝詭遇以幸得而俗以盛薄士病於不拙也久
矣頃者始見吾子望乎容止退然若不安聽乎言辭呐然若

不足意吾子之不馳騖於斯世也已而旋觀乎吾子之為則
敎已也介而接物也嚴又有以知吾子之能自守也今以拙
名齋抑吾子之志如此而何以予之記為雖然子之求於予也
幾予言之可以輔仁也抑以予之質之美子亦有望焉請試
為子言之也予聞之義理之本於天者至精而無窮氣稟之
存乎人者雖美而有限伊欲究夫無窮而化其有限舍學何
以哉雖然所為進學之方則亦有道矣古之人於此蓋終身
焉若升高之必自下若陟遐之必自邇也其用力豈苟然而
已哉予又病夫學者之不拙也旁窺而偏取耳受而口傳恃
聰變而鑿空蠢難之不圖而惟獲之計序之不循而惟至之
必久之不務而惟速之欲若是而欲有諸其身也難矣予是
以病夫學者之不拙也稽諸洙泗之門子之家子與非百世

師乎聖人始以魯稱之而其於是道終以魯得之所謂三省
其身自反而縮與夫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皆其平日所為
用力者也戰兢臨履至於啓手足之際而後以為知免一貫
之未正猶不敢安其終其學之本始有乎資於聖而全其天
蓋如此謂於是道以魯得之非耶由予前所言士病於不拙
者吾子既無是之患矣由予後所言病夫學者之不拙者吾
子其準是以勉之哉請無他求以子之家子與為標準而從
事焉其可矣若夫安其所已能而倦其所未進則為拘於有
限而息乎無窮是拙之流生害也吾子其必不然矣

隱齋記

予弟杓為袁州再閱月以書來曰某幸得備位郡守懼無以
宣上之澤於斯民乃闢便齋於聽事之旁日與同僚講民之
疾苦相與究復之於其暇則誦詩讀書於其間以自培殖致
請名予嘉其意為大書隱齋字以寄蓋取孟子惻隱之心之
義夫所謂惻隱者惻然有隱云耳嗟夫是心乃子民之本也
一日夕之間凡事物之至乎吾前與夫講論之所及思慮之
所萌所謂惻然以隱者如源泉之接續而無窮新而有常流
行而不可以已則其發見也豈有越思而其施於四境之内
者雖不中不遠矣子其體是心而存之而充之勿使有害之
者而已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所貴乎學者以其能愛人也
嗟乎為政者苟惟不知是心之存則本既不立矣雖有過絕
人之才智亦何以觀之哉抑又有一說焉人之情於其始也
惴惴然懼其不克也汲汲焉憂其不及也察民之疾逮而未
敢安也則是心之不存者寡矣及其久也於意之得而偏

於舉之閑而矜於令之行而忽則所謂隱然者將汨於因循
而息於驕肆政之所繇隳也嗟乎可不懼哉而可不察哉又
其可使幾微之言不聞於吾耳哉併著之使刻寘于壁

困齋記

弋陽方君耕道謫居零陵其友盧陵胡君邦衡自海外以書
抵之曰公取易困卦詳玩而深索之則得所以處困之道矣
耕道於是榜其齋曰困齋自號曰困叟其居閑而讀易則謂
之因交耕道可謂能尋其所聞矣在易之繫辭三陳九卦意
義深切至於困則曰困德之辨也又曰困窮而通又曰困以
寡怨嗚呼聖人發明處困之義備盡於此其惠後世學者至
矣是可不盡心以體之乎夫窮達者在外者也理義者在我
者也在外者存於時命而在我者無斯須而可離世之惑者

於其存於時命者乃欲人力而强移於其不可離者則違之而忘反居得則患失居失則覬得或能行於其所易而不能行於其所難能自保於安逸之時而有變於危窮之際是則非其心之正也窮達亂之也君子則不然其心日夕皇皇然惟知在我者禮義之安而行寧卹其它故其處困也致命而已於天何怨順義而已於人何尤而反諸其躬則益念其所未至惟恐思之不精益勉其所未能惟恐行之不力是君子之處困抑其進德深切之時也如此而後庶幾爲不負聖人之訓歟耕道往以直道忤權臣既而以小罪罹吏議方且竄巳自克好問不倦可謂知所處矣而邦儕以危言切論一賤嶺海近二十年窮經自樂浩然以歸其非有得於斯邪宜乎以此道相切勵也又聞橫渠先生之言曰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愈安知造物者不以是金玉耕道之德乎此豈特邦儕所望於耕道也耕道以記文見屬拭雖晚生念不爲無契是以不敢以固陋辭紹興二十八年春二月戊甲廣漢張某記

敬簡堂記

歷陽張侯安國治長沙既踰時獄市清凈庭無留民以其閒暇闢堂爲燕息之所而名以敬簡他日與客落之顧謂某曰僕之名堂蓋自比於昔人起居之有戒也子其爲我敷暢厥義某謝不敏一再不獲命因誦所聞而言曰聖賢論爲政不曰才力蓋事物之來其端無窮而人之才力雖極其大終有限量以有限量應無窮恐未免反爲之役而有所不給也君子於此抑有要矣其惟敬乎蓋心宰事物而敬者心之道所以生也生則萬理森然而萬事之綱總攝於此凡至乎吾前者吾則因其然而酬酢之故動雖微而吾固經綸乎古之先事雖大而吾處之若起居飲食之常雖雜然並陳而釐分縷析條理不紊無他其綱旣立如鑑之形物各止其分而不與之俱往也此所謂居敬而行簡者歟若不知舉其綱而徒簡之務將見失生於所息而患起於所忽乃所以爲紛然多事矣故先覺君子謂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求敬則是心不存而萬事弗析矣可不畏歟雖然若何而能敬充其所以害敬者則敬立矣害敬者莫甚於人欲自其就類色聲氣之間而察之天理人欲絲毫之分耳遏止其紹以順保其理則敬在其中引而達之擴而充之則將有常日新日新而無窮矣侯英邁不群固已爲當世之望誠能夙夜警勵以進乎此則康濟之業可大而豈特藩翰之最哉侯曰然則請書以爲記以無忘子之言

仰止堂記

武夷宋子飛盖游從之舊也戊寅之夏自其鄉觸熱來訪予湘水之上留既越月方念無以答其意於子飛謂某曰某家有小堂面直西山欲以仰止名之何如某曰請無以易斯名而某願爲記之子飛曰諾子之名是堂也豈徒取其偉觀乎哉而某之爲記也亦豈徒叙其境物之勝抑將因名以達義庶幾相與之意云耳噫人生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同體出乎萬世之下而與聖人同心其惟仁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蓋歎息焉曰詩之好仁如此仁之爲道論其極致雖曰舉者莫能勝行者莫能至然而聖人之教人求仁則具有

筌轍論語一書明訓備在熟讀而深思深思而力體優游厭飫及其久也當自知之有非人之所能與矣古之人起居飲食之間精察主一不知有外物之可慕他事之可為不知富貴之可喜憂患之可戚蓋其中心汲汲於求仁而已是道也夫人皆可勉而進而用力者鮮無他所以病之者多矣病之者多而不求以去之期為完人其以是終其身豈不大惑歟故學莫強於立志莫進於沓思而莫害於自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今子飛既以是名堂日游其間將詠仰止之詩以深念聖人之意當必慨然有感於中其惟篤信力稼弗得弗措期至於古人之域則如某者亦有望於切磋之益焉是以樂記之也

尊美堂記

湖南轉運使判官所治舊直潭州城之東南中更兵革徙于子城之中比歲復即其舊為東西兩廳今且十載矣東則倚岡阜來者相繼立亭觀於上有登覽之勝而其西獨病於迫隘燕閒舒適無所可寓又西偏垣有地數畝蓋棄不治也乾道八年冬建安黃公來為判官實治西廳歷三時與革刺舉既以次上而漕事益簡乃以暇日視其地而加葺闢焉氣象平曠若有待者將規以立宇會有主管文字廢驛易之得遺礎市材輯工為堂五楹僅踰月郡縣不知而堂已克成植梅竹於前而其後為方沼向之棄不治者一旦為覩深爽衍之居于以問民事接賓客奉燕嬉無不宜者於是始與其東之亭觀隱然相望而其迫隘之患亡矣公獨過某而言曰子其為我名之使有以告于後者某謝不敏則不可請退而思之它日言於公曰公之名堂豈獨為是物景之美哉其將有考於政也孔門論政之載於魯論者所以告子張者反復為甚詳焉所謂尊五美者于以正己而施諸人益無不滿顧為政者力行何如耳其曰尊云者言當謹乎是而不可以慢也將以尊美名公堂其可哉公曰諾是吾志也某又曰雖然不特是也聖人於五美之後復繼之以四惡之屏其儆戒方嚴之意深矣今雖以尊美名堂而所謂屏惡之義蓋亦不可不察也公既以是二者體於身而推於有政又將以是察夫郡縣之吏而進退之則舉善懲惡之理庶幾其亦得矣公曰善哉請書聖人之言于堂之中璧朝夕觀覽以比夫几杖盤杅之銘戒而子為之記俾來者有攷焉於是乎書公名洧字清臣云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一樂堂記

上饒徐衡仲幼育于龔氏爲龔氏後長讀書取科第事龔氏父母養生送終克共其子事年踰五十矣游宦四方求交訪道有成於昔人立本明宗之義惕然不敢寧乃言于朝願歸徐姓詔可其請方是時衡仲之父母俱存合百有五十六春秋而其伯氏泉州氏其叔其季某亦皆無故雍雍愉愉與其兄弟令二老者以爲天下之樂殆無以易此也它日伯氏取孟子所謂一樂者以名其居之堂而衡仲求予爲記予惟念昔嵗過衡陽衡仲適爲其州學官相與語于洞庭之野諮然又語事予蓋嘉其志賛其决而憂其爲世俗之論所移也今爲仲中誠懇惻卒能成就其志又爲龔氏謁議立之後人所以處之者蓋有餘味義正而恩得天實相之且使其親壽考康寧其兄弟在旁得全其所謂一樂者固予所咨嗟而樂記也原民之生與萬物並於天地之間父天而母地本一而已而於其身莫不有父母之親兄弟之愛以至於宗支之爲纍分續析血脉貫通分雖殊而本實一此性之所具而天之所爲也聖人有作立姓以別其系聯宗以謹其承亦因夫性之自然理之所不可易者而已茍惟強離其所系而合於其所不可合是豈性也哉是故神不歆非祀而民不祀非族以此防民而春秋之時猶有身爲諸侯而立異姓以涖祭祀如鄫子之爲者聖人書之曰莒人滅鄫謂其先無血食之理也豈不深切著明哉衡仲其講於此矣雖然引義而返其宗衡仲之所能爲也返而全其所謂一樂者豈衡仲之所能爲哉衡仲誠樂乎此也人倫之際昔人謂盡其分爲難衡仲誠勉乎此也仰孟子之所謂三樂其難必者吾既已得之於天矣則夫其二端者又可不深體之乎予嘗論三樂仰不愧俯不怍爲本蓋在己者可得而勉也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衡仲而力進乎此以至於無所愧怍之地則上有以寧其親翕其兄弟而下有以推類而及人焉幾乎克全而不愧矣予因記一樂而併及乎此亦朋友相儆勵之意云衡仲名安國今爲連山令

潔白堂記

劍南陳君自蜀以書抵予曰某不幸今不獲奉其養深惟所以報親者惟是潔身淪德庶幾終身無玷缺之行則或可以

塞萬一之責家故有堂因取周詩白華孝子潔白之義名之曰潔白兄弟朝夕其間以警以戒敢請爲記予雖未識陳君而竊聞之吾友魏掞之元履謂君直諒又得君書勤甚則不果辭雖然白華之章句逸矣其爲義固不可以廢爰獨以予心之所謂孝子潔白者而以復于陳君焉惟人之生受之天地而本乎父母者也然則天地其父母乎父母其天地乎故不以事天之道事親者不得爲孝子不以事親之道事天者不得爲仁人傳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此之謂也然所謂物者果何謂乎蓋其實然之理而已實然之理具諸其性有是性則備是形以生性無不善也凡其所爲視聽言動莫不有則焉皆天之理也性則然矣是故君子無敢不敬也非禮則勿視非禮則勿聽非禮則勿言非禮則勿動將以

順保其彛性庶幾乎勿失盖全而生之者此也其可不以
而歸之乎此所謂不過乎物孝子仁人事親之道而所以事
天者也潔白之義其有取於斯乎有取於斯則造次不可忘
也戰兢不可懈也由盡心以知性由存心以養性必期於無
媿歟若曾子所謂而今而後吾知免夫然後為盡人子之道
也如予之不敏雖知此義勉焉而未至抱罔極之痛日夜以
懼因陳君之請而有感於中敢併取南陔相戒以養之義顧
與吾黨之士相戒以潔白其可乎陳君往哉奉對大廷盡盡
言無隱者今又孜孜然志於古道充是心以往吾知其終有
以無負於斯堂之名也然則可不懋乎陳君名槩字平甫云

思終堂記

永嘉鄭許深夫從事湖南幕府之[illegible]其尊父登仕沒于官

舍于往來之間又往焉深夫泣[illegible]曰予之不天未卯而喪
母吾家方窮空既殯而無以葬[illegible]事則日夜[illegible]心不敢寧
歲丁亥得地于瑞安縣之北[illegible]吳泣血負土乃克卒事于
時老父嘗登斯立而眷焉顧而曰異日我必葬是今者不幸
至于大故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惟是不孝之軀大懼隕越
顧父之靈[illegible]獲歸合于兆則將立堂其旁以為早莫瞻省時
節祀饗之地未死之前敢不勉盡其力願預請其名與記府
殺佩服思惟有以大警其懈惰者則又泣予既不果辭乃取
禮傳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之義名之以思
終且從而記之夫墓祭非古也體魄則降魂氣在上故立之
主以祀其精神之極而謹藏其體魄以竭其深長之思此古
之人明於鬼神之情狀而篤於孝愛之誠實者也然考之周
禮則有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為尸是則成周盛時固亦有祭
於其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而其於
義理不至於甚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其必立之尸者乃亦
所以致其精神而示饗之者非體魄之謂其為義抑精矣故
夫後世以來立宇於墓道或立於其側以為瞻省祀饗之地
至有援諸古義以為之名揭而出之顧名而思義比諸几杖
盤杅之有銘有戒君子亦有所取而不廢以人子之心拳拳
於其親者誠無已也然則予之名斯堂豈無旨哉盖人子之
於親終其事之為難也所為終其事之難者亦在於吾身而
已故於其親之沒揩栝棬則奉之而泣以吾親之所嘗御也
見桑梓則悚然而敬以吾親之所嘗息也夫其於物也猶然
而吾之此身乃受之於吾親而為親之遺體然則所以致其

身當何如耶故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不敢以遺體行殆夫於
其形見者其守之之嚴固如此而其賦是形以生者盖以其
具是性也然則又可使之或虧乎故自視聽言動之不莊不
欽以至朋友之不信事君之不忠蒞官之不敬皆謂之非孝
凡一毫有歉乎其中則為有辱乎其親為其有以害於性故
也故君子戰戰兢兢每懼或失之凡欲以順保其性以無失
其身而無辱乎其親由是觀之至於曾子全而歸之而後可
謂之能終其事者矣所謂行身而不遺父母惡名者其在斯
歟而世之昧者顧以富貴利達為足以顯其親汲汲然求之
曾不知枉道苟得戕賊天性莫此之甚而貴乘播惡恥加遺
體若撻市朝其得失為如何哉是則行身以其道則雖[illegible]
賤而其所為事親者未嘗不得不以其道則至於君富貴而

所爲尊親者益盛以滋甚矣自深夫之來湖南予數與之歎又於朋游間聞其尊父教飭之甚嚴以深夫資之篤而請之篤也故爲推言人子之道所以終其事者而勉之俾思焉思而體之體之而不忘然後知終之之果爲難也予抱問擬之痛夕惕念此未知所濟然則今日之所以告深夫者是亦所以自勵云耳乾道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名軒室記

或曰知道矣而常患其不能長一於己夫不能長一於己則道與己尚爲二物也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嗚呼是果爲真知也歟其功未至也將使己化於道如水入水初無有間以全於天其必有本要矣其力行之積歟道與己尚爲二物則天理不備天理不備而不加省焉吾見道日有遠已

而已可不畏哉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道至於凝則斯能有之矣惟至德可以凝道古之人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酒掃應對獻酬交酢以至於坐立寢食之間無一而不在德爲至纖至悉也所以成其天理而已蓋毫釐之間不至則毫釐之間天理不在故學而時習之無時而不習也念念不忘天理也此所以至德以凝道也及其久也融然無間渙然和順而內外精粗上下本末功用一貫無餘力矣名吾軒曰時習夫習之有斷絕者心過有以害之也心過尤難防一萌于中雖非視聽所及而吾時習之功已斷絕矣察之緩則滋長矣惟人安於故常以爲微而忽焉而不知此豈可使之然也哉今日一念之差而不痛以求改則明日茲念重在矣積而熟時習之功銷矣不兩立也是以君子懼焉萌于中必覺覺則痛懲而絕之如分桐葉然不可復續如此則過境自疎時習之功專以至於至德以凝道顏子之不貳一絕不復生也名吾室曰不貳因書此自勉焉

多稼亭記

歲辛卯之八月予過毗陵甲寅郡守葛山晁伯疆置酒郡齋澄暮登城城有故亭塞下瞰阡陌方秋稻熟黃雲蔽野相與裴徊縱觀已而月光皎然景氣清淨伯疆舉觴屬予曰斯亭者人以多稼名某假守于此歲事適登君侯辱臨得以從容一杯實天幸也將因而葺之願爲其記明日將行又以請且寄聲相趣者三四予惟念春秋書法喜兩者有志乎民者也亭名多稼豈無意哉吏於斯者以暇時登臨觀稼穡之艱勞

而念民生之不易其時之不可以奪其力之不可以不裕而又謹視其苗之肥瘠時夫兩暘之節以察吾政事之若否幸而一稔則又不敢以爲己之能而益思勉其不可以怠者閔閔然皇皇然無須臾而寧於心其庶矣乎乎是春秋之意也然則伯疆之復斯亭豈爲游觀者哉因書以寄甲寅之集通判州事吳興葛謙問與焉伯疆名子健謙問名郯

遊東山記

歲戊寅夏四月己亥弋陽方疇耕道廣漢張栻酌餞東平呂丙子駒于永之東山久雨新霽天朗氣清步上絕頂山色如洗相與置酒于僧寺之西軒裴徊遠望于時零陵張紆公飾預焉俯仰庭戶忽喟然而歎曰噫嘻此丞相范公忠宣之故居也坐客皆聳然起而問之公飾曰公居此時其始年十三

四某之先人昏爲公客故某亦得侍公公時已苦目疾手施
寸許玉用以摩按某未之識也則亟視之旁有小斑曰此
石也公愕然曰然也此之謂玉嗚呼公存誠至於不欺獨子
則公之氣象可□□已坐客皆咨嗟公飾又曰公居此西偏
爲屋僅三十□□□寺僧鄰也諸孫皆尚幼它日與寺僧戲
僧愚無知至□□□直行過公前語微及公公漠然若不聞
見者明日僧大悔蹶踴踏詣求謝亦卒無一言待之如初承
之士間有得進見公循循親加訓誨一日坐定有卒爾而問
曰先某於相公爲何親蓋斥文正公之名時二子正孚正思
侍旁悚汗恐懼然亦懼公慼頻久而曰先公也言者大恐已
而複以溫詞慰其心後亦與相見不絕公之度量雖曰天與
其亦學以成之歟又一日問坐客曰郡士之登科者皆歸矣

而某人獨未歸耶或曰試學官也公愀然曰吏事近民精心
於此學之要也始登科顧求從仕安耶九公言簡而深足以
垂世立教率類此自奉極儉約士從諸子游者時命之飯不
過蔬三品饌蔽不掩盤後有客至即以分餉不復更益某年
幼所記公如此不能細也於是坐客相與言曰江山如昔公
不可得而復見矣而有如公飾者尚及見公所記之詳如此
豈易得哉而斯亭也經兵火震蕩之餘屹然獨存吾曹晚生
亦與聞公之言行又豈偶然哉中庸曰君子動而世爲天下
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孟子曰聞下惠之風
者鄙夫寬薄夫敦於公其信之矣子駒謂某曰盍記之以爲
異日傳某雖不文至此其何敢辭也抑嘗記某庚午歲來永
時寺僧有法賢者年八十餘矣謂某言猶丞相居此某時爲

僧彌每見公遇朔望必陳所賜書及賜物列于堂上率家人
子弟拜伏聞嗚呼公之不忘君父至此所謂在廟堂之上
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文正公之心公得之矣請
併附于記之末可乎皆曰諾時某弟杓姚權隸偕遊後一日
庚子記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序

經世紀年序

太史遷作十二國世表始記甲子起於成周共和庚申之歲庚申而上則莫紀焉歷世寖遠其事雖見於諸書靡適折衷則亦傳疑而已　本朝嘉祐中康節邵先生雍出於河南窮往知來精極於數作皇極經世書上稽唐堯受命甲辰之元為編年譜如去外丙仲壬之祀康節以數推知之乃合於尚書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之說因康節之譜編自堯甲辰至皇上乾道改元之歲凡三千五百二十有二年命之曰經世紀年以便觀覽間有鄙見則因而明之如孟子謂堯舜三年之喪畢舜禹避堯舜之子而天下歸之然後踐天子位此乃

帝王奉天命之大旨其可闕而弗章故皆書其服喪踐位之實焉夏后相二十有八載寒浞弒相明年少康始生于有仍氏凡四十年而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故於此四十載獨書少康出處而紀元載於復國之歲以見少康之君臣經營宗祀絕而復續足以為萬代之冠冕於新莽之篡弒而不書蓋呂氏不可間漢統而所假立惠帝子亦不得而紀元故獨以稱制書也以至周文王之稱王武王之不紀元於國皆漢儒傳習之繆先覺君子辯之詳矣故皆正而書之漢獻之末曹丕雖篡帝而昭烈以正義立乎蜀諸葛亮相之則漢統為得為絕故獻帝之後即係昭烈年號書曰蜀漢逮後主亡國而始繫魏凡此皆節目之大者嗟乎世有古今而古今不間於一息事有萬變而萬變卒歸於一源蓋理義根乎天命而存乎人心者不可泯也故易本太極春秋書元以著其體用其示後世至矣然則大易春秋之義其可以不明乎乾道三年正月甲子謹序

閫範序

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為人之道者以其有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夫婦之別而又有君臣之義朋友之交也是五者天之所命而非人之所能為有是性則具是道初不為聖愚而損益也聖人能盡其性故為人倫之至衆人則有所蔽塞而淪失之耳雖然亦豈不可反哉聖人有教焉所以化其欲而反其初也舜之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寬云者漸漬涵養之使其所素有者自發也而皋陶亦曰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敦哉敕云者所以正其綱而敦云者所以厚其性也降

及三代庠序之教尤詳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明云者講明之而使之識其理之所以然也然則人之所以為聖賢與夫聖賢之教人舍是五者其何以哉東萊呂祖謙伯恭父為嚴陵教官與其友取易春秋書詩禮傳學論孟子聖賢所以發明人倫之道見於父子兄弟夫婦之際者悉筆之于編又泛考子史諸書上下二千餘載間凡可以示訓者皆輯之惟其事之可法而已載者之失實有所不計也惟其長之可取而已它為之未善有不暇問也間日攜所編以示某而講訂焉未幾而成名以閫範某謂此書行於世家當藏之而人當學之也家庭閨閫之內鄉里族黨之間皆其見之深淺味之短長篤敬力行皆足以有補然在學者則當由是而講明之以求識其理之所以然者誠知是書所載

莫非吾分內事而古之君子皆非有所為而為之則其精微親切必有隱然自得乎中者雖欲舍是而不由亦不可得矣書所登載未盡伯恭尚繼編云

論語說序

學者學乎孔子者也論語之書孔子之言行莫詳焉所當終身盡心者宜莫先乎此也聖人之道至矣而其所以教人者大略則亦可睹焉蓋自始學則教之以為弟為子之職其品章條貫不過於聲氣容色之間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此雖為人事之始然所謂天道之至賾者初亦不外乎是聖人無隱乎爾也故自始學則有致知力行之地而極其終則有非思勉之所能及者亦貴於行著習察盡其道而已矣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

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秦漢以來學者失其傳其間雖或有志於力行而其知不明擿埴索塗莫適所依以卒背於中庸本朝河南君子始以窮理居敬之方開示學者使之有所循求以入堯舜之道於是道學之傳復明於千載之下然近歲以來學者又失其旨曰吾惟求所謂知而已而於躬行則忽焉故其所知特出於臆度之見而無以有諸其躬識者蓋憂之此特未知致知力行互相發之故也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歷攷聖賢之意蓋欲使學者於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及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內外交正本末不遺條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弊然則聲氣容色之間灑掃應對進退之事乃致知力行之原也其可舍是而它求乎顧某何足以與明斯道輒因河南餘論推以己見輯論語說為同志者切磋之資而又以此序冠于篇首焉

洙泗言仁序

昔者夫子講道洙泗示人以求仁之方蓋仁者天地之心天地之心而存乎人所謂仁也人惟蔽於有己而不能以推失其所以為人之道故學必貴於求仁也自孟子沒寥寥千有餘載間論語一書家藏人誦而真知其旨歸者何人哉至本朝伊洛二程子始得其傳其論仁亦異乎秦漢以下諸儒之說矣學者所當盡心也某讀程子之書其間教門人取聖賢言仁處類聚以觀而體認之因裒魯論所載疏程子之說于下而推以己見題曰洙泗言仁與同志者共講焉嗟乎仁雖

難言然聖人教人求仁具有本末譬如飲食乃能知味故先其難而後其獲所以為仁而難莫難於克己也學者要當立志尚有講論問辨於其所謂難者勉而勿舍及其久也私欲浸消天理益明則其所造將有不可勝窮者若不惟躬行實踐之務而懷斬獲之心起速成之意徒欲以聰明揣度於語言求辭則失其傳為愈甚矣故愚願與同志者共講之庶幾不迷其大方焉

孟子講義序

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義利之辯蓋聖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

之習雖不爲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頃意
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
一而已如孟子所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
則善端遏塞欲適聖賢之門牆以求自得豈非却行以望及
前人乎使談高說妙不過渺茫臆度譬猶無根之木無本之
水其何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本而精察於動
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爲霄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學然
後知不足乎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利之辨
將日救過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以已
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而非
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曰利雖在己之事亦爲人也曰義則
施諸人者亦莫非爲己也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

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
無疆以義故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
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
反正之大綱也其微辭奧義備載七篇之書如某者雖曰服
膺而學力未充何足以窺究萬一試以所見與諸君共講之
顯無忽深思焉

胡子知言序

知言五峯胡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諱宏字仁仲文定公之季
子也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先生于京師又從侯師聖
先生於荆門而卒傳文定公之學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
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蘊
窮皇王制作之端綜事物於一源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
偏以見天理之全卽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
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晚歲
嘗被召旨不幸寢疾不克造朝而卒是書乃其平日之所自
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然先生之
意每自以爲未足逮其疾革猶時有所更定蓋未及脫藁而
已啓手足矣或問於某曰論語一書未嘗明言性而子思中
庸獨於首章一言之至于孟子始道性善然其爲說則已簡
矣今先生是書於論性特詳焉無乃與聖賢之意異乎某應
之曰無以異也夫子雖未嘗指言性而子貢蓋嘗識之曰夫
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蓋夫子之文章無非性與天道之流
行也至孟子之時如楊朱墨翟告子之徒異說並興孟子懼

學者之惑而莫知所止也於是指示大本而極言之蓋有不
得已焉耳矣又況今之異端直自以爲識心見性其說譸張
雄誕又非當時之比故高明之士往往樂聞而喜趨之一溺
其間則喪其本心萬事隳弛毫釐之差霄壤之繆其禍蓋有
不可勝言者先生如此又烏得而忘言哉故其言有曰誠成
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而必繼之曰心妙
性情之德又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
乎而必繼之曰惟仁者爲能盡性至命學者誠能因其言而
精察於視聽言動之間卓然知夫心之所以爲妙則性命之
理蓋可默識而先生之意所以不異於古人者亦可得而言
矣若乃不得其意而徒誦其言不知求仁而坐談性命則幾
何其不流於異端之歸乎某頃獲登門道義之誨浹洽於中

惟不敏有負夙知輙序遺稿貽于同志不韙之罪矣不
而辭焉

五峯集序

五峯胡先生遺稿有知言一編幷旣奉而傳之同志矣近歲先生季子大時復裒輯先生所爲詩文之屬凡五卷以示某某反復而讀之惟先生非有意於爲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所發蓋所以舒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答問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爲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也又惟先生自早歲服膺文定公之敎至于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辭氣議論之間者亦月異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于時又不幸僅得中壽其見於文字閒者復止於如此豈不甚可歎息至其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之人亦可以推而得焉淳熙三年元日序

江諫議奏藁序

諫議江公奏藁九十有七篇上章執徐之歲徽宗皇帝親萬機厭朋黨之論收召豪傑以自近放逐之臣相繼起南荒越明年以建中靖國爲元思與天下更始於是公由奉常博士擢左司諫自以不世之遇進見拳拳不敢不盡有所聞見言之惟恐不及而於遠便佞敦友睦消黨與容受直言尤極反覆致意上往往開納會姦人得柄公旋即補外竄貶流落以死天下惜之延紹興四禩有詔追錄贈公諫議大夫制詞有曰惟世道之多變致國論之靡常是非或眩於愛憎夷險獨持於一節權寵所忌竄斥莫還嗚呼公亦庶幾無憾矣某側聞前輩道公事云方公在門下珍禽奇獸稍稍入內苑公力諫其漸後數日上謂公前所論繼已悉罷遣特獨一鶻不肯去上以杖擊之顚內侍刻公姓名此杖上以志忠諫然則公言在當時不爲不用矣一斥不復豈微考意邪而獲伸於紹興又豈非天也邪某得此書於公之孫似祖伏而讀之不知涕泗之橫集嗟乎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自祖宗有天下留意多士仁宗皇帝涵濡長育四十二年而收其用爲元祐之政元祐諸君子雖見竄百罹而直道隱然流風所被論議著見於元符之末建中靖國之初蓋又彬彬如也元氣不傾雖齊爽侵食而中興之日旋踵即見人才之爲國重輕如此然則爲國計者其可忘封殖愛護伸忠直之氣遏導諛之萌以壽天下之脈而人臣幸登王朝其又可遷回利害之塗自同寒蟬卒蹈委靡陵夷以負吾國家也郡學教授邵顏慨然鋟版傳後其所儀慕又可知也公諱公望字民表云

趙氏行實序

戊戌之夏吾友趙子直以書抵予其敍且曰先君子不幸而沒惟其隱德實行世之人鮮克知之不孤大懼失墜皇皇然哀集僅成編顧得文冠其首以信於來者予拜受其書伏自念頃歲侍先忠獻于餘干始識子直之尊父見其貌毅而氣平心固知其好義樂善君子也已而子直以嘉言擢上第官中朝有直聲出而臨民豈弟之實見於行事持使者節風績隱然於是人始攷其源流所自而益知其父之賢今又得是編而讀之慨然如見其人焉予觀其書凡一言一行之細莫不備記至於其心志之所存亦皆推極而究見君子直可

盡心於其親者矣語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若子直
於其親其觀之也亦詳且審哉子嘗攷於禮矣禮有銘銘者
自名也孝子孝孫所以稱揚其先之美而著之後世者也蓋
其中心汲汲然惟恐夫美之不充章此衛孔悝之鼎銘所為
作也今子直之為其心豈不本於是哉然而以人之子孫而
稱揚其先其辭以取信於人者豈以其實而非誣故歟夫有
善而弗知知而弗傳與夫傳之而誣君子皆以為恥子觀子
直之於其親致其知也深欲其傳也切而其言則實而不浮
也其信於後夫果何疑也我抑子又聞之人之欲揚其先之
美未若行其身無負之為先也以子直之質進德不怠異時
推是心以終報吾君而發於事業國人將稱願曰幸哉有子
如此則其為顯揚也又孰加邪又豈有不信之患也耶若子

者求所以無墜乎先訓而無忘乎先志寧無愧焉每懼莫之任
也觀子直之為題亦有感於此焉書於其編之首子直
勉旃焉

南嶽唱酬序

予來往湖湘踰二紀夢寐衡嶽之勝亦嘗寄迹其間獨未得
登絕頂為快也乾道丁亥秋新安朱熹元晦來訪予湘水之
上留再閱月將道南山以歸乃始偕為此遊而三山林用中
擇之亦與焉十有一月庚午自潭城渡湘水甲戌過石灘
始望嶽頂忽雲氣四合大雪紛集須臾深尺許予三人者飯
道旁草舍人酌一巨盃上馬行三十餘里投宿草衣巖一時
山川林壑之觀已覺勝絕乙亥抵嶽後[illegible]予小憩甚雨暮未
已從者皆有倦色湘潭彪居正德美來會亦意予之不能登
也予獨與元晦決策明當冒風雪亟登而夜半雨止起視明

星爛然比曉日升暘谷矣德美以怯寒辭歸予三人聯騎渡
興樂江宿霧盡卷諸峰玉立心目頓快遂飯黃心易竹輿由
馬跡橋登山始皆荒嶺彌望已乃入大林壑崖邊時有積雪
甚快溪流觸石曲折有聲琅琅日暮抵方廣氣象深窈八峰
環立所謂蓮花峰也登閣四望霜月皎皎寺皆板屋問老宿
云用瓦輒為冰雪凍裂自此如高臺上封皆然也戊寅明發
穿小徑入高臺寺門外萬竹森然間為風雪所折清爽可
愛住山了信有詩聲云良夜月明登巖間有猿嘯清甚出寺
即行古木寒藤中陰崖積雪厚幾數尺望石廩如素錦屏日
影下照林間冰墮鏘然有聲雲陰驟起飛霰交集頃之乃止
出西嶺過天柱下福嚴望南臺歷馬祖庵由寺背以登路亦
不至甚狹遇險輒有石磴可歩陂踰二十餘里過大明寺有

飛雪數點自東嶺來望見上封寺猶隱迂數里許乃至山寺草木堅瘦門外寒松皆拳曲擁腫樛枝下垂冰雪凝綴如蒼龍白鳳然寺宇悉以版障蔽否則雲氣噓吸其間所在不辨人物有穹林閣侍郎胡公題榜蓋取韓子雲壁潭潭穹林攸擢之語予與二友始息肩望祝融絕頂褰裳徑往頂上有石可坐數十人時烟靄未盡澄徹然群峯錯立遠近異態其外四望渺然不知所極如大瀛海環之真奇觀也湘水環帶山下五折乃北去寺僧指蒼莽中云洞庭在焉晚歸閣上觀晴霞橫帶千里夜宿方丈月照雪屋寒光射人泉聲隔窗泠然通夕恍不知此身踞千峯之上也已卯武夷胡寔廣仲范念德伯崇來會同游仙人橋路並石側足以入前崖挺出下臨萬仞之壑凜凜不敢久駐再上絕頂風勁甚望見遠近次第呈

露比昨觀殊快寒威薄人呼酒舉數酌猶不勝擁氈坐乃可支頃更雲氣出巖腹騰湧如饋餾過南嶺為風所飄空濛杳靄頃刻不復見是夜風大作夾夜未曉雪擊窗有聲驚覺將下山僧僧亦謂石磴冰結即不可步遂亟由前嶺以下路已滑甚有跌者下視白雲滃浡瀰漫吞吐林谷真有盪胸之勢欲訪李鄴侯書堂則林深路絕不可往矣行三十里許抵嶽市宿勝業寺勁節堂蓋自甲戌至庚辰凡七日經行上下數百里景物之美不可殫敘間亦發於吟詠更迭唱酬倒囊得百四十有九篇雖一時之作不能盡工然亦可以見耳目所歷與夫興寄所託異日或有考焉乃裒而錄之方已卯之夕中夜凜然撥殘火相對念吾三人是數日間亦荒於詩矣大抵事無大小美惡流而不返皆足以喪志於是始定要束繫自當止蓋是後事雖有可歌者亦不復見於詩矣嗟[illegible]編者其亦以吾三人者自儆乎哉作南嶽唱酬序[illegible]郡[illegible]某敬夫云

送張荊州序

客問於某曰張荊州之行子將何以告之某應之曰吾將告之以講學客笑曰若是哉吾子之迂也荊州早歲發策大廷天子親擢為第一盛名滿天下入司帝制出典藩翰議論風采文章政事卓然絕人上流重地暫茲往牧所以寄任之意甚重而天下士亦莫不引領以當世功名屬於公也夫以位逕而名章任重而塗險吾子顧以講學告之不亦迂乎某曰子以吾所謂講學者果何也邪蓋天下之患莫大於自足自足則畫矣信如子言荊州若挾是數者以居則僕尚何道惟

荊州方且退然若諸生曾無一毫見於顏面此僕之所以歎息慕向而講學之說是以敢發也蓋天下之物擾矣紛綸膠輵日更乎前可喜可怒可慕可愕所以激耳目而動心志者何可以數計而吾以藐然之身當之知誘於外一失其所止則遷於物夫人者統役萬物者也而顧乃為物役其可乎少是以貴於講學也天下之事變亦不一矣幾微之形節奏之會毫髮呼吸之間得失利害有胥壞之勢吾朝夕與之接一有所滯塞則昧幾而失節其發也不審則其應也必盭一事之隳萬事之所由隳也豈不可懼乎是以貴夫講學也夫惟講學而明理則執天下之物不因而應天下之變不膠吾於天下之物無所惡而物無以累我皆為吾役者也吾於天下之事無所厭而事無以汩我皆吾心之妙用也豈不有餘裕

乎又豈有窮極乎然所謂講學者寧已求哉亦其知而已矣
若吾所固有也本之六經以發其蘊泛觀千載以極其變即
事即物身親格之超然會夫大宗則德進業廣有其地矣夫
然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居天下之廣居
行天下之大道致君澤民真古所謂大臣者矣然則學其可
忽乎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某既以此告客於
荊州之別也遂書以為獻

送岳主管序

岳大用求予贈行之言予惟大用先世有勲伐于王家不幸
中遭奇禍海內所歎而大用兄弟淪落南之久困厄流離亦云
極矣險阻艱難亦粗之備矣天日照臨舊勲昭白大用於此
猶得以自申人皆為大用喜而予獨有說焉孟子謂生於憂

患而死於安樂士之處憂患也日[illegible]為蹈難而履危有所
懲而不敢肆生云者言其良心[illegible]之發是固生道也若夫
由乎安樂之中而不知省察狃於安則怠流於樂則肆怠且
肆則放僻邪侈所由起其苗裔雖曜曜而本心淪喪矣雖然君
子之處安樂也亦豈得而溺之哉素而行之心豈有二乎今
大用比之萎將無幾日適安樂之地矣獨願而忘其初為念
先世之忠勤哀當時之禍變則夫孝愛之根于心者油然生
矣感國家不貲之恩思報稱之無所則夫忠義之根于心者
油然生矣一飲食一起居皆不忘乎是懍懍乎惟恐不得嗣
其先也則是心常存怠與肆無自而滋長雖處安樂烏得而
溺之哉以大用之敏爽試以是自勉遠業其可既乎乾道五
年二月甲午朔

送曾裘父序

予聞南豐曾裘父之名舊矣所謂直諒多聞古之益友歟今
年秋始見之于長沙則非特如前聞抑有過焉益將潛心夫
大學之源其所至未易度量也予念世衰其學者獨天資秀
美之士往往為他岐所陷溺而不反及見吾裘父立志之遠
且大也顧交之心豈不慰哉然會面未久而裘父歸於予心
拳拳有不能已者雖欲無言得乎嗟乎道之不傳也久矣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無一息之或間無一氣之或停大和保合
品彙流形則道豈有隱而不傳者乎其不傳也人自隔之耳
人奈何而隔之物欲誘引偏倚滯吝拘於形器而不能通也
將以極夫上達之事豈可不深惟之乎人受天地之中以生
有是心也天命之謂性精微深奧非言所可窮極而妙其蘊

者心也仁者心之所為妙也仁之意至親切而親切不足以
形之仁之體至廣大而廣大不足以名之然求之之方夫豈
遠乎即吾視聽言動之著不可掩也有能於此達其端而會
其源超然得之於形器之表則洋洋上下體物不遺入仁而
道不窮矣極其致則天也由孟子以來蓋千有七百餘歲河
南程子實闡而知之某也學乎程子之門者也豈能盡窺宮
墻之美哉以其所知而言之未知合與否也憂患不文獨以
致朋友切磋之義而因以求益云異時重逢相與察日新之
得則斯言亦或有取焉爾

送方耕道序

莆陽方耕道為尉普化予暱之熟矣天資耿介臨事不苟問
于其所部則翕然稱其清未嘗擾民也間從予講論問辨於

其欲漸而歸既借與之別且將有望焉則從而告之曰人之性善然自非上智生知之資其氣質不容無所偏學也者所以化其偏而若其善也氣稟之偏其始甚微惟夫習而不察日以滋長非用力之深未由返也故傳稱強矯強矯云者揉而正之也顏耕道無待夫天資之美必深察其所偏致知力行勉自矯焉異時相見當觀氣質變化之淺深而知學力之進否也耕道勉之哉耕道起而請曰某亦頗知病之所在矣其將何以藥之乎予又告之曰語所謂一言而可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而其道乃在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已要須從事於此乃知聖人之言真為要切也升高自下陟遐自邇涵泳體察久而勿舍則氣之暴者可得而平量之隘者可得而擴思其近於薄者將日趨於忠厚患其失於易者將積而為

敦篤是則強矯之功也氣質益化則天理寖存睟面盎背端有不可掩者學其有窮極哉如某者方朝夕自矯其偏之不暇異時亦望吾子有以發焉遂書為贈行之序

送劉圭父序

武夷劉圭父道長沙省其兄予獲識之於其行也徵贈言之義至于再三顧予者方自藥其病之不暇而何足以問所宜嘗聞之道二義與利而已矣義者亘古今通天下之正途利者犯荊棘入險阻之私逕也人之秉彝固有坦然正途之可遵而乃不由之而反犯荊棘冒險阻顛實終身而不悔獨何歟血氣之動於欲也動於聲色動於貨財以至於爵祿之可慕則進以求達知名之可利則銳於求名不寧惟是九一日交之間起居飲食遇事接物苟私己自便之事意之所向無不遏之則天理滅而人道或幾乎息矣其胸次營營豈得須臾寧處於斯世亦俛俯以苟免耳孰知有六尺血氣之軀而不知其體元與天地相周流也豈不可惜乎雖然義內也本其良心之不可以自已者反而求之夫豈遠哉以圭父之才及盛年其仕於時也人固曰宜而以親疾之故求祠官方將杜門專意惟所以承顏節適者是念是圖而弗暇它顧也則圭父之心豈與世之長鶩於利者比乎願圭父以是為觀之念慮之起必察其為義乎為利乎詭遇獲禽雖若丘陵吾弗賓也則所謂良心之不可以已者將日引月長既久且熟幾微毫髮了然坐判於胸中私逕永絕正途大通驅為安車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夫孰禦焉如僕不敏當策蹇以相與彷彿也

送嚴主簿序

吾友陳擇之為予言其鄉人嚴君寀諸端明汪公請所以繳汪公告以留心正大為本寀君它日以語呂伯恭伯恭謂當字斯言於坐以為斯言信美矣然道之浩浩要有下手處在學者於正大若何而存之盍試思夫人之所以不正大者果何由哉抑嘗為之說曰有所偏黨則不正矣有所係吝則不大矣是二者皆私也纖毫之萌則正大之體亡矣是當涵泳於義理之中致恭乎動靜之際察夫偏黨係吝而克去之則所謂正大者蓋可存其體而得其用矣不然則於此雖欺焉想象之不暇終亦莫由進也會吾友嚴從曾嘗赴官湖湘於其行也書以為贈言淳熙二年至前十日

送鍾尉序

堂化尉都陽健麥聦官滿告歸求予言予須爲麥聦賦淇澳之三章請更推其義昔者洙泗之上嘗舉是詩矣子貢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夫子以爲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則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對而夫子以爲可與言詩已乎子貢誠深於詩者也然氣質雖美而有限天理至微而難明得欲化其有限而著夫難明其惟學而已矣學也者所以成身也無以成其身則拘於氣質而不能以自通雖曰有是善而其不善者固多矣抑其所謂善者亦未免日淪於私意而不自知也就其中雖間有所稟特異於衆者其事業終有所止爲可惜何者天理不明本不立故耳嗟乎倚美質而不務進學之務是亦自棄者也夫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質美者可能然至於貧而樂富而好禮非有見乎天理者不能然也蓋所謂樂者果何樂也耶而其好禮何以謂之禮也以樂與好禮視無諂無驕其氣象不翅美玉之於碔砆也夫子開之以大道而進之以天理賜所以自省者深矣故引切磋琢磨以對賜知夫樂與好禮非學則不能也若賜亦可謂達也已矣故大學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大學之云道學猶言致知也而云自脩則力行也致知力行互相發也蓋致知以達其行而力行以精其知工深力久天理可得而明氣質可得而化也麥聦慈而靜質可謂美矣然其謂無以美質爲可恃誦歌淇澳之詩而玩味子貢之所聞而力進乎大學之道一朝喟然而嘆曰淵乎天理乎大哉學乎聖人不吾欺也則其趣將無窮而不可以已矣其之不敏相覩而告政有望焉

送猶子煥炳序

猶子煥炳扶持母喪西還求予言以自警煥炳之祖四十一伯父諱　公第三子也先公嘗言伯父天資俊邁勁特十三四歲學爲文章即有聲入上庠諸老先生爭見之識度不凡方先公兄弟每期以公輔且貽之詩有曰文武兼資眞丈夫又曰許身莫讓稷與契其意蓋可見也見京師繁盛竊有意仲銅驗之歎指當時貴人京肅華謂朋友曰此輩行亂天下矣所志甚遠不幸才踰三十奉廷對未及唱第而沒先公撫予兄仲讀如予仲隨亦僅及中歲嫂氏守節後不登壽予兄弟雖不敢忘先志愛存給育惟力是盡在此行也然亦豈無望於二姪我予家起寒素繇公雖公以儒學顯至於我魏公達時之難身任天下之重德業光顯予兄弟蕤然惟濯羨懂不克承抑望於我宗共勉勵以羽以翼以無替我家二百年之軌範上爲親師求仁發明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居則講業傳道出則繼我魏公之業次焉亦當服孝弟忠信之訓修身謹行無爲門戶羞吾姪之歸于鄉也治喪事奉祭饗事長撫幼予將有觀焉念祖先積累之艱勤而朝夕惕厲毋放于欲毋狃于逸毋交非朋毋從事于奢靡則予有望于又將察焉其能久守是也則復有進焉嗚呼尚深念哉

諭俗文

權攝遣靜江軍府事

當職到任訪聞管下舊來風俗不美事件理合先行告諭下項

一訪聞愚民無知遇有災病等事妄聽師巫等人邪說輒

歸罪父祖墳墓不吉發掘取棺柩寄它處謂之出祖動經年歲不得歸土契勘在法犯他人墳墓刑禁甚重豈有自已祖先既已歸土妄謂於已不利自行發掘於天理人情豈不傷害牓到日如有此祖未歸土者仰限一月各候收葬過限不葬及今後有犯上項事節並許人陳告依條施行

一訪聞愚民無知喪葬之禮不遵法度當迎之際務為華飾壙墓之間過為壘宇又聽僧人等誑誘多作緣事廣辦齋筵竭產假貸以修聲相誇不能辦者往往停喪不以時埋曾不知喪葬之禮務在主於哀敬隨家力量使亡者以時歸土便是孝順豈在修飾無益亡者有害風俗

一訪聞婚姻之際亦復僭度以財相徇以氣相高帷帳酒食過為華靡以至男女失時爭辟之訟亦往往由此曾不知為父母之道要使男女及時各有所歸婚姻結好豈為財物其後舉等事一時之間徒足以歆眩鄉閭無知之人而在身在家所損不細若有不撿當治其尤甚者以正風俗

一訪聞虜民無知生子多不舉在於刑禁至重前後官司舉行戒諭非不丁寧往往習俗未能悛改人各有生莫親於父母兒女之愛何忍至此男女雖多乜日豈不能相助營緝生計寧有反患不給之理以利滅親悖逆天道如有不悛許人告捉支賞依條施行

一訪聞愚民無知病不服藥妄聽師巫淫祀謟禱因循至死又謂祈禱未至曾不之悔甚至卧病在牀至親不視徊害義理契勘疾病生於寒暑衝冒飲食失時自合問醫用藥治療親戚之間當興孝慈之心相與照管其邪巫等人亦合將來存問至於師巫之說皆無是理只是施邪謀動使人離析親黨破損錢物枉壞性命上件誑惑百姓之人亦行已出榜禁止捉押決定依條重作施行

一訪聞鄉落愚民誘引他人妻室販賣他處謂之捲伴詞訟到官追治監錮押牲尋究緣此破蕩者前後非一不知懲戒其捲伴之人官司自合嚴行懲治外亦緣細民往往不務安業葬理農事多往南州興販逐錐刀之利動經年歲不返鄉閭妻室無依以至為他人捲伴前去

自今各仰依分安常營生自守保其家室無致招悔

右上件事理並仰鄉民反復思念遞相告諭父老長上數勑子弟共行遵依以善風俗或致犯法後悔難追各仰知悉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史論

漢楚爭戰

惟仁義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高帝之興亦有合乎此是以能芟暴秦蹶強項而卒基漢業方懷王遣將入關諸老將固以為沛公素寬大長者而心歸之至於三章之約其所以得乎民者深矣此非其所謂仁者歟予每愛三老董公之說以為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為賊敵乃可服三軍之衆為義帝縞素聲項羽之罪而討之於是五十六萬之師不謀而來從義之所感也使斯時高帝不入彭城置酒高會率諸侯窮羽所至而誅之天下即定矣惜其誠意不篤不能遂收湯武之功然漢卒勝楚卒亡者良由於此名正義立故也董公蓋深知其理故其言又曰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自留侯而下陳謀雖多而皆未之及嗚呼董公其一時之逸民歟

蕭曹相業

蕭何佐高帝定一代規模示宏遠矣高帝征伐多在外何守關中營緝根本漢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先壯故也此何相業之大者又何為相之初首薦韓信為大將而三秦之討遂定此亦得為相用人之體曹參雖不逮何然以權鋒陷陣勇敢果毅之氣而使之治民乃能盡斂芒角以清淨為道遵何約束不務變更其人亦寬裕有識矣此參相業也然二子惜皆未之學以高帝之資質何不能贊取遠追三代之法創業垂統貽之後嗣一時所定未免多襲秦故如井田封建皆不能復古在高帝之世反者固已數起此在何為可憾也至參但知以清淨不擾舊而不知呂氏之禍已復萌見當逆為之慮以折其謀惠帝愛不知所出但為淫樂不聽政而曾不能引義以強其君心為可罪也矣

張子房平生出處

子房蓋有儒者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得也五世相韓篤春秋復讎之義始終以之其狙擊而政非輕舉也其復讐之心苟得以一障而遂爲則亦懦矣此其大義根心建諸天地而不可泯者也子房之心非以功利也始終為韓而漢之爵祿不足以羈縻之龜山楊先生論之詳矣故予以為有儒者之氣象三代而後未易多得此其出處大致也至於從容高帝之旁其計策不汲汲於當而所發動中節會使高帝從之者不

背釋者蓋子房非有求於高帝故能屈伸在己而動無不得此豈獨可以知計名哉夫以高帝之英武慢侮士大夫其視蕭何酈食其陸賈輩皆侮而忽之至於如蕭相國之功一旦下之廷尉亦不頓也獨於子房蓋敬而不敢慢順而不可強則以子房所守在義而不以利故爾嗟乎秦漢以來士賤君肆正以在下者急於爵祿而上之人持此以為真足以驕天下之士故也若子房者其可得而驕之哉雖然以高帝之英武而能屈己以聽信子房蓋亦可謂明也已矣可謂明也已矣

王陵陳平周勃處呂后之事如何

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夫以呂氏之凶暴欲王諸呂其謀抗之獨問此三人者蓋亦有所憚也非特憚此三人蓋憚其

高帝之餘威流澤之在天下也陵引高帝白馬之盟以對者
言明切固足以折其姦心如砥柱之遏橫流也使二子者對
後如陵吾知呂氏將悚焉若高帝臨之在上且懼天下之變
或縮而不敢未可知也彼二子者乃唯然從之亦有以安其
邪志而遂其凶謀旣分王諸呂而呂氏羽翼成就氣焰增長
然則呂氏之欲簒漢二子實助之矣謂二子方對呂氏時其
心特畏死耳未有安漢之謀也退而聞王陵之責損高帝之
眷恩天下後世之譏於是而不還則有卒安社稷之言耳雖
然使二子未及施計先呂氏而死則是乃畔漢輔呂不忠之
臣尚何道哉抑二子安劉氏之計亦踈矣不過之於爪牙叅
就之初而救之於搏擊碎裂之後觀其閉否深念與初鄭寄
入北軍等事亦可謂窘迫僥倖之甚夫豈全謀哉鄭寄不可

劫北軍不可入呂須之誅行則亦殆矣忠於人國者須如是
哉人臣之立朝徇義而已利害所不當顧也功業之成不必
期成於吾身也義理苟存則國家可存矣借使王陵以正對
平勃又以正對呂氏一日而尸三子於朝三子雖死而大義
固已立皎然如白日轟然如震霆天下之義士將不旋踵四
面並起而亡呂氏矣安劉氏者豈獨二子為能哉使人臣當
變故之際畏死貪生不知徇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于後
此則國家何所賴焉亂臣賊子所以接踵於後世也其弊至
於如荀彧馮道之徒而論者猶或賢之豈不哀哉夫所貴乎
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傑是已其始終之論出
以母子天性為言拳拳然日以復廬陵王為事然其所以紓
餘禍折而卒成其志者則用功深矣諸授五龍亦日以飛仁
傑豈必功業於其身者哉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濟大業
濟當以狄仁傑為法

文帝為治本末

文帝初政良有可觀蓋制事周密為慮深遠懇惻之意有以
維人之心三代而下亦未易多見也文帝以庶子在藩國入
踐大統知己之立為漢社稷非為己也故不敢以為己私有
司請建太子則先示博求賢聖之義而又推之於吳王淮南
王有司請王諸子則先推諸兄之無後者而立之其辭氣溫
潤不迫其義誠足以感人也凡所以施惠於民者類非虛文
皆有誠意存乎其間千載之下即事而察之不可掩也史於
其編年曰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
觀諸此又可見其明先後之宜而不敢私己許史者亦可謂

善發明矣其待夷狄蓋亦有道以南越尉佗之強悠自高帝
猶難於服之而帝特施恩惠遣使遺以一書而佗即自去帝
制下令國中稱漢皇帝賢天子皇恐報書不敢慢予嘗詳味
帝所與書則知忠信之可行於蠻貊如此書之首辭曰朕高
皇帝側室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蓋後世之待夷狄往往好
為夸辭於是等皆在所盡覆矯飾以示之者也而帝一以其
實告語之彼亦豪傑也見吾推誠如此則又安得不服故其
報書曰老夫故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側室之子為諱則
佗彼以越吏為歉哉若吾以驕辭蓋之則彼亦且慢以應我
必然矣推此一端忠信可行於蠻貊可不信哉以文帝天資
之美初政小心畏忌之時得道學之臣佐之治功之起豈不
可追三代之餘風惜其大臣不過絳灌申屠嘉之徒獨有一

賈誼為當時英俊而誼之身蓋自多所可恨而卒亦不見用也故以帝之賢僅能為一時之小康無以垂法於後世如惟爾薄昭之事未免陷於刑名之家襄世之事至於即位歲久怠肆亦萌新垣平之邪說故得以入之然終以其天資之高旋即悟也其終詔有曰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蓋可見帝之能察乎此矣嗚呼亦賢矣哉故予猶重惜其諸臣之無以佐下風也

賈董奏篇其間議論孰得孰失

賈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知學者也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乎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復諷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讀其奏篇則二子氣象如在目中而其平生

出處語默亦可驗於是矣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使其聽仲舒之言則天下蒙其福矣孰謂緩而不切邪

武帝奢費無度窮兵黷武而不至亂亡前輩雖云爾論之尚有可紬繹者

武帝奢侈窮黷之事與秦皇相去何能尺寸然不至於亂亡者有四事焉高帝寬大文景惠養其得民也深流澤浸漉未能遽泯非若秦自商鞅以來根本已蹶民獨迫於威而強服耳此一也武帝所為每與六經戾夫豈真能尚儒者然猶表章六經聘召儒生為稽古禮文之事未至蕩然盡棄名教如秦之為此二也輪臺之詔雖云已晚然詳味其辭蓋真知悔者誠意所動固足以回天人之心自詔下之後不復萌前日之為思與民休息矣與卒死於行而不知悟者蓋甚有間秦穆之誓聖人取其悔過列之於書予於輪臺之詔每三復焉蓋以為存亡之幾所係耳此三也惟其能悔過也故自是之後侈欲之機息而清明之慮生是以能審於付託昭帝之初霍光當政述文景之事以培植本根於是興利之源窒而惠澤復流有以祈天永命矣此四也以四者相須而維持是以永保其祚然向使武帝老不知悔死於熾然私欲之中則決不能善其後雖使賴高文景之澤以免其身旋即殆矣故予深有取於輪臺之詔以為存亡之幾所係也然其能卒知悔者則以其平日猶知誦習六經之言聽儒生之論至於力衰而意怠則善端有時而萌故耳然則其所以不至亂亡者亦豈偶然也哉

漢家雜伯

學者要須先明王伯之辨而後可論治體王伯之辨莫明於孟子大抵王者之政皆無所為而為之伯者則莫非有為而然也無所為者天理義之公也有所為者人欲利之私也故左氏所載齊威晉文之事其間豈無可喜者要莫非有所為而然考其迹而其心術之所存固不可掩也宣帝謂漢家雜伯固其所趨若此然在漢家論之則蓋亦不易之論也自高祖取天下固以天下為已利而非若湯武弔民伐罪之心故其即位之後反者數起而莫之禁利之所在固其所趨也至其立國規模大抵皆因秦舊而無復三代封建井田公共天下之心矣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章為義帝發喪要亦未免有假之之意其誠不孚也則其雜伯固有自來夫王道如精金美玉豈容雜也雜之則是亦伯而已矣惟文帝天資為

近之然其氣習操術亦雜於黃老刑名故其施設動皆有術
但其資美而術高耳深玫自可見至於宣帝則又伯之下者
威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宣帝始蓋文景養民之意至是
而盡消靡矣凡宣帝豈真知所謂德教者哉而以為不可用
也如元帝之好儒生蓋竊其近似之名委靡柔懦敗壞天下
者其何德教之云夫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紀
施於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弊不舉之處此古人之所以制
治保邦而垂裕乎無疆者後世未嘗真知王道顧曰儒生之
說迂闊而難行蓋亦未之思矣

丙魏得失

魏相所存不得為政觀其有許史之累則可見矣夫欲其說
之行而假許史以為重此詭遇獲禽之心君子不道也然其

為相亦有可取者四方有異聞或有逆賊災變輒奏言之此
誠宰相事也其諫伐匈奴書有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
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
十二人臣愚以此非小變也凡此在它人不知為憂者而相
獨知憂之亦槩乎有聞矣故予甚惜其進之不能以正也進
不以正則牽制徇從之事必多而感格正救之風或鮮矣丙
吉深厚不伐在它人亦所難者其德厚可稱也其為相若寬
緩者雖天資則然意亦以宣帝之政尚猛而有矯之之意歟
然抑亦太甚矣至於韓延壽楊惲之死則亦莫能救也吉見
謂不親小事知大體二鄉之死夫豈事之小者邪濫刑若是
其於大體何有若語其才識蓋不逮相遠矣

霍光得失班固所論之外尚有可議否

竊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學之
故也人臣之功至於周公無以加矣而詩人形容其盛德則
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夫何其遜恭謙厚也是則雖以天子
叔父之尊處人臣之極位有蓋世之功業而玩其氣象豈有
一毫權勢之君而人之視之也但見其道德之可尊而亦豈
覺權勢之可憚哉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而後之君子亦
曰事君若周公可也如曾子之事親適為人子之能盡其分
者耳非有加也如周公之事君亦然蓋在其身所當為者而
何一毫有於己也周公惟無一毫有於己也是故德盛而愈
恭事業為無窮也光之所建立想其於其身橫於其心而不
能以弭忘惟其不能以弭忘故其氣燄不可掩威勢日以盛
權利之途人爭趨之非惟家人子弟門生故吏馴習驕縱而

不可戢光之身亦不自知其安且肆矣此凶于乃國敗于乃
家之原也可不畏哉故其一時用舍進退例出於私意以蘇
武之忠節進不由己僅得典屬國而大司馬長史雖如楊敞
之庸謬亦得為宰相至於如魏相蕭望之之才皆擯不用田
千秋小不當意則其婿即論死作威作福蓋如此陰妻之兇
謀未論其不能白發於後使其妻邪謀至此而人敢為之助
而無復占其姦則履霜堅冰馴致其道夫豈一日之故哉光
至此亦無全理矣原其始皆由於其心以寵利居成功不知
為人臣之分故曰不學之過也雖然後之儒生如班固輩蓋
嘗以不學病光矣然使其當小利害僅如毫髮鮮不喪其所
守望其如光凜然當大事屹如山嶽其可得哉然則光雖有
不學之病而其自得於天資者蓋亦有不可及後之儒生雖

自覷為學者譏議前人而反無以自立則亦何貴乎學哉予謂人才如光輩學者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所長而後譏其所敝反身而察焉則庶幾為畜德之要不然所論雖似高亦為虛言而已矣

蕭望之劉向所處得失

望之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而外有史高總朋迭之爭內有恭顯制樞機之權二子居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疑之時矣所以處之之道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懇惻以發上心人才兼收以強國勢謹其為勿使有差審其機勿使或露積之以久上心開明人才衆多群心歸而理勢順庶幾有可為者此在易也齊小貞之義也而二子處之蓋甚疎矣其綢繆經理未嘗有一日之功也遽白罷中書宦官

其機蓋已盡露而無餘策既不察信用而中外小人並起而乘之身之死逐不足道而當時之事遂不可復救甚矣二子之疎也況其所為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而二子者不惟其賢惟其附己不知小人迎合於外者詎可保邪故以鄭朋之傾邪而使之待詔至於華龍之汙穢亦欲入其黨彼蓋有以召之也在易有之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者也二子處群小之間而不嚴如是其可得乎　安任隗當梁冀強橫之時非惟不能加害而卒能去之以安隗所處之嚴故也故史稱安隗素行高潔未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二子曾不知此邪至於使外親上變事與子上書則又其甚矣予觀二子所執雖正然懇誠之心不勝勢利之念相交以天下之公義而行之以一己之私蓋不知學之弊也吁可惜哉然昔人未可以一失斷其平生若更生經歷憂患晚歲氣象殊勝於前當王氏之際庶幾為吾國敢為者矣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史論

西漢儒者名節何以不競

名節之稱起於衰世昔之儒者學問專究其施於用隨事著見不蘄於立節而其節不可奪不蘄乎狥名而其名隨之在巳初無一毫加意也至於世衰道微於陵遲委靡之中而有能後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而士君子道學未至則亦以此自負嗚呼亦小矣然而名節之稱雖起於衰世而於衰世之中實亦有賴乎此使併與是焉而俱亡則亦無以為國矣西漢之儒者予甚病之蓋自董相申公教人之外自餘往往以佔畢詁訓為儒無復氣象上焉既不能推尋問學之源流而其次又不能以名節立於衰世其亦何所貴於儒也考其

所自亦由上之人有以致之自高帝鄙薄儒生文景則尚黃老武雖號為表章然徇其文而不究其實適足以為害至宣帝則又明示所以不崇尚之意矣則其挫抑摧沮之餘不復自振固宜然儒者之學豈必為一時貴尚而後光耶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漢之儒者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祿為事至於公孫丞相取相印封侯學士皆歆慕之其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况它人乎蓋其習俗靡靡之陋一至於此宜乎王莽篡竊之日貢符獻瑞一朝成群而能自潔者班班僅有見於史也故光武中興力獎新節尊德義貴隱逸以變其風而中世以後人才輩出雖視昔之儒者有愧然在衰世之中守義不變蓋有足尚者矣至於桓靈之後國勢陵夷群奸並起睥睨神器未敢即取者亦一時君子之持之力也然則名節之稱在君子則為未盡而於國家者何負哉蓋不可不思也

自元成以後居位大臣有可取者否

西漢末世風節不競居位大臣號為有正論者不過王嘉何武師丹耳在波蕩風靡之中誠亦可取比之孔光則甚有間矣然西漢末年正如病者元氣先敗凡疾皆得以入之而當將以亡之為當時大臣者要當力陳國勢根本之已蹶勸人主以自強於德多求賢才以自輔庶可以扶助元氣消弊況濟者不循其本而姑因一事之謬一人之進而指陳之縱使一事之正一人之去亦將有繼其後者終無益也故哀帝之末董賢雖去而王氏即起遂以亡漢矣自成帝以來受病之痼且大者乃在王氏如丁傅董賢之徒又特一時乘間之疾

耳在位者當深以王氏為慮以王氏為慮當如予所言先勸人主以自強於德自強於德則不宜少有差失頗及尊傅氏寵董賢以重失天下之心是益自創而增助王氏之勢耳故莽得以批手而乘其後惜當時論者皆不知及此也可勝歎哉

自高帝諸將之外其餘漢將孰賢

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為冠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也充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遠而曰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其不敢忽如此蓋思慮之深經歷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為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凡將之病在於果於殺而

不卹百姓也充國任閫外之寄而為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圉強而西戎坐消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徒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及後究其規模味其風旨老大周密拔出倫輩予謂充國在宣帝時且不獨為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為相必能為國家圖定制度為後世思安養百姓為邦本計如魏相輩皆當在其下風耳

光武比高祖

高祖洪模大略非光武所及也高祖起匹夫提三尺取天下光武則以帝室之冑因人心之思漢而復舊業其難易固有閒矣而高祖之對乃項籍亦蓋世之豪也光武所與周旋者獨張步隗囂公孫述輩其去籍蓋萬萬相遼矣至於韓信彭越之徒皆如逸驥之馬實難駕御而盡在高祖掌握之中指

麾使令無不如意使光武有臣如此未必能用也然而創業之難光武固不及高祖而至於光武之善守則復非高祖所及也大抵高祖天資極高所不足者學爾即位之後所以維持經理者類皆踈畧雄傑之氣不能自斂卒至平城之辱一時功臣處之不得其道類皆赤族此則由其學不足之故也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時從諸生講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既定則知兵之不可不戢當黄石存包桑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安南定北以為鄙于久遠之計處置功臣假以爵寵而不使之任事卒保全其始終凡此皆思慮縝密要自儒學中來至於尊禮隱逸褒崇風節以振起士氣後之人君尤未易及此非特高祖也嗟乎以高祖之天資使之知學為當務則湯武之聖亦豈不可至哉是尤可歎息也

光武不任功臣以事

光武之不任功臣為三公蓋鑒高帝之弊而欲保全之前史莫不以為美談以予觀之光武之保全功臣使皆得以福祿終身是固美矣然於用人之道則有未盡也蓋用人之道先以一說橫於胸中則為私意非立賢無方之義矣高祖之待功臣誠非也如韓彭黥布之徒雖有大功要皆天資小人在易之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於用師既終成功之後但當寵之以富貴而不可使之有國家而為政也高帝正犯此義是以不能保功臣之終為光武者要當察吾大臣有如韓彭之徒者乎則當以是待之若光武之功臣則異於是至寇鄧賈復則又識明而行修量洪而器遠以光武特所用之大臣論之若三子者類過之遠甚與共圖政豈不可乎顧乃執一

槩之嫌疑大公之義是反為私意而已矣抑光武之所責於大臣者特為吏事大臣之職顧如是乎惟其不知大臣所當任之職故不知用大臣之道而獨以吏事之督責為要抑亦末矣方當亂定之後正宜登用賢才與共圖紀綱以為垂世長久之計而但知吏事責三公其貽謀之不競亦宜矣

光武宗隱逸

光武鑒西都末世之弊故汲汲然崇尚風節而不忘遺逸之舉亦可謂知所當務矣蓋自三代而降在上者以爵祿而驕士在下者慕爵祿而求君故上日以亢而下日以委靡人君而能降心以求遺逸則是不敢以爵祿而驕其士反有求乎士之意則於克己養德所助固不細矣況風俗委靡之中而見時君所尊禮延納者乃在於恬退隱約之士豈不足以遏

塞奔競之風而息其僥倖之意於風俗所助又不輕矣在光武時雖曰舉遺逸然固有召而不能致致而不能用者而其流風餘韻猶足以華西京之陋而起名節之俗則其為益固豈淺淺哉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蓋不遺賢於隱逸則天下之賢才孰不歸心賢才歸之是天下之人舉歸之也豈非為治之權要乎然嘗怪嚴子陵竟不為帝少屈何邪攷子陵之言論風旨亦非素隱行怪必欲長往而不反者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為甚詳也以謂光武欲為當時之治則當時之人才固足辦之而無待乎已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有未能信從者不然徒受其高位饗其尊禮之虛名則非子陵之本心也故寧不○就之然而以子陵為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卧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功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為力固亦多矣豈不美哉

李固杜喬所處如何

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凜乎猶有生氣其視胡廣趙戒輩真不翅如糞土也但惜於幾會節目之間處之未盡要是於春秋提綱之法講之不素耳李固方舉於朝即就梁商之辟商雖未有顯過然如固之志業其進也將以正邦殆不可以苟也一為之屬即涉梁氏賓客事必有牽制者矣此其失之於前也方質帝之弑也固為首相又質帝忍死有語之以被毒之事則杜是責者非固而誰質帝既不幸固便當召尚書發冀姦正大義顯言于朝則忠臣義士孰不憑固冀雖勢盛然名其為賊逆順猶殊亦可誅也此間不容

髮之時而固昧夫大幾獨推究侍醫等舉動迂緩使冀得以措手大義不白人心日以解弛其幾既失故身據大位當大權持大義而返聽命受制於賊豈不惜哉此其失之於後也夫以冀之悖逆而固且奏記與議所立固豈不知冀心之所存哉失太阿之柄而陵遲至此耳度固之不白發冀罪非黨梁氏也恐事之不成無益故欲隱忍以待清河王之立庶幾可扶社稷而不知天下大變已為家宰理當明義以正之事之成與不成蓋非所問況如前所論逆順之理冀失無以逃死邪固之隱忍乃所以成冀姦謀殺身不足道而社稷受害矣若固者盡其忠國之心而無克亂之才可勝惜哉杜喬在九卿中若懷是見必贊固為之矣及繼固為相已制命於冀矣相與就死嗚呼悲夫

黨錮諸賢得失如何

東京黨錮諸君子蓋嘉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處之未盡重其天資之高而歎其於學有所未足也方是時乾綱解紐宦邪得路天下之勢日入於頹敗矣而諸君子曾不少貶以狥於世慷慨所激視死如歸至於患難得喪寧復肯顧其志氣可謂美矣雖然昔之君子其出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故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時不我用則晦處自脩危行而言遜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思其艱而慮其周扶持根本漸其圖濟其為不可驟也黨錮諸君子在下則噓枯吹生自為題榜生圭角暴露昧夫處困之道矣及其有位於朝不過奮袂正色擊搏豪強數輩以為事業在是矣又進而居高位則果於有為直欲一施之而不復顧

身死非所問而國勢愈傾是又失事也之法矣是豈非有所
未盡為可恨歟若諸君子之不為死生禍福易操其間如李
膺杜密陳蕃輩卓然一時其天然可謂剛特不群矣然惟其
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
之所動而非循乎義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而未盡夫
惻隱之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歟使其
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之其必有道矣
或以為陳太丘之事為得其中以予觀之太丘在諸君子之
中持心寬平盖天資又加養焉耳而其所處張讓之事亦非
中節在當時隱迹自晦豈無其方何至送宦者之葬此又為
矯失之過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乎識高
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為當時人物之領袖然收斂之功猶

未之盡要亦於學有欠也不然則黃叔度乎吾論風旨雖不
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為寂
高乎使在聖門恢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竇武陳蕃得失

竇武陳蕃雖擁權處位而事當至難主弱一也政在房闈二
也宦者盤錯其勢已成三也武等雖漸引類於朝而植根未
固上則太后之心未明禍亂之原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
之尊而武等之謀但欲速決為誅小人之計夫當時宦者雖
有罪然豈無輕重先後之倫乃一槩欲施之衆動草草今日
誅數輩明日誅數輩輕重失其權先後失其序非天討矣且
使之人人自疑於反締其黨興而速其姦謀善處大事者顧
如是邪觀末稿所謂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
盡族滅使蕃武施之有道行之有序則雖此曹豈亦有心服
者矣熾厥張兇勢從閒治此待盜與小人之法而亦天心也
乃其所自處者又自有失方是時非衆志允從其何濟事宦
者竊柄已久人知有此曹而已為大臣者要當深自刻苦至
[illegible]但衆動無失而後人有以孚信而趨向於我人心向信
[illegible]分立而形成然後可以消弭禍亂而武於靈帝踐位之初
一門三侯交自封殖如此其誰心服乎故王甫後來亦得以
藉口則可見此曹平日之所竊議而兼志之所不平者矣及
對之作雖曰忠義而無或應之以張奐之賢猶且被紿而莫
知逆順之所在則以武平日所為未有以慰士大夫故也蕃
雖辭爵而不能力止武之封是亦累身之為耳任天下之重
顧止如是哉然予每讀蕃辭爵之疏未嘗不三復歎息其辭

達其義正東京之文若此者蓋鮮亦足以見其忠義之氣也
可勝惜哉

兩漢選舉之法

所考兩漢選舉雖已詳但陽嘉中左雄一事未曾拈出兩漢
選舉猶有古意左雄之奏尤為責實當時雖以限年為拘然
是舉所得乃陳蕃李膺陳球輩卒為一代名臣然則雄之所
行豈得為過哉至如孫議舉也後世取士之法無復先王遺
風有欲行古道如楊綰輩之所建明則類指為不可行胡不
以雄之事觀之其効驗亦可見矣

晉元帝中興得失

為國有大幾大變一失則其弊隨起而不可禁所謂大幾三
綱之所存是也晉元帝初以懷帝之命來臨江左當時之意

門以府事艱難分建賢王以為屏翰庶幾增國家之勢折姦
究之心緩急之際實賴其糾率義旅入衛王室其責任蓋不
輕矣而琅邪之入建業考觀其規摹以原其心度之所安蓋
有自為封殖之意而無慷慨謀國之誠懷帝卒以蒙塵迄不
聞勤王之舉愍帝之立增重寄委制詔深切而亦自若也祖
逖擊楫渡江期復以兵應其請返從而制之使不得有為則
其意不在中原也審矣坐視神州板蕩戎馬縱橫不以動其
心不過欲因時自利云耳愍再蒙塵懼天下之議己則陽為
出師之勢遷延顧望終歸罪於運餉稽緩斬一無辜令史以
塞責亦青之異亦深切矣吾誰欺欺天乎夫受君父之委託
而坐視其禍變因時事之艱難而覬幸以自利三綱淪矣惟
其大義既失故其所以建國規摹亦復不競亂臣賊子如王

敦輩不旋踵而起蓋其弊有以致之也使元帝痛懷愍之難
篤君臣之義念家國之讐率江東英俊故忠義之氣北向討
賊義正理順安知中原無響應者以區區一祖逖猶強自立
於群豪之間猶幾以自振況肺腑之親總督之任數路之勢
何所不濟哉惟其不以至公為心而私意蔽之甚可歎息也
其餘得失予不暇論獨推其本而言之

謝安淝水之功

苻堅掃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殆矣梁益既非吾有
而襄沔復為所破在他人宜恐懼失措之不暇而謝安方且
從容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劉牢之輩卒以成
功蓋其方略素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明於用人考察既精不
以親疎而廢玄有謀慮善使人而牢之勇銳出衆安所施置
各得其宜蓋用兵之道當以奇正相須使玄將重兵于後此
正也使牢之將精兵迎擊于前此奇也秦兵既近洛澗牢之
須其鋒直擣而勝之固已奪其心矣淝水之戰其勝聲已在
目中故秦兵一退風聲鶴唳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之惟
牢之先奪其心故也安之方畧可謂素定矣惟其素定故安
卻而不執其矯情鎮物豈固為是哉夫有所恃故耳至於卻
上流之兵又其一奇也得上流之兵不足以助益而適足以
銷薄弊勢搖動人心恒沖是舉亦無謀矣吾慮既定一卻其
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寧安安見之明且審矣豈乎
國之所倚者人才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獨任一謝安足以當
苻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安方略之妙抑其所存忠義
純固預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勳

業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不足以濟若
安者其在東晉人物中傑出者哉

溫嶠得失

溫太真忠義激慨風節表著足以為晉室名臣古今所共推
不得詳言然吾獨有所恨者絕裾之事也昔之人不以窮達
得失累其心聽天所命而行其性命之情故或仕或不仕皆
非有所為也於其身所處之義當然也自後功名之誘興而
遷就觀望之説起三綱始隳而不得其正雖豪傑之士一為
功名富貴所誘失其性者多矣可勝歎哉太真從時嘗以孝
友篤至稱一旦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至
於絕裾而行噫太真有母若此身罔不得已許琨矣獨不見
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以盡其天性不可已者也

而大且衆忍於此乎若既以委質為人之臣當危難而捐軀
可也將命之衆豈無他人太真念母獨不得辭乎使其亡於下
邑以江左將與奉檄勸進徼倖投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耳
而其所發不過甚乎或曰使太真不來江左則寧復有後世
之事業太真固不得以兩全矣此殆不然昔人之事業皆非
有所為而為之事變至前因而有成之耳若懷希慕求必之
心則其私欲而已苟可以就異日之事則凡背親賊性命皆
可以為焉三綱之所由壞而弊之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
固不受其國夫子以為求仁而得仁商之三臣微子不得不
去箕子不得不為奴而比干不得不死皆素其位而行也豈
直太真之事業為不足道就使太真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
正天下熙然如此浮雲之過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
也太真順母之心而終其身雖泯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
大於身無愧為能以此易彼哉故予謂太真稱為功名之士
則可尚論古人則可慨矣

南軒文集卷之十七

說

仁說

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愛之理則仁也宜之理則義
也讓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者雖未形見而其理
固根於此則體實具於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萬善皆管
乎是焉而所謂愛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
者也故仁為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包焉惟性之中有是四
者故其發見於情則為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端而所謂惻
隱者亦未嘗不貫通焉此性情之所以為體用而心之道則
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己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為不仁甚
至於為忮為忍豈人之情也哉其陷溺者深矣是以為仁莫
要乎克己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而其愛之理素具於性者
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其用
亦無不周矣故指愛以名仁則迷其體（程子所謂愛是情仁是性謂此）而愛
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為仁則失其真（程子所謂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指公為仁謂此）
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夫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動
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達其名義位置固不容相奪倫
然而惟仁者為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之所存者也惟仁者
為能恭讓而有節是禮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為能知覺而不
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見其兼能而貫通者矣是以孟子
於仁統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
坤元也然則學者其可不以求仁為要而為仁其可不以克
己為道乎

記井露李文饒事

予過京口登北固山井露寺訪求舊迹及觀曾畋所編丹陽類集載熙寧中寺僧態夫因治故殿基獲舍利幷李文饒手記云寶曆間創井露剎以資穆皇之冥福文饒有祭言禪師文云因井露之降瑞在仁祠於髙標與此紀合予嘗怪文饒不樂釋氏毀其室殘毀像沙汰其徒若真疾惡之者至其論張仲武之辭則又疑仁太甚而觀其奉道士法甚至則文饒豈真知惡異教者哉今攷井露刻所謂建剎以資冥福此在釋氏說為最陋者文饒方且惑之以此崇奉其君則文饒之欲絶弃釋氏又豈其本心也哉以予觀之文饒雖有才氣然富貴中人耳武宗英主重道士故其勢必排釋氏文饒極力為此不過逆迎其君之意云耳不然與建剎藏舍利之事何大

不類耶孰知數百載之後斷刻出於土中其不可揜有如此者或曰文饒謂建剎可以資福而寧不畏毀剎之招禍乎殊不知富貴移人之意豈獨此哉嗟乎異端之為害烈矣文饒乃以此心薪勝之不亦難乎宜其獲之之速且益熾也予重為之歎息云

勿齋說

胡先生之季子大時求予名其讀書之室予因歸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之言而名之曰勿齋嗟乎天理人欲不並立也操舍存亡之機其間不能以毫髮所謂非禮者非天之理故也苟非天理即人欲已勿者禁止之辭收放心之要也學者所當於視聽言動之間隨吾所見覺其為非禮則克之然愛焉慮思力行由粗以及精由著以及微則所謂非禮蓋將有不可勝克者克之之至則天理純全而視聽言動一循其則矣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貴夫勉之勿舍而已

勿欺室說

山西郭侯子明以書抵予曰所居一室扁以勿欺願得數語以發其義俾獲朝夕觀省予惟天下之事常壞於誕謾而成於敦篤古之為將者質勝其文實踰於名務不形而確有餘雖一介之士且不敢欺也而況於事君乎雖念慮之微且不敢欺也而況於見之事為乎是以能成功而保其令名今子明忠勲之冑以識畧被簡知方當總統之任存心如是予知其異日有以報明主矣予於漢西京諸將中最愛營平侯純實重厚受任于外為國家計不忍便文自營其所條上確

然無一語虛無一毫隱及成功而歸論兵事得失復不敢婞小嫌以罔主聽其自守勿欺終始不渝如此豈乎此誠萬世為將之良法也子明勉之哉

書示吳益恭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新安吳益恭來邕州通判剛決而有慮臨事不避難忠義自許疾惡如

嘗予始一見奇之兩年間督之云熟矣而益加敬焉秩滿覲老不復可留於其行會予有期服不得為之賦詩以致贈言之意而中有不能已者敬書曾論又中庸孟氏書中三義以諗之夫聖門所謂剛所謂強所謂勇者蓋如此益恭深思其義而體之於身于以標倫而進德豈乎其又可量也哉淳熙四年八月甲午

名周集說

王山周畏知請予名其子予名之曰集以義甫字之蓋取諸孟子養氣之論是集義所生者集義云者積衆義也積集之久則所謂浩然者生而不窮矣義內也非外也所謂必有事焉者蓋在此學者所當講論問辨也乾道壬辰十一月甲申書于蔡軒

黃鶴樓說

予過武昌登郡城南樓歩黃鶴故址覽觀山川慨然有感蓋黃鶴名樓以山得名也黃鶴之山逶迤起伏横亘郡城爲予江游見于前人文字間若浦若磯亦皆以山名也而唐圖經何自而為怪說謂費文禕仙去駕鶴來憩于此閻伯理記中乃實其事而或者又引梁任昉所記謂駕鶴之賓乃荀叔偉所遇非文禕也此因黃鶴之名而世之喜事者妄為之說後來者既不之察又從而並緣增飾之樓旁有石照亭不知何妄男子題詩廳間遂相傳曰此唐仙人呂洞賓所書也文人才士又為之咏大其事而騰于膽亦載憑當世之說有羽衣著袞之詩嗟乎豈有是理哉甚矣世俗之好怪也雖搢紳大夫之賢者有不免焉此無它不明理之故也使其知始終消息之故有無虛實皆究其所以然則豈得而惑之哉而世之惑者往往曰天地之間其何所不有是或有之未可知也為是說者其病不可復藥蓋既置之茫昧恍惚或有或無之域則不復致思以窮其有無之實其惑終身而已矣予嘗愛漢儒之言曰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斯言必有所授非漢之儒者所能自言也嗟乎異端之惑人蓋有甚烈於斯類者斯固不足深辨予獨有感以警吾黨之士俾裁知窮理之為要而窮理則有道蓋不可以不講也

江漢亭說

鄂之城因山而其樓觀臺榭皆因城別為所治之南縣城而望之適當江漢之匯昭武葉才翁與予徘徊睨覽欲建亭於

上予因以江漢名之才翁請志其始嗟乎江漢之水其源可以濫觴而其無窮若此之盛後之登斯亭者念夫有本者其不息之積然也亦庶幾有感乎才翁名椅乾道辛卯十有二月朔張某書

贈庶辯筆說

頃年得深陽頓綱散卓素心制度殊不類近世筆還來試使庶辯為之蓋不減綱寒燠作字十數紙不厭良覺稱意也然此筆殆不入時人手辯不可以難售而諉遇會有賞音者

南軒文集卷之十八

書

寄劉共甫樞密

某辛安湘濱不敢廢學無足塵記念自惟不敏竊守撲學頗
考異道殺邪說並作肯信此者少獨樞密發慨然之志而下
問及一得之愚久而益眷眷焉每念無以裨補萬分退用愧
懷來教曰以為報
主之心有加無已而向者之為有所未慊于中方將沛然用
力於古道區區聞之喜且不寐嗟乎靖康之變亘古所無戾
狄勝狄中原四十餘年矣三綱不明九法盡廢今為何時耶
士大夫安安江左而恬莫知其為大變也此無他由不講學
之故耳今樞密以

天子大臣而志乎此道則某之喜為如何雖然學之難明也
久矣毫釐之差而千里之繆其用極天地而其端不遠乎視
聽食息之間識其端則大體可求明其體則妙用可充願樞
密勉之

又

程先生易得樞密錄本傳遠實學者之幸幸夫所謂易者何
哉聖人之言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此豈獨謂此數
卷書乎其必有所謂矣而此數卷中書所以述其蘊也言有
盡蘊無窮故學者必於言意之表識易而後易可讀也須文
定春秋此路有邵陽本字差小栻所看舊日嚴州本謹納去
春秋即事而明天理窮理之要也樞密觀此書取其大義數
十斷為定論而詳味其抑揚予奪輕重之宜則有以權萬變
矣

又

湖民望樞密之至不啻赤子之於慈父使人咨嗟歎仰然某
心愚有敢為先事之獻者輒以布之某觀近世所臨舊鎮者
其立率減於前或曰上下玩習之故某以為無是理殆由在
上者有所忽之之心耳前者既已得譽及其後來將曰此易治
之矣此心一萌則敬肆分宜乎美惡之不同也而況樞密今茲
之來勢位益尊聲名益重則下民之情將有不敢以自盡者
隔絕壅塞之患此亦不可以不慮也易曰德言盛禮言恭此
言德貴於盛而禮貴於恭也伏惟樞密警懼存心益敬其事
謙虛自處不負其有降其辭色惟恐不及使匹夫匹婦之情
皆得以通而士大夫有懷皆得以吐露至于箴規指摘舉必

於前而無所謂不敢者則善政日新而無斁矣豈惟一路之
幸實經綸之業益以光大將邦家是賴而天下之福也昔人
自道于境適于郊即觀聽其辭色而議之蓋人心之向背皆
謹於茲時用敢陳于未及境之前仰承風聲以慰願望

又

某效職于此亦以十閱弦晦佩心誠求之之訓味哀矜勿喜
之言怵惕勉勉而未得罪於斯民又幸而適遇稔歲盜賊
屏戢人情頗相安惟是區區不敢但為目前計考究緝理蓋
發萬有一久遠之云補今窘急者諸州窘匱無以支梧一路
財計本可以均濟其如計臺之壅利何秋中有請願與憲漕
共究一路財賦底裏通融均撥牽聚賜可詳細繹類見涯緒
若此論遂定庶幾諸州官吏有俸軍兵有糧而民力因得少

究也邕宜諸邊雖幸粗安靜然野心豈可保惟當充吾備禦之實使有隱然之勢以折其萌選練親兵立伍結隊明其訓習教以親睦激以忠義至於旂鼓器械皆從一新收拾強壯不敢惜費今所增已近三百卒皆選士江淮健者視亦無以過邊也邕宜將兵亦與選練按試矣溪峒雖得好將官只得如甲取長耳諸蠻一以信義待之如買馬一事舊弊革去凡以十事寂害是鹽銀輒剝其輕重彼頗豈不曉吾所得幾何而所良者丘山師司先剝失其剩銀之得受此利啗而其下官吏悉從而刻減乾沒今先應出剩銀正名以犒之而嚴法以核之必使輕重悉以實毋得少罔之招馬官先以此意出窖諭蠻落舊來馬至二月末方有來者而羅殿又四年不來市正以吏役牟之之故今方中冬數日前邕州已申羅殿將

馬千七百疋近塞矣盜知忠信之可行而在我者誠當自檢也素荷教誨受念輒以及之自惟孤遠蒙上使令於此一日不敢不盡一日之心力其它非所能計獨恐殘短綿薄有所不能勝又所部闊遠防虞非一每懷淵冰之念鈞慈不忘誨青時及不勝幸願

又

某承乏遠藩未逮罪戾實惟苑蕃之及近日鄭憲既行趙漕物故兩臺俱闕官不克兼攝事緒棻委然向來兩臺於諸州多興獄事紛紜淹久一切觀望不敢輕決因怜因周度於道路深可憐惻今得以決遣解釋頗有次第又向來會議財賦事正緣所見異趣者不肯商量計司虛實終未知其底裏今得以考究無遺始知異趣者前日誠有措聚為羨獻意坐視諸州困極怙莫之恤深可歎息兩日未手細區處為一定久遠之計頗有條理旦夕徑奏于

上自餘教條合放而不放道理不當取而妄取者悉施行以快窮邮矣自惟愚類苟一日在職不敢不究心此外身之利害非所遑卹

又

某少意賓棻鈞聽前知光州滕瑞綸管在此其人乃是滕極族人比歲自山東來歸正粗勇習兵事可以在軍中任使而要之相用之過當界以郡符此豈其才哉其所以速今日顛隮者實要使之然也然東北人流落為可憐憫其孥尚留江上棲此棲棲然今為差兵校前往般取欲望鈞慈頒青蔡副一客舟津致其來俾其骨肉得以團聚謀生恩賜甚大其

人雖愚莫日可倚賴得荷戟之用伏鈞察

又

某近因到一巖空中得石刻載邢陵盛德一事可以補史之遺已移置府治廳事敬以一軸上呈此語祖宗家法也伏想鈞慈三復焉此邦山巖之勝誠它處所未見環城奇觀柳柳州所謂拔地峭堅林立四野可盡大槩然撥守但一彼歷不欲數出游時獨憑棲覽觀耳

又

某輒有愚見仰裨海嶽前煩鈞翰其間有云自到江上未見人才某竊以為人才在今日誠難得其備然而舍短取長隨才而用則恐所至亦不容無而況通都大府乎其苦煤吟惟良醫所擇又賢匪植惟大匠所施伏惟鈞慈洪取人之方酌

於對之羲族幾片眷寸長盡歸掄選又惟樞密高明傑出之資人之有長固未易進于前儻非虛心降巳不忽隱微懇惻敦篤以招來之則非惟抱實能者有所不能盡察而懷高見者彼亦烏肯自售哉恭之區區以為天下事要須衆力共濟乃可有成伏惟樞密貢天下之望者也故旅鄉祈望之切而不自知其僭越伏紙皇恐之至

寄周子充尚書

垂諭或謂人患不知道知則無不能行此語誠未完知有精粗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知而不能行者也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能好而樂也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粗者知有

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則當行溫凊定省之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從而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耳蓋致知力行此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論愚意欲其據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踐之實而思慮之開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果何為哉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致知力行工夫至到而後及此如顏子是也彼所謂欲罷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以巳也若學者以想象臆度或一知半解為知道而曰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妄而已曾皙棣歸之語亦可謂見道體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掩為狂而況下此者哉不識高明以為如何問及此閒相從者恭適來退縮豈敢

發徒但有舊日士子數輩時來講問亦不過以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方語之耳所謂晚輩假先儒之論以濟其私者誠如所憂胡文定蓋嘗論此然在近日此憂為甚是以使人言學之難非是不告語之正恐竊聞一言半句反害事耳要亦如玉石之易辨即其行實夫豈侗疑虛瑙可掩哉文定所論甚詳備在文集中曾見之否

又

垂諭近世學者徇名忘實之病此實區區所憂者但因學者徇名忘實而遂謂學之不必講大似因噎廢食耳後世盜儒為害者多矣因夫盜儒之多而遂謂儒之不可為可乎熙寧以來人才頓衰於前正以王介甫作壞之故介甫之學乃是祖虛無而害實用者伊洛諸君子蓋欲深救茲弊也所謂聖

人誨人有先後學者進德有次第此言誠是也然所謂先後次第要須講明譬如適遠豈可不知路之所從不然只是冥行而已至知所謂不可以聖賢自期者則非所聞大抵學者當以聖賢為準而所進則當循行序亦如致遠者以漸而至若志不先立即為自棄尚何所進哉所欲言者要須面盡

又

垂諭子澄所疑且云禪初不知其得失不欲隨衆詆之伊川不窺其閫奧不敢以言語稱道足見君子所存之忠信也第以恭愚見所謂不知其得失者要當窮究其得失果何如未窺其閫奧者當窮究其閫奧果何如講論問辨深思熟慮必使其是非淺深了然於胸次此乃致知之要入德之方豈可含胡漫過而已也每竊歎下風故所懷亦不復敢隱有以

切救是所望也

答湖守薛士龍寺正

辭闊高誼之日久矣近歲見呂伯恭陳君舉稱說尤詳每念瞻際以慰此心在省中時亦見辭免審察文字竊為諸公言致賢者之道恐不當如是已而某亦出關尚念取道義興儻可一見而又差池徙往來于懷而已茲辱手字辭氣温厚如獲承晤重惠先焚尤所感歎即日歲晚雨寒伏惟撫循有相台候萬福某向者備數朗列雖粗知自竭而誠意不充弛浙以仰答明主之遇寬恩保全藝返先廬惟知深自省儆宅無足矜念聞去冬嘗以使指往淮上想事情之實悉得徹旒冕之前所謂荒田無於包占經理害於無謀二語誠切要也吳興下車駸久學道愛人之志亦可少施否某每念時事若此

良由士大夫鮮克務學之故蓋天理之微為難存氣習之偏為難矯礱諸射者在此有秋毫之未盡則於彼有尺尋之差矣自惟不敏惕然夙夜不敢進暇思得良友相切磨以庶幾乎萬一其頹見之心誠非可以言喻也報聞之始亦不欲只以寒暄語惟窮理戒我心之偏臨事防己意之加充茂德業以慰士望伏紙拳拳

又

論及學校之事此為政之所當先也湖興安定先生經始當時作成人才亦可謂盛矣聞欲招陳君舉來學中此固善但欲因程文而誘之讀書則義未正今日一種士子將先覺言語耳剽口誦用為進取之資轉趨於薄此極害事若曰於程文之外明義利之分教導涵養使漸知趨嚮則善也

又

某前年過吾上時嘗往拜安定先生之墓荊棘幾不通路又為垣頹圮為何人所侵勢有可慮其慇謂宜專責教官掌管令一家守之正其封域勿使侵犯是時無可告語今想自賢使君下車之後已留意矣謾及之

答潘端叔

大抵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意思稍過當亦自失却正理要切處乃在持敬若專一工夫積累多自然體察有力只緣言語上苦思求是也事親之心至親至切古人謂起敬起孝更須從體而用力焉

答潘叔度

所論讀書平易則簡畧放過稍思則似做時文固當如此省

察但所貴於平易者謂平心易氣優游玩味其旨正非簡畧放過也若夫家庭間事於已見有阻礙其間曲折萬端乃是進修深切處大要返求吾身而已矣

與顏主簿

竊觀左右論程氏王氏之學有衆與而混為一之意此則非所敢聞也學者審其是而已王氏之說皆出於私意之鑿而其高談性命特竊取釋氏之近似者而已夫竊取釋老之似而濟之以私意之鑿故其横流蠹壞士心以亂國事學者當講論明辨而不胥為可也今其於二程子所學不翅霄壤之異白黑之分乃欲比而同之不亦異乎願深明義利之判反求諸心當有不待愚言之辨者惟深察焉

答吳晦叔

甄諭太極之說某妄意以爲太極所以形性之妙也性不能不動太極所以明動静之蘊也極乃樞極之義聖人於易特名太極二字蓋示人以根柢其義微矣若只曰性而不曰太極則只去未發上認之不見功用曰太極則性之妙都見矣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其太極之蘊歟所謂太極天地之性語意亦未圓不若云天地亦形而下者一本於太極又曰惟其有太極故生生而不窮夫生生不窮固太極之道然也所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不若云有太極則有兩儀生生而不窮焉言其如此則曰性言其如此則曰太極似亦不必如此說又曰惟天地及人共此大本亦有病人仁則太極立而天地之大萬物之多皆吾分內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明德固是心之德然不可只斷了便休須要教分明

之云者自明也更默體之當見有味

又

近玩味已發未發於日用間甚覺顯煥周子誠通誠復之說極有理也伯逢書來亦說及善不足以名之之說某所答曾見否大抵當時知言中如此說要形容人生而静以上事却似有病故程子云天命之謂性人生而静以上更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凡人說性只是說得繼之者善也此猶元天下之言性者斯言最爲盡之蓋性之淵源惟善可得而名之耳晦叔意如何數日來看龜山集乃知前輩所造如龜山輩未易輕議也

又

仁右道左之說伊川所以有取者亦嘗思之仁字對道字而言乃是用底運用處右爲陽而用之所行也左爲陰而體之所存也仁者天下之正理此言仁乃天下之正理也天下之正理而體之於人所謂仁也若一毫之偏則失其理則爲不仁矣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道無往而不存遺書中所謂道外無物物外無道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敬是也如何離得人之所以不能體道者以人爲之私蔽之也人雖蔽於私不能與道爲一然道實未嘗離也明道與韓持國論克己一段反復此意甚詳所宜深味耳尋繹問語鄙意言之要非尺紙可盡未知是否却幸見諭

又

前象錄寄所答元晦書得詳讀甚幸所謂知之在先此固不可易之論但只一箇知字用處不同蓋有輕重也如云知有

是事則用得輕匹夫匹婦可以與知之類是也如說知底事則用得重知至至之之知是也在未識大體者且當據所與知者爲之則漸有進步處工夫若到則知至矣當至之知終矣當終之則工夫愈有所施而無窮矣所示有云譬如行路須識路頭誠是也然要識路頭親去路口尋求方得若只端坐于室想象跂而曰吾識之矣則無是理也元晦所論知字乃是謂知至之知要之此非躬行實踐則莫由至但所謂躬行實踐者先須隨所見端確爲之此謂之知常在先則可也撥冗殊不逮意更幸參察

又

在中之說鄙意正爾幸於此涵養焉元晦太極之論太極固是性然情亦由此出曰性情之妙似亦不妨如知言粹然天

也之心字有精神觀其下文云道義完具無過不及因
是亦性然心之體具於此矣伊川謂心一也有指體而言有
指用而言又以喜怒哀樂未發為寂然不動者也幸更於此
深思焉太極之說其欲下語云易也者生生之妙也太極者
所以生生者也曰易有太極而體用一源可見矣不識如何
恭向來答元晦中庸之說後見所示疑處往往有同者今錄
呈渠又有分中庸章句一紙欲寄呈偶尋未見大略恭書中
所答者可見矣明道先生為條例司屬官乃是介甫初為參
政時正欲就其中調護變化之也後來見他執拗不可回為
天下害故在臺中力論之無非中節也介甫與人雖是如此
不同畢竟稱其忠信此可見當時所以調護變化之者亦無
所不盡其誠矣

又

又復其道正言消長往來乃是道也程子所謂聖人未嘗復
故未嘗見其心蓋有往則有復以天地言之陽氣之生所謂
復也固不可指此為天地心然於其復也可見天地心焉蓋
所以復者是也其在人有失則有復復賢者之事也於其復
也亦可見其心焉若夫聖人生知純全無俟乎復則何所見
其心焉妄意未知是否

又

近承贈寄勿齋隸字并諸詩來某報之以題榜既設所揭顧
名思義惟日孜孜焉而後可因見時警策之幸也再玩所為
詩語意固佳但如雲濃漁月春回木放花只說得克復效
來却於勿處少力觀顏子請問其目而孔子所以告之者正
是告克己之目顏子請事乎此乃萬世標準學者但當深
以勿字工夫工夫到後自會見得若還只說克後意味又恐
使之只貪想象之見工夫滅裂耳此亦不敢不告非惟告人
在我所當謹也

又

樂記人生而靜一章曰靜曰性之欲又曰人欲靜者性之本
然也然性不能不動感於物則動矣此亦未見其不善故曰
性之欲是性之不能不動者然也然因其動也於是而始有
流為不善者蓋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流為不
善矣至此則豈其性之理哉一己之私而已於是而有人欲
之稱對天理而言則可見公私之分矣譬諸水泓然而澄者
其本然也其水不能不流也流亦其性也至於因其流激汩
於泥沙則其濁也豈其性哉

又

恭已作書偶後檢得舊書一紙今併報去夫子答子路子貢
管仲之問愚意以為子糾之立非正管仲可以不死然其初
之從糾知其不正而從之蓋亦非矣其不死於糾而從伯讎
比於背君從讐者為先耳非無歉於義也二子於此其必講
之明矣夫子但稱其救世之功問其仁而獨稱其事功則其
於仁也亦可知矣然使其果為背君而從讐也則雖事功亦
不足稱矣抑揚與奪固備於此更幸詳之以朱温系統通鑑
亦然蓋於紀事有不得已焉耳方其時正統無所屬而彼實
承唐之後以有中原則紀史事者烏得而不系之亦非為其
所成者大也若貨之譏亦鄙思之未得完策幸更為精博詢

訪許論見告必有至當也之說也

又

累書皆有所講評冗迫久未及報然亦嘗思之今謾布一二
黃老之學流入於刑名蓋其翕張取與之意竊弄造化之機
故其流為刑名若陰符經之說已可見刻薄之意露矣天生
德於予不言命而言德亦猶天之將喪斯文未喪斯文也蓋其
理是如此聖人之言自爾渾全若着自任兩字恐却於夫子
氣象有所未合耳　有仁之說近來思之當從明道先生說
舊解論語比更定已六七篇矣中庸信之本謂信之所以有
也中實信之質謂信者實理質也然信可以蹈水火只是言有
此理耳如必欲據事而言則失其鄉遠乎大理是固忠信之
所行也知我者其天乎蓋理之不二也謂常人一念之形天
地知之似亦無害蓋自不可掩非謂天地有尸之者而能知
也忽忽畧及大槩更幸詳之却以見教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答朱元晦秘書

示及諸君操舍出入之說呂子約所論病痛頗多後二說亦
頗得之然其間以未子細按孟子此章首以牛山之木為喻
又以夜氣為說而引孔子之言為證以明人之不可不操而
存也心本無出入然操之則在此舍之則不在焉方其操而
存也謂之入可也本在內也及其舍而亡也謂之出可也非
心出在外蓋不見乎此也無時者言其乍入乍出非入則出
也莫知其所止也此大槩言人之心是如此然其操之則存
者是亦可見心初未嘗有出入也然則學者其可不以主一
為務乎呂子約之說既誤以乍存乍亡為感之用而後說如
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語亦未安存亡相對雖因操
舍而云然方其存時則心之本體固在此非又於此外別尋
本體也子約又謂當其存時未能察識而已遷動是則存是
一心察識又是一心以此一心察彼一心不亦膠擾支離乎
但操之則存操之之久且熟則天理浸明而心可得而盡矣

又

某向來有疑於見辭受之間者非他也意謂若其初如伯恭
之說承當朝廷美意受之可也後來既至于再至于三守之
亦云固矣非尋常辭官者比也若只是朝制檢察不許辭免
指揮行下則是所以辭之之義竟未得達于君前而被君命
也若君命不許辭而使之受則或可以今初未嘗迫於君命
也忽復受之恐於義却未盡不知劉樞曾如此報去否

又

示以所定祭禮私心亦久欲爲之但以文字不備又少人商量今得來示考究精詳甚慰論議旣定須自今歲冬至行之乃安但其間未免有疑更共酌之古者不墓祭非有所略也蓋知鬼神之情狀不可以墓祭也神主在廟而墓以藏體魄體魄之藏而祭也於義何居而爲乎饗乎若知其理之不可行而徇私情以强爲之是以僞事其先也若不知其不可行則不知也人主衆陵之禮始於漢明帝蔡邕盛稱之以爲盛事某則以爲與原廟何異情非不篤也而不知禮不知禮而徒徇乎情則竊發天則非孝子所以事其先者也某謂時節展省當俯伏拜跪號哭掃洒省視而設席陳饌以祭后土於墓左可也此所疑一也祭不可疏也而亦不可數也古之人

豈或忘其親哉以爲神之之義或黷焉則失其理故也良心之發而天理之安也時祭之外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義則精矣元日履端之祭亦當然也而所謂歲祭節祠者亦有可議者乎若夫其間如中元則甚無謂也此端出於釋氏之說何爲徇俗至此乎此所疑二也大抵今日之定祭儀蓋將祭之以禮者苟無其理而或牽於私情或狃於習俗則甯何益乎鄙見不敢隱更幸精思却以見教俟往復幸歸於是而已至於設席升降飾文皆甚縝密穩當它日論定當共行之且可貽之同志非細事也

又

近伯逢方送所論觀過之說來其前日洙泗言仁中亦有此說不知如何大抵以此自觀則可以察天理人欲之淺深以此觀人亦知人之要也每下諸公尚執前說所謂兼窺壁聽者甚中其病耳伯恭亦日得書猶疑太極說中體用先後之論要之須是辨析分明方其見所謂一源者不然其所謂一源只是隱度想象耳但某意却疑仁義中正分動靜之說蓋是四者皆有動靜之可言而靜者常爲之主必欲於其中指二者爲靜終有弊病兼恐非周子之意周子於主靜字下注云無欲故靜可見矣如云仁所以生殊覺未安生生之體卽仁也而曰仁所以生如何周子此圖固是毫分縷析首尾洞貫但此句似不必如此分仁義中正自各有義初非混然無別也更幸見教

又

中字之說甚密但在中之義作中外之中未安詳蘇季明再

問伊川答之之語自可見蓋喜怒哀樂未發此時蓋在乎中也只如是涵養才於此要尋中便不是了若只說作在裏面底道理然則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乎幸更詳之又中庸之云中是以中形道也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是以中狀性之體段也然而性之體段不偏不倚亭亭當當者是固道之所存也道之流行卽事卽物無不有恰好底道理是性之體段亦無適而不具焉如此看尤見體用分明不識何如忠恕之說如宋諭精義序引亦已亡疑言仁已載性延議論乎後今錄呈所論一字若如老子以形而下者言則可與二三通數若如知言指道而言則難於復與器通數二三也心譬之水一節其意謂孟子只將水無有不下比人無有不善意未極究性情之理具矣今將心譬之水去水上用意差錯許

多字固不為無義但恐終費力耳所論知言中餘說再三詳之未有疑可復也

又

天命之謂性所辨立言極明快但率性之謂道竊疑仁義禮智是乃道也今去循性之仁則有所謂父子之道却恐費力更幸瑩之又如審其是非而脩之則知之教無不充之類亦未穩當兼此首章三語以某所見更須詳味伊川先生與呂中語并亦方欲下一轉語伏却錄去求教也在中之說前書嘗及之未知如何中者性之體和者性之用恐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而不可便曰中者性之體若曰性之體中而其用則和斯可矣

又

示及中庸首章辭義多所開發然亦未免有少疑具之別紙望賜諭也所分章句極有功如後所分十四節尤為分明有益玩味但家語之證恐未安家語其間駁雜處非一兼與中庸對其間數字不同便覺害事以此觀之豈是反取家語為中庸耶又如所引證又其成功一也之下有哀公之言故下文又有子曰字觀家語中一段其間哀公語有數處何獨於此以子曰起之耶某謂傳世既遠編簡中如子曰之類亦未免有脫略今但當玩其辭氣如明道先生所謂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子思蓋傳之耳此乃是讀經之法若必求之它書以證恐却泛濫也不知如何又如云此一節明道之隱處此一節明道之費處亦恐未安君子之道費而隱此兩字蓋一箇不得聖人寫有說費處說隱處然亦未嘗不兩具而默

明之也未知如何

又

按國史錄游公元符三年十月庚戌除監察御史今已改定致其言行而泝師友之淵源體之吾身而明義理之正當下句中字固有未安元晦欲作即其所至而益求其所未至恐亦未安蓋方建祠作記使學者知所景慕而邊云求其所至則語意似迫露學者將未能識其所至而遽指其所未至在溥俗不得不防其然也今更定云即其所至而益究夫問學之無窮則可見向上更儘有事意味似長也不知如何

又

仁之說前日之意蓋以為推原其本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也是以其愛無所不至猶人之身無分寸之膚而不貫通則無分寸之膚不愛也故以惟公近之之語形容仁體最為親切欲人體夫所以愛者言仁中蓋言之矣而以所言愛字只是明得其用耳後來詳所謂愛之理之語方見其親切夫其所以與天地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存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者也故探其本則未發之前愛之理存乎性是乃仁之體者也察其動則已發之際愛之施被乎物是乃仁之用者也體用一源內外一致此仁之所以為妙也前日所謂對義禮智而言其發見則為不忍之心者非謂義禮智與不忍之心均為發見正謂不忍之心合對義禮知之發見者言羞惡辭遜是非之心是也今再詳不忍之心雖可以包四者然據文勢對乾元坤元而言恐只須曰統言之則曰仁而已可也或云天地之心其德有四云云而統言

之間元為善之長人之心其德亦有四云云所謂言之則仁
為人之心如何前日所謂元之義不專主於生物者疑只云
生物說生生之意不盡今詳所謂生物者亦無不盡者矣在
中之義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中也蓋未發之時此理
亭亭當當渾然在中發而中節即其在中之理形乎事事物
物之間而無不完也非是方其發時別為一物以主張之於
內也情即性之發見也雖有發與未發之殊而性則無內外
耳若夫發而不中節則是失其情之正而論其情之理然能
反之則亦無不在此者以性未嘗離得故也不識如何

又

觀所與廣仲書析理固是精明亦可謂極力救拔之矣然言
語未免有少和平處謂當循前人據微言約而意該於緊要

處下鍼若聽者肯思量當自有入處不然我雖愈極力彼恐
愈不近也如何如何比見報承有改秩崇道之命竊計自有
以參之矣兩日從共甫詳問日用間事使人歎服者固多但
以鄙意觀之其間有於氣稟偏處似未能盡變於舊蓋自它
人謂為豪氣底事自學者論之只是氣稟病痛元晦所講要
學須于却不於此等偏處下自克之功豈不害事須以平時
以為細故者作大病醫療異時相見當觀變化氣質之功重
以世衰道微吾曹幸聞此理不可不力勉也有如孤陋正望
切磋之益焉此外尚有一二事可疑此便頗速俟後訊詳列

又

某近年以來竊見尊兄往來書問之間講論知見甚異疇昔
每用敬歎且因得以開益其愚陋者固非一端獨恨相去之
遠須以未得詳日用間事為念蓋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
有聞古之人於其知見之進則又顧其躬之所履每患其不
及而惟懼其有所偏焉故能日新而不疚此某所以亟欲詳
聞用工進德之實以為相觀而善之益也幸共甫之來可以
詢問則肯訪而盡請焉得之共甫者亦多矣其所以慰鄙心
而增歎仰者固不用言獨其間有使人不能無疑者切切偲
偲之義則在所不敢默也聞兄在鄉里因歲之歉請於官得
米而儲之春散秋償所取之息不過以備耗失而已一鄉之
人賴焉此固未害也然或者妄有散青苗之譏兄聞之作而
曰王介甫所行獨有散青苗一事是耳奮然欲作社倉記以
述此意某以為此則過矣夫介甫竊周官泉府之說強貸而
規取其利逆天下之公理而必欲其說之行用奉行之小人

而必欲其事之濟前輩辨之亦甚悉矣在高明固所攷悉不
待某一二條陳而其與元晦今日社倉之意義利相異者固
亦曉然度元晦初亦豈有所取乎彼哉特因或者之言有所
激作遂欲增加而力主其事故併以介甫之為亦從而是之
是乃意之所加不自知其偏者也譬之有人焉於此執權以
稱物之輕重初未至於偏也或指而告之曰此為重矣執權
者主其說曰吾猶覺此之輕也於是復就其所指之處增之
使重而其偏始甚矣且元晦謂介甫青苗為可取者以其實
之可取乎抑以其名之可取乎以其實則流毒天下固有顯
効以其名則不獨青苗凡介甫所行其名大略皆竊取先王
之近似者非特此一事也竊取之名而何取乎且介甫自以
其為鄞縣嘗貸穀而便於民故以謂可行於天下執一而不

通天下之務立法無其本用法無其人必欲其說之行於舉
天下之異己者盡歸之流俗於是來合其說者無非趨附之
小人既欲其事之濟則用其說之合者小人四出以亂天下
其勢則然也介甫初亦用程明道又呂晦叔輩其意皆不用賢而以其天資規呂惠卿之徒為何等哉惟其
欲其說之濟故廢異而用所宰窒塞仁賢而任群小也今元晦見吾行社倉於一鄉為
日前之便而遂以介甫之事為有可取無乃與介甫執鄙踈
所為而還欲施之於天下者相類乎似不可不周觀而深察
也此雖為一事然明者皆中因人激作而為之增加斤兩以
至於偏則懼其有害耳又來者多云會聚之間酒酣氣張悲
歌慷慨如此等類恐皆平時血氣之習未能消磨者不可作
看前書亦嘗畧及之矣某每念人心易偏氣習難化君子多
因好事上不覺乘快偏了若曰偏則均為偏耳又覺元晦學

行為人所尊敬眼前多出己下平時只是箴規它人見它人
不是覺己是處多它人亦憚元晦辨論之勁排闢之嚴縱有
所疑不敢以請深恐諫言多而拂論少萬有一於所偏處不
加省察則異日流弊恐不可免念世間相知孰踰於元晦切
磋之義莫敢後於它人況某之不肖朝夕拔還不暇正有望
於藥石之言亦求教之一端惟深察焉

又

某幸粗安日往城南水竹間翻閱簡編或遂與一二士留宿
頗多野趣不覺伏暑之變惟是歲月易徂每懷學不足之憂
耳夫甫甚得此方人情然所以望之者固不宜少不滿也開
府之初舉動多駭人意其榮義之風亦不易得耳前書所謂
反與岳[illegible]父肯於鄉意大抵無可疑仁說擴前之論甚多
要是不肯虛懷看義理某近為說以明之亦只好所論之意
卻似精分明全錄呈其間有未安處某亦得晦叔書卻肯相
信更俟相見與面訂也

又

來書披玩再四所以開益甚多所謂愛之理發明甚有力前
書亦畧及之矣區區並見別紙嗣有以見告是幸中庸所引
家語之謚非是謂家語中都無可取但見得此章謚得亦無
甚意思俟更詳之所改定本亦幸早示得以玟究求教克齋
銘讀之無可疑者但以欠數句說克己下工處如何設齋箴
皆當書之坐右也洙泗言仁中當仁不讓於師之義舊已改
孝弟為仁之本巧言令色鮮仁之義今亦已正并序中後來
亦多換卻納一冊去上呈所謂觀書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

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棄如有可疑
雖或傳以為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斯言誠是也然所謂
虛心平氣者豈獨觀書當然某既已承命而因敢復以為獻
也某近作一批審記併錄往幸為剗之安國所寄書冊今附
去數見別紙石角一枚似勝前如何安父之勢想必此來異
時卻易得便第未知拜見之日讓向殊不勝情耳中庸集解
俟更整頓小字欲盡發作大字又恐其間遂句下有解釋難
發向後俟師聖之說多可疑然亦有好處也魏元履拭兩次
作書託虞丞附去不知何故不達來諭皇恐豈有此哉今復
有數字往問其疾且謝之也子飛家事聞之傷心其子文[illegible]
恐亦宜早歸去也

新刊浪菴軒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書

答朱元晦秘書

共父相處二年心事儘可説見識但覺日勝一日亦不易得作別殊使人關情也君臣之義要須自盡積其誠意庶幾感通是間若有一絲毫未盡則誠意已分焉能有動乎孟氏敬王之義所當深體也所寄諸説亦畧觀大槩抹擇之思慮甚覩可重可重鄙意有欲言者不敢隱容後便一一寫去共講論也近來此間相識却是廣仲晦叔甚進伯美已入書院生徒十五六人但肯專意此事者極難得耳

又

尋示書并見所與共甫書論校正二先生集事備悉然有説

焉前次所校已即為改正七八後來者雖嘗見共甫云老兄又送所校來偶應之曰若無甚利害則姑存此本乃胡氏所傳者既而欲取一觀則亦因循而共甫亦忘送來此則不敏之過也然豈謂胡氏本便更不可改耶前日答兄書猶云後來者未曾見也答書之次日折簡㩀子安甫而得詳觀其間當改處甚多方此參定又二日而領來教若以為一時答共甫之言忽而不敬與夫因循不敏之過則可若謂有私意逆拒人則内省無是也今以所校者改正近二百處矣當時胡家本極錯已是與諸公校過常恨此間無別本得兄校正甚幸如定性書前後語豈可無又如辭榮伎數説書表當在上殿劄子之後此極精當能發明先生正大之體有益於後學然其間有鄙意所未安以為不當改者亦不敢曲從如必欲以泝流為沿流猶子為姪是也沿乃是循流而下更無別説泝流窮源則可見用力底氣象也試嘗思之稱兄弟之子為姪無他義只是相沿稱耳稱猶子或庶幾焉當時先生此兩處稱猶子亦複何害若謂是文定改此兩處則胡為他處不改也若此等却望兄平心易氣以審其是非焉已作簡共甫并亦時有數字註在所校卷子中想共甫須送往尚有欲改及可見告者毋惜却發此卷見示庶成完書耳栻每念斯道知之為難知之矣踐事之力為難氣習之不易消化也而可長乎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此為進步於仁仲由所以為百世師也況如栻陋得斯書警策之甚幸矧此無替斯義為望栻亦不敢有隱於左右也讀所與共甫書辭似逆詐億不信而少含弘感悟之意殆有怒髮衝冠之象理之所在平氣而

出之可也如何如何相察相正朋友之道吾曹當共勉之程先生集既有舊本可據當不憚改但心疑數處亦當注一作於其下所以存謙退敬讓之心下諭敢不深領

又

共甫之召蓋是此間者積有不可掩然善類屬望在此行也數日來聞二豎補外第未知所以如何若上心中非是見得近習決不可邇道理分明則恐病根猶在二豎去復二豎生不然又恐其覆出為惡若得有見識者乘此時進沃心論白發其姦批根塞源洗黨與一空之然後善類朋來庶有瘳乎

又

復和仇虜使命交馳痛心痛心陳應求時通書極知憂[illegible]

未少所以濟之之策已去復召却又供職所不能曉想該得
相見但今日所謂正人端士固有之惟是不知學不敢開望
以向上事業耳湖南緣向來有位者惠姦長惡養成郴賊其
父到頗能明信賞罰上下悅之今郡兵集者五千人若俱置
得宜當數月而定但今時一種議論待盜賊只知一向招安正
如待仇讐只說和一般此賊蹂踐三路殺掠無數非鬼豈可
不鐵焉將赦其黨與可耳
郴桂盜賊幸有平定次第但安輯反側撫存凋瘵正惟匪易
如病癰疽須消盡毒氣使血脉貫通方為無事某父甚留意
偶來告有便介草草復附此

又

近世議論真所謂誤其身則以枉尋直尺為可以濟事誤人

國則以忘親苟免為合於時變世間既為賢者政舊在此中
亂真也哉此風方熾正道堙微率獸食人甚可懼也吾曹但
當勿與講明聖學學明於下庶幾有正人心承三聖事業耳

又

論及易與天地準以下一章細看惟文義顯屬猶有所未
達方更詳之恐有定論幸見教近看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
恐正是謂易書之義蓋與上四句立語同後一句乃是總括
聖人作易所謂生蓍倚數立卦生爻理義皆窮理盡性至命
之事也不識如何

又

某今夏止酒又戒生冷意思頗覺勝常年一味善啖飯耳然
見所與劉樞書闢郡中既以爾辭之狀申省今且當謹俟之

也伯恭閑居深山間想甚勝向來致生徒之多聞亦有幾之
者曾得其詳否伯逢止酒甚勇在樂誠為不易也所論釋氏
存心之說非特甚中釋氏之病亦甚有益於學者也但可有
於我哉文義細詳之只是謂此數者非獨有於我正欲學者
進於此也故程子謂勉人學當如是也呂氏之說誠是添字
較多若尹氏謂人孰能若孔子者哉又恐以若字易有字亦
恐未安也大意固是聖人示人以近故以此數者自居若曰
孰能若我則又恐非聖人辭氣耳吾有知乎哉尋常只承程
子之說若文勢則上一句疑辭也下一句斷辭也猶曰君子
多乎哉不多也不識如何

又

某幸粗安不敢廢學恨相望之遠每思講益殊不勝情耳近

兩書中所講冊三詳之如中庸章句中所指費隱雖是聖人
尋常亦有說費處說隱處然如所指却有未免乎牽強者恐
此段且不必如此指殺某方亦草具所見更定異同處俟更
研究後便寄也仁說如天地以生物為心之語平看雖不
妨然恐不若只云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為人之心似完全
如何仁道難名惟公近之然不可便以公為仁又曰公而以
人體之故為仁此意指仁之體極為深切愛終恐只是情蓋
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焉則其愛無不溥矣如此看乃可由
漢以來言仁者蓋未嘗不以愛為言也固與元晦推本其理
者異然元晦之言傳之亦恐未免有流弊耳幸更深思却以
見教中庸義前日人行速附去不曾校得後見謄本錯誤
處多想自改正也序文更幸為槩括其間有云若積累張本

生則相與上下講論者也本作合志同方者也不知如何[illegible]
此未穩亦幸為易之劉樞再帥此間人情頗樂之今次奏書
所以啓告與夫進退之宜想論之詳矣因其还兵行附此一
紙它俟後訊

又

吳晦叔八月間遂不起極可傷惜湘中遂失此講學之友豈
復可得近聞已葬矣有子方數歲也想亦為動懷伯恭見報
已轉對未知所言竟云何英州因為病痛不小但其去也殊
有所係近事想悉聞之使人憂心不遑假寐又伏思之吾君
勤儉之德天必將相之有所開悟所恨臣下不能信以發志
耳建康發得書亦念歸也其它後書莫盡

又

某已拜書偶有少事數日未方見李壽翁侍郎中明乞依舊
法義米各椿殺在逐鄉都分中曾見此文字否此說殊當但
朝廷下諸路常平司與州郡相度目前諸人例以為不可行
可歎咨壽翁所條以未盡而戶部鋪法固已沮之矣區區之
意以為可行但須條畫詳密乃可望兄試為思而處之蓋頃
見數附此人回幸甚聞向來兄在鄉所措置斂散米事今極
有倫理其間利病切想究復之甚熟矣顒俟顒俟
如湘中辛卯之旱得徙者無數徙者後來得歸十
無二三此說得行當無此患文字恐未見錄一本
去

胡明仲論語詳說雖未能的當然其間辯說似亦有益於學
者也有欲板行者於兄意如何章句或問書中所引同氏說
為雖某未見此書也再三思或問所條析誠恐前輩說中偶
處有誤後學不可以不辯但一一辯析恐未能盡又似太費
力只舉其大者與其條目使人推尋之如何然前所寄數紙
詳讀叔恩蕊所益固已不少恨未得盡見之也蓋其間非獨
可正一事一義於其立言病痛來歷處究極之甚精也

又

盡像只是一到城南經營即為劉樞閉在湘春作圖帳到今
未出兩紙只是想象模寫得其大都其間有欠闕及未以處
今且迭往它時別作得重寄也書樓山齋方治材未立南阜
未有屋成即謂之書然觀耳書樓欲藏數百卷書及刻諸先
生像此二字亦求兄寫當不惜也

又

向來略有疑於辭受之際者無它只為既已堅辭後來只是
堂中接坐不許辭兄旨揮未曾再被君命其汲為未可也今
承來論蓋已備曉但某尋常或慮兄剛厲之過今寬裕乃爾
足見矯揉之功也夷齊事舊來用五峯之說謂夷齊讓國故
見伐國事不是不食周粟在夷齊身分上當然是能全其清
者也因諭及細思之非謂前日已曾如此今日更不得如彼
只是清者之見自如此耳如何中庸章句如遺不遠人章文
義亦自有疑此便即行答復條去所謂欲作一略解甚善某
近來看論語諸書文義間時亦覺平易中有未處病發點者
戒以少作文字未欲下筆冬間有可求教者旋寫去益膂之
乘時見變察未知何日果遂邪馳想馳想

又

胡廣仲一病遂不起極可傷惜渠氣本弱忽苦腿髀之疾豎
者謂腎氣有餘以井遂濟之自此泄利不止百藥無功經月
竟至此弟弱子稚尤可念渠頭來雖肯講論終是不肯放下
病中過此猶為及此慈然胡氏失之亦甚害事也元履家
如何某寄賻儀等去已久都未得其手回信不知已達否晦
叔在岳下無過從欲決意來城中要是渠自當離却婦翁家
乃是伯逢月初已赴江東任諸公近來無甚講論德美却來
數日終未能近思也士子輩間有好資質肯向學者更看長
進如何此亦告之以循序務本而已近來讀繫辭益覺向者
用意過當失却聖人意脉如橫渠亦時未免有此耳詩解諸
先生之說盡編入雖是覺泛又恐學者須是先教如此考究
却可見平淡處耳如何

又

某幸如昨但自家弟赴官極覺離索之思耳日久不敢忝學
第覺向來語言多且易只欲且做工夫讀所寄來伊川先生
簡語尤用悚然不知尊兄意如何每玩來書未嘗無警益愈
根相去遠未得聚首耳中甫義還來細讀自誠者天之道以
下尤覺所解有工前面於鄙意尚多疑處今復旋具呈子重
編集解必經商量刊成類早得之此書極有益也傳心閣銘
存語誠贊刪之甚佳尤溪學記此本勝前前本大抵意不甚
逆耳某近為邵州作復舊學記其間論小學大學意偶亦相
類錄呈今猶未刻有可見教尚幾速示也岳麓書院遷來郡
斷成次第向來邵懷英作事不着實大抵皆向傾壞幸得其
父再來今下手葺也書院相對按山頗有形勢登為有力者

睥睨作陰宅昨披棘往看四山環饒大江橫前景趣在道鄉
碧虛之間方建亭其上以風雩名之安得杖屨來共登臨也
它幾以道義自重

又

知言疑義反復甚詳大抵於鄙意無甚疑而所以開發則多
矣其間數段謹錄呈今自寫出再看又覺此內亦有不必寫
去者亦宜附往論語仁說區區之意見學者多將仁字做活
絡揣度了無干涉如未嘗下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工夫便做
仁在其中矣想像此等極害事故編程子之說與同志者講
之庶幾不錯路頭然下語極難隨改未定方今錄呈亦俟諸
老行寄去讀史管見當併往近看此書病敗不可言其中間
有好處亦無完篇耳看元來意思多是為檜設言天下之理
而往往特為譏刺一夫不亦隘且陋乎編通鑑綱目極善以
鄙見每事更考舊史尤佳恐通鑑亦有所闕遺耳它懷併俟
後訊

又

比間刊小書版以自助得來諭乃敢信想是用度大段逼迫
某初聞之覺亦不妨已而思之則恐有未安者來問之及不
敢以隱今日此道孤立信向者鮮若刊此等文字取其贏以
自助切恐見聞者別作思惟愈無靈驗矣雖是自家心安不
恤它說要是於事理終有未順耳為貧之故寧別作小生事
不妨此事某心殊未穩不識如何見子飛說宅上應接費用
亦多更深加撙節為佳耳又未知然否

又

將叔留此旬餘備詳動止繼而游揆來亦能道近況欣釋為多見前後與諸人論操舍出入之說剖析極子細寂後答游揆之語尤完呂子約雖知聖人此四句正是論心然未能明別其間始終真妄邪正之所歸故變指其乍存乍亡為感用此其差亦不小来示似未以此告之耳近因游揆來理會此入字有答之ㄴ近是然不如来說之詳明更不寫去近来士人雖亦有漸向裏者然往ㄴ為邪說引取大抵是不肯於鈍遲處下工要求快便故差錯耳蘄州之說淺陋不足動人自是伯諫天資低所致君臨川其說方熾此尤可慮者吾曹惟當務勉其在已者若立得無一毫滲漏則自是孚信有非口舌所能遂挽回也伯恭已造朝兩得書聞上聰明肯容直言但陰盛陽微未見復亨之象耳奈何奈何

又

某食飲起居皆幸已復舊向来且欲完養此數日方出報客城南亦五十餘日不到昨一往為綠陰已滿湖水平漫亦復不惡方於竹間結小亭為夏日計雨潦稍定即挾策其間也嘗令畫圖俗工竟未能可人意俟暇日自往平章之方得寄往耳伯恭近專人来講論詳細如此朋友真不易得但論兄此處引周之可受之義却似未然又向来聚徒頗衆今歲已謝遣然渠猶謂前日欲因而引之以善道某謂來者既為舉業之故先懷利心恐難納之於義大抵渠凡事似於果斷有所未足耳誠之資質確實有志世故心寔愛之但正宜為學不然恐未免為才使今歸必首去求見某以乍此人事頗多姑遣此紙早晚樞師又自有人行也孟子解渠却錄未畢樞師處却將為了當批封呈餘幾為道自重

新刊張南軒文集卷之二十一

書

答朱元晦

通鑑綱目想見次第甚有益於學者也胡致堂所論五王不誅武后事偶然別本在此檢得然亦大綱記得其說武氏誠當誅畢竟既立其子難誅其母如來教所云至於予奪輕重之間不須告于唐宋宗廟廢置幽處之耳然以中宗之昏懦其從之如反手耳亦豈是長策以某淺見五王若有伊周之見則當時復唐家社稷何必須立中宗中宗雖是嘗爲武后所廢然嘗欲傳位與后父是其得罪宗廟不可負荷已自著見五王若正大義于唐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人以承天序告于宗廟誅此老嫗則義正理順唐祚有太山之安矣試思之如何不復夢見周公竊恐只當從程子之說更察之間亦思念周公之事如見其人然猶云見堯於牆之類也若謂真見周公於夢周公不可見而見之夢而有妄恐非聖人之心也若傅說卻是世上真有個傅說非妄也何有於我哉某後來只改作何獨我有之之意程子所謂使學者進乎此者也若知向來所謂尹子之說孰能若孔子者哉終恐非聖人辭氣耳近晦叔理會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謂雖使其久假不歸亦懵不知非己物某恐孟子之意爲此言卻是開其自新之路曰焉知其非己有也謂至其能久假而不歸雖未敢便謂其能有之亦安知其非己有乎辭氣益完全也如何九月間曾拜書送城南圖并錄小詩去且求書樓大字不知曾達否都不見來書說及耳書樓已成只是三間字稍大于月初可也願早得之牛李所爭維州事當如何處置盡公之說然否

又

某黽勉爲州不敢不盡誠惟聖人心誠求之與以人治人之義庶幾寓一而未之能也牽人情粗相安蠻猺熟丁稅朝廷綱米等無常產之輸也萬餘緡稍寬目前但弊根不除以須更力論之惟是興利之臣日進將恐多所紛更孤迹其可久於此耶

又

某政入許戶日負求驗反復古義不進寧處將敘行待已畢言所處大槪有以告之是望區區在此不敢不盡誠致恐學力不到無以感動惟悚懼耳正論甚微假借爲此論者未嘗了然於義理之所在而徒遊回於利害之末途自顧藐然之身其將何以障此波瀾然苟留一日不敢不勉用是瞻仰有不淺吾伯恭鄰墻日得聽語近來議論甚進每以愚見告之不復以爲迂也

又

日自省中歸即閉閣溫繹舊學向來所見偏處亦漸有覺但絕少講論之益無日不奉懷耳西銘近日常讀理一分殊之指龜山後書終未之得蓋斯銘之作政爲學者私勝之流昧夫天理之本然故推明理一以極其用而其分之殊自不可亂蓋如以民爲同胞謂尊高年爲老其老慈孤弱爲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龜山以無事乎推爲理一引聖人老者安

之少者懷之為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楊龜之說極
佳即以語伯恭矣只如此讀過誠可戒也伯恭近來儘好說
話於蘇氏父子亦甚知其非向來見渠亦非功蘇氏但習熟
元祐間一等長厚之論未肯誦言排之耳今亦頗知此為病
痛矣孟子答公都子一章要須如此方為聖賢作用此意甚
見得但力量培植未到要不敢不勉耳此話到此尤覺難說
耶論甚惑人心消蕩一至於此每思之不遑寢食也奈何奈
何

又

析請竟出疆顛倒綷悖極有可憂某月初即求去蓋會處在
近不忍見大使之至也自惟誠意不充無以感動且當歸去
勉求其在己者今日大患是不悅儒學爭馳于功利之末而
以先王嚴恭寅畏事天保民之心為迂闊遲鈍之說向來對

時亦嘗論及此上聰明所根無人朝夕講道至理以開發聖
心此實今日興衰之本也吾曹抵見誠不過此來書以為未
有孟子手段且循此途轍為少悔吝是也但孟子亦何嘗外
此意特其發用變化別耳知言自去年來看多有所疑來示
亦多所同者而其間開益鄙見處甚多亦有來示未及者見
一一寫俟後便方得上呈更須一往復庶幾粗定甚恨當時得太早耳

又

某出入省戶日覗亡補所以見告者所謂實獲我心但請對
之說容更思之區區本欲俟轉對對却在正初又恐遲耳自
念學力未到誠意不能動人只合進歸勉其在我者然竊念
吾君聰明勤勞不忍只如此舍去當更竭盡反復剖判庶幾
□一學學之心不敢不自勉惟吾少□□知之寫至此不□
臥并也

又

西銘之論甚精乾稱父坤稱母之說此亦知此看熟一篇渾
是此意也但所論其間有一二語鄙意未安俟更為精讀深
思方報去所貴乎道者三上蔡之說誠欠却本來一段工夫
二程先生之言真格言也某近只讀易傳及遺書益知學者
病痛多立言蓋未易也知言之說每段輒書鄙見于後有未
是處却示就此簿子上批來庶往復有益也近來又看得幾
段及昨日讀寄來者皆未及添入俟更詳之然便寄去

又

某邇來思慮只究向來所講之偏惕然內懼不敢不勉每得

來書發我多矣益諸君子往往因有所見便自處高執之固
後來精義更不可入故未免有病若二先生其猶一氣之周
流乎何其理之該而不偏辭之平而有味也讀遺書易傳亦
嘗真難讀也西銘所謂理一而分殊無一句不具此意亦謂
鄙意然來示亦盡之矣但其間論分立而推理一與推理以
存義之說頗未相同某意以為分立者天地位而萬物散殊
其親疏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弊
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
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
分殊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為仁之
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為無蔽也似不
必於事親事天上分理與義亦未知是否曾子之言二先生

互相發明可謂至當欠言疑義前已納呈今所寄尤察方更參詳之伯恭近日儘好講論喬拄在此如此等士人甚難得潘友端年方十七而立志殊不凡皆肯用力潘今暫歸省侍其來皆令拜書去求教李伯諫林擇之兄弟各有報書陳辨在此府相見亦肯回頭但頗草草耳某近因與喬潘考究論語仁處論亦有少說續便錄呈晦叔猶未得到長沙書甚欠想已過九江擇伺渠到家專人喻之是府亦得拜書憂患中正宜進德此有類於兄也今日建官似皆不速之故處之尤深而責之尤重耳元發所謂但證候小變者鄙意亦云爾遺書當更令修治近與伯恭議欲取此版來國子監中儘可修治耳

又

某備數于此自仲冬以後凡三得對區區之誠不敢不自竭上聰明反復開陳每荷領納私心猶有庶幾乎萬一之望正幸教誨之及引領以望也講筵開在後月自此或更得從容以盡底蘊惟是近來愈甚側目如林此則非所計也劉樞歸想得欵曲憂患中益進得業異時當大慰人望晦叔已行未耶聞其歸計費力極念之亦有一書不知尚可及否太極圖解析理精詳開發多矣垂誨甚荷向來偶因說話間妄為它人傳寫想失本意甚多要之言學之難誠不可容易耳語解須子細看方求教但覺得後面亦不必如此辯論之多只於綱領處拈出可也不然卻只是駁辯求勝轉將精當處混汨耳如何

又

某十三日被命出守次日早出北關來吳興省覲德家兄翌早可去此自此前途小憩殘暑即由大江歸長沙故居偶見陳明仲知有的便具此紙奉報自惟備數朝列荷吾君知遇之無所補報學力不充無以信于上不歸當溫繹舊學益思勉勵它皆無足言惟是吾君聰明使人眷眷不忍置耳

又

某罷郡南來視事踰旬矣廣右比之它路最為廣莫而彫瘁則最甚緣諸胜州邊備寡弱日夜關慮固當以安靜為本然要須在我有隱然之勢則安靜之實乃可保方考究料理不敢苟目前也邊方法度廢弛惟以身率之立信明義庶幾萬一諸路土丁祖宗良法今虛籍雖存而其實都亡方尋繹舊規若此事有緒庶幾邊防差壯誠之已來未到也南來朋舊

闊遠殊重離索之歎偶府中遣人買茶略附此後火定專人去相看甘父想已到建康責任甚重臨行示畧獻區區也

又

某守藩候入閩朔矣佩心誠求之之訓味哀矜勿喜之言日夜黽勉悚惕之不暇所幸綱紀粗定人情頗相信向又歲事極稔盜賊屏戢目前僥倖無它而環視一路可懼心事極多邊備兵政亦隨力葺理保甲一事亦頗有條理惟是自靜江之外諸郡歲計闕匱異常甚至官吏乏俸軍兵乏糧此亦何以為郡坐視民愈困比有請頗與漕司共考究一路財賦底裏通融均濟之計幸蒙賜可才此詳講熟慮庶幾有以少寬然其間曲折亦多又不敢欲速也學校略與整修士子中亦有好資質者乎一二來郡齋與之講論庶知向方三先生祠

甚設有小記納去凡此不敢不盡區區耳官案其初頗有拘
束之歎蓋習於放縱已久今卻極相安有樂趨事之意其間
亦有數人愁實可委其餘隨力使得自廢有不率者先之以
訓督不悛而後加以法邇來覺得歛縮者多也此路向來盜
賊之多正緣配隸之人萃焉例皆逃逸為害比嚴首捕之科
明其賞罰接踵而至幾無日無之收其強壯以為効用故少
戢也然廣中之人亦自多犯法徒流坐有刑不足以勝姦宄
使人惴惴恐見見念欲知其詳故縷縷及之靜江氣象開廓
風氣疏通覺得無瘴癘寒暄之候殊不異湖中環城諸山奇
變柳子厚所謂拔地峭堅林立四野此語足以盡其大槩近
觀水東諸巖空明宛敞惟龍隱寂為勝然蓋在小溪之濱水
貫其中深窈停泓以舟入焉石色特青潤嶙峋變怪殊可喜

也某日間亦得暇讀書但覺向來語言多所未安尤不敢輕
易立辭中庸未章自衣錦尚絅而下反復引詩明慎獨始終
之道區區朝夕惟從事於此而未之有進也誠之在此極得
其助近亦得暇讀中庸章句婢叔許一來已遣人取之旦夕
可到相與講磨庶少懲離索也共父處人回得書請祠之意
甚濃聞所施為大抵類長沙長沙之人今歲綠茶賊之擾害
人甚思之但某前書勸渠謙虛使人得以自盡人才大小皆
有用處而報書謂到江上尤不見有人才某實懼此語天下
事豈獨智力能辦邇鄰會已蓋無可恭使者恐吾恃聰明以
忽之彼無以自見耳若當大任恐有所妨方欲作書述此意
亦望兄自以己意開發之今日達官如是公誠亦不易得㧞
之深耳伯恭今次講論如何得渠書云兄猶有傷急不容耐

處昔又恐伯恭卻有太容耐處然若曾氣習之偏乘間發見
試難消化想兄存養有道如來痛須多疏疏之不遠正有望
時加砭劑也陸子壽兄弟如何肯相聽否子澄甚進否擇之
亦久不聞問矣縣谷聽寄所編祭儀及呂氏鄉約來甚有益
於風教但鄉約細思之若在鄉里願入約者只得納之難於
揀擇若不擇而或有甚敗度者則又害事擇之則便生議論
難於持久兼所謂罰者可行否更須詳論精處若閑居行得
誠善俗之方也賀州有林君熙本政昔想亦須見謾附一本
其間固多未盡然其人一生用工於此其說亦看本可貴此
外又於其家求得數替有論屯田項目亦甚有工才抄緣續
當奉寄此公所至有惠政乃是廣中人才之卓然者殊惜其
不得施用也所欲言甚多未易殫究餘見別紙

新刊南軒文集卷之二十三

書

答朱元晦

某碌碌于此亦復一載幸人情粗相安惟是思為久遠之計早夜不敢遑寧耳本路鹽法正緣諸州荒寂郡無甚所入全仰漕司撥鹽息以為歲計往年行客鈔賣數極不多卻有折米錢甚重民深病之因此致盜賊後來故改為官般而罷折米中間廣東以為不便節爭之并行客鈔然所賣數多蓋要足漕司歲計與諸郡之用只一二年鈔大積壓諸州例窘急而漕計亦不足於是復行官般只以靜江言之若無此便無以支梧今靜江措置頗有倫緒不抑賣不增價公私皆便之鹽價又賤於客鈔之時若諸州俱能如此則當不至為害但

諸州聞司撥得息少彼無以自足則增抑之事從此而生故某有前日論奏後來漕司亦議不肯增給近頗得要領已再言之恐可遂也大抵此路窮薄祖宗時全仰外路應副今每歲又應副外路鄂渚大軍錢靖州歲計錢及買馬錢合二十一萬緡則安得不貴力極本窮源而論之須於此處得然後鈔法可行不然則立致敗闕也恐欲知曲折略此布之廣帥廟碑已求得李充字甚古愛崖比舊刻處乃大勝蓋舊刻多歸縫歲補今缺文皆是填補處脫落今所磨卻甚平完見議下手刊刻也所寄孟子數義無不精當其近頗科暇再刪改舊說方得十數段俟旋寫去求教可欲之謂善誠當指人而言如積累之說蓋凡可欲者善而不可欲者惡也人之所為有可欲而無不可欲者則之人也謂之善人信字亦如求於實見諸人有書如此下語如何金聲玉振之說脈理云者只是有倫緒而不紊之謂始條理者析衆理於毫釐也終條理者倫衆理於一貫也若指條理為脈絡卻恐未順中庸大學章句亦已評讀有少商量處須更子細反復也易說未究有疑蓋易有聖人之道四恐非為卜筮專為此書當此爻象如此處之則吉如此處之則凶聖人所以示後世若筮得之者固當如此處蓋其理不可違而卜筮固在其中矣如蜀征則專用之於卜筮者也然亦不敢輕論俟更深考山中諸詩紆餘淡泊諷之不能已但覺其間猶將有未和平之語此非是語病正恐發處氣稟所偏尚微有存也更幸深察之游誠之官期到行已旬日其人明決有力向來良得其助但義理儘少涵泳辭色間多與人忤正須深下工夫乃佳耳廉擇之今

卻留此適饒民事好商量但講論多有成說為碍耳近見李充寄得蘄州李士人周翰一文字殊無統紀異人所安本在釋氏聞李伯諫為其所轉可慮可慮方斯道闇氣象差勝舊書辭亦然可喜但適遭府公新政科配諸州錢物不少張鎡力與之辯不肯承當恐蹤迹或不能久安耳

又

來遍勉所職無補是懼目前幸歲稔盜息人情相安但環視一路可為寒心者多亦切考究以其大者控陳矣伯恭相聚討講論彼此之益甚多恨不得從容于中也皆示學者講論一紙所論萬物皆備一段意亦近衷大抵不能反身則自不與己相干它人飽食何與己事反身而至於誠則樂莫大焉誠則實能有之也又論未感時四端混為一理卻有未安未

處所雖是渾然而所謂四端之理固已具於中及其感則形
見也聖智巧力共後來改舊說頗詳續錄呈武氏事誠有難
處維州之說正是鄙心尚有少曲折後便併畫久假不歸當
從晦叔韓曾用財之說甚善甚善恭此間應接賓客民事遁
近兩時又將兩特退而考究紬繹訪問此外尚得讀書餘暇
有可見教不惜示及

又

此處之計竟何如須着一此否孟子解等鋟版得送漫去非
兄致力豈能便爾感幸感幸向來固屢蒙諭及是時已復不
能收拾要是因循皇恐耳近年讀書頗覺平易中意味向來
多言徒爾為贅欲下手痛加刪正然以官守事奪不敢草章
耳所部自增給鹺息之後頗可支梧擴歛苛征得以蠲戢比

復有請漕司輒增撥鹽數諸州輒增鹽價並以違制論諸州
將鹽息撥入公庫充燕飲饋送等費並坐贓論已蒙如請行
下又請以見在二十萬緡專樁充漕司買幹鹽本二十萬緡
專備借諸州搬鹽本此乃是一路根本一毫不得妄動每歲
終申省蓋無此鹽法便倒了一路便受害向來幾為妄吏簸
獻是絕一路命根也可懼可懼此情亦已行下同運司措置
樁管應濟矣趙若海若得疏通曉事便自見此今日正要漕
臣得人庚幾一定之論可以凝固也諸邊悉寧但未陰雨之
計不可不素整今靜江教兵可成次第矣邊頭所患以財亦
已有請庚幾規摹悉定有可繼之實耳偶有一項錢為三邊
州請為四易之本若得此三年之間招補將兵闕額修葺堡
利器械可有未久隱然之勢無南顧之慮矣適會新憲到宮

未一月而狃拙者復通攝兩臺事緒雖多然凡事且肆究見
不敢不竭鄙心也續俟閒出處定論別尋人修問次

又

甚巧拘乃不獲命一味皇恐已再具請度必蒙矜允免勉于
此且三年矣此間氣燥而風烈久處其間豈得無所傷加以
災患悲悼之餘尤覺費調護又況事理自當閑退此請若尚
未遂當更力言耳然未去間種種不敢以忽遠近幸寧靜人
情相安頗覺省力但義不得不求歸頃准主恩曾未有毫髮
之報區區何敢有懷安之念哉兒子護亡室之喪已抵長沙
以此月葬事卜地得之湘西山間其須嘗見之頗為穩密惟
是匈失細功家事細大無不相關令九百悉從痛省只覺恬
靜之為安矣論語日夕玩味覺得消磨病痛變移氣質須是

潛心此書久久愈見其味舊說多所改正它日當以求教向
來下十章癸巳脩望便中況其繆見示兄關中想得專精於
文字間殆亦天意也中庸大學章句極逕蓄有宋它辭想皆
用此體通鑑工夫今何如有相從者否近東廣一二士來相
見篤殘可喜此間士人似未及之良才美質何處無也

又

學中重刻責沈納一軸并十本去近思錄方議刻欲稍放字
大耳詹漕體仁致政帶學每相見職事之外即商確義理殊
為孤寂之慰其趣向亦難得也本路州縣間人才尋常不敢
忽有恩憲有才力者亦得數人有邕州仵吳儷者雖是粗疎
然忠義果斷疾惡如讐緩急可用亦謾及之

又

石子重陳明仲魏應仲三書煩爲自使轉達林擇之久不聞
問今何如近復有何人相從長遠者誰誠實肯作工夫耐久
者極難得也鄭自明直言亦不易容受其直固是可喜事但
未見用其言而自明兩遷矣在言者亦更須審顧也趙若海
固爲才使但近來出按諸郡拘斂錢物殊有過當處九郎之
財悉拘入漕司寄樁庫遂致有無錢支俸散衣處昨日報却
與廣東詹漕兩易然尚未歸也詹却頗有氣味舊熟識之但
湋素主張行鈔法渠未見此路利害得其來同作一家事共
議其至當尤幸耳本路緣數剩盜皆起於遠近殊怗靜邊上
緣向來多是姑息不立壞却綱紀近頗修正二三矣大抵議
論往往墮一偏孟浪者即要功生事委靡者一切放倒爲害
則均耳

又

論及大學中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處當讀作僻字又復詳
之其顯然且是上下文義貫穿無可疑者其理則於修身齊
家極爲要切易傳所謂要掌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
善爲惡亦是意也想靜中玩繹多所發明恨未得盡和耳某
數年來務欲收斂於本原處下工覺得應事接物時差帖帖
地但氣習露見處未免有之一向較辨不敢少放過久久庶
幾得力耳冬夜殊得讀書之暇溫繹舊說見得其間缺有說
得是處亦復少味益恨向來言之容易甚思得閑從頭整頓
過所欲面承者蓋非一事也自甲午病後雖痛節飲但向來
有酒積在腹間才飲一兩杯便覺隱隱地遂禁絕不復飲蓋
亦効賢者之次也以此益覺精力勝前耳於所謀論皆無疑

握易說未得其安亦恐是從來許多意思未能放下僕更乎
心易氣徐察之也所謂若稍作意主張便爲舊說所蔽此豈
獨讀易爲然凡書皆爾豈獨說書爲然凡事皆爾理道本平
鋪放着只被人起意自碍了然此是非要它不思量蓋只爲
正有害於思耳

又

某比者數瀆恩因任辭而不獲極用悚皇但再三思之事理
有不容久冒昧于此想兄亦悉其辭身之利害非所關正恐
或至貽害一路蓋帥司事動涉邊防而皆係爲害院耳少俟
開正後當力控陳其間曲折遠書未易具布也兄何以幸教
之本路諸事幸粗定諸州例頗舒若得討基以根本爲念不
爲新奇不迫以舊適度乎可以望休息但他人所見類多不

與此意同柰何然在區區不敢不竭誠盡力也苟一日未去
此固不敢少忽耳

又

某新歲來卽欲申前請適以買馬事方興不免少待近已畢
事卽日走价控陳執事者漠然不以爲意今力具劄子至上
前度可必得得想當在後月來也如或尚未得請卽更請以
得爲期非惟已分特義所當退閒兼久處炎方某頗羸弊幸
苦健然恐氣血未免爲所蒸薄兒子素來氣弱衰苦之後遂
得肺疾尤非熱地所宜殊爲之憂慮耳遠方之人似頗相信
凡百易於號令比初到甚省力但朝廷既無相知者雖有意
於深懼不相應此尤宜速去耳詹体仁懇實肯講學不易得
近未免弱蓋膽薄而少決今日士類多有此病在此每力扶

之終似覺難以此思剛明之資誠不易得相與任重行遠之
須得若人輩耳來諭　之病鄙意攻謂然亦嘗告之覺得
似安於此然力鐫救之不可已也氣禀姑容之說誠然不能
矯正只是剛明不足耳　一掃以論後生輩論入心府已
覺流弊甚害觀　意亦近之渠一對之後又復且墮發而
處亦何能為有無哉此特為尊兄言之可耳近得劉子澄書
云　正似范淳父避世金馬此是何識論金馬豈避世之
地耶范淳父當時同温公修書事自不同温公所稱意自別
耳尊兄閑靜中玩理甚精每得來書論學及政及評品人才
未嘗不釋然有當而躍然有省且慨然有歎也吾曹豈私於
所好哉自覺理有不可易者要當相與真因勉厲而已數年
來尤思一會見講論未知何日得遂耶中庸大學中三義模

尊詳示今皆無疑但欲取程子之意似不若只載二程子曰
此一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讀者其致思焉則已是拈出此眼
目後人不敢容易看過矣如易傳中多有如此等意思誠解
經之法也（如云必蓋之理而皆然而觀之可也）道　更幸詳之學記得兩石甚堅
潤且厚見蔡治刻字當熟檢子細日後額字之來耳所要碑
刻文字寄去數具別紙林擇之可念當時似不必如此遠去
耳今亦分俸薄助之附此便告幸為轉達吳門蹤跡亦見別
紙陳鄭兩書已付吳德夫但鄭君已赴銓矣吳晦叔已葬子
姝幼弱耳湘中士人有周奭者舊嘗相從近來此相訪頗覺
長進似是後來可望者蓋天資元來剛介今却肯作工夫耳
以毋老不得久留今歸矣有靳貴州守陳磨獨過此頗有志
於事為於邊防兵法屯田等事皆曾講究乃一有用之才其

父規紹興間與劉信叔同守順昌者也亦恐欲知游誠之時
得書否心極不能忘之然要須更加鍛冶之功耳亦幸時因
書告語此等資質宜有以成就之石子重之對如何後來有
何舉子及人才中有可見語者因書却幸筆及英州兩遣人
看之數日前得書頗似悔前非有欲閉中讀書之意未知如
何又恐為釋氏乘此時引將去也義利交戰卒為利所奪君
子小人相好卒為小人所汨蓋亦理勢之必然此渠前日之
為亦不勝其責也然誠是終可憐耳建康數通問否近日意
思作為復如何此僻遠然是疎得音書且都不知幸耳

又

此間歸長沙一水甚便只數日陸行到清湘登舟春夏間不
十日可泊城南書院堤下矣學中見刻易傳湖廣間難得此

本耳近思錄中可惜不載得說舉業處幸寫示尚可添入是
兄一手所編書此不欲自添也舍弟數數拜書否隱齋看語
頗亟見之

又

前時承書中諭及欲梁公書法甚善使梁公覩聞之亦當為
法受惡無所辭此義烏可不立也管寧之徒亦誠如所示試
近因讀春秋胡氏傳覺其間多有合商量處程先生之說雖
少然綱領畧具矣本路新漕詹君儀之體仁豈弟愛民凡事
可以商量又趨向正孜孜以講學為事時過細論殊慰孤寂
舊在嚴陵相見頗緣佛學今却不然亦得伯恭之力其人恐
有可望也二廣亦有二三士人肯知嚮能自立者但向來無
師承方告以所當嗣之序耳

又

尋嫂已遂葬事否卜其宅兆固當審處然古人居是邦卽葬
是邦蓋無處無可葬之地似不必越它境費時月泛觀而廣
求也君子舉動人所師仰近世風俗深泥陰陽家之論君子
固不爾但恐聞風失實流弊或滋耳更幸裁之

又

游掾後來曾相見否計今已還也晦叔不知尚留彼中否中
膺後辭想已付渠來甚欲見也知道不遠人章鄙意以爲須
將人字做人心說亦是旋添入不若更平易者只是道初不
遠於人之身人之爲道而不近求之於其身尚何所爲道故
有伐柯睨視之譬知道之不遠人則人與己本均有也故以
人治人如此看似亦爲長不識如何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二十三

書

答朱元晦

章句序文理暢達誦繹再四恨未見新書體製耳近思錄誠
爲有益於學者之近思前此伯恭尚未寄來也某比改定得
語解數篇未及寫去先進以後後來過目有可示教一一條
示至幸至望游誠之誠長進但向來相聚見其病多在矜之
一字亦嘗力告之不痛於此下工則思慮雖親切亦終必
失之耳今在彼動心忍性處多於渠當復有深益某君祠請
得遂徑歸城南溫繹舊業幸但近年極思與君子一相見
何日得瑜耶儻居[illegible]可圖也吳閒學校廟宇已成頗爲
雄壯書閣講堂[illegible]然大抵類長沙學而末植
規範似過之恐早晚去此求記不令具始末及畫圖已
夕專人走前定[illegible]此未能具布

又

某幸粗安常近疏寬漕兩臺俱闕官不免將暫兼攝雖事體
頗多然一路滯獄苛枉得以決遣獨故不敢不盡心也向來
憲所論乞增撥諸州一分鹽息錢及增邊州米錢事會適蒙
恩旨施行因得子細奉承且爲一路思久遠根本之計格
四十萬緡於諸州以權衡然法撥借本脚而又措置防其日
漕司增鹽諸州抑賣及妄費等弊頗詳一一列上若非今次
攝漕事則亦無由料理得也此是一路性命所係前日幾爲
小人盡刮以獻前後文字伏一一錄去此事一定則拙者欲
秋涼役丐歸長沙舊廬耳麓帝廟壁崖已刻得有次第前月

打得字謾附呈兩日以霖雨不曾打得也碧巖之傍近
邱石缘鑿開一巖頗佳巖之後正臨星潭之灣今欲當戶
亭以瞰之巖曰韶音亭曰南風亦恐汝知中庸集解已成只
是覆尤溪版納一部去見刻三家昏喪祭禮溫公横伊川未畢也
孟子欲再改過終緣公務斷續蓋雖退食其於皮事又有當
考究思慮者不敢放下耳偶有少事共見別紙速遣此价它
未能及俟稗成再遣人去正惟為道義重

又

某近聞建寧書坊何人將癸巳孟子解刻版極皇恐非惟見
今刪改不啻恐誤學者兼亦甚不便日夜不遑已移文漕司
及府中日下毀版且作書抵鄭傅二公矣更望兄力主張移
書苦言之且諭書坊不勝幸甚此价回欲知已毀之報甚望

又

奉教以禮書中不當去冠禮事甚當是時正欲革此間風俗
意中欲其便可奉行故不覺疎略如此見已改正如冠禮乃
區區久欲講者當時欲留此一段俟將來商議定耳比者長
沙亦略考究為之說其間固多未安今謾錄呈願兄裁定示
誨此事乃人道之始所係甚重所謂冠禮廢天下無成人也
惟早留意幸幸慶廟樂章所以未刻者緣有少疑辭固高古
有餘味但如神降集兮巫覡舞之類恐涉於不敬又此邦之
人尚鬼說怪百端恐愚民不識用意之所在傳說為怪異悅
忽故未敢刻更幸詳之見教乃得奉承耳所謂天德剛明非
幹母之蠱者所能開迪此論之至當某之愚近思之亦謂然
如　韋難責盡未免要它官職耳不知寫與伯恭渠謂

如何[illegible]只如　所執恐終無益下梢了得个潔身無病痛
出來已是大𦂳究何益也然此論切不可輕出已是被人譁
吾輩之深未有益而空先重其疾耳

又

孟子解板不謂鄭少嘉全不解人意早晚賀倅李宗甫歸當
令携書往見趙守專辦此事須煩李君面看劈版是時亦拜
書煩力一言也
某已遣人行偶後記有一事拜此具布夔頭碑中將獵字此
間有舊日監本西漢書檢得甘泉賦中將獵皆驩乃是從向
古字固多通用遂不復改幸炤悉

又

語說荐荷指論極為開發近又刪改一過續寫去求教私心

甚欲一相會若得至長沙當有可議耳伯恭既已轉對恐當
為去就計近見臺臣論程學云云如伯恭在彼尤不應恝然
也石子重向來閒在三衢辭召命甚善今聞已到闕未知所
言何如而貴它大抵非遂書可建也學舍已成方敢請諸邑
有行義士人入其中為表率嶺外風俗尤弊雖未易遽正然
不敢不開端示漸如喪祭婚姻間亦頗有肯革者理義存乎
人心但患啓迪熏陶之未至耳

又

論語章句精確簡嚴足以詔後學或問之書大抵固不可易
之論但某意謂此書却未須出蓋極力與辯說亦不能得其
只使之誦味章句節節有得則去取之意與諸家之偏當自
能見之不然却恐使之輕易趨濟耳

又

扶父一病遽至薨逝聞問慟哭傷痛柰何積望至此亦殊未易時多艱虞喪此柱石深為天下痛惜之不但朋友相與之私情想同此心也柰何柰何其家事今如何嗣子頗能立否凡事相恤何賴賢者當亦不惜力也葬事在幾時有定耶某義當往哭適此拘絆今且專价去俟到武昌更拜遣往臨書涕零不勝情也

又

某自附陳明仲書後一向乏便嗣音惟是懷仰未嘗忘也秋京行大江所至遊歷山川後多濡滯今方欲次鄂渚更數日可解舟舟中無事却頗得讀論語易傳遺書極覺向來編類取所解孟子觀之段段不可忽義之難精正當深培其本耳

修改得養氣說數段舊說略無存者得所寄功長之論甚合鄙意俟到長沙錄去求教曾子之說伊川法則之語深有味於此者得道字極分明也知言疑義開發尤多亦有救弊當更注復及後來旋看出者併俟後便此論誠不可示它人然亦曾卸得此反復尋究甚有益不是指摘前輩也上蔡語解偏處甚多大有害事處益知求道之難也

又

某受任上流到郡恰一月顧此地在今日至重豈謭陋所能勝然亦不敢安自菲薄黽勉激昂期為遠計第承積弊之餘綱紀委地無一事不當整頓今頗有條緒邦人似相信從但[illegible]深可寒心軍政極壞今軍事在都統財賦屬總司所謂帥江者其所當為要是以固結民心為本使斯民皆有[illegible]

[illegible]敵愾之心則以守固以戰克矣此路民貧悴尤甚它[illegible]田多未墾荒蕪彌望坐失上策于今幾年義勇民兵實多[illegible]壯但久不核其籍且數年不教其勢因循見行整頓此事在於人情亦似樂之然其間曲折之宜正須精審乃可帥司兵但有神勁馬步合千人騎軍共父所制也方一新隊伍嚴紀律明節制兵雖不多要是規摹不可不立荊鄂大軍屯營在此者亦萬五千餘人非復岳侯向日規摹近日曾喚來射亦全不成次第兵將輩見帥司治軍似頗有愧色前此其軍擾郡中百姓不可言束務以信義開懷待之而號令則不可少紀頗肅然無敢干者襄陽去此平原四百餘里耳然向來虜不曾出此者以粮運費力之故頗此亦何足恃但此間乃吳蜀腰領自襄陽至此要當以死守之往年劉信叔號名將

張安國素豪俊然為帥府才闊遠上少警便倉皇要為移治江北之計此乃大繆不知縱虜使至此更有甚世界此皆不知義亦不知勢也某孤危之蹤獨荷主上照見使為此來然寔不敢自保其久于此惟是深懼一日必葺之義思効萬分而獨力更無人相助欲辟一二官屬未知得與否耳范伯達夫田文字前日來時遍尋不見輒更求一本及凡有可損益於其間者併顧聞之甚望

又

愁辭再四不獲就國為宜一境之民得蒙被詩書之澤何其幸哉某居官如常但此之靜江應接頗多殊覺少暇耳所幸邇近頗寧爾雨澤沾足高下之田悉得就耕京西界中有賊過北界劫其縣殺其令歸途涉本路境追捕得數輩梟于[illegible]

上非中有勇中官員亡奴過來勾引京西賊刼本縣天下之
惡一也亦縛送之逵頭之人初頗不安賴此安靜但孤蹤殊
不敢自保然猶尚留此每事不敢不勉義勇近來根𢿘之
頗覺它時可用為之立節制總紀使各受縣宰節度寫以階
級向來拼擭迎送役使之類並絕罷一令防盜賊時習武藝
今冬未以罪去當更聚閱整齊之本路副都統兵寨在此而
身留襄陽比來此相見與人乃頗柔亦明快可與語問某此
間得無為守備乎緩急有望否其應以此間出門即是平
原走襄陽僅六百里所恃者蔡漢並得定折衝捍禦耳太尉
當力任此事要兵要粮此當從助若放賊入府屏裏人心危
碎何守備為向來劉信叔張安國皆有緩急移保江北之論
乃大繆也使賊到此地何以為國守臣但當經節而死耳渠

頗悚然然某所恃者有此二萬來義勇所當整頓緩急有應
然之勢也今專務固結其心愛養其力疲弊一旦可共生死
第一義也到此半年所見如此謾悉欲知劉寶學志略正月
半間尋遣价走送其家至今無耗殊不可曉今錄本去拜呈
恐未之見也其父遂拜閣之不覺涙落渠此間置神勁馬軍
及經理義勇兩事可書但是待為政猶未及晚年在淳康府
耳

又

仁風義氣想已周浹四境重稅厚賦想已考究本末備見求
牧與錫固當然也某於此有所見亦不敢以隱但亦精審而
後發耳辰沅等五郡刀弩手事近歲為誕謾觀望者所害兆
列上為久遠計諸司皆恐未合得論雖知其是有不敢聯銜

者不免徑自以聞使蒙開可為明主可為忠言士大夫往往
負之耳如茶引會子上供皆目前大利害凡若窺以次陳也
惟是孤蹤不敢自保然一日必葺之蓋不敢少隳耳義勇事
曩承問及其父向來在此入奏謂義勇武藝勝大軍緩急可
調發其實未見其然也其人多強壯倉卒足為剎諸之衞以
壯上流平時可以捕察盜賊此則然耳其父御此輩未免姑
息如免役一事極害事後來至縣道無人可差役中下以下
戶反受深害今亦修正其事又縣道不能節度豈有是理亦
明示節制使知縣而不任則去之可耳比有總首徑申本司
保明差一部將不經縣道不免遂俗使知循序此最要務也
然襄坊等常多有所屬若如此於辭導一切禁止所以恤之
者固不可不盡而於節制則不可不明耳若今冬聚幾其未

以罪去當更一一整頓之但患武將極難得亦是近年以來
進退在近習之門所取皆誕謾之輩欲得人才艱極可慮
耳所論傳聞之說甚皇恐不知何以得此連日循省緣初到
時承縱盜之後不免重賞捕獲江湖間積年殺人之賊以正
典刑又有一賀之黃者乃一路囊橐渠魁六七年來殺奔客
為盜誤官軍使敗且假盜以報冤用此致家貲累鉅萬一路
之人怨毒之深畏之甚如虎狼不免逮捕按誅徙其妻子盡
沒其貲歸之有司而不有之併按治當司大吏向來受賂故
縱者今年茶客盡循約束無一夫敢持兵行於途者此一事
之力為多恐或者便以為嗜殺耳近數月以來既幸無新盜
而積盜已多得亦無所用刑矣但昔人哀矜勿喜之意每切
未之要須使此氣味無間斷耳尚氣之言亦每防有主張過

無頻亦不敢不聞而警之也近安一郡守蔡未為險事極速
得不得而已異時恐亦不在祝大任之下則思諸葛忠武李
平廖立之事固事公道然亦由德威感人之深乃能致然每
使人愧昔賢耳

又

幸安戢守今年雨暘以時可望一稔盗賊頗戢刑罰亦省獨
兵戈間弊病非一極其尤者列聞它不逮郵也兄近來為況
何如教令既孚當益無事且須為少留否相從今後有何人
須得假議論其此間但有長沙梁仁伯秀才在此資質亦頗
淳篤近有澧州教授傅夢泉來相見乃是陸子静上足其人
亦明介有立但所談學多類揚眉瞬目之機子静此病曾磨
切之否亦殊可懼

又

梁仁伯主簿借來若日夕得服即講論近頗長進偶以其祖
母病復歸殊覺寥莫予遂有新功否甚恨未識之伯恭聞復
喪偶多難如此可念可念有澧州教授傅夢泉者資禀剛介
亦殊有志但久從陸子静守其師說甚力此人若肯聽人乎
章它日恐有可望也

又

濂溪先生祠記乃遂刻石對之愧汗卧能想見勝槩欲賦一
詩續留寄上近作每得之輒有開益別楮是財務交甚佳此
間却不至有如此太甚者大抵近北州民則以易道說非湖
嶺間比也重九日出郊二十里間遂登龍山四顧雲水渺然
亦復壯觀平原中獨有此山亦不爲蜿蜒如龍蛇耳堤岸溪

一方之命舜常極草草長滲盛時具不爲然者幸耳近城一
堤十數里最所恃者今為之久遠之計不敢草草也

又

少憩北對郡學開一城門正直江閣舊有門曰鳥波在近歲
久塞今移于此緣舊學出所即牆面今爲開闢氣象甚佳因
爲樓於上登覽遂爲一郡之冠以曲江樓名之蓋張曲江來
爲長史時有登江陵郡城南樓詩故用以名欲求尊兄爲記
苹不惜落筆以為此邦形勢之重樓之下即是白水河河之
外即大湖渺渺之外即荆江如高沙湖之類皆在指顧以至
峽州諸山亦隱隱見於雲水之外也

又

伯恭近遣人送蔡與之來固親愛好精神於閒文字中從有

損何益如編文海何補於治道何補於後學徒使精力困於
翻閱亦可憐耳承當編此文字亦非所以承君德今病既退
當專意存養此非特是養病之方也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書

寄呂伯恭

某讀書先廬粗安晨夕顧存養省察之功固當並進然存養是本覺向來工夫不進蓋為存養處不深厚省察少力也方於閒暇不敢不勉但良朋在遠每誦一日不可無伯恭者之言未嘗不引領東望也所示讀書次第皆著實蓄總要點之分識不可不察易傳所謂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此語極緊要近來讀諸先生說話惟覺二程先生完全精粹愈看愈無窮不可不詳味也來教有云平時徒恃資質工夫悠悠殊不精切此可見體察之功某每思尋見於尋常人病痛往往皆無之此在資質固為美然在學問不可不防有病也

人所有病痛卻不干學問事若只坐在此上卻恐類恆少精神往折流義理之微而致察於物情之細存正大之體尤防己意之偏雅教仁發得見有事上一毫才過便是私意如要致正此人盡語識意以告之說與不然固不可必也若必欲橫而充之則幸甚幸甚相從諸人多長進者否有書來者各隨其說以鄙見答之矣薛士龍及陸徐薛叔似諸君比恨未及識士龍正欲詳聞其為人但所舉兩說甚偏恐如此執害事事功固有所當為若曰喜事功則喜字上聯有病元晦數通書講論比舊尤好語孟精義有益學者序引中所疑曾與商確否但仁義中正之論終執舊說濂溪自得處渾全誠為二先生發源所自然元晦持其說句句而論字字而辯故未免逐流於牽強而亦非濂溪本意也觀正蒙書中與學者講論多矣若西銘則再四言之至於

則未嘗拈出此意恐更當研究也此間士子資質好有意於學者亦四五人尋散以著實於主一上進步耳晦叔已兩來相見非久欲還城居岳下相識如胡廣仲伯逢亦留意但向來多是想像無處殊少工夫故病痛多不精進亦數有書往來也孟子解雖已寫出其間毛病改緝不停正如春草旋剗旋有且欲自家體當遽敢傳諸人見錄一本它時欲奉寄求益也仁說所題數段極有開警別紙奉報并後來改正處亦錄去祭儀向來元晦寄本頗詳亦有幾事疑後再改來往往已正今錄去但墓祭一段鄙意終不安尋常到山間只是頓顙哭泣掃而已時祭只用二分二至有此不同耳家間方謀建家廟異時廟成定祭禮就正當伯恭所考因來卻幸見寄也它懷非遠書所可盡有便不惜寄音

又

自歸抵此亦既半歲省過矯偏但覺平日以為細故粗迹者乃是深失鋤磨雖度幾視視焉惟恐來問之竊發耳深味論語一書聖人所以教人與學者所當用力者蓋可以見着實務本乃為至要才不帖帖地便使有外之心也來書所自察向來之病其間有云以私為公以情為性者可見察之之精更宜深勉於篤敬之力也向來每見衣冠不整舉止或草草此恐亦不可作小病看古人衣冠容止之間不是要作意矜持只是循它天則合如是為尋常因循怠弛故須着勉強自持外之不肅而謂能敬於內可乎此恐高明所自知但不可以為小病耳語學者識等之病却懷近來正謂如此敢不深思而達之也今世學者嘉高遠而忽卑近之病為多此間有

若只講論者今殊不敢泛告想渠輩聽某以前説話將有滋味今却鈍悶若信得及却可與講習也其言也訒之説誠然校中諸人如何今次寄來問目却覺擘約會思量雖是段然且須令思量要是須從此過耳此亦是自己見得曾如此也元晦仁説後來看得渠説愛之理之意却好繼而再得渠書只拈此三字却有精神但前來所寄言語間終多病兼渠看得某意思亦老草後所答今錄呈但渠議論商確間終是有意思過處早晚亦欲更力言之

又

學而篇數段甚有滋益三段已改過別錄去巧言令色章前已曾改今送言仁一冊去父沒觀其行却恐文意只當於居喪説若謂泛言行則父在固亦當觀其行但有所不得行要

以觀志為主耳論手思孫使者之説甚有味傳蕭鎮重之戒我不深佩以不當憂責為幸近世士君子蹈在此病為多此意殊不厚非惟先自隔絕無爱感通存心既爾若一旦臨事豈復更有力乎詳味考槃之詩與夫志在君也之辭使人三歎也元晦向來詩集解必已曾見某意謂不當刪去前輩之説今重編過如二程先生及橫渠呂楊之説皆載之其他則采其可者錄之如此備矣而其間或尚有餘意則以己見附之鄙嘗論中教人以詩為先蓋興起情性使人深篤於人倫之際學者須是先教存忠厚之心也

又

某前月半間積爽成疾勢極危諸事亦已處置順聽之耳一氣復背發甚遍服熱劑灼艾之力今幸已復常病中念平日頗恃差壯嘗欲少故飲食起居多不戒生冷不避風寒此亦是自輕觀鄉黨中聖人衛生之嚴豈是自私蓋理合如是耳然常忽略亦是豪氣中病痛也每得來書未嘗無所開發所謂威儀辭氣間豈特先所當勉某日從事于此而每恐其不能也曾子所以告孟敬子者最為親切每覺上蔡所解語錄中所説猶似未精總此要須自家子細下工夫耳某自覺向來於沉潛處少工夫故本領尚未完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愈覺周子主靜之意為有味程子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此意須深體之也氣質害處之説甚善當深察之不敢虛來意此間士子目今亦有向方者但看長進如何文字小小開辯誠不濟事着實肯做工夫者乃有可望耳去年聞從學者甚衆某殊謂未然若是

為舉業而來先懷利心豈有就利上誘得就義之理今已謝遣甚矣但舊已嘗謝遣後來何為復集今次須是執得定斷得分明不然猶有絲毫滯恐後因循於它日也亦非特此事大抵覺得老兄平日似於果斷有所未足時有牽滯流於姑息之弊雖是過於厚傷於慈為君子之過然在它人視我則觀過可以知仁在我自檢點則終是偏處仁義之道常相須要義不足則所謂仁者亦失其正矣又如論朱元晦出處亦以未安周之則可受謂不使飢餓於土地只是來相周故可受今乃是受加之官寵豈有安坐于家而必享之理元晦辭不敢當為合義但當時説一二不同志者使之宛轉求遂己之請却似不消得如此添加耳更幸思之某矯在臨安已覺此之病有此今復因此二事詳及推此可以槩見也如何

如何

又

來書所謂辭氣務令平和然實處不可回互此語盡之矣須見相識間有好為調護離細之論退而察之其實畏其名曰憂國恐只是為身耳故臨利害則氣餒志奪而牽於寵利見不已焉知人之難恐不可以不察也蓋直前妄發固為不是然於所當然而不然又別為之說恐終不免為病而已矣此論不須為它人說思慮所及因來諭有發于中故及之耳

答彪德美

垂諭之詳再三誦之故所望於良友者但鄙意不能無疑如自誠天命固為已私一段恐錯斷文句故失先生之意已於季立書中言之矣想必須見幸更深思平心易氣無為已私

攙截斷棄乎其有取也知言亦可謂把不離見教處極幸但亦恐有未解區區之意處故不得不白如云夫子未嘗指言性子思中庸首章獨一言之此蓋是設或問之辭故以或曰起之然云指言則謂如天命之謂性是指言也其它說詁固無非性命之奥而非若此語指而言之也故於答之之辭中引子貢之語以為夫子之言無非天命之流行發見也意則可見矣更幸詳觀却以見教若夫辭氣不足以發則識昧之故也來書雖援引之多愈覺泛濫大抵是舍實理而駕虛說忽下學而驟言上達掃去形而下者而自以為在形器之表此病恐不細正某所謂雖闢釋氏而不知正墮在其中者也故無復窮理之工無復持敬之妙皆由是耳某近來反復思之不可不為盡言惟天資慈茂必能受朋友之實攻若忽而置之曰吾所得自高妙矣則僕亦不敢進說于前也然某之見亦豈敢以為便是哉顧更講之耳

答呂子約

來書猶未免欲速猛迫之病任重道遠要須弘毅為先循循有常勿起求獲之意乃佳理義固須玩索然求之過當反害於心涵泳栽培日以深厚則玩索處自然有力也勉之勉之平時病痛所貴求以銷磨矯揉之却不可徒自悔恨於胸中又添一病也書中所謂累己責躬不可無却不可留在胸中為悔是也恭叔錄寄來所編不甚精切顏子氣象但當玩味於論語中又考究二程先生所論則庶幾得所循求矣

又

諭及邇來工夫足見不輟但所謂二病若曰荒怠因循則非

涵泳之趣若曰處迫寡味則非矯揉之方此正當深思於主一上進步也要是常切省厲使凝斂清肅時候多則當漸有向進不可求近功也別紙亦各答去區區固未必能深益高明如以所懷非書可究惟幸深思有以見復

又

所謂近日之病却不在急迫而惟失於因循此亦可見省察之功然此亦只是一病不失之此則失之彼矣以至於閨門之間不過於嚴毅則過於和易交游之際厚者不失於玩則失於過紛紛擾擾賊於東而生於西要須本源上用工其消固莫如敬若如敬字有進步則弊當漸可減矣楊龜山所與富公崇深之說因為有益於學者然特拈出此二字却欲遲更幸思之時旁雖務于職所當任豈容少有厭煩忽細之

意惟主敬以立本而事事必察焉學之要也

答胡伯逢

中庸辯録未畢今先寫三段去大綱規摹如此也不知如何垂諭性善之說詳程子之言謂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繼之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但請詳味此語意自可見大抵性固難言而性善可得而名之此孟子之言所以為有根柢也但所謂善者要人能名之耳若曰難言而遂不可言曰不容說而遂不可說却恐溟涬而無所止也知言之說究極精微固是要發明向上事第恐未免有弊不若程子之言為完全的確也其所恨在先生門闌之日甚少茲焉不得以所疑從容質扣于前追悵何極然吾曹往返論辨不為苟同尚先生平日

之志哉熟甚近郊已復覺草彼中何如更幾以遠業自重

答胡季立

垂諭足見講學之勤至所願幸某愚性不敢不深潜其思時有所見亦未必是也惟願與朋友共論焉夫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斷聖人盡之而亦非有所增益也未嘗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為大而命之理所以為微也若釋氏之見則以為萬法皆吾心所造皆自吾心生者是昧夫太極本然之全體而返為自利自私天命不流通也故其所謂心者是亦人心而已而非識道心者也知言所謂自滅天命固為己私[illegible]之也若何所[illegible]不成文義矣先生意其更幸思之

賜以見教

答胡季隨

承諭觀史工夫要當考其治亂興壞之所以然察其人之是非邪正至於幾微節目與夫疑似取舍之間尤當三復也若以博文見助文辭抑末矣此間士子當觀通鑑嘗令先將逐代大節目會聚始末而觀之頗有意味如高祖入關滅項誅功臣之類皆作一門各其源流此亦編得有次第方欲取前輩議論之精者入於其間也

又

所論讀書欲自博而趨約此固前人規摹其序固當爾但旁觀博取之時須常存趨約之意庶不至溺心又博與雜相似而不同不可不察也有所發明毋惜示教

答胡季隨

累悉書翰聞侍奉平適武林履候勝福極以為慰諭及日讀二程先生遺書甚善要當平心易氣優游涵泳所讀其間談性命處讀之愈勤探索愈深然非其然若只集言語上求辯則未是須玩味其旨於吾動靜之中體之久久自別也歸來所作洙泗言仁存主一藏録去所要詩亦寫在別紙板中過從謂雖歲月易邁人心易危寧盛之地奮志者多惟敬自勉以承先世之業更觀學安所見所疑便中不惜頻示還慰當在何時耶

又

録示序文三復足見所志雖然非高自下陵遐自邇善學者志必在乎聖人而行無忽於卑近不為驚怵恍惚之見而不

舍乎深潛縝密之功伊洛先覺謂學聖人當以顔子為準的誠明訓也德門令質惟益勉之

又

元晦所編遺書只是裒聚逐家所編全入之都無所刪也其間傳錄失指者固有之正要學者玩味耳若便刪去却殊無意味也得此等文字且當厭膺沉浸其間未宜以已意直斷輕議也

又

所諭二先生遺書其間固有傳寫失真者向來龜山欲刪正而迄未下筆要須究極精微無所惑者乃可任此未容輕議也今元晦所集者存元本在學者亦好玩味其間真偽在我玩味之久自識別之耳所謂未容輕議者非是為尊稱前輩

蓋理未易明不應率決便據目前斷殺須是潛心若果下工夫方覺其未易也只據前人所説亦須自家胸中自見得精神乃可不然亦只是隨人後贊歎而已某頃年編希顔錄如莊子等諸書所載顔子事多削去先生以書抵某云其它諸說亦須玩味於未精當中求精當不可便容易指以為非而削之也此事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今十有二年矣愈覺斯言之有味願吾友深體之它希篤沉潛之功以輕易為戒勉茂遠圖孚自愛

又

諭及曰閱致堂史論甚善秦漢以來學道不明士之見於事業者固多可感然其間豈無嘉言善行與一事之得者乎要當以致遠自期而於人則一善之不廢是乃擴弘恕之方而入德之要也正惟勉之名臣言行錄未有別本可寄得之即附往但此書編得未精細元晦正欲更改定耳

又

來諭夸勝之為害可見省察之功正當用力自克也克之之道要須深思夸勝之意何自而生於根源上用工銷磨乃善若只待其發見而後遏止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正惟勉之

又

季隨邇來下工如何閒時往見晦叔甚有講論否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要須深惟尚絅之義鞭辟儘覺有味也

又

邇來玩繹想自不廢有可見告者否若入浙因一見伯恭甚善

近來士子肯向學者亦時有之但實作工夫耐久者極難得也且是要鞭辟向裏如此下工方自覺病痛多耳

垂諭浩然之氣工夫正在集義當於慊餒處驗之集義以敬為主孟子此一段雖不說著敬字勿忘勿助長是乃敬之道也

答陳擇之

伏蒙賜書陳敘纍然重惟茲世講學之緒不絶如綫有如高致感歎何勝而某荒疎不足以辱來問姑以其所從事焉者試共論之左右謂異端之惑人未必非賢士大夫信哉斯言也然而今日異端之害烈於申韓蓋其說有若高且美故明敏之士樂從之惟其近似而非逐影而迷真憑虛而舍實拔本披根自謂直指人心而初未嘗識心也使其果識是心則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是乃人道之經而本心之所存也其忍斷棄之乎嗟乎天下之禍莫大於似是而非似是而非蓋変壞之階也等者有志於學必也於此一毫勿有而後可得其門而入也然而欲造聖門以何為先其惟求仁乎仁者聖學之樞而人之所以為道也有見於言意之表而後知吾儒其實然義配天無疆非異端空言比也孟子曰思則得之又曰求則得之左右試取魯論所載精思而深求焉某也不敢尚庶幾切磋之益

答謝夔得

凡人之病必有受病之處雖風雨暑寒燥濕之不同而氣行無間隙不在焉惟其日引月長浸而不已故良醫之治病必先望其顏色切其脈理而究其腑臟之變以會其微而投之

砭劑如郢人之運斤羿逢飛衛之射殺無不如意不幸而秦扁和緩之不遇而至於病矣則將何救豈乎病之在身猶將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以治之病之在心顧獨不思所以救之者乎左右謂病散在一身而莫知其病之處此惟弗察之故也語曰觀過斯知仁矣觀云者用力之妙也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左右試詳思而察焉凡心之病固多端大抵之由其偏而作自一夕而至於稽天則若人雖生無以異於死也聖賢之經皆妙方也察吾病之所由起而知其然審處其方專意致精而藥之則病可去病去則仁仁則生矣如某者蓋三折肱而未得為良醫也方汲汲然自治之不暇而何以起人之廢哉孟子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多言不足以答盛意

答劉炳先昆仲

其求去未得尚爾黽勉春來城南花柳每見憂孫中也聞昆仲相處益雍怡諸郎亦皆孝謹知公家門戶方昌未艾耳此間士人伍氏兄弟本章貢人亦以友睦為鄉閭所稱重每延接然務用以風厲其俗也

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書

答喻郎中

長者謂事最忌激觸然所謂激觸者要當平心易氣審處其理期於中節而已若欲遷就回互於所當然而不然枉尋以求直尺而曰吾所畏者激觸也無乃終墮於姦邪之域人欲愈肆而天理愈滅歟觀伊川先生解遇主于巷一爻意極明切後人不知乃以已私窺聖人之意其失大矣長者言重懼學者臨之而惑也故敢獻其愚

答李秘監

竊聞除書後長塗山因為吾道慶然而進退去就之義尚明所素講今日必有以處之而亦士類之所屬望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古人所以周旋乎理義動中節奏而不失也辭章儻未報可則繼此何如耶尊在下風所願聞也

與施蘄州必路

久聞蘄春文物彬彬有前輩遺澤漸漬未泯也計士人中器質多美若鐵錢事如何計循其理而為之不若它人做工作事也大抵今日人才之病其號為安靜者則一切不為而其欲為者則又先懷利心往往貽害要是儒者之政一一務實為所當為以護養邦本為先耳此則可貴也某冒居要藩日夜悚及蓋日勉焉而未之能有益也矣味一家偶及之耳

答周允升

所諭約之說尚書正欲左右從約束簡約中下工夫所謂曾子之約其始亦須由是以進焉來書謂約束簡約之云某老趨此也有日矣此乃見左右之未能趨約也如是而還言曾子之約只是妄意度量耳大抵觀書辭多暴露恍惚之語必沉潛篤實之意講學不如此也且當熟讀論語玩味聖人所以教人與孔門弟子學乎聖人者則自可見蓋聖門實學循循有序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非若異端驚夸籠罩自謂一超徑詣而卒為窮大而無所據也近世一種學者之弊渺茫恍惚變更無講學之功其意見只類異端一超徑詣之說叔異端之下非惟自誤亦且誤人不可不察也五峯所謂此事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斷之以勇猛精進持之以漸漬薰陶故能有常而日新誠至言哉擾冗姑此為報幸深思之

又

所諭尚多駁雜如云知無後先此乃是釋氏之意甚有病知有淺深致知在格物格字煞有工夫又云儻下學而不加上達之功此尤甚上達不可言加功聖人教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工夫浸密則所為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別為上達之功也致知力行皆是下學此其意味深遠而無窮非驚怪恍惚者比也學者且當務守守非拘迫之謂不走作也守得定則天理浸明自然漸漸開拓若強欲驟開拓則將窮大而失其居無地以崇德矣惟收拾豪氣毋忽卑近深厚縝密以進窮理居敬之工則所望也喜左右之志故嘗言之惟深念焉

答陳平甫

某自幼侍親來南周旋三十餘年間又且伏守墳墓于衡山

足下是以雖為蜀人而不獲與蜀之士恩以親炙其仁賢每以是念往歲得建安魏元履書始知足下之名且聞其對所陳大略念足下天資剛毅人也恨未之識耳雖然世固有天資之美者苟不知進於學則終身安於其故而已蓋氣質雖美而有限天理至微而難明是以君子必貴乎學也近得猶子然書後聞足下超然長往以從於古道孜孜不舍則又歎足下於世衰道微之際能獨見其大而知其進也何可量則願見之心益塵今得足下書并所以示我者纚累牘伏而讀之無非以討論問學為事而畀有以見足下之所存甚幸甚惡惟是不以僕為不敏意欲與之共講於道而勉為君子之歸固所願者若夫推而期待之過其實則非所敢當也僕自惟念妄意於斯道有年矣始時聞五峯胡先生之名見其話

言而心服之時時以書質疑求益辛巳之歲方獲拜之于文定公書堂先生顧其愚而誨之所以長善救失蓋有在言語之外者然僅得一再見耳而先生沒自爾以來僕亦困於憂患幸存視息於先廬紬繹舊聞反之吾身寖識義理之所存湘中二三學者時過講論又有同志之友自遠而至有可樂者如是又五載而上命為州不得辭繼為尚書郎猥以讒言誤被簡遇遂得執經入侍且須都省下士誠欲自竭庶幾以報而學力不充乏亡毫髮之補歸來惟自省厲蓋愈覺己褊之難矯聖學之無窮而存察之不可斯須忘也誦伐木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之章思欲與海內賢士切磋琢磨庶幾卒以無負初志然則自治之不暇又烏能有益於人哉念得足下篤望盛意則亦不敢隱耳蓋道之不明久矣自河南二程先生始得其傳於千有餘載之下今二先生之言雖在於世而其真者或寡矣夫二先生之言凡以明孔孟之道而已孔孟之道其博厚高明雖曰配二儀之無疆然其端豈遠於人心而欲它求哉人病不能推而充之耳世之聞二先生之言而驚疑竊怪者固不足道而其間有慕高遠者則又懷況虛務而不循其實亦為失其真而已竊攷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反復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益精窮理寖明則其所居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為人之要孰尚於此學而不知其要則泛濫而無功二者言之雖近而意味工夫無窮其間曲折精微惟能用力者當漸知之耳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務本循序而進久自有所至不可先起求成之自起求成之心則有害於天理

孔子之所謂獲孟子之所謂正者攻此病也區區謂其所聞言不盡意惟願足下毋忽於卑近以卒至於遠大則幸甚幸甚別紙所諭亦各以鄙意批呈未知然否自爾既定交於萬里之外則不惜時惠音有幾有晦有得有疑一一詳及勿為無益之書所願望也

答曾致虛

承聞侍旁無事不廢講論以致虛資稟之美而有志斯道其何可量甚幸甚仰惟是恭不敏何足以辱下問之意求教所及陳敢何陋雖然於左右不敢隱其愚也所謂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來治心則不可蓋主一之謂敬敬是敬[illegible]者也[illegible]謂敬為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illegible]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為助長之病[illegible]

右所言皆於應事無舒緩悠然無倦其然也故欲從事於敬惟
當常存主一之意此雖以言語盡實下工夫涵泳切令久久
自覺滋長而無窮也不識以為如何某去歲作主一箴謾納
呈有以往復開益所願望也

答項秀才

承來金華從容師友間當有進益為學之方循循有序要須
着實趨約自卑近始變正字亦必當及此在勉之而已

答羅孟弼

數日欲答前書檢未得但記其間所引濂溪無欲則靜虛靜
直之語念不可不報所謂無欲者無私欲也無私欲則可欲
之善著故靜則虛動則直虛則天理之所存直則其發見也
顯理直之若異端之談無欲則是批根拔本泯棄彝倫淪實理

於虛空之地此何翅霄壤之異哉不可不察也

答蕭仲素

聞喪事謹朝夕之奠不用異教甚善此乃為以禮事其親若
心知其非而狥於流俗之義則為欺為不敬莫大焉惟致哀
盡禮小心畏忌以守之鄉曲之論久當自孚勉為在我者可
也

又

生死鬼神之說須是胷中見得洒落世間所說不得放過有
無是非一一教分明方得若有絲毫疑未斷將來被一兩件
礙着未必不被異端搖動引去覺得諸友多於此處欠着工
夫玩味横渠之說昨見文集有數處極精切蓋横渠皆是身
經歷致工夫判決至到故於學者疑滯處尤為有力耳[illegible]

以去本源上下沉潛培植之功不於區區文義之間一知半
解歲月只恁地空過也

答嚴如玉

所諭忿懥之病氣習偏私處正當深致其力損卦懲忿窒欲
懲之為言須思其所以然而懲窒之先覺謂惟思為能窒欲
某謂懲忿亦然若為正當發時最好看吾本心此却有有本
心須是平日涵泳於幾私意漸可消磨若當其發時如明道
先生所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可若直待此事看吾
本心則天理人欲不相參恐無力也更幸思之

答江文叔

所諭大學格物之說頗嫌淺陋何足以發高明之思抑嘗聞
之格至也格物者至極其理也此正學者下工夫處呂舍人

之說雖差乃是物格知至以後事學者未應遽等及此也雖
然格物有道其惟敬乎是以古人之教有小學有大學自洒
掃應對而上使之循循而進而所謂格物致知者可以由是
而施焉故格物者乃大學之始也因下問及之併幸詳焉有
以見教

答劉宰

所諭識大本除物欲之說蓋義理精微處毫釐易差故以呂
與叔游伊川横渠之門所得非不深而至論中處終未契先
生之意知未易至也今學者未循其序遽欲識大本則是先
起求獲之心只是想象摸量終非其實要須居敬窮理工夫
日積月累則意味自覺無窮於大本當漸瑩然大抵聖人教
人具有先後始終學者存任重道遠之思切戒欲速也物欲

之防先覺所謹蓋人心甚危氣習難化誠當兢業乎此然隨起隨遏將滅於東而生於西紛擾之不暇惟端本澄源養之有素則可以致消弭之力舊見謝上蔡謂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頃斯言太快透得名利關亦易事耳如何便謂之小歇處年大更事始知真透得誠未易世有自謂能擺脫名利者是亦未免被它礙著耳前人之言不苟然類如此要用力乃知之耳

答游誠之

出入二字更須子細理會程子曰心本無出入以操舍而言又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蓋操之便在此舍之則不見因操舍故有出入之云耳若論人之逐物蓋因其舍亡故誘於物而欲隨之欲熾蔽於心然其逐物而出則是欲耳不可謂心也（欲可去而心未嘗無）至於是心之存物順應理在於此又豈得謂之出乎幸深思之

又

大抵學者貴近思若泛濫則有病近字極有味宜深體之未發已發體用自殊不可溟涬無別要須精析體用分明方見貫通一源處有生之後皆是已發是昧天性之所存也伊川先生語錄所論幸精思之

答呂季克

來說中弊病似不難見不知李伯諫何故下喬木而入幽谷如此如克己復禮之說所謂禮者天之理也以其有序而不可過故謂之禮凡非天理皆己私也己私克則天理存仁其在是矣然克己有道要當深察其私事事克之今但指吾心之所慨者必其私而其所無實者必夫禮茍工夫未到而但認己意為則且將以私為非私而謂非禮為禮不亦誤乎又如格物之說格之為言至也理不循乎物至極其理所以致其知也今乃云物格則純乎我是欲格去夫物而已獨立此非異端之見而何且物果可格乎如其說是反鏡而索照也惟此二端其它可見

答王居之

來說前日呂季克已寄來觀其言殊無統紀其所安乃是釋氏而又文其說說亦淺陋本不足以惑人不意伯諫乃爾向來與元晦相從不知講論甚事其人亦可謂不善變矣前日答季克書謾錄去今得所示伯諫之語益知蘄州李君乃是類告子之不動心者不知既不窮理如何去得物蔽其所謂非蔽者未必非蔽而不自知也釋氏之學正緣不窮理之故耳又將盡性至命做一件高妙恍惚事不知若物格知至意誠心正則盡性至命亦在是耳

答章茂獻

來問詳切思處講辯要當如此爾向者見是德夫說汪端明嘗以正大兩字奉告某謂此意固美矣然正大是指其體要須有下手處弘毅兩字乃學者下手處也與正大本相須就其本言之天理渾然正且大也推其用言之散在事物之間精微曲折正大之理無不存焉學者當默存其體而深窮其用則所謂弘毅之功不可以不進也然就學者用工常患於偏欲其弘則攏大肆欲其毅則懷夫徇是非弘毅之正也氣習之所乘也在學者初用工亦無能非有此然要知其為病

若有養窮索之力耳凡足下之所問不能一一具報人
意略具是哉幸以此推之而復以告焉區區每樂得同志
相與共講扶掖其愚儻或有進賢者不鄙而辱貺之其識知
幸矣

答彭子壽

別紙示以所疑深慰孤寂輒據所見奉呈正望往復之益第
詳觀所論不喜分析窮理不慮如此理有會有通會而為一
通則有萬疊分條析各有攸當而後所謂一貫者非汗漫渾融
處矣此學所以貴乎窮理而吾儒所以殊夫異端也更幸深
思焉

答汝市孫監鎮

其辱論伍員廟事足見致思相助之意甚幸甚幸惟是時有

古今有君臣之義無古今也楚乃伍員之宗國君臣之義其
來有素矣父以無罪誅子避之而勿仕終身蔬食布衣可也
豈有假手於讎覆其宗國快心於其君耶狄梁公乃與大禹
吳泰伯一例存之前輩蓋嘗有議論梁公之賢偶未之思耳
今數額在吳以慰吳人之思可也在楚地則不可以施按祀
典有功德於民則祀之員於此地何止無功德而已哉然復
讎之義又不可不詳辨如今日中原之人本吾宋之臣子爲
乃仇讎也向來不幸而污於虜若幸而脫歸則當明復讎之
義覆虜之宗鞭虜之尸所當爲也若員則家世爲楚之臣子
而以復讎之義自施於君其可乎就使員而果有靈也其敢
饗於茲地乎此義恐不可不正來意雖深約然皇恐不敢從
也更惟思之

答陸子壽

某聞昆仲之賢有年矣近歲得之為尤詳每懷願見以共講
益渺然相望而未克遂向往可知忽辱枉教三復辭義有感
于中第惟孤陋不足以當盛意也然而不敢以虛來貺講學
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於
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騖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
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人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
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
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考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
格物之地也其為力行也豈但見於孝弟忠信之所發形於
事而後為行乎自身心性情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
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區區誠有見

乎此也如箋注詁訓學者雖不可使之溺乎此又不可使之
忽乎此要當昭示以用工之實而無忽乎細微之間使之免
溺心之病而無躐等之失涵濡浸漬知所用力則莫非實事
也凡左右之言皆道其用力之實也故樂以復焉聖上聰明
不世出真難逢之會所恨臣下未有以仰稱明意大抵後世
致君澤民之事業不大見於天下者皆吾儒講學不精之罪
故區區每願從世之賢者相與切磋究之而盛意之辱欣幸
至于再三也元晦卓然特立真金石之交也然作別十餘年
矣書問往來終豈若會面之得盡其底蘊我伯恭一病終未
全復深可念向來亦坐枉費心思處多耳心之精微書莫能
究布復草草正惟亮之

答魏元履

項得一書要到時從者已而轅不知獲徹否便中領晤行欲
宇採荷秋氣澄清伏惟歸侍雍容尊履萬福兄抗論切直慷
動一時此書亦庶幾不虛矣但非惟吾言之不用而適使直
士引去使人重憂歎耳聞大學多士有欲聞何蕃之意亦可
見人心所同也然兄今日袖手却思當益知天理之難明人
心之難定而講學之不可一日忘也則君子之所進其有極
乎元晦必已相見請外想遂矣共父近得
書行遂今在襄陽也某幸粗安日夕不敢自怠棄但良朋在
遠每懷離索之懼安得識面少沃此懷也適有端便略此問
訊更幾勉茂德業厚自愛重
戊午讜論有人可為錄本否先得見所作序及元晦者見寄
為望

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答李賢良 仲信

比承奉對天陛正學以言歸拜親庭榮則多矣竊在游從深
用慰歎未及具問來教先貽佩戢至意即此春曉伏惟侍學
從容德履勝裕國家稽古建科得人為盛中雖廢於邪臣卒
莫揜於公議逮茲寒首乃得昌言特然有聞風而起者幸甚
幸甚雖然盛名之下難居而問學之方無窮責人者易為言
而克己者難其功任重道遠惟益勉之以副新望某編來遺
廬已三閱月無事可以讀書玩味存察不敢墮弛惟孤陋少
友是懼每馳情於公家父子兄弟間也因來尚警告之所冰
未有月否睎紙更切依然亟伐良食自學

答李叔文

某自舟中草草具謝備悉不克詞旨辱近告從審侍履萬福
慰甚某歲前抵舊廬應接殊不暇數日來方得從事簡編中
但可與講論者極患其難得耳幸教以少康而下中興說救
已詳觀少康年次邵康節皇極經世中以寒浞滅相係於壬
寅是歲或癸卯少康生而克復舊物乃在癸未凡四十有一
年方少康在襁褓而發之臣靡固有滅浞而立之之心經營
許久乃遂其志若靡者可謂忠之盛者矣方寒浞在上凶穢
縱橫之時少康獨有田一成眾一旅其勢可謂甚微而卒用
以興其間圖回謀慮必大有曲折惜不復傳於後猶幸有左
氏傳所載耳要之靡與有鬲氏有仍氏皆佐少康以有為者
也若使少康之君臣此數十年中不忍而欲速則身且不保

而況國乎惟其繼也若深淵之靚故其發也如春陽之振動惟其時者也恐當以是觀之燈下布復乞龔呂時存愛

答李季修

某別來無日不念尋近問爲慰甚示浩氣集傳足見留意亦一再觀矣大抵論學之難如此等要切處須涵泳體認持之以久方能通達若只以己意懸斷則失之遠矣如蘇與秦之說爭則辯矣然只是以聰明揣量非講學之道也且是未識心之所以爲心既未識心則所謂浩然之氣者實所本我本源既差則其立言何適而非病縱使時有一二語換度近是亦非是也後生頗豈當議前輩然講學不可不精於抉擇雖毫髮亦不容放過況本源切未是者哉今當本孟子之意而參以程子之說孟子以集義爲本程子以居敬爲先皆其深

造自得者然也學者於是三者朝夕勉焉循循不已則所謂浩然之氣者儘深當自知之若不於此下工遽欲想象強氣體使之充正是助長之甚者其爲害反大矣以直養之說要時直未養氣便是私意有害於養故孟子只說養而無害不是將一物養一物也與涵養以敬自大不同敬便是養也敬者心之道所以生生也與直字義異須細究之所問大學正心之道克己所以治怒明理所以治懼程子固嘗言之至於憂患好樂所以治之者亦不越乎此蓋克己所以治好樂而明理所以治憂患也大抵用工處克己明理二端而已好荊所云居敬克己在其中集義則明理在其中亦是二端也汪玉山所謂二程語錄嘗因探討一事即爲刊正數處此論亦未然蓋在己若見未到穩先任說話未出却便攙己見刊正豈不爲害要須平心易氣深

潛默體於其疑則與師友講論問辯焉可也諸葛忠武傳錄呈有嘗刪正又嘗增益者不惜示及家亦有集但殊不類諸葛公語當非本書王子思所編似太草草其中開所載公之語云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乃得之貞觀政要中不知向前別曾有處載此否劉子澄亦得書仲信令兄必歸侍旁煩爲致意恭見吾交下問之誠據鄙懷不敢有隱切不必示它人也寒甚呵筆奉此更惟自愛

又

所見齋皆歸子識良塵孟子論事親爲仁之實蓋人心之至親至切故尚乎此此實問學之根柢也所論敬之說謂用力誠不可息惰而向時宴息亦須隨時其以爲向晦入燕息乃敬也知向晦燕息之爲息惰乃可論敬之理矣

答胡廣仲

向來臨行時所示講論一紙連日尋未獲然其略亦頗記得矣大抵某之鄙意以爲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均有是性也而陷溺之陷溺之則不能有之惟君子能存其良心故天性昭明未發之中卓然著見涵養乎此則工夫日益深厚所謂存心養性之妙然而其見也是心體流行上發見矣不是有時而心有時而性也此精微處須究極之只爲世間人思慮紛擾百出故欲未發之時自信不及此語須要以收放心爲先此意非言語可盡後書姑道萬一試更與伯逢德美共思不可以皆所安爲至更不研窮也其所見亦豈敢自以爲是幸往復焉

又

龜山所得誠甚弘裕但宣和一出在朞之隘終未能無少疑
如劉元城然以聖門論之恐自應太高潔而不磷涅而不緇
在聖人乃可言自餘高第如閔子騫蓋有說上之言矣至於
以世俗利心窺龜山者則不知龜山者也何足辨哉前輩未
容輕看然吾人講學則不可一毫有隱諱

又

來書所謂性善之說於鄙意殊未安夫善惡相對之辭專善
則無惡也猶是非相對之辭曰是則無非矣性善云者言性
純是善此善字乃有所指若如彼善於此之善則爲無所指
而體不明矣而云如彼善於此之善非止於至善之善不亦
異乎且至善之外更有何善而云恐人將理低看了故特地
提省人使見至善之淵源無乃頭上安頭使人想象猶說而

愈迫真乎切幸更精思之也主一箴之論甚荷但其之意
上患近來學者多只是想象不肯著意下工伊洛老先生所
謂主一無適真是學者指南深切著明者也故其欲其於操
舍之間體察而居毋越思事靡它又乃是實下手處此正爲
有捉摸也若於此用力自然漸覺近裏趨約意味日別見則
爲實見得則爲實得不然徒自談高說妙元只在膠膠擾擾
域中三二十年恐只是空過了至善之則烏能實了了乎箴
之作亦以自警云爾更幸察焉却有以見教是望正作此書
間又領葉家使价所持帖尤慰所論大學知止知至之說大
略是如此蓋知止是知其所止處而後能得得是得其所止
未至於得未可謂知至也然易所謂知至而曰至之則知至
字却須輕看而至之者乃大學知至者也如何只能無由盡

意加以私家有少修造未能詳幸察

答直夫

甚矣學之難言也毫釐之差則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生於其
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畏與世固有不取異
端之說者然不知其說乃自陷於異端之中而不自知此則
學之不講之過也試舉天理人欲二端言之學者皆能言有
是二端也然不知以何爲天理而存之以何爲人欲而克之
此未易言也天理微妙而難明人欲洶湧而易起君子亦豈
無欲乎而莫非天命之流行不可以人欲言也常人亦豈無
一事之善哉然其所謂善者未必非人欲也故大學之道以
格物致知爲先格物以致知則天理可識而不爲人欲所亂
不然雖如異端談高說妙自謂作用自在知學者視之皆爲

人欲而已矣孟子析天理人欲之分深切著明如云今人乍
見孺子匍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
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
也蓋乍見而怵惕惻隱形焉此蓋天理之所存若內交若要
譽若惡其聲一萌乎其間是乃人欲矣雖然怵惕惻隱蓋其
苗裔發見耳由是而體認其所以然則有以見大體而萬理
可窮也內交要譽惡其聲亦舉一隅使學者推之耳日用之
間精察不舍則工夫趣味將有非言語可及者甚愚而所從
事者在是願高明紬繹而反復焉庶幾其有益也念無以復
來意不覺多言伏紙悚戢

答范主簿 伯崇

前說比寄酒誥到元晦處曾見否其近續諸誥反復其溫厚

私乎之氣深足以感發人若夫編簡脫誤可疑處則不必以
爲之說也垂論仁之說若只將做周流無滯底氣象看了却
只是想象又云其所以然者乃仁也不知其所以然者果何
歟願只於日用間更因其發見苗裔而深察黙求之勿舍勿
棄當的然見其樞機之所由發者矣

答舒秀才 周臣

別紙之論備見至意某向者受五峯先生之敎決于心膂佩
之終身而先生所造精微立言深切亦豈能盡窺其閫向若
元晦有所講論其閒亦有與鄙見合者因而反復議論以體
當在己者耳固吾先生所望於後人之意也如晦叔廣仲伯
逢皆同志者故以示晦叔而晦叔獲以示二公庶幾往返之
有益耳蓋嘗丁寧不可示之非其人其間所論有前後之不

同者蓋旋擬窺測所到而言何敢執一而不惟其是之從也
若世俗之人以私意淺量觀者亦無如之何但此議論只當
同志者共紬繹所疑不當遽泛示以啓見聞者輕妄心也若
左右謂以爲成書而傳之則大誤矣

答宋敎授

請聞令擧爲有日矣故擧過訪開慰可知且家委既盛文退
而三復非惟辭氣暢裕使人歎愛而有以窺所志之遠大欣
幸曷勝第某不足以當之也自惟不敏雖有志於古道而晨
夕自省矯偏救過之不暇其何能有益於人邇來愈覺論學
之難蓋升高自卑陟遐自邇學者多忽遺乎所謂卑與邇者
而渺茫臆度夫所謂高與遠者是以本根不立而卒無所進
校蓋未知聖賢本末精粗非二致而學之有始有卒也左右
謂二程先生之說天下知誦之而不知習察之功謂之不傳
可也斯言是也以左右之高明而欲從事乎此其何可量願
因下問紬繹其端惟不以爲卑與邇而忽焉則幸甚幸甚

答俞秀才

垂諭足見紬繹不輟所謂一陰一陽之道凡人所行何嘗須
臾離此此則固然然在學者未應如此說要當知其所以不
離也此則正要用工夫主敬窮理是已如飢食渴飲晝作夜
息固是義然學者要識其真孟子只去事親從兄上指示當
的當釋氏只爲認揚眉瞬目運水般柴爲妙義而不分天理
人欲於毫釐之閒此不可不知也自餘並見別紙幸詳之有
以往復甚幸

答喬德瞻

觀來書有以見玩繹不廢甚幸近日學者論仁字多只是要
見得仁字意思縱使逼真亦終非實得看論語中聖人所言
只欲人下工夫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循序積習自有所至存
養體察固當並進存養是本工夫固不越於敬敬固在主一
此事惟用力者方知其難來諭謂循雖知有主一無適之言
至臨時又難下手夫主一無適正爲平日涵養遇事接物方
一走作非可臨時下手也諭及陸薛徐三君恨未之識敬亭
記潘叔昌寄來方見之敬則實實則虛之意遺書中已有但
虛則無事矣亦疑傷快了蓋無事字殺此段意思不了如明
道云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靜靜則明便完全近看惟
二先生說話完全精粹比其它先生不干事其次則尹又其
次則楊方到謝上蔡後生何足以窺前輩但講論間又不可

含糊耳（更以其大者後於小物作已用工 決語大意固好亦疑空言有病也）

又

所謂靜思與臨事有異要當深於靜處下涵養之功本立則臨事有力也某自覺病痛如此不敢不勉願與同志者共之耳

又

來諭克己之際亡當用大壯之力誠然也然而力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暫而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端觀諸顏子訖潛積習之功為如何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者其能若是乎別紙一一答去有以復之足望

答潘叔昌

來書所謂思慮時發之患此最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遺書中論此處甚多須反復玩味據目下看底意思用工譬如汲井漸汲漸清如所謂未應事前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尚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是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互出來久久自別看時似乎淺近做時極難某比作主一箴為一相識所刊其間亦有此意

又

所諭收斂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通患於是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非敬也悠緩則非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亦必精矣若謂先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者只是想象何由意味深長乎言不逮意更幸思之

又

來諭於主一用工此正所望若實下手乃知其間艱難曲折甚多要須耐苦辛長遠而勿舍焉則漸有味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勉之勉之如某孤陋正有望於諸友講益也

答潘叔度

來書得以窺近日所存甚幸但以鄙見尚恐未免於迫切之病如云以是心事親則為孝以是心從兄則為悌視聽言動無非是心推之無所不用其極之類辭氣皆傷太迫切要當於勿忘勿助長中優游涵泳之乃無窮耳孝弟為仁之本遺書中有一段說非是謂由孝悌可以至仁乃是為仁自孝悌始此意試玩味之

又

來諭呂蘇所苦思慮紛擾之患大是難事可見近思之功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持守識莫要乎此要是久益有味耳孝弟為仁之說某近來玩程先生為仁自孝悌始之意極為精切若如來說於事親從兄之時體孝悌所從出則仁可識卻未盡蓋未免將一心體一心之病更幸深思之孟子論勿忘勿助長後引揠苗為諭言助長為多蓋學者雖或知忘之為害而未知助長之甚故返復言之也

答潘文叔

所論雖間有平帖安靜之時意思清明四體和暢念慮不作覺無所把捉遇事接物則渙散矣此蓋未能持敬之故所謂

平帖安靜者亦只是血氣時暫休息耳且既曰覺無所把摸焉得為安靜乎敬則有主宰涵養漸熟則遇事接物此意思豈容遽淡散乎主一之義且深體之

答潘端叔

細觀書辭有務實近本意味良慰所望致知力行要須自近步步踏實地乃有所進不然令人務高遠終恐無益近來士子亦往往有喜聞正學者但多徇名遺實反覺害事間有肯作工夫者又或不無苦辛長遠若非走作即成間斷亦何益也吾友勉之論語不可一日不玩味伊川易傳亦宜細讀其近年來讀此二書益覺有深味耳

答周穎叔

吾論學者苟有一毫築外之心其工夫未得為真實是也但

才不近裏便是築外分毫之間為難察正當用力不可易言也又謂今且據面前識得一字便勉行一字非敢求近功亦是也但未知今所識者何字而所行者何味也它時有便不惜詳示庶可往復崇益耳

又

來論學貴力行本無許多事何言之易也學固是貴力行然所謂力行者煞有事聖門教人循循有序始終條理一毫差不得工夫蓋無窮也計必常使正字辯論惟深思而熟之

答戚德銳

吾論心量褊狹是已太重之病伯恭相勉看西銘善矣第其尋常切謂西銘須是全篇渾然體認涵泳之所謂理一而分殊者句句皆是也人只被去軀殼上起意思故有許多病痛須是體認公共底道理此所貴日用間實做工夫卻不可想象臆度也

又

所論居敬雖收斂此心乃覺昏昏不活而懈意漸生夫敬則惺惺而乃覺昏昏是非敬也惟深自警厲以進主一之功則幸甚

答鄭仲禮

許時過從別來懷想自到郡竭日夕之力不敢不勉策但恐終無補斯民耳連日沛澤早晚稍皆濟憂國頗年豈此第一義也仲禮與伯壽想不廢講論湘中諸友繫聞者固多真肯下工夫者為誰使人憂之二友宜力勉也

又

承昔審聞益自消中起居一向清勝為慰某于此歲半矣日夜遑勉將勤補拙未知還能及民萬分一否示及所講深喜相與不廢想共伯壽常常紬繹要須栽培深厚日用間絲髮勿放過不可只作說話也仍互相點檢為佳耳新刊兩書寄去中庸之說宜玩味諸友有可以見示者皆不惜頻寄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與曾節夫撫幹

某二十四日到郡適當紀綱廢弛之餘未免一一整頓今條目粗定當以身先之財計於歷亦頗得端倪數月之後民力可寬邊防尤所寒心方別為規模以壯中權之勢約束邊郡務先自治以服遠人盜賊紛然初無賞格亦已明立元信當有為効力者自昧爽到日夕未嘗少暇雖甚覺倦然不敢不勉有齋名後當日所燕處懸其名弛惰易曰無倦取夫子答子張子路試今早方到英英堂已略行銓量汰汰矣其它事未暇一一報夫但自諸司而下不免愛之以德不敢以姑息正恐其間須有佛意者然亦無如之何

又

荼賊在禾山二十日諸軍環視曾不得一正賊今日兵將誠足用耶今聞復於禾山深處其越逸彼中有聞時幸示報王邦彥又而縱態賊亦足以塞責又不知注波若能辨乃事否須見此人生得有福命亦好恐為福將也壽翁攝帥一路之幸且勸令詩重凡百號令審詳明信乃佳蓋彼中失信於人久矣此賊其初失於不招具盡當入文字後五月初今既殘害許多將與兵知不可招若合大軍五千而不能擒此則亦無以為國矣所論所料及與王樞劄子皆好有以見吾友守義不苟也壽翁雖不易肯略言但恐言之不入亦不濟事耳此間七月而悶憒自前月二十八九有雨至今近旬已嘗祈求舊例祈禱無處理盡例之只到社壇風雷雨師壇及於湘南樓望拜禱山雒江遣官祭奉祝枝嶽山閣及投江中今日五更登湖南樓雷電倏興下樓雨已下須史大集滂沛過午方上庭下水深數尺四郊盡徧今雨意未已也一境可幸幸事幸事無幾使此邦之人益信土偶之非所當事而山川是為神靈也因書謾及不必語它人急發遞至壽翁欲其排日發探報來更幸贅之

又

某昨方奉書適中辱示忽聞有服命深所歎息彼蓋欲錯左右以自解免尚何卹乎公議想日前得失不以實胃中某亦不後道相勸解之辭吾曹惟有益勉其在我者耳但今之達官鮮能受盡言向來所以奉書亦有不可與言之戒詳其當時甚必便非好意正欲尋事相中耳它日必有能與君辨之者但辯與不辨亦不足問歸家閉戶勉學此有餘地也

又

左右天資之美間發五宜進步工夫不可悠悠且須察自家偏蔽自辭氣容色上細細檢察向在長沙見或者多疑左右以為簡忽此雖是愛憎不同要之致得人如此者亦是自家未盡涵養變化得日頗有規焉其日接事物恐欟之不暇甚思城南從容之味也

又

某到官已半月覺人情頗相安綱紀亦粗定日間事隨手即遣能不付吏輩頗似省靜但如學校軍政財計色色發壞未免一一料理要為着實可繼者耳諸司向來相與不以誠而以術府中遇諸縣亦然今先務立信上下似亦頗相憑也邊蠻有互相雠殺者凡令逐州以國家好生大德諭之俾無以

小忿自戕生靈忠信可行蠻貊拙者所守惟此而已惟是凡事不敢不奉法度上下驕弛陵夷之久未免少覺拘束久亦當安習也

又

前日春祭親往舜祠頗負奇峯唐人磨崖在石壁中貌象甚古行禮既終環視堂廡則有碑之神在焉因已甚懼而唐武后亦勒入廡下幃帳甚盛又僧伽一部落亦在焉不免即日盡撥沉祠前江中庶幾一朝之內四門穆穆耳此事獨可為李壽翁言之

又

得暇想不廢玩繹鬼神之說橫渠正蒙中宜深味之此直須使胸中了了無疑不然它時恐或為異說搖動也

又

秉承之亦且一載矣佩心誠求之之訓味哀矜勿喜之旨雖勉之不暇所幸去歲一稔嶺民謂數年所無而積年狡盜悉就擒勦人情頗安惟是區區不敢苟目前為之久遠之慮日夜在懷保伍法先行於靜江境內極得其効非惟弭盜亦且息訟因衛教以相親睦扶持之意繼復推之一路有數州者能料理有方今又得朝廷斟酌降下尤幸事也靜江財賦適承空乏之餘初交割時府中借經司漕司緡錢共幾四十萬經司亦坐是費力一年之間痛節浮冗謹塞滲漏今幸支吾兼支邊兩司錢十餘萬緡去冬米賤亦頗收糴為備幾二萬碩惟招軍治甲不敢惜費所收拾強壯刺將兵効用者已近吾下學部勒教閱合準鋒及効用弓帳前親兵千二百餘人頗成軍伍蓋此路控扼非一此為急務也今郡事極簡日間多得暇但環視一路思慮不能暫釋耳會議財賦事朝廷雖已行下而共議之人與人異見商量未成此不免以所見定論再列于朝矣諸州須得此事定然後有濟也諸邊悉幸無它向來邕州李丈所忌憚之人今甚帖然然羈縻之地與夫蠻猺之鄉種類寔繁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豈容少忽而邊備未實每為憂耳士人中亦漸有知向方者每呼其秀者與之講論端倪一二更看久之如何環城勝處誠多但絕懶出公務之餘焚香默坐閱翻書數葉為况如此耳恐節夫欲詳知不覺縷縷建安公抹虎之政聞江東之人極賴之常通問否此以僻遠難於相聞也節夫閑中想進修不輟察倫矯習當有新功中庸謹獨大學誠意乃是下工夫要切處不可

悠悠放過也使中去崇安不遠聞欲以暇時一往元晦處甚善甚善示及山園圖反復不厭使若身履其間今再賦五章奉寄雖然園亦既廣矣美矣若求增不已却恐亦為玩物留志要不可不察也

與吳晦叔

元晦書來云近看大學中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辟字皆當讀作僻字反復細看誠如其說蓋非惟文義上下相接兼此篇中其餘辟字皆當讀作僻不應此字獨異又其理於脩身齊家極為緊切乃易傳中婁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惜之言雖善為惡之意也幸更詳之

又

釋之後米頗有故下舊說第於鬼神生死之故終是疑惑晉

來却云姑欲且寘此疑事一扶敬恭謂此疑方將動然有礙雖欲持敬豈不間斷分裂乎窮理持敬工夫蓋互相資耳可齋錄見携在此大意皆正但恐說可欲未甚分明可欲乃動之端良心本體也故伊川謂與元者善之長同意如何

又

告子之說求向來解孟子此段正與來諭同近因在舟中改舊說見伊川有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觀人之法心之精微言有不可便謂不知此告子淺近處明道云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達於面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此亦似以為觀人之法也故有疑焉幸更詳之見教

又

所解語俟更詳之續布聞告子一段大意固然看伊川之意

以為觀人之法為告子說云爾也某解得一段容續呈求教近來玩味細繹大抵多覺向來看得偏處始知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其至言哉

又

示教久假不歸之說論甚正向來解中之語誠有未安後來亦略有更改處今復刪潤錄呈但來諭固正矣然如所解為知其非有也謂借不自知却恐意義及文勢皆未順身之假之固迥然不同孟子此語要甚和平謂使其能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己有蓋非便謂其能有之亦寧知其不能有耳語意盡圓也假雖是有名無實若能不歸則安知其不舍舊而更新乎(學中故云義不係於假而待於不歸)故孟子斯言蓋進之於善道而非絕之之辭文脈條秩中一段又此併錄呈幸更深思之却以

見告某今夏以來時時再看語孟說又多欲改處緣鑿者見戒未欲多作文字近日方下筆改正語說次當及孟子恐因見其間未安處不惜一一疏示相助開發也所欲言者甚多每以懷賢所幾以時自尊

又

舟梁之論誠有益於學者向來所疑只恐辭氣間微有過處耳

某已作岳下書欲邀入閒忽得合弟信報廣仲下世傷歎悽悵不能以已不謂盛年一疾遽至於此又念其有志古道朋遊中所難得平時相與講論意望遠大一朝有今古之隔使人重痛惜之不獨為胡氏歎息也晦叔交義篤至尤當為之動懷此病只緣脚陰盛者下來遂撅了根本豈有廣仲之弱

又謂腎氣有餘又從而傷之耶如此庸醫公然妄投劑理當痛懲之如何某遣人去忽忽僅能作此它皆未暇及也

又

李通處人便寄書甚慰所要逐爾使人感傷挽章甚佳近來詩律良進也某亦作兩首發晚寄去孟子解向來老兄先要盡心今錄呈煩細看有以見告是所望也某近日無事亦頗作論語章句方畢學而篇續亦旋寄元晦中庸數章俟答書了併往相去不遠未即合并無日不奉懷何日遂成此來耶力行近乎仁之說甚緊要更須細味近字為深長也克伐怨欲之說曾細味二程先生之說否仁字須是如此看伯逢所類遺書中語已領刻摳得書聞十二月間遷入新第但傳說頗準耳子飛可傷之甚前書已報去不知諸葛今誰與瑣

孤遺誰與收拾似亦劉樞之責也近報黃仲秉以集撰守鎮
江未知何故乞遲後訊

又

某比來衰省先塋昨晚至止松楸日茂永慕之感惟以涕零
耳本意欲畢事往山前與觀書相款適舍弟嶽陵之闕成見
任初與劉樞共勸渠對換此間或近地一闕而其意堅欲往
已索逕歸念兄弟相別在即且欲相聚不欲又出故復不果
又恐重壓晦叔不敢屈來此相望一出從極悵然後早即還
轉矣近連得元晦書亦寄所著太極草藁來看猶未及詳閱
也伯逢前在城中頗欲求所解太極圖渠亦錄去但其意終
疑物雖昏隔不能以自通而太極之所以為極者亦何有虧
欠乎哉之語此正是緊要俟從容處蓋未知物則有昏隔而
太極則無虧欠故也若在物之身太極有虧欠則是太極為
一物天將其全與人而各分些子與物也此為於大本甚有
害前晦來未及詳此從容間更以告之可也劉樞近日論文
趾進兼事又以上江多旱處以五萬斛往荊南糴米賑役輸
軍此却截留合發之數此等事皆是誠心愛民之實也求田
之說未嘗忘但未有穩當不敢奉告耳

又

某比復奏請邊州久遠之弊似聞朝廷已議施行若得此事
濟則庶幾有可繼之迹非直一時計耳新漕几事却似肯商
量不敢不推誠更看如何李伯諫為異說所惑遂下喬木而
入幽谷兼其說亦甚淺陋不知伯諫何為便為所動要是天
資塞元晦當待期待之太過耳

又

別紙數條一一以鄙見書其下未知然否幸精詳之長沙之
說正所欲聞近來只是買得一石并及得一毓其它皆向來
几案間日用者也經營之說傳者過矣但提兵之意雖曰知
防然未免其根在南時發見得來誨極有助當深加玺治也
欣感欣感以此益思相聚之樂未聞九有所傳聞無論孟實
細大幸一一見告并吾晦叔而誰望耶幸甚

又

元晦謂略於省察向來某與渠書亦嘗論此矣後便錄呈如
三省四勿皆持養省察之功兼焉大要持養是本省察所以
成其持養之功者也

又

和章三復幸甚如所謂花柳共日暖桑麻經雨滋語意佳也
所論氣稟之說言語誠恐人致惑今更云如羊質虎其生已
知其滅宗之類以其氣稟而知其末流至此謂惡亦不可不
謂之性言氣稟之性也如何日與諸人理會詩方到唐風向
來元晦所編多去諸先生之說某意以為諸先生之說雖有
不同然自各有意思在學者玩味如何故盡載程子張子呂
氏楊氏之說其他諸家有可取則存之如元晦之說多在所
取也此外尚或有鄙意即亦附之于末訓辭說亦已裒集程
子精微之論多見遺書中如論孟精義編類得好極宜習讀
但書多不帶來耳近為曾幹作一記并數詩錄呈岳陽附克
已銘來亦附一本去

又

宗及元晦伯逢觀過知仁說正所欲見其頃時之說正與伯
逢相似後來見解經義處惟伊川先生之言者得似平易而
研窮其味無數此段伊川但以謂君子之過過於厚傷於愛
小人之過過於薄傷於忍經解本云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
過於愛小人傷於忍近來嘗下語云君子之失於厚過於愛雖曰過也
然觀其過而心之不遠者可知矣若小人之過則失於薄傷
於忍夫所謂薄與忍者豈人之情也哉而其失若此則其所
陷溺者亦可知矣以此自觀則天理在所精人欲在所遏也
以此觀人則亦知人之要也未知兄看得如何若如舊日所
說恐傷快了聖人論仁不如是耳更幸思之講之却以見教
六論所過者化之說才讀一過覺程子之說為有功用也俟
少定更詳之

聞見思慮所及并廣西利害有可見告者不惜疏項筆記以
俟而講其獨任一路之責蚤夜不遑所幸今夏雨澤尤以時
目前處近頗安帖向來數事悉已得請前書已報去今諸州
既以寬橫斂苛罰悉從禁戢庶幾民力之漸紓也除諸郡既
添鹽息外海旁數郡乃貴海之地而官敷賣鹽數悉增於舊
亦為鏟削區處以至海南悉施行矣區區必力之所及不敢
不盡亦幸朝廷察見肯相從耳前書所論榷瓶事向來正求
者多而經司闕殊以不足以給想多不備者漕司却有闕多
然近來指揮例罷處法榷瓶如廣中用八路法但可產在本
路得替寄居待闕官耳罷者甚衆亦有利有害也陳釋之本
欲立秋後歸自聞此報不復可留此公明審有思慮此處置
本路久遠根本之計一二事極賴其甚甚惜其去也誠之病

齊多米肯下手醫治近亦力告之矣

又

兩日行善化寧鄉道中境界可畏使人不忍開眼大抵十室
五六空矣其見存者無人色有位者終未肯沛然拯濟坐視
天民之擠壑為之柰何前在城中不勝饒舌亦復移書力說
且封民所食草根去未知化動否

又

歉傷衡山猶為庶幾若晦叔猶未見善化寧鄉界中耳不可
言不可言其向在城中亦無緣知得子細振民之事蓋有二
端振濟也振糶也振濟須官中捐米以救之振糶即用上戶
所認可也今官中答米不肯捐專仰上戶之糶可乎今潭城
諸倉受納已有米近八萬斛前勸陳帥借此上供米均濟畿

民之食者或借與亦可却一面具以奏聞待報比至獲報而
千數萬生齒已活矣況未必獲報耶未知渠能辦否耳若待
常平司全求州糶米來濟則索我於枯魚之肆矣如何如何

新刊張南軒文集卷之二十八

答問

答吳晦叔

遺書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又曰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夫性也心也情也其實一也今由前而觀之則是心與情各自根於性矣由後而觀之則是情乃發於心矣竊謂人之情發莫非心為之主而心根於性是情亦同本於性也今曰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然則既發之後安可謂之無心哉豈非情者其動而心自隱然為主於中乎又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若發得是善固可為善脫有不善如何為善哉是皆可疑也此精微處望明賜剖析又曰人須知自慊之道自慊者無不足也若有不足則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也此有外之心與禮經以其外心也與文定春秋傳云心不外者乃能統夫羣理皆不同豈非本心未瑩猶有人心者乎抑慊不足之意乎

自性之有動謂之情而心則貫乎動靜而主乎性情者也程子謂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者蓋就發上說只當謂之情而心之所以為之主者固無乎不在矣孟子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者若訓順（弗逆其天之者也）人性本善由是而發無人欲之私焉莫非善也此所謂順也情有不善者非若其情故也無不足者天理之安也本心也若有不足則是有所為而然拄撰出來此人欲也有外之心也

凡此皆新意恐有偏誠為確論山間同志亦頗有此歎者如孟子云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豈可泛求一將之偏勝而自墮於一偏併令人不可有仁字而為學乎豈非略於省察之過乎若使人敬以致知不妨其為是也若不令省察苗裔便令培壅根本夫苗裔之萌且未能知而遽將孰為根本而培壅哉此亦何異閉目坐禪未見良心之發便敢自謂我已見性者故胡文定公曉得敬字便一不差也明道識曾子告孟敬子之語誠是如所謂於公字上研究仁字為最近信然公則能愛矣

不知苗裔固未易培壅根本然根本不培則苗裔恐愈濯濯也此語須兼看大抵涵養之厚則發見必多體察之精則本根益固未知大體者且據所見自持（如知有整衣冠一念之萌便整衣冠此類）

（未知大體然涵養之意已在其中）而於發處加察自然漸覺有功不然都不培壅但欲省察恐膠膠擾擾而知見無由得發也敬以致知之語以字有病（前書中已見此語未及奉報）不若云居敬致知公字只為學者不曾去源頭體究故看得不是親元晦亦不是略於省察令人不知有仁字正欲發明仁字知說愛字亦是要人去所以愛上體究但其語不欲無偏知非閉目坐禪之病也更幸思也

程子語錄云復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然乃道非陰陽所以陰陽者道也理明辭粲無可疑者而於其後又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於易傳亦云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如此則是以一陽為天地之心大與前言相戾甚非反復其道七

日來復之旨也望為精剖以祛所疑
易傳所謂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此語言近而指遠甚為完全蓋非指一陽而言也言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細味之可見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不知在遺書中甚處檢未見但見微言中載此句而文亦不備便中幸詳示諭當更思之耳畢竟覺得此語未安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不知晦叔如何說

明道云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又嘗曰楊雄規模窄狹道即性也言性已錯更何所得夫二人之品固不可同日而語然其說則一而其義所以不同者何也

道即性也此明道先生語楊雄初無此語也後段文意乃是

謂道即性也楊雄既不知性則於道更何所得耳

子文文子之事聖人以清忠目之就此事言只可謂之清忠此洙泗言仁之所極是也然遺書有謂聖人為之亦只是清忠茲又不能無疑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何也又況程子於博施濟衆之下乃云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則又與忠清之說不同請明之

遺書中之意大要以為此事只得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為之曰忠曰清而止矣仁則未知也在聖人事或有類此者以其事言亦只得謂之清忠然而所以然者則亦不妨其為仁也如伯爽之事雖以清目之亦何害其為仁乎看先覺說話切忌執殺不知如何

程子云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伯逢疑云既是天安得妄某以謂此六者人生皆備故知均於天但順其理則是真違其理則是妄即人為之私耳如此言之如不審否

有物必有則此天也若非其則則是人為亂之妄而已矣只如釋氏揚眉瞬目自以為得運用之妙而不知其為妄而非真也此毫釐之間正要辨別得如伯逢病正在此耳所答之語大意已得之

西銘天地之帥吾其性帥有主宰之義不曰心而曰性何也

帥是統率之意原本而言之謂之性則可耳

答胡伯逢

明道先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又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又曰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詳此兩說則是中庸首兩句明道便爲人說矣而伊川先生乃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各正性命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之性云云所謂率性也脩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伊川之說則自首兩句已兼人物而言之矣呂游楊之說則同乎明道侯子之說則同乎伊川二先生之說所以不同者如何

存疑註所錄明道先生之說盖明性之存乎人者也伊川先生之說盖明性之統體無乎不在也天命之謂性者大哉乾元人與物所資始也率性之謂道者在人為人之性在物為物之性各正性命而不失所謂道也盖物之氣禀雖有偏而性之本體則無偏也觀天下之物就其形氣中其生理何嘗有一毫不足者乎此性之無乎不在也惟人禀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能推之此所以為人之性而異乎禽物者也若元不喪失率性而行不假脩為便是聖人故惟天下之至誠能盡其性而人之性物之性亦無不盡惟其有所喪失則不能循其性故有脩道之敎焉所以復其性之全也明道於人身上指出要人就已體認耳然亦豈遂謂物無天命乎伊川發明其統體可謂完備矣侯子辨將兼人物而言者為明道說恐此亦必有據或曰天命獨人有之而物不與焉為是說者但知萬物氣禀之有偏而不知天性之初無偏也知太極之有一而不知物物各具太極也故道與器離析而天地萬物不相管屬有害於仁之體矣謂之識太極可乎不可不察也伊川不獨辨天命之謂性一章有此意道書中知生識覺亦要知覺萬物皆備於我處亦然幸評破而深思之區區所見未知然否且辭不達意惟高明察之

曰心有知覺之謂仁此上蔡謝子之言也此言固有病切謂心有知覺謂之仁此一語是謝先生傳道端的之語以提省學者也恐不可謂有病夫知覺亦有深淺常人莫不知寒識煖知飢識飽若認此知覺為極至則豈特有病而已伊川亦曰覺不可以訓仁意亦猶是恐人專守着一箇覺字耳若夫謝子之意自有精神若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即我之用也何病之有

謝上蔡之言固是要指其發見以省學者然便斷殺知覺為仁故切以為未免有病伊川先生所謂覺不可訓仁者正謂仁者必覺而覺不可以訓仁侯子師聖亦嘗及此矣若夫今之學者蒙蒙然自以為我知之者只是弄精魂耳烏能進乎實地哉此又上蔡之罪人也

又曰以覺言仁固不若愛之切此亦似遷就之說切謂以愛言仁不若覺之為近也

就愛人上窮究仁之所以愛宜莫親切於此所謂知覺者亦在其中矣

大公之理得則天地之心即己之心此語善矣而其下語云萬物之體即己之體却似未識仁大公之理四字亦恐未親切

萬物之體即我之體立言者之意乃是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認得為己何所不至之意大公之理四字也要人看

辨盡心首章云理之自然謂之天具於人為性主於性為心又於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辨云天命為性循性曰道而主於身為心何故言性心有不同且主於身者似專指軀殼之內言之主於性者似性外有主矣恐立言未瑩也

主宰處便是心故有主於性主於身之言然兩處語亦當瑩之歸於一也

又曰若夫為不善則是物誘於外而血氣隨之性無是也然則所謂不善者是性之所不為也夫論性不及氣則不

備而謂不善者是血氣而非性可乎且謂性所不為夫誰
為之
性無不善謂性有不善者誣天者也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
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也哉此前日所以有不
善者性所不為之論而不自知其過也夫血氣固出於性然
因血氣之有偏而後有不善不善一於其偏也故就氣稟言
之則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則可即其本源而
言之則謂不善者性之所不為乃所以明性之理也若如來
說則是混天理人欲而莫別其故何異於性可以為善可以
為不善之論哉
萬物皆備於我矣解曰凡有是性者理無不具是萬物無
不備也故程子曰非獨人也物亦然却於親親而仁民愛

解云人與人類則其性同物則各從其類而不得與吾同
矣有牴牾否竊謂萬物皆備於我乃仁之道與天下歸仁
之義同蓋謂人能備之耳我者指人而言也來說言中有
疑義切所未安若夫萬物素備之說別是一義
此雖以言語盡請無橫舊說於胷次玩味伊川先生之言而
深體之

新刊張南軒文集卷之二十九

新刊張南軒文集卷之三十

答問

答朱元晦

王雖一段辭之甚精大抵王雖無足與言者獨使事若有未
至則當正之而雖既克勝任矣此外復何言哉故曰夫既或
治之予何言哉
本一而已二本是無本也以愛為無差等而愛親亦以為施
耳是非無本歟佛者之言曰立愛惟親又曰立愛自親始曰
立云者則可見其大本矣
和靖曰豈使窮其根源謹其辭說苟不踐行等為虛語
石子重云愚以為人之所以不能踐行者以其從口耳
中得來未嘗窮其根源無着落故耳縱謹其辭說終有

踈謬若誠窮其根源則其所得非淺自然欲罷不能豈
有不踐行者哉范伯崇云知之行之此二者學者始終
之事闕一不可然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也知而不行豈
特今日之患雖聖門之徒未免病此如曾點舞雩之對
其所見非不高明而言之非不善也使其能踐履實有
諸己而發揮之則豈讓於顏雍哉惟其於踐履處未能
純熟此所以為狂者也又況世之人徒務知之而不以
行為事雖終身汲汲猶夫人也烏知之而未必得其真
歟和靖之言豈苟云乎哉
和靖之言固有所謂然諸君之說意皆未究也孔子觀上世
之化曰大哉知乎雖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亦能使之由之而
已知者九聖之分也豈可易云乎哉傳說之告高宗[illegible]盡

知之者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非知之者有此乎此皆學于甘盤之所得也故君奭篇稱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而未及乎傅說蓋發高宗之知者甘盤也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說之意大曰雖已知之此非艱也貴於身親實履之此為知之者言也若高宗未克知之而告之曰知之非艱則說為失言矣自孟子而下大學不明只為無知之者耳若曰行者學者事父兄事上何莫不行也惟其行而不著習而不察耳知之而行則譬如皎日當空御路貫地步步捐趣未知而行者如闇中摸索雖或中而不中者亦多矣曾點非若今之人自謂有見而直不踐履者也正以見得闊擴便謂聖人境界不下顏曾講學戰兢之功耳顏曾講學戰兢之功蓋無須臾不敬者也若知今人之不踐履直是未嘗真知耳使其真知若知水火之不可蹈其肯蹈乎

叔京云經正則庶民興蓋風化之行在上之人舉而措之而已源流既則人人知反其本而見善明見善明則邪慝不能惑也既人不之惑則其道自然繼續而至於無也歐陽永叔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也亦此意也

經乃天下之常經所謂堯舜之道也經正則庶民曉然趨於正道邪說不能入矣但反經之妙乃在教之罪不可只如此說過也只如自唐以來名士如韓歐輩攻異端者非不多而卒不能啟之者以諸君子猶未能進夫反經之學也如後周李唐及世宗蓋亦嘗緩其說矣旋即興復而愈盛者以在上者未知反經之政故也

第一章此天人性命之分人物氣質之稟所以雖隱顯或不同而其理則未嘗不一也

此語似欠如云在天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一在人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體則同則庶幾耳

言率夫性之自然是則所謂道也

是則是自然然如此立語學者看得便快了請更詳之

脩道之謂教

後來兩寄一段意方正但尋未見幸别録示

脩道之君子審其如此以下

此一段覺得叢疊有剩句處以鄙意詳經意不睹不聞者指此心之所存非耳目之可見聞也目所不睹可謂隱矣耳所不聞可謂微矣然莫見莫顯者以善惡之幾一毫萌焉即吾

心之靈有不可自欺而不可以掩者此其所以為見顯之至者也以吾心之靈獨知之而人所不與故言獨此君子之所致謹者蓋操之之要也今以不睹不聞為方寸之地隱微為善惡之幾而又以獨為合是二者以吾之所見乎此者言之不支離否

此一節因論率性之道以明脩道之始

恐當云因論率性之道以明學者循聖人脩道之教之始也

此一節推本天命之性以明脩道之終

恐當云推本天命之性以明學者循聖人脩道之教之終也

大抵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聖人純全乎此而脩道立教使人由之在學者則當由聖人脩道之教用力以極其至而後循為不離而命之性可得而全也

洪範之初一 至正與此意合

洪範之說固亦有此意然似不須牽引以證所言五行五事皇極三德然則八政五紀之在其間者從如何引周子之所論亦以發明其意未盡轉使人惑不若亦不須引也或曰然則中和果為二物云云此數句却須便連前文庶順且脩耳

第二章隨時為中

為字未安蓋當此時則有此時之中此乃天理之自然君子能擇而得之耳

第四章道之不行也 至不肖者不及也

所釋恐未安恭嘗為之說曰知者慕高遠之見而過乎中庸愚者又拘於淺陋而不及乎中庸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賢者為高絶之行而過乎中庸不肖者又安於凡下而不及乎中庸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道之不行由所見之差道之不明由所行之失此致知力行所以為相須而成者也不識如行

第五章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兩端者凡物之全體皆有兩端如始終本末大小厚薄之類識其全體而執其兩端然後可以量度取中而端的不差也

此說雖巧恐非本旨某謂當其可之謂中天下之理莫不有兩端如當剛而剛則剛為中當柔而柔則柔為中此所謂執兩端用其中于民也

第十章強哉矯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每句言之所以深歎美之辭雖煩而不殺也

此說初讀之似好已而思之恐不平穩疑聖人之辭氣不爾也然此句終難說呂楊諸公之說雖亦費力然於學者用工却有益爾

第十一章素隱素空也無德而隱無位而隱皆素隱也

素隱恐只是平日所主專在於隱者也

第十二章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夫婦之際有人所不睹不聞者造端乎此乃所以為戒愼恐懼之實

此固切要下工夫處然看三納釋恐此章之所謂與知能行者謂凡匹夫匹婦之所共知如朝作夕息飢食渴飲之類凡衆民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在君子則戒愼恐懼之所存此乃所以為造端如所謂居室人道之常固亦總在其中若專指夫婦之間人所不睹不聞者却似未穩兼亦未盡也

第十三章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人心之安者即道也

此語有病所安是如何所安若學者錯會此句執認己意以為心之所安以此為道不亦害乎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君子知道之不遠人 至豈不慥慥爾乎

此說費力某以為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惟游子定夫說得最好當從之若夫大意則謂道雖不遠人而其至則聖人亦有所不能雖聖人有所不能而實亦不遠於人故君子只於言行上篤實做工夫此乃實下手處

道不遠人 至做此

費隱之意第十一章子思子發明之至矣來說固多得之若此二字乃聖賢之言皆可如是看似不必以為下數章皆是發明此二字也大抵所定章句固多明析精當者但其間亦不無牽挽處恐子思當時立言之意却未必如此爾蓋自此章以下至二十章元無所結之語皆似強為附合無甚意味觀明者之意必欲附合使之鑿通纏貫故其間不免有牽強以就吾之意處以求之見其間聯貫者自不妨聯貫其不可強貫者逐章玩味意思固無窮似不須如此費力章句固合理會若為章句所牽則亦不可耳自二十一章而下其脈血自是貫通如所分析無甚可議者

近有人疑但能存心自無不敬而程子言敬乃以動容貌整思慮為言却似從外面做起不由中出不若直言

行其心之為約也

某詳程子教人居敬必以動容貌整思慮為先蓋動容貌整思慮則其心一所以敬也今但欲存心而以此為外既不如此用工則心亦得而存其所謂存者不過強制其思慮非學之理矣此其未知內外之本一故也今有人容貌不莊而曰吾心則存不知其所為不莊者是果何所存乎推此可見矣

為佛學者言人當常存此心令日用之間眼前常見光爍爍地此與吾學所謂操則存者有異同不

某詳佛學所謂與吾學之云存字雖同其所為存者固有公私之異矣吾學操則存者收其放而已收其放則公理存故於所當思而未嘗不思也於所當為而未嘗不為也莫非心之所在故也佛學之所謂存心者則欲其無所為而已矣故於所當有而不之有也於所當思而不之思也獨憑藉其無所為者以為宗日用間將做作用其云令日用之間眼前常見光爍爍地是亦此為作用也則目前一切以為幻妄物則盡廢自利自私此其不知天故也

論語何有於我哉文義述而子罕

呂與叔謂我之道舍是復何所有某舊只解作勉學者之意後來詳與叔此說文義為順亦正合程子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之意如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之類也至子罕篇所云尤引而示之近門人果能於此求聖人於此學聖人則大高遠者將可馴至矣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此言聖人事而結之以神無方而易

無體八字中[illegible]聖人之德而結之以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illegible]其然[illegible]物而無不在也易無體言其變易而不可[illegible]也[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乃神之無方易之無體者也蓋與之無間矣

西銘謂以乾為父以坤為母有生之類無不皆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矣然即其理一之中乾則為父坤則為母民則為同胞物則為吾與若此之類分則未嘗不是為龜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有見於此也以更須說破耳

是其兩端用其中于民當從程子之言[illegible]

答胡[illegible]仲

心有所覺謂之仁此謝先生救拔千餘年陷溺固滯之病豈可輕義哉云云夫知者知此者也覺者覺此者也果能明理居敬無時不覺則視聽言動莫非此體之流行而大公、、理在我矣尚何憤驕險薄之有

元晦前日之言固有過當然知覺終不可以訓仁如所謂知者知此者也覺者覺此者也此言是也然所謂此者乃仁也知覺是知覺此又豈可遂以知覺爲此哉

以愛名仁者指其施用之迹也以覺言仁者明其發見之端也

愛固不可以名仁然體夫所以愛者則固求仁之要也此孔子答樊遲之問以愛人之意

復卦下面一畫乃是乾體其動以天且動乎至靜之中

爲動而能靜之義所以爲天地心乎

全靜而動不窮焉所以爲天地心也

答陳平甫

不可息者非仁之謂歟

仁固不息只以不息說仁未盡程子曰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爲仁須於此深體之

性太極太極不動不動則不見其所以爲仁心則與物接矣與物接則是心應之矣此古人所以直指心要曰仁人心也

未與物接時仁如之何

心無內外心而有內外是私心也非天理也故愛吾親而人之親亦所當愛敬吾長而人之長亦所當敬今吾有親則愛焉而人之親不愛有長則敬焉而人之長不敬是心有兩也是二本也且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二本可乎

此緊要處不可毫釐差蓋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差等此仁義之道所以未嘗相離也易所謂稱物平施稱物之輕重而吾施無不平焉此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若墨氏愛無差等卽是二本伊川先生答楊龜山論西銘書當熟玩味

奔逸絕塵在乎思

如此等語皆涉乎浮夸不穩貼夫思者沉潛縝密優游涵詠以深造自得者也今而曰奔逸絕塵則有臆度採取之意無乃流入於異端一聞便悟一超直入之弊乎非聖門思者作聖之功也推此類察之

吾心純乎天理則身在六經中矣或曰何謂天理曰飢而食渴而飲天理也晝而作夜而息天理也自是而上以至加焉卽爲人欲矣人欲熾而六經寓古矣

此說極好然飢食渴飲晝作夜息異教中亦有拈出此意者而其與吾儒異者何哉此又不可不深察也孟子只常拈出愛親敬長之端最爲親切於此體認卽不差也

平居以利物爲心然後此道廣

若曰常以利物爲心是外之也曰公天下萬物而不私其己焉則可矣

人者天地之心然以論禮而五峯以論仁者自其體言之爲禮自其用言之爲仁

仁其體也以其有節而不可過故謂之禮禮運人者天地之

心之言其論禮本仁而言之也
欲請足下本六經語孟遺意將前所舉十四聖人槩為作傳繫以道統之傳而以國朝濂溪河南横渠諸先生附焉洙泗門人至兩漢以下及國朝程門諸賢凡有見於道有功於聖門者各隨所得表出其人附置傳末著成一書
某晚學惟不克堪也若曰裒類聖賢之言行聚而觀之斯可矣
欲請足下以已精思探三聖人之用心又會以河南龜山漢上之說續成上下繫說卦序卦雜卦解五篇傳之以貽後代
某近裒集伊川横渠楊龜山係辭說未畢亦欲年歲間記鄙見于下如漢上之說雜而不知要無足取也

欲請足下本聖人遺意將禮記雜漢儒說處重加刪定其所刪去文義亦勿截然棄之宜各附置篇末仍著所以刪去之意於語下以昭示後學
禮記亦正欲考究若曰刪定則某豈敢
欲請足下一言諭揩手然令往石室等處物色明道横渠與偕行於綿竹義在內月加糧給或於漕臺上院劄田疇之經紀其生庶幾大賢之後不至竟日窮年有飢寒之憂然後隨其資性漸教以學
此事深可嘆者蓋有位為政者之責某輩在閑又不當竊取而任之若與之相識則或周之教之可也然來諭則不敢忘
五峯先生所著皇王大紀

五峯未易實半年前某見之求觀此書云此書千瘡百孔未有倫序未可拈出若病少間當相與考訂之後來來得本于其家殊未成次第然其論數十篇可得後便錄寄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三十卷

答問

答宋伯滑

明道云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所謂氣動志者非獨趨蹶藥也酒也亦是也若止以藥與酒與蹶趨言之謂之少可也明道又云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夫人為私欲所勝喜怒不公以移奪其志者多矣而謂氣動志者什一此則未諭

所以有喜怒亦志動氣也但因喜怒之氣而志益不能自宰是氣復動志也蓋常人志動氣而氣復動志無窮已耳然自其始動而言只可謂之志動氣也惟趨蹶與藥也酒也則是氣先之也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伊川謂與元者善之長同理又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則仲嘗謂孟子言可欲非私欲之欲也自性之動而有所之焉者耳於可與不可之際甚難擇姑以近者言之如飲食男女人之所大欲人孰不欲富貴亦皆天理自然循其可者而有所之如飢而食渴而飲以禮則得妻以其道而得富貴之類則天理也過是而恣行妄求則非天理矣故書曰敬修其可願孟子又曰無欲其所不欲是也乾聖人之分豈謂聖人之動皆循天理而然歟以四為學者之事是非驗較之處否則元者天德也孟子所謂善豈指天理而言歟讀張子又曰明善必明於未可欲之際未可欲謂六者未發者否見於可欲則性之苗裔已發見於未可欲則本性全體渾然不容一毫之偽明之之功何自而先莫亦當先從事於可不可之際審擇而固執之否愚見如此中心亦未安恐伊川引乾元處別有深意

人具天地之心所謂元者也由是而發見莫非可欲之善也其不由是而發則為血氣所動而非其可矣聖人者是心純全渾然乾知大始之體也故曰乾聖人之分可欲之善屬焉在賢者則由積習以復其初坤作成物之用也故曰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己之信屬焉今欲用工宜莫先於此用工之久人欲寖除則所謂可者益可得而存矣若不養其源徒欲於其發見之際辨擇其可與不可則恐紛擾而無日新之功也

答周允升

王通謂夫子與太極合德若如先生之說則人與物莫

不有太極詎止合而已通顧為是言殆將太極別為一物耶竊疑焉於是反復思之意夫通之說蓋指其初者言之也當其三才未判兩儀未分五行未布而太極已固存矣逮夫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陽分而兩儀立陽變陰合而五行生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而人始具此太極矣逆通之意其指夫生物之初者言之耶今夫人莫不具是性也而盡性者誰歟性中皆有天也而配天者誰歟是以中庸之論惟天下至誠為能盡性惟天下至聖故曰配天太極亦猶是也儻曰太極吾所固有何合德之云則配天之說亦非耶竊嘗譬之日光凡世間一切物皆容光者莫不具日光焉寧竟空

中之日光自若也今曰能容光者非日光也固不可也
謂日光盡在是而空中者無與焉亦不可也是故物生
之初太極存焉生物之後太極具焉人雖各具太極要
其初者固自若也此適所以有合德之說歟昔者焉上
所聞尚有未論者故此謹請幸賜指教使渙然氷釋焉
荷
天可言乾指形體也太極不可言合太極性也惟聖人能盡
其性人極之所以立也人雖具太極然淪胥陷溺之則謂之
太極不立可也
程子曰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
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
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里俱在平鋪放著幾時

道元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子道多
元來依舊又曰萬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
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
待教如營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椓喪處極多
只有一件嬰兒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又曰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誠則逆於物
而不順也又曰學者必先識仁仁者與物渾然同體孟
子曰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
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此
四段皆程子之說前二說謂人與物皆然後二說則獨
指人而言據孟子謂萬物皆備於我未嘗曰物皆備萬
物也如前二說則人與物更無差別與告子生之謂性

何異夫惟物不能備萬物故止有一物之用而以不能推者只為
合下不曾備將人則備矣所以能參贊化育也至於椓喪處雖
多湛塞元來何曾增減庶民自去之斯故須物莫不有
大命莫不有太極則可謂物皆備萬物則似恐未可
說曰物莫不皆有太極則所謂太極者固萬物之所備也惟
其賦是氣質而拘隔之故物止為一物之用而太極之體則
未嘗不完也
子貢謂夫子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中庸曰成已
仁也成物智也學之與成己教之與成物蓋無二事而
或曰仁或曰知孰為定體耶
中庸與子貢之言互明仁智之體用也
說處等指教學而時習之當如程子說時復紬繹浹洽

于中令人讀語孟六經若先賢遺書時復潛泳玩味因
其所啓端發其所固有久久涵養是保是積此誠可說
也當夫子時六經未出聖人教人者亦不至多言士從
之游者或一言而終身行或數語而終身誦或以愚魯
而竟得之不知所紬繹者何事又如語孟精義諸先生
之說或各不同而皆不悖於理將孰從之則是
紬繹者謂理也義也不必止為文字諸先生之說有不同處
通書論德愛曰仁伊川則謂仁是性愛自是情語錄亦
引力行近乎仁云力行關愛甚事易傳復之六二曰仁
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語錄皆以公為近仁未嘗斷以
愛為仁也然則愛特仁之一事耳而通書乃云然近世
朱文之論亦然此是則彼非二者必居一于此欲俾學

者識仁之本體厥道何繇

力行近乎仁力行者致篤切至故也便以愛為仁則不可然愛之理則仁也

觀過斯知仁矣舊觀所作訥齋苇齋記與近日所言殊異得非因朱丈別以一心觀又別以一心知頃刻之間有此二用為急迫不成道理遂變其說乎與嘗反復細繹此旨正如懸鏡當空萬象森羅一時畢照何急迫之有必以觀他人之過為知仁則如觀小人之過於薄何處得仁來又如觀君子之過於厚則如當辜之以兵練豈非過於忠乎唐人之剔股豈非過於孝陽城兄弟之不娶豈非過於友弟乎此類不可勝數按之聖人之中道無取焉耳仁安在哉若謂因觀他人之過而默知仁

之所以為仁則局若廷之為愈乎與於先生舊說似未能還舍更望詳教

後來玩伊川先生之說乃見前說甚有病來說大似釋氏講學不可老莽蓋過須是子細玩味方見聖人當時立言意思也過於厚者謂之仁則不可然心之不遠者可知比夫過於薄甚至於為忮為忍者其相去不亦遠乎請用此意體認乃見仁之所以為仁之義不至溅渫恍惚矣

書以中庸名篇而所詩中和之道然則中和與中庸當何如分

中庸統言道之體用中和就人身上說

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當從王肅說是從上蔡說是

眦一反字

論舜之大知也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而不及庸述夫子之忠恕也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而不及中何也意其互見耶亦各示其用也

言各有攸當且用其中于民固所以言庸也庸德庸言此庸字輕看

既曰中行不可輕也又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必聖者而後能無乃絕學者之望耶抑其義異自不相通耶

言中庸不可能乃所以勉學者唯聖者能之盡其道為難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先後自有定狀九經之序則先尊賢而後親親二者當何如過

就人心而論則親親為先就治體而言則尊賢是急堯與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亦是意

答彭子壽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朱編修云大本者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由此而出無所不通道之用也竊年竊謂大本者即此理之存達道者即此理之行謂之中和已是說出性情之理若曰大本者天下之理由此而出無所不通則是大本達道之外又有所謂理也不識此言如何

大本者理之統體會而統體理一而已散而流行理有萬殊

若曰大本即此理之存達道即此理之行却恐語意近類釋氏萬殊固具於統體之中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朱綸修云敬而無失則極
其中而天地位矣義之與比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龜
年竊謂未有極其中而不和者未有天地位而萬物不
育者亦不必如此分說不識如何
分說無害固未有天地位而萬物不育者然天地位言其體
萬物育言其用體用自殊要須分看但元晦之語不若龜山
云中故天地位焉和故萬物育爲爲穩解經之法
君子時中朱綸修云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
取中也龜年竊謂君子揣義故能時中謂之時中者以
其全得此理故無時而不中非是就時上取中也今曰
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心切疑焉
隨時以取中非元晦語乃先覺之意此說甚精蓋中字看就
體看是渾然一理也若散在事物上看事事物物各有正理
存焉君子處之權其所宜悉得其理乃隨時以取中語然元
晦云以其有君子之德又能隨時以取中語却有病不若云
所貴於君子之中庸者以君子能隨時以取中也
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
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
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知在格物自物格而后知至自國治而后天下平如自
本而葉沿流而下學者用力之處莫切於格物致知而
此篇之書自誠意至平天下條析甚明而獨於格物致
知無說朱綸修以爲闕文是也然龜年嘗以爲自平定
天下遡而求之其極至於格物致知自物格知至順而

逆之其極至於國治天下平其閒錯節目繁務而其道
甚要所謂要道蓋不過格物致知而已耳然聖人自誠
意而下又各疏其說焉非謂格物致知之外又別有所
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此蓋聖人深
指人以格物致知者然也故聖人於齊家之條引書曰
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此格物致知之最
近者也不識是否
自誠意正心以至平天下固無非格物致知事也然疑致知
格物一段解說自須有闕文

答彭子壽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主一則視聽有其則矣

人心惟危
人心因血氣而動蓋危而難安也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
喜怒哀樂之未發無所偏倚中之所以得名中者所以狀性
之體段若曰目視耳聽手舉足履則是已發矣其無不當者
迺是中節所謂時中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鳶飛魚躍指道之體用無乎不在也
盡心知性
因盡心體之本然爲盡其心非善窮理者莫之能也
無極而太極
此語只作一句玩味無極而太極存焉太極本無極也若曰

自無生有則是析為二體矣

堯舜豈無所用其心哉

豈可謂堯舜無所用心將動無非天耳

過化存神

存神體也過化用也存神故能過化

君子行法以俟命

行吾法則聽天所命故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不安也

答吾德夫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說者謂踐者履踐也如非禮勿視聽非禮勿言動之類謂之踐形如此說恐只是賢人事一說謂聖人猖狂妄行蹈乎大方無人則為形所役聖人則能役形恐踐字說得費力

又一說形者事之初消色者事之著見惟聖人能踐之於其初賢人則不待著見而後用力於其間此恐說天性字不出

天之生斯人也有物必有則凡具於吾身者皆物也而各有則焉踐如踐言之踐實履之也凡人雖有形色而不能踐也感物而動不知所以踐之者也賢人則能踐之矣由己故也以我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也聖人盡性從容自中與天地相流通故動容周旋無非至理曰能則猶似用力也曰可以則見其自然而化非聖人莫能與也

上繫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此一段論說乾坤易簡至於可久可大可謂極矣何故止言賢人德業或謂亦聖賢之賢乃賢於人之賢

可久可大賢人之德業也久大則聖人也矣

舜明於庶物物或說謂物則之物或說謂萬物之物然則明庶物者奚獨舜哉且攷之經何以見舜之明庶物也

道外無物物外無道舜明於庶物則萬理著察一以貫之卓然大中之域非生知其能然乎夫舜起於畎畝之中一旦加乎群工之上徽五典而五典從納百揆而百揆叙賓四門而四門穆納于大麓而烈風雷雨弗迷非明於庶物其能然乎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否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口之別味目之別色耳之別聲鼻之別臭四肢之便於安佚豈人所為哉是性然矣而口斷於芻豢目斷於好色耳斷於鉦鼓鼻斷於芳馨四肢斷於安佚則是感動於物而為性之欲矣故有命焉而君子不謂性也貴賤有定分窮達有定數隨其所遇然不得焉而無欲之之意則是天理也故不謂性者乃所以成性也父子之恩主仁而仁不得於父子君臣之分主義而義不得於君臣賓主以禮而不接我以禮賢者宜以知見於世而邦無道有不得而知焉天道在聖人而聖人因有不遇者命則然矣然而是可斷以無可奈何乎斷以無可奈何則人道息矣故有性焉而君子不謂命也仁不得於父子吾致孝以感而已如舜是也義不得於君臣吾致誠以格而已知周公是也彼不以禮待我而在我者盡其待之

之道而已孔子之於陽貨可見也知不得自見吾雖退藏益
精其知以樂其道伊尹在莘野去聘之時可見也天道在聖
人而夫子不得如堯舜文武周公施而達之天下然著之六
經傳於門人與善萬世天道流行益無終窮矣故不謂命者
乃所以立命也如前所說若流其性而不本於命則人欲肆
矣如後所說若委於命而不理其性則天理滅矣孟子之言
所以極性命之微而同天人之用也雖然所以成性而立者
命何歟一則不謂性一則不謂命而心之道行乎其中矣非
知仁者其孰能明之且聖人之於天道立言與上辭不同所
以然者蓋明天道即聖人之道而聖人即天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孟子言孔子不名一德而集群聖之大成非三子之所可及

而又以樂之大成明之蓋樂之一變謂之一成大成則其節
奏之大備也金聲而玉振之節奏可謂備矣蓋又各有以焉
金聲有洪殺清濁之殊聖人之智無所不周者然也玉振始
終如一聖人之德無所不備者然也此其先後固自有倫然
自其成者言之則金玉並奏知行皆極不見其始卒之有異
也

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
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伊川先生云此孟子為學者言始終之義由其能始條理故
能終條理猶知至即能至之知終即能終之又曰致知智之
事行其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據此一節乃是言學者之
事所以學於聖人者故因上文金聲玉振而言言學之序知

此然聖人則聖智合一無始卒之異學者則必知所先後然
後有以入德也故孟子於此一節特分而言之明聖人之智
學者所當先務必明盡夫理窮極其至然後力行以造夫聖
人之所以聖者始終各有條理而不可亂也智之事聖之事
猶言學智聖之功夫非便以為智聖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猶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
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此一節復言聖人之事以明夫子所以異夫三子者夫子智
聖合一至而且中矣然所以至者其力也所以中者非力也
是巧之功也是聖人雖曰合一而智聖亦未嘗不偕極也若
三子徒得其力而巧不足焉則雖至而不能以中矣若顏子
者皆足以中矣其力未及至者一息爾天假之年孰謂其不

為聖乎哉

西銘云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其旨何如

西銘發明仁孝蓋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也如事親須
更不在焉則失其理矣抑是心化是用然須默識所謂神則
化可得而言矣能繼志乃能述事也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答問

答呂子約

樊遲問知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所謂知者知鬼神之德是已知事乎此則敬敬則有事乎此矣有事乎此勿忘勿助則鬼神著矣故其洋洋如在者狀其昭著云耳於此知之有所未明體之有所未盡迫切而求的見則愈近而愈妄愈親而愈非計度想料妄而益妄所謂鬼神之德何從而可識乎其為不知孰大於是中庸論鬼神之德如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而又繼之曰體物而不可遺觀乎此恐是敬而遠之之旨敢乞指諭

遺書中有一段或問知鬼神之道然後能近能遠否曰亦未說到深遠處且大綱說當敬不惑也迫切而求的見則愈近而愈妄愈親而愈非此數語好但更當深思孔子答子路之意

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惑而信之非知也孟浪不信非知也能近能遠始謂之知敬而不能遠者則其敬也生於畏禍與福而已非所謂敬也遠而忘乎敬者則其遠也生於忘禍與福而已非所謂遠也二者均於疑以為有疑以為無非的實有見乎此兩句固大綱說示人以知之事然非知鬼神之情狀則安能敬而遠之乎

敬鬼神而遠之或問伊川知鬼神之道然後能敬能遠否先生曰亦未說到如此深遠處且大綱說當敬不惑此是玩味經旨之法若更別作此事却失了當時意

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大化一移升於天者為魂氣落乎地者為體魄魂游魄降形質安有其理固然然開處獨行畏心或生則疑以為或有豈非緣於習俗而中主不立故耶又豈非隱微之中神明集舍而自有不可揜者耶今固不敢徇於流俗而返之於理然孟浪不信於然權出駭異之事安敢自保其不為所移乎如魂魄之影響奉胎交蔭之說理安有之然亦當了然無疑乃為可耳竊識彷彿何得於己

此等事不可放過須窮究到實然無疑處一不然彼一兩件疑阻著或為異說動了未可知也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何以謂之知幾其神乎

交際易於因循上交主於恭過其則斯為諂下交主於和過

其則斯為瀆能持而不失非知幾其能之乎聖人論介于石之義而獨以上下交之事為言惟篤實為己者知其為甚切要也

答蕭楔胄

昔聞五峯先生曰心可潛不可用然孔子有曰羣居終日無所用心孟子有曰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然則孔子之言非歟又心所以宰萬物者如用之果誰用之耶

言各有攸當細味其輕重可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則仁即心矣然又曰以仁存心似又以心與仁為二物何也夫心也仁也果可為二物歟

自非中心安仁者須以仁存心若如所言是都不假用力也

禮曰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云入者自外入內之之辭也心本在我何以言入

心本無鄙詐易慢而鄙詐易慢生焉猶水本清為泥沙忽雜之也此須自體之知其自外入也

答游誠之

明道先生曰發己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信表裏之謂也又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九思思之所謂忠者無自欺也無自私也處閨門而為孝友處鄉閭而為謙恭交朋友而為信義推而至於日用之細者所謂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坐如尸立如齊之類凡見於所言所為發於其中而著之於外者無有一毫不盡

此心焉所謂信者是亦此心之發特因其應事於外而名之者也處閨門所當孝友則行其孝友處鄉閭所當謙恭則行其謙恭交朋友所當信義以至出門所當如賓承事所當如祭坐之容宜如尸立之容宜如齊因其理之有定當其可而無違是之謂忠信忠信本無二致自其發於內而言之之謂忠自其因物應之之謂信故曰表裏之謂也明道以此釋曾子之言曰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為人謀則謀在我是亦發於中之意與朋友交則朋友在外是亦遇事而應之之意二先生論忠信內外大懸如此否

盡於己為忠形於物為信忠信可以內外言亦可以體用言也要之形於物者即其盡於己者也玩程子之辭意義盡包涵矣

林放問禮之本伊川先生曰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是一物文是一物注云此與形影類矣推此理則甚有事也發之於中有所見而不可見名之曰理故曰本行之於外有得其精粲然中理名之曰理故曰文理譬於形體譬於影形先正則影自正不知伊川之意如此否又謂甚有事者不知謂是每一事不問巨細便自各有本末否

程子之意謂禮字上有理有文理是本文是末然本末一貫通謂之禮也然有理而後有文曰推此理則甚有事謂天地間莫不然也

居敬而行簡不知敬存而簡自行為復居敬而尚當行其簡

固是敬存而後簡行然亦須居敬而行其簡

明道先生論持其志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九思思之謂人之有志不能持之使常自覺其所在往往遇事則為氣所使顛倒失次而不能制與不知知其所以然者皆志不定故也使其志常定於內耶然不亂必不至遇事而失錯矣故志不可不持持之久而熟則必須自知以心驗之未見其為私明道謂只這箇也是私其意如何

才涉入為便是私有箇持字便是入為然學者須從此用工由誠之進於誠然有節次

或問伊川先生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

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九思思之若能敬則能擇義而行伊川謂知敬而不知集義為都無事不曉其旨又集義所生義生於心不知如何集

居敬集義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若只要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塊然無所為而已烏得心體周流乎集訓積事事物物莫不有義而著乎人心正要一事一件上集

明道先生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伊川先生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侯子曰伊川說得尤有功夫授萬物之謂命春生之冬藏之歲歲如是天未嘗一歲誤萬物也可謂忠矣萬物洪纖高下短長各得其欲可謂恕矣九思謂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蓋一元之氣運行無息所謂天行健者也以其行健無息故能生生萬物而各稟此善意故曰恕其在人體之則曰乾乾誠意無毫髮間斷則發見於外斯能以己推之以心之所本既善則應人接物皆如其心可謂恕矣觀明道謂草木蕃於伊川言各正性命不見有差殊其在萬物得其所以蕃生便是正性命不知侯子何以分輕重兼謂維天之命為天授萬物者恐此天命只是天理伊川所謂在天為命不必須是授之萬物始謂之命故又謂春生冬藏歲歲如是未嘗誤萬物為忠恐此亦只是恕蓋已發者也九思所言忠恕與天命大意是否及所疑侯先生之言併乞詳教

明道之言意固完具但伊川所舉各正性命之語為更有功忠體也恕用也體立而用未嘗不存乎其中用之所形體亦無乎不具也以此意玩味則見伊川之言尤有功處侯師聖所說忠字恐未為得二先生之意天命且於理上推原未可只去一元之氣上看

孟子稱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或問伊川曰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据操舍言之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九思謂性之在人可以言不動心者指之已發已行安有無出入今人對境則心馳焉是出矣不必言邪惡之事只大凡過一事而此心逐之便是出及定而返其舍是入矣兼孟子固已明言其出入為心矣而伊川謂心無出入不知逐日之間有出

入者是果何物又有一處謂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謂在人為性則不可言出入既曰主於身為心九能主之則在內不能主之則外馳是亦出入之意不知心之於性相去如何思慮之於心相去又如何

心本無出入言心體本如此謂心有出入者不識心者也孟子之言特因操舍而言出入也蓋操之則出此謂之入可也舍則亡矣謂之出可也而心體則實無出入也此須深自體認未可以語言盡之耳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伊川先生曰孔子既知桓魋不能害己又却微服避既見象將殺己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短長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過門不入非不知飢

謂自有命又却放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
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注脚又謂今且說聖
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此說未是旣曰並行
而不相悖則是雖遇變與災自當盡其在我以爲消變
弭災之道變之消不消災之弭不弭則不可必然聖人
所事有以處之不歸之於命與數而不問者是謂並行
不相悖不知住脚何以再言此得非謂以命與人事
亦作歟歟
若說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是命與人事爲二
致豈足以明聖人之心哉當深惟聖人性命合一處

答兪秀才

修辭立其誠修辭所以立其誠意非從修飾爲也若修
飾則誠不誠矣乎君亦當察此而聖人獨言於九三者
蓋當危疑之地處人情之變辭危則易亢辭遜則易枉
亦難乎有言矣於是焉而能修之則誠立矣

修辭乃是體當自家敬遜深味曾子之所謂出辭氣者則可
知矣於九三言之者大抵謂君子之學如是故能盡乎處上
下之道也不必云於是焉而能修之則誠立也

蒙以養正聖功也蒙童之心純一而未發可與爲善可
與爲不善在所以發其蒙者何如耳自此養之以正則
易進於德及其至處則聖人也

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可謂善矣若夫爲不善則是爲
物誘而欲動非蒙之可與爲不善也動則失其正矣

蒙山下出泉蒙程先生曰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

此意最深水由地中行行其性也遇險而止而行之性
則未始止也若積盈則行矣故曰盈科而後進在人蒙
昧之時而天命流通之理未始止也若果決其行須養
其明而至於盛乃養蒙之聖功也

泉之義只謂泉始出而遇險未有所之如人蒙穉未有所適
貴於果行育德戈而達之也育德之義尤當深體

蒙之初六利用刑人人之昏蒙不教而誅之可乎蓋人
之不善始發而絶之則易爲力待其已發而後禁則扞
格而難勝故曰童牛之牿元吉

此爻且詳玩伊川之說

韓愈所謂上中下三品者乃孟子所謂才也才雖不同
而所以爲性則一孟子論性善固極本窮源之論至謂
非天之降才爾殊豈才果不殊耶抑所謂才者乃所謂
性也才是資稟性是所以然性固行乎才之中要不可
指才便謂之性然孟子所以謂之不殊者何也

孟子之論才與退之上中下三品之說不同退之所分三品
只是據氣稟而言耳孟子論才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
若天爲不善非才之罪也蓋善者性也人之可以爲善者才
也此自不殊

死生是氣之聚散鬼神是氣之精者耳萬物所以自形
自色者即鬼神所見之迹也程先生謂往而不返謂之
鬼則知方來不測謂之神鬼神之道即太極往來之實
也即是觀之滿虛空中無非鬼神之妙用而人之所以
齊明盛服以臨祭祀者蓋亦集自家精神其義固可體

矣天下之理有則是有無則是無死生命也鬼神者誌
於幽者也然周公作書以告鬼神欲代武王之死世豈
有是理耶無是理而周公乃行之亦必有道矣幸先生
詳教之
鬼神之義須更研究周公欲代武王之死只是渾全一箇誠
意至誠可以回造化有是理也若夫金縢冊祝之辭則不無
妄傳者（如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之類）多 意者金縢之事則有之而冊
祝之辭則不傳矣
九卦損益之修益德之（損復德之本益德之基井德之地而巽之制學者用工之實故）
九卦有次序蓋德之基義先步步踏實地
答胡季隨
遺書云有人胸中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

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此正交戰之驗也持
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不知如何而持其志方其
欲持志之時而二者猶交戰於胸中則奈何
持志者主一之謂若曰欲持志之時二者猶交戰於胸中是
不能主一也志不立也
又云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為君子小人
之別嘗深思之誠然也而或云初不可如此分一言
之善則天理矣一言之惡則人欲矣切恐其言太快致
如日月之運行寒暑之推移恐當進之以漸也
所謂義理與客氣有消長分數為君子小人之別者謂一日
之間察其所發孰多孰少爾天理只是天理人欲只是人欲
都無夾雜念慮毫釐之間霄壤分焉此昔人所以戰兢不敢
少弛也
又云所見所期不可不遠大然行之亦須量力夫以學
者力量較之聖人霄壤異矣若不一向自期以遠大而
欲量力而行之恐或至於卑近而心之所期與身之所
發分為兩段矣恐當先立學聖人之心日可見之行皆
須為聖人之事然後內外貫通耳
所謂行之亦須量力者恐學者貪高慕遠躐等以進非徒無
益而又害之也大抵學者當以聖人為準的而自邇自卑循
序不舍斯有進益耳
又云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又云事有善
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孟子曰人之性善
皆大理也既非本惡則人欲矣恐非天理中物天理中

恐亦著惡字不得
事物之始無有不善流二氣之運不齊故事物之在天下亦
不容無善惡之異謂之惡者非本惡因其不齊而流為惡耳
然亦在天理中也所貴乎人者以其能保其性之善不自流
於惡為一物耳
又云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養於
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今於下工夫之時不痛自警策而
遽栽培涵泳不知何所栽培涵泳恐或近於放倒也
敬守此心栽培涵泳正是下工處若近於放倒則何栽培涵
泳之有
又答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蓋是積累工夫到處非謂只勇猛

使能如此如釋氏一聞一超之說也

如云尚何序之循又何必待於自邇自卑而後有進此等語意全不是學者氣象切宜戒之所謂循序者自洒掃應對進退而性皆序也由近以及遠自粗以至精學之方也如適千里者雖步步踏實亦須循次而進今欲闊步一蹴而至有是理哉自欺自謾而已前日謂一氣之運不齊故事在天下不容無善惡之異云者論氣故不容無善惡之異且須將程子遺書詳玩精思未可易而言也

人人固秉彝若不栽培涵泳如何會有得古人教人自洒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之類皆是栽培涵泳之類若不下工坐待有得而後存養是枵腹不食而求飽也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跋

題李光論馮澥劄子

臣伏見臣僚上言指尊王安石為名世之學乞誇朝堂欲以傾動海內流播天下鼓惑衆心事係安危義難循默臣已具論列繳奏外臣訪聞為此說者乃諫議大夫馮澥澥誠碌碌不通世務浸漬王氏之說深入骨髓乃爲議論以安石爲孔孟之流元符末上書昭入上等力詆鄒浩以爲哲廟逐臣不當復用除發運謗訕已無論止緣崇寧曾有湟鄯棄地之謀為蔡京所逐因得虛名考其素節無可稱道究其學問誠爲繆邪臣觀王安石在熙寧元豐間

神宗皇帝大有為之日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馬光爭之神考之前因邇英閣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光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

神宗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是言之祖宗之法不可改也獨安石專任已能排卻衆論當時大臣如韓琦富弼諫官御史如范鎮呂誨范純仁之流皆所謂名世大賢盡遭斥逐或仕以去而任用呂惠卿舒亶李定皆一時傾邪小人不恤天下之公論不卹百姓之愁苦不顧宗社之安危馴至蔡京蔡卞合為死黨操述作之說

禁錮天下忠賢掃除祖宗法度五十年間言路有防川
之嚴海內多敢怒之民愁痛無聊至此極矣伏自
陛下即位以來破拘攣之說掃末習之蔽搜擢素扑持循典
故發政施仁無一不合人心當天意者士大夫思捴囂
之地百姓望息肩之期王氏之學尚復忍聞之乎辯職
在論思獻納之地不能以道義裨贊聖聰返以安石為
大賢託中道以濟其偏詭假公論以逞其私情懷姦不
忠熒惑主聽伏望
陛下察其回邪洞照譎慝特賜 睿斷罷辯諫職斥使居外
儻臣所論未合 聖意臣亦不敢循冒言路亦乞重行
黜責以為妄言之戒冒犯 天威臣不勝惶懼激切之
至取進止六月日朝奉郎守侍御史臣李光劄子

御批

祖宗之法子孫當守之如金石蔡京首唱紹述變亂舊章至
於今日可作一詔付吳开

臣栻竊見靖康諭墨拊膺痛哭不知涕泗之橫流也竊
惟國家自王安石壞祖宗法度以行其私意姦凶相承
馴兆大變至靖康初元國勢岌岌矣而馮澥輩猶敢
封殖邪說庇護死黨如此傳曰為國家見惡如農夫之
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
矣王誤國之罪推原安石所謂芟其本根者紹興詔書
有曰荊舒禍本可不懲乎大哉王言也乾道三年秋八
月戊戌臣栻拜首謹書

題趙鼎家 光堯御筆

比覽元符諫臣任伯雨章疏論列章惇蔡卞誣宣仁聖烈
太后欲追廢為庶人誰無母慈何忍至此賴哲宗皇帝聖明
灼見不從所請向使其言施用豈不幾太母九年保佑之功
累泰陵終身仁孝之德自朕纂服是用疚心昭雪黨人判正
國史雖崇寧之後迷國擾衆推原本始實自紹聖惇卞竊位
之時而誤慝未彰將何以仰慰在天稱朕尊敬宗廟之意可
令三省取索議奏來上當正典刑布告天下早來朕所諭卿
章惇蔡卞事此二人罪惡貫盈須是盡追官爵子孫親戚並
不得與在內差遣若如此施行甚不過當卿更看如何
覽卿奏只欲罷黜子孫不及親戚卿仁恕過人朕甚嘉之然
利害極大若留親戚在朝但恐紛紛不已為善類患前日卿
當留身奏陳曲折深當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矣信矣卿
可熟思勿拔後悔早來章惇除外任旨揮未得施行

臣栻伏覩
聖詔所云蓋撥亂反正之宗綱天下古今之公理足
以貽訓無窮敢頓首以志卷末乾道八年三月己巳
朔具位臣張栻謹書

題 太上皇帝賜陳規手敕

臣伏覩 太上皇帝賜順昌守臣陳規手敕下拜感歎蓋自
紹興以來艱勤積累至是時虜勢已屈我師既捷声搖京輔
而朝廷講解之議已成矣臣在省中太常適上規事臣以為
彰善癉惡有國之典規官雖未應謚功則當謚正以是役為
重也仰惟昭回之章所以待遇臣下與夫風厲振作之意誠
足以詔萬世云

跋泰陵祭温公文藁紹試玉堂藁

嗚呼此泰陵誄司馬丞相之辭也歲未及朞綱紀略定用賢之有益於國也如此蓋此未朞歲之間非特足以開元祐一時之治而所以培植邦本祈天永命者至矣嗚呼盛哉後八十有六年具位張某謹書

跋中庸集解

右石𡼏子重所編集解兩卷某刻于桂林郡學官子重之編此書嘗從吾友朱熹元晦講訂分章去取皆有條次元晦且嘗為之序矣桂林學官舊亦刻中庸解而其間雜亂以他懼其反誤學者於是漫去舊版而更刻此書竊惟中庸一篇聖賢之淵源也體用隱顯成己成物備矣雖然學者欲從事乎此必知所從入而後可以馴致焉其所從入奈何子思以不

睹不聞之訓著于篇首又於篇終發明尚絅之義且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而推極夫篤恭之効其示來世可謂深切著明矣學者於此亦知所用其力哉有以用其力則於是書反復紬繹將日新而無窮不然譬諸揣腹而觀他人之食之美也亦奚以益哉

通書後跋

濂溪周先生通書友人朱熹元晦以太極圖列于篇首而題之曰太極通書某刻于嚴陵學宮以示多士嗟乎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覩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僅出乎私意小智之為豈不可歎哉惟先生生乎千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之何而可以進於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識矣乾道庚寅閏月謹題

跋遺書

二先生遺書近歲既刊于建寧又刊于曲江于嚴陵今又刊于長沙長沙蓋後刊故比正為尤審始先生緒言傳于世學者每恨不克睹其全私相傳寫人自為本又是書之出裒輯之精亦然發盡矣此誠學者之至幸然而傳之之廣得之之易則又懼夫有玩習之患或以備聞見或以資談論或以助文辭或以立標榜則亦反趨於喪失先生所以望於後人之

意為逾遠矣學者得是書要當以篤信為本謂聖賢之道由是可以學而至味而求之存而體之涵泳敦篤斯須勿舍以終其身而後已是則先生所望於後人之意也敢敬書之尚于卷之末

跋西銘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懼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其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亦殊有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蔽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辛卯孟秋寓姑蘇書以示學生潘友端

跋西銘示宋伯潛

入惟拘於形氣私勝而迷其所自生故西銘之作推明理之本一公天下而無物之不體然所謂分之殊者蓋森然具陳而不可亂此仁義之道所以立人之極也學者深潛力體而後知所以事天事親者其持循之要莫越於敬而已乾道八年七月巳卯敬書以遺宋剛仲伯潛父

跋三家昏喪祭禮

右文正司馬公橫渠張先生伊川程先生昏喪祭禮合為五卷竊惟道莫重乎人倫教莫先乎禮禮行則彝倫叙而人道立先王本天理因人心而為之節文其大體固根乎性命之際而至於毫釐曲折之間莫不各有精義存焉當是時人由於其中涵泳服習敦龐淳固蓋有不期而然者自先王之制日以缺壞情文之不稱本末之失序節奏而目疏甚至於雜以異端之說淪胥而入於夷風俗之所以不厚人才之所以不振職是故歟夫冠昏喪祭人事之始終也冠禮之廢久矣未能遽復也今姑即昏喪祭三者而論之幸而有如二公之說其可不盡心乎三公之使定雖有異同然至其推本先王之意罷黜異端之說是則未嘗不同也司馬氏蓋已著言若橫渠伊川二先生雖嘗草定而未具然所與門人講論反復其所發明深矣抑嘗謂禮之興發學士大夫之責也有能即是書探攷而深思深思而力行宗族相觀朋友相輔實知固俗之美不由是而作與乎妄意可助聖府善俗之一喻於是刻於桂林郡之學宮云淳熙三年六月甲戌朔旦

跋府君記上蔡語錄

府君生於遠方及游京師乃能從上蔡謝先生問學甚數一語隨即記錄今傳於家者九十有七章若府君者亦可謂有志於學矣予謂當表而出之以為遠方學者楷模故附志於兵部侍郎胡公銘詩之後使來者當有攷焉

跋希顏錄

某巳卯之歲嘗裒集顏子言行為希顏錄上下篇今十有四年矣回視舊編去取倫次多所未善而往往為朋友所傳寫於是復加考究定著為一卷又附錄一卷蓋顏子之事獨載於論語易中庸孟子之書其間顏子之所自言與夫見於問答者抑鮮矣待聖人之所稱及曾子孟子之所推述者其詳蓋可以究知也自孟子之後儒者亦知所尊仰矣而識其然者則或寡焉逮夫本朝濂溪周先生橫渠張先生出始能明其心而二程先生則又盡發其大全於是孔子之所以授於顏子顏子之所以學乎孔子與學者之所當從事乎顏子者深切著明而無隱於來世者矣故今所錄本諸論語易中庸孟子所載而參之以二程先生之論以及於濂溪橫渠與夫二先生門人高弟之說列為一卷又采家語所載顏子之言有近是者與夫揚子雲法言之可取者并史之所紀者存之於後蓋亦曰學者之所當知而已既已繕寫則撫而歎曰嗟乎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焉及考曾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為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略亦可見矣非實用其力而後知其難知其難而後有可進之地也然則後之學者貪高慕遠不循其本

豈終何所得乎故予願與同志之士以顏子為準的致知力行趨實務本不忽於卑近不遺於細微持以績密而養以悠久庶乎有以自進於聖人之門墻是錄之所為作也乾道元年八月九日謹書

題周奭所編鬼神說後

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饗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為神散而死為鬼又就一身而言之魂氣為神體魄為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昔者季路蓋嘗問事鬼神之說矣夫子之所以告之者將使之致知力行而自得之故亦其理而不詳語也至於後世異說熾

行誣民惑人幻莫可致詰流俗狃於怪誕怵於恐畏昏蔽而從之雖學士明達號儒衣冠號為英才敏識亦往往習熟崇尚而不以為異至於其說之窮則曰焉知天地間無有是事委諸茫昧而已耳信夫事之妄而不察天理之真於是鬼神之說淪於空虛而所為交於幽明者皆失其理禮壞而樂廢人心不正淫僞日滋其間所謂因其說而為善者亦莫非私利之流亂德害教孰此為甚故本朝河南二程子橫渠張子興學者又從講論而不置夫豈好辯哉蓋有所不得已也若夫程子發明感通之妙張子推極聚散之蘊所以示來世深矣學者誠能致知以窮其理則不為衆說所惑克己以去其私則不為血氣所動於其有無是非之故毫分縷析了然於中而各以致當而不亂然後昔人事鬼神之精意可得而崇德可立而經可正也不然辨之不明守之不固眩於外而怵於內一理之蔽則為一事之礙一念之差則為一物之誘開鬼難者亦鮮不為異說所溺矣湘鄉周奭考鬼神之說凡夫子之所嘗言見於易禮傳暨諸者悉集之又取近世程子張子之書上及於濂溪周子下及於兩家門人凡語涉於此者合為一編以與朋友講求其故其嘉其志因書于後

跋杼山書少陵歌行帖

杼山風流蕭散如晉宋間名人其書法亦然覽之者猶可想見從容談笑時也

新刊張南軒文集卷之三十三

題跋

西漢纂求跋

柳斗直輯西漢文類其兄司馬李其首有曰搜討撰次稱其融綜離而同之與類推敷洪融宗直是書因足以傳遠抑有類於司馬之文有以發之也爽平侯彥明取班史故事及雅訓語論而比之他日過予求為之序予謂侯君為是書亦勤矣予何能發之君家參周任其責可也雖然有求於予固將以求益也試言讀史之法可乎讀史之法要當考其興壞治亂之故與夫一時人才出朝行已之得失必有權變則不若也欲于其在我其惟求之六經乎盍進於斯而以徐事韻其言語文字之工蔑然一笑可乎因書于後

跋孫子

右齊中書舍人杜牧所注孫子三卷牧在當時號為知兵者觀見藩鎮相熾為盜不可制國威日削發憤感激留意兵法可以教於後世者無若武之書於是章分句析而為之說其言皆有所據依推之事實而可以行若牧者誠有志當世者哉蓋君子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究況於兵者世之興廢生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講哉夫兵政之本在於仁義其為教根乎三綱然至於法度紀律機謀權變其條不可紊其端為撫窮非素攻索爲能極其用一有所未極則於醉酣之際其失將有間不容髮者可不畏哉若武之書蓋講乎法度紀律其於機謀權變之用詳矣按西漢藝文志武所著兵法凡八十二篇圖九卷牧亦謂武書凡數十萬言曹氏削其繁剃其精粹為十三篇是則今所存者特操所刪定耳牧初雖本操所注然所自發明者蓋十之九予得其書於集注中而樂其說因次第繕寫牧本書悉存操說今不復具獨其間有涉於牧解釋辨正者則亦因而併出之噫予嘗盜據神州有年于茲國家讎恥未雪聖上宵衣旰食未嘗忘北顧凡在臣子所當仰體至意思所以効忠圖報者然則於是書又其可以忽而不講哉予故刻而傳之願與同志者共為此亦牧當時之意也

跋許右丞許吏部奏議

觀二許公先後立朝當事會之際皆力言和議之非嗚呼善哉自女眞入中國專以和之一字誤我大機非惟利害甚明實乃義理先失義理之所在乃國家之元氣謀國者不可以不知也

跋戊午讜議

自古為國必有大綱復讎之義今日之大綱也要不當論其利害之所存獨念夫君臣父子之義不明則戴天履地不能一朝處也則知仕與之俱立若飢之必食渴之必飲弗可改也已雖然復讎之義固其大綱而施為舉措之間貴乎曲盡脩德任賢立政又復讎之大綱也不此之為而徒曰吾讎之復有是理哉故恭嘗論今日之事正名為先而務實為本蓋名實一事若夫為人臣而不思大義之所存丑心於事讎而不以為恥其為罪固不可勝言而或借復讎之說名不正而實不務欺當時而貽後患者亦正論之稂莠也可不察哉乾道與究治得吾友魏元履所編讜議三歎之餘附書于末

跋溫公榭座銘藁

壅蔽者天下之大患也古之明王所以致治者亦去此而已矣其道莫先於虛己莫要於任賢虛己則壅蔽消於內任賢則壅蔽撤於外內外無蔽而下情畢達泰治所繇與也先正溫國公反覆開陳於治亂之際可謂深切著明使人流涕嗟乎公愛君之心萬世不可泯也

題司馬文正公薦士編

右司馬文正公薦士編起至和之元盡熙寧十年凡百有六奏其間多公所親錄而其外題曰舉賢才亦公隸筆也某來宜春公之元孫邁出以相示翻閱終日起敬起慕惟公薦士報國惻怛篤至之心後世觀此編者亦可以想見萬一矣

題文正公條畫沿邊弓箭手藁後

右文正公條畫約束沿邊弓箭手事蓋公在并州佐龐潁公時所具藁也其察微慮遠固本防患之意具備觀諸此非獨可以窺公制事之權度抑可得為國御邊之良法矣

跋濂溪先生帖

右濂溪周先生二帖某來桂林道先生之鄉因鄉之士何士先來訪屬以考尋先生舊蹟已而胡良輔持此二帖及家譜石刻來良輔蓋先生姻族也按石刻先生皇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累贈諫議大夫葬道州營道縣榮樂鄉鍾樂里又載濂溪隱居在石塘橋西先生之兄諱礪其子仲章即寄二帖所寄者是也濂溪在其鄉古有是名先生晚築廬山下有溪焉因亦以名之蓋示樂其所自生不忘其本之意良輔云鄉之父老相傳能道先生此意也某不佞竊誦習先生之言行蚤歲獲拜遺像今又得心畫而藏之慕仰涵泳不勝拳拳敬書于左方

跋上蔡先生所述衢州秦府君志銘

右上蔡先生所述衢州秦府君志銘先生克己之嚴徙義之勇任道之勁讀斯文者亦可以想其餘風於辭氣間矣先生之於言無所苟也則府君之行事足以取信於來今不疑矣府君之出劉秘景仁以此刻相示蓋淵上陳公之書字畫森嚴寔歐陽率更書溫公碑法是亦可寶云

題曾大父隸公思亭記後

皇祐四年朝論以黎人不寧擇可為雷州者有言曾大父隸公久治西邊熟兵事亟命往守自四明以數百兵轉海比至寇盜屏息乃以閒暇時延見長老諸生授條教始雷之俗未知禮遜長子之子常為長易數世之後至叔父反拜猶子公諭以長幼之序親疎之宜悉革其習又為之增治城壘行田積水為久遠計雷人愛敬之召還監郡進奏院年纔六十即以殿中丞致其事自號希白先生今家集目中有修城及西湖思亭三記皆為雷特所作而獨思亭之文存後百有十五年公之曾孫某敬書以授知雷州廬陵戴君且屬為訪舊刻存否或可以補海康故事之闕也

題先忠獻公清音堂詩後

先公書此詩云易簀前兩旬先是一日游清音堂步上山頂下瞰泉亭論著命道士鼓琴模步下石磴略無倦意笑顧某曰爾年書吾強健不知吾大命且不遠矣次年重九日泣血追記

跋貴溪簿廳記

貴溪簿舍之不焚可以見人情之不遠彼雖放而為盜然其心終有不可盡殄者為政者推乎此亦可以知馴足彌暴之方矣陸君之為人所謂安靜之吏悃愊無華者詩不云乎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跋呂東萊與許吏部詩

許吏部以直道不容於時宰而其典州持使者節所至㶊㶊然推其學道愛人之心惟恐不及東萊贈詩蓋公讓漕賓右時也豈不在行路自癡霜露濕百川貫河來砥柱乃中立誦詠斯言尚可相味公平生也

跋趙不遜壽昌堂記

不遜請以所遷官封其母上方篤孝愛以錫天下登聞賜可

是足為人子之榮矣雖然攷諸聖賢之訓所以顯揚其親者蓋抑有其道惟反求於身而勉焉斯有以稱明詔寵光獎厲之意矣不遜既摘取訓詞之語以名堂其季下遂出堂之記示其敬書于後

跋宇文中允傳

故曲水令宇文中允吾鄉之前輩先生也熙寧間伊川先生之尊父大中公守漢州以禮致公典郡之學今兩書具載伊川集中謂公不以榮利狃志道義為鄉里重非特今人之難古人所難則其人不問可知矣又況司馬文正公與范文忠公相與稱道紀述皆足以垂信於方來哉元祐修裕陵實錄時嘗為公立傳頗采文正所稱者於篇末至紹聖章惇蔡卞得志改易舊史乃謂公於法不當立傳元祐諸人獨以司馬光私故私公小人不知春秋賢而得書之義顧反用私意誣公論類如此紹興初天子命大臣更正史事盡黜姦臣之說於是公復得立傳是非久而自定此天也今吾邑綿竹附郭之南有所謂止止亭者公所歸隱之地也清泉老木固亦無恙而公之風烈後生知所師慕者鮮矣嗟夫君子之仕本以行道也非欲貴求富也昔之人道不得行則不敢以居其官若公豈忘世而素隱者哉身為縣令以字民為職而拒於勢不得其職引而去之義當然耳觀公之去猶以胸中所欲言者為書獻之天子則公之心亦忘世而素隱抑可見矣古之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使公而得時躋位則其於古大臣之事豈不可望疾發能之邪世衰道微仕者狃於習俗憧憧然以欲貴求富為心而君臣之義益以不明如公之

風烈要當表而出之俾後來者有所感動興起夫豈小補邪其家將刻元祐紹興所立兩傳併以諸公之文附刻于後來求為書念不敢辭而不知其為僭越也

跋陳分寧傳

為吏者受天子之土與民不幸遭變故守死其職亦理之所當然也然方世之衰彝倫蕩覆節義頹廢於是而有能特立其間不為之變者其可貴豈特景星鳳凰比哉表而出之以風厲臣子實為國家之先務也建炎中北虜所蹂踐及于江右牧守之臣望風逃避甚至率民迎拜者相屬也獨分寧宰陳公以區區一邑抗義不屈斬虜使期與民守死卒全其境使一將不至有秦無人之歎其有補於世教抑多矣淳熙四年公之子幾守峽州以始末傳記文字寄桂林某讀之慨然

謹附志于左

題蔣邕州墓志銘後

予來桂林首訪其耆舊之賢則聞蔣邕州之名且曰邕州非獨行義推於鄉閭邕州之政近世所難得也而予不及見其人矣已而士大夫有自邕來者皆曰邕之人至今思公不忘所[illegible]之[illegible]求受事于幕府者問前牧之舊政亦莫不以公為[illegible]歎息至其州之民言之則又眷焉有思慕之色予於[illegible]人皆公之罷去邕且十年而使人稱之一辭至於[illegible]有懷此豈偶然也哉及究其所為則初未嘗為姑息小惠其御豪猾先示以信號令備而賞罰明持身嚴正表[illegible]得以假借之至[illegible]事必以親不以入吏[illegible]靜不擾不迫而其猾悍為善良害者則必懲無貸

其所以久而不忘者蓋如此予嘗怪今之為吏其號而能者則或以察為明以刻為公以不恤為能任而其號為賢者則又或以姑息為惠以縱弛為寬以被稜為善處故其能適以賈怨貽毒斲害邦本而其賢反以流弊基患及於後日是乎與豈真所謂賢能也哉若公之賢則庶幾矣然自中興以來為邕者不下數十人而其民之不忘不過二三人而止公又近而尤見稱者則夫公理之在人心詎可誣哉公之葬予亡友張安國嘗為之志辭甚美獨恨述守邕事未詳故予追書之以授其子孺

跋鄭威愍事

鄭威愍公守同州城陷死之可謂得其死矣讀公書辭賀中所處蓋已素定嗟夫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不可改也若一萌私意亂之則顧藉牽滯而卒失其正矣然則觀公之為豈不凜然可貴哉先公使川陝時得公死時事為詳其將旁益敬聞之矣乾道己丑公之孫悅德復以始末見示[illegible]歎息而書之

跋范文正公帖

先公舊藏文正范公與朱校理手帖墨刻一卷某以示校上劉君子駒一見皆歎不忍去手即甚本實之餘背且屬某志其後某竊惟文正公平生事業光明偉特如此及觀此帖未其用意而有以知公處事之周審玩其書畫而有以見公日用之謹嚴此豈非其事業淵源所自耶晚生何足以形容萬一然嘗反復於此而復有感焉公蓋生二歲而孤隨其母育於長山朱氏既第始歸姓范氏今所與書者即其朱姓府從

予行也公雖以義還本宗而待朱氏備極恩意既貴則用南郊恩贈朱氏父以及其諸子之喪皆為之收葬歲時奉祀則別為饗朱氏以公蔭為官者三人此載在遺事世所知也詳觀是帖其親愛惇篤之意發於自然蓋與待其本族何異其於天理人情可謂得其厚矣只此一事表而出之聞其風者蓋可使鄙夫寬薄夫敦也歟盛德哉淳熙元年六月既望張某謹題

跋文正公帖

文正范公德業之盛借使字畫不工猶當寶藏況清勁有法度如此哉至於溫然仁義之言使人諷歎之不足也

跋文正公帖

右文正范公帖某得之文定胡公之家以刻于桂林郡齋某

聞君子言有教動有法其於文正公見之矣觀此雖一時書帖之間亦足以扶世教垂後法非德盛者其能然乎故敬志之以詔來世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題跋

跋歐陽文忠公書梅聖俞河豚之詩帖

文忠公喜誦梅公此詩且屢書之抑亦有所感歎而然邪

跋吳晦叔所藏伊川先生上蔡龜山帖

乾道癸巳歲八月之七日某伏閱是軸喟然而歎曰嗟乎學者不克躬見先生之儀刑既朝夕誦味其遺言以求其志攷其行事以究其用又幸而得其字畫而藏之蓋將以想慕其誠敬之所存而亦有極也豈與尋常緘藏書帖者比哉夫聞其風猶使人若是況於如上蔡龜山親炙之而稱高弟者乎併與二公之書而寶焉抑可見師友淵源之盛矣

跋王介甫帖

後一帖大理少卿許遵守京口時王丞相與之書遵刻之石始遵任登州論阿云獄事丞相為從臣力主之自後殺人至十惡亦許案問自首減死長惡惠姦甚逆天理今此帖乃謂遵壽考康寧子孫蕃衍由其議法求所以生之之故蓋丞相眩於釋氏報應之說故以長惡惠姦為陰德議國法而懷私利有所為則望其報其心術之所安蓋莫掩於此乎故表而出之

跋王介甫帖

金陵王丞相書初不若經意細觀其間乃有晉宋間人用筆佳處但與人書帖例多怱怱草草此數紙及予所藏者皆然丞相平生何有許忙迫時邪

跋王介甫帖

予嘗藏金陵王丞相宰書辛卯歲過雲川有持此軸來售而得之丞相於天下事多鑿以已意顧於字畫獨能行其所無事如此此又其晩年所書尤覺精到予所藏他帖皆不及也

跋東坡帖

坡公與銀臺舍人帖殆是行新法時勸其因入對盡所欲言且曰人臣事君惟有竭盡底綫萬一恐未當以前例為戒讀斯言凜凜有生氣士大夫希世求合者固不足問苟雖有言而懷不自盡皆狗情偕已非為臣之義也讀斯言亦可以興起矣

跋東坡帖

坡公結字穩密姿態横生一字落紙固可藏玩而況平生大節如此哉為嘗觀公議論不合於熙豐固宜至元祐初諸老

在朝辟賢彙征及論役法與已意小異亦未嘗一語苟同可見公之心惟義之比初無適莫也方貶黄州無一毫挫折意此在它人已為難能然年尚壯也至於投老炎荒剛毅凜凜略不少衰此豈可及哉范大史家藏公舊帖其間雖有些老之不同然忠義之氣未嘗不蔚然見於筆墨間也真可畏而仰哉

跋蔡端明帖

蔡端明書如禮法之上盛服端居不敢少有舒肆之意見者自是起敬

跋司馬忠潔公帖

右司馬忠潔公帖惟公仗節伏義不辱其先某頃任儀曹嘗上公䘏惠褒謚法今復見翰墨慨然想其平生所謂臨風悽寒之語其憂傷之意夫豈私于身哉

跋張侍郎帖

右侍郎張公政和間與成正賈公手帖所論陝西鐵錢事使人歎息蓋自熙豐用事大臣更變法度其後祖述之者益以近利為急一時觀望遂起毛舉至於無法之不變而無法之不壞陝西錢事亦其一也小人大抵喜更作務生事其意欲乘時射利而已寧為國家生民計耶是以歎息

跋陳了翁帖

了翁忠義剛大之氣高出一世及觀此帖處事精審不忽於細微益知前輩工夫非苟然也淳熙乙未歲末盡三日賀州別駕李宗甫見寄

跋了翁責沈

責沈者贈諫議大夫忠肅陳公之所作也公壯歲未聞前輩先覺之名危然身以為歉至引蔡公之事自責蔡公實沈諸銀故名其文曰責沈龜山楊先生嘗為之跋既足以發明公之盛德矣反復而讀之又以見公進學之心尤嚴於既老之際徒義之勇不忽於卑者之言其虛中克已皆可以為後世師法建康留守劉公得真蹟而刻之以墨本來寄某謂斯文之傳誠有補於世教獨恐遠方之士艱於得見乃復刻于桂林學宮云劉公名珙淳熙四年六月戊子廣漢張某謹志

跋李泰發帖

李公以八十之年流落鯨波萬里之外而翰墨詞氣凜凜如此誠一時偉人也某雖不及識公展玩此軸亦足想見其平生耳

跋了翁與丞相隴西公書

丞相隴西公宣和元年六月論都城水事自左右謫官沙縣此諫議陳公所寄書也丞相精忠大節森然如星斗之在天而事業實權輿於此諫議於丞相爲丈人行今觀書辭所以相與蓋甚篤前輩憂時之念深故於人才惓惓如此欽袵三復敬歎何窮惟是某嘗竊怪諫議平生於君父大義跬步不舍其與異教淪棄三綱者不翅霄壤之異矣顧乃區區樂講於其說獨何歟恨生晩不及親見公質所疑也

書相公親翰

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

甲申孟秋朔 先公次餘干暑甚憩趙氏養正堂每閑暇

親翰墨多寫經書要言置緗袠中累十百紙 先公易簀於仲秋不肖孤哀苦謹藏遺澤不忍發讀越二年前進士太原陳伯雄來相弔於湘水之上自以嘗在江淮拜先公誨言欲求字畫而歸爲子孫藏予慟哭開篋取此紙授之嗚呼學聖人必學顔子則有準的顔氏之所以爲有準的何也以其復也復則見天地之心成位乎中而人道立矣然而欲進於此奈何其惟格物以至之而克己以終之乎嗚呼此先公之所以教某者今併以告陳子丙戌十月甲戌某謹書

跋尚憲帖

尚公之所以告其知也者可謂切矣受人之知者不當爾邪公之沒也久矣讀其書辭猶覺生意凜然義理之不可泯也

跋孫忠愍帖

孫公此數帖其處死蓋已素定事變則立豈不信乎自熙寧相臣以釋老之似亂孔孟之真其說流遁蠱壞士心波蕩風靡中間變故伏節死義之臣鮮聞焉論焉者知其有所自來也觀公訓教諸子從事經史大抵以實用爲貴以游虛爲戒其不變於俗學可知卒有以自立宜也鄂州史君千里寓書敎題卷末

跋尹和靖遺墨

和靖先生所居之齋多以片紙書格言至論貼于窗壁間今往往藏于其家如此所刻是也反復玩繹遐想其感發之趣深存體之工至而浹洽之味爲無窮也嗟乎學者於此亦可得師矣

書贈吳教授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也人之有是心也眞知素具也意亂而欲汨之紛擾泉亢不得須臾以寧而正理益以蔽塞萬事失其統矣於此有道焉其惟敬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執者哉無適乃一也蓋不越乎此而已嘗試於平居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言意之表矣故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體敬焉即是而存之由是以察之則事事物物不得遁焉涵泳不舍思慮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地之心其在茲與學者舍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矣哉至於所造有淺深則有乎

其人用力敏勇與緩急之不同耳吾友臨川吳仲權志於古道將以致名其所居之齋而曰勉焉榜其行也書此以贈之蓋朋友相與警勸之義也

題長沙開福寺

長沙開福蘭若故爲馬氏避暑之地所謂會春園者今希郊中時得塼甓皆爲鴛鴦之形而奇石林立二百年來供城中官府及人家亭館之玩何可數計而爲於榛莽卧於泥池者當多有之當時不知載致何所用民之力又何可量哉馬氏父子乘時盜據一方竭澤聚斂以自封而又以貧其後嗣之用旋踵而衰兄弟相讐斂魚肉惟恐不及亦其理與勢宜然今湖岸有祠江中有讐淵及其交兵詛誓之所小家自爲鑑戒猶足以發于歎之一唉寺之西枝樓亭下臨湖光舉目乎遠自爲此邦登覽勝處不足用爲氏爲汙也

跋祖慶所藏其師宗杲法語

覩慶之請以父母爲言而其師特爲拈出嗟乎是非秉彝之所存而不可以已者邪今理學太石將山故父母作生死字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六

銘

困予齋銘

趙郡李東老結茅于江南榜之曰困乎求予爲銘予聞東老之居植竹千本溪流其間地偏而趣幽予將以是爲困乎東老蚤從名士遊詩法甚高方其得意不復知有塵世事乎將以是爲困乎以予觀之殆不然也

嗚呼困乎性命之微言之實難孰探其源匪言之艱天高地下而人其心在躬者神孰乎高深其端伊誰易昵以視當務其辨而究斯理嗚呼信其爲困乎也已

克齋銘

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爲仁揚子雲曰勝己之私之謂克子雲蓋未知所以爲克者故其言迫切而不近廣漢張某曰夫子所以告顏子乃終之之事學者必卓然有見而後可以用力於克也請江陳擇之燕居之齋曰克取析其義而爲之銘

惟人之生父乾母坤允受其中天命則存血氣之萌物欲斯誘日削月朘悳鮮能久越其云爲匪我之有憧憧四馳擾擾萬事聖有謨訓克己是宜其克伊何本乎致知其致伊何格物是圖動靜以察晨夕以思良知固有匪緣事物卓然獨見我心攸同物格知至萬理可窮請事克己日新其功莫險於人欲我其平之莫危於人心我其安之我視我聽勿蔽勿流我言我動是出是由涵濡泳游不競不絿允蹈彝則靡息厥修逮夫既克曰人而天悠久無疆匪然而然爲仁之功於斯

其至我稽古人其惟顔氏於穆聖學具有始終循循不舍與
天同功請先致知以事克己仁遠乎哉勉旃吾子

艮齋銘

艮齋建安魏元履燕居之室也在易艮爲止止其所也其嘗
考大學始終之序以知止爲始得其所止爲終而知止則有
道矣易與大學其義一也敬爲之銘物之感人其端無窮人
爲物誘欲動乎中不能反躬殆滅天理聖賢所獻在知所止
天心粹然道義俱全是曰至善萬化之原人所固存曷自違
之求之有道夫何遠而四端之著我則察之豈惟慮思躬以
達之工深力到大體可明匪由外鑠知春發生知既至矣必
由其知造次克念戰兢自持事物雖衆各循其則其則匪它
吾性之德動靜以時光明篤實艮止之妙於斯爲得任重道

遠將不我留嗟我同志勉哉勿休繄我小子懼弗克力咨爾
同志以起以被

敬齋銘

乾道四年建安劉公自樞庭出鎮撫章闢室于聽事之側朝
夕燕處名曰敬齋廣漢張某聞而歎曰公之志遠矣夫敬者
宅心之要而聖學之淵源也敢爲之銘以廣公意銘曰
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事有萬變統乎心
君一頹其綱汎焉絲棼自昔先民脩己以敬克持其心順保
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
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
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
艱而或急遽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
所發以會于微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善則遷是
則天命不遏于躬魚躍鳶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窮
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己成物匪曰二
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
古義我作銘詩以諗同志

敦復齋銘

復卦之義以初爻爲重於晝爲陽於義爲善於人蓋君子之
道也二比於初故爲休復四應於初故爲獨復而三之頻復
而厲則以其非比非應闕其遷善而危其覆矣也上之迷復
而凶則以其處極而最遠往而不返也觀諸此則可見以初
爻爲重矣然則五之敦復奈何五體順而居中以中自考者
也故爲敦篤於復夫能敦篤於復宜曰吉曰亨矣而獨曰無

悔奈何無悔者戒辭也以其乘而遠於陽故爲之戒辭謂如
是乃無悔也南徐孫希顔舊名其齋曰敦復歲壬辰與予相
遇于長沙屬予銘予知希顔有取於儆戒之意也爲之銘曰
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惟卦有復於昭天心六爻之義各隨所
乘其在於五敦復是明其敦如何篤志允蹈順保其中而以
自考我觀爻義厥有戒辭君子體之敬戒是資人欲易萌天
理難存毫釐之間消長所分凡百君子奈何不敬祗於夙宵
以若天命惟積惟久匪伐乎外敢曰無悔庶幾寡悔

恕齋銘

澧州右司理之任海陵周俊卿請予名其齋予名之以恕爲
之詞曰
刑威不變君子盡心明動麗止象著義經所存曷先其恕之

云自盡於己以竢其階蔭有所先則將敢成見雖云獨亦難
取郭幽隱之枉是達是申是務之疑是析是明俾爾寡弱無
有或困于彌強慝癡詠雅道及得其情又以勿害古人於此
愆有涂地我銘丁齋意實在玆嗟嗟來者尚克念之

[illegible]番陽余端家請予銘家齋至于再三予未有以言也
它日因有感于果行育德之義乃為之辭曰

乾坤既畫八卦是生八卦相乘萬象以明下坎上艮其卦曰
蒙其蒙伊何源泉在中泉之始萌其行未達雖則未達而理
戢滑君子體之于以果行黽勉躬行動畏天命泉之始萌其
勢則止止乃日㳫源源曷已君子體之于以育德篤敬不渝
靜保天則惟養于中大本攸立惟敏于外達道攸飭內外交
修相須以成久而有常則能日新我銘蒙齋敢越斯義惟言
之難質以自爲凡百君子有覩於斯毋忽乎近尚其懋之

虛舟齋銘

詹體仁號齋於便予爲予名以其虛且長也則題之曰虛舟
他日體仁謂予曰滕圍之號道而雖吾無取焉耳在易之中
孚利涉大川乘木舟虛取於是焉體之予歎其善保也則又
爲之銘

心本虛理則實應事物無數迎來不逆去不留彼萬變我曰
休行斯通險可濟乎脉息貫天地局臻致在克己去其窒斯
虛矣

主一齋銘

成都范文叔以主一名齋予嘉其志爲銘以勉之人之心一
何危紛百慮走千岐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澹以整
儼若思主于一復何之事物來當其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
我寧欲隨積之久昭厥微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卑惟
勿替日在玆

南劍州尤溪縣學傳心閣銘

乾道九年知南劍州尤溪縣事石𡼏既新其縣之學復建閣
于學之東北買書五千卷藏之其上而命工人繪濂溪周先
生河南二程先生之像寘于其中使學者得其朝夕瞻仰焉
新安朱熹爲之名曰傳心之閣而𡼏又以書請銘于廣漢張
某某竊惟念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
知尊孔孟中誦六經至考其所得則不越乎訓詁文義之間
而已於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
鮮克涉其藩而況窺其大全者哉惟三先生生乎千載之後
乃能玫諸遺經而得其不傳之故以相授受然後六經之言

群聖之心全體大用煥然復明如日之中萬目皆覩嗚呼盛
矣某愚不敏夙獨往焉敢以是閣之所命名之說洗心拜手
敘而銘之銘曰

惟民之生厥有彝性情動物遷以喪厥命惟聖有作合乎天心
脩道立教以覺來今孰謂道遠始卒具陳俾爾由孝而聖可
成鄒魯六藝章句有師一經皓首語道則迷惟子周子崛起
千載黙探其源以識其大立象盡意闡幽明微聖學有傳不
曰在茲惟二程子實嗣其徽既自得之又光大之有津其全
則無不總有析其精則操不中曰體曰用者察不遺曰隱曰
顯莫問其幾於皇聖心如日有融於赫心傳來者所宗有屹
斯閣尤溪之濆翼乙三子繪事孔明儼然其秋溫然其春揭
名傳心詔爾後人咨爾後人來拜于前起敬起慕求思其傳

于咏其言于考其為 齋居以會其歸爾之體矣循其至
而爾之至矣道豈與而傳心之名千古不渝皆爾後人無替
欽初

顏齋銘

廣漢張某名華陽字文紹節之齋曰顏且為之銘人之立身
言行為大惟言易出惟行易怠毋昔君子聿思其艱履其穩
機言是防閑於其有言則顏厥為臺瑩之浮則為自欺克謹
于出內而不外確乎其言惟實是對於其操行則顏厥言須
臾弗踐則為已欺優隱臨淵戰兢自持確乎其行惟實是依
表裏交正動靜造資若唱而和若影而隨伊昔君子胡不繼
誌勉哉勿渝是敬是保

讀書樓銘

醴陵丁君明發請於某曰家有小樓為群徒講習之所敢求
其名某以讀書名之而因銘以告
洪惟元聖研幾極深出言為經以達天心天心維隆聖謨洋
洋有赫其傳惠我無疆嗟我學子生乎千載既謂聖遠道經
猶在孰不讀書而昧厥旨章句是鑿文采是事纘其所懷惟
以祿利詫乎四馳其易下墮嗟我學者當知讀書匪有所為
惟求厥初厥初惟何爾所固然因書而發爾知則全維誦維
歌維究維復維以泳游勿肆勿枯維平乃心以會其理切于
乃躬以察以繹積功既深有燁其明迥然意表大驚指呈聖
豈予欺實發予機俾予自知以求于思昔火始然若泉始達
推之自茲進執予道若登泰山益高益崇維理無形維經無
窮嗟我學子盍欽念茲以是讀書則或庶幾

癸軒石銘

張子謁癸軒之石于以出入觀省焉
正爾衣冠毋惰爾容謹爾視聽毋忽爾躬爾之語言式檢爾
衷爾之起居式蹈爾常敬爾所動毋窒其通貞爾所存毋失
其宗外之云蘭攸保于中中之充固外斯率從天命可畏戒
惕維終勒銘于石用儆爾惰

筆囊銘

司馬文正公所貯筆黃囊又紅管筆一枝今藏太史范氏文正
親書其上實治平中賜物淳熙六年敬銘
厚陵之賜文正之澤傳之方來見者改色筆端吐辭裁粟萬
世豈惟改色公心是繼在昔魏公世保其物鍵式斯藏惟德
其物

周奭硯璞銘

素飾于外含章在中以時發舒翰墨之功君子觀象于以畜
德韜其光若惟貞茲式

箴

主一箴

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嗟乎求仁之方
孰要乎此因為箴書于坐右且以諗同志
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順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
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捨乃知
出入曷為其敬妙在主一曷為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
靡它又涵泳于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
乃會于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四益箴

先君晚歲嘗大書四言以訓杓弟曰無益之言勿聽無益之事勿為無益之文勿觀無益之友勿親杓受而藏之惟謹先君既歿之九年更以請于某曰伏自惟念大懼無以承先君之意謹以四益名室願兄追述其義將列之坐右朝夕儆戒以庶幾乎萬一某奉書而泣退而為箴以告之

君子有訓聽德惟聰聞過以改聞善以從匪是之聞則為無益謂言將心姦言敗德嗟哉勿忘敬哉朝夕卓爾有定聽斯不惑朝夕之間何莫非事事所當事是為君子惟欲之動則亂于為營營何益擾擾孰知止之有道當收放心肩飭其工綫傳嗟深異說害道我則弗還浮文妨實我則弗貴而況末修訛論俚辭當絕于前勿亂于思潛心聖賢博玫載籍閑見之多于以畜德大倫惟五交居其一我觀昔人敬戒無斁以押而比以暱而同維惟日夜夫亦易銖必端爾心忠信是親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贊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畫像贊

惟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正卓然不舍方臥南陽若將終身三顧而起時哉屈伸難平者事不昧者幾大綱既得萬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竦維其一心而以時動憶侯此心萬世不泯遺像有嚴瞻者起敬

濂溪先生

於惟先生絕學是繼窮原太極示我來世

明道先生

於惟先生會其純全天理之揭聖學淵源

伊川先生

於惟先生極其精微俾爾立德循循有歸

于湖畫像贊

是于湖君英邁俊特遇事若然如箭破的談笑翰墨如風無迹惟其胸中無有畛域故所發施橫逆四出雖然此固疑人之所識也今方袖手于湖之上盡心以事其親而益究其所未及則其所至又孰知其郤極者耶己丑夏廣漢張某書于湘中館

書伊川先生易傳復卦義贊

天地之心其體則微于動之端斯以見之其端伊何維以生生群物是資而以日新其在於人純是惻隱動匪以斯則非天命曰義禮智位雖不同發厥所基脉絡該通曷其保之曰乾夕惕斯須不存生道或息義則無害敬立義集是為復其出入無疾

觀冠立銘池有立

湛乎淵停其靜養也卓乎壁立其自守也歷四時而無斁其有常也上汲而不窮其用不膠也其有似於君子之德乎吾是以徘徊而不能去也

南軒文集卷之三十六

墓誌銘

少傅劉公墓誌銘

公姓劉氏諱子羽字彥脩世為京兆人八世祖避五季之亂徙家建州曾祖太素贈朝議大夫祖民先任承事郎贈太子大保再世以儒學教授鄉里考韐任資政殿學士贈太師謚忠顯公以門蔭入仕宣和末忠顯帥浙東盜發睦州陷諸郡直抵越越兵不滿千而盜且數千公以主管機宜文字佐忠顯募民守卒全其城入為太府簿遷衛尉丞忠顯帥真定從辟公以從女真入寇圍城數匝父子相與死守部分方略多公之謀虜不能拔而去召閤河朔閒除直秘閣忠顯率兵入援京師與虜戰力屈死城下方是時為國死難者蓋鮮獨忠顯之節甚白公痛家國讎恥之大義不與虜共戴天免喪以秘閣脩撰知池州改集英殿脩撰知秦州未行召赴行在所除御營使司參贊軍事時

太上皇帝即位三年苗傅劉正彥甫伏誅有平寇將軍范瓊擁兵入覲瓊在靖康變故中附賊逆亂知樞密院事忠獻張公與公謀誅之張公召瓊詣都堂公叱縛之致于理懷敕榜出撫其衆曰所誅止瓊爾汝曹皆御前軍也衆頓刃應諾悉麾隸它軍頃刻而定忠獻益奇公及領川陝宣撫處置使遂辟公參議軍事公雅意欲圖虜念關陝要地而張公一見相知非偶然者遂不辭而從宣撫司至關據秦州號令五路會聞虜窺江淮議為牽制合五路兵進至富平與虜遇我衆不能支虜衆勝以前宣撫司退保蜀口官屬震恐有建議當保夔

州者公曰議者可斬也宣撫司豈可過興州一步係關陝之望安全蜀之心收散亡固壁壘以為後圖則可與張公意合公單馬直抵秦亭分遣腹心訪諸將所在時虜騎四出道阻不通將士無所歸忽聞公在近宣撫司留蜀口乃各引所部來會軍復振公命驍將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虜不敢犯紹興元年婁宿始發兵來攻玠敗之秋復來又大敗之俘獲以數萬計宣撫司徙治閬中公留關外護軍上知其勞除徽猷閣待制明年玠以秦鳳經略使戍河池王彥以金房鎮撫使戍金州二鎮皆饑而興元帥過為守備閉關塞糴二鎮病之張公亟召玠彥議事皆願得公鎮興元乃承制拜公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公至之日盡弛其禁通商輸粟二鎮乃安公謂虜用騎兵利衝突在我當先柵要地以勁弓弩待之度不濟者且以是約二將得彥頗易公之說是歲十二月虜由商於犯金州正月至上津彥出不意迎戰不能卻遂棄金州退保石泉公遣將馳告玠玠曰事迫矣當亟徼于險諸將不能辨我當自行不然是負劉待制即越境馳一日夜九三百里中道少止公移書曰虜旦夕至饒風嶺下不亟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甚當往玠即捨馳至饒風虜急攻數日死傷如積更募死士犯祖溪關以入出玠後玠還漢中公與玠謀守定軍山玠憚之遂西公退守三泉從兵不及三百與士卒同粗糲至取草木芽蘖食之遺玠書曰某誓死於此與公訣矣玠得書泣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玠乃從䆫下自仙人關由間道與公會于三泉虜游騎甚迫玠使視公方酣寢旁無警何者玠

曰此何等時而簡易乃爾公慨然曰吾死命也夫何言玠泣
下復往守仙人關公獨留爲壁壘於潭毒山上十六日而成
又數日而虜至中夜斥候將遣人報曰虜至矣諸將皆失色
入白事公曰始與公等云何今寇至欲避耶下令蓐食遲明
上馬先止戰地據山角坐胡床諸將奔至皆泣曰此某等駐
軍處而公先之耶豈可使虜矢傷公卽爭代公處頃之復有
來報曰虜退矣乃還方虜入梁洋蜀大震宣撫司官屬爭咎
公有爲浮言相恐動請徙治潼川軍士聞者皆怨公力爲書
爲張公言某在此虜决不能越無爲輕動推張公用公言乃
定虜遣十五輩齎書與旗來招公及玠公斬其十四人令一
人還曰爲我言於爾酋來戰卽來我有死何招也先是梁洋
官私之積公悉已徙置虜無所得糧日匱前後皆攻死傷十

五六歲春已深瘴疫且作遂遁去爲我師掩擊及墮溪谷死
者不可勝計虜之去四月也其餘衆不能自拔者悉降九十
數戰虜之役失蓋莫甚於此役方是時虜其大酋撒離喝兀
朮輩並挺于蜀自夜聚謀所選士卒千取百百取十其戰並
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二人擁其後前者死後者復被
其甲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如初其爲必取計蓋如此惟公與
張公協心戮力毅然以身當兵衝將士視公感激爭奮卒全
蜀境公遂與元分遣官吏安集勞來九潰卒之衆時怙亂山
谷間者悉擒斬以徇自是兵勢日振方更恢遠略然張公已
困於讒公亦尋被罪矣是歲除寶文閣直學士四年責授散
官安置白州始吳玠爲偏將公奇之言於張公張公與語大
悅使盡護諸將卒得玠力至是玠上疏納節贖公罪士大夫

多玠之義而服公之知人明年還故官奉祠時張公相矣召
公赴在所又還集英殿脩撰知鄂州權都督府參議軍事宣
諭陝蜀朝議欲令諸道兵大舉公自蜀還歷諸邊盡得虛實
謂且當益繕治廣營田以俟時朝廷欲遂用公顧親年浸高
力請歸養以徽猷閣待制知泉州泉素難治番商雜居公下
車肅然無敢犯有軍挾權倖者立論奏竄正之亡何張公去
位言事者觀望論公復責散官安置漳州以郊祀恩得歸會
江上擇守起公爲沿江安撫使知鎮江府虜入寇公建請清
野盡徙淮東之人于京口頓措得宜人情不搖謂樞密使張
浚曰是時此虜入寇銳甚如風雨今更遲回是必有它意已
而果欲請和及遣使來揭旗于舟大書江南撫諭公見之怒
夜以他旗易之至日接伴使索之甚急公曰有死耳旗不可

得及其歸遣還之境外張俊以公料敵及治伏聞有旨復待
制和議成公謂宜及無事時講脩淮漢守備厲器械治舟楫
其言甚悉宰相秦檜忌之諷言者論罷復以祠祿歸十四年
十月二日遇疾歿于正寢享年五十積官右朝議大夫以子
貴贈太師娶熊氏贈福國夫人再娶卓氏贈慶國夫人子珙
克世其家復俊以忠義識略被
今上眷遇嘗爲同知樞密院事識者不以劉氏三世宦達爲
衣冠之盛而以忠義相傳不替愈大爲家國之光淳熙四年
珙爲建康留守病且革自力作書與其友張栻以銘公墓爲
屬栻蓋公所從忠獻張公之嗣子也奉書而泣且無所從辭
於是取公弟子翬所狀行實撮其大節次第之如此惟公
慷慨自許每有捐身徇國之願當事之難衆人惶撓失措公

色愈厲氣愈勁遇事立斷衆不可犯尤長於兵料敵決機殆
無遺筭得將士心皆願為盡死其為攻發姦擿伏若神所給
不畏強禦而天性孝友惻ㄑ接人樂易開口見肺肝輕財重
義援急扣門無愛于力振人之絕傾貲倒篋無吝色姻親鄉
鄰貧悉任其責闔家塾延名士以教鄉之秀子弟吏部郎
朱松疾病以家事託公築室買田居之舍旁教其子熹與己
子均卒以道義成立平生所既從叢之怡然不以介意而其
許國之誠則至于沒而不懈也嗚呼偉哉公以是歲某月某
日葬于崇安縣五夫之原某之為銘蓋後公沒三十有五年
也公子二人李埜承務郎李袤尚幼孫女二人長適將仕郎
呂欽幼未行銘曰
孝源稟剛毅松挺節人危不側志士秉烈兄殺刻公孤忠業

業岡址家誓効勞泣血誓不同天化為知鐵纏移後我思耆
其伐旁方鴟張闚蜀戶窺紛ㄑ鄙夫縮避一撤惟公矢謀克
贊于決身當兵衝橫遏乃折衆駭失色我怒貫髮號將突兵
怙以奮發獨肩力弩簡走場璧返全蜀隱如器無缺伊人是
恃豈曰嗟難越不寧蜀全關輔可挈投機于征以冀日月巧言
害成健手脫掣空令父老談說嘖ㄑ和戎議與公膺如壹守
臣奉職妖旗莫揭歸卧于家忠憤易洩嗚呼中年竟隕此傑
歲踰再朞精熒森列嗣德有光公志益昕我為銘詩追勒其
碣

吏部侍郎李公墓銘

淳熙三年九月庚戌秘閣修撰知夔州兼夔路安撫使臨川
李公以疾卒于州治之正寢五年其孤肇以同郡曾季貍所
狀公行義來請其銘平時蓋欽公之為人且在廣右與公相
望僅再歲接公行事為詳既不克終辭乃敘而銘之公諱浩
字德遠一字直夫家本建昌人其徙臨川方再世曾祖之遇
祖琬皆不仕考參以公贈朝奉大夫公自幼入鄉校嶄然異
常兒未冠有文名中紹興壬戌進士第是歲秦檜執宰相子
以魁多士同年多推先之或拉公行毅然卒不往調饒州司
戶參軍以歸建丁內外艱中間為襄陽府觀察推官權諭年
及苑先大夫喪調全州州學教授改監行在雜買場門實二
十七年之冬時秦檜蓋死矣明年王官用工部架閣文字改
敕令所删定官論者爭言秦檜時事無巨細一切更改公白
宰相執政皆尤五兵李斯篡隸苟便於世亦不當以人廢方
檜在時公義不為之屈及其身沒事變所論乃如此則公存

心平實盂已可見矣又明年改秩除太常寺主簿尋兼光祿
丞輪對首陳無逆之戒且論宿衛大將恩寵大過嬰兒過飽
恐非其福
太上皇帝嘉其言宿將旋就第自檜挽塞言路士風寖衰及
太上總攬萬機激厲忠讜而餘習猶未殄朝士多務緘默至
是百官轉對公與王十朋馮方查籥胡憲始相繼有所開陳
翕若興起太學之士至為五賢詩以述其事然公自是亦不
安于朝請祠以歸主管台州崇道觀
今上即位之歲以太常丞召至闕首論聖學以為人主務本
則其餘嗜好無間而入矣時忠獻張公督師江淮而宰相有
異議者從中多所沮抑公引張仲孝友之詩及仁宗用韓琦
范仲淹詔章得象等故事乞戒諭朝廷同寅共濟俄兼權吏

部知官御史尹穡附宰相湯思退以公故嘗為思退所知欲
援引共擠忠獻於是薦公及對乃明示不同之意思退穡皆
不樂踰歲始正除吏部員外郞兼皇子恭王府直講其後宰
相召同為郞者四人欲有所進用最屬意於公公不發一語
明日同舍皆遷公如故其在王府多所裨益且因事以及時
政書之于冊幾上或見之王亦愛重公它日公補外累年以
歸王聞之欣然謂僚屬曰子直講來矣蓋公之誠意有以感
動也爲郞踰年會渕河水灾詔郞官管職以上條時政闕失
公歎曰上憂勞求言此豈可失也即日奏書指論近寄且併
及宰執奉行苟諫迎合百執事顧忌畏縮之罪反復數千言
近世論事傾倒劇切未有其比聞者皆縮頸上優容曾不以
為忤而執事者忌之甚白外補得知台州州有揀中禁軍五

百人朝廷置訓練之官其人貪殘失衆心不逞者乘間謀作
亂露刃立堂下公曰若等欲為亂乎請先殺我衆色駭曰不
敢乃徐推其為首者四人黥徒之迄無事公倉卒應變坐折
姦萌聞者益歎儒者誠有用於世也天子以為能除直秘閣
並海有宿寇久不得公募其徒自縛以贖罪即得其渠魁未
幾召還復為故所居官初公在台有豪民鄭寨以貲給事於
權貴人之門為一郡害會姦利事發械繫死于獄盡籍其家
徙其妻子至是權貴人者教其家訟冤且誣公以買妾事官
者用是擠公它日宰執將進呈文書同知樞密院兼權參知
政事劉珙越次奏李某為郡疾惡太過獲罪豪民為其所誣
臣考視其本末甚白上顧曰守臣不畏強禦豈易得耶珙曰
士氣不振久矣若更沮李某是終不復可振矣上問章安在

珙於上之遂留中不下而大理觀望權貴人猶欲還其所沒
貲併以為台州議刑太重上親批其後曰台州所斷委得允
當鄭寨家貲永不給還流徙如故公乃安明年遷司農少卿
時朝廷和糴米九十萬碩而董事者有所憑恃賤糴漁惡以
獻沒官錢戶部不敢詰公視事即奏請下有司治大理附會
聽戶部以支為糴公力爭曰是衆徒惡姦且虧軍食上是其
議會大理奏結它獄上忽顧輔臣曰棘寺官當得剛正如李
某者為之已而御筆又曰無易李某遂除大理卿兼同詳定
一司敕令故事寺獄空上表賀公獨不奏先是公在司農時
嘗因面對陳經理兩淮之策至是為接伴使還奏曰臣親見
兩淮可耕之田盡為棄地心實痛之條畫營田便利甚悉且
併謂近日措置邊事甚為張皇一時誕設之徒言秀勢豪務

踊躍自奮甚者為剽掠以挑境外此何益徒有害願戒將吏
嚴禁防無速近功無規小利日與大臣修明治具固結人心
特重安靜以待廣業公之意以謂主上英明有大有為之志
執事者所當奉承講究為務實經久之計以卒成聖志廷臣
中誕設者但為欲速之說而其苟且者又欲一切不為適足
以害遠謀玩歲月故再三條陳營田便利以為是恢復根本
之策在今日所當汲汲而為之也上每改容嘉納宰相方議
遣從使公與辨其不可至以官職詠公公怒以語觸之且力
求外以直寶文閣知靜江府主管廣南西路安撫司公事命
下之日尚書郞有入對論擇帥事者上欣然顧之曰如廣西
朕已得人矣李某也又諭大臣曰李某營田議甚可行而大
臣莫有應者公至鎮勤於民事郡舊有靈渠通漕運且溉田

甚儀近歲頗埋塞公命疏浴之民賴其利立石以紀邕管所
隸羈縻安平州其酋恃險武橫聚兵謀為邊患公遣吏使關
心見誠諭以禍福引赦使自新即日叩頭謝過焚檄水拜受
約束前帥建議於宜州境南丹州置買馬場朝廷用其議下
經略司公力爭其不可遂止衆謂南丹買馬之議若行其為
廣西生事取釁有不可勝言者非公言之力朝廷亦未悉其
利害如此也朝廷又令市象于交趾公復力爭及公去經略
司竟往市交趾遂因此雕以入貢所過為擾人始服公之明
淳熙二年召還入對論俗不美者八其言曰陛下所求者規
諫而臣下專務迎合陛下所貴者執守而臣下專務順從所
惜者名器而僥倖之路未塞所重者廉耻而趨附之門尚開
儒術可行而未免有險詖之徒下情當盡而未免有壅蔽之

患謂公氣節而偷惰者得以苟容責以實効而誕謾者得以
自售上嘉納之且詢所謂誕謾之人公以實對翌日謂宰相
曰李綦直諫遂擢權尚書吏部侍郎時政府有怙寵竊權者
又有附之同升者從臣中又有為之役者公之造朝已甚側
目且巧為語以餌致公皆厲色辭以拒之於是相與謀使言
者論以公謂賓之近列必變亂白黑未及正謝而罷是歲冬
提舉太平興國宮明年夏夔州路以缺帥聞上頗念公乃除
秘閣脩撰以寵其行部有思州亦羈縻也其守田氏與其猶
子忌氏者不協且起兵相攻親草檄遣官諭之二人感悟歛
兵家氣盡釋前憾邊以安安蓋與廣西安平州一律公之為
設大抵欲以誠意銷患於未然也在鎮踰年以疾請祠改提
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命未至而公沒矣享年六十有一積

官至朝奉大夫監司奏公善舉其職以死特贈集英殿脩撰
公之葬在撫州金溪縣歸德鄉靈谷山之原娶饒氏封宜人
後公八月而卒子男四人肇脩職郎潭州司理參軍𦮃迪功
郎潭州益陽縣主簿蔚將仕郎遴未仕女六人長適奉議郎
知袁州萍鄉縣事王謙次適將授迪功郎前湖南安撫司准
備差遣曾捐次適鄉貢進士姚彬餘未嫁孫四人孫女三人
有文集奏議王府講議藏于家公少時力學為文章及壯歲
更留意義理其仕于朝慨然以時事為己任見政有缺失用
人有險佞忠憤感激所言多切至生平不事表襮未嘗勉強
色詞故不知者多以為傲或以譖公上曰斯人無它在朕前
亦如此非為傲者也小人俾之謀所以害公者無所不至獨
賴上終始照見保全之其為郡奉法循理律己甚嚴自嶺右

歸家無南物視其奉養自為布衣至侍從未嘗有異風望整
整人不敢干以私然以為是優公者必不悅者衆及聞其死
則識與不識皆歎息曰奈何失一正人蓋以天資質實不徇
于外而涵養渾厚不以利害動心故遇事有力奮發忠言無
所回撓所謂古之遺直者若公非耶銘曰
士或不競枉尺直寸以同為和以怯為異垂紳立朝莫其肯
言就有敢言亦弗究宣謂予有待實則患失曾是詭隨乃曰
弗激此風流行非國之福不有君子孰振孰篤我觀李公披
腹敷陳反覆無隱心乎愛君衆駭縮頸君則容之媢嫉實繁
聚而攻之是保是用惟天子明匪天子明臣言曷伸嗟哉若
人古之遺直我作銘詩以詔罔極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墓銘

工部尚書廖公墓誌

紹興九年詔以延平廖公為御史中丞方是時宰相秦檜當國謀為植黨固位之計欲假臺諫之力斥逐異己者公先亦為相所薦及居言路偘然守正無所承望每因奏事論君子小人朋黨之辨反覆切至相逮人風之則荅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枉道徇人非吾志也會有故從官嘗委質叛臣之廷以與相有姻故歸自虜境除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使奉朝請公顯奏其惡愈觸相怒又嘗從容建白願起舊相之有人望者處之近藩重鎮相聞之曰是欲實其何也耶公以言不行上章乞歸老改工部尚書其繼公為中丞者受風

指劾公上念公忠直俾以徽猷閣直學士奉外祠其明年起致其事於是廖中丞之名重於天下公諱剛字用中順昌縣人曾祖諱隱祖諱丕以公故贈承務郎考諱懋任朝請郎累贈通奉大夫三世皆以淳質自守孝義相傳樂善好施為鄉黨所親依公治家有法資稟靜專嚌以儒養自為布衣時嘗從其鄉人故諫議大夫陳公瓘游又嘗從侍講楊公時問學故其後立朝行已具有本末蓋非偶然者初登崇寧五年進士第歷縣主簿州判官錄事參軍教授凡五任改秩調漳州司錄就除國子錄擢監察御史時方爭鶩於進取公足跡未嘗及權門已而以親老引外得知興化軍靖康初以右正言召未赴遭通奉君憂服闋又以工部員外郎召以母疾辭會劉盜起旁郡榮既者相嫡縣之官吏悉逃去鄉民扣公門求衛公以信義喻從盜者使反業既而復有群盜自旁縣來擬并脅叔掠人勢熾甚部使者且以檄屬公公遣子遲入賊中喻以禍福其渠領素聞公名旬月間相率從命餘黨悉散遊先是朝廷遣劉寔使將畫兵來玩賊不時討及聞公既撫定則欲攘其功遣偏將規圖傷害至則執遲注刃于頸公不為動卒悔謝而去除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未幾召為吏部員外郎遷起居舍人以撫賊事增一秩公曰以此受賞非本心也卒辭之上方向儒學公奏帝王之學不當如文士析為類去末學之無益專務正心誠意以福天下除權吏部侍郎兼侍講奏乞罷遣萬羲使又條陳屯田便利皆切當時事宜遷給事中遭內艱服闋還瑣闥潛職時紹興四年也朝廷旌別做慝推究覺悖蔡卞述國本末追貶其身且召其子若孫

不得官于朝於是卑悰自郎官出知婺州章僅自寺丞提舉江東鹽事公封還詔書謂如此豈足以示懲有旨悉與之祠明年遷刑部侍郎初公之曾大母享年九十有三大父享年八十有八皆及見耳孫餘亦多壽考累世以華髮耆養公舊嘗名堂曰世綵諫議陳公播之声歌士大夫從而為詩者甚於錄之盈編至是乞以所當遷官贈大父且曰臣遭事大父敬以忠孝念無以報因述家世事始末上嘉歎而可之宰相忠簡趙公方務推廣上孝愛之志遂以世綵集進奏曰陛下以孝治天下九人子之欲顯其親者莫不曲從固知陛下念親未嘗少忘今復覽廖氏事迹伏惟聖懷不無感歎上它日謂公曰觀世綵集誠人間美事也其書至今人間樂傳之又明年以久在朝列力請外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郡人素

以後頒相尚皆裝例踰制公下車首立條約凡親為文以訓
告之風俗為變在郡二年應詔上封事乞早以建國公正皇
子之號大畧謂惟誠足以動天地感人心今意雖有屬而名
未之正恐未足以慰幽顯之望是歲以年將七十請謝事時
已降詔旨矣詔書趣行至闕則有中司之拜首奏臣職在糾
擊數邪當思大體若乃掇拾細故於一得於狐兎之微則非
臣本心又奏經費不支盜賊不息事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
驕官冗之弊蓋不一其原則在於一人之身若意誠心正以
臨照百官則是非不惑邪正洞見天下之事可次第而舉矣
又奏人君之患莫大於好人從己若大臣惟一人之從群臣
惟大臣之從則天下事可憂矣又論當遠佞人且劾從臣中
為佞之尤者將大將將分希恩所請多壞法公隨事論列至

于四至肅然知畏凡公奏論皆本於誠實務先大體踐其初
言類如此方是時善類倚公以安至所言漸黄卒為時宰所
擠去自公之去言事者類皆承望而猶伸氣逐者相繼矣公
歸事三歲以十三年正月壬寅終于正寢累官在朝奉大夫
封順昌縣開國男詔以中大夫告其第是歲十二月壬申葬
于其居後之鳳山之原從治命也娶張氏封淑人子四人
長羅曾任朝散大夫知郴武軍後公二十七年卒次適今為
朝散郎前知梧州次遂承議郎前知化州次遷朝散郎廣西
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孫男十五人諸子遇郊恩累贈公少師
公自少時居母謝氏喪已有聞於鄉黨長事繼母陳氏以孝
謹稱撫育其弟甚恩先世舊產盡推以與弟及捐子舍家產
約雖貴不改寒素居官以清勤率下不事威嚴人服而從之

平時不觀無益之書不為無益之文蓋其所存所養於實用
躬行而已某為兒童侍先公忠獻旁側聞公之名及涂廣右
節事公三子適皆為郡於所部而其季又為朝廷選用以使
者來治于桂暇日亦公奏議請之前發之餘僅有存者一日
慨然以公墓誌銘為屬某有念晚生其何敢任而請愈力顧
不得而辭於是首著公之大節而次第其平生如此實淳熙
四年冬十月蓋去公之沒三十有四年矣

銘曰

廖氏之先家於太原唐季避難既閩是遷惟閩之廖自公而
著豈以其位惟德之故公之清德壯老一節持身立朝冰玉
之守人奪其華我擬其實躬行是尚如漢萬石奕葉于龍蘂
俛于勢進無隱言退不茹愧謝事于家而名益崇惟其守道

是以充宗有宰其宮公則命之溪山所環後則宜之奕奕其
後孔蕃且昌竟念其德以篤不忘

王司諫墓誌銘

乾道己丑歲某被命守巖陵驅車入境俯仰其山川而想子
陵之風詠仰止之章且慕夫人才代出當不乏也既視事則
進長老諸生而問近世卿先生大夫之賢者則得二人焉曰
諫議江公司諫王公皆以風節論議顯聞於世為鄉里所重
已而司諫公之子今撫州史君來訪予又得從問其父事甚
詳恨未能與羲之人表而出之也越三年予屛居潭湘之上
撫州走書以清江劉清之之狀來請銘公墓以予曩日之所
欲因不得以荒陋辭也乃叙而銘之公諱綱字子雲王氏系
出琅琊晉司徒導南渡始家江左其後有居睦州桐廬者曰

服闋社唐爲和州刺史生肅清主簿洵洵生㬢爲縣丞耕耕生周明州衙推仁錫因家于明而慶者爲嚴州分水人公喻冠遊大學中崇寧五年進士第調歙州司法參軍議獄以忠厚稱移池州石埭令斷訟民服其明方田法行旋以不實罷而石埭之民請以公所均爲定用薦者改宣教郎知婺州浦江縣神霄宮初建觀望者競爲侈費邑當置下院獨取之遠鄉使役竟數而已主者加詰公曰朝旨不言城內外縣境有觀而合之吾非違御筆也辟監杭州豐儲倉臨安縣市易務知溫州永嘉縣調監池州永豐監丁內外艱會邑人翁㮣來亂撥亂剿新城令不以時憂盜盜熾新城求捕且急令遍調訟村保甲以誅不素大援吏懼莫知所爲則以告公行義素爲鄉里所信即日挺身往諭已而黠得㮣與其二子誅之衆乃

定留傳劉正彥鬧適有詔起復公部訟村民丁壯之公以終制辭爲大帥在永嘉從臣有以公應詔擢吏部郎官方殺坤草創之際公請許諸避者得以闕自言而爲定其宜士無滯留而官不曠參以論事忤宰相出知英州時二廣多盜郡有土豪公縻以職秩結以恩信得其死力所捕致無不克宜章賊充熾公縱諜者諭以利害他日賊過郡境以俚語戒其徒曰無犯吾佛曹成賊殘湖南爲訴飛所敗走桂而東破連州衆號數萬廣東大震科調紛然公獨如平時客問所以然公曰吾州無兵無城寇至但當登譙門諭之以禍福否則以死繼之爾之既定故寢食甚安耳察屬請退保公曰吾守土吏也退將焉往卒以靜鎮全安一境御史觀行上公治行第一有旨遷官枝犍令入對會朱丞相勝非當國雅故卿監官至

都堂亦使趨庭自列公頓不肯勝非怒屬方在遠擬公至滁州朝議皆言王公汗范丞相去之南荒今方來歸又置之北鄙何耶改知虔州召爲金部員外郎旋以選知溫州加直秘閣陛辭之日大常謂公未得去朝廷即拜監察御史既謝擢殿中侍御史時紹興五年五月也公首陳正紀綱嚴法守明賞罰立軍政覈儲蓄厚風俗數爲經久之謀且援古事以申諷諭曰晉武平吳天下既定何曾語其子曰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此亦今日之憂也因言湯以七十里而有九有之師惟仁足以得天下之心夫豈以地之廣狹勢之強弱哉而書之言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惟畏天保民此所以天下歸之雖狹而廣雖弱而強也於是東南大旱而江湖爲甚公慮所以振卹之者如伸枉濫寬繫累禁科斂緩逋負

免敎稅通糴糶懲酷者其論奏甚備而尤所拳拳者以常平之法名存實廢倩究之不㩁還支移之不收納此所以坐視凶荒而莫之救也至推其本原則願詔大臣以變理之事然清躬以脩省之意論極剴切六年二月遷右司諫公言聽應言於艱難之時易受直言於平定之後難況寇讎未殄願毋以目前暫無事而息觸堯之言又因對言明皇即位之初焚錦繡珠玉於殿前厲精政事以致開元之治及後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以致天寶之禍非物之難而終之難也陛下憂勤恭儉圖濟中興往歲金翠之禁自內庭始天下風靡而近者府藏供瑇瑁沈治揀青綠未必以爲服玩設飾之用然恐下之人妄意好尚緣類而至願深戒明皇之失終始惟一以求無疆之休上爲之改容嘉納六月臨安地震公言地震陰

之所豈非天心仁愛者陰盛之戒耶女子小人夷狄盜賊皆
陰類也女子小人則遠之夷狄盜賊則備之恐懼祗畏以應
天心此先哲王所以中興也又言陛下纂承十年于茲頻歲
旱蝗僅足粮餉一有小歉民已流移益非者寡食者衆軍政
未立國用未節故也謂宜詔大臣參酌祖宗舊制與每歲出
納之數而均節之抑僥倖以塞貪志薄稅歛以寬民力為久
長之計上幸如蘇軍也淮上逆賊驕難方肆陸梁而主帥有
慢令不赴機會者公請奮周世宗我太祖之英斷以勵其餘
又言今所與共濟艱難復大業者二三大臣耳或出而總戎
或處而秉軸交修政事之間進退人才之際謀慮有不相及
則切意未必盡同苟無私心惟其當而已蓄疑敗謀理必不
可願戒大臣俾同心同德絕猜間之萌協濟國事公以大臣

不和為憂比終歲再三言之至謂執政間有於職馬南向之
特倡為抽軍退保之計上則幾誤國事下則離間宰臣言尤
至切又言軍興以來多為一切之制今盜賊粗定上下內外
宜守成憲而舊弊之未革者如官員之轉行過犯之改正差
遣之審量皆用特旨廢定法遠方監司守臣措置自肆斂賦
抵罪鞫治既白或不行法止從輕比若此類紀綱不立法令
不信雖宵旰焦勞未見可以為治也張俊營第建康賓客占
民居公請察敕俊自遂之內侍李琮童貫婿也恩旨復許其
仕公言梓宮未返天下痛憤忍令童貫婿再仕乎所言多採
用兵部尚書呂祉護諸將於淮上公請於都督府屬官中選
知兵者助之謀議且留軍中撫循訓練通將士之情未幾酈
瓊叛祉死之先忠獻公時為宰相臺諫議以擇帥不審為責

公曰可言責者獨不任其咎乎且以是進退大臣非知大體
者也既而章交上公獨論劉光世也淮西士卒數萬惟王德
一軍忠勇敢戰餘皆驕惰自肆不可用也一旦以德隸光世
之後酈瓊輩彈兵威嚴訴於朝既為之改命而召瓊等赴行
在乃懷疑貳相率北去則嘗為此謀有日矣張某引咎求罷
方防秋之際二大將又入奏而朝無宰相無乃未可乎章再
上不報求補外復以直秘閣知溫州先是日食之變詔求直
言群臣有語公者曰上任我言路而外求直言建此議者
必懷姦公曰日食求直言故事也豈以臺諫而廢又是又諷
公與趙丞相之去救二人不擊故不遷今臺諫媒孽右相勢
已搖吾與君遂言之則同升矣公正色拒之至是反劾公觀
望欲為後圖公聞之笑曰吾老矣不顧目前之利乃為後圖

不亦左乎坐落職奉祠公在言路知無不言每謂人才實難
多事之際尤宜為朝廷愛惜以故不專彈擊而惟論安危利
害大計與所以啓沃君心者上嘗稱公中正不阿得諫臣體
也曰言事者有不稱上曰王某論事可思即復直秘閣知常
州淮上戍軍經從有擾民卒反誣民為盜繫之去公追得民
與卒於舟中獨不得軍士姓名貽書請主帥卒以三輩徇何
上聞者服焉會有故從官歸自虜中蓋嘗仕偽廷語吾京邑
而為之守者過郡公惡之不為禮力求見公面詰媿之而宰
相秦檜與之親厚歸而泣訴檜怒十一年春以公主管台州
崇道觀州人惜公去以為循良之政前人莫及也州舊有河
貫于城達于倉後或堙塞公請于朝削深以便輸至今賴之
退歸幾二十載怡然自樂也積官至朝奉大夫既告老以郊

恩賜三品服二十九年六月己酉與親戚笑語如常時語[illegible]家人曰心中無一事時至可行矣夜分而逝享年八十七九月甲申葬于縣之分水鄉芳山之西公天資忠孝事親從兄篤意為容子孫侍側燕居笑談必寓以訓敕治縣八年囚無瘐死者去官人思之不忘雅不喜求請及公之存子孫悉從吏部選無諂室者其行義尤為文定胡公翰林學士朱公所知皆嘗論薦於朝劉靖之曰嘗得公遺書所謂霜臺諫垣奏者合九卷讀之累日深惟既往之是非易定而當時之毀譽難公也觀前輩奏篇至毀譽之際雖元祐忠賢猶借其是非之未定焉而公書手跡具存繫以時日皆可依據至所彈信公天下鉅人所排然必其自絕於善人之類者非唯當時定今實然而後知公之所言蓋有見于中非苟然也配詹氏贈左光祿大夫良臣之女贈碩人後公一年卒子男二人曰休右承議郎權發遣筠州軍州事曰勤左朝散郎權發遣處州軍州事女四人長適右迪功郎邵希仲次適左朝散大夫翟歎次夫次適右迪功郎詹焕孫男四人缘右從政郎珖珙皆右迪功郎珌未仕孫女六人曾孫男女十一人銘曰

士或違實浮華是懲凡厥言行爲操爲依觀公平生惟實之務陳言諫省質直靡婷有所毀譽皆心所安久而益信是則爲難其在郡邑悃愊平夷惟其有常夫輙愈思其在閭闔孝友馴怡豈惟其家鄉黨是儀　子陵之山千古蒼蒼清芬不[illegible]惟公之藏

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八

新刊南軒張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墓誌銘

夔州路提點刑獄張君墓誌銘

君諱稅字仲山於予為從兄寔同高祖予家自唐嶺南節度使由曲江徙長安國子祭酒由長安徙成都再世高祖諱文矩早捐館舍夫人楊氏挈孤依外家于漢之綿竹今綿竹之張皆自高祖出也君曾祖諱絢祖諱鈞考諱注俱隱德不仕考以君升朝恩封承事郎致仕累贈正奉大夫君未冠遊鄉校貢京師入太學為内舍生預國子薦靖康之難間關歸故鄉補類省試登紹興二年進士科已而丁內艱免喪遊東南值先丞相忠獻公督師江上辟君主管機宜文字以軍事入對改承奉郎湖寇平用幕府功遷教官即以親老丐歸授潼川府路轉運司主管文字秩滿成都府路制置使席公益辟幹辦公事未數月丁正奉公憂服闋通判眉州又通判夔州未赴權四川總領所撥發綱運至夔才兩月以臺檄權知忠州還夔秩滿通判峽州丁所生母太碩人憂差知資州未及赴服闋知榮州改知蜀州秩滿入對知隆州中道改洋州歲中除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又從夔州路再歲請祠有旨令入奏行次荊渚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即日西還以疾殁于巴東享年六十有四積官至朝請大夫君資稟淳茂於勢利泊如也方忠獻公督師君在幕府入對論為國當先自治當上意忠獻且器之而君願以親老力引歸已而忠獻去國為時相所忌併與族人抑之君以資考逮併倅貳率遠次且愈下不介也其自蜀州入對上即位之三年方留意牧守訪問

冊四貴近有欲見之者迄不往授小州而歸晩被召命而祠
請巳再三上矣平時官情大略如此其爲政大體本於忠厚
愛民不苟其職而不爲赫赫名黎之爲州三面阻僩懸絶數
十仞自北山引水入城承以木溜維泥滓牛馬飮民以爲病
君至始以陶易之鑿三井以備之爲宇以覆之題其額曰惠
民至今賴其利是時提舉司欲以它郡置場資茶君謂郡並
邊每歲以茶之晩生者易蠻馬今爲場使夷人知茶味必將
此而後市則將何辭論再三議卒詘其擾事總莫益邑大水
穿城並江不設繞數尺君身當其衝督役夫日夜築治瀕以
完繼請從置高原今南倉是也其在忠州之歲又會大水入
郛郭君先期令民徙避州治亦以舍計口予食親撫存之民
賴以活忠素彫弊獨以鹽課稗歲用君會一歲用度出入以

其餘代下戶輸上供銀數千兩人尤德之其在蜀州州素苦
重額累政積負緡錢總賦者方務聚歛督趣急如星火君規
民力困不忍剝取寧以身受責總賦者遣其屬至郡鈎考職
隱首挍公帑籍迄無一毫私獨劾君首議抗拒爲諸郡倡朝
廷察見始末使寬期限以補總賦者迄無如之何郡有大辟
獄具而君獨疑其贓未得一夕夢至何所若神祠者有大書
疑字驚而作曰必是獄也當究之果主家給因以不死使之
承追逮遂服蓋其惻怛之誠雖夢寐不忘也時北邊方用兵
總賦者議調西州民轉餉君謂有三不可西州賦重於三路
不待調夫民力巳瘁矣自蜀至利按夫徒手走千里始得負
糧而行又千里乃至西和古人以爲千里饋糧士有饑色今
且倍矣獨柰何且緫利調夫一人之費爲錢八萬西州道遠

費必倍以一夫十六萬錢計之直米五十碩古人以三十鍾
致一碩爲困民今以五十碩致六斗之栗利害又相絶矣卒
寢其議一路賴之其在洋州異時逋戶又業得貸牛出租於
官合諸州累欠至三十餘碩總計者用爲實數以給軍邊民
至破產不能償君列其事于朝悉得免郡歲受民租總賦者
取對糴以給軍先時民輸一石以七合爲羨其後並緣十倍
之至是又欲以七升爲額君曰作法於貪其弊將可窮邪力
沮止之其持節利路與洋閬多營田與民田錯官軍恃強爲
擾田且多荒君上其事于宣撫使請令民亦得佃耕農穀用
以廣歲饑流民至關外者甚衆按視振給且廣糴以平穀價
使皆得食知樞密院虞公允文時爲宣撫使每咨訪以事君
必正論一不及私再三爲言成都路預借之弊朝廷非不申

敕而迄不能止蓋以諸郡匱乏無以塞責則巧爲之計今
不若盡放其用度出入之實上聞而有以寬郡之則預借可
戢民受賜矣其後諸州卒得蠲減實君發其端其在夔路
於獄事尤切切首下教禁戢四事拷掠無得過數繫始無事
踰律訊問必躬臨疾病必以實合一路之獄凡六十有五禁
囚百三十輩令下才閱月以獄空聞者三十八所夔恭兩州
合欠經制緡錢至二萬七千有餘君謂赦令之下有所蠲獨
此不得邪言于朝併他路得免其不急於催科而篤於厚民
類如此亦異於俗吏所爲矣君孝友恂恂幼事正奉公甚謹
中歲以來舉婦子奉所生母曲盡其意居喪以毀瘠聞治家
有法度不率華飾不爲戲言不忍言人過鄉人尤親且敬之
不敢干以私待族黨有恩視其尤困之者推居官得所俸以

給之女兄及族弟之女貧不能行君収撫嫁遣比君没哭之如父少長從忠猷公公每愛其慇實時時從旁推揚蜀之賢士大夫而未嘗以語人敎子弟諄諄不倦每曰爲人當植立貴勢不可恃也居官當廉謹已欲不可縱也治家當勤儉衆財不可私也此吾平生之所身履而以望於子弟者其所存亦可槩見矣君娶李氏先君卒累贈宜人四子皆業進士光弼以君蔭得迪功郎充四川提擧茶馬司准備差遣次光遠將仕郎次光裔光穎四女長適迪功郎夯鏵早卒次以疾不行次適何如川次適黎時庭皆爲進士內外諸孫男女合十九人以淳熙元年十有二月甲寅朔葬于縣之武都鄉光弼等萬里遣來請銘予惟念自幼從先公周遊四方於鄉族朋敬方君在忠猷旁時予蓋未省事也丙子之歲忠猷在疚

君來省侍于長沙始獲從君語是歲忠猷入蜀又獲欸也頤其氣象猶有前輩重厚典刑足以儀刑鄉黨使後生小子消浮薄之習不謂十九年間不復見君而君亡矣予既哀悲之餘念宗族日落棠棣春令之詩實感厥心如此又何以辭銘曰

其德也器厚而不欲其盈也植實而不宣其用也象澤而不淤其傳以銘匪今于古

直秘閣詹公墓誌

自頃國家承平日久士大夫狃於寵利無捐軀狥國之志狃於宴安諱言兵事一旦戎馬入中原相視愕眙不過爲畏避偷生之計仗節死義罕有所聞至其誤國則以退怯爲得筭事雖爲全策風俗至此夫豈一朝夕之故哉然而其間天資忠義務爲實用不泊於習俗有志於當世者亦豈無其人頗有而挫於時論又不克盡其用爲可歎慨若詹公是也建炎初元公通判莘州時胡寇渡河徂脅陝洛長驅至秦隴將及莘郡守假他檄去公即日合兵民七千人授甲登陴虜至城下大呼趣降公命以勁弩射之圍合數重部分既定歸與家人訣曰自國門直莘九郡皆不守吾守死矣擧家皆犒軍謂其父老曰我已與家人訣爾當共助我皆感激爭出金穀勇盡力攻五日不能破會公所乞熙河兵至與虜戰敗其酋三人迷道去城卒全紹興初苗傅等甫伏誅虜勢憑陵諸將有恃功戮力之意有司顧以調度不給爲憂會大饗明堂已下詔矣公時從招討使張浚奏疏大畧謂靖康之禍人神共憤又矣今大敵在前國勢不立與其崇孝饗之虛文曷若厲復

讎之大義請停大禮悉以其費佐軍實諸將分道攻守以慰祖宗在天之靈繼志述事孰大於此事雖不行識者韙之丞相張忠獻公督師遊豫時秀晉辟公掌機事劇賊楊太猖洞庭奉檄先走鼎州度事宜所條上悉中機會方是時虜扶我叛臣日窺邊諸將列屯淮甸幕府議軍事曲折有非文墨所能傳者必委公往諭意析理會情無不切當盖公奉爲河州士曹效將王淵爲寨主擅持校至死郡守欲加罪公曰小校犯階級是不可以常人論也卒免之王公感激平生事公如父兄張俊韓世忠始俱部曲也故其言尤爲諸將所信忠獻以是任之公善將兵事嘗佐世忠解濮州之圍行至熙河聞虜騎已南公曰卒遇敵進退何據當駐山陽以俟待之一戰可勝世忠銳意不能從師至宿遷果潰自是愈心服劉光世

之罷兵柄也尚書呂祉往撫其軍於合淝公已去幕府貽書忠獻曰呂尚書之賢固為一時選然於此軍恩威曲折紛糾成就恐不得與前人比衆此軍令已付王德德雖有功而與其下酈瓊輩故等夷耳恐有中不能平者願更擇其帥稗素為軍中所親附者使為德副以通下情忠獻然其言未及行而酈瓊以叛聞公明審有謀類如此自忠獻去國和議興公不復用有籌之於時相者時相方謀和亟惡言兵乃曰詹君而賢何乃樂從兵間耶嗟夫是豈知公心者哉及虜暫歸河南地兄大夫無可使則又謂公有守華勞俾以使指往關中時公年高矣親舊爭勸無行公曰朝廷名為撫舊疆吾雖老敢辭乎曰然則無以家行乎公曰人情危疑使者不以家行是重之也即日盡室引道關入境延父老問疾苦布德意

會虜敗盟不克終事蓋其慷慨徇義之意至老不衰其為人本末大略如此所謂天資忠義務為實用不汨於習俗而有志當世者若公非耶而終於時論不得盡其用以死則可不為之歎息哉予故特表而出之世之君子必有能辨之者公諱至字及甫嚴州人曾祖瑀贈正奉大夫祖諤不仕父安學行為鄉里所尊以累舉恩仕為浦江簿贈宣奉大夫母太淑人余氏公中崇寧元年進士乙科授泗州推官河州推官徙士曹參軍改秩監在京廣衍倉通判濰州易南京留臺通判求靜軍及華州召未對除陝西轉運使以親老辭改御營平寇左將軍隨軍轉運判官主管臨安府洞霄宮起為江淮招討使司隨軍轉運副使知常州改徽州辟州督府主管機宜文字以幕府功除直秘閣忠獻將薦于上會太碩人有疾力

辭歸遭內艱服闋提舉台州崇道觀知處州言者希時相意論公與諸將善坐是罷起為永興等路提點刑獄公事後復丐祠以崇道歸紹興十年以微疾歿于其家之正寢享年六十有八初娶何氏再娶許氏俱封令人子男三人伋之仰之佇之並右從事郎孫先祖紹祖似祖興祖昭祖女長適迪功郎潘淵明次適承節郎方守中次適承務郎王與義是歲十月甲子葬于遂安移風鄉新村之陽積官至左中奉大夫封建德縣男公自幼沉厚寡言外樸中敏孝友尚義居太碩人之喪鄉黨以為法育伯兄孤孫如己子孀妹來歸為之區處生事兒女婚嫁皆得所宗族之貧無所給者曰於我衣食死於我葬以至外姻亦賴以濟度量恢廓喜怒不形而人亦莫敢犯獎借後進聞一善若出於己有不善焉之憂委曲諷曉

之雖甚不肖亦知愧訓誘子弟不欲傷恩及後諄諄不倦故凡其宗族與其鄉之人生則相與愛敬病則合力祈禳終則至於流涕此豈偶然哉公於書無所不讀讀輒不忘務以躬行為主者論禮樂制度往往無經意尤喜推原歷代治亂得失之故蘊蓄深厚發為文章雅徤追古其得意時操筆如風及讀之雖宿致思者不能及其藁隨多散失所哀拾僅得澹山集十卷詹氏系本南陽五代時有避亂來嚴之建德者實公始祖也其二子後徙遂安一居遂安之源至公凡九世一居新安之原亦同邑也自宣奉公糾族講學而詹氏始多秀士及公益敦睦懼其子弟世遠日疎乃立二老祠每歲季春悉合其少長奉祀事已相與飲酒序親愛以無忘厥初雖雖然也又為之立墓祭之式使後人世守之其尊祖糾宗之

充其儲蓄氏人才之盛抑未艾也公季弟曰棫仕為宗正寺
丞於公蓋同志者公之葬狀公行事甚詳而銘文未有所屬
後三十有四年歲在戊戌宗丞有子曰儀之今為廣西轉運
判官與帥張某聯事講學相好也於是始以屬某而某實公
所從忠獻公之嗣子也乃不克讓為之論次如此而銘之銘
曰
猗若人之好脩兮懷瑾而為美也不隨俗而風靡兮厲秋霜
以為志也毖祖雛而弗疚兮已獨斯之耻也紛懷生以自營
兮子何艱之避也周旋於羽檄之間兮抑將以伸其義也凜
自信之不疑兮曾胥俗之何睨也勒銘以昭之尚後人之興
起也

通直郎致仕向君墓表

開封向氏自文簡公相真宗天下稱賢其家始大于後欽聖
憲肅皇后作配神宗母儀二朝其族益光顯人才亦接踵而
出始終與國並昌靖康女真之變二帝北狩衣冠南渡一時
伏節死義之臣僅可屈指計而建炎之元守死淮寧風烈凜
白者實文簡四世孫忠毅公也忠毅死時其家幾亡噍類弟
四子沆適以逆婦于故侍讀文定胡公之家獲免於難君即
沆也自號之云君生名門資稟靜厚既受室于胡氏日親文
定之教薰陶義理步趨矩度益以成其德獨痛家國禍難之
酷終身於祿仕蓋泊如也至於春秋復讐之義則不能以忘
於中無路自伸積憂蕪心早衰多病以至設齒識者惜之自
宣和中用叔中奉公子蔭恩補登仕郎紹興中始授右迪功
郎監潭州南嶽廟又十五年後為添監蠶其務有劉昉者安
撫湖南學希時宰意誣奏君叔父秘閣公子忞至是昉復來
君即引去適改君湖南安撫司准備差遣迄不上也君念所
生母李氏自淮寧相隔歷歲久遠迎養禮絕遵律追服舉禮
無遠服除申畀前命言者論忠毅淮寧之節訪其後人尚書
下符促赴闕君以時方多虞已又抱痾養身崇德無奪其志
旅歲足矣希冀徼進非所願也竟不往前後凡五監潭州南
嶽廟最後以上登極恩轉右從政郎在法選人六考致其事
則通朝籍君覬得以追貢李氏即引疾請會新制止得改次
等已而嶽廟理考故人之在朝列者為之請乃更授右通直
郎致仕拜命才八日而君沒未及為李氏言也聞者尤傷之
君孝友端諒奉先致嚴居家有制為人謀必周主財用必公
制事敏而詳接物簡而和居處服用取適可而止視外營求
趣紛華靡麗舉無足以撓其中蓋其天資之美而亦薰習之

方也君事秘閣如事父閨閫百為備極勤力深愛和氣小心
畏忌奉承幹蠱凡四十年人無間言始忠毅死事朝命官其
後六人君以其一奏季弟鴻亡蓋淮寧脫死於鋒鏑中者自
餘悉以聽秘閣之命畀其族人而君之子士行秘閣又以郊
祀恩先已諸孫而及之推此可見其叔父猶子相與情義之
篤也故侍郎胡公寅每咨嗟語人曰君向沆之事叔父可
以為人猶子之法矣秘閣自南渡以來聚族而處甚恩既沒
君復率諸弟守其遺訓綱紀輯睦如初乾道七年四月十八
日微疾沒于正寢享年六十有四是歲六月葬于衡山縣紫
蓋鄉梅橋山祔于忠毅公塋側君曾祖考綬故西京左藏庫
使祖考宗琦故太中大夫贈少師考忠毅公子韶故中奉大

夫知淮寧府贈通議大夫賜謚君之配胡氏文定公之女賢
德懿範為閨閫之表子男六人曰士行迪功郎前荆湖南安
撫司准備差遣餘皆夭女四人長適通直郎江南東路轉運
司主管文字胡大原次適將仕郎劉無忌次適蕭槲次適趙
維皆進士孫男二人公順公顕淳熙二年士行以大原所狀
君行來曰先君沒四年矣而墓表未立敢泣以請某惟念知
君之賢實中心平日所敬者獨懼文字不足以稱耳而尚何
辭乃為之銘銘曰

有赫其門　國之休兮　有美其質　寵好脩兮
被服名教　言行周兮　踏閲百罹　抱隱憂兮
世所趨慕　匪子求兮　湘江之湄　獨夷猶兮
終莫克知　尚奚尤兮　碣以詔後　表于丘兮

南軒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九

新刊南軒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墓誌銘

通判成都府事張君墓表

君張氏諱搆字大年漢州綿竹人曾祖諱紘贈太師冀國公祖諱鉞舉孝廉考諱浚隱德于鄉閭贈朝散大夫妣宜人蔡氏君幼孤家徒四立壁備極艱苦而挺然有志於為善某之祖妣秦國夫人實收而教育之逮長能自立鄉鄙称之忠獻公既貴鄉里家事俾君任責君謹守家訓杜門讀書身率宗族公租及時先輸無一事至官府輕財好施勇於為義視親姻之祭祀昏葬不能自給甚者卽助之後生子弟之不率訓者切厲之紛爭不能自决者平處之小大畏伏屢試進士不遂後亦不復往忠獻公知其可以居官呼使來南用叔父微猷公湯致仕恩補將仕郎君時年五十餘矣旋授右迪功郎鄂大提舉坑冶鑄錢司檢踏官未上會省員罷故開府儀同二司劉公錡帥荆南辟為松滋縣令縣更兵火之餘重以水潦湮墊徙治田萊多荒又地産茶方春他路惡少私貨者執兵器旁午甚至剽略殺人官為屯禁捉守要隘盜益群行抵捍莫可遏止令闕官且十年君得檄歎曰世豈有不可為之邑哉至則以撫緝為先罷横斂絶關禁令商旅通行自如誘諭盜使速自新又其黨自為合游手頗從軍者請於府為效用願耕者官給牛以為營田盜以是衰則又推廣保甲法而行之民欣然從令盜無所措足則上其事於朝朝下之府略施行於它縣荆南至今民兵之盛發端自此然君於此思慮極詳密猶恨其說未得盡用於時也縣歲調夫築堤費不貲

□豈緩為姦旋即以壞君詳視向所築率退就淺近不當其
□□更進築要害冒大雪躬臨之迄于堅實明年秋大水堤不
没數尺比退無尺寸圮邑人謳歌焉乃新夫子廟宮率諸生
講誦公居庫庾次第一新松滋自是始成官府會府增戍官
軍符諸邑治舍君獨以不擾集事屬寇過它邑人例多逃徙
境內獨恃君撫循及將去庫有餘貲以代下戶租既去人思
之轉從事郎中書舍人劉公珙薦君可任繁劇差知建康府
江寧縣縣在府下應接期會急星火君先立科條示以恩信
卒以發治聞侍郎尚書虞公允文制置荆襄辟君為淮備差
遣用薦者改宣教郎簽府事有未便輒盡言公命提舉激賞
庫掌庫者武吏公所親信異時無敢孰何君獨鉤稽究治或
以為過既代公者乃小人搜剔費用隱微卒不可得公始歎

得君助為多授夔州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會轉運判官周井
宇傳會大官以舟運蜀馬一路騷動且將盡核羨財以獻君
推誠勸止非一事至其甚不能遏則不敢署文書且與之辯
曰昔稱善理財者不過知取予耳今知取而不知予獨奈何
使者大怒摭吏過公署逆不可則無如之何時敷文閣待制
王公十朋帥夔素以剛正自任每多君曰使為屬者人人如
張君上之人寧患過舉耶終身稱道推揚不置已而馬運卒
不可行使者以罪罷且死君收其孥則盡力君在職嘗以臺
檄攝知大寧監半載遠人安之秩滿通判成都軍府事運帥
吏才有餘第所尚或偏客屬少年爭為刻薄以求媚君居其
間處以靜寧其怙勢妄動者輒面折之帥亦頗憚焉屼山之
下堰水為利最全蜀歲一葺君適董其役歲冬勞苦不減松
滋治堤時或以君年高勸少休君曰民命所繫使身可寒亦
為之何勞耶在職二歲帳獨完方是時虞公已為相其親部
有為邑府下者自帥以下反由意奉之君行縣獨問以職事
□貢之不顧平生大抵直諒不回類如此使得高位以行志
則其卓然表見者又可量哉以乾道六年九月七日感疾没
于官舍享年六十有九累官至承議郎以八年十月甲子葬
于綿竹求祚鄉之原配范氏城都華陽人儉順之德實宜于
家後公三年没子男三人然迪功郎次熙次播長女適鄉貢
進士范子脩次二女適迪功郎宇文紹莊其仲季夫孫男四
人淳熙三年冬熙以然所記錄其言行走桂林請予為表予
與君同曾祖惟銘之義始於鍾鼎然與史異記曰銘之義稱
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至於後世溢美過甚而無

以取信然則宗族之間自為之抑可信乎予謂惟其實而已
實之所在雖親何嫌抑其親者又觀之審也若夫誕書妄紀
雖或傳何信哉予有此不復辭而如吾兄之賢予實親見而
能詳之於茲之述蓋有所不能盡也嗟夫

訓武郎趙公醇叟墓誌銘

君諱師孟字醇叟曾出昌陵燕懿王之七世孫也懿王生崇
康孝王康孝王生丹陽僖穆王僖穆王生南康僖孝王僖孝王生崇
溫獻公五世皆居嫡長溫獻諱令圖是為君之曾祖考祖考
諱子野終襲封宣使考諱伯莊終官卿為外官終右朝
請大夫知道州君生而秀異長無貴驕之習以孝友稱用承
宣公恩補官紹興壬子歲調監永州於剔河稅秩滿用宗室
恩得監潭州南嶽廟自是之後寓居衡嶽府寺中□□□□

被服不減寒士無他嗜好獨與簡編對潛思博考矻矻忘晝
夜其於國朝法度興革廢置利害纖悉至於天文象數
卜筮篆籀亦無所不通論古今事纚纚可聽間即游歷溪山
以自娛適蓋無復後進意也逮于壬午歲之春先公忠獻留
守建康薦君才可以任事操可以厲貪頗易文階擢寘清近
以為公族勸有旨令赴在所而君時已抱疾喟然曰固願一
見君父致愚忠其如疾何且幸得托公族竊尋禁召而不行
國則有刑乃扶持越數驛引疾以歸蓋自始求退以至于終
凡任嶽廟者五主管台州崇道觀者四其恬於進取如此始
君來南嶽會文定胡公之家在焉君聞所講伊洛餘論而心
慕之與文定季子仁仲先生遊餘二十年其間講論問辨固
非一端而君自謂吾斯終未有所安也故先生之沒君哭之

尤哀然而君方年少時性剛而氣銳遇事輒發不可少忤及
見先生長者以來閒暇靜養至於終歲意象循循寬厚和易
未嘗有忿色慍辭見於外識君者皆謂與疇昔為易人則學
力之所變化亦可知矣于後有室家之戚歷時而情未能遣
君頗病之一日晨起灑然有喜色家人怪而問焉則笑不答
已而語其友曰吾今而後始為不負此生平時滯吝冰解霧
消其樂有不可名言者矣蓋自是以為所得不疑有隱几燕
語之意家事亦不甚經念時獨旁觀老釋之書厭然一笑晚
苦末疾以乾道壬辰九月十七日終于所寓之正寢享年六
十有四其年冬君之友胡寔狀其行使來告曰群雙不幸死
而無子將以十二月壬寅葬于衡山蘭橋之原惟是所以詔
來世者敢請來念往來湘中熟君舊矣義固有不得辭者其

惟習俗之弊搢紳大夫往往競於寵利而不能自克如君近
出公族抱負才業而退然終身孜孜求道無所歆慕乎外斯
亦可尚也已是宜銘君嘗官敦武郎配王氏先八年卒獨有
二女長適將仕郎張街次適右迪功郎柳州洛容簿范子文
君無恙時或勸宜以時定嗣子君曰兄弟有子先人不乏祀
是亦足矣而識者尤悲之銘曰

世俗爭趨　已獨處兮　公族烜赫　已踽踽兮
人皆剛強　變見裕兮　夫豈偶然　學所致兮
生以其常　苑易悴兮　勒名于丘　示來世兮

教授劉君墓誌銘

前穎州教授開封劉君晴之淳熙五年四月二十四日以疾
沒于家後三月其孥前太常寺主簿清之葬君于廬陵先塋

之側將來請銘頃予居長沙聞章貢有學官始至登講肄之
堂視其旁列繪像凡五六皆近歲太守部使者即日撤去並
諸先而古之曰君亦知濂溪周先生嘗通判是郡乎先生百
世師也學者所當尊事於是以其處為先生祠使誦習其書
問其姓名而知君之為賢令得清之所寄行錄一編大抵皆
類之士紀述游之言行謂君之教人首務正其趨向月校其
士以行義為先視其文論治道而尊管商談學問而涉佛老
言時事而忘讎敵者必痛抑力排之終日坐直舍雖休沐亦
或不出講質問辯者相踵與之反復無少倦有一善輒纍纍
而申勸之有不善為之愀然曰吾教之不至也以故多所感
動凡學之事小大悉有條理致其鄉之老成者使分教席下
同有濫居其職者擬漸自引去七年趣于學者帝書它州使

之讀而丐增其廩以食之自太守部刺史以下見其懇惻怛敢有慕其學政者故君得以行其志類之士知有為己之為章耻言利而趨於義君之教為多故其去官爭欲留之而不能比其死奔走往哭又爭為紀其言行欲其有傳夫豈偶然也哉予於是而歎君雖在下位而能不苟於職如此且覩其所以教而知其志之遠且大也則為按其錄而書之君字子和本臨江人五世祖太子太保式自臨江歸京師曾祖敷故朝議大夫贈太中大夫祖武質故承議郎考際故通直郎致仕母趙氏君資稟沖澹而溫厚中紹興甲戌進士第初仕吉州司戶參軍兼掌獄事即不為詭隨吏尉郡武上官文符之下有病民者不輕以行及得韶學教授待次凡五年益用力於經史講論先覺師友淵源及其居官則推己之所從事者

而與其士共之秩滿改官遭繼母裴氏憂喪及禪而君死矣病且革戒其家曰喪事勿用異說享年五十有一娶趙氏有子曰仁季女一人惟劉氏自國朝開基以至于捷威之際世有顯人名在國史忠孝雍睦之風相傳以至於今世系益遠而家族不衰君之兄弟又能充焉其敬相勉以道義藹如也大家子孫能世守如此者其亦鮮矣予雖未識君兄弟而與君之弟相與書辭往來有講論之好來求銘君墓至五六辭甚苦有不得而辭焉銘曰

世之論者以郡教授為不急之官以予觀之使得其人則於其州可以成才而善俗顧不急哉韶之學自紹聖間有賢者曰李朴先之實臨其官今八十有餘年矣而士猶稱之不衰及君又見稱曰是可繼先之也豈不賢哉予故表而出之

欽州靈山主簿胡君墓表

惟建州崇安胡氏至文定公而始大其上世皆居里中文定公宦游荊楚歲久與考宣義公淵沒塟于荊門紹興初因徙家衡嶽之下於是二弟寧定從仲曰安止仕為朝奉郎生子寔字廣仲是為君君雖生晚不及親受文定之教而自幼敏茂氣識異於常兒年甫十五從家塾習辭藝從兄五峯先生宏察其質之美也從容告之曰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所謂道者人之所以生而聖賢得之所以為聖賢也吾家文定之業子知之乎君拱而作曰某不敏故竊有志乎此頗有以語之先生嘉其志樂以告語君雖素羸多疾而砣砣自力不肯實由是所見日以開明先生之沒君獨念前賢淪落且懼緒業蕪墜慨然發憤見於辭色孜孜訪友惟恐不盡講辨又復

以求至當議論貴決白不為含糊模稜態其居家雍睦而有制閨門內外無不敬愛之或詢其所以致此則曰家道之安和平皆由小知自私害之吾一以公心惻怛居其間故無事耳始朝奉公沒時幼子寓僅垂髫君撫育教訓恩意甚力輕財好施意氣豁然舅之子貧無所依君收養之終身以至族姻之不能自振者賴君賙卹調護非一而其好善疾惡亦本於天資親朋有過甚言不隱雖其愚蹇不忍棄必反復開導至其以非意相犯則恬不與較平時誦習文定公春秋之說充塞末俗統系將斷每舉昔人誠鄙之義言意深切其操心主於忠孝為學謹於人倫貴實用而恥空言行事之可見者大抵如此早以門蔭補將仕郎殆將二紀約居恬然不急仕進近歲始就廣西銓選得欽州靈山縣主簿亦未上也乾道

九年秋因事至湘陰得疾堅痞在腰股間醫者誤以快藥下之則益甚亟歸舊廬以十月庚辰没于正寢享年三十有八娶黄氏知鄂州抗之女子男二人大同大有皆幼一女才及笄君之没士之識君者莫不為德門惜君之賢至其所居鄉里之細民亦曰何吾人之不幸也予與君交幾十五年志意相合歲時會遇與夫書尺往來無非以講論切磋為事則予之惜君又豈常情可比哉嗟夫學者之病固非一端以予觀於近世其大者有二為貪高慕遠則不能循序而有進自已自是則不能降心以從善是二者抑學者之所甚病也數年以來胴君熟矣蓋務實趨本自反於卑近而虛中求益不私其故常予是以知其所造將不可量也孰謂天之降年止於斯邪摯力而未極其成才高而未著於用予之所深痛也予

豈不知脩短之有命耶是歲十二月癸酉葬于衡山縣雲密峯之東從其先君之兆其友同郡吳翼以狀來求表墓明年乃克為之淳熙改元九月戊申述

吳監廟墓誌銘

予自為兒童時即識吳君子通胸中坦夷喜談論豈弟人也平時游公卿間以忠信自將一見即款熟久不以榮悴改自予先公與丞相趙公當國開督府嘗辟君滋軍上之食及有疾病者逮予家居湘中君還自北即復來登門先君貶陽山陽山窮僻多瘴氣時秦檜擅權焰烈原火忌疾特甚先公再居闔關不與人相聞雖向來故吏亦有莫敢以書至前者君獨隻入嶺求見見必留久而後去年歲間必復來太夫人在長沙君來南必特安問復視先公飲食顏色寧健否歸以告君又與樞密折公善折公貶郴君亦每道郴問勞款曲方儉人跡彈網羅善類搜抉細故以詒檜君嘗往來還家間自若不顧也先公與折公皆作詩稱道之其激義蓋如此君諱命予通字也其先自武夷徙家湘潭曾祖惟忠祖仁信父仲明皆業儒君少而孝友既孤事母訓弟有聞于其鄉母病醫驗絕君精意療治一日復明如初人以為孝誠之感也游京師辟雍籍籍紳間廣西經略使呂源辟君自布衣補官為舊凡所以資源者甚至其可知者如料莫公晟有它意欲消患未然及介省平觀二州以寬支移之擾力行法禁以肅泉貨出徼外之弊廣人稱之盜曹成破臨賀餘黨未去君以檄疾馳入城保其資粮數十萬得無失使者議狀其功君力辭為此猶調官既入督府復就版曹辟為諸路回易總領司主

管文字已而從路公允迪往南京陷于虜深自晦其能亦屢以疑似坐獄不為屈竟得脱歸請祠返故居遂不復出仕矣君論事纚纚聽者忘倦練習典故法令以至山川險易財賦本末出入皆甚悉而又特精於醫始君少時父病瀕死而醫無良且玩視邀重利君慨然閱素問岐伯靈樞之書久而得其妙視脉如洞見五臟詳察其所以然而投之劑無不應如桴鼓飛衛之射郢人之運斤蓋心悟神解非庸醫畢席上語者所能髣髴也計所全活不可勝記在京師時士大夫私識其治法成書相傳以為異及歸湘中鄉黨蒙賴之人有持金帛報者即謝不敢受家四壁處之澹然紹興辛巳八月五日終于家享年七十有五是歲是月祔于先塋實衡山武陽鄉娶黄氏先君卒再娶陳氏子以宗林宗元宗孫伯麒

伯虎伯驥。女長適奉議郎李茆，次適左迪功郎郴州教授王
定宗，季適進士竇楊林宗。異來求予誌，予自念往在潭湘，君
升堂拜太夫人，予以綵衣侍重親，俛仰十五年間，風木之
悲遂成，永感撫事，追昔痛如何言。而於君之誌，有不得辭也。
又念予嘗從先公旁聞君道虜事甚詳，云人心厭虜，思念我
宋不忘，見父老歛容聚語，有或至流涕者。嗟乎，此非國家它
日恢復之本邪？近世士大夫計較利害強弱，畏虜如虎，曾不
思天下莫強於義理，况祖宗德澤滲漉之深耶？予因叙君事
憶君所嘗道者，而喟然有發於斯言云。銘曰：
嗟乎！體魄藏於斯，魂氣則無不之也。咨爾子孫，歲時瞻省，以
謹以護，致饗乎家，以敬事以無忝於嗣。

教授魏元履墓表

故台州州學教授魏君元履之喪，新安朱君熹既為之志以
內諸壙，而其子孝伯復以書來請表于墓。某雖聞元履之風
而未及識，獨時以書往來相與之意，蓋有不待傾蓋而得者。
又聞元履將殁，若以此屬於予，則於孝伯之請，反之於心誠
有不能已者，故不復敢以荒陋辭。元履諱掞之，舊名挺之，後
更今名，則字子實。然以元履行，今為建寧府建陽縣人。父大
名，隱德不耀，故禮部侍郎胡公寅嘗志其墓，述其世系甚詳。
元履自幼立志不群，方是時建寧多儒先長者，元履始入郡
庠，事籍溪胡先生憲、先生器之，已而遍從諸長者游，間又適
四方，所交一時名卿賢大夫多丈人行，故聞見日廣而聲稱
亦日著。其為學，慨然企慕古先，於書無所不講，而於歷世治
亂興亡得失之故，與夫本朝故事之實，尤所諳究，為文章長

於論議，善談說，聽者無倦。其居家孝友恂恂，謹喪祭，重禮法。
於親鄙卹死字孤，雖貧極其力而為之。其居鄉，遇歲飢則為
粥以食餓者，且請於官為之發粟，閭里賴之。視鄉人有不葬
其親者，請當與之期，貧與之費，賴以掩者亦以千計。其有不
舉子者，則為文以告戒之，細民亦多為之感動。其與人交，盡
其情，然不為苟合，長善救失，惟恐不及。後進有一長，必亟稱
而力推之，位望尊重者，若有不合己意，亦面稽不置。大抵其
為人於義最隆也。方年壯時，游江湖間，過衢，客郡守章傑之
家。會故相趙忠簡公之喪歸自海外，傑雅以私怨，趙公且希
秦檜意，逮治其家人，勢烈如火。元履獨慨然以書誚傑，長揖
而去，傑亦無以害也。其天資疾惡，勇於為義，類如此。元履兩
以鄉舉試禮部不第。福建路安撫使汪公應辰知建州，陳公

正同知其賢，相與論薦，復為時相所尼，不得召。居數歲，詔舉
遺逸，轉運判官芮公燁率其僚與帥若守六人者，以鄉人所
狀行義聞，有旨特徵之。時宰相陳公俊卿實當國也，元履辭
既不獲，以乾道四年十二月用布衣入見，條當世之務，首論脩
德為立政之本，繼以正人心、養士氣為言，以為恢復之道，要
必以是數者為先。上獎歎，開納勞問移晷，翼日詔賜同進士
出身，授左迪功郎、守太學錄。異時學官多養望自高，不與諸
生接，亦不復省學事。元履就職，則日進諸生而誨語之，視其
屋有弊壞弗支者，亟請于朝而葺之。其春釋奠于先聖，職當
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則先事白宰相，王安石父子以邪說亂
天下，不當祠，而河南程氏兄弟倡明絕學，以訓方來，其功為
大，請榜奏屏去王安石父子而追爵程氏，列於從祀為允。它

日又白太學之教豈當專以浮言取人宜隆德行尚經術其次揆當使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皆不聽元發念上恩孚言雖不見用未忍去也於是時事有係安危治亂之幾而自宰執以下無敢救正指陳者憤不自已每抗疏力言之至於三四不報則移疾杜門以書切責宰相宰相病之遂因元發之請予告使歸既行則罷為台州州學教授五年六月也元發歸而喟然曰幸得遇明主學力未至無以感悟劾報萬一當益自勉而已舊榜其書室曰艮齋至是日夢其間紬繹得學將求其所未至士子有從之游者亦不之拒而元發病矣病且革顧念君親處理家事無一語謬其母游氏視之不巾不見也戒其子毋以僧巫俗禮浼我招其友朱君熹至則盡以終事為託以九年閏月壬戌沒于正寢年五十八娶劉氏同

郡徵士勉之兄女先十九年卒再娶龔氏子男二人孝伯長國學進士孝聞尚幼所為文章及論議合數十卷藏于家嗟乎習俗之弊久矣惟一己之便利是圖而其它有不遑卹也若元發平日制行以急病讓夷為心一旦起布衣有列於朝則無隱君父言衆人之所不敢言其比於區區自謀者相去豈止十百而已哉而世或以近名訾之抑昌黎韓子所謂忌與忌者非邪雖然使元發而天假之年益充其所志以進其所願學則其所成就發見又豈止於是而已邪予是以歎惜而書之淳熙元年五月戊申廣漢張某述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終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墓誌銘

宇文史君墓表

君氏宇文諱師獻字德隣世為成都人曾祖宗象贈太師魏國公祖邦彥任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太師蜀國公考粹中任尚書左丞佘封南陽郡公贈少師宇文氏受姓系世之詳已見於少師墓碑故參知政事楊公椿之文始少師與其弟簽書樞密院事虛中俱以文學論議被遇固陵極翰墨之選煒然一時少師晚歲歸安于蜀益倦於世故矣長子師牧賢而有文不幸早世少師念之甚君是時方童稚已嶷然不凡日讀書講問娛侍于前少師每為慰釋謂是兒且長殆能繼二父之業少師故時賓客多英俊見者莫不竦然謂宇文氏復

有子矣少師捐館舍君甫年十有二執喪盡禮如成人事姚福國夫人黃氏奉承顏色不懈而自奉極儉薄人不知其為貴公子也季父直龍圖閣時中素重許可尤器君懋以問學先用樞密公恩補承務郎服除差監潭州南嶽廟考滿知漢州德陽縣丞改知綿竹縣丞暇則葺崔斯立之為痛掃洗以種學績文為事且從其鄉之老成故工部尚書員外郎李公良臣及其秀士黃鈞李流謙游聞見益以廣聲稱益以著已而兩丞銓部以微文俱不報更從外銓擬監漢什邡縣酒務君其官惟謹改監漢州在城商稅務未上會詔從臣各舉所知楊公椿時為尚書兵部侍郎以君博學有守聞有旨召赴行在時紹興三十年也君念福國夫人年高不忍遠去力辭差潼川府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未上改成都府轉運司

主管文字丁內艱哀慕毀不能自全免喪楊公已在政府力
挽君倅下亦竟不前差四川安撫制置使司幹辦公事歷事
兩帥其前者寬縱多優君攝義不撓其後者威嚴或過君彌
縫其闕幕府歸重先忠獻公雅知君言於朝遂知簡州簡故
少事君復臨以安靜民甚便之歲歉饑民為盜連數郡君所
部先事區處得食乏無從寇者以暇時極論時事之要編白
於朝宰相亟稱之未滿秩移知綿州綿為大州適承頹弛之
後帑庾匱甚君獨整科條察蠹弊節用度未幾而經常不缺
郡舊有冤獄佃人殺主之僕而誣其主外甚執備見不釋主
家死於獄者三人其它亡辜逮繫死者又以十數方春天為
雨雪地為震歷兩使者不能決更送君所君詳究其牘得情
數語折之佃人引服致之法人謂可以少謝死者冤也事益

省即理緝學校舍其士者行鄉飲酒禮使敦長幼之節在郡
再歲樞密使王公炎宣撫四川以請改知閬州錫賚書甚寵
閬故嘗為宣撫使所治地尤重事且夥君先立之規摹上下
趨令惟恐後率以夜漏未盡數刻秉燭出視事不以為勞亦
不覺有疾也狀一夕與客評論書史自若既寢家人輩聞喘
息若不屬亟視已不能語醫不及進藥而終享年四十有七
實淳熙元年七月二十日積官承議郎以郊恩賜五品服娶
郭氏故朝議大夫知辰州黃中之女子男一人曰紹訓女二
人長適唐剛文次許適梁棪皆進士是歲十有二月晦歸葬
于廣都縣靈溪鄉附于蜀國公塋側君天資忠厚平易與人
交久而不厭或少忤亦未嘗表家居婢僕不見其怒聲厲色
而至莅官之際則簡嚴自守所謂柔而有立者伯兄既早世
恃以其謹行猶子恩義無間言嗜讀書稽考至忘晝夜論事
貫穿今古為文辭贍蔚有餘地所著甚多藏其家初君以二
父世科為念刻苦習進士業為進士者多推稱之兩以鎖廳
試類省輒下益力後雖已領州符猶不置蓋終其身以是為
歉其嘗以謂自先王教胄子之法壞大家世族不得盡成其
才其下者苟從祿利不樂親文墨事亡其間讀書欲自表見
者則又不暇其世祿顧反以從進士貢舉得之為榮噫昔之
人所望于胄子者豈為是哉若君居家孝友涖官廉平溫厚
博雅于以進德孰能禦之顧區區猶以是為歉何哉某之先
妣夫人實為君從女兄故其於親鄙間講聞君行義為詳紹
訓衰其母命萬里致書請銘不敢辭銘曰
學文入蜀三百年支垂派別族益蕃以師弟兄大厥門迭執

隅筆司臯紛二府聯登禮貌尊君生其家愿而溫被服儒素
遠世紛綸朋從博賞剖論郡符三州民所息然若坦易守則
歟人言餘麥滋貴存誰其挽之排帝閽哉玉立歸丘永萬
里方儷伊其藏尚有銘詩貫來昆

承議郎吳伯承墓誌

乾道六年七月十八日右承議郎衡城吳君卒于長沙之寓
君年五十二其子御以治命奉其喪祔君之母夫人方氏之
兆其年冬遣書走告于尚書左司員外郎侍講張某曰先君
組繇不克延攬遂泯沒相與厚善莫如公惟是所以詔來世
者敢再拜哭授使者以請某讀其書泣而諾之君諱銓字伯
承大父朝議大夫獻可以科第起家父奉議郎知常州於諸
侯幕以才術聞君以大父恩補官嘗兩試春官及宏辭科[illegible]

仕監潭州戶部酒庫其調江陵館又知巴陵縣事皆以故不上而奉祠南嶽又宗道者前後凡五中間用薦者改秩曁覃恩遷官賜五品服所歷僅如此君事親孝謹終喪即澹然無復仕進意不忍遠墳墓朔望展省嗚咽泣終身不衰天資狷介質直疾惡如讎不妄交少不如己意輒拒不納親黨朋友有過不忍掩即告語之以此爲賢者所重愛而其間不知君者亦往往怨訕君不恤也遇其急難困苦死喪輒推衣食貲財以助無吝色築居湘濱有亭榭華竹之勝而名其堂曰思親蓋其終身之思誠篤乎此也喜讀書吟誦日夜不息深於離騷爲詩慕陶謝紆餘閑澹之趣其思甚苦至所得意心開目明忽不知歲月之度也以是居湘城蓋幾二十年君娶万俟氏右僕射禼之女初僕射自沅州召還將倚以爲相道

長沙君爲言天下事極剴切且勸以無畏縮不言貢上又漢射得數數以書招君卒謝不往親若舊有官於朝者即不欲以書往來然其居閒每慨然有憂時之志爲政于潭者往往訪君問所宜君爲言田畝閭民所患苦未嘗不縷悉反復君有闕失亦未嘗隱方其仕時部使者雖聞其名交薦之其間有不可者輒謝不受方曰士固當擇所託也能自立蓋如此病且革無它言獨勉其子以學且戒曰我死毋得用浮屠氏是亦可見其所存已長子洵將仕郎次沂幼未名女三人孫男桴子與君寓居鄰墻間一二日輒放相過議論酬唱甚樂則未一載而遂忘君墓慈夫銘曰

有特其質不假其施有蔚其文不顯其聞歸于其宮曰從子親尚其寄思以永嗣人

賈仲山墓誌銘

乾道庚寅之歲新零陵守賈君訪予于休沐舍泣且言曰森之弟仲山不幸不起疾念其後且無聞以齎襲從游敬請志墓五六日一來請自予居湘中有年所矣始聞仲山兄弟居鄉友睦愉愉如也已而皆識之又且辱予讀書城南仲山適亦葺其居與予鄰日相過也去年予來守新定仲山跨馬送予渡湘行數十里不忍舍予顧見其形色特瘁且丁寧勞勉之別未半歲而以訃聞予固悲之而其兄之請勤懇如此予邪重其兄弟平日相與之歡又不忍拒其兄之請於是乎書君諱林仲山其字也其先真定人後徙鄭自鄭徙郢才四世曾大父公直仕爲中散大夫大父諱鄰爲顯謨閣直學士顯于時父湜爲通直郎母張氏君蚤歲能屬文長而值靖康之

亂奔馳江湖閒曉以叔父瀛死事恩得初品官歷撫州宜黃縣主簿邵州軍事推官所至以能稱其聽訟剖折迎忍大抵得其情歷陽張孝祥治有聲于時其守撫及安撫湖南率致君仕以事輒辯率部使者薦于朝改宣教郎調知常德府龍陽縣事未及上享年五十有三君一子甚慧年甫十二而夭又一歲而君歿爲可傷也已君喜讀史居閒自擬九數十卷字皆成誦云銘曰

聚散氣也脩短命也始終理也氣不能不離命則不可違而理則萬古之真也

張氏墓表

建昌南豐曾氏近世有君子曰發字信道仕爲吉州教授麥塋之行推于其鄉鄉之人皆謂信道固賢抑有內助以成其

德焉爾信道之配張氏其先舒州人曾祖鼎臣贈太子太傅祖侵貫贈太子太師父激故朝散大夫知南安軍夫人幼孤鞠于叔父尚書右丞徽之家天資靜肅不妄笑語右丞公賢之槪為擇配信道時為掾臨川中書舍人呂公本中尚書郎許公岏亟稱之遂以歸焉曾君之父樂施家以施而匱夫人自貴族入其門躬履勤儉不忽細故莊敬而順喜怒不見於色小大無間言信道既没教子持家弗墜厥訓晚歲家益饒而夫人約素不改其舊寢帷至四十年不肯易一簪亦更十餘年完緝殆徧今其家俱保藏之以訓示後人然在夫人秉德有常非其所勉強然也淳熙二年天子舉觴前殿推恩海內夫人以子摶故得封太孺人後一年而寢疾一夕語家人輩曰吾病殆不瘳矣衣在某笥衾在某笥宜亟治具又曰某

婦吾嘗使之織未歸其直宜即償之明日又覗具曰毋哭徒亂我意終盡其平時專靜故死生之際能如此是歲十月甲申葬于其鄉龍水之原子男五人長曰持次摶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從政郎前荊湖南路安撫司准備差遣次挹擴撫女嫁文林郎洪黛孫男八人克晃覽究寬允餘未名孫女七人摶在湖南時從予遊狀夫人之行來請銘不得辭銘曰

專靜而常惟婦之臧儉德之光世篤勿忘

宜人王氏墓誌銘

淳熙二年秋安陸宋文仲與其弟剛仲書來告其母夫人八月辛酉没于袁州教授官舍以喪歸葬求予銘予辭未果又書來曰閏月癸酉既畢窆事矣敢請立諸墓為辭甚哀予念文仲兄弟從予游有年矣其哀亡已誠不忍拒也則為之書

夫人姓王氏六世祖太傅明佐藝祖有勳勞在太史曾祖臨事仁宗為寶文閣待制祖承提舉利州路常平事父恪為漢州雒陽令母辭氏夫人適右朝議大夫知德慶府宋許生兩男子文仲迪功郎全州清湘縣主簿剛仲迪功郎袁州州學教授一女適承事郎監饒州景德鎮稅万俟傳孫男女九七人累封宜人享年五十有八德慶君之後先夫人九年葬于衡州衡陽縣五馬山之原夫人之葬實合祔焉夫人幼孤事母稱孝既嫁事姑以恭肅閨相德慶君周睦內外有恩意德慶君没處家事嚴整教子有法度見族部饑寒者矜念施與惟恐不及平時待接長幼一以忠信為主聞人有善喜見辭色爾三為其子言之不置按文仲之述其大槩如此徵諸親友之所聞無異乃係以銘銘曰

惟宅之安無有後艱惟安且久以右厥後

故安人常氏哀詞

晉原鮮于廣大任少母安人常氏大任在襁褓而常氏去其家既冠而知之則常氏没矣大任追念哀戚蓋骨立宦游四方中歲歸故里重惟生不得其養没又不知其處無以塞其悲也寄書友人張某俾為詞而紓之詞曰

孰生無母兮予獨甚悲亦予婉孌兮母實鞠之哺乳以節兮燥溼是宜予不能言兮母實心之冬之凜兮母予溫之夏之炎兮母予涼之母實痒兮兒則肥嗟母之恩兮曷其報之予匍匐而欲步兮嘔啞而將語予未能識母兮母胡為而舍予而遠去兮則於母兮何知諒母心若念兒以忘饑年燁燁而浸長兮以恩撫予躬兮曷自執告予以所從兮乃始涕乎其

以洄宗有承兮義則貞堂有君兮恩或難伸逮予既克知兮
則母已逝而不可見矣予惟罔極之哀兮其曷予已嗟乎母
生予不得婉愉於膝下母沒予不得俯伏于幽宮徒白首兮
卿社滴清淚兮何窮地久兮天長日升兮月常嗟乎此天下
之至情也因爾難忘

南軒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祝文

祈雨

服領以南土剛而農惰夏秋之交數日不雨已或告病求神
雖瀆理不容緩伏惟矜憐下民早沛甘澤周及四境俾克大
濟豐年之報敢不祗修

謝雨

近以農夫望歲有請于神蒙神降休沛爲甘澤浹洽周徧一
境有期更惟神惠終以幸賜吏當虔恭益思不懈以承靈貺
堯山灕江自降休下云應不旋踵沛澤周洽

祈晴

霖雨既仍勢猶未已深慮浸溢有害秋麥早夜不遑用走控

告伏惟矜此下民賜以開霽惟神之惠俾克敬承吏之不恭
敢不修省

祈雨

春且盡矣民將耕田而時雨少靳土膏不滋歲事所係甚重
是用奔走控告明神伏惟矜憐沛以甘澤周徧浹洽克濟南
畝寔惟神休吏之不恭敢不修省

謝雨

涉春以來時澤未應深虞農事之艱奔走控告神答如響
行雨霈連日未已民得以服事南畝吏得以少寬百憂神之
賜其何以報雖然苗既時矣將秀之既秀矣將實之實而堅
獲而周始得以徧充吾民之腹而克憑公之須然則自今以
往歷夏及秋雨暘之節各適其可無或少愆而後吏之責塞

不至數瀆于神其實惴惴爲惟民之凋瘁方歲之豈猶或不
獲惟神之聰明其所臨饗實依于民吏或有罪願止罰于身
而無貽于民也

祈雨

惟今之歲賴神之休早穡既穫矣而彌旬不雨禾之晩者秀
而未實一簣之功正在今日是用奔走控告沛澤之賜惟神
終惠之

祈雨

惟茲晩稼既視其生長以至于今亦且穗矣必待一雨之沛
而後成實乃或斷爲害于垂成惟神之仁獨不矜此豈人事
有以干陰陽之和歟政有不平刑有不中驕怠之或萌實長
民者之責惟民之寡弱獨何與此盍降罰于吏而告其民今
茲一日不雨則有一日之傷事既迫矣號呼于神惟神其哀
念之

謝雨

近以時雨有愆祈請于神寔神降休應以甘澤尚祈終賜渾
泳有秋敢不殫誠仰祇神惠

祈晴

維時初冬氣當揫斂遲者癸酉之夕雷電交作陽縱不收繼
爲霖雨亦既彌旬穀之登場者未暴深霑其積而壞也用走
祈于神所冀開霽以成其終導和致順無爲民災敢不敬告
人事以承休嘉

謝雹 此用之祭社其祭攝神社四物云攝攝有 沖司我下士祿生育功用莫禦餘同

惟邦有社實司其土闔闢陰陽呼吸風雨民所懸依國有發
禮凡我命吏敢不敬事茲冬而溫氣或乖忤陽籥不收蟄燥
蟄附來年何殆癘疫是懼奔走以告俯伏傴僂充以籲言云
神其許醊陰運朔雲同天守黎然霙花上下飛舞風無飈雪
氣有和豫載積載零遠近周溥汾氣一空嘉祥來下隋物意
胎蘇土膏沮洳既釋近憂亦冀遠慶嗣歲其有兆端已豫何
以報神正直是與勿替引之神日聽汝俾我大田有富無窶
嗚嗚其歌坎坎其鼓畏天之誠神所惠顧

祈雨

維茲之歲已届暮春時澤未洽麥苗就槁穀種不入人心皇
皇吏用恐懼奔走以告惟神之仁哀此下民沛以甘雨雷動
風行周溥霑足以開有年敢不敬恭克承休德

謝雨

近以時澤未應控告于神惟神哀民之生賜以甘雨俾克舉
趾于西畝爲惠曷勝惟是自茲以往農事日興所望雨澤相
繼仍迄開于有年惟神幸賜之以不倦惟吏恪承之弗敢怠
惟民欣歲之何有極

謝雨

近以雨澤未溥若自控告賴神之靈連獲嘉澍又隰之壤悉
得就耕謹再拜以謝惟是農事之難自茲以往苗而秀秀而
實所仰於雨澤大霈盡源源也惟神幸終賜以成有年謹再
拜以祈

謝雨祈晴

夏至之日其以南畝望雨控告于神賴神之靈應不旋踵今
既半月沛澤不翅有餘矣而連綿不已陰氣未收獲懼爲下

曰之藹足用再有請于神望即開霽以終其賜夫久晴而玄
雨賞雨而巧晴其爲請誠若無厭者惟神矜此下民赦吏之
瀆而右以俯徇之自今以往伏願五六月至于旬時雨暘相
須無過與不及保我嘉穀以迄于有秋則實拜神之大惠吏
之修省其敢弗虔

秋祭

玆以素秋恪修常事在禮所當報而不祈惟是中秋以來久愆雨澤今稍之傷者雖不及事然土壤堅燥澤氣不升實頑穫嗣歲之慮敢因以請早賜其澤兆開豐穰實惟神之休

社壇

某披命來守此邦政有闕謬願降災於厥躬而無以疵癘于斯民惟明神實鑒臨之

社壇

某恭承皇命來守遐藩視事之初祗見壇壝惟神克相惠綏此民政有乖戾罰止某身

社壇

惟雨暘寒燠之時與不時雖司乎神而實係於人之爲某以不敏來守此邦懼智慮有所弗逮惟神寬之至其自作之孽則願降罰于身而無以傷乎民則惟神之明

禱望

名山大川神靈莫測望祀之典敢不敬恭肇始二壇用伸祈報惟神歆格佑我下民俾雨暘若時歲事登濟罔有菑害以闡神之休惟吏謹當率民奉事自今以往終古無斁

烏龍山神

嗣惟古者諸侯各祭境內之山川嚴其壇壝潔其犧牲以致吾誠焉耳後世立之棟宇設爲像貌其失甚矣仁安之山實鎭玆土風雲變化雨我百穀是爲神靈民所依賴而嚴祀之所曠然未講其何以收聚誠意克有感通肇建玆壇亦既訖事謹率僚屬再拜以祠惟神昭格俾雨暘以時嘉生無癘吏雖不敏敢不率民敬事永以無替亦惟神之休

諸廟

某被天子命來守此邦靖共爾位正直是與頑雖不敏敢不敬斯言惟神實鑒臨之

祭勾芒神

惟時祈春陽氣肇舒乃出土牛以首農事致祀于神實曰彝典惟神孚祐時其雨暘順乃嘉生賜以豐年其敢忘神之德

祭海陽山

嗚呼海陽之山呼吸雲氣維邦之望而民所恃嗟乜晩稼亦既成穟穮時驕陽重成莫潦惟神至仁矜此憔悴觸石膚寸一境是庇沛爲其澤成我豐歲孚于下民求答神惠

祭諸廟

惟玆稼穡幸底有年戴神之休敢忘思報謹以季秋聿修常事惟神鑒臨終惠賜之

唐虞二帝

玆以素秋恪修常事威顏不遠俯伏祗承

灘江堯山

在礼諸侯得祭其境內之山川惟山川之靈能出雲雨故爲禱祀之所依堯山灘江此邦之望也而壇壝未立脩敬無所

玆以夏秋之交近旬不雨農夫望歲之切用敢瞻望再拜以致悃誠且遣官僚捧祀以告伏惟神靈惠孚沛為甘澤俾克有年圖報之修其敢復後

秋祀尭山

玆以季秋萬宝告成謹遣官僚敬修常事仰惟神靈賜以鑒格

尭山灘江二壇

惟江山之神實為此邦之所瞻依而壇壝禱祀無所其用是擢爽塏高明之地肇新規摹爰玆而成謹率官僚俯伏以告惟神孚鑒佑此下民俾歲豊登物無疵癘吏當率民敬事其永無斁

虞帝祠

惟斯民之所以生斯世之所以立繄人倫之敎是賴而聖人實人倫之至也帝之盛德冠冕萬代固豈下臣所敢贊述若[illegible]梧之野謂帝嘗臨寅緣此邦獲奉廟祀某莅官之初適修宮事周視棟宇缺壞弗稱悚栗汗下不敢荒寧肇新規摹玆既[illegible]畢考敬率官僚俯伏以告惟帝之澤化育並行動植[illegible]有窮極敢云此邦獨私其賜

有虞氏二妃

惟神唐帝之女嬪于有虞協德聖神垂則萬代新宮肇建內闢是營修祠于春敢率彝典

大成殿

某以愚陋被命臨民早夜恐懼未知所濟惟當精思聖經之法言躬而行之庶幾萬一得寡於罪悔視事之始敢祗見于

學宮

文宣王

某恭承皇命來守遐藩視事之初祗見于廟為政之方備載經訓雖曰不敏敢不夙夜敬思力行庶幾萬一

先聖

某以承學濫玆為邦視事之初祗見于廟佩居敬行簡之言推學道愛人之志雖曰不敏敢不夙夜庶幾萬一

先聖

廟學新成謹率僚吏與鄉之士行釋菜禮敢不再拜稽首恩所以祗若明訓

先師

廟學新成謹率僚吏與鄉之士行釋菜于先聖敢以先師兗

國公配

先聖

玆新棟宇亦既告成敬奉神像即安于宮

蜀漢昭烈帝祠零陵

惟帝痛宗國之顚墜憤醜賊之憑陵顛沛百罹信義不舍天於贊哲顧為之佐英雄樂效其死規摹宏遠夫豈偶然天不祚漢豈無其成雖曰不終正理昭然眷言玆地昔所遲[illegible]烈猶存想舊懷德有廟以祀典禮則宜藩臣經從敢不[illegible]

嚴子陵祠

某以愚陋被命來守此邦竊仰先生高風於千載之上視事之始恨拘印綬不得躬走祠下敬遣迪功郎嚴州州學教授鄭某往致一奠

祭嚴先生

上竊惟此邦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先生高風之所存也錯稽隱之地祠像具設而學官之中豨嘗獨曠其何以慰學士大夫之思乃闢東偏肇始祀事嗟乎世遠道散寵利相希而卑君之義盜以不明惟先生曾不以一毫動其中啓世祖貴德尊士之心成東京砥節礪行之俗施澤遠矣嗟我多士克承繹之

承相萊國寇忠愍公祠 公安

國有大議發言盈庭紛紛鄙夫處縮經營豈國之愛惟誅厥身從違之間興喪所分不有英哲孰相其成一言之決九鼎莫傾允矣萊公社稷之臣定計澶淵功垂日星匪功之艱其見克明惟見之獨勇莫我嬰黃蓋一張虜膽已醒是曰廟勝

豈幸之云彼纖雖巧寧泯其伸是非之公久焉益新舊續茲邑公所嘗經民之愛公孔悲以慌有覩者竹為之發生我來拜公

新刊張南軒文集卷之四十二 終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祭文

祭虞雍公

惟公起自逸服進登王朝適逢禦敵之衣會辭難之色發挾獨奮力折凶暴之鋒驅車四馳徧當邊圍之寄式符眷意抜正鈞衡堂堂漢相之容赫赫周民之望方三年之坐閑掊萬里以言歸顧寵光之至隆在近世而莫比豈期疾遽以計聞帝所咨嗟士增歎息某之愚頑嘗勤推轂之懷論有與同正惟公議之報敢憑薄奠用將鄙誠公之英靈實所臨鑒

祭汪端明

嗚呼公之盛名蓋四十年有如黃鍾大呂歸然在懸使末汝學人之望之亦知其為衆樂之先惟平日之祈嚮每務做乎

昔賢不與世以交移不絕俗而抵獨好義以款款而悰忠之拳拳苟片善之足取必挽後而推前或所趣之有違敢疾假於色言頃規摹之若是豈斯世之其然昔棲遲於下僚寵師友之淵源逮驅用於王朝論攔經而不偏實衆芳之所宗府佩蘭而捉荃愛賦政於藩方亦惠澤之宛宣晚卧柯山靜觀其旋玩心於義理不自放而益虔隱声實之逾隆竚側席之招延何大命之止斯歎莫返於逝川痛易簀於蕭寺無居宅之一椽嗚呼前輩風流于今幾焉典刑云亡後生孰傳念言忠誠公所知憐義爲金石久而彌堅書猶在手人隔九泉稱物印綬奔走靡緣執知予悲涕泗漣漣

祭劉樞密共甫

謹爲位致祭于故留守觀文樞密劉公之靈惟公德業孚于

上下威望著于華夷宜秉國鈞以輔 明主天不憖遺人之云
亡夙蒙公知尤重傷痛爲位家塾慟哭寫哀

再祭

嗚呼哀哉六月甲子喪我元臣如其可贖何直百身盖積天
下之望已久而關天下之故已深其明決足以斷謀於俄頃
而剛毅足以任重於千鈞忠誠孚于君心惠澤浹于斯民威
名聞乎蠻貊義槩動乎三軍使之主廟堂之上固足以厭姦
於未形而置之排難解紛之際不俟施爲已足以折衝於精
神國家柱石人失典刑此有識之士所以爲天下惜而至於
泣涕沾巾者也嗚呼哀哉忠顯之烈感乎昭明二卿之忠不
忘請纓公自壯歲念其家聲慮焉飲江奄從時趣國有大政
抗論前陳由斯而來稍其直稱出身而刑國有大人及其分

閫鎮逸息兵遂登紫樞以翼政經收綱端本用舊朝廷凜然
正色公言是伸復牧子藩所至績聞蘇荒之政近世莫倫旋
觀設施靡難靡替左右具宜久而愈新江湖儆環幾老于行
人望公歸帝國厥勤豈不用公未極于成嗚呼哀哉夫子知
我匪契之云我之於公惟義是覩相勉相厲期報吾君情深
意得有同弟兄言念作別乙未之春我車入南公往江濱奔
焉不含語何諄諄豈期一闊而隔死生精爽在目我言孰聽
嗚呼哀哉義當奔走送公歸轜羈其拘攣王事有程哭公家
塾載遣此文禮雖不豐公鑒其誠

三祭

嗚呼哀哉公之云亡既踰再時匪今之悲百年之思故歲之
冬始奉遺盟一見流淚繼之以哭蓋淚行斜如公疲爾誦公
之言則何昭晰始云國恥抱恨九原勉予忠義以報吾君中
書先公銘志未立豈無他人命予以筆未復繼書囑弟及子
嗟予何人乃能以死精爽在上耳聞公言頓雖不武敢怠勉
旃銘詩脫草濡毫薦誄獨慰悲無昌詔不泯貽書平甫期守
公訓告于二子罔墜厥命惟元晦君實公所敬無求于外惟
晦是聽公之息女當擇于婦願予雖遠顧興閭之九公所命
當以復公病其是將告于公宫

祭唐待制 立夫

惟公清秀粹溫抗志千古文辭深醇我王褒獻納雍容有
威無忤過民如兒伊數匪怨及臨事會不改平素人方忽怨
也獨有裕嗚呼惟公之實世或知之而鮮克窺其微盖據稽
隱几獨得忘言之妙故飢食渴飲俱不外乎天機没無極化

則亦其宜先君與公道義之交豈獨賓客之敬藐然孤生早
孝適聽雅其折衷於公奠隱方抱鉅痛公復云亡東望都水
有淚淋浪兄弟之初念爲先友敢遣蕪祠侑此卮酒

祭王參事

惟公天與勁特世推忠純正色立朝姦邪所憚其於當今大
義胸中見之甚明非苟然設竊者比也蓋自發策大廷至於
没齒凡十五年凜如一日去年之春復來造朝身雖已病嘗
君屢采篇惟昔先人雅器重公藐然孤生睨蒙公知去造朝路
曾未幾日遽聞來訃越在遺爵今定止始克遣一觴之奠
匪惟欵世痛公之亡而非獨下交之私情也

祭張舍人安國

某謹具官某就城北掇捜爲位致祭于亡友舍人張公之

哭嗚呼去年此時送公湘濱豈期今茲哭公失聲矣奕往同
交情不忘邈不復見我歸以傷惟公天姿邁倫發越而不羈
考以昌王國今茲之哭豈吾黨私體有匪多公其臨之

再祭

嗟乎如君而止斯耶其英邁豪特之氣其復可得耶其如長江巨河奔逸洶湧泚然無際而獨不見其東匯滇渤之時耶又如驊騮綠耳追風絕塵一日千里而獨不見其日暮税駕之所耶此某所以痛之深惜之至而哭之悲也惟君起布衣披簡過十年之間入司帝命出領毅路文章之炳燁政事之起卓多士之所共知亦不特某之贊歎惟其孝友恂恂朝夕則人有不得而盡知者方自荊州歸某以書抵君謂及此閒暇專意卒志實進德脩業之要君深以為然孰謂曾未數月

乃有此聞某傾蓋荷知久而彌篤言有勁切君不以為迕此意何可忘也道阻且長不得往哭遣致一奠孰知予悲

祭姚端明

惟公早試劇煩見才猷之敏部晩登郎廟都寵數之便蕃方新十國之瞻遽作九原之隔凡茲民吏孰不傷嗟某昔歲朝班嘗奉笑言之歎知今官守幸遵規畫之餘念託契於交承敢異情於生死遠將一奠少見鄙誠

祭王侍郎嘉叟

惟灵強毅自立克大其門進登王朝無所附麗從容造膝有見不隱而辨其直士歎其忠豈期卧家遽以訃告凡百君子孰不嗟痛矧惟交舊嘗辱論心為國惜賢撫渙無已道阻且遠莫獲走前一奠不腆少致此誠嗚呼哀哉

祭黃侍郎仲秉

嗟乎孰謂仲秉而止於斯耶念言鄉曲之契萬里相遇意好特深迨茲朝著志同有幾攜手憂國言竊及私僕之去國君則愴然謂予之行予胡可久本期有補寧為潔身嗟乎斯言琅琅猶昨日事耳去年君歸道荊鄂間數得手書眷焉不舍豈期抵舍遽以訃傳始聞其疑已乃深痛善類之喪士所共嗟矧惟下交情其能已嗟乎仲秉溫厚而文立朝有忠盡之輿為政有平理之稱遠業未久中道遽止嗟乎痛哉敬遣薄奠遠致鄙誠執事占辭隕涕盈紙

祭查少卿

嗟嗟元章而止斯耶脩短有命亦奚以悲惟其所有未克究施昔之觀人驗于其私君之在家孝友融怡出而臨民則具

是依人之有才患不克勝惟君敏才遇事風生而能自持以蹈準繩博見洽聞貫穿古今發於文辭溫潤老成尤長論事縱纚可聽發登道山嘉言有稱持節蜀道撫循眷溫中外踐更名實攸敦前年之秋萬里來歸往臨秦淮軍民具宜人曰賢勞君辭雖辭云何一疾遂以訃家遽茲踰年竟老煙霞訃音初傳駭愕嘆呼念昔幕府傾蓋情親竭來同朝友誼采深憂時許國則識君心解后歸舟班荊共語覺君病餘未渠復故惟君臨別感慨如許嗟嗟元章有志未遂尚約卜廬湘水之涘豈期一別而乃永已君弟在荊銜血星奔君歆親然孰誨孰存哭遣此奠君乎不聞

祭呂郎中

嗚呼前年之春識公嚴陵望其容鵠然有蕭祥豈弟之氣知

其臨民之不苟也聽其言纚然多故家遺俗之事又知其世守之不忘也別後之書情何篤也訃書之傳痛何遽也令子友義為深一奠之禮敢以薄而廢耶

祭黃檢正

惟公植德敦靜蓋徐公之有常秉心曠夷寔師德之無競奉職外服去愈見思列官王朝久不改度方矚待符之拜遽遭假月之疑猶冀護潘豈期易簀某夙蒙勝子託在葭莩秪增百感之深莫效一酌之勸禮雖不腆情則可知

南軒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新刊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四

祭文

祭萬二提刑兄

惟兄植德忠厚持身謹嚴早藏名於儁科遂發英於賢軌對揚天陛益皆彌綸綍之蘊周旋坤維所至有袴襦之詠爰因郡最益究外庸漢水詳刑茂著平反之實黎門易節有贊刺舉之先方聞趣召之恭忽駭抱痾之報竟茲奄忽實重痛傷載惟門戶之衰正竊梂棠之庇永言流涕莫喻此情恨以阻修無因奔走一奠不腆鄙誠是將

祭黃運使 清臣

惟靈敦厚為質而德慈祥惟其所歷阻難備嘗故於民情尤所究詳景倩真清徐公有常將命嶺海以身律荒發節來湘風采載揚于彼京隰馳驅攢進謂當終更歸近帝旁如何一朝而奄云亡實帶方設語音琅琅得疾俄頃見聞駭傷下逮閭里咨嗟徬徨其之所居實邇門牆奔走弗及執手涕浪念言傾益意味則長與人之周是固難忘疇昔勝日從容豆觴豈期於今來哭公堂一奠不腆中誠是將

祭趙養民運使

惟靈賢源積慶列鼎傳家宣化承流飛聲藉甚盤根錯節游刃恢然爰入對於所朝遂結知於宸衷出綸示寵持節分差民瘼旁咨豈憚驅馳之遠邦財盈阜生取斂散之權何一疾而弗瘳不終更而歸報王畿結綬未酬葵向之心夜壑移舟遽起薤晞之歎恭雅承契好茲其官聯笑語如存忽驚於永已酒肴不腆以寄於餘哀

祭蕭毅撰

惟公氣和而節剛言訥而行敏視之退然物若不能及其當可言之地論議切直風采凜凜中外聳然豈非庶幾乎仁者之勇耶某頃在朝列每見公憂時惻惻備形辭色心竊期之已而平日之言率皆可復益知其所守有素非苟然者來使湘州某適在遠方嗟再見之難豈謂九泉之隔書猶在手訃忽來傳為時惜賢臨風隕涕一奠遣致少述鄙誠

祭宇文使君三十一舅

惟靈席慶鼎鍾之門留心當布之事跡其壯歲蔚然藝文況德履之素寬後天下之有裕宜昌遠業克繼先猷方小試於偏州固已耕於惠政未結王畿之綬忽移夜壑之舟空室受璽不復賈生之召桐鄉奉祀空留朱邑之名某適守遐方遽

承來訃載誦渭陽之什彌隕盈襟緬想佳城之阡心馳執紼

祭魏元履

嗟乎仕于王朝自一命而上皆得一論疏時事此古之義而亦祖宗詔也君起布衣服在學省忠言屢發率關大體在他人方且慶縮畏避君輒先之亦可謂毅然有立矣世之議者群起而求多於君此益無足怪然君自退歸以來益務自脩以書抵予謂將講學進所不逮予德之而嘆息以為君異日之所成就其又非予所可量者而孰謂天不復假之年耶君雖未遂傾蓋之類而君相與之意則甚厚豈謂竟不克識君耶一奠往致以紓予情

祭儲經舅

惟靈早以藝文有聲場屋晩游幕府簡默自將故鄉淑然嚮

懷莫寄因循一疾遂至沉綿獨賞同僚共舉終章嗚呼可哀也夫

祭蔡致政

某來桂林首訪鄉之老成而將問政焉人士同辭以公為稱首公雖已枕疾于家罕接人事然如珠玉之在山淵游于其門者亦足以借其輝潤惟公起自𤰞土取科第歷事以忠厚敦直稱亦嘗典州布澤于民已乃謝事於未衰優游鄉閭子孫滿前安恬獲福克享上壽在公庶幾乎無所恨矣然公之云亡後生失儀刑之尊吾黨之咨詢之益是用嘆傷為之流涕不腆一奠聊寫此誠

祭甄總管

惟靈早以忠義赴乎功名方排難解紛之時有投袂應變之

智慷慨辭氣感動三軍謂當究於設施乃纏遭於排抑建于晩歲再逢當守之知旋即九泉莫展𢹂鞍之願考先世平江之績想一時共濟之人念事會之多違歎奇才之難得屬茲假守適值喪舟薄奠為誠臨風增愴

祭賈仲山知縣

惟我別墅與君隣墻春朝秋夕幅巾倘佯湘西之別我獨愚君藹然其癯顏言受身甫及半載遽以訃傳推案愕眙繼以泫然惟君之才疏通而敏惟君之行友睦以謹曾未究施而止斯耶道阻且長予之悲耶

祭邢致政

嗚呼曾仲生而多艱暫仕輒歸已乃掛冠其才有餘蓋可發煩會不少試老于家山間止名堂惟適之安隱户明窗日對

羣頹坐上客常不空杯樽且復重義周人急難謂享壽康而
年亦慳我家長沙殆若鄉關故舊益落為之涕潸昔來兹堂
擧酒相看今來兹堂帷白旐丹嗚呼哀哉

祭經幹八兄

嗟哉吾兄生也多屯惟坐之艱宜求厥齡胡亦嗇之而止於
斯命也不齊其孰為之乙酉之夏過我湘濱撫我苦塊話言
諄諄為我久留去則不忍舟中之別有淚如隕我觀吾兄齒
髮未衰頗言愛身相逢有時兄復一笑予言甚真我健且武
當復南征側聞還家有以自娛醒酒擊鮮賓燕則都謂當安
樂此晚歲豈期訃來駭痛曷已遠在萬里走哭無從寄此
一觴酹西南風

祭宋子飛參議

哀哉子飛而至然耶孰無疾患君何酷耶始聞哭子繼曰悼
亡念君之親白髮在堂曾未幾日亦以訃傳想皆曷任摧苑
曷全作書吊君下筆不忍道阻且長畏聞來信哀哉子飛身
竟隨之臨風泫然為君涕洟如君吉德所遭乃爾惟命不齊
孰主張是建陽識君今兩周星離合不常交情愈親湘岸之
別自夏徂秋詩墨未乾君已不留有粟者殯誰其收之婉孌
兩孫誰其周之里有賢公隣有君子話言平生當亦任此我
獨在遠莫克奔馳一奠往致哀哉子飛

祭南康四九兄

嗚呼同祖兄弟今存四人惟兄能文自予始齡意其遠大以
羅吾門僅守一州才未克伸豈謂兹朝乃傳訃音驚惶慟哭
痛心不錫為位一奠哀哉此情

同前

嗚呼哀哉惟兄早歲秀發而文泰國之恩篤於諸孫忠獻之
愛視予猶均惟伯父寔勤寔勤未究之業付之吾兄謂當
遠大以翼以承如何中道車折其輪僅歷一州莫覩厥成嗚
呼哀哉某之於兄少長相親論文講藝豈無友生雪川之別
慘爲醆斝視兄之容瘦而不榮酒酣諄複頗言愛身少弄剛
惻以致和平孰期一疾竟以此傾嗚呼哀哉予今幾年遠寓
雪濱鴒原莫憮每傷予心矧兹求訣痛復何任念當挈歸以
近榆枌乃聞知命留葬是云嗚呼哀哉遺字見屬奉之潸零
將絕紕筆又何剛明嗚呼哀哉屬拘印紱奔走不能向屍長
號涕莫吾陳猶子幼弱念言惸惸敢不扶持兄言是遵尚惟
英爽其或來歆

祭胡廣仲主簿

惟君孝友之德篤乎天性問學之志自乎初年疾惡見其公
心臨事知其審慮謂當遠大以究所成如何一朝遽止於此
聞訃之始痛恨則多豈惟歎德門失承家之賢抑亦吾黨失
同志之助交遊歲久重以婚姻往哭未能薄禮先致涕零識
愧言不從文

祭吳晦叔

嗚呼惟君早登五峯之門即捐進取之習從事義理今幾二
十年思慮益親操履益固而其撓悉人情通練世事持之以
忠信行之以周密蓋有用之實才而進學之良資也豈謂一
旦止於斯耶某與君論心為日亦久切磋講究友誼金石訃
音來傳泣下莫止嗟夫任道之艱而同志益落此予之所悲

而且夏也官守所拘未能往哭一奠遣致言不復文

祭外姑何恭人

惟靈生于胡家來嬪德門奉饋承祭克謹晨昏如賓之敬婦道則宜逮夫晩歲有光母儀允矣三德偽于彤史胡不百年永庇孫子憶在乘兆獲拜于堂辰幾一周有淚淋浪我悲終天靡怙靡恃起尊渭陽痛復抵此傷哉道遠一慟莫前薄禮持誠靈其鑒旃

省墓祭文

某往者惟念古不墓祭之義每來展省號哭于前不敢用世俗之禮以行其所不安而其中心終有所未満者近讀周官有祭於墓為尸之文乃始怵然深惟先生之意存世俗之禮所以緣人情之不忍而使之立尸以享所以明鬼神之義盖其處之者精矣今茲用是敬體此意為位于亭具酒肴之薦以寫其追慕之誠准事之如不敢不告俛伏流涕不知所云惟考妣之神賓鑒臨之

雨軒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四終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

（宋）陳淳撰

外集一卷

清初鈔本

北溪大全集五十卷、外集一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陳淳撰。淳有北溪字義，已著錄。其生平不以文章名、故其詩其文皆如語錄。然淳於朱門弟子之中、最為篤實、故發為文章、亦多質樸真摯、無所修飾。元王環翁序、以為讀其文者、當如布帛菽粟、可以濟乎人之饑寒。苟律以古文律度、聯篇累牘、風形露狀、能切日用乎否云云。是雖稍在過直之詞、要之儒家實有此一派、不能廢也。又淳以朱子終身與陸九淵如水火、故生平大旨、在於力申儒釋之辨、以鍼砭金谿一派之失。集中如道學體統等四篇、似道似學二辨、皆在嚴陵時所作。反覆詰辨、務闡明鵝湖合講之緒論、亦可謂堅守師傳、不失尺寸者矣。集為其子榘所編。末有外集一卷、載其祭文、誌銘、敘述五篇、亦榘所輯附。淳祐戊辰、郡倅薛季良為鋟版龍溪書院、歲久散佚。元至元乙亥、明宏治庚戌、又兩經翻刻。今所傳者、蓋猶宏治本云。

北溪先生文集序

道之顯者謂之文措辭艱深造語險怪文云乎哉六經乾坤也四書日月也天口成言下筆分書惟盤誥雖以方言切未害艱深險怪也蜀之玄家之莊如篤蛟螭如僂庳豹文誠奇、求其顯斯道者無有乎爾夫以見知聞知之傳有所自來孟子而後斯道顯於濂洛濂洛之後斯道顯於紫陽一時門人半天下惟北溪陳先生獨傳風渾閩始末獲見首已成規方以中矩一聆謦欬紅爐點雪查滓渾融觀其問目如小戴曾子問隨時辯詰毫髮不遺戒懼獨慎二歲與朱子誠敬齋同一轍程張呂書仁二辯與朱子辯輯畧同一機字義近思錄也雖詠歎興詩也篇、探心法之周原字、究性學之蘊奧誠又與朱子大全文相先後朱子之道學大明于世羽翼之功先生居多當時稱為朱子嫡嗣其信然與譜先生之文當時菽粟布帛可以濟乎人之飢寒而律以古文馳騁駢偶累牘風形月狀能切日用乎否集五十卷淳祐戊申郡倅薛公季良鋟梓龍江書院歲久佚壞乙亥暮冬幕賓本齋高公念斯文之將墜痛道統之無傳遂以文移有司力請受梓於是太守張公是其說推理爲古孫公贊其議遂以庠廩羸奇委學錄黃元淵之三山墨莊鋟刻而黃又勉齋先生之裔故其奉承惟謹不三月而集事環翁備員教席命序其事生晚設聞揚休王正不可得而見之矣所幸者嘉言善行猶未泯焉思昔五蒲陳後齋鄭子尚黃子洪諸老與先生同在朱門著述今有一二其子孫亦不顧惜使皆如諸公之散前修勉來學安有奇賢扶道側之嘆哉僕於先生之文領景仰也夫亦重有感也夫至元改元臘月漳州路儒學教授莆窗軒王環翁舜玉父序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目錄

卷一

古詩

隆興書堂自警三十五首
閑居雜咏三十二首
仁　義　禮　智　孝　悌　忠　信
父子　君臣　夫婦　兄弟　朋友
耳　目　口　手　足　心　博學　審問
慎思　明辨　篤行　隆師　親友　遷善
改過　禮維　義維　廉維　恥維
警惰　警滯
丁未十月見梅一點
丙辰十月見梅同感其韻再賦
憶李友叔洽三首
自訟　失言戒
釋子名字義　警惰
讀所之贈王氏子
名陳憲友清軒　贈劉伯翔相師
赴調婦憂時題壁
秋夜玩月

卷二

古詩

四十
和丁祖舜二月除寒之作　和丁祖舜綠笋之韻
贈和再和丁韻
西征鉛山遇霜
遣狹人橫逆
上趙寺丞修學釋菜會餞
送趙寺丞解漳南赴湖北倉用教所贈詩韻
送行
詠陳世良天開圖畫之閣
和林叔已詠楊守福壽林塘之韻
和林叔已詠福壽林塘韻謝楊守保舉狀
仙霞嶺遇虎
謁張公祠
三月十一夜紀候
久不雨
賀傅寺丞喜雨二十六韻

卷三

律詩

訓兒童八首
孔子　顏子　曾子
弟子
人子　應對　進退
洒掃
西征黄蓮坑遇雪

分水嶺　祝杖投錢塘江
和陳叔餘贈詩韻二首
送王子正宰長樂二首
送廖塔林伯魯東歸
送廖子晦倅湖還劉四絶
和丁祖舜重修日涉園
依趙尉獄空韻上陳宰
依方宗丞和林僉判賞梅追壁水之韻
送陳尉後之國實歸二首　不赴十姊初度之席
送教歸二首
湖齋對蓮　對菊
和丁丈詠史君倚雨之韻
用明師叔韻贈畫工張子英
送王子正赴贛倅二首
予方宗爭側之美璋
西征荒田遇雪三絶
大漿嶺　過武夷
紫溪遇日　鉛山遇雪
和人詠梅韻　示兒定孫二絶
歸舍橫逆　西征過仙霞嶺雪晴
平望雪無風雨　過江山遇雪
玩雪　過衢州第二程見麥雪中青

答劉粹中丞奉求教之韻
横逆自廣三絶
趙守禮延入學陳伯踐有詩因和以復之
修學扁大成殿門依教教韻上趙寺丞
存心
和畢廷瑞贈詩之韻四絶
林和求明道堂詩二首
遊雷峰塔靈梅上人求詩
無言上人求詩依黃蘗韻
寓泰陵學和鄧學錄相留之韻

卷四

律詩

題真竹廟六絶　馮郎中廟
西楚霸王廟二絶　題江郎廟六絶
和傅侍郎至臨漳感舊十詠
和陳侍郎韻寄題林尉肯堂
和陳侍郎韻寄題林尉尚絅堂
權長泰簿喜雨呈鄭宰
四月十八日喜雨再用前韻呈鄭宰
解職歸題主簿軒壁

挽詩

挽王郎中五首　挽楊料院二首

銘

挽程推官二首　挽蕭知縣二首
挽孫少卿四首

箴

敬恕齋銘　枕屏銘

君子戒謹所不睹恐懼所不聞箴
君子謹其獨箴

贊

晦菴先生贊　壁中自贊繪像

疏

不光隆興寺借傳經疏

卷五

書問

初見晦菴先生書　孝根原
君臣夫婦兄弟朋友根原
事物根原　仁恕　忠恕

卷六

問目

詳論莫春　詳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意
詳容深動靜　詳子溫而厲章
詳匡人不能害孔子意
詳高堅前後意　詳逝者如斯夫章

詳學道立權章集註
權是正理
聖人千言萬語皆從大體中發出
主敬窮理克己功夫
理有能然必然當然自然
詳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意

卷七

問目

詳顏淵問仁段　己一名含二義
詳克齋記克己乃所以復禮句
克己復禮須知二而一一而二

一日克己　仁禮
顏淵仲弓貢業　語司馬牛又下於雍
三仁夷齊之仁及顏淵等仁

卷八

問目

詳集註與點說　子路不違禮
天理人欲分數
率性之道原自有條理節目
親親仁民愛物只是理一而分殊
利者義之和
孟子說天與賢與子可包韓子憂慮後世之意

深造自得疑意　告子論性之說五
告子與程張說氣不同
三仁表裔顏子之仁
用散而體不分　橫逆自反

卷九
貫齋記　仁智堂記
韶州學師道堂記　宗會樓記
食燕堂記

卷十
序
鄒齋錄後序　竹林精舍錄後序

卷十一
送徐楊二友序　送趙秋序
送家太仲序　別徐懋功贈言
說
心說　心體用說
河圖洛書說　四象數說
先天圖說　後天圖說

卷十二
說
子右見子求名說　朱仁仲字說
卓氏二子名字說　汪氏子名字說

嚴陵學徒張呂合五賢祠說
魂魄說　釋家君錄忌說

卷十三
說
宗說上　宗說中
宗說下

卷十四
題跋
代陳憲跋家禮　家禮跋
代鄭寺丞跋家禮　代跋小學
代跋大學　書李推近思錄跋後
題徐君大學詩後　讀高齋留是集
讀曾君容春堂記

卷十五
雜著
道學體統　師友淵源
用功節目　讀書次序
似道之辨　似學之辨

卷十六
雜著
大學發題　中庸發題
易本義大旨　啟蒙初讀

卷十七
雜著
訓蒙雅言　暑月示學子
暑月論齋生
侍講待制朱先生序述
卷十八
講義
論語發題　學而至十五志學章
卷十九
講義
原畫　原辭
卷二十
解義
原占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視箴解　聽箴解
言箴解　動箴解
敬齋箴解
辨論
程呂言仁之辨　張呂言仁之辨
卷二十一
辨論
太極辨　潛虛
卷二十二
書
答廖師子晦一　答廖師子晦二
答廖師子晦三　辨林一之論動
卷二十三
書
與黃直卿寺丞　與朱敬之寺正書一
與朱敬之寺正二　與李公晦一
與李公晦二　與李公晦三
答李公晦四　答李貫之郎中
答陳師復寺丞一　答陳師復寺丞二
卷二十四
書
答陳師復寺丞三
答趙李仁司直一　答趙李仁司直二
答趙李仁司直三　答趙李仁司直四
與鄭寺丞一　與鄭寺丞二
答黃先生　答潘謙之
答徐君甫　答蔡逢慄二
卷二十五
書
答郭子從一　答郭子從二

答郭子從三　答李與叔
與卓廷瑞一　答卓廷瑞二
答卓廷瑞三

卷二十六
書
答陳伯澡一　答陳伯澡二
答陳伯澡三　答陳伯澡四
答陳伯澡五　答陳伯澡六
答陳伯澡七　答陳伯澡八
答陳伯澡九　答陳伯澡十
答陳伯澡十一

卷二十七
書
陳伯澡一　答陳伯澡二
答陳伯澡三　答陳伯澡四
答陳伯澡五　答陳伯澡六
答陳伯澡七　答陳伯澡八

卷二十八
書
答陳伯澡
與陳伯澡論李公晦往復書

卷二十九
書
答林司戶一　答林司戶二
答林司戶三　答林司戶四
答蘇德甫一　答蘇德甫二
答蘇德甫三

卷三十
書
答王迪甫一　答王迪甫二
答王迪甫三　答梁伯翔一
答梁伯翔二　答梁伯翔三

卷三十一
書
與姚安道　與陳仲思
與黃寅仲一二　答林自知
與鄒生甲　與王生震

卷三十二
書
與鄭行之　答鄭行之
與鄭節夫　答鄭節夫

卷三十三
書
答西蜀史杜諸友序文

答楊行之　答梁仲吏

卷三十四

書

答陳遂父一　答陳遂父二
答徐懋功一　答徐懋功二
答徐懋功三　答林聶時
答林一之　與王仁甫
與陳正仲　答陳正仲

卷三十五

答問

答王廸甫問仁　答王廸甫問性
答林尉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
答鄭景千問持敬
答鄭景千書中窮格一條之義
答徐懋功問造化存神之說
答李丈人因亡婦欲親春祭之問
答李丈人論喪疑　又答喪疑
答陳伯澡問居喪出入服色
答崔行之問服制主式

卷三十六

答問

答南康胡伯量問目
答郭子從問目　答王廸甫問仁之目
答陳伯澡問仁之目
答陳伯澡問性之目
答陳伯澡再問仁之目

卷三十七

答問

答陳伯澡問論語

卷三十八

答問

答陳伯澡問論語

卷三十九

答問

答陳伯澡問論語

卷四十

答問

答陳伯澡問辨諸丈人心道心之論
答陳伯澡再問論語
答陳伯澡問大學　答陳伯澡再問大學

卷四十一

答問

答陳伯澡問近思錄
答陳伯澡問中庸

答陳伯澡問辨諸友情性之論
答陳伯澡問敬齋箴
卷四十二
答問
答陳伯澡太極　答陳伯澡再問太極
答陳伯澡問西銘　答陳伯澡問詩
答陳伯澡問書
卷四十三
劄
辭陳敎延入學　擬上趙寺丞改學移貢院
論淫祀
卷四十四
劄
論秤提會　論粥盜
論重紐侵河錢
卷四十五
劄
代人奏稿　論海盜利害
論搭會
卷四十六
劄
論學粮

卷四十七
劄
論民間利病六條　論海賊
論告訐
卷四十八
劄
論釋奠五條　請禱山川社稷
禱山川事目　論禁屠牛懸賞
卷四十九
祝文
祭四明先生　三賢
祭端明　李侍郎
東溪先生　立后土祠
禱山川　禱雨良岡山
結姻　嘗墳
祧遷祝詞
親未盡迭遷　親盡別子祖
親盡祧未盡　親皆已盡
祭文
奠侍講待制朱先生
侍講待制朱先生大祥
為廖帥舉哀　奠廖帥

卷五十

奠陳寫

祭文

祭石子餘
祭徐景文
祭十五伯父伯母
奠陳親勝之
祭王氏姊
祭蔡氏妹
祭程氏妹
與堂兄等祭陳親正仲
妻李氏祭嫂宋氏
妻李氏祭妹八娘
同族人祭八叔
奠外姑黄氏
代姨子奠外祖母黄氏
祭二十一堂兄
祭三十二堂兄

外集目錄

奠文 王邁
又 陳宓
祭文 黄必昌
墓誌銘 陳宓
敘述 陳沂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

古詩

陰興書堂自警三十五首

堂中鶴髮老雙〻未能寬洋奧而爾遊於汝其獨安

二

昔未懃子路啜菽難愧茅容汗顏戴履間子職何以供

三

富貴以榮親有命不可必道義以榮親古人無所歉

四

茫〻八極內何莫非斯人苟非富道義何異彼烝民

五

人稟五行秀卓然與物異由其達大經衷良不容已

六

人爲天地心體爲天地同焉與有我私安能自流通

七

二程十四五即爲聖人徒汝年已蹉跎得無警覺乎

八

昔者抗厥志欲致顏子樣今胡事悠〻反作曹食粟

九

古人用功處安〻最慎密胡爾大濶疏踐履無其實

十

細味古人詩惕焉重激斷循省以至足百無一二三

十一

器局事宜大心期勿卑汙俗士不必劾汝爲君子儒

十二

百業不足玩萬好俱無益休〻事遊逸蕩志而害德

十三

輔仁責有益謹毋友善柔良心放則死胡爲樂佚遊

十四

克己貴乎嚴存心大而正改過勿憚吝任道尤須勁

十五

知以達其行〻以精其知二者互相發不容偏廢之

十六

詩蔽思無邪禮主毋不敬二言書諸紳時〻與涵泳

十七

大學示絜矩中庸發尚絅昔人工心處願言日三省

十八

周翁圖太極張子銘訂頑吾門禮義宗毋離凡席間

十九

古人必志聖論學必志道有如講爲邦規模必王佐

二十

志一氣以動氣一志以隨持養使清明和平毋暴之

二十一

血氣有盛衰理義無損益理義要常勝無爲血氣役

二十二

始學何所主以心為嚴師動作必內懼隱微毋自欺

二十三

心藏隱奧中衆聞亦易動須於動之微堅持勿使縱

二十四

人心甚可畏動處如奔定雖以刀鋸降不能為之寧

二十五

居獨念無併境動靜不肆聖人然後能學者須致志

二十六

聖人於燕居德容申夭如學者之自持其可惰慢與

二十七

吉士無妄語德人不苟笑容貌端以莊言語謹而要

二十八

勿謂善戲謔於我固何尤要知外不嚴中為之所流

二十九

開卷必致敬肅容正冠襟如侍聖賢側親承謦欬音

三十

事々物々間私皆在所滌一毫纖雖微子路必勇克

三十一

曾暴雖入德心寬寧配義君看羣歎人磨砥柱醇粹

三十二

氣禀微有偏積習日萌竹矯屬工亦深其未必猶反

三十三

今日一念差不即伐以柯明日又重生習熟將如何

三十四

顏子不貳境如剝桐葉然一絕不復續何常有遺根

三十五

成湯之盤銘新焉旦復旦未聞作聖功毫釐有間斷

閑居雜詠三十二首

仁

仁人之安宅在心本全德要常處於中不可違終食

義

義人之正路中嘗存羞惡要常由而行不可離半步

禮

禮者人之門節文自中根所主一以敬出入無不存

智

智者人之燭於我非外鑠清明本在躬無容自蔽淵

孝

孝以事其親斯須不離身始終惟愛敬二者在書紳

悌

悌以事其兄溫恭盡乃情出門惟敬長內外一於誠

忠

忠以盡諸己其中不容偽一毫苟自欺在我先有愧

信

信以實諸言於外無妄宣要須循爾物何可背其然

父子

父子本天性人倫此其大一言在有親不可薄厥愛

君臣

君臣本大分天尊而地卑一言在有義不可以為利

夫婦

夫婦亦大端乾男而坤女一言在有別不可欲以度

兄弟

兄長而弟幼天屬之羽翼一言在有序不可事私鬩

朋友

朋友同門志所以輔吾仁一言在有信不可私狎親

耳

耳所以司聽聽正乃為聰匪禮謹勿聞聞之則為聾

目

目所以司視視正乃為明非禮謹勿視視之則為盲

口

口所以司言所言必正說非法謹勿道道之為啞噎

手

手所以司執所執必正事固德謹勿持持必為痿痺

足

足所以司履所履必正道邪徑謹勿由由之為蹣跛

心

心為形之君所宰一身政持養當清明百體皆順令

博學

泛觀事物間是理真卓卓無一非吾事要在博所學

審問

物理本不齊雖然各異分參伍爭無疑要在審所問

謹思

論學取諸友衆偶發之師欲自得其傳要在謹厥思

明辨

利與善之間微似未易斷欲無毫釐差要在明厥辨

篤行

學問思辨者於中瑩自精欲實據而有要在篤而行

隆師

師者人之範辨惑正吾疑苟不就有道倀倀其何之

親友

友者人之輔以善相切磨不取直諒聞其如損德何

遷善

善者性所有不可無諸躬要見必勇遷吾德乃可崇

改過

過者動之差毋容實諸己才覺必速改乃不為吾累

禮維

禮以維其心在心無不敬非此勿言動非此勿視聽

義維

義以維其心在心常有制惟為理所宜不拘情所利

廉維

廉以維其心在心常有辨一介不妄取其如視土糞

恥維

恥以維其心在心惟知愧不善臨吾前其如負芒刺

警惰

日月雙丸跳一旦復一旦於穆無彊命後如趙前趙只逞

邁不勇攻與戰當然緊切切一一事散慢便是惰天職天

地一罪謨　拱聲擬警惰篇　後如趕上具飢二字

警滯

主宰辨責白死生路宜分當充擴使充當存即必存直須

要脫灑如彼霽月輪超然物累上無復查滓滓不須事黏

滯如嘆老樹根彌年蟄斷不覺不妨吾仁

丁未十月見梅一點

青丶一點玉枯枝絕鮮〻歷丶霜林奇未有有此妍雅如

哲君子覺在群蒙先揭之几案上使我心洒然

丙辰十月見梅同感其韻再賦

霜枝亮丶瓊瓅英自中鮮出釁寒玉枝孰視何清妍端如

仁者心洒落萬物先渾無一點累表裡俱徹然

憶李友叔皓三首以所贈墨博雅堂為韻

君居郭之東我館在東郭君已素我心我未一君目時初

丙辰秋一見洞肝膜君即就我眠我亦共君讀歷代古史

編皇家新典牘我獵未暇精君記卻何博寒燈窓寂杜明

月夜陰棣君嘴口不休我聽勝累促相從半載餘歷譯情

方熟胡為一別後終天訣遽作嗟丶懷若人重攪我心曲

其二

君資蓋清潔君氣亦溫暇厭渠市利置向我訪清灑畢渠

世學陋就我質純雅肺腸無膠轕樸煉悉傾寫談義信即

篤不以吾言野識道聽益敦不以吾為訝授之閩洛編晝

夜閱不捨竊喜得良朋可以結仁社同驅入德車共策通

善馬胡此會未遑使我闃陋寡嗟〻今而後誰見斯人者

其三

初見即我贈東京博雅堂再見復我和札窓小梅章此物

今只存而人乃已亡有時牽龍尾濃磨發精光恍惚金漆

交和與遊翰場間或展驗軸熟玩題芬芳嶙峋骨鯁語猶

能動剛腸觸物即君感丶物復君傷嚴之不敢輕於以無

君忘嗟〻豈無朋知心鮮其當

自訟

氣一志以動志動氣益狂轇轉互攻擊其端何有窮哲人

動知機潛明常在躬私欲絕微萌天真遂流通表裡皎如

日一隙無睽曨

失言箴

言者身樞機興戎亦出好既正且中節吉祥以賴和正苟

發不中忤物立召禍不可言而言夫子戒失道言輕則招

憂子雲亦辨早龍門有名藏懸、豈欺我亦素重所出朝兹夫太果策駟非難追噬臍悔自逾從今莫不同譁、三歲此

槼子明字義

小子亦定採來前吾語汝亦今既加冠盖以成人遇今亦名以槼字亦以方叓吉亦名字義亦其敬聽汝受槼所以為方是為法度器械天下之方不能外乎是在人事而言不越乎此理此理根所性其本一而已散諸事物間各、有所止當然不可易萬殊而一揆截、有成法方正無少陂聖人安而行所欲不踰此賢者勉而從折旋必中矣學者思聖賢於學亦必以所擇要精明所執在固繩法皆自中定方非由外至如或非禮視是以不法視於是為不方隨物而妄伺如或非禮聽是以不法聽於聽為不方隨物而妄應如或非禮言是以不法言於言為不方隨物而妄宣如或非礼動是以不法動於動為不方隨物而妄往惟視方而明不為非禮循惟聽方而聰不為非礼從惟言方而信不為非礼徇惟動方而直不為非礼適一、守吾法私意無容雜尋繩枉尺為衆戒説遇合直道範馳驅何行不檢押其可者則與不可者必拒交游自正方不隨不可去有善者則從不善者必克處事自正方不隨不善溺隨物則為圓非圓特其偏同流而合汙在方識有恒先方而後圓於圓乃可全既無一不方斯無一不圓動容皆中禮從心得孔傳豈但方之熟實惟圓之安聖法萬世在槼亦其勉旃稱名惕自省閒字而反觀斯義無不愧服膺常拳、

警懦

須子之克己獲聊所空系曾子毅於仁重擔硬脊梁子路勇有行勁兵赴敵場孟軻剛不屈砥柱立滄浪嗟哉入聖門迢、萬里長懍非四子才寧不中道僵亦宜變亦質受亦柔而剛

寓岌陵郡學王生震欲往四明求師因作譚所之以贈之

我贈王氏子作此譚所之、子何所喜、有近道資妙齡正弱冠立志已不早与之語則解知勿流俗隨今聞欲有行問之如何其曰取天下友曰求天下師斯言美則美乃大人之為在子則太早拾非其所宜去聖嗟已遠名家好相持師者乃異户友焉亦多岐志稚未堅定焉保無轉移識嫩未的確那知真是非同人遠于野澡乎其亦危既慕聖賢學須循聖賢規聖功有次序躐進彼亦疲非益欲速成孔深闕童譏登高必自下子思端不撤道迩求諸遠孟軻尤所嘆小學栽植悉無非固骸肌灑掃進退間三千其威儀子曾与同敬有虧已無虧大學入德門綱條備無遺開端在格物大當致吾知子曾與講賁有疑已無疑語孟兩部書坦、無岐崎盡是平實語中蘊至實粹子曾尋其

趣柳亦攙其皮入道貴有主何須事丈離進德貴者實何
容綦新奇後生所可畏不在華藻摛亦非紀覽博非談
辯飛勇往識其正路須不參差終始一致入絕無微岸私
嫗東萬里道最謹發軔時毫釐稍有差千里謬莫進志學
諧所學從心竟相違知止央所止能淂之者希康莊大道
衢無用徑捷窺章韶大雅音不必轉調吹美璞要琢器切
戒痕琢雕良苗善保養滋盛方可期惜哉少壯力正宜自
鞭治一、吾下學倪馬日孜、聖門規模切不容遍毫縷
真積中欠缺虛勞外奔馳雜乎駒隙間決陞狂與痴不為
子行喜抑為子行悲子既扣我門吾乎吝子箴不覺寫肝
肺有此辞、詞此理無孩貽姑以識吾思於乎王氏子念
我謹新之

名陳憲友清齋

陳憲於仁智堂之西結小軒植梅竹求名因以友
清命之而述其意云

名軒何以清惟有梅与竹梅清、且白竹清、更綠雪益
破清洒霜樣挺清爾妥哉雙友清格韻真寒玉伊誰與之
友相對淡無欲清心仁智翁妙趣於中足

贈伯翔相師

孔孟不說相於人同肺肝由也行、如不淂其死然桔也
未聞道其軀難以全賜億亦屢中軌玉俯仰閒經理視平
衛下憂循則喜窮皆以理決初非由術傳劉君以相名表

裡須相關備道最上格溫恭厲而安睟面盎於背德人盛
容顏論心勿拘形心廣体自胖敬吉怠則滅炳、真如丹
此訣若未喻所聞非神覩

赴調埇真時題壁

上林一株木其大千百圍栽培自上古婆娑蔭八維云何
歲月老頹衰從類衰守者勿灌溉伐者交剝推木根既不
固枝葉何所依心骨又有蠹皮膚何能為安淂善場師轉
回陽春暉變却久悴態如彼正茂時坐令萬夫矯精禿
命然嗟、難不忍慨然動長悲

秋夜玩月

月出巳林杪夜深光更佳可愛滿地陰扶疎漏瓊花興來
不能寐反除步百廻微吟動清輝幽意誰會哉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終

古詩

四十

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尔年已及德可不未
孰可不汲〻痛自箴

和丁祖舜綠筍之韻

我風徑游衛山峭溢耳謳言如春數猗〻青〻發三嘆熟
察其調未免竟當年載歌淇水澳匾〻但取枝葉綠悉知
中有至味存異人神思勝於玉料想厥種未為良枝之吾
邦君視僕吾邦此君最佳處唯在根菊甑坤腹出層似胷
瑩無疑徹骨不容究纖塵地靈精白氣所孕園師培埋工
勿施火行用事正炎贊故道特〻清南尖貴犹承尊伸要
龍軋石瓏種亞卧獅蓄節正五已不拔箴心塞實如亡私
新班黃甲固旋潤半露青簪猶珍奇雨餘荷鋤試一訪頭
〻競觥毛囊雖發封奏之金錯刀片〻逆刃溢瓊脂未數
水谷素龍肝當遜金牖白雲芝天然真味本自足不待清
滷甘以飴烹煎煬炙無不可論才宜為百品帥疏膓滌胃
掃煩纖備危贊膳功誰知九飣盤中若得此方貢諸羞時
餘子羣瓢陋巷時相逢滿腹琅玕焰欲起從知種〻山海
腴那有似此清中耀吳專楚蒋倚埒美恰類醍醐(音史屣紹澤也)
擬猊翻猶兒班孫真徒爾何復較校栄與枯信哉超越天
地爐君子之德他所無

和丁祖舜二月陰寒之作

東望庭事已告半農村恰〻貽田車胡為元冥尚偃蹇暗
弄威權未退斜阿霧(於今切)最痴鎖烏脚阿香亦懶敲龍牙
竟日欲雨竟不雨號寒往〻悲啼鳴原苗栖莽鮮生意且
悴且觸真可嗟皇天本自愛下民陰陽舒慘元不差不知
當軸燮理人此罰將之誰氏家傳賽道跡莫與用卯律東
手難為拳安得巨力挽天河洗淨妖氣無染芽放開和氣
充人寰均敷穀麥桑未麻同作堯民含哺樂毋得但獨解
盈畦花

晴和再用丁韻

青淋瀝注既優渥璇穹預掃頑雲車沉香久爇悉清豁無
復冷氣東西斜金盤擁出三足烏赫〻耀目伸爪牙溶〻
泄〻適林谷鳴有喜鶯無愁鴉東阡土脉浸溫暢頗〻釋
我農人嗟壯者秉耜趾相摩少者行饁肩相差乃知乾元
父萬物仁育兩肩同一家太和生〻終莫遏不容痴寒固
驕拳殘陰噎〻終无退安得挽軋壯陽芽日涉老仙憂
民隱詩詞懇惻如黃麻料理對晨少慰懌行歌函須筆生
花

西征鉛山遇雪

平生五十筋力衰不耐風霜不耐雪手為寒凋可聽磋足
為凍冽如刀切泥濘跋涉負塗豕硗确陟降蟠山鱉歇行
横行又跳行忍痛忍飢復忍渴此劳此苦豈再堪焚舟之

戕惟一决

遣戒人横逆

顔子有犯不之校胸懐洒落氷雪融盂軻横逆必自反律
已程度嚴秋霜君子於物本無悶小人胡不好有功刻今
薄俗抑又甚絶無礼義争豪強大倫大法毀兎珠小計大
数横手將背面反覆盂常態是非毀譽無定章胡為懟親
暮仇膚外結同好中財狠忝之屈膝轉揺尾搖之下石仍
揮槍喜蹄蹴㪍毒齊上怒出鼻益共蘇傍要之㧾、皆吾
外於我内者屬何傷達人大觀等毫毛不為欣戚留心胸
剛應以柔逆以順躁應以静暴以恭紅炉點雪不少凝曲
直勝負何所量况乎他石可攻玉火經百煉金始剛堅我
志節熟吾仁理義之益瑞無窮

上趙寺丞修學釋菜會稜

嘉定四年日在房趙侯來守南清漳下車百事未所遑先
務化原修泮宮發帑市材鳩衆工改徧易陋規模弘大門
復舊正當陽直挹名第五仙峰泮渠下疏清波溶時與潮
汐相流通兩廊軒、如翬翔木欄翼之森衛防構堂峕、
峙中央高明洞豁無蔽矇東西两舍夾在旁作極新敞棟
祠堂諸祠疇昔亂無章從今一改晃相望東祠無極濂溪
翁濂洛再闢卯羲皇二程從而大發揚千載絶學始有光
文公繼之極精剛發揮大學明中庸善集諸儒聚朝綱金
聲玉振真珍瑯此邦况又舊遊鄉流風遺澤尤洋、合為
四座像顔、卑示師表開群矇女令聖閫知所從無徒自
桑苹而墻两祀唐人相國當名冢首変𦒿俗超文風配以
周歐二侯良破荒桂籍先傳芳端明蔡公著清忠始自運
纂起騰驟東溪高公挺上岸勁節凛、凌秋霜力権秦檜
鋭鋒挫㵎死奮不顧厥躬到為五像球昂、論無尚友㵎激
懦墻要令片善有磨礱無往不切進修功越惟明年神祝
馱群工吉備猶豫蔵俟日輪涣美而彰落成合与諸有同
釋菜之礼久已亡在泮飲酒儀亦荒今其本之始自邛不
宜草略宜周詳時惟月琯中林鍾旬有三日方曈曨合邱
文武諸曹郎不及生員隸學供朝廷序立嚴班行銀青錯
閣緋紫裳主人升自阼階東秉茅進獻文宣王並芹藻旬
羅芬節配食兗邹二國封跪伏拜起儀從容精神昭格孚
冥茫恭惟道德萬世倫参天配地相始終再詣東祠諸倫
宗薦以時品陳時饗粢盛醴奔烹羔羊尊師一意昭無窮
三詣两祠諸賢璫饋薦一視東祠豈豈應故事誠有章示
人有善何日忘祀事既畢登堂皇殺冠列坐咸肅恭廣文
苑裾歌曾頌　吾客講揚經義餘童冢卷經群起跄而蹌舊
堂序列環而重老少圍拜欣而雍中明孝弟消強梁更衣
紫袖巾綿縫提復叙坐衆饌觴差桃華爪仍蕉黄左殽右
截炎及粢五行大白益靜莊威儀秩、無復拜從之倚三勸
和樂恩意濃酬酢揖遜交更相主人戴笑色而康方今太
平無征擾命與諸者相慶逢顧均飲辞文字中衆有欣謝

且慚惶此會曠曲昔未嘗今幸覩與沾霈霑振之愧無塗
與璘文班請進諭肺腸泮儀民則詩書飛風教基本今既
崇礼遜興行道義光覩聽感德還降衷自達閭巷無奸宄
異時刺史入三公又推此道柔萬邦移風易俗歸醇釀均
令天下躋虞唐武班進請披心胸使飲於泮為道長可屈
群醜服淮夷獻囚獻馘不告訩坐格飛鴞食我桑貽金貢
崙昏未降異時錫命侯弓彤又相君德威安強禪祖未折
萬里衛會同四海無虞戎諸生繼進吐衷悰惟申文武無
異方加之俾不墜而昌加之俾不壽而藏降不遐福如陵
岡詞譜與國同無疆北溪野人猖且狂恭陪盛儀喜莫量
直述詩史為鋪張昭示來世鶩旨韙

送趙寺丞辭南漳赴湖北會

前年邦人迎公來人、喜公來何暮今年邦人送公去人
、恨公去何遽公在南漳甫三年仁政率起百年蘖在民
條目皆可書及人愛何惠膝教農歌田野士歌學工歌市
廛商歌路攀轅無顧與公歸新難忍欲留公住天子憂民
南北拘畫服私漳一隔故命公乘軺使荊湖蒐訪民瘼清
民蠹況曰今來用武地直瞰中原正門户英才公布置古
然籌畫端為垓拓地北視紛天茎蓋、義概寧無激衷素
一洗腥膻特餘功不日入為聖明輔沃心熱德文太平工
寵周召參伊傅鄙生忝出陶鎔下日望清光日似阻閭門
惟知自好修何敢越分求攀附竊幸斯道有主盟用舍行
藏無所與

用敎敎所贈詩韻送行

腥葷先生仙籍豪國非塵中浪路滑挺持不逐時世趍那
李女兒詩有鷟鵠來龍江主文盟鐵轄廣大無棄物栽狂
雕朽誰弗容遊刃三平不少劍 九切又刀曲也 野人掩閒
北溪由於道未能援絲恩甘謝馳驅抱孤拙反覆優容允
可咄紆軫衢茅透招邀冥之學海滄流滴道德淵源浸斟
酌理義看參飽醬乾由堂膳室踐步璚淵麟蓍異逃手拚
金莞到塵丹起衰萬斛塵胸為一佛要令狀、鏡璞姿
無威積光向裡汲云何談散不可常枉車已駕城東月當
今中原若角崩厥誠薄餘耀計宇廟堂側席急選用英才
証後偏方屈使起鴉林逗鶴行威時愁豎衛冠髮整頓乾
綱靖坤維扶植交精曳嫖紱林充直皷湘江禪達邪須奮
拳洸翁攪回一氣轉洪鈞平地春雷百蟄出雍容細講
唐虞正鮮無紳其弁變抑均斯道竟斯民何但諸生私叅
幾

詠陳世良天開圖畫之閣

九仙 縣地名 來、到雨谷 君地名 誰向雲端歸萬閣背倚
金山 後山名 作後屏左右龍虎交盤伏前頭諸峯列碧霄
獻奇貢異相聯絡 名 前山 時、氣蔚葱香騰 名 前山 旦、烟濃
郁濛布 泉名 雨条挹衛雄席帽 山名 東出朝宗覇王欄 山名
管住不斷岑銅鼎 山名 蕃靴無窮祿石潭 溪名 通貫流馬

陵溪名一泓寒流腰帶束雨暘舒慘変萬狀青黃紫綠呈
千嶷十里風光盡入懷四時春色常在目好是天開圖一、
画丹青巨擘難描摸閬中仙翁有高趣襟抱磊、還落、
飽餐蒼秀胭詩囊靜把菁華洗愁斛日暄晝永酒三樽月
明夜清琴一曲興來草木欣榮意、到鳶魚日飛躍此外
應無人境喧於中㒵有天真樂試問仙翁為阿誰其良其
字陳其族

和林叔已詠楊守福壽林塘之韻

史君出趣鍾靈臺胸中圖画如天開居閑海餐林塘勝根
原福壽兩山來石骨旁峙虎蹲踞泉脉下繞龍盤迴高低
隨巧結亭樹故捨造化成錦堆緋黃紫綠獻態度纖共濃
淡數條枚四時春色常在目吟咏無用卻作催那知其林
鳳池上酒君緩步鞘鳴環証客袖手此山下退明寉侶相
追隨

和林叔已詠福壽林塘四十九韻呈楊守并謝保舉
狀

漳臺最尊第一峰分枝福壽雙飛虹壽山左踞氣慈、福
山右峙狀蹲、中有洞壺出塵蹤景物萃聚造化功不藏
杜陵門城東來數漆園舊啌峒高人卓犖閬西公神仙識
趣清瀛蓬瀛淪寒泉衆流濺剳纍岩石群山嵩　海則識
鮮和沖飛覺故棟勢如穹福壽大亭名林塘廟其中銀鉤
鐵畫紫黑松以次亭榭隨窠空各、標揭題牌通灑纓亭名

一點塵不叢濯、北繞氷壺缺新綠亭名東開青藻芄磨銅
徹底瑩淵衆水竹環之翠芻弓波光皓射鶖飛東西閣何
花花亭名兩満地紅千枝萬朵爛燒空行、丰山亭名杖屨
遮小憩平章景異同絕巔亭名奇觀清漳奇觀超陰暎四方八
達輝明瓏俯瞰閬闠同利翁徒登鑿斷誇旋、主人綠鬢
碧方幢壽山峩峨福海洪濟川才具如飛鮦頂遊鳳池職
方允龍蘇氏瘼如香窮頂從禁苑馳毒驄況屢東鹿天眷
隆陽春腳布随處豊任當九二位發家均陶生民天降侗
未應山人慕渤仝登高臨清玩曬瞳雨降隱霧有豹飂欲
化龍虎九霄仲卿翼之思始而終端賴餘福錫厥躬厥畿
攀附乎飛雄

仙霞嶺歌

仙霞何事名仙霞頎未得之神仙家此山南來極高峻上
捫雲表參天涯神仙游宴絕頂上不飲烟火湯與茶朝餐
赤霞吸其英暮餐黃霞咀其華日傲烟霞為洞府不踏塵
窠寸泥沙後躋躋攀不可得危梯峻級頻咨嗟高人欲解
行者疲拔出好語清而嘉故取仙霞起人慕非以仙霞為
世誇流傳歲月浸久遠此意零落訛又差謂酌流霞固淺
陋謂看霞衣亦浮誇我來登洪動幽趣慨無洒落清襟懷
聊寫數言代稍訛未可例視為南華

謁張公祠

古來傳說雙劍靈精氣直上干雲星有如掘出為世用一

揮便可四海清方今擾、胡虜起中原分裂亂無紀正好
提携為掃平何事爕龍卧此水試問張公如不知英靈千
載如生時何時神物得神用為報風雲會合期

三月十一夜紀候

春元正濃二三月氣候不作春和柔白晝炎、君盛夏半
夜凄、如老秋

又不雨

草莽卧龍目未開岩溪作霖手未揮蒼生望、亦方爾霈
霈甘澤從何來

賀傳寺丞喜雨二十六韻

去冬九月已渴雨那意今春渴尤苦自開正元越三月生
意全蟄未闘吐陽威烈、熾盛暴田野熱、剝焦釜新秋
既長且乾萎播種無由可入土農民望雨若倒垂額嘆大
命我無所太守念屑民命寄如傷体肯痛心腎奔禱山川
社稷前下及百祠靡不奉瓚告雷師雷莫聞江叩龍神龍
弗顧閒或沾洒隨即收旭想霈霈珠爲有日切一日不遑
寧直欲代牲寶蓮姐精虔尤積四十朝幽明貫微忽無阻
李春望夜五更餘天鳴嘆、羣禽騰起來四顧雲黑暝阿
香驅車雷霆鼓甘霖一霑復一霑達夕傾盆莫之禦東阡
西陌玉膏溶昏未荷鋤俞學爭父語其子兄語弟咸曰我
侯感格致滴、皆是珍珠飯天救我民賜我哺非我下民
能動天侯澤我民如父母既優既渥尚未已實頭賞粟吠

可覩人解憂容為歡欣歲轉凶兆為豐阜從如天人本一
機氣脈流通有如許端猶影響應形報静念兹、真足欽
亦候作霖大手段家學淵源傳自古豈徒叢示南漳濟獨
私所惠徧一塲抑將天下濟蒼生行赴九重天用汝

北漢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 終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

律詩

訓兒童八首

孔子

孔子生東魯斯文實在茲六經垂訓法萬世共宗師

弟子

洙泗三千衆何人得正傳省身有曾子克己獨顔淵

顔子

賢哉顔氏子陋巷獨幽居簞食與瓢飲蕭然樂有餘

曾子

敬謹曾參子臨深履薄如平生傳聖訓要具孝經書

人子

人子勤於孝無時志不存夜來安寢息早起問寒暄

洒掃

奉水微、洒恭提帚與箕室堂須淨掃几案亦輕麾

應對

應對須恭謹言、罔不祗父呼唯無諾長問遜爲辭

進退

進退須恭敬時勿敢輕先生趨拱立長者後徐行

西征黃蓮坑遇雪

自入黃蓮北風嚴雪又加滿山羅玉樹遍地錯瓊花清洒
姿無類虛明質不華癖胖爲一洗膺衿若仙家

分水嶺

實目山前去瓊瑤世界行蠟鞋穿瑟、行杖獨鏗、凍色
迎毛竅寒光射眼睛酒亭何處認速欲一壺傾

枕杖投錢塘江

爾自黃源嶺相從到上如扶杖千險阻策板萬崎嶇鳳沼
波應暖龍門路不迂便須齊變化需澤濟寰區

和陳叔餘韻二首一以謝來意一以勉之

淳平生學憐無席上珍僅餘守師訓豈欲衒時人誤入
侯門乾翻勞友義隆顧從溫故業庶或稍知新

又

此道何曾遠吾儒自友琢反求皆在我中畫豈由人利善
分須自知行語未陳若能祛舊見明德日維新

送王子正宰長樂二首

一陽天運復來育君子隨時亦吉征漸向三山瀕海處小
馳百里愛人敎從之文物新長樂便作絃歌舊武城須信
道行由此兆牛刀指日宰寰瀛

又

君當民社載星遊我玩草瓢守故丘秋自此分何所慽學
無與講是吾憂聖心未可窺見得道體難從寡陋求辭巽
元無南北間時推緒論發蒙不

送廖子晦倅潮還莆四絶

紫陽門戶聳參天蹤往紛來幾許千誰立脚根老彌篤交

溪原上有溪傳

其二

侯車南騖過我邦幸把端嚴穀直風多謝兩年勤凡素撲
々頻爲發蒙童

其三

松窓竹雪藏寒餘奉別城東古驛頭君去有行應可采我
來獨學更爲憂

其四

賢聖事業浩無疆未易孤閑寡見窮友書更看天下士時
推一二附南鴻

送廖塔林伯魯東歸南寄廣中因奉送王長集詩

伯魯用後篇韻求教玆復依其韻以别之

良夜禪房款一遊義心相與重山丘少陪文字歷酬累損
釋胸懷鄙吝憂我愧反身無寸得君方努力勇前求懸知
日有新々益還肯使魚遠寄不

和丁祖舜重修日涉園

重來日涉整前盟欲與淵明細論用向鬧市中滌勝養可
人幽處不妨仍歲寒依舊竹三逕春意長新花數栩對景
春容無一事好將氣欲調耒

依趙尉獄空韻上陳宰

民沐仁風狀小兒陶々遠罪日何知圜扉草色春長茂公
舍堂陰晝綫移誰復鼠牙紛擎剥豹將雜泰梁追隨塗歇

里詠嘤傳處盡是吾侯德政碑

依宋方丞和林蒼判賞梅進壁水之韻

氷玉精神清且嚴不嫌霜雪慘於刑傳來春信最明地吐
出陽和節變寒孤艷迥凌仙子桂餘香暗及庶民星尋盟
壁水澤關事好整和羹入帝庭

送陳尉後之閩賞歸二首

蕞邑崎々俗最獰君來談笑自風生平戎大第方微露執
訊奇功立使成百里秋光瓜代及九重春色荀班榮金閨
此去應無阻好把胸中次第行

又

世論年來太不和真々偽々總偏頗陽尊孔孟陰排斥深
周程詆訶誰是横流竪立砥頹於入室反操戈始終無
負傳心處一片精剛要不磨

送陳教歸二首

本是山林一陋儒何心馳騖利名中只因尺檄來蓬戶放
累篤才入藻宮既不貴陶知厚德又於歴練熟顏風匡々
未伏山高仰何事征蹄今已東

又

驛道荼蘼春氣柔征蹄去々不容留俛歸南國摳衣佩直
向端門拜冕旒壁沼從知新訓導石渠旋復細刊讎澤民
致主淵源學卯或浮沉逐輩流

不赴十姉初度之席

吾姊今朝慶誕晨柰何賤弟亦何倫汝逢壽考恭嫂老我
歲劬勞悼昔人管祝欲陪千歲額追思難遏寸心真一惟
一歲應殊分只任天情不必均

湖齋對蓮

平湖花葉亂相撐恰對幽齋小檻清萬綠淺深非作意千
紅濃淡總無情好觀物態群嘉萃從識乾元一理生佔畢
暇餘時與玩會于心處有誰評

對菊

開闔隨陽自晚昏粧如綃穀淨瑤琨淡黃相映五重觀濃
紫深藏一萬横熟視絕無粧點態細看不見翦裁痕誰能
會取箇中意與玩乾坤造化根

和丁丈詠史君禱雨之韻

史君精志一恭虔何問幽明與亘纖渴雨方將為旱閔卧
龍便不獲泥潛連宵願作霶霑注闔郡均蒙優渥沾蕩蕩
陽春端有脚閭閻和氣日滇添

用明師叔韻贈畫工張子英

雖憑縑素狀儀容的自毫心編妙鋒箇、本來天所賦隨
人變化有奇功

送王子正赴韓倅

飛騰仙馭自渾濁去、西隅指瀨津英道宵像方一路滿
城老稚使守春正心誠意平生學愛物親民此日仁只恐
戴瀋車未煖紫泥催促戴皇鈞

又

昔日津濱倅此州施為洒落董常傳今承遺躅千餘載又
得雷朝一萬流超世典刑懸未泯在民德化豈無求發揮
鑿事重增煥好與郡人作勝殊

子方宗弟側之弄璋

琳祥充塞故旁流底信先傳慶有由莫訝雞胞能吐鳳須
知虎氣已吞牛古來學士皆宗達此日宗支自韻尤蟄、
絕、未來文會看賁種出公侯

西征范田遇雪三絕

夜宿荒村四范田殺、頻滴屋簷前朝來揭起柴扉看滿
日青山白玉巔

其二

飽喫粱羹藿麥早營催促趲前程手携竹杖足穿草屨
攀瓊花徒步行

其三

歷、山村凍迫人指頭欲墮稱難伸揆衷速買三杯後更
覺陽和暢此身

大瑩嶺

大瑩陟降幾千層積雪朝來銷去程淄石瓊花新琢就平
田玉鏡恰磨成不嫌凍氣侵肌慄最愛青姿照膽明聊把
杖頭敲擊處都忘疲觀旅中情

過武夷

武夷山下幾迴過未暇于中實一遊獅窟諸仙知我意故將青藹洟遮羅

紫溪遇日

日落雪頭紅玉盤亂氤和氣搗人衆間眸萬象無從覓依舊千山列舊鬟

鉛山遇雪

冒風冒雪冒霜寒手足胼胝百状難只為胸中春一點未能忘世卧溪山

和人詠梅韻

不妨雪壓與霜欺友結松筠鄰橘奴特放孤標先𢎞覓肯隨衆卉望寒遮疑將氷月為精奥瑞錯瓊瑤琢休肯闖出

一元生物意從玆引領萬容妹

示兒定孫二絶

童蒙發軔最初時屬聖分岐謹所之九百小兒戲嬉事頻皆鄙俚不須為

又

丈夫尚志〻高明勿劫果〻世俗惰從上一條平坦路千賢萬聖所通行

隣舍横逆

茫〻濁俗沸蚊蛆理義全無點一餘只浔杜門對賢聖專来教子讀詩書千蹤横直休干巳一切是非無閙渠君救鄉隣為被髮風浪轉起撓吾廬

西征過仙霞雪晴

自入仙霞十里程滿山晴雪射虚明路從寶貝洞中去人在瓊瑶世間行枯木既偶千状巧荒峙亦作十分清回環四望真奇現撒破乾坤洒落情

平垣雪夜風雨

自從平垣望衢雨值雪霏〻日〻添既扶狂風和雨樸又俗植雨向身沾手拈紙傘欲㒵雞足踏皮鞋凍亦斷那識堅剛合石操手中凛〻獨争嚴

過江山遇雪

江山方進半程前正值群遊寓水仙滿道盈花堆築〻飛空粉屑舞翩〻樊墻户合昝銀飾濤賡横汙畫玉填却認青山埋不得堆峨氣勢直凌天

〻玩雪

南人乍見此般奇驚怪誰司缺化機月裡姮娥篩粉撒雲端仙子削瓊飛寶山瑶雪随村峙玉林銀花夹道稗造物樸懷滿落更無塵渾閙纖微妻

過衢州第二程見麦雪中青

雪過三衢越原堆却於農事不為災今朝方爾半缺釋隴麦青〻奮出来

答劉粹中承奉求教之韻

玉質雖精更有礲切磋磨琢趣無窮但於天理明如視何患私情衆互攻明善誠心為要訣博文約礼是溪功自今

日用培基處敎道元涵徹始終

續近自廣三絶

湯文事小豈爲迷物我從來絶町畦胸次洞然天地濶本
無南北與東西

二

樂天一說見軻書豈是焉談強辭漾牛馬奴婢無足校不
須芥蔕此襟裾

三

仁人方寸萬機空片逆何能介此中視爾恰如風動竹在
予安有竹嫌風

趙寺丞禮延入學陳柏覆有詩詠其事因和以獲
之

學道現模本自家書傳敎背此心盟違師嚴訓昭如在惟
警終身焉所行每患無成奪宿志那知自罰釣浮名賢矣
愛友交提獎重我慚惶未見某

修學扁大成殿門恢敎敎額上趙寺丞

育才爲國寸心丹修泮時聞鐫八萬緣引洛溟術入道青
排名第對門看家鈎日煥龍蛇動古閣雲齊牛斗寒未學
李陪芹藻豆証晩秋菊々笑餐

存心

心識隱與最難知出入無時不可覊須向動時牢把住莫
敎失却便支離

和李廷瑞贈詩之韻四絶

一見襟懷便豁然交情輸意寫忘年傾囊杜訓琦璵富與
我從頭細々傳

二

日侵陪進泮水酒發揮文學到淵微直到天理人心處剖
破存亡治亂機

三

長書一卷墨題新志在斯民壽域躋履々愛君憂國語施
行須自鋤犂起

四

我愧年幾六十秋時華虛度事優柔頭云皓矣未聞道深
藩屛督與勿休

林戶求明道堂詩二首

東魯同是得天生道在其中本自明氣爲累來微有蔽欲
因識處後多萌屛督須到十分粹充治全敎一味清從此
洞然無別体真元粹審日光星

又

自從河洛發真筌節目綱條已粲然志若堅剛方可進心
如杆格大難詮從來格物爲當務穩步求仁乃稅傳表裡
直須名副實高標終不愧前賢

遊當峯塔處梅上人求詩

擺脫人間名利韁湖山深處是歸藏要知晦裡真消息養

此靈臺一點光

無言上人求詩依黃講韻

休說西來幾許年此身動靜莫非禪須知天理流妙行不待人言學騎傳運水搬柴存實則著衣吃飯即當然若能默悟真消息劃破諸空億大千

萬歲陵李和鄭學錄相答韻

道為賢侯講泮宮淵源程子及周翁路開正脈同歸杜川障狂瀾派駕空孫雪前席渾氣合晉提後進要心通聖門相與從容合矩步規行不用思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終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

律詩

題畫竹扇六絶

人生無物本來靈動靜那分晦與明叠樣事為思有主夜思無主靈因成

二

夢生于想本來非一句魂交百感隨漠漠茫茫無定準若何憑此卜前途

三

去人莫悟此端原兆自心機關閫閒却向妖祠求證應妖祠于我固何関

四

至人神定氣常清夜息虛明一若醒假使妖祠能獻兆如何覓得此門庭

五

大都流俗急崇名切切于中要自形附會便為神所告神明虛得號通靈

六

升沉大分係于天決匪人謀所必然苟爾往來通達者不消贅贅鬼神前

馮中郎廟

為閒中郎昔抗忠力戢頗不能肩如今疆場多慶擾頗收

還能容不容

西楚霸王廟二絶

氣壓關河力拔山絶人武勇更無前若于今代當成寄何
愧屠胡踞百年

又

屠膚斧亡我羅戢中原蛇豕肆交驅思君一劍爲平蕩盡
世英魂知不知

題江郎廟六絶

三石參天作柱擎自從開闢便猙獰何為末俗好奇怪盡
道江郎魄化成

二

緣爾江家兄弟三平生愛此石巖巖寓居石下多年代頗
俗因成附會談

三

好看三石絶奇蹤自是山靈氣所鍾致雨興雲功利溥合
編祀典以神封

四

禮經岳瀆視公侯只謂祠儀一例修不識鬼神情狀者錯
將經意以人求

五

峙立嶒峨本石形人其廟貌據何經權宜壇壝為民禱時
雨時暘便是靈

六

僕學無人發世蒙正神流類與妖同既非氣類相求者豈
解精誠妙感通

和傅侍郎至臨漳感舊十詠

陽復東郊雨閣緣歡迎父老擁車隨競傳碧眼朱顏在宛
若當年剖竹時和始至

二

黃堂盛事據今論向日郎君忠肅孫依舊識心勞撫字庫
民世世沐深恩和聞題名

三

郡圃森森幾閱春一番太守一番新何如今在同行棣
袖恭陪紫案人和行郡圃

四

燕遊規畫孔明廬陳法區藏梅桃株概想先儒遺意遠能
將舊觀一還無和苗梅菊屢已毀

五

老榕盤礡植根深意到扶藜會綠陰天理流行隨寓足何
心敘步與追尋和訪古榕茅亭

六

依山種竹觀山徃傍水栽花水妬霞一意生生俱好玩休
分紅翠有無邊和訪西山爽氣

七

雲移月色與人看雨趁潮聲迅拍欄自是與民同樂地何
妨一醆復前歡和訪水雲館

八

南州佳品勝羅浮青女飛花任打頭寒園更藏香更烈松
朋梅友歡度不知遊楫橘園

九

主山昂首狀魁梧虎踞龍蟠萃一堂若踞地靈覌育守英
才聚聚拔除梅和登臨漳臺

十

臺前一帶繞漳溪臺下回環萬象齊就拓宏模須大手非
為謟語竊于哇和下山

和陳侍郎韻寄題林尉肯堂

肯堂題扁自名公表裡須教實一同門閥不誇車馬大家
猷端藉孔詩隆熟仁便從膏梁味珣義能傳清白風終始
死生無忝處精誠妙與古人通

和陳侍郎韻寄題林尉尚絅堂

中庸尚絅示諸儒為己何心世譽誇只要美中存德性無
容飾外事文餘魚潛理趣真如灼屋漏工夫的不虛珎重
子思深属意一言綱領此篇書

稚長恭壽喜雨呈鄭宰

夜雨滂沱一若傾朝來南畝足春耕相呼荷耒奔趨急使
與担秧揷蒔盈令尹精誠知到處上天仁愛見真情從今
可釋懸懸望百里已無愁嘆聲

四月十八日喜雨再用前韻呈鄭宰

民間實望正殷傾天澤如期為養耕終夜連朝淋不住上
畦下畝汶皆盈春來又見茲濃霈穫何愁弗滿情感格一
機無外事氣和端自有和聲

辭職歸題主澹軒壁

偶然寓與五山陰可嘆頽波日轉深鼓瑟齊門莫同調舞
韶鄭側鮮知音歸尋舊徑掃新榻從整遺編理素琹惟有
春秋知罪我外餘擾直一何心

挽詩

挽王郎中五首

早將名師友淵源正不他符身莊以重接物簡而和游夏
文章學求由政事科朝閑今可矣為恨復云何

二

壯歲登科甲海邊暮始通閩中馳德政瀨上振儒風藥石
王宮訓權權壁水功儼然遺獨在誰不悼思公

三

剖竹毘陵郡秉軺古越城活民均惠澤報國一忠誠殫禦
欵斑伏姦欺束手清至今誦遺愛何日可忘情

四

暮景孤高節巖巖挺歲寒松姿標雪類玉質照冰盤一介
應無取纖毫不可干老成覌前輩宜作典型看

五
近回勳勞著中朝寵眷隆名從宗正歲踐進戶曹郎從索
方塵佇生經遠不謝翠如蘇下息萬古儀公宮

挽楊科院二首
早識淵源正逆師事切磨天姿純不數世俗淡無波履綦
誠于孝刑家儉己和自應仁者壽命也奈之何

又
恩沐皆關渡名登桂籍榮古田馳義勇水福擂仁教科院
浸優選朝階即坦行胡為戚契潤第不哭銘旌

挽程推官二首
壯歲發揚歷高年優少行郡江夷恭跡湟水肖寬情節志

又
冰壺潔操期玉井清貧恍泉石趣雪去謝榮名
生質從來厚風流近古人奉官常翼翼居里復恂恂甥姪
誨猶子夫妻敬若賓噫嘻公不死嗣世有簪紳

挽蕭知縣二首
資稟于人異天鍾自粹夷懷才無表儀制行絕瑕疵孝比
王祥篤和戢下思遺鄉閭稱厚德已矣但長嘻

又
蚤擢儒科考旋驅仕路榮平反衆廣慕撫字柱陽城選調
方優既朝階自短行如何中道處遽不報千旌

挽楊少卿四首
自拋綳字列簪紳便廣施為志復伸剖竹三衢無發盜秉
韶兩浙戢寬民居官清節冰壺潔到處仁恩雨露春歷歷
典刑如在日纂思遺賤識多人

又
聖主更新大化年超朝正預拔茅連青華上刷即星列叱
密元陪御月聯乘驊從班提從客還萌騎興之歸田至今
士論進褱處第歸高山景行扁

又
厚德天鍾有異姿反身尤謹事操持儉勤忠孝傳家訓直
諒恍恂獲工知正色妖邪莫犯高標直儒此難教畢如
香娥孤峰下千載唯存篤行碑

又
柚慶于人鮮比方一生担右履康莊好處得偶天官胄嗣
子能儔月窟芳壽入九齡光寶萊服屆三品紫金章始終
可謂無遺憾信矣榮歸死不亡

銘

敬恕齋銘
天地之性惟人為貴由其有仁于我素備胡為不仁私欲
間之欲求仁者敬恕是宜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主于中
對越上帝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是而行與物皆春內外
敬恕私欲何寓天理周流無所不具是之謂仁乃復其初
孔聖明訓的非我誣子程伯子正事斯語傳聖人心立後

學矩濟南氏子是宗是師我贊無佳有此銘詩
希程賢友扁是齋于明道堂之後盡思慕明道先
先内主乎敬而行之以恕之訓嗚呼此正夫子所
以告仲弓求仁之方至為要切而明道所以學聞
道到而得聖心之傳者有在乎是也輒為之銘以
相之嘉定戊寅春臨潭北溪陳某書

枕屏銘
枕之為義以為安息夜寧厥躬肯神之晛屏之為義以捍
其風無俾外人以閒乎中、無外閒心乃遂體胖一寤一寐
一由乎天寂感之妙如晝之正可通周公以達孔聖夜氣
之清乎斯以存仁義之良不復不昏浩不可窮無頤厥職
一慧之禁實汝其翼

箴
君子戒謹所不睹恐懼所不聞箴
天命之性具于吾心流行日用無所不臨即物即道豈非
吾事與身而俱須臾弗離曷其體之其要無他只于平時
事未萌芽已所未睹已所未聞即思自力戒謹恐懼戰、
兢、臨深履氷一主于敬中常惺、從事于斯乃全所性
本體渾淪無閒厥命天理生、如坤之陽萬化根源的在
其中資尔靈臺所宜保警此第一功無容弛慢
君子謹其獨箴
天命之性不能常靜感自外來動即中應由乎天理中節
為和嗟諸人欲則為偏頗若何用功粹然一正事稍萌動
念微閫境人所未聞已獨聞之人所未睹已獨見之善惡
之機于焉兆眹毫釐易差當切致謹扶持天理發達敦崇
防遏人欲無使芳生茲續前功相次加密大本達道表裡
為一咨不靈臺致止緝熙契天合聖的其在茲

贊
晦菴先生贊
德粹純陽清明剛健篤學真知全體實踐集儒之粹會聖
之精金聲玉振紹古作程
齋中自贊繪像
天賦爾貌由乎其閑地肯尔形顯乎其寛視孟子之睟面
盎背孔子之溫厲恭安須力學以充之而無愧乎聖賢之
容範

跋
不允陰興寺借傳經跋
先王盛時黎民徧德閭里之間相勸農桑之外無他惟父
慈子孝而兄友弟恭意誠心正而身修家理絕無詖行以
汨彝端自三綱九法教倫而則派殊宗瀾珠大抵化人專
世急于說果邀功視奉親敬長為度耳閒諱把誦佛持經
為切身重事需事畜之資以賻塗遇剝塞理之用以貢空
屋蝕之倒、之頹厚者薄、者厚黃、者渾如大寐明、
者亦被冥聽怙習成風迨至今日欲為尔重乃瑀予文嗟

哉庵德大愧無錦登于品辭欲復勖墨作佃既非于志學
歟亦豈我心屢遷屢前且咲且嘆聊書此以自命或罪我
而不知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終

書問

初見晦菴先生書

十一月吉日學生鄉貢進士陳某謹齋沐裁書百拜請傳酒掃之禮于判府寶文侍講先生門下某竊嘗謂道必真有人而後傳學必親炙真任道之人而後有以質疑辨惑而不差自孔孟沒天下貿于俗學蓋千四百餘年得濂溪周子河南二程者出然後斯道有傳而正學始有宗主自程子至今又百餘年矣見知聞知代不乏人然渊源純粹精拔真可以當程氏之嫡嗣而無愧者當今之世舍先生其誰哉而天下學有志于古欲就有道而正之者非先生我誰與歸哉某窮鄉晩生思善達執居于僻左無明師隆友不早聞儒先君子之名自兒童執卷而世儒俗學已盡其中竊平凡々初不識聖賢門户為何如年至二十有二矣始得先生所集近思錄讀之始知有濂溪有明道有伊川為近世大儒而于今有先生然猶未詳也自是稍々訪尋其書間一二年三四年又得語孟精義河南遺書及文集易傳通書與夫先生所著定論孟中庸大學太極西銘等傳吟哦諷誦反諸身驗諸心于是始慨然歎嘆當時師友淵源之盛抽閱啟鑰如此之急而重自愧覺此身為孔顔罪人而且益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潤精切的實明人心洞天理達群哲會百聖粹乎洙

泗伊洛之旨凡最時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凡最時有疑辨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若綱大義如指諸掌橋千百年之謬誤為後來一定不易之準則詞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叠朗瑩無査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于辭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推先生一人而已然求于書未如親炙之為浹洽徒言之誦未若講討服習之為實益故愚生竊不自量嘗欲盡屏世事奔趍席隅而領其梗槩然後退而結茅于清泉茂林以畢其業而終吾獨樂奈何事與心違門祚衰薄無他凡弟之可托而二親膭簡又恐失于溫凊定省之憂汩沒乎科舉干祿之累而于此事竊有志焉不克實下手專研而精究今三十而有二矣十年之間但粗摸涉慥、蹉跎若存若亡狂愈夫子而立之年未免徒討曹交之食良心無沒百無一執駁、下流甚恨甚恐去年秋賦寅緣有臨安之役自謂是行也此累可永了其歸也道武夷當往走五夫共洒掃于墻仞之下以紓其所素願不謂命也天奪舊累依然而先生又北來矣、始聞之歎欣鼓舞謂向者十年願見而不可得今乃得覯儲儀形于州閭之近殆天之賜歟既而又疑曰先生郡候也、郡之一賤氓也貴賤之分有等且侯門如海府吏森嚴如戰問學若之何而通請益若之何而便講論若之何而快歟又遲、者累月屢進而屢赵赵然是學不可一日廢而見賢之心油然動于中終有不容遏且人生聚散不可期幸與賢者竝世而生而邂逅又如此其容遁人未有拒我之形吾道為之辭以自止是果于自暴自棄者也况先生以道學為天下宗師既不得盛行于時猶當私淑于後學有書該循循不倦夫豈以鄙夫互童而遽棄之然公庭不敢私請輒冒昧先此道意併錄舊日自警之章刊于別幅以為贄先生倘以為可教而進之俾獲預護錄之末稍不失為君子之歸是所顧望若不遇焉則亦命也安愚分退守窮廬只遥望門墻以自歎而已敬恭俟命不備 詩見第一卷

孝根原

為人子止於孝近因讀事父母幾諫至父母之年不可不知筆事枝案玩味似畧見根原確定處未知是否試一言之夫人子于父母其所以孝、竭盡如此萬切而不緩在至而不敢少歉者是果何為而如此也非父母使我如此也又非畏父母而然也又非與父母于我如何也又非我身自欲如何也又非聖人立法使人如此也又非畏神明譏之鄉黨議之朋友責之而然也其根原之所自來皆天之所以命于人而人之所以受于天其道當然識有不容已處非有一毫牽強矯偽于其間也蓋天之生人決不能天降而地出木孕而石產決必由父母之胞胎而生天下豈有不由父母胞胎而生之人乎而其所以由胞胎而生者亦豈子之所能必而亦豈父母所能安排計置乎是則

乎之于父母信其爲天所命自然而然人道之所不能無俯仰戴履自此身有生以至沒世不能一日而相離如欲離之必須無此身而後可然人豈能無此身豈能出乎天理之外哉既不能無此身不能出乎天理之外則是決不能一日而相離既不能一日而相離則決不可以竭盡決不可空負人子之名于斯世決然在所當孝而決不容于不孝且如君者以天下奉以天下養父母之下惟子而已不以子之身勤勞奔走以事父母更數離事哉設或使人爲之豈理之宜乎或親焉不免勞于自養豈事之安乎況子之身又非子之身父母之賜而天所與也天之命爾爲人子者果何謂父母之生爾爲子而字育唯謹者果何謂

壯者殊強偏力是視豈欲使安閑空飽食于天地間而全無所事乎則人子之竭力以盡所事于此豈得爲過分乎維天於穆天命流行不曾停日復一日歲復一歲凡奔趨督趣乎其後往者不可以復反老者不可以復壯則親不可得而再事亦不可得而久事是豈可退遁于前私竊自怠若挨推不行而恰其於穆無彊之大命哉萬一大願未償終天之隔雖欲孝誰爲孝豈不爲大欠缺大悔恨耶此仁人孝子所以兀汲汲急于競辰愛日無所不自盡奉天命而不敢稽恭天職而不敢惰如執玉如奉盈如養嬰兒無跬步不切于心蓋必如此然後吾心如俯仰無愧方足以償願塞責而恰得謂之人子不然則爲天地間有罪雖

安驕肆而日立于人類中不得名之曰人子是無父母而生之人矣即是而觀爲人子止於孝其根原豈不昭昭可見乎夫豈自外來乎夫更孰有加于此者乎是豈不爲人道大本確然終其身而不可易者乎妄論如此幸望裁教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五終

問目

拜論夷齊

來教論夷齊云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言分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後一步便是伯夷叔齊得之矣 々拜此窃謂庶幾世襲封所以爲先君之嗣而嗣位土田則實自天子錫攷內必有所承上必有所稟而大倫大義又不至于相悖端可以先付託而無忝然後予受國爲正伯夷叔齊以天倫言之則伯夷主器之嫡在法固當立然不得先君之命則內無所承爲得以嗣守宗廟而有國也以命言之則叔齊固有其命矣然伯夷長也叔齊弟也叔齊之德不越于伯夷其父乃舍嫡立少是一時溺愛之私意非制命以天下之公義者也亂倫失正王法所不與何可以闇于天王而撫國也此皆在己有礙而不利便處此在伯夷所以不敢扶天倫自處以壓父命之尊只得力辭而不受而決然不敢以或受在叔齊所以不敢恃父一時之命以壓天倫之重只得固讓而不爲而決然不敢以或爲皆各揆其分之所當然以求即乎吾心之安蓋不如此則于心終不安爲伯夷者是不受之先君不受之天子而受之于弟爲叔齊者是成父之非命而干王法也豈得爲受國之正乎

文公先生批云此說得之更看求仁得仁處

拜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意

來教云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逐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爲聖人之謙詞若作終身說則憤短樂長不可并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 々拜此窃謂聖人安得有憤只是做事與衆超越做便做得極誠懇篤切如恐不及便是憤既誠篤切則于事便做得徹底竭盡無遺恨及事既了便稱意心得志滿懷快充足有樂底氣象逐事皆有憤樂憤在事方切之際樂在事既透之後惟真能憤然後真能樂不憤則事不極尽而中有愧悔安能樂然日用間應接酬酢自朝至暮事非一端方其爲此一事時其情其樂如此及又一事來其爲之依然又如此其情既做得透了依然又如此其樂每事皆然一憤一樂々而又憤憤而又樂工夫循環無所間斷不知有歲月之遷此便見好學之篤而爲聖人之謙處若通以終身言之則憤短而樂長只于童年志學時是有所發憤處自既立以後如不惑知命耳順從心則皆其所以爲樂之地故不知老之將一句說著不得而亦不見其爲自貶之意矣

文公先生批云得之

拜寤寐動靜

來教云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

寐獨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于寤寐而言之ㄙ思此竊謂人生具有陰陽之氣神發于陽魄根于陰心也者則兼陰陽而秉其氣無間于動靜即神之所會而而為魄之主也晝則陰伏藏而陽用事陽主動故神運魄隨而為寤夜則陽伏藏而陰用事陰主靜故魄定神蟄而為寐神之運故虛靈知覺之體焯然呈露有苗裔之可尋如一陽復後萬物之有春意焉此心之寂感所以為妙而于寤也為有主神之蟄故虛靈知覺之體沉然潛隱悄無蹤跡如純坤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朕焉此心之寂感所以不若寤之妙而于寐也為無主然其中實未嘗泯而有不可測者存呼之則應驚之則覺則是亦未嘗無主而未嘗不妙也故自其大分言之寤陽而寐陰而心之所以為動靜也細而言之寤之有思者又動中之動而為陽之陽也無思者又動中之靜而為陽之陰也寐之有夢者又靜中之動而為陰之陽也無夢者又靜中之靜而為陰之陰也又錯而言之則思之有善與惡者又動中動之陽明陰濁也無思而善應與妄應者又動中靜之陽明陰濁也夢之有正與邪者又靜中動之陽明陰濁也無夢而易覺與難覺者又靜中靜之陽明陰濁也一動一靜循環交錯聖人與衆人則同而所以為陽明陰濁則異聖人于動靜無不一于清明純粹之主而衆人則雜焉而不齊然則人之學力所係于此亦可以驗矣

文公先生批云得之

　詳子溫而厲章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集註謂盛德之容中正和平陰陽合德竊嘗因其言而分之以上三截為陽而下三截為陰似乎有合然又以上三截為陰而下三截為陽亦似有合未知所決抑聖人渾是一團元氣之會無間可得而指本不可指定為說但學者以己意強為之形容如是今且就其說曰分三才而言則溫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屈奪則人之道也儼然有威之可畏而不暴于物則天之道也恭順卑下而恬然無所不安則地之道也自陽根陰而言則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陽之生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之從蓋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平之極不可得而偏指之也

文公先生批云如此推得亦好

　詳匡人不能害孔子意

聖人知匡人之決不能害己而必又有戒畏之心往前看得偏重了所以一向不通後來乃覺彼此皆渾淪是天厳蓋此處以大綱言之斯文未喪固天意在我而匡人決不能逆天矣聖人于此更不復疑惧所以信天理之必然也然就其中細論之吾無以致之而彼無故而來莫之為而

為是亦天也吾又安可輕自恃哉故聖人于此又尤戒謹而不敢忽所以尽天理之當然也二者並行而不悖便見聖人之行慎密無縫罅而左右動靜無非天處豈有道理便不備者在一邊不審是否　前節天在我後節天在彼

文公批云是

詳高堅前後意

高堅前後大槩只是譬其無階可升無門可入無象可執捉也然從而考其高堅前後之實恐亦不外乎日用行事之近即事日用間事但其理如是之高堅玄妙耳高是理義原頭上達處如性天道所由來堅是理義節會難攻處如數端參錯盤根錯節處前後是理之變化不居處而一彼一此亦是中之類仰者望而莫及之貌鑽者鑿而求通之意瞻則視之方微見也忽則認之又未定也此正用功憤悱懇篤之際而萬疑畢湊欲融未融之時也所謂欲罷之意亦易弱于此矣而夫子在前却循循善誘不急不徐而教有其序既博我以文使我有以廓其知而無一理不洞研諸心又約我以礼使我有以會其極而無一理不實踐諸己至此則高堅前後之旨趣要歸亦不外乎其中而有可從升之級有可從入之門有可執守之象矣是以日益有味而中心悦懌雖欲罷而有不能以已于是又即仰鑽博約之功所未精密而猶可以容吾力者一一極盡更無去處然後向之所以為前後高堅者始瞭然尽在目前如渠決水通大明之中觀萬物象真見其全體之實卓爾真立于其所昭著親切端的確定而無纖毫疑礙遮遮之處矣然欲更進一步實與夫子相從于卓爾之地則無所由盡前此猶可以用力此則自大而超于化自思勉而之不思不勉介乎二者之境所未達者一間非人力之所能為矣但當據其所已然從容涵養勿忘勿助至于日深月熟則亦將不期而自到而非今日之所預知也

文公先生批云卓爾即是前日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卓然爾如麁、高底今透頭徹底皆分曉卓然盡在目中無有遮遮節會堅底今皆融得自成條理卓然森列于中不容毫孔前後捉摸兩不定底今則前者的見其卓然在前不可移于後、者得見其卓然在後不可移于前不是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也

諸家多以前為過後為不及恐無此意前後只是恍惚不可認定處將以前為是耶忽又有前後者焉而前者又似未是皆捉摸不着若見得端的時皆是時中無過不及諸家以卓為聖人之中卓却是中然亦恐未可便說中便說中則卓字意又看不切矣

此說甚善昔聞李先生說此章最是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礼至親切處其言有味前後固非專指中字然亦彷彿有此意思

詳逝者如斯夫章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嘗因是推之道體無一息之停其
在天地則見乎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
不窮終萬古未嘗間斷其在人則本然虛靈知覺之體常
生生不已而日用萬事亦無一非天理流行而無少息故
舉是道之全而言之合天地萬物人心萬事統是一無息
之體分而言之則於穆不已者天之所以爲道爲体也生
生不已者心之所以具道之體也純亦不已者聖人之心
所以與天道一體也自強不息者君子所以本聖人存心
事天而體夫道也
楊氏此篇有不逝之說亦猶中庸說死而不亡之意皆是
隱異端處

文公先生批云此亦得之

詳學適立權章集註

學適立權章集註擧楊氏曰信道篤然後可與立且篤信
是好學前事既篤信然後能好學也今于此既學適道之
後知言信道篤何也恐信自徹首徹尾不可分先後如篤
信而後好學者方只信道大槩既學之後而又信道篤者
是真知而信之所信意味自不同其言畧有主而此章所
引篤字又應立字爲切否

文公先生批云信道篤三字誠有未盡善者

此章又擧楊氏曰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則是中在先
如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則是權在先不審中與權先
後果何別耶只是同時事不可分先後否蓋中之在事物
即其恰好處而無過不及者也權則稱其輕重而施之恰
好無過不及者也故中者權之極極猶屋極之極權者中
之則則猶準則之則中所以行權權所以取中論理則知
中然後能權就事則由權然後得中譬之稱焉或斤或兩
莫非有中也然必識斤兩之所在然後能以權而稱能以
權而稱然後物之輕重得其斤兩之平矣

文公先生批云是

禱是正理

前申叔子路請禱處云禱是正理自合有應嘗思之周公
請命而王乃瘳成王出郊而天反風耿恭拜井而泉出庾
黔婁稽顙北辰而父疾愈與王祥梗鯉姜詩井魚等類其
所以必如是而無不應者只爲天地間同此一理同此一
氣理所以統乎氣而人之心則又爲理氣之主而精靈焉
隨其所屬小大分限但精誠所注之處懇切至極則是處
理孫而氣充凡我同氣類而屬吾界分者自然有相感通
隨而湊集之以此見實理在天地間渾是一箇活物端若
者血脈之相關者矣雖然亦或有不能必其然者蓋必然
而無不應者理之常也或不能必然者則非其常而不可
以常法看也故君子爲自盡其所當爲而不可覬其所難
必

文公先生批云得之

聖人千言萬語皆從大本中發來

聖人千言萬語雖或至粗至淺至近至少處無非從大本中來就一語上直而觀之亦可見妙道精義橫而觀之則與其他萬語無不脗通貫串其于行也亦然猶天地生物雖一草一木之微皆從大氣中流出就一草一木上直而觀之亦可見造化之神妙而推之與萬木生理無不相通又如桑蠶千絲萬緒皆從領上條來就一絲直而尋之亦可見大綱所在橫而推之則與萬緒無不相聯屬故一不可闕而為不可廢以一為足而忽其餘則見不廣以為有餘而略其一則識不周不審是否

文公先生批云得之

主敬窮理克己工夫

主敬是日用間動靜不可間斷要切工夫其次則窮理克己又其相須也蓋敬者主直也心之所以常惺惺不昧而天理之所以聚也必主焉則專以是為重常存于中為此心之鎮而無少時之不然也無事而主乎敬者所以醒之其未發有事而所主之敬不純者所以察其已發未發者醒定則天理昭然于方寸有以涵夫動之端其發也必審整已發者審整則天理森布于事物各不遺其靜之則而其後常而為未發也又益醒定矣一動一靜只當如此循環未然否豈、時暫爾之敬而遽能爾哉平時之學苟惟一理之未瑩則未發雖醒定而其中已有是一理之欠其中既有一理之欠則所發雖審整而亦必有乖戾不中節之處矣一私之未克則未發雖醒定而其中已有是一根之伏其中既有一根之伏則所發雖審整而亦必有不免乘間為事之累矣故平生之窮理克己非主敬不能而亦所以維持是敬也蓋敬貫動靜而窮理者又所以栽培其未發而精明其所已發克己者又所以隄防其未發而涵蓄其所已發平時之窮理克己所以為今日未發已發之地而今日之窮理克己又所以為後日未發已發之基理之窮也日益精則敬之效也日益密而動靜約然純天理之公己之克也日益力則敬之存也日益固而動靜粹然無人欲之間夫是以未然之前全體完瑩而真有大本之中已發之際大用通暢而實得其達道之和矣此心地上工夫之大略動靜無端與日周流至死而後已也

文公先生批云亦善

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自然

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自然此皆須兼之方于理字訓義為備否且舉其一二如惻隱者氣也其所以能如是之惻隱者理也蓋其中有是理然後能形諸外為是事外不能是事則是其中無是理矣此能然處也又如赤子入井見之者惻隱蓋人心是箇活物其感應之理必如此雖欲忍之而其中惕然自有所不能以已也不然則是槁木死灰理為有時而息矣此必然處也又如赤子入井則合

當爲惻隱孟人與人類其待之〻理當如此而不容以不
如此也不然則是爲悖天理而非人類矣此當然處也
當然亦有二意一就合做底事上直言其大義如此如入
井當惻隱與夫爲父當慈子當孝之類是也一泛就事中
又細揀別其是〻非〻當與不當做處如視其所當視而不
視其所不當視聽其所當聽而不聽其所不當聽則得其
正而爲理非所當視而視與當視而不視非所當聽而
聽與當聽而不聽則皆非理矣此當亦然處也又如所已
入井而惻隱者皆天理之所真流行發見自然而然非有
一毫人僞預乎其間此自然處也其他又如動靜者氣也
其所以能動靜者理也動則必靜〻必復動其必動必靜者

亦理也事至則當動事過則當靜其當動當靜者亦理之
而其所以一動一靜又莫非天理之自然矣又如親〻仁
民愛物者事也其所以能親〻仁民愛物者理也見其親
則必親見其民則必仁見其物則必愛其必親必仁必愛
者亦理也在親則當親在民則當仁在物則當愛其當親
當仁當愛者亦理也而其所以親之仁之愛之又無非天
理之自然矣凡事皆然能然必然者理在事之先當然者
正就事而直言其理自然者則貫事理言之也四者皆不
不可兼該而正就事言者尤見理直截親切在人道爲有
力所以大學章句或問論理處惟專以當然不容已者爲
言所以大學章句或問論理處亦此意熟則其餘自可類

衆說
文公先生批云此意甚備大學本亦更有所以然一句
後來看得且要見得所當然是要切處若果見不容已
處則自可默會矣
拜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甚
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本文前所問盡以人字統就主人
之類而言所以待見不通〻竊謂此段之意人字只是指
吾此身而言與中庸仁者人也之人自不同不必重看緊
要却在體字上蓋仁者心之德主性情宰萬事本是吾身
至親至切底物公只是仁之理專言公則只虛空說着理
而不見其切于已故必以身體之然後我與理合而謂之

仁亦猶孟子合而言之道也然公果如之何而體如之何
而謂之仁也亦不過克盡己私至于此心廓然瑩淨光潔
徹表徹裡純是天理之公生〻無間斷則天地生物之意
常存於其寂而未發也惺〻不昧如一元之德昭融于地
中之復無一事一物不涵在吾生理之中其隨感而動也
惻然有隱如春陽發達乎地上之後無一事非此理之貫
而無一物非生意之所備矣此體公之所以爲仁而所以
能恕所以能愛雖或爲義爲禮爲智爲信無所往而不
通也
文公先生批云此說得之不然則如釋氏之捨身飼虎
雖公而不仁矣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六終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

問目

拜顏淵問仁段

孔顏答問為仁一段常思之有理氣之分蓋人受天命而生旣得乎其理以為性曰仁義禮智而皆具乎心旣得乎其氣以為體曰耳目鼻口四肢五臟之屬而皆具于身仁卽此心所得天理之全體而主于愛常生生不已而包乎四端猶天道之元而包乎四德也禮卽此心所得天理之節文而主于敬所以常生生不已上繼乎仁而下包乎義智猶天道之亨卽元之始通而兼乎利正也耳目鼻口四肢五臟之欲卽所得氣形之私而主于有我卽所謂己者而氣之所禀有雜揉之不齊則欲之所感又有淺深之不一矣人性天理私欲二者並行乎性命形氣之間而又日接乎事物無窮之境是以性命常易為形氣揜而天理常多為私欲屈故耳目口鼻之屬往往偏為己意之徇有違于禮而喪夫仁人而不仁則此心漠然無以帥氣統形而御夫物始將顚迷錯謬無所不至而萬善皆于是乎廢矣此聖門之學所以必汲汲于求仁而求仁之要聖人所以必先己復禮一言而斷之而于是一言之中所要又在乎己而所主則在復禮蓋以己者吾身病仁之總目非他病之比而禮于仁為切近在吾心天理有待循之實非如義智之截可否別是非分乎兩端而未專于天理之守也故克

去有己之私以復還乎其禮之本然使日用間天理常爲
主而氣形每聽命焉則吾心常肅明端肅無一動不合乎
節文之正而人欲無得以干之則此身純是天理而仁之
爲體不離乎是矣至其所以爲克己復禮之目則又不過
乎勿爲非禮于視聽言動之間夫目視耳聽口言周也若
動則秉乎內外而七情之所萌四肢之所運也四者皆形
氣之所爲而與心相應也者視聽則自外入而感乎內也
言動則自內出而應乎外也視聽言者發其端也動者成
其事也四者視爲接物之先而聽次之然後徙乎言而卒
乎動也亦有各司其一而各自爲一病者亦有困其一而
動則隨者要之四者足以該吾身之用而吾身日用所以

爲天理人欲出入之門者亦莫要乎是四者矣自一而入
者病本蔓四者叅合則病根滋非禮者即形氣之私欲所
謂己者乃天理之反也非禮而視聽言動者一以己而不
以理也以禮而視聽言動者一以理而不以己也出乎己
則入乎理出乎理則入乎己以理者性命之正所當然而
然而形氣順從者也以己者形氣之私所欲然而然而性
命受制者也勿即克之事也非禮而勿視聽言動即克之
謂也以禮而視聽言動即復禮之謂也曰克曰勿曰復曰
爲二者操縱之間又吾心所以爲主而天理人欲消長之
機也彼克則此復一長則一消亦有類乎用力所致強處
如臂之屈伸在肘如舟之縱橫在柁如三軍之進退在將

而乎所謂勿者又以見物欲承自外來吾心非預內蓄而
所以爲克之功初不用窮其巢穴而鋤除之而亦非有斬
伐攻戰之勞也截然一段已往之放心置之勿論只據今
日見逆求仁一念之萌此時此心全然清明無一點私欲
自此而往乎非禮但勿更爲之而已一刻如一刻而常相
接續一日如一日而常無間斷由是歲復歲以終其身焉
則渾然天德矣是其名義豈不甚簡而爲力豈不篤然從
容不遽哉雖然非至明則不能察天理人欲邪正所由動
之機將有誤認天理爲人欲人欲爲天理而不自覺乎其
丶之中矣亦何以措其克復之功非至健則不能決天理
人欲勝負所由分之際將有玩天理而不肯進忘人欲而

不忍割而依違乎二者之間矣亦何以勇其克復之力推
其知之也至明則表裡隱顯小大精粗歷分縷析無不瞭
然如辨白黑而不可亂又焉有人欲與吾天理混哉而又
濟之以至健則所寄如所抗捨所難如所易如一劍之斷
絲更不復續如洪爐之點雪消融無迹如大浩閣下臨萬
仞之壑沛然誰能禦之而又焉有人欲爲吾天理病哉然
夫子于此直曰克己復禮爲仁止于行而不及知者非偏
也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者是其還而無撓存之斷
者皆徑也此皆物格知至以上之事即顏淵學力所至而
論也而惟須乎足以闡此未至乎此則遲速淺深不諧其
所有而必有疏潤參漏之功矣若在學者雖不可以高躐

徑造而亦不可以畏怯退縮而不務勉行之實也
己一名含二義
何謂己者身之私欲盖己一名而含二義一以身言之如
下文由己之己與求諸己之類一有私之意焉所謂有己
之私即此克己之己與聖人無己之類亦猶我之為言一
以身言之如萬物備我〻欲仁之類一有私之意焉所謂
有我之私如毋我之我也
詳克齋說克己乃所以復礼句
克齋記云克復雖若各為一事其實天理人欲相為消長
克己者乃所以復礼而非克己之外別有復礼之功也書
以是說驗之見人有淺然不迷物欲者而亦不進天理未
的見其為一處切恐自質美而未學者言之則為二事盖
其質美不迷人欲矣而未之學者亦無進天理之功故既
克人欲于彼而又須復天理于此當兩其進也若自求仁
者言之則只是一無盡其平日用心所主者在天理惟病
人欲之絆累而不得快于進爾今既克去人欲則天理無
所累而所進自不可禦矣是所謂克己乃所以復礼也又
嘗細考之有能去人欲矣而未能復天理則是所去者止
其粗而未及精止其顯而未及隱其實只不復天理處便
是人欲之根尚在潜伏為病未能真去淨盡而猶有陰拒
天理于冥〻之間似病不病正如瘧疾人寒熱既退矣而
而精神猶澤〻不與若病不病便是病猶在隱而未全退
也假如人欲無型悪候只此不進天理亦是怠惰之私為
病形氣而為主而天理尚為客也
克己復礼須知二而一〻而二
克己復礼須知二而一〻而二者也盖克己是去人欲于
彼復礼是復天理于此〻二也然二者相為消長猶陰陽
寒暑彼盛則此必衰絶無人欲則純是天理故去人欲是
乃所以復天理而實非有二事此二而一也二者雖同為
一事然亦須有賓主之分天理主也人欲客也復天理主
事也去人欲客事也吾日所重者當以復天理為主以為
用力歸宿之地而去人欲以全之爾于其去人欲也又要
提天理使卓然清明不昧則權在我而所克也有統亦自
不勞餘力矣非謂止務克人欲更不必及天理則天理自
復此一而二也
一日克己
當是時顔子固已知至聖人固不待說知一節而以直說
克己工夫然於所謂己者在顔子分上亦已自去七八分
過半大半無粗属之類過了所以夫子假說而嚴厲之有
一日克己之說未為往伏蹤墨而在顔子剛勇手段若責
一日工夫亦真足以承當必能一日掃除滌盪而不為虚
此語也若在季者致知工夫未到克己工夫亦未曾一二
而微欲試一日之說則一下安能頓然尽知己私于隠微
將遂何所一併下手使徹底淨盡于一日之內而無餘全

哉

仁禮

仁者心理之全體禮者心理之節文全體者節文所之本統也節文者全體所分之條派也故對謂仁者禮之會而禮者仁之達仁者禮之會明道所謂視聽言動一于禮之謂仁伊川所謂克盡己私只有禮時方是仁也禮者仁之達橫渠所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七終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

問目

詳集註與點說

天理自然流行日用萬事無所不在其心見之明而養之熟隨其所處從容灑落而無一毫外慕之私然後有以契乎天理自然流行之妙在、各足而無處不圓充寧之所以為堯舜者不能加毫末于此矣如堯自明德親族平章協和以往而析因夷隩之授其時大而倚皆以天與無非渾然此理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焉則此理行乎貧賤之中者也及被袗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則此理行富貴之中者也人悅富貴好色無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則此理行乎事親之中者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則此理行乎兄弟之中者也凡所謂五典而天叙五五禮而天秩五服而命五刑而天討于天下事、物、無一不從容乎天理之自然而舜皆無纖毫容私焉如孔子之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亦無非對時育物使之各遂其天理而無滯焉亦與堯舜同一道也若曾點之言志蓋有見乎此故不必外求而惟即吾身之所處而行吾心之所樂從容乎事物之中而灑落乎事物之表固非滯著以為累而亦非放曠以為高固非富貴而有所助而亦非貧賤而有所忘此正有與物為春並育同樂之意即堯舜之氣象而夫子之志也推此以往隨其所應觸處洞

然冰融凍釋小而灑掃進退三千之儀大而軍國兵民百萬之務何所而非此理何所而此樂哉故先窮事業于此可卜其優為之矣右三子之事亦莫非此理之所當為但身未當其時履其地而區區焉以是橫于心而不忘者何哉是則理在彼而不在此在異日而不在今日在吾身外而不在日用之見定便覺出位越思而有凝滯倚着害迫正助之病較之于點則點見事無非理三子則事重而理晦點于理密而圓三子則濶而偏不可與同日語矣然點亦只是窺見聖人之大意如此而已固未能周晰乎体用之全如顏子卓爾之地而其所以實踐處又無顏子蕃密之功故不免為狂士是蓋有上達之資而下學之不足安其所以成而不復有日新之意若以漆雕開者比之則開也正所以實致其下學之功而進乎上達不可得而量矣在學者于點之趣味固不可不涵泳于其中然所以日致其力者則不可以躐高而忽下而當由下以達高循開之所存而踐開之所事開之志既篤則點之地可造開之功既竭則點之所造又不足言矣

子路不達礼

程子曰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礼道理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蓋礼者理也天理之中也若洞然有見于此便理明分定從容乎節文之中無過不及用則行舍則藏可則為否則止各安其所而自無忙迫出位之思便是此氣象也

子路行處篤于點平時胸懷磊落不為勢利拘有灑然底意如與狐貉立不耻與朋友共無憾閑適則喜等處可見其地位高矣與浴沂趣味蓋不相遠但其見處不及點故由此理而不知体便其達之則即此而妙用如曾子之悟一貫豈復離此而為道哉

天理人欲分數

天理者上達之正達人欲者下達之邪徑二者向背之岐固當明辨而二者勝負之幾最未易决蓋天理一分長則人欲一分消天理二分長則人欲二分消便待天理所造者五分而人欲亦只五分之消猶有五分之相持未可保其决不為他引去萬一把守不牢攻戰不力一旦忽不覺為他引去則和從前五分天理都喪了更無復上達而下墮于達矣惟理到六分以上然後天理勝而人欲衰天理把得住在中而為主人欲戰得退在外而為客當是時始真能入得上達之正達而勢不可禦始真能脫得下達之邪徑而雖不復墮所謂顯過荒惡已無復有但其念慮之隱應接之微失照顧處有三四零碎底查滓在自是日亦漸易消磨如已破幼賊而蕩其餘黨不費餘力所謂十分壯盛之地于是亦可馴造不遠矣或則五分相持之地正聖愚對敵急要之關而天理須到六分以上方得為透過此關　向上去然則亦若何而為吾天理已到六分以上之驗乎曰亦須是好善真如好好色之切則善者真為吾

理面實有底物实悪々真如悪々臭之酷則悪者真為吾外面不容底物美是乃天理勝得人欲之験也學者自驗吾好善未能如好々色之切悪々未能如悪々臭之酷則便是天理人欲勝負未分不可不深知下陋之可畏而當汲々以上進自力也自昔學者有或不能善其後者其病正坐此欤

率性之道原自有條理節目

天命之性渾然一大本而其率性之道原有自然條理節目燦然萬殊聖人由知安行萬善無一不中節者只是全得本元底恰好無些剩亦無些欠而其所以修道立教于天下為三千三百之儀有輕重厚薄淺深隆殺之不等者亦只是依此本原條理節目以示人亦非聖人撰之也君子所以窮理者亦只要窮到本原恰好處使一々湊合得者無少差錯方得為盡心知性知天所以力行者亦只是要做到本元恰好處使一々各當無加無減方得為盡性至命而契乎天者所宜重而輕所宜輕而重所宜厚而薄所宜薄而厚所宜淺而深所宜隆而殺所宜密而疏所宜疏而密不合本然分数使未是恰好未得為大學至知中庸至德也

親々仁民愛物只是理一而分殊

親々仁民愛物大意只是理一而分殊然其所以為理一分殊者亦有二義以天言之則乾父坤母民物皆為同胞與吾親同此一氣脉而生是理一也然親也民也物也其親疏本末亦天然自有簡差等處是分殊也如人之一身四肢百骸皆自一體一氣脉所貫然首之與足々腹之與四肢亦各有分別也以人言之則曰親曰仁曰愛皆一仁心之所流行貫徹而所謂仁愛者不過出于親是理一也然親者隆于仁愛仁者只于仁而弗親愛者只于愛而弗仁其輕重亦有等先親々而後仁民仁民而後愛物其緩急又有序是分殊也如人身四肢百骸皆知所痛痒皆無所不然愛其衛頭目則厚于手足衛胸腹則重于四肢亦有辨也此天命人心本然之則為學依此則為當然之功理一者統言其體分殊者分言其用理一所以包貫乎分殊分殊只是理一中之差等處非在理一之外也然于分殊之中所以如是其親其仁其愛隨所用而無不盡者是又所以全其體而使所性之分無有外焉又分立而推理一也理一者仁也分殊者義也仁者廓然而大公義者截然而有制理一而分殊則仁中有義其施有差等而不流于兼愛之泛分殊而理一則義貫于仁其會有宗元而不梏于為我之私此所謂體常涵用々不離體而非有二物也

利者義之和

利者義之和以理言利物足以和義以學言利者不相妨害和者不相乖戾以和解利和即利也蓋義者心之斷而

事之宜其發厲其用和如君臣父子夫婦之分截然不可犯者心之斷而發之嚴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安其分而無不利者事之宜而用之和也發嚴則用和而不流用和則發嚴而不傷亦非有二也故君子于事物也各遂其宜而無不利則于義也得其和而無乖戾傷嚴之病矣

孟子說天與賢與子可包韓子憂慮後世之義

韓子說堯舜傳賢爲憂後世禹傳子爲慮後世是就人事見定說固爲親切孟子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是就原頭說尤爲精到若韓子說則到不工面一箇孟子說則可以包韓子之義其實憂後世而傳賢慮後世而傳子皆莫非天也非堯舜禹所能容一毫憂慮之私于其間也蓋使天不與賢則堯舜豈能違天獨私憂後世而必與賢哉與賢與子者天也憂後世慮後世者聖人所以奉天命祇惕寅畏之意也其憂乃天理之發當然之憂而非私憂其理乃天理之發當然之慮而非私慮皆聖人性情之正也韓子識未及此乃以孟子之說爲非則失之矣

涵遊自得段意

涵遊之以遊是千萬緒件件都恁地深著工夫去自得則爲己物矣居之安是己物已成箇基址安固而不搖矣資之深是基址有箇根原來歷可憑藉依而無盡非浮埃驟漲之比矣取之左右逢原是本末一貫渾成一箇物降衆義之本然者無不流行呈露于日用千條萬緒之中而日用千條萬緒無一不是降衷秉彝之本故總有一動真情便現此理便在面前無不遇其本處也

告子論性之說五

告子論性之說有五而生之謂性一句乃其訣本者蓋性者人所得于天之理若仁義禮智當是也而視物爲獨全生者人所得于天之氣若知覺運動者是也而與物爲不異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指氣以當之故以知覺運動不異也爲辭而斷爲一定之論謂凡有生者皆同是一性更無人物之別是直大底意以包之而餘之四說則又就其中推演如食色無善不善二說則直與此可盡一由其能知覺運動故能甘食悅色也一由其知覺運動之無所異故無善無不善也如杞柳湍水之說則亦不外乎此蓋一由知覺運動之或偏于惡故必待矯揉而後成也一由知覺運動之或混于善惡故之東之西而無所定也夫既以甘食悅色爲仁生乎內乎而反之以爲惡既曰無善無不善矣而反之以爲善惡混展轉縱橫支離繆戾要之皆只說着氣而非性之謂也夫既以氣爲性則仁義禮智之粹然者將與知覺運動之蠢然者相爲混亂無人獸之別而且不復識天理人欲所從判之幾矣其爲害豈淺哉

告子與程張說氣不同

告子說氣與程張說氣不同當然之氣一也告子生之謂

性之說所謂知覺運動者是統指夫氣之流行為用者而言程子才稟與張子氣質之性所謂清濁剛柔者是分指夫氣之就定成骸者而言自知覺運動者統言可包得清濁剛柔而清濁剛柔者分言其中亦各具知覺運動但告子之說乃即是以為本性而大為包容之意渾無分別如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而程子之說則是于本性之外發此以別白其所未盡如大明中天物象瞭然更無隱遁矣如杞柳湍水之說亦氣質之意也但程張分明斷作氣質則自不亂此性之本使為精確不易之說告子雖于杞柳說看氣之惡湍水說看氣之混而其意不認作氣質只專作本性看所以不可同日語也

三仁異齊顏子之仁

其向者以三仁異齊之仁顏子之仁不相協合久為疑碍未能洒落屢次具問後再思之渙釋然已無疑矣敢請質之蓋仁一也而言各不同以理言則天理之公也以心言則此心純是天理而無私之謂以事言則當理而無私心之謂若顏子之所謂仁是平時此身上純天理而無私欲三仁異齊之所謂仁是臨大變中做事當理而無私心自有其辨亦必須平時此身上純天理而無私欲然後能于大變中做事當理而無私心而非有二也但顏子無遭變之事而三仁異齊不可見其平時之功亦不必區區為是優劣之較矣

用散而體不分

天地大化流行發育萬物而渾然太極之全體則未嘗動也人心日用泛應酬酢萬事而渾然本性之全體則固自若也故曰一而萬也而一者未始交自萬而一也而萬者未始併

橫逆自反

凡橫逆之來必我自有致之之端不然亦必有近似之情未有全無故而來者君子視之當如煉金之火攻玉之錯于中有進德無窮之實焉無惡也蓋使我之自反果無一不盡其理矣而猶未也恐我之全德未能充實也使吾出之果其中節矣而猶未也恐吾之全德未能充實而素孚于人也使吾之全德果充實而素孚于人矣而後猶若是者至此然後可以天地間一惡物視之亦未可再勝而峻滅惟當公處而順應如暴來者待之以遜毀來者待之以靖詐來者待之以誠侵來者待之以恭一行吾天理之當然若無聞無見焉是則吾身無時而不休吾身無日而不泰也無適而不寬事無接而不利也

右問目一卷親呈文公先生請益半日說得也好遂瞑目坐少久又請益近不曰說得皆好皆是一意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八終

記

貫齋記

聖門教不躐等下學而上達未有下學之不致而可以徑造夫上達者當門時弟子從事于此為最篤者自顏子之外惟曾子一人平時于聖人用處每隨事精察而實履之觀曾子問一篇所講明者皆其變禮則於周旋進退之常固已無一節之不究矣日省吾身以三者内外交相飭則驗之在我者又已無一刻之不謹矣所欠者但未知夫大本之所以為一爾夫子知其下學之功到將有所覺而可以上達發之也于是呼而語之以一貫之旨曾子果能于言下心融神會即應之速而無疑亦其真積力久所必至而非一蹴之所能強也及門人扣之難于為言乃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所謂忠恕者以著明之欲聽者之易曉自今觀之忠即所謂一恕即所謂貫而未可以常情論也蓋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至誠無息純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謂天之忠固無待於有所盡及日用酬酢萬物各止其所而莫非渾然一理者之所流行通貫猶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所以為天之恕而亦無待于有所推其為忠也道之体也而萬殊之所以一本也其為恕也道之用也而一本之所以萬殊也由一本而萬殊而所謂体者常呈露于用之中合萬殊而一本而所謂用者未嘗離乎体之内此夫子所以授之曾子而曾子所以契之夫子而喻諸門人者其為心法精微之蘊至矣以二觀哉在學者進纂其學則未可躐進夫所謂一亦惟致曾子下學之功專從事於所謂貫者而已凡日用千條萬緒各精察其理之所以然而實踐其事之所當然使無一不明諸心而無一不誠諸身然後合萬理為一理而渾然夫子太極之全体自此其工達無餘蘊矣譬諸錢千百曾子已散而列之整矣夫子與之繩一條則不復間而貫之矣其未曾不合者殆猶散錢之未數雖以貫稍之亦不如之何此門人之同在側者所以皆莫喻其旨而異時子貢常亦與有聞焉竟亦莫曉其意之果為何如哉或曰曾點浴沂之志見道之大体甚明夫子深嘆與之豈非與參之唯亦同一趣哉曰曾氏父子之學正相反參也由貫以達夫一點則又專游心於一而不必實以貫蓋以上達為高而不屑夫下學者所以行有不揜而不免為狂士是固不可以同日語也仙遊陳生沂伯澡始慕點為名今復以貫名齋蓋覺點之病而欲務參之學以寔之且求備明其義予嘉其立志之審而用功之有序也因書此以為之勉焉雖然曾子之所以能勝重任而遠到者亦由有其弘毅之質以充之蓋不弘則蓄德易厭而萬理無以嘉其會不毅則立操易移而萬理無以固其守茲正古人之所不容闕而叔世學者之所甚不足者而況於頹波流俗之中欲卓然以超凡而達聖

非此可將何以真能自拔而任重致遠乎嗚呼此又伯集之所當深自警焉者也此又伯凜之所當深自力焉者也

戊寅七月朔陳某記

仁智堂記

憲使陳侯結堂於第之南面直參雲翠拔參天其下甃為四池導後山之泉注其中清泚寒冽取夫子所謂樂山水之意而扁之曰仁智噫有旨哉夫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生所得以為心者純是天理純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智則此心之虛靈知覺而所以是是非非之理也故有是仁者必安于義理而重厚不遷有似乎山而樂乎山有是智者必達于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乎水而樂乎水其氣類相感物獨而理形焉是豈常覩覽于外而玩物喪志者之比哉然于其樂山而有觀乎山之時覩彼巍然盤峙於地而無古今之移也則必有以堅吾仁之守可以久處約長處樂而不為得喪榮辱之所搖奪也覩彼青紫萬狀四時生養也則必有以養吾生物之心使胸中常如春陽之和而與之為春也於其樂水而有觀乎水之時覩彼澄然可燭鬚眉而無塵滓之汙也則必有以凝吾智之知使清明常在躬而不為私意雜之所汩撓也覩彼源泉之有本常新而不竭也則必有以誠吾虛靈知覺之本體使之常惺惺而與靈原相為不竭也矣是則又內外交相發彼此互相長仰觀俯察鳶飛魚躍蓋無一而非天理自然流行著見之實無一而非吾藏修游息之益也則侯於子第窮究於斯其為樂又何有既哉堂之西又結小軒植梅竹曰友清已有詩為之紀嘉定戊寅元旦臨漳北溪陳某記

韶州州學師道堂記

濂溪先生熙寧中提點廣東刑獄公事而治于韶於是韶之為祠者有三祠于學者以二程先生配焉在明倫堂之西廡窄無堂宇之嚴未足以稱尊崇道統之意州于憲司者即其遺躅本廨侯所重建於廨之西偏而後人從之西圃之右乃與世俗淫祠五通廟門相向隣于郵雜而祀於通衢為往來士夫暗瞻之所者又與張余二公王令公楊誠齋合為張余二公里之先哲風節可仰未為失倫如令公則公之父天聖中守是邦安在用事時人建祠以媚之與張余並坐中堂而濂溪誠齋列于東廡位序不正尤為可恥嘉定丙子憲使陳侯深為病之乃于通衢之祠奉濂溪於中堂西偏而降令公于東廡於憲使之西圃者改創外門以正南向藩墻周密不與他神祠猶列而學中三先生之像則移入明倫堂後主一堂之中間易去舊扁而以師道堂揭之取通書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之說特以表先生宗師後學之意且以書來求一言以示學者竊為之喟然嘆曰師道之不立也久矣自孟子沒天下騖于俗學蓋千四百餘年家家異異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宋興濂溪

先生以先知先覺之資卓然挺出於春陵之間不由師傳獨契道体建圖著書提綱啟鑰推原無極太極之妙而不離乎日用人事之變發明中正仁義之精而不越乎秉彝良心之所固有聖人之所以安乎此而立人極賢者之所以執乎此而復其性處而學顏子之所學者學乎此也出而志伊尹之所志者亦志乎此也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先生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然後其學布于天下使夫才志之士得所依歸河洛洋、與洙泗並稱其所以繼往聖開來哲之功可謂盛矣雖于當時不得大施以著堯舜君民事業而其為郡使者于此一以洗冤澤物為己任惟恐有一夫之不獲其所皆莫非此天原中出而大用之所流行亦可以致驗聖賢作處而未可以尋常吏治例觀也故在萬世公義而言自合旣諸孔顏之側與先聖侔神稱見通為天下後學師表豈特書院之地所得而私何韶人師事之意乃又焉晦昧而不章今陳侯旣為之政正祠事復正名師道以揭學者之指南其所以覲視韶人不淺矣韶之士果能因是興起而師其道於遺編熟讀精思涵体而實履之無以俗學之見亂焉則是亦將不遠于我與凡官遊于韶者均能相與起敬師慕而更事之有所不則亦將不失為有道之政而于陳侯之意皆可以無負矣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止凡我同志其共勉乎哉陳侯名光祖字世德、行政事皆不凡子所從子講濂溪河洛之傳為志甚篤云嘉定丁丑三月壬辰臨漳陳某記

宗會樓記

古人宗法別子為始祖繼別為大宗繼禰為小宗、其為始祖後者為百世不遷之宗、其為高祖後者為五世則遷之宗蓋諸侯世適為君由次而下不得禰先君視正適皆稱別子或異姓之來自他邦與庶姓之起于是邦者亦皆謂之別子其後世子孫為卿大夫則立此別子為始祖而別子之世適常繼別子之正統以主始祖之祭與族人為宗謂之大宗雖五世外皆為服齊衰三月是謂百世不遷之宗其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世適後之以主庶子之祭與凡弟為宗謂之小宗舉而例之為禰不一其繼禰者為親兄弟所宗為服期繼祖者為從兄弟所宗為服大功繼曾祖者為再從兄弟所宗為服小功繼高祖者為三從兄弟所宗為服緦外高祖五世則無服祖遷而宗易是謂五世則遷之宗大宗一與小宗四為五小宗五世外雖已遷而復統於大宗百世未嘗絕為宗子者所以主祭其体為甚專壓族人其分為甚尊統率族人其權為甚重而族人所以祇事宗子其禮又為甚嚴冠娶必告喪嫁必赴歸器必獻其上具牲必獻其賢雖貴富不以入其家非所獻不以入其門居庶者不敢借其斬為文者不敢主其祭宗子有疾而攝則必告而後祭若庶子為大夫

則以上推宗子為存於宗人之家或宗子居他國則庶子大夫稱宗子使執常事而所謂攝主又不盲者不備厥祿撒（攢作綏借作緣）（假許規反）配歸班凡奉々于宗子若是其敬者皆以重正体而一人情也何為其重正体而一人情大要上以事祖禰而盡尊々之義下以合族屬而篤親々之恩簡是以人知宗廟所自來本支昭穆不亂而宗廟常嚴家與宗究時相接長幼戚疎有紀而骨肉不離古人禮俗之盛者予遭于州閭者由此其故也今世禮教廢已久矣宗法不復存士大夫習禮者專于本業問其究宗去為何如抑已術則不復等其祖祭有適而諸子並立廟父在已析居異籍親未盡已如路人或治及宗法則皓首諸父不肯陪孔

子以年齒姪之倒而華髮從姪亦肚屈節于妙齡叔父之前是亦可嘆也已吾友郭君子廷乃于頹俗廢禮之中卓為尊收祖族之舉推原本姓出於虢叔之後自大原陽曲分徙潁川華陰呂梁中山唐末華陰之族有避地游宦於閩而本宗始祖蓋自唐來失其名位且非世家不敢僭祖其次據人父居萊府居諸近者是始基產業為繼禰之遷越考至己又皆居長於是倣小宗法與其弟某劉弟業翻陽汝講明究參酌定為世適主祭之義并倣程夫子所取嘗家宗會之說而其條曰宗會以為歲時會合宗人之所而書來請記以傳于後代子孫書為之深感因叔古人宗法曲折以紹其宗人使知予從此本是出古先聖王之遺

典而非已意撰為苟合之私則凡會于斯樓者皆有以各盡其尊々親々之義而根本枝葉之相依也庇壯茂豈不休哉抑子從所謂宗田之約遺子不得出鬻諸子不得均分勇修四代墳忌及時祭各秩之費忌日一按禮書不用浮屠其良義蓋甚嚴明正大惟後之子孫及宗人其識之子廷併為之書俾刻示焉嘉定庚辰十月望日清漳北溪陳某記

食燕堂記

子從既以主祭合族立宗會樓後于寢堂扁曰食燕蓋取禮經所謂族食族燕之義以為祭後與宗人飲之地且併以記文為囑予竊以為古昔聖人所重民生賜姓命氏以別之而于姓氏中又立大小宗以聯之非固外為是法以強乎人也抑之本焉有從根直上之幹有從幹旁附之枝于幹之上又分幹枝之上又分枝縱橫散節然後布為千枝萬葉蓋莫非一氣周流出于天理之自然而然聖人特因而綱紀之以為長久不秦之道焉爾走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飛鳥知有父而不知有祖人靈於物知有祖禰尊々親々秉彝良心夫誰無之本無古今貴賤之別雖叔世衰微離亂之極而猶有孝義秩籍班々史冊或九世同居（唐鄆州張公藝）或緦服百口同爨（南史陽播）或宗族七百口合席共食（五代江州陳氏）尤可見良心天理之不容泯沒惟其宗法不立無禮樂以文之而漫無統紀然今之條令有承重聽塋之制

高祖元孫之服即礼經宗法意而人不知察亦吾子從揭能酌古參今率而行之于家可謂篤信寔踐而不為虛文之學者矣元郭元宗盟于歲事合族斯堂之時群昭穆長少咸萃宜交相訓戒以尊〻親〻之大義相與維持世守之而無以私意利欲壞焉將見人欽塘口郭氏家法卓然為三陽礼義之宗庶乎有以副子從今日創始傳後之推意而不為參也子從之書編宗礼宗長二篇附以立宗文約公狀家約家譜于其後及晦庵蒙谷二先生家法各一冊並藏之堂中以為後代維持之計者甚悉惟後人之致焉抑又有告者宗人之睦當始為是一燕之樂而已哉冠婚喪葬必相助貧窮患難必相恤推先祖所以庇覆之澤使宗人無戚疏違之病然後為尊〻親〻恩義之至者又不可以不知也然親睦宗族家道之一節如父子親夫婦別男女正長幼序實齊家之大經未有內治無本而能外睦者也然身者家之則也欲必遷善懲忿窒慾又修身之要務未有身法不立而能齊其家者也而身之所以修又在乎有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之學安畫其主未有學術不正而能修其身者也而其所以為學節目在孔孟周程之書者又有明法則宗人于既燕而歸也必當各正尔本各修尔身各齊尔家以無失為人大体于父乾母坤之下是又同宗相率入堯舜哉之域盡有餘道德之不窮趣味在焉歟況予從兄已與宗人素講之而今欲之言適所以為贅惟無視其贅而忍諸嘉定庚辰十月望後五月清潭

北溪陳某記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終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十

序

郡齋錄後序

先生庚戌四月至臨漳〻自罷省試歸五月方抵家而道途跋涉之吾得病未能見也至十一月十八日冬至始克拜席下某居村食貧又以訓童拘絆不得日侍講論之側明年先生忽以長嫡子丐祠甚堅當路者又以經界一奏先生持之力雖已報行而終以不便己爲病幸其有是請也即爲允之四月二十五日午後主管鴻慶宮和秘閣脩撰誥到二十六日早拜誥州印付通判即遣行衙越兩日通判及諸礼書留豹别一十九日方行某送至同安縣東之沈井鋪而别實五月二日也嗚〻所錄姑以寓餞不敢私備其書紳諸事之意而已也非敢爲他人道也然先生在臨漳首尾僅見一期以南陬敝陋之俗驟承道德正大之化始雖有欲暴而亦看愕然疑譯然毁者越半年後人心方肅然以定條屬勵志節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奔徒儉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姦豪猾斂蹤而不敢冒法平時習浮屠爲傳經礼塔朝岳之會者在〻皆爲之屏息平時附鬼爲妖迎邀于街衢而抄掠于閭巷者亦皆相視斂戢不敢輒本良家子女從空門者各閉精廬或復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風奔遁改復生業至是及朞正亦安習先生之化而先生又行是豈不爲可恨哉抑

先生在此其間于州鄉之大者不特欲正經界以興民利除鹽錢以蘇民瘼蓋又嘗病貢院之迫窄學校之隘陋而議爲之更張貢院則欲遷于東市兵官之居已差尉司廣輪其地而度其規模就容萬人之坐以爲後來百年之計其學校則以侍郎李侯之大成殿與尊道堂爲不可改移而東西兩廡則必闢拓而明與之東欲毁貢院之冗屋而盡貢院之址悉以爲東諸齋西欲移行衙于馬坊所而盡行衙之址悉以爲西諸齋其齋相枕悉南面每齋中闢爲廳〻之左右各爲四大窓而各裝截爲四閣閣廳之後爲燠亭〻〻之左右爲小庖及浴室與圊音清舍其外則以崇墉包之後齋之面則對前齋之墉一如太學之制并設秋月興工而自是亦不復及矣又豈不爲漳民大恨哉併附記于此以無忘先生之志而亦庶乎來者得以效焉慶元庚申十月一日某謹識

竹林精舍錄後序

某自辛亥夏送别先生于沈井之後以菽水不給之歲爲訓童牽絆未能一走建陽再詣函丈而先生屢以書來招至己未冬始克與妻父同爲考亭之行十一月中澣到先生之居即拜見于書樓下之閣内甚喜体貌大減曩日脚力已阻于步履而精神聲音則如故也晚過竹林書舍止宿與宜春胡叔器臨川黄毅然二友會而先生日常寢疾十劇九瘥每入卧内聽教而淳〻發策無非直指病痛

所在以為所欠者下學惟當專致其下學之功而已而于下學之中所謂致知尤一々平實循序而進而無一物之不格所謂力行亦尤一々平實循序而進而無一物之不周要如顏子之博約毋遽求顏子之卓爾要如曾子之所以為貫毋遽求曾子之所以為一而其所以為人痛快直截之意亦之向日郡齋從容和樂之訓則又不同矣越明年庚申正月五日拜別而歸臨岐又以當下體見為囑嘗謂自此一別方閱九十二日而遽有幽明之判反成終天之訣追思嚴訓洋々在目不知涕零於是編而集之以為終身鑽仰之發硎藥朝夕日學常看以不替其如在之誠而無昧乎此心之靈與時為一粗免罪戾于門牆之下則為大幸焉不嗚呼是可不敬乎哉是可不勉乎哉嘉定辛酉正月一日朱燿熾

送徐楊二友序

紹熙改元維夏之初晦菴先生來臨漳越月而永嘉徐君居甫不遠千里受業于門下又越月而郢人楊君尹叔與俱又五越月某方獲待兩侍於是始識徐君而楊君又其舊也尹吳不伴而合自是相與往來於郡齋疑之同謬之正家之釋益之請或一二日三四日辰而入酉而出為月者幾四其所以從容共學之情密矣顧惟碩學之質方有賴于左粮而右米夫何合簪方勤而決欲分袂澤方洽而席欲判徐君之歸與不可羈而楊君又有咸均之役於我心猶戚々然今二君行與己書而征歸已秋矣思無以見意姑借人古贈言之義以致朋友所以相切磨者共勉之焉可乎昔者嘗聞謝尹諸公游河南夫子之門於其別也謝謂尹曰吾徒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服烏頭者方其服時顏色悅澤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則將如之何今吾先生所以墓我二三子者其方大略亦可知矣而吾二三子相從服餌于此朝夕拳々惟謹者則以有先生之嚴訓在二君自此而別也去先生之側日遠歷都亭閱都邑紛華靡麗之衢放蕩繆轕之境日與頹俗接可玩可愛可悅可欲可駭可愕可憤可厭凡所以搖聰明拂心志者千狀百態日交于其前此正烏頭力不足恃而已所自力之時也自志未氣物者于此最易為之搖奪既然而程其所守而見善明用心剛者以為件々無非實用工之地二君謂之何哉道無往而不在學無時而不然二君自在而往也誠能常如侍先生之側靜則存主敬之味動則佩燭理之方參前倚衡念々以無負先生所期望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焉則是雖遠先生之函丈而正大之訓常在耳于其境然有浮之時又無惜一二附南來之便以安致垂為隣也二君果謂之何哉抑南軒與先生有詩云驅車萬里道中途可停轍勉哉共無斁邈矣追前修吾二三子者共如轍焉因錄二通為贈行序辛亥二月望後四日陳某序

送趙秋序

慶元丙辰之秋三山趙君有裕來與在獄于臨漳不鄙鄙去陳淳而下交焉一見之始即以心相與自是往來講論間有三載爲情密矣今茲解印而歸也淳某有丞痛不及爲歌詠以叙別然又不能爲無益之語也故效古人贈言之義以當遠〻之誠可乎嘗觀人生天地之間夫孰非才也而得其秀者爲難所以成其才而通詩讀書夫孰非學也而卓然不迷其所趨者爲尤難既識其所趨矣而能至至而終〻不至于壞自墮于迷者又其難之難者也蓋陰陽五行之運錯綜不齊而人之得之者大槩多于濁而不能以皆清多于駁而不能以皆純所謂清明純粹之禀特其間值之而已則才之秀出于等夷者非難乎天既于我以是才矣而本之不正則無以磨礪成就而反爲之實戕斷喪是以其知非德性之良知而爲私意之妄度能非德性之良能而爲私意之苟作吐而爲言非先王之法言履而爲行非先王之法行施爲政者爲業又皆非根心益背大用之所流行類亦不過人欲自便之私權術功利之陋而已滔〻者皆是而誰肯以易之則卓然識聖賢之正而不迷其所趨者又非有尤難者乎然天理正途上達如登而難進人欲邪逕下達如墮而易徇吾之所趨雖審矣而二者勝負之幾蓋未易決此有一分之長則彼有一分之消此有二分之益則彼有二分之損雖天理所進者五分而人欲止五分之亡猶有五分之相持未可保其不爲之引去也一旦忽不覺而爲之引焉則前功盡棄無復一存亦終于陷溺而不可救矣惟天理六七分而上然後爲足以勝人欲而人欲始爲退負主日強而客日衰所向果而所背決莫有以礙〻于上達不可禦而必不復墮於下達之境矣由是而之焉且又有以馴造于十全之地而底澤盡渾化矣則能至〻而終〻不復墮于迷者又非甚難之難者乎嗚呼此予與求所以不免于聖門之誅而因作聖之功所以爲萬世法也趙君夙來議論欲與焉發而學問又有師友淵源所謂難于尤難者得之矣而難之難者當正其幾不可不深知復自墮焉之爲可畏而當汲〻力進以取勝自勵也非惟趙君爲然凡吾徒者皆所當然而遇與趙君尤有望于難之最而果之勇以交致其齊驅並進任重指極之功也其毋以雜合而異者其所以進之〻科級節目則有聖賢嚴密之訓在趙君當自知之無俟予愚言慶元己未七月甲寅北溪陳淳序

送家本仲序

眉陽家本仲訪道閩山中都諸賢餞于吾山之陽清漳北溪野人與焉送行者皆有詩或謂野人曰子與本仲邂逅有一日之雅亦不可以無贈言野人因爲之嘆曰人生稟二五之氣多値其不齊剛者則過于亢而柔者又陝而無立求其所謂純正不雜者故爲難得幸而或得之又每識

凡志陋日日于頹波流俗而不能奮發于聖賢之學以求
自拔今本仲于世味甚薄而獨介有守可謂梓然有以自
之資矣而又不肯隨波逐欲甘于凡陋為自棄之歸乃且
不遠千里從師親友以講明夫淵源之所自來又可謂卓
然有求道之志矣無是二者度越于人不淺誠可謂本仲
美或者曰是可以為足乎曰未也吾二年于中都接見士
友者非一人亦多有是二美矣至其責以切磨之實則頹
皆悠悠若存若亡而无惕切懇急之意正如舟人之過越既
南其楫矣而徜徉中流不果于進軍人之適燕既北其轅
矣而徘徊中途不勇于行吾恐燕越非惟无可至之期雖
欲不中輟而使隋也蓋亦難矣況聖人之門庭堂奧尤不

可以坐而進而宗廟百官之美富又非可以想而知必為
吾力以肎致其下學之功如顏子之欲罷不能如子思之
弗得弗措然後有以成其賢而達其志也或者又曰是可以
為足乎曰未也士之篤于道者蓋亦嘗屢見之矣而又多
病于所聞之先入者私主以為安所見之素習者偏執以
為固不能豁然虛其心以為大受之地若是則胸中已備
塞隘陋矣凡前聖往哲相與發明真義理真趣味所謂公
平正大之訓將何從而入精微蘊奧之旨又將何從而得
之始見用力枉勞而良資美志亦終于無就矣茲又本仲
之所當深自警焉者也茲又本仲之所當深自勉焉者也
本仲而果無怠於斯則學將日進而日新其于所造又孰

禦焉本仲以為何如哉或曰唯唯敢以為遠行序野人為
誰陳其安卿也戊寅立冬後八日書

別徐懋公贈言

來過過此來所幸得一共學之友曰徐懋公今其別也而
請贈言竊以為聖門用功不一而總其要不過曰明善誠
身而已善者天命人心之本然粹而無惡也明善者真知
其為本善而無惡也誠身者實有是善于己純是天理流
行而無人欲之間也未能明善必在擇善未能誠身必在
固執而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又所以為擇善之目而篤
行者又所以為固執之功至于五者要歸于思于必又皆
以弗措為言而每百倍其功以進者何哉此勇以終之之

義也中庸入得之門曰智仁勇明善在智誠身在仁所以
明而誠之弗措者在勇易文言發明進德居業之方而知
至至之可與幾知終終之可與存義而必特于乾之九三
言之者以陽居陽為剛健之至也蓋惟剛健之至者然後
能其知知與行俱到易與中庸無二者也故顏子克己復
禮以乾道者由剛健之純人而曾子竟能得荷聖人之傳
脉重任而遠到者亦惟于弘毅得之況今本者處斯世頹
波流俗之中最以隨人非屬剛勇之志則安能決所向中
然以自拔而血氣之身日與事物相酬接又人欲私意之
易弱也非剛吾質勇吾力亦安能以自克而灑然無累哉
懋功于明善誠身之力當切磨之實而在義有未及講者

因書以為贈言植懋功其勉之嘉定壬午四月癸巳北溪
陳某安卿書于武勝講堂之精舍室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十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十一

說

心說

雖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為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人受天命而生因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為一身之主渾然在中虛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生而不可已是乃所謂人之心其体則即所得元亨利貞之道具而為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即所得春夏秋冬之氣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故体雖具於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為体則實與天地同其大萬理蓋無所不備而無一物能出乎是理之外用雖發于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為用則實與天地相流通萬事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其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為妙貫動靜一顯微徹表裡終始而無間者也人惟拘于陰陽五行所值之不純而又重以耳目鼻口四肢之欲為之累于是此心始梏於形氣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以主于身矣人之欲全体此心而常為一身之主者必致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專使胸中光明瑩淨超然于氣稟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体所與天地同其大者皆有以周徧昭晰而無一理之不明本然之用所與天地相流通者皆無所隔絕間斷而無一息之不生是以方其物之未感也則此心澄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蓋真對越乎上帝而萬理皆有定于其中矣及夫物

之既感之則妍媸高下之應皆因彼之自尔而是理周流該貫莫不各止于其所如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自無分殺之差而亦未嘗與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体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体常涵用〻不離体〻用渾淪純是天理日常呈露于動靜間夫然後向之所以全得于天者在我具有以復其本而維天於穆之命亦与之為不已矣此人之所以存天心之大略也

心体用說

所謂体者天地同其大者以理言之耳蓋通天地間惟一實然之理而已為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人為物之靈極是体而全得之總會于吾心即所謂性雖會在吾心為我之性而与天固未嘗間此心之所謂仁即天之元此心之所謂礼即天之亨此心之所謂義即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即天之貞其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故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無外天道無限量此心之理亦無限量天道無一物之不体而萬物無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之不体而萬物無一之非吾心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于吾心是理之中也哉但以理言則為天地間之公共不見其切于己謂之吾心之体則即理之在我有統屬主宰而其端可尋也此心之所以至靈至妙凡理之所至其思隨之無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于無倫而無不貫前乎萬古而無不徹近在跬步遠在萬里而無不周雖至于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充吾心体之本然而非外為者此張子正蒙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

所謂用者天地相流通者以是理之流行者言之耳蓋是理在天地間圓轉無一息之停凡萬物萬事小大精粗無一非天理之流行吾心全得是理而是理之在吾心亦本無一息之不生〻而不與天理相流行人惟欲淨情達不隔其所流行然後當与天地流通耳且如惻隱一端近而發於親〻之間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之流行者然也吾但与之流行而不斷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斷焉則天理便隔絕于親〻之間而不流行矣次而及于仁民之際如老者之所當安少者之所當懷入井者之所當怵惕亦皆天命之流行者然也吾但与之流行而不失其所安所懷所怵惕者耳一或少有失焉則天理便隔絕于仁民之際而不流行矣又遠而及愛物之際如方長之所以不折胎之所以不殺殀之所以不夭亦皆天命之流行者然也吾但与之流行而不害其所長所胎所殀者耳一或少有害焉則天理便隔絕于愛物之際而不流行矣凡日用間四端所感皆然但一事不到則天理便隔絕於一事之下一刻不貫則天理便隔絕于一刻之中惟其千條萬緒皆隨彼天則之自爾而吾心為之周流貫匝無人欲之間焉然後与元亨利貞流行乎天地之間者同一用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变化草木蕃以形容恕心充擴得去之氣象者

也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通之用
亦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大之體則其
實又非兩截事也

河圖洛書說

河圖洛書有定義古今傳者多矣劉牧之說最為後出而
世之奉者多不自知其誤也吁盍亦致其源流之實歟謹
按孔安國曰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
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
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而劉歆亦曰伏羲氏繼天而
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
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此
河圖洛書之定說也又按關子明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
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
八後左六後右而邵康節亦謂圓者河圖之數歷紀之數
其肇於此乎方者洛書之文州井之法其放於此乎盖歷
法有所謂二始二中二終正一二五六九十之數而州井
亦以九為率此河圖洛書之定數也如劉牧者又在康節
之後反從而易置之以九數為河圖十數為洛書且謂二
者俱出于伏羲氏之世而伏羲之所兼取托言其傳出于
希夷夫康節亦希夷之後也豈康節不得之而牧獨得之
乎吁是亦未究致源流之實而已矣昔者嘗觀易之傳曰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
五地數五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正吾夫子所以發明
河圖之數也又嘗觀書之洪範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
九宮之數自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以至于次六次七
次八次九昭然成列實吾夫子之所定是正所以為洛書
之數也盖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
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
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故河圖之位必以
一與六同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為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
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為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
中積之為五十有五也天地之數不出乎一陰一陽一奇
一偶而已一三五七九者陽之奇而屬乎天者也二四六
八十者陰之偶而屬于地者也故洛書之位必前戴乎九
後履乎一左列其三右列其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而五
居其中積之為四十有五也二者固不容于無辨吾夫子
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亦但泛言聖人作易作
範其原皆出于天而非止為易言也然聖人之所以則之
者果如之何盖則河圖者虛其中則太極也奇數二十偶
數二十則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則四象也析
四方之合以為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艮巽則
八卦也則洛書者在一則為五行二則為五事三則為八
政四則為五紀五則為皇極六則為三德七則為稽疑八
則為庶徵九則為福極是其義亦各有所取矣然合是二

者而論之亦未嘗不互相發明而迭相為用也且以洛書而虛其中則亦圖之太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圖之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則亦圖之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為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為兊震巽艮則亦圖之八卦也而河圖之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則亦書之五行也虛而為太極則亦書之皇極也其數五十者五則又九疇子目之數也横斜曲直無所不通則圖之為書書之為圖又豈復有彼此之間也哉大抵天地之間理一而已雖有先後之不同而理則不容於有二也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于圖初無待于書而自然與之會範則大禹之所獨得乎書亦不必追攷于圖而自暗與之符矣至是則劉歆經緯表裏之言豈不信然矣乎若所謂六篇九篇真者所謂赤文緑字天神言語則又怪不經之說而非所論也

四象數說

太陽之數九少陰之數八少陽之數七太陰之數六果何從而取之也曰在圖書所取則以圖書之數言在卦畫所生則以卦畫之數起不可一槩論也蓋河圖之數本五行生成之數始于一而終于十五居其中則參天為三奇兩地為二偶之合也天以一生水而居乎北則太陽之位也地以六成之而居乎北之外則太陰之數也地以二生火而居乎南則少陰之位也天以七成之而居乎南之外則少陽之數也天以三生木而居乎東則少陽之位也地以八成之而居乎東之外則少陰之數也地以四生金而居乎西則太陰之位也天以九成之而居乎西之外則太陽之數也位與數迭而相通其六者以一而得乎五者也七者以二而得乎五者也八者以三而得乎五者也九者以四而得乎五者也合而言之右旋則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左旋則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陽居四而連六位極方正而數少偏曲者也洛書之數本陰陽奇偶之數始於一而終于九五居其中則亦參天為三奇兩地為二偶之合也虛中其則履一而戴九為太陽居一而含九左三右七為少陽居三而含七右肩二而左足八為少陰居二而含八左肩四而右足六為太陰居四而含六位與數順而相會其九者以十分一之餘也八者以十分二之餘也七者以十分三之餘也六者以十分四之餘也總其中則縱横皆十五而又互相見之太陽之九南則太陰之六北則少陰之七西則少陰八東太陰之六西北則太陽之九東南少陰之八東北則少陽之七西南位稍偏側而數甚明直者也此圖書四象之所取皆自居位以外極其統緒者而言之也卦畫則自太極動而生陽始為畫一奇而謂之陽儀動極而靜靜而生陰次為畫一偶而謂之陰儀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故又其次于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二畫者四謂之四象太陽居一其本

体二畫奇每奇之圍三為合三奇通所從生位一奇以三其圍三者而起之故其數九少陰居二其本体一畫奇一畫偶每偶之圍四為合二偶通從生位一奇以一其圍四而其圍四者而起之故其數八少陽居三其本体一畫偶一畫奇通所從生位一偶以一其圍三兩其圍四者而起之故其數七太陰居四其本体二畫偶通所從生位一偶以三其圍四者而起之故其數六此卦畫四象之所生寔自本体以内極其根原者而起之也自本体之内而極其根原則數之体也自居以外而極其統摂則數之用也二者其取數之象也然若其所以為取數之義則如之何由陰陽之數自一至五為生數以方生其數也自六至十為成數謂已成其質也今四象以成數言之陽主進自六方進至七而未極乎盈則為少陽故其數為七又進而極乎九則已盈而為老陽故其數為九陰主退自十分退至八而未極乎虚則為少陰故其數為八又退而極乎六則已虚而為老陰故其數為七此其取義又各有所主而非偶然也

先天圖說

昔者伏羲氏之作易也始畫八卦又因而重之為六十四莫非其理氣象數之自然而必初无一毫智慮增損于其間自孔子以来莫有明其意者顧皆以為伏羲止于八而文王六十四至我朝邵康節先生始得其說于大傳之文遂為之圖名之曰先天以發伏羲氏之緼今觀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生四象、、生八卦此正吾夫子發明六十四卦氣畫之所由生也又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来者逆此又吾夫子發明六十四卦畫象之所由以寓者也盖自太極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為一畫者二是之謂兩儀又自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分之而為二畫者四是之謂四象其位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又自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分之為三畫者八于是八卦之名立而其位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是而往又自八卦之上各生一奇一偶分之為四畫者十有六是為兩儀之上復加八卦八卦之上復加兩儀又自四畫之上各生一奇一偶分之而為五畫者三十有二是為四象之上復加八卦而八卦之上復加四象又自五畫之上各生一奇一偶分之而為六畫者六十四於是六十四卦之名以備而易道渾然天成矣是固不容以智一而亦不容以數一於其中所謂乾一而至坤八者又依然有自然之序在下則每卦之謂体者各八昭然布列于八位之内一周而不亂也在上則每卦之重体者各一粲然迭錯于六十四体之上八周而不紊也合二体而言則重乾又居其一重兌又居其二重離又居其三重震又居其四重巽又居其五重坎又居其六重艮又居其七重坤又居其八亦

無往而不得其序者以是而為首尾則其一亦曰乾体之八重卦居于南之東其二則兌体之八重卦居于東之南其三則離体之八重卦居于東之北其四則震体之八重卦居于北之東其五則巽体之八重卦居于南之西其六則坎体之八重卦居于西之南其七則艮体之八重卦居于西之北其八則坤体之八重卦居于北之西自一而四依然序于左其自五而八依然序于其右合左右八：循環相次震而離、而兌、而乾、而巽：而坎、而艮：而坤、震而巽而重乾居于正南重坤配于正北則定天地上下之位也重離居于東重坎配于西則列日月左右之門也重震居于東北重巽配於西南則雷風啟閉之候也重艮居于西北重兌配于東南則山澤高卑之象也左為陽也始於復而終于乾右為陰也始於遘而終于坤復之為卦也在震之八是為冬至一陽之生而起正於北之分而東至離兌之中則為春分正東正乾之八則四月六陽之極又所以為陰之父生長女而為遘焉遘之為卦也在巽之一是為夏至一陰之萌而起于正南之分而西至坎艮之中則為秋分正西至坤之八則十月六陰之極又所以為陽之母復孕長男而為復焉故自復而至乾則皆其所已生之卦而為數往者順自遘而之坤則皆其所未生之卦而為知來者逆在震則始交陰而陽生其陰尚多也故二十陽而二十八陰兌離則陽長而陰少也故二十八陽而二十陰至于乾則陽盛而陰微矣故三十六陽而十二陰在巽則始消陽而陰生其陽尚多也故二十陰而二十八陽坎艮則陰長而陽少也故二十八陰而二十陽至於坤則陰盛而陽微矣故三十六陰而十二陽自震而乾皆其在天之屬揔之九百一十有二陽而八十陰其陽為生而陰為退也則陰而亦莫非陽也自巽而坤皆其在地之屬九百一十有二陰而八十陽其陰為生而陽為退也則陽而亦莫非陰也陽在陽中則自一而六皆順行在陰中則其行逆矣陰在陰中則自一而六亦皆順行在陽中則其行逆矣揔六畫而觀之自上之一畫則為一陰一陽之相間二畫則倍之而為二陰二陽之相間三畫則又倍之而為四陰四陽之相間四畫則又倍之而為八陰八陽之相間五畫則又倍之而為十六陰十六陽之相間六畫則又倍之而為三十二陰三十二陽之相間又自下而推之則兩儀之上生四象四象之上生八卦也又自外而反之則兩儀之內包四象四象之內包八卦也又分而言之則兩儀之相乘其六自內一畫則陰陽之二其列而為兩儀者一二畫則陰陽之四其列而為兩儀者二三畫則陰陽之八其列而為兩儀者四、畫則陰陽之十六其列而為兩儀者八五畫則陰陽之三十二其列而為兩儀者十有六、畫則陰陽六十四而為兩儀者三十二四象之相乘其三自下二畫則列而為四象者一中二畫則列而為

四象者四工三畫則列而為四象者十有六八卦之相交
其二自下三畫則為八卦者一上三畫則為八卦者八也
又統而言之則左皆陽長而屬乎天右皆陰生而屬乎地
而通為一兩儀也震離陽長而方少兌乾陽盛而之老巽
坎陰長而方少艮坤陰盛而之老而通為一四象也乾之
八卦皆曰乾兌之八卦皆曰兌離之八卦皆曰離震之八
卦皆曰震巽之八卦皆曰巽坎之八卦皆曰坎艮之八卦皆
曰艮坤之八卦皆曰坤而通為一八卦也又合兩儀四象
八卦而會于一体則周環無端又渾然一太極也若又
以是為方圖語其八經卦之生自乾一而至坤八則由下
而上而八位皆同其生者也語其八經卦之象自乾一而

至坤八則由右而左而八位皆同其象者也又語其八重
体之級則右自一八又皆屬乎乾而重乾又居其一之一
其次二八又皆屬乎兌而重兌又居其二之二其次三八
又皆屬乎離而重離又居其三之三其次四八又皆屬乎
震而重震又居其四之四其次五八又皆屬乎巽而重巽
又居其五之五其次六八又皆屬乎坎而重坎又居其六
之六其次七八又皆屬乎艮而重艮又居其七之七其次
八〻又皆屬乎坤而重坤又居其八之八又語其八重体之
橫則下自一八亦皆屬乎乾而重乾亦居其一之一其次
二八亦皆屬乎兌而重兌又居其二之二其次三八亦皆
屬乎離而重離亦居其三之三其次四八亦皆屬乎震而

重震亦居其四之四其次五八亦皆屬乎巽而重巽亦居
其五之五其次六八亦皆屬乎坎而重坎亦居其六之六
其次七八亦皆屬乎艮而重艮亦居其七之七其次八〻
亦皆屬乎坤而重坤亦居其八之八又旁通曲暢之自下
左而之右上皆屬乾以交乎坤自上右而之左下皆屬坤以
交乎乾則又天地包含交泰之義也次下二左而之次右
二工皆屬乎兌以交乎艮次上二右而之次左二下皆屬
艮以交乎兌則又山澤相通於四隅也次下三左而之次
右三工皆屬離以交乎坎次上三右而之次左三下皆屬
坎以交乎離與中四卦為震巽之交則又水火雷風之相摩
盪於其間者也方員曲直分合錯綜至纖至悉千变萬化而

天理自然之妙無往而不然初不容人力之牽合布置者
是則八卦雖伏羲之所畫而非伏羲之所自畫也六十四
卦雖伏羲之所重而非伏羲之所自重也當時文字未立
而天地人事萬物之理無不炳然于其中使人觀其象而
玩其占無不心喻而理得矣是所以為伏羲氏之易蓋至于
夏之連山首以艮商之歸藏首以坤遂皆因之為六十四
卦至文王之蒙大難也則又取伏羲之六十四者而衍之
首于乾坤以定君臣之分終于未濟以盡人事之修又于
每卦之下係之以辭謂之彖亦謂之繇至周公則又謂之
六爻遞相發明至吾夫子則又謂上彖下彖以釋文王之
辭為大象以釋伏羲之畫為小象以釋周公之爻又為文

言為上下繫為說卦為序卦為雜卦推其明辨而詳著之謂之十翼蓋歷三古四聖而易道於是乎大備矣其實則文王周公孔子之辭又皆不外乎羲畫之意也

後天圖說

伏羲之易先天學也文王之易後天學也先天之卦以乾居南坤居北離居東坎居西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兌居東南乾坤縱而六子橫者此易之所由本也後天之卦以離居南坎居北震居東兌居西乾居西北坤居西南艮居東北巽居東南震兌橫而六卦縱者此易所以之為用也夫先天之所由本者如彼而後天易而為用者乃如此其故何也蓋乾本生於子而成於午坤本生於午而成於子故乾南而坤北者天地之成位也及其交則乾反其所生於北坤反其所生於南於是乎為泰矣然乾者陽之極而為父坤者陰之極而為母父母老則退乎不用之地此其再變也乾所以退乎西北而坤所以退乎西南也離本升於東坎本升於西此日月之當度也及其交則東者自上而西西者自下而東於是乎為既濟矣然坎者乾之中男也離者坤之中女也父母既退則男女得位此其再變也坎所以得乾位於北而離所以得坤位於南也震為陽生也本起于東北巽為陰萌也本伏於西南然震者乾之長男也巽者坤之長女也乾既退則長男當進而用事以主發生之權坤既退則長女當出而代母以司長養之職此震所以居東而巽所以居東南也艮為山也本高于西北兌為澤也本傾于東南然艮者乾之少男也兌者坤之少女也乾既退則少男當出附於震之後以習其生坤既退則少女當反侍於坤之側以成其養此艮所以居東北而兌所以居西也坎離震兌四者當四方之正位而為用事之卦也乾坤艮巽四者當四隅不正之位乾坤則不用事而艮巽則用之偏也震艮坎三男者皆相從以承乾而任父事於前也巽離兌三女者皆相卬以夫坤而輔母儀於左右也其為序則始于震震而巽巽而離離而坤坤而兌兌而乾乾而坎坎以終於艮也以其義言之則為萬物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乎艮也此吾夫子之所以發明乎大傳之文而康節歷度而發為之也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十一終

說

子石見子求名說

紹熙癸丑九月乙亥堂弟子石見稚子請名於予予觀左氏傳魯人申繻對桓公之辭論名之所以為名者其說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如成季生有文在其手曰友而名友是也以德命為義如文王生而名昌是也以類命為象如孔子生首象尼丘而名丘是也取於物為假如伯魚生有饋之鯉者而名鯉是也取於父為類如子同生與父同物而名同是也今吾子石自外訓童則童退歸而見稚子寢其一氣感通之机夫豈偶然哉今取所望無求諸他惟取諸蒙之義以見意可矣夫蒙之為卦山下出泉靜而且清而君子所取以果行育德之時也其為訓則物方稚而未達之稱而其在人則為形既賦生之後而神未發知之際雖曰未發知而良知之真所謂降衷秉彝之本然與堯舜孔顏同一天者蓋為完具而未散由是而養之以正無異習以汨之則作聖之功優乎有餘矣其義碩不大矣哉此吾所以履有感于斯而以初筮告之義以配之曰初蒙初之為言在筮則以其誠一之意可以對神明而無愧在德則四端萬善之所由始而於類則為第一子之象也子石以為何如哉擇諸申繻之五言於中又為無備矣蓋其生也應父自訓蒙而至則其信也蒙以養正為聖功則其義也物之始生曰蒙則其象也託物之蒙以見蒙之義則其假也取諸父之蒙則其類也則是名也夫豈常談者比哉子石於作階祇見之時執右手咳而授之勿容以常談而忽之至若欲講明其所以為蒙之學與成就其所以為蒙之德則又在稚子之當其可焉越十日乙酉陳某書

朱仁仲字說

嘉定丁丑余過嚴陵為鄭侯留在學講說學徒朱右者甚拳拳於聽深有所發起每自恨親炙之為晚一日來請字以表其名因取表記仁者右也之語而字之曰仁仲且為講明其義之所以然古者以右為尊其所右仁者亦曰尊敬奉持之意云耳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生得之最先具于方寸為心德之全包五常而統萬善及發而為惻隱之情則又貫四端而生生不已是乃衆善之長而天爵之尊者亦猶四德之元貫乎亨利貞所以始乎物而統乎天者也仁之有常尊如是則為仁者其可不有以尊之乎若屈於物欲則失之卑而非尊矣加之私意則襲于慢而非尊矣視聽言動一徇乎非禮則又鄰于左遷而非尊矣必如所謂好仁者無以尚之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然後為尊之而不卑必如所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後為尊之而不慢必如所謂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然後為尊之而不後有左

還之失夫是以仁爲常醒默主處于方寸間有以定中而居尊而日用酬酢千變萬化無一非天理流行而皆吾統攝之內矣竊固古人所以名仁之義也然其爲用功之要則在程子有主敬致知之說焉蓋敬者此心常惺惺法而天理之所以生也能敬則仁實而知者又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夫害仁之所由起也故敬不主則仁亦無由而尊而所知之不致則又君何爲而物欲君何而爲私意若何而爲非礼爲能保其不害吾之尊耶嗚呼此又在仁仲勉之名實表裏其有以相副而無愧乎哉

卓氏二子名字說

溫陵卓氏廷瑞嘉定乙亥秋游臨漳訪予衛屬而定安焉予觀其爲人蓋亦知有是學而好之者也自是相與歲而閱月撰懷輸寫趣味投合有金蘭之契一日爲予言既得二子有可教之質欲名其長以光字伯仁名其次以存字叔義盍取魯論易傳之語請爲講明其義之所以然厥其歸也得以爲起居語之助予義不得辭也爲之言曰

卓氏子光字伯仁惟仁如何心德之真渾然全体純乎天理四端五常皆會乎是衆善斯長妙乎性情如元統天不息其生人惟有身口鼻耳目手足四肢接物生欲人欲一間心晦欺重天理之公不復流行於是不仁如痼如痺痿理窮欲何所不至聖學要訣求仁爲大何以求之克去心害非礼而視非礼而聽非礼而言非礼而行凡此衆疾皆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操氣質而使純於物欲之交錄無一節之不中以會歸於至約然其至約之由又在斯文之博蓋博所以明萬理於心約所以歛萬理於身不博則無以識夫約中止宿之地不約則無以体夫博中閒見之真盡心知性而後能存心養性物格知至而後能心正意誠自陵往之少差于堂奧而莫升惟兩盡以造極信學功之大成昔子顏子從事於此竭吾才而無餘如有立之卓不博約之至是而俱融無恍惚拘繫之病矣亞聖人而具体爲後學之指南不約礼其景慕無斯名子之懿

嚴陵學祀張呂合五賢祠說

嚴陵學舊有癸宋田范趙五賢祠在明倫堂之東偏近世又祠張呂二先生於別室嘉定丁丑秋鄭侯從二先生像合諸五賢而更其扁曰七賢祠時某自中都歸爲鄭侯畨在學與諸生講磨諸生有扣其說者義不容嘿因致予陵里之高士其清風孤操有以起人主尊敬之誠而成一代節義之俗廣乎之危言峻行不少屈撓與諫諍之勁直文正之忠誠清獻之清白又皆郡之賢刺史載在史籍昭昭不待言也至如乾道庚寅中南軒以道學名得守是邦而東萊爲郡文學是時南軒之學已遠造矣思昔猶專門固滯及晦翁痛與反復辯論始翻然爲之一變無復異趣其親仁之篤從義之勇克己之嚴任道之勁卓卓乎不可及東萊笠仕初以少年豪才博覽蔽視斯世無足與偶

害于中充之充之靡他其功見善惟明真知不疑人欲攸起有觸其幾用心惟剛勇決不吝人欲之去有拔其本截其無適本能不還欲守理純仁德乃稱在昔有回從事於此心不違仁体具孔子彼我丈夫睎顏亦顏咨尔子克其惟勉旃。

卓氏子存字曰叔義惟義如何曰〻之制〻〻之在心如利刃云物來觸之則斗而分一可一否便成兩片一從一違決有定見初無所為惟理之宜日用由行坦然正達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一惟當然何私之有起居話言飲食葛裘計較之私一毫不留辭郤萬受其則不忝物各付物一止其分君子存之念兹在兹一息無間靡他其為見義必明如辨白黑均然不乱無為利欺守義必固金石其堅雖然不渝無為利遷如是而存義即吾立存之又存養義果集慊心無餒亂自浩然乃復其初塞乎兩間体用具全終始惟一所謂終之于易無失吾尔子存毋忽而易舍之則亡是謂自棄

莊氏子名字說

莊氏子兒輯命于余旅姓命字而以字係名之曰約礼字之曰博仲以人生秉彝無不公共自累氣之不齊而感物之易動非有礼以約之則必流於放蕩此古之君子所以必莊嚴敬祇約此身於三千三百之內無細大之或違視以礼而無邪聽以礼而無淫言以礼而無妄動以礼而無非

何暇窺聖賢門戶及閱南軒之一語忻則愕然因釋然解乃屏去故習欽躬屈節為終身鑽仰之踈且追紫陽於濂洛以達泗魯僥焉日有孜孜死而後已雖于南軒所造有不齊要之不失為吾名教中人而斯文𢌿有賴焉視世儒之竊佛本以自高屹立一家門戶且文聖賢之言以益之以為真有得乎千古心傳之妙不自覺其𢌿聖人狹宗者貌反談本者於彼岳邪遁之域而卒不免為吾道之賊者是豈不大相遠〻而鄭侯今日所以示邦人合祠之意者亦豈徒云乎尔哉昔子路問成人夫子告以藏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而文之以礼樂則可以為成人矣蓋本近世之賢者以為之質而後加之磨礪澗澤之功然後可以責其有成今我後之學子誠能匙歆五賢之高躅而實致其希慕之功以為受道之序然後緣明二先生之學問以為致夫師友淵源之會求其所謂大中至正之統者博參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則体全用周文質相副其于全直成德之君子又孰禦焉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〻止嚴陵之學子其勉之

魂魄說

魂者陽之靈氣之發也其分主乎動所以行乎此身之中隨所貫而無不生也魄者陰之精体之凝也其分主乎靜所以寔乎此身之中隨所往而無不定也故自著者而言之則口鼻噓于呼吸而不息者魂也耳目精于視聽而不

散者魄也統而言之則所以貫乎耳目視聽之間使之常靈而不遺者皆魂也至于四肢之靈于本體五臟六腑之靈于傳送九氣之所貫常發越而有主意者皆魂也所以注于口鼻呼吸之間使之常精而不爽者亦魄也至于四肢之精于本體五臟六腑之精於傳送九體之所注各秩實而有定理者皆魄也若口噤而鼻鼽目固而耳窒手頑而足僵肺痿而脾鈍肝枯而腎涸則靈者息而非魂之謂矣若口狂而鼻逆目流而耳晄手亂而足狂肺喘而脾滑肝急而腎泄則精者散而非魄之謂矣又貫而言之下極者形之柢氣之根而魂魄之所自出也元首者形之表氣之會而魂魄之所由萃也在精神則神魂而精魄也在血脈則脈魂而血魄也在收說則声魂而說魄也又錯而言之呼吸以氣固魂也然呼者為陽伸吸者為陰屈又有不同焉視聽以体固魄也然視者為陽明聽者為陰虛又有不一焉四肢有左右之搆而又有動靜之殊五臟六腑又五行之别而又有生剋之異乎夫神有清濁而精有虛實脉有浮沉而血有默釋敢有剛柔而說有溫厲又各不齊焉蓋其分也雖有陰陽在氣在体之異屬其合則又俱不離乎一氣而參觀互考魂中又有魄、中又有魂焉又固無所不存並行亦未嘗相悖魂必魄然後有以精其靈魄必魂然後有以靈其精而心居中央秉氣氣体又所以為魂魄之主而總攝之凡日用之所奋屬張作通暢和樂施為經畫思慮明晳者皆心之所以主魂之屬也整齊發肅安恬退止待循執守決斷誌記者皆心之所以主魄之屬也故魂充而魄聚則心力強心之神明精爽則魂魄有統其記事也必專而其處事也必明其斷事也必確而其行事也必勇其踐思也必及而其從義也必果其執德也必固而其進道也必健至于山立揚休玉色而金聲宣如夕文如脊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九容之無不敬九思之無不通望之儼而即之溫泰而安威而不猛凡睟面盎体陰陽合德無非是形見也人心始于氣感則浮魄為先既而体凝焉則魂次之及既生而神發焉則魂主之發未遠而就一於靜則魄主之男乾道則魂統魄女坤道則魄統魂稟重厚者則魄勝魂賦輕浮者則魂勝魄人於幼也氣渾全而肖未實則魂盛而魄少及其壯也氣正充而肖已定則魂與魄俱強及其老也氣衰而肖羸則魂與魄俱耗及其死也氣與肖判則魂升魄降惟平時粹有陰陽之德者魂情魄無滯然於化無復凝滯若陰欲重而陽明昏者則魂沉魄滯于是乎或滯於冥漠之間而未能以遽化矣此魂魄之大旨也

釋家君錄忌說

礼告忌說

檀弓曰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忌日不樂

鄭氏註曰念其親死日不用擧吉事
孔氏正義曰言服親之喪已經三年可以棄忘而孝子
有終身之痛曾不暫忘于心也故君子終身已身恒慘
念親忌日不爲樂事以其親亡忌難吉事
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
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鄭氏註曰忌日親亡之日忌日不用擧他事如有時日
之禁也祥善也志有所至〻于親以此日亡其哀心如
喪時
孔氏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終身念親不忘之事謂忌
日不用擧作他事者非謂此日不善别有禁忌不擧也
言夫忌日孝子志意有所至極思念其親不敢盡其私
情而營他事也
又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
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
文王與
孔氏正義曰此一節明文王祭思親思敬之甚言思念
死者意欲隨之而死如似不復欲生在廟中上不諱下於
祖廟稱親之諱如似見親也祭祀盡忠誠非時思念親
之平生嗜欲如似真見親所愛在於目前又思念親所
愛之甚如似凡人貪欲女色然也
近代諸儒議論

伊川先生曰家必有廟〻必有主忌日必遷主出祭於
正寢 今正寢正堂也其廟中尊者廟狹又同室難以獨享也於正寢可以盡思義之致
喪祭禮之大者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卑
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凡物知母而不知父走
獸是也知父母而不知祖飛鳥是也惟人能知祖若不
嚴於祭祀殆與禽獸無異矣
又宗子國忌日素服或以詰其故先生曰礼居喪不飲
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
横渠先生曰忌日变服爲曾祖、布冠素帶麻衣爲曾
祖妣祖妣素冠布帶麻衣爲父布冠帶麻衣麻屨爲母
素冠布帶麻衣麻屨爲伯叔父素冠帶麻衣爲伯叔母
麻衣素帶爲兄素衣素帶爲弟姪易褐不肉爲庶母及
嫂一不肉
晦庵先生祭儀曰忌日特設一位于正寢如祭禰之儀
主人黲紗幞頭黲布衫鐵脂皮帶主婦去華盛
之服凡在祭執事者皆然告言孝某孫某稱云孝子今
以皇某親某官府君遠諱之辰敢請神主臨正寢恭伸
追慕考妣即三獻畢尽哀不飲福受胙
祝文
維某年歲次月朔日辰孝某孫某敢昭告于皇某親某
官府君 無官稱某號府君妣則云某封某氏夫人 歲序遷
易諱日復臨追遠感時不勝永慕考妣即云痛割如新

昊天罔極敢以淸酌庶羞敬伸奠獻尙享

右記說禮書三段注疏五段并三先生之說五段恭承先諸在道豈感于心因錄以示諸子侄而共致其孝敬焉慶元己未二月十日書

淳曰忌日者何亡者屬纊之日也亡者爲何有祖焉有考焉有曾叔之親焉忌者孰忌之有子焉有孫焉有曾叔之親焉然則如之何其忌之曰此天理之至人情之極出于其中衷矣之所不容已而非自外至者也蓋昔者亡者于是日之亡也乃人道之大變爲子者卒然遇之如天之忽崩地之忽陷無所告訴正其哀號徒跣辟踊叉傷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之時其爲哀痛迫切之甚直欲與亡者俱亡而不復見此身之存者也雖其所服日月之已竟而此心之哀終其身有不能已而况于是日之從臨則其爲感動又將如何耶下而爲孫者若曾若玄及旁而若弟若姪由容家以至功緦雖其終于容体声音言語飮食居處衣服者其哀情有等級之殺要之當時於服亦其當受之始而痛于厥心者也豈以是日之後臨獨能頑無所動耶此聖人制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以是日爲君子終身之喪所以行乎是日者雖其全義去古廢缺不可復考而其遺言緒論猶間有存於檀弓祭義等篇如曰不樂曰不用曰不敢盡其私者簡簡乎一二語而其大義則昭昭可推而見也夫亦豈止於若是而已哉夫亦豈徒然若是而已哉

故君子爲禮於是日也必視諸喪之餘以從事每事必更乎常衣必以素食必以疏不御酒肉不傳声色不敢他適不敢他务惟專有以致其事亡追遠憂思敬慕之誠然後爲情文之稱中哀樂之節得性情之正而不失乎聖人之意也嗚呼此文王以是日必哀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所謂天理人倫之至而爲萬世法矣柰何世之人不復講乎此動惟違己以自便上焉既無追慕之懷而一肆志於燕飮之樂若賀亡之爲下焉又無戒禁之敬而蕩然無所不爲無所不之殆若安平無事者吉凶紊亂當哀混雜抑不思今日爲何日名之曰忌者其端原果何謂者之斷展其人果何爲而出於是人又爲何屬也須乃思焉君是寧不悖禮傷義而顚于無人心者歟卽爲萬于奉先者又不過猜度量擬爲浮屠事禮非其鬼餽非其徒以爲是足以薦往亡者而無憾而于亡者之前則忽忽褻慢姑泛爲之一存已則肆飮妄動又依然爾之爲也陳精述謬同然一習莫有以爲非者如近世先覺諸君子更相正訂略有成說可奉可行其覺述發謬之患大矣某小子竊幸有聞斯義欲因祖諱之臨達吾房之偕其事恭承慈父所爲之概然有感因發明于下方而猶共聲有焉嗚呼凡我錄古今聖賢諸說令某釋之以紹吾門內同奉祖先之人同祖其亦有以懋敬之哉某謹書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十二終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十三

說

宗說上

按禮經別子為始祖繼別為大宗繼禰為小宗、其為始祖後者為百世不遷之宗、其為高祖後者為五世則遷之宗蓋諸侯之子適孫當繼世為君自第二而下諸子不得禰先君而別子正適皆稱別子其後子孫為卿大夫則不敢祖諸侯必立此別子為始祖而別子之世適則當繼此別子之正統以主始祖之祭與族人為宗為其所尊宗謂之大宗子雖五世外與之絕服者亦皆為齊衰三月及其母妻同雖婦人不敢降是謂百世不遷之宗其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世適後之以主庶子之祭與兄弟請宗謂之小宗子舊例而降之其第一世繼禰者曰繼禰小宗為親兄弟所宗為服期第二世繼祖者曰繼祖小宗為從兄弟所宗為服大功第三世繼曾祖者曰繼曾祖小宗為再從兄弟所宗為服小功第四世繼高祖者曰繼高祖小宗為三從兄弟所宗為服緦自高祖外五世則無服祖遷于上而宗易於下是謂五世則遷之宗雖別子兄弟五人其為宗法皆然大宗一與小宗四為五小宗五世外雖已遷而復統于大宗更百世未嘗絕故古人有同姓死以其疎遠而弗弔子思以為無恩之甚引夫子答季孫之言以正之曰繫之以姓義無絕雖萬世而婚姻不通也此大小宗之定統也不惟公子之為然或異姓公子之來自他邦別子本國不來者亦謂之別子及庶姓之起于是邦別子隱淪不起者亦謂之別子其繼世為小大法宗一與此同不惟公子繼世之後為然其在當時或先君之子今君兄弟等輩上不得宗君下未又為後世之宗不可無人主領則亦比附大小宗法以領之君之同母弟適夫人所生者謂之適昆弟其庶母所生者謂之庶昆弟皆先君之子俱謂之公子而在士大夫列者固有相宗之道焉君必為此公子士大夫之庶者立此公子士大夫之適者為之宗使之宗之君有適母弟則使一人為宗以領公子死則公子為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為其妻齊衰三月禮如大宗更不立庶昆弟為之宗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君無適母弟則達庶昆弟一人為宗以領公子死則公子為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禮如小宗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或公惟一無他公子可為己宗而亦無他公子來宗於己是謂有無宗亦莫之宗此又大小宗之變例也為宗子者在大宗所主始祖別子之祭小宗所主丞宗祖禰之祭其体為甚尊宗子歷族人於外宗婦領族婦於內其权為甚重而族人所以祇事宗子者其禮之為甚嚴冠娶必告喪練祥必赴雖富貴不敢以入其家必舍車徒於外有歸器衣裘車馬必獻其工而自服用其次非所獻不敢以入其門者當具二牲必獻其賢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

為終事而後敢私祭焉之支子若不敢干其祭或宗子有疾而當祭則必告而後祭若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則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無罪而去國則以廟從或有罪去他國庶子為大夫而居則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其辭於賓則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或庶子無爵而居則望墓為壇以時祭及宗子死必告於墓而後祭於家稱名不言孝所謂攝主又不敢備禮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不歸胙或有殤與無後則從祖祔食庶子不得禰祭之及不得借為長子斬乃承〻於宗子者是其敬者何哉皆以尊先祖之正体而不二其統一人情之所趨而不替其本也惟其如是故上有以事祖禰而尊〻〻之義下有以合族屬而篤親〻〻之恩是雖歷世代愈遠分枝系愈蕃而人知宗以所自來本支昭穆不亂而宗廟常嚴家有宗光時接相長幼疏戚有紀而骨肉不離自國姓達于庶姓通天下無二礼則通天下無二俗如小記所謂序昭穆別礼義而竭人道白虎通義所謂長和睦通有無而紀理族人文王世子所謂孝弟之道達君臣之道著邦國有倫而要同方大傳所謂社稷重而百姓愛刑罰中而庶民安財用足而百志成礼俗形者皆於是乎見則其立宗之効固不甚大矣哉此有周而上王化之所以為盛礼樂達於天下道德一而風俗同者其大綱目端有在乎此也

小宗說中

古人宗法不幸厄於秦火不見全經又幸而後出於漢儒雜記之書學者因得以考識其遺意其綱領大槩見大傳小記其支條目見曾子問而其所以略者又間見於曲礼內則喪服傳文王世子王制等諸篇然其殘文有闕晦而不章者可不稽訂以明之乎或問大傳小記皆無大宗之文但曰繼別為宗而已何以見其為大宗耶曰宗者尊也以其為先祖主為族人之尊故族人來共尊之與事其先祖因推尊為宗子而得宗之名若繼別子之後乃其世〻遠近無寄枝之間雖更百世族屬之遠亦咸宗之而無所遺故謂非大宗而何凡以下文繼禰者為小宗形之則見礼為大宗決矣必欲更明白無疑則當云繼別為大宗而礼志亦已有如此以者何以補其字之所不足也曰既曰繼禰者為小宗矣又曰宗其繼高祖者何小宗所繼之不一耶曰小宗有四或繼禰或繼祖或繼曾祖或繼高祖皆至五世則遷以其五世則遷凡大宗為小故謂之小宗由己上言之則繼禰者為第一世繼祖者為第二世繼曾祖者為第三世繼高祖者為第四世至高祖之父為第五世已親盡無服當祧而不復祭是謂祖遷於上由己下言之則繼高祖者至子為五世繼曾祖者至孫為五世繼祖者至曾孫為五世繼禰者至玄孫為五世視族人皆是四從兄弟無服

更不復與之為宗而各自隨近相宗是謂宗易於下要之
四小宗初皆繼禰為始而末皆至繼高祖為終故原其始
則云繼禰而舉其終則云繼高祖況此所謂禰者乃指別
子之庶子所謂繼禰者指庶子所生之適子繼此庶子之
後與親兄弟為宗其文承從別大宗之下是從別子宗法
旁殺而為之正小宗立法所從始所以必要大宗而立言
曰繼禰者為小宗也曰繼高祖者之身正是第四世而又
為宗未及滿五世而禮經乃以當五世則遷之言何也曰
此言繼高祖者至五世、則遷非指定繼高祖者為已五世
而當遷也但記文簡畧其實即是指繼高祖者之子為五
世則遷而非謂繼高祖者之身也或問大宗繼別子之後

共是世、真成遠長非有他也而大傳乃曰宗其繼別子
之所自出也其主意又似歸重於所從出之人何也曰按
鄭氏註無此文亦無解此意至疏家乃以為別子所由出
者或由此君而有或由他國而來果若然則是其所為宗
者非宗其繼別子之世適是乃宗其別子所由出之先君
與其所由他國之公子也無乃支離迂衍之甚乎攷文公
以之所自出四字斷為衍文謂作注時未檢至作疏時乃
始誤耳今當删去則古人宗法明白直截易見如日星而
無可疑矣或問大傳既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而小記又
曰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又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三
言大同小異果孰得而孰失耶今據大傳之文為正而意

已是直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為祖者非小宗則各
不得祭其四小宗所主之祖禰也若小記中二言乃又有
不祭禰不祭祖之別依其文意重複似是衍字而鄭氏乃
曲為之說疏家又從而實之於不祭禰則謂宗子庶子俱
為下士得立禰廟宗子是禰適故得立禰廟而得祭禰庶
子是為禰庶故不得立禰廟而不祭禰明其尊宗以為本也
於不祭祖則謂宗子庶子俱為適士得立祖禰二廟宗子
既得立祖廟祭之而庶子是祖庶雖得立禰廟而不得
立祖廟祭之以正體祖、適居其上者謂下正禰適猶為庶
也此正推本尊適明有所宗也故人上不得戒君下又辟
宗然後能相序為五宗者悉然此於文雖亦可通而不免

意折辭費不若大傳辭簡意直而事反該悉也或問大傳
曰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而小記又曰庶子不
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大傳之言與喪服傳之言一
同而小記之言又有禰字果孰得而孰失耶曰大傳所謂
得字在小記則無之而小記所謂斬字在人傳作三年又
無與禰二字彼此之義皆有所未盡者今當互取之曰庶
子不得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則語明而意備矣原
此文大要謂己身是父適祖適承重乃得遂其為長子極
服之制其尊先祖之正體當如是也在馬季長註喪服云
此為五世之適父乃為之斬蓋以長子是繼高祖小宗之
嫡而言其世數遠於大遠在鄭氏註此言不繼祖禰則長

子必五世所以破李長之說而不明其世數及注衰服則
曰此言為父後者然後為長子三年蓋以特服者是父之
適子而言又不及祖之世數為未盡若庾氏云用恩則禰
重用義則祖重至已承二重則為長子斬既承祖禰二重
則亦兼父適祖適也疏家又詳此意謂孔有適子者無適
孫或已是祖正又是父適若父猶在則已未成適不得重
長　必是父沒後者故云為父後者然後為長子三年
或已雖是祖庶而知是父適應立禰廟則已長子得重當
祭而不為斬者以祖庶厭降故也即是二辨參之則必兼
父適祖適然後可遂其服斬蓋以明矣疏又言禮為後者
有四條皆不服斬有体而不正若適庶子為後者有正而不
体者適孫為後者有傳重而非正体者適孫為後者有正
体而不重傳者適子有廢疾不立者庶者皆期惡不得斬
惟正体又傳重乃得極服此又以長子不得斬之變例言
之亦不可以不併知也或問內則曰適子庶子祇事宗子
宗婦以庶子祇事宗子固也宗子本適子也又以適子祇
事又如何其別也曰此適子為小宗中父之適及祖之適
也庶子為大宗之庶子及小宗嫡子之弟也然正体在乎
上者謂下正猶為庶故以大宗子視小子雖曰父之適祖
之適而皆為庶也宗子指大宗子而言此文雖主事大宗
子而其事小宗子亦然故族人一身凡事五宗既事親兄
弟之適繼禰小宗又事同堂兄弟之適繼祖小宗又事再
從兄弟之嫡繼曾祖小宗又事三從兄弟之適繼高祖小
宗并事別子世適繼始祖大宗為五若庶子是宗子親弟
俱為下士得立禰廟則宗子立禰廟祭之庶子更不別立禰
廟行祭惟助祭於宗子禰廟若宗子庶子俱為適士得立
祖禰二廟則宗子立祖廟祭之庶子更不別立祖廟行祭
惟助祭於宗子祖廟若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得祭曾祖
而不合立廟則必寄立曾祖廟于宗子之家若已是宗子
從父庶兄弟父之適子則惟得于家自立禰廟而祖及曾
祖亦必于宗子之家寄立之若已是宗子從祖庶兄弟
父祖之適則立祖禰廟於已家而亦寄立曾祖廟於宗子
之家皆已供上牲宗子為祭之此其祇事宗子之所由本
也

宗說下

或問古人宗法果可以行于今與否欲曰後世頹風成俗
并古人宗法相反者莫甚於今日生民秉彝良心天理之
不容泯沒亦未嘗不間見於世而近代先覺諸儒宗所相
并發明遺文散與者亦已昭昭有或說於世矣蓋今之所
謂姓氏者幾更世代離亂糊市吳遠已不復上世聖人因
生賜土之舊章百宗蕩析或妄委其姓而冒人戶貫或妄
以戶貫并人而混其宗何止於亂瀆婚而冒姓劉以扶種
求耶而附李屬籍也至於無嗣傳而欲絕徒者又不本聖
人同宗為後之正典乃字育娛於眠非族類或取諸妻之

究若鄧人之子宮公子郢氏之子柴榮或取女子之出若曹氏之文綺謐或公然取他族苗裔若存勗之養李嗣源李嗣源之養王從珂或以他人妊孕爲己出若之怪若秦政之本呂不韋楚秦之本黃歇宋蒼梧之本李道光又有若漢鬼之董頭鈍北莫識爲誰何者而其得於荒誕遺棄不可知之中又有若司馬之牛冒陰爲昧昧者凡此數端不惟縉紳官族爲然在閭閻編戶之伍蓋往往也豈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是乃自爲斬絕之道而非有嗣續之實也譜系眞僞既雜亂不明而宗廟昭穆又顚倒舛錯或以弟爲子或以子爲孫或位侄於叔之上班叔於侄之下是以族屬不相通恩意不相浹在族燕之序齒爲儀不復

有名分尊卑之别在族會一視以爲禮不復顧服紀疏戚之差名家顯族降爲皂隸而不知之雖至親以過門爲辱自白屋至卿相問其所從來則莫之識或識之每羞道其祖甚至父母在已析居異籍兄弟不相顧一如路人戶系則反互相殘賊親未各不復相往來冠婚喪死不相告資窮患難不相恤故骨肉兄弟亦許而無親睦之風族究務相爭鬥而乏遜順之習於是有語及祀典則稱已附而偽曾忽忽不致享祭有生而遺廢相勝並立廟或欲叙及宗法則諳首諸父不肯陪祀於少年遑姪之側華髮庶姪亦恥屈躬於妙齡叔父之前家家自爲俗而各有法人人自爲法而各有心公卿大臣閭閻變易一世即墮拿地夥人

君子之後不復能述其家世視古人宗法則之甚相反者蓋其甚于今日矣然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走獸之道也知有父而不知有祖者飛鳥之道也人靈於物知有祖禰尊尊親親秉彝良心天賦不固有之本無古今貴賤之别雖史氏世家微亂之極猶有孝義旌顯班班史册或九世同居相與思爲雍睦者或宗族七百口設廣席長幼以次坐共食者五代江州陳氏或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者後漢樊重或緦服百口同爨兄季相事如父子者南史楊播或累世同居共處兄弟至四從皆如同氣者唐劉君良或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僮僕皆聚一庫而計口日給絢者本朝李甫或奉兄執如父公祿賞賜皆入執之庫有所

資用悉就執諸者或奉叔母李如母凡弟寸尺皆入李之庫四時分養一聽李自裁者則良心天理之不容泯沒者固未嘗不間見於斯世也而近世先賢諸儒宗所相與發明遺文攷典又昭昭可覆如程子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立宗子法又曰君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而朝廷之勢自尊此言宗法之爲係甚重也如曰宗子法壞則人不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又曰宗子法廢後世譜牒尚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此言無宗之爲俗不美也如曰凡言宗者以祭祀爲主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以己之事親凡第系宗於

己所以得宗之名非己宗於人也則明其所以為宗之義也如曰立宗子法亦是天理如木必有根幹亦必有旁枝如水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又有旁岐達而為餘者明其皆本於自然之勢也至論之所以行之、寔則曰須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祖業使一人主之又如當家宗會法月為一會以合族使骨肉之意常相親其聞支子不祭則曰齋戒致其誠意并主祭者不并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并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雖不祭情亦可安其論長子爲人後則曰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絶亦當繼祖如果幼為大臣以今之法自合立廟不可使從宗子以祭

此篇方起草未竟及而先生寢疾矣姑存此以見大意

北溪先生文集大全卷十三終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十四

題跋

代陳憲跋家礼

予識憲屬東之明年先生之門人臨漳陳淳安卿者為予言祭儀始得王郎中子正傳本三卷上卷編程子祭說及主式中卷曰家廟時祭以至祭墓凡九篇而時祭篇中又分卜日齋戒陳設行事凡四條為文盡一統而無分綱目下卷則列諸祝詞而已蓋最初本也既而紹興庚戌於臨漳郡斋尝以冠婚喪祭礼請諸先生、、曰溫公有成儀罕見行於世者以為閭閻繁冗長篇浩瀚令人難讀往往未及習行而已畏憚退縮蓋嘗深病之欲為之裁訂增損舉綱張目別為一書令人易曉而易行舊亦略有成編矣在僧寺為行童竊去遂亡本子更不復修是時只于先生之季子敬傳得時祭儀一篇乃其家歲時所常檢用者其文有綱目大小之別綱為正文大書目則小註于其下益甚簡潔明白最令人易曉雖未見亡本之為如何而此書所謂初本者体制迥不同也又後慶元己未到考亭精舍聞先生家時祭今只定用二分二至不復卜日枚臨漳所傳卜日丁亥雖儀礼之文而實不若此乃求鬼神於陰陽魂魄屈伸之祭其義爲益精矣於是又叩先生以冬至立春二祭則慨然為言後來有疑于冬至之祭似禘立春之祭似祫更不敢冒舉嘉定辛未自南宮回過溫陵

値致之作卽出示家禮一編云此往年僧寺所亡本也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携來因得之卽就傳而歸焉篇者五通禮居一而冠婚喪祭四禮次之於篇之內各隨事分章于章之中又各分綱目本小亦有傳入廣者廖子晦意其為成書定本遂刊諸帥府卽今此篇是也因以前後本相參訂所謂時祭儀綱目大槩如臨津所傳但降神在參神之前不若臨津傳本降神在參神之後為得之蓋旣奉主於位則不可虛視其主而必拜以肅之故參神宜居於前至灌則又所以為將獻而親享其神之始也故降神宜居于後然始祖先祖之祭只設虛位而無主則又當降神而後參亦不容以是為拘但彼冬至立春二儀乃其所未定及卜日一節當併以今不用者為定義又治喪章中所用石灰亦有不出石灰處則此制難以通行只得隨生俗審處而題主一節只依溫公行於墓所而不行於反哭入室之後疑失之大早則於禮之旣亡而後以鬼享者為不合恨不及由訂于先生耳其他諸儀大槩皆已簡潔明白可按而其閒亦尚有缺文而未及補脫句而未及填與說竹字之未獲正者或多見之惜其書旣亡而復出不出於先生無恙之前而出於先生旣沒之後不及先生再修為一定之成儀以行萬世而反為未成之缺典至貽後學千古無窮之恨甚可痛也乎閒其言慨然為之有感因識諸編末以示來者使讀是書而有志焉者知始末之所由其於弘綱大節之略〻不可偹者旣得以從容從事而無所缺而於一二疑義之未定及缺誤脫漏之尤錯見者二有以致權折衷而為至當之歸不至于一旦倒行按用之戒有憾焉而不自愛也嗚呼於以助成斯世禮俗而推聖朝道化之美尙有以廣蓋先王之志乎哉

家禮跋

嗟乎禮教之廢於世也久矣由古今異俗宮房器服異制無聖人者作為之損益之宜而世莫從而折衷以為依據者在昔程子張子嘗有意乎此皆未及成書惟司馬公有成書而讀者又厭其長篇浩繁未及習行而已望風畏縮先生益深病之爰因本綱目刪為是書以不斯世欲其易知而易從方亦早定卽為僧童竊去至先生歿而後遺編始出不及先生一脩其閒猶有未定之說五年奉先出最多誤軒小堂以語曲江陳安卿識諸卷末矣餘杭本再就五羊本為之考訂所謂時祭一章乃取先生家歲時常用之儀入之但此為定說并移其諸參神在降神之前今按餘杭本復加精校至如冬至立春二儀向嘗親聞先生語以為似禘祫而不本今本先生意刪去至題主一節按禮記閒喪送形而往迎精而反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曰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也然後祭之宗廟以鬼享之蓋喪禮自殷歟尸柩在堂以後事死如事生九朔夕純用生前奉養之禮

及既葬入室弗見以後則事亡如事存以鬼神之道接之今有奉柩入壙未及迎精而反以伸夫如疑之情而遽為決辞以神之恐失之少早乎孝子痛割之情為未安或曰此正所以為迎精而亦主人贈而祝宿虞尸之比不思迎精固已有魂帛而虞尸之宿乃祝者先歸私自脩之非行於墓所而於主人盡無虞焉竊以為此節當移于反哭入室之後行之然後虞祭乃於礼為有合而於情為得宜惜不及面訂此明證耳其他一二小節如沃酒之或親不親及告遷祝詞之未填弁冕用否反有鄉土所狀則[非]通行之制此等在人參酌審處要之以全編大体而言則其綱條節目已定坦然簡易而燦然明白情文遑中本末相副上不失先王之大典而下甚便於斯世之服行雖有作者不能以易此嚴陵郡鄭侯欲刻以示邦人其轉移風俗之機可謂知所務哉嘉定丁丑季秋門人臨漳陳某謹書

代鄭氏跋家礼

此書酌古通今綱條節目甚簡易明白最有關于風教之大人〻當服習而家〻當講行也因刻之嚴陵郡庠弁邦人共之凡我父兄子弟其相弁勉焉以洗末俗之陋而成此邦礼義之風顧不偉歟

代跋小學

此書敬切於學者日用之實在幼學之始固所當從事而其終之所以造道據德而成大學之功者亦不越乎此皆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也今刻之嚴陵郡庠以示學徒其毋以書近而忽諸

代跋大學

此書乃群經之綱領而初學入德之門晦庵先生群之已明白親切詳盡矣今得先生絕筆定本因刻之嚴陵郡庠以示學徒其相弁從之熟之要使聖賢深長意味源〻出於中而宏大磊局卓然呈露於前然後知此書之為真不我誣而聖賢大業其可進矣嗚呼其共勉之哉

書李推近思錄跋後

某竊詳此跋意甚平正向聞先生亦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此本無可疑者而乎武乃不以為然盡綠跋中大意正周而行文語脉紆緩發揮本旨未甚相照應不見此編弁四書相関之切處遂有以啟其疑云耳大抵聖賢示人入德所以為礼義之要者莫要於四書但絕學失傳寥〻千載直至四先生而後明而四先生平日抽関啟鑰所以講明孔孟精微蘊奧之旨者又雜見於諸書不可類攷幸吾先生徵其関於大体而切於日用者為此篇其次第做大學其會趣準中庸其規模法語孟誠後學速途之指南而入聖之正路也故吾先生所以發明四書之宏綱大義者亦自四先生之書得之而此編其四先生之要旨萃焉欲是學者於俗學橫流之中不先致乎

此則準的不立而邪正之分不明聖門將何從而入而千載不傳之旨又將看何而窺則之今先刻以示人使讀者知聖傳之所在有以起尊敬歸慕之心而卓然不迷其所趨然後循序而進於孔孟之門庭堂奧自當從容告語一惟吾所之而無寸步之枉矣尚何以為疑而謂之非其序乎更在明者訂之

題徐君大學詩後

觀徐君此詩可見立志之高而慕道之切其中有說得已分明處亦有看得未瑩白處已各隨章正訂批鑿於其章章更詳玩其理之所以然大抵窮理與作文章不同作文章逐旋修飾潤色要做好看窮理只是講明箇是非是者的知其為真是非者的知其為真非使吾之取舍不迷乎外而存養之無乎中耳況道体高明廣大未可以繳絆慕畫而聖心精微度察非可以縷步窺覘必當實致下學工夫使焉孜孜循序而進無一知之不實求其精無一行之不實用其力至于優游厭飫真積力久一旦豁然融會貫通而後上達者可遺與聖心無間而道在我矣此聖門真實事關顏曾二子正從事於斯愷有志者可與語此若或止以脩詞為工墨·從摸得个髣髴近似便以為真得已在是而不復加進修之功吾恐終身無復有實得固非今日所望乎徐君之意而亦非徐君今日所以講本之本志也徐君其勉乎哉

讀高峯書是集

世儒科舉之季特借聖賢之言以為進取之媒耳而其心實識趣與聖賢判然不同今乃欲以是而釋聖賢之訓自以為真有得乎正大最要之旨其亦悞矣況有如所謂道德仁恕情性心志才氣之類在聖賢前後更相發明固有定論若合節符不容更易且其所以為說亦不適於是理之實然者先知先覺而因以示人耳非聖賢之自撰也彼初不識此等名狀為何物而妄肆說剝嗜者既以傳得其宗自尊大而知者又從而贊之以無忌憚之辭蓋皆坎蛙之見考乎無以辨為也姑書此以為後進未學而易乎言者之戒

讀曾君習春堂記

斯堂記所叙習春之義意庶幾為可嘉此正顏子之所謂樂中事也如先賢地位已到自然有此意見不覺流出此語今必欲慕此深於其中深致夫顏子博約之功必至於大本所謂知止有定而能靜能安然後萬物各止其所隨寓皆春而無入不自得乃能真有以識其趣究其義而不為虛也若或欠缺此功夫而徒然於閒靜之中坐想春致深恐其所以為樂者未必真有先賢之意味殆且不免墮於空寂之障而不自知矣嗚呼是可不謹乎哉是可不勉乎哉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十四終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十五

雜著

道學体統

聖賢所謂道學者初非有至幽難窮之理甚高難能之事也亦不外乎人生日用之常耳蓋道原於天命之奧而實行乎日用之間在心而言則其体有仁義礼智之性其用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在身而言則其所具有耳目口鼻四肢之用其所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在人事而言則處而修身齊家應事接物出而莅官理國牧民御衆微而起居言動飲食衣服大而礼楽刑政兵財律暦之属凡森乎戴籍千條萬緒莫不各有當然一定不易之則皆莫非天理自然流行著見而非人之所強為者自一本而萬殊而体用不相離也合萬殊而一統而顯微無少間也上帝所降之衷即降乎此也生民所秉之彝即秉乎此也以人之所同得乎此而虛靈不昧則謂之明德以人之所共由乎此而無所不通則謂之達道堯舜與途人同一稟也孔子與十室均一賦也聖人之所以為聖生知安行乎此也學者之所以為學講明踐履乎此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其民不能者賊其民者也自謂其不能者自賊者也由之則為正道為上達爲君子儒爲賢聖之歸悖之則爲邪徑爲下流爲小人儒爲狂愚之歸此其理蓋較然甚易知而坦然甚易行也是豈有超於日用常行之外別自為一物至幽而難窮甚高而難能也哉如或外此而他求則非大中至正之道聖賢所不道也

師友淵源

粤自羲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黃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臯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翊天下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位乃集群聖之法作六經爲萬世師而回參伋軻實得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荀與楊既不識大本董子又見道不分明間有文中子粗知明德新民之爲務矣而又不知至善之所在韓子知道之大用流行於天下矣而又不知全体具於吾身蓋千四百餘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直至我宋之興明聖相承太平日久天地真元之氣復會於是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继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妙建圖書抽關啟鑰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凡造道入德之方脩己治人之術莫不粲有條理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攸歸濂洛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微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群賢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於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嗣周程之嫡統而粹乎洙泗濂洛

之淵源者也有如求道過高者宗師佛學慘悟經典以為明心見性不必讀書而蔑學者於空無之境立論過卑者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為經世濟物不必脩德而陷李者於功利之域至是一抵排辨正之皆表裡暴白無得以亂吾道戕人心學者欲學聖人而致論師友淵源不當以是為達塗之指南展手有所取正而不差矣苟或舍是而他求則茫無定準終不可得其門而入既不由是門而入而曰吾能真有得乎聖人心傳之正焉、無是理也

用功節目

道之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功節目其大要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己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致則真是真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遵從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為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大學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為先而誠意正心修身繼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而顏子於夫子循、之誘亦惟在乎博我以文約我以礼而已無他說也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為二事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實相關係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達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為致知力行之地者尤以敬為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省此心使之常惺、乃心之主宰而聖學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顛冥之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亦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然人性均善均可與適道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由其有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拔二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蓋必如孟子以舜為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於鄉人者為憂思期如舜而後已然後為能立志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為能虛其心既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聖門用功節目循序而進日有惟新之益其於升堂入室一惟吾所欲而無所阻矣此又學者所當深自警也

讀書次序

書所以載道固不可不讀而聖賢所以垂訓者不一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而不容以躐進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蓋大學者古之大人所以為學之法也其大要惟曰明、德曰新民曰止於至善三者而已於三者之中又分而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者

凡八條大抵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始終不紊實群經之綱領而學者所當最先講明者也其次則論語二十篇皆聖師言行之要所萃於是而學焉則有以爲操存涵養之實又其次則孟子七篇皆醇乎仁義王道之說於是而學焉則有以爲体驗充廣之端至於中庸一書則聖門傳授心法程子以爲其味無窮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然其爲言大槩上達之意多而下學之意少非初學所可驟語又必大學論孟之既通然後可以及乎此而始有以的知其皆爲實學無可疑也盖不先諸大學則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諸論孟則無以發揮蘊奥而極中庸之歸趣若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天下之大本而經綸天下之大經哉是則欲求道者誠不可不急於讀四書而讀四書之法無過求無巧鑿無旁枝無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指歸而切己以察其實用而已爾果能於是四者融會貫通而義理昭明胸襟洒落則在我權衡尺度由是而進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氷融凍解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差矣嗚呼至是而後可與言王佐事業而致開物成務之功用也歟

似道之辨

或曰今世所謂老佛之道與聖賢之道何如曰似道而非道也盖老氏之道以無爲宗其要歸乎清淨今學者修真煉氣以復嬰兒誠爲反人理之常世固有厭事物遊方外以事其學者然其說未甚熾固不待論之佛氏之教則充盈乎中華入人骨髓自王公大人至野夫賤隸深閨婦女無不傾心信向之而其所以爲說者大槪有二一則下談死生罪福之說以誑愚衆然非明識者莫能決一則上談性命道德之說以欺高明亦非常情所易辨也夫死生無二理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盖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此天地所以生人物之始也人得是至精之氣而生氣盡則死得是至真之所賦其存也順吾事則其沒也安死而無愧始終生死如此而已自未生之前是理氣爲天地間公共之物非我所得與既聚而生之後始爲吾所主而有萬化之妙及氣盡而死則理亦隨之一付之大化又非我所能專有而留存不滅於冥漠之間也今佛者曰未生之前所謂我者固已具既死之後所謂我者未嘗亡所以輪回生生於千萬億劫而無有窮已則是形潰而反於原既屈之後有復爲方伸之理與造化消息闔闢之情殊不相合且謂天堂地獄明證昭昭則是天地間別有一種不虛不實之田地可以載其境別有一副不虛不實之磚瓦木石可以結其居與萬物有無虛實之性又不相符況其爲福可以禱而得爲罪可以賂而得免則是

所以主宰乎幽陰者乃為私意之甚抑非福善禍淫大公至正神明之道也觀乎此則死生罪福之說真是真非瞭然愚者可以不惑而明者亦可以自決矣夫未有天地之先只自然之理而已有是理則有是氣有動之理則動而生陽有靜之理則靜而生陰〻陽動靜流行化育其自然之理從而賦予於物者為命人得是所賦之理以生而具於心者為性理不外乎氣理與氣合而為心之靈凡有血氣均也而人通物塞通則理存氣融塞則理為氣隔今就人者言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其所以為虛灵知覺由形氣而發者以形氣為主而謂之人心由理義而發者以理義為主而謂之道心若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四肢能動饑

思食渴思飲冬思裘夏思葛等類其所發皆本於形氣之私而人心之謂也非礼勿視而視必思明非礼勿聽而聽必思聰非礼勿言而言必思忠非礼勿動而動必思義食之以礼而無流歠飲必有節而不及亂寢不欲縱著毋衾蒙等類其所發皆原於礼義之正而道心之謂也二者間有脉絡綮然於方寸之間而不相亂然人心易危既而不安道心至隱微而難見以舜禹相傳執致其精於二者之間而一守夫道心之本自告子以生言性則已指氣為理而不復有別矣今佛者以作用是性以蠢動含靈皆有佛性運水搬柴無非妙用專指人心之虛灵知覺者而作弄之明此為明心而不復知其為形氣之心見此為見性

而不復知性之為理悟此為悟道而不復出到道心之妙乃至甘苦食淡停思絕想嚴防痛抑堅持力制或有用功至于心如秋月碧潭清潔者遂交贊以為造到儒業者見之自傾有識淨之殊反為之歆羨舍己學以從之而不思聖門傳授心法固自有克己為仁瑩淨之境乎所謂江漢之濯秋陽之暴及如光風霽月者皆其胸中輝光潔白之時乃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之謂若彼之所謂月潭清潔云者特不過萬理俱空而百念不生不是固相似而實不同也心之体所具者惟萬理彼以理為障礙而去欲空之則所存者特形氣之知覺耳此最是至精至微第一節諸差處至于無君臣父子等大倫乃其

後截人事根源之條豁至顯處其為理之發端實自大原中已絕之心本是活物如何使之絕念不生所謂念者惟有正有不正耳必欲絕之不生須死而後能假如至此之境界無邪正但其不合正理是乃所以為邪而非離於大公之体也程子以為佛家有敬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而無義以方外然所存內者亦非是正謂此也觀乎此則性命道德之說真是真非瞭然而明者可以不惑而常情亦可以能辨矣而近世儒者有窺其形氣之天者以為道心屏去道問學一節工夫屹然自立一家專使人終日默坐以求之稍有意見則印證以為大悟謂真有得乎群聖千古不傳之秘奇氣乎　不復念其為非故凡聖門高

明廣大底境界更不復覩而損徵疾疚等工夫更不復從事良亦可哀也哉嗚呼有志乎學者其戒之謹之

似學之辨

或曰今世所謂科學之學非聖賢之學何如曰似學而非學也固是經也固是子史也而為科舉者讀之從蹤涉皮膚以為織緯時文之用而未嘗及其中之蘊止求影像彷彿畧畧通解可以逢吾之射則已而未嘗求為真是真非之識窮日夜孳孳博覽吟哦記傳推鋪排駢儷無根之是習而未嘗有一言及理義之實自幼髫至白首一惟虛名之是計而未嘗有一念關身心之切蓋其徒知夸于[illegible]往之為美而不知聖門堂宇高明廣大之可為樂徒知取青紫伎倆之為美而不知潜心大業趣味無窮之為可耆凡大命民彝大經大法人生日用所當然而不容缺者悉置之度外不少挂心目一或扣及之則解頤而要喻于修己治人齊家理國之道未嘗試一講明其大概及一旦躡高科蹈要津當天下國家之責而其中枵然無片字之可施不過直行己意之私而已若是者雖萬卷填胸錦心繡口號曰當今何足以為學哉矧儕輩文雅飯稽號曰名儒何足以為儒假若胸聰敵蘇才氣錦綳謂之未曾讀書亦可也然則科學之學視聖賢之學正枘鑿之相反而不足以相通歟曰科舉程度固有資乎聖賢之旨而聖賢學問未嘗有妨于科學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明光彩躬行心得者有素則行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滋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蔚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而有司明眼者得之即為國家有用之器非止一名一第而已也况其器局高弘功力至到造成德之大全者所謂伊傅周召王佐規模具焉倘遇明王聖帝雲龍風虎之會則直探諸囊而措之耳斯大同隆至道之域又斯世之所不能舍也但時王立科目之法專指三日之文為名而素行不弃在學者猶當而言則以聖師孔子為祖者也吾夫子之所以敎群弟子之所以學淵源節目昭昭方冊固有定法正學者所當終身鑽仰死而後已非可隨人遷變者列聖覲列祖以至今日已有尊崇之道而制蜀江浙閩廣及中都之士猶多以此為習尚則亦此理在焉世不容泯沒其輕重緩急固有辨也或曰生斯世也非能絕意於斯世而舍彼就此也曰時王之法何可舍也假使孔孟復生於今亦不能舍科目而遠去則亦但不過以吾之學應之而已焉能為吾之累也然則絕天地之性貴萬物之靈而首為斯人者盍亦審其輕重緩急而無甘於自暴自棄也哉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十五終

雜著

大學發題

大學一書古之大人所以為學之法也蓋古者有小子之學有大人之學謂天生斯人既予以仁義禮智之性矣而不能不囿于氣稟物欲之雜故必立大小學以成之人生八歲則自王公至庶人之子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若曲禮少儀篇等是也及其十有五年則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修身處事治人之道若此篇者是也然去古既遠小人之為書今已不全而年之過者亦不能以復反矣所幸大學遺篇猶或有存於漢儒雜記之間乎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規模廣大而內外表裏節目分明而始終有序蓋群經之綱領而初學入德之門戶所最先焉者也其首言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二者則又此篇之綱領而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以至于齊家治國平天下凡八事則又綱領之條目也學者果先從事于此而有得焉則其于他經端若挈綱張目振領挈裘秩然有條而不紊矣抑此書三言者固當無所不盡而所謂明明德者又通為一篇之綱紐而止于至善則又總為一篇之極致從言八事者固不容有一闕而所謂格物之為義甚博尤當有以大致其功而誠意一章在八事中所關係為至要正天理人欲勝負之機所由決君子小人向背之路所由判必過此關然後精實而守固始可以與言入堯舜之道而保其不復墮于禁錮之歸矣並其旨意輕重之由處又必從事于斯學者所當深察而加勉乎哉

中庸發題

中庸一書子思子所以得聖祖之傳而發明之以詔後學者也其名篇二字之義蓋取夫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誠以天下理義無以加此而聖聖相傳無以易此故特表而出之以為萬世之所折衷其為書也始原于天命之真而不出乎人心之近終極于無聲無臭之妙而不越乎日用之常中散諸萬事或為君子之道四或為天下達道五或九經三重或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雖至于位天地育萬物參贊元化博厚高明皆莫非人事分內當然之實卑不失之汙淺而高不陷于空虛蓋真孔門傳授心法而先聖以來相承之本旨者但其全篇所以為說下學之意少而上達之意多學者必于大學論孟既通而後及乎此以盡心焉則卓然有以會其極可與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而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自從容而有餘矣抑子思子示人此篇大旨必取智仁勇三者為入道之門以智者所以知乎此仁者所以體乎此而勇者所以強乎此者也而其所以用功之目則又必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而弗之措焉蓋不如是則無以擇善而明善其智不

足矣烏能真識中庸為何味無以固執而誠身其仁不足矣安能依中庸而實体乎我且將間斷之不常其勇復不足以又何以終此理乎吾身與之為懲父哉子思子之言決不我欺此又從事乎是書者所當次第而汲汲也

易本義大旨

昔者伏羲氏仰觀俯察有以見乎陰陽奇偶之相生交換變易自然而然其勢若不容已于是作易以亂之始之為八卦一乾二兌三離四震五巽六坎七艮八坤加倍而重之為六十四而布之為員圖則乾南畫于午中而始生焉坤北畫于子中而復生焉與天地造化自然者相脗合固教人卜筮以斷吉凶是時雖未有文字而開物成務之道具矣迨文王係彖周公係爻而隨事丁寧之意始為詳密及孔子作十翼幷經乃專以義理明之使人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以求免于大咎雖因時設教不同而其所以為心者並行而不相悖雖其所發多因文王周公之舊而伏羲氏所以為圖像之妙者已具見于繫辭說卦二傳中矣自秦以來幸全于遺燼而道則晦而不彰其始于象數者既牽合傅會而失其源流其流于文義者又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至我宋康節邵子之圖出于是乎伏羲之精畫卦以示者始可得而見伊川程子之傳出于是乎文王周孔之蘊因卦以發者始可得而明今晦翁先生本義之書蓋又發揮邵圖之法象而申明程傳之旨趣本末兼該精粗且舉推本四聖所以述作本然之義而易道之蘊至是無餘蘊矣其綱領備于五贊未可直以占法視之也抑程子者以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自体究若晦翁是書其補程子之三分而上以達于四聖之心也歟

啟蒙切訓

人自襁褓聖人之質已具皆可以為堯舜如其禁之以豫而養之以正無交俚語相語日專以格言至論薰聒于前使盈耳充腹久焉安習自與中情融貫若固有之則所主定而發不差何患聖途之不可適乎予得子三歲近塞學語將以教之而無其書因集易書詩禮語孟孝經中明白切要四字句協之以韻名曰訓蒙雅言凡七十八章一千二百四十八字又以其初未能長語也則以三字先之名曰啟蒙初誦凡一十九章二百二十八字蓋學聖始終大略見于此矣恐或可以先立標的而同志有賴為庭訓之助者亦所不隱也若小學所揭應對進退之儀則又其中始進之條也因朔方次第從事而其端亦不外乎初誦矣但其詳見于遺經者多字難而文澁非幼習之便此須五六年外諸音調熟然後可以為之訓焉慶元己未七月五日除學齋書

天地性　人為貴　無不善　萬物備　仁義實

禮智端　聖與我　心同然　性相近　道不遠

君子儒 必自反 學爲己 明人倫 君臣義
父子親 夫婦別 男女正 長幼序 朋友信
日孜孜 敬以求 惰忘食 樂忘憂 訥于言
敏于行 言忠信 行篤敬 思無邪 居處恭
執事敬 與人忠 入則孝 出則弟 敬無失
恭有禮 足容重 手容恭 目容端 色容莊
口容止 頭容直 氣容肅 立容德 視思明
聽思聰 色思溫 貌思恭 正衣冠 尊瞻視
坐毋箕 立毋跛 思言消 好善言 食無飽
居毋安 遷以禮 遷以義 不雜色 不貨利
信道篤 執德弘 見不善 如探湯 祖堯舜

憲文武 如周公 學孔子 禮三百 儀三千
溫而厲 恭而安 存其心 盡其性 終始一
聿作聖

訓家雅言

惟皇上帝 降衷于民 元亨利貞 通不違人
民之秉彝 有物有則 性无不善 好是懿德
仁義禮智 良知良能 非由外鑠 我固有之
天叙有典、天秩有禮 有是四端 猶其四體
稷稷之量 可知可能 無不愛親 無不敬兄
惟此聖人 先知先覺 從容中道 與天地合
進退可度 德義可尊 中天下立。 作師作君

昔在帝堯 克明俊德 允執其中 順帝之則
平章百姓 協和萬邦 巍乎功成 煥乎有章
大舜有大 惟精惟一 濬哲文明 溫恭允塞
明于庶物 察于人倫 由仁義行 樂取諸人
禹曰孜孜 思浦好善 聞言則拜 敬修可願
不矜不伐 惡服卑宮 克儉于家 克勤于邦
湯欲日躋 懋昭大德 不殖貨利 不邇聲色
以義制事 以禮制心 毋從匪彝 毋即慆淫
亹亹文王 小心翼翼 不顯亦臨 不聞亦式
肅肅在廟 雍雍在宮 刑于寡妻 至于家邦
於皇武王 建其有極 敬用五事 又用三德

無反無側 無黨無偏 王道蕩蕩 王道平平
周公達孝 善繼善述 思兼三王 夜以繼日
克勤小物 勤勞王家 赤舄几几 德音不瑕
孔集大成 信而好古 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
下學上達 好古敏求 發憤忘食 樂以忘憂
進禮退義 溫良恭勤 若聖與仁 為之不厭。
宗廟便便 鄉黨恂恂 私覿愉愉 燕居申申
立不中門 行不履閾 不正不坐 不時不食
出事公卿 入事父兄 罕言利命 不語怪神
毋意毋必 毋固毋我 從心所欲 無可不可
堯舜性者 湯武反之 由文至禮 則闇而知

先聖後聖 道一而已 先覺後覺 心同體耳
人可為舜 己有如丘 悦之多、 放而不求
聖人有憂 設為學校 子帝其訓 修道謂教
教以孔渠 教以詩書 教以人倫 皆復其初
蒙以養正 常視毋誑 朝夕切儀 循肄簡諒
灑掃應對 威儀遵々 折旋中矩 周旋中規
大道之道 在明々德 十五而志 自强不息
請問其目 先致其知 誠意正心 以公滅私
心正身修 家齊國治 皆由此出 非自外至
聖謨洋々 嘉言孔彰 君子人歟 日就月將
博學審問 慎思明辨 若昔大猷 監于成憲

道若大路 夫豈難知 萬物備我 求則得之
利善之閒 乃見天則 如惡惡臭 如好々色
盡心知性 知性知天 理義説心 患心泰渊
求其放心 約知以礼 修其天爵 從其大体
仁實事親 義實從兄 智知禮節 樂々則生
入孝出弟 体信達順 强恕而行 求仁莫近
忠信篤敬 參前倚衡 擇乎中庸 拳々服膺
浩然之氣 至剛至大 配義於道 養而無害
中而不倚 和而不流 勇者不懼 仁者不憂
君子務本 親々為大 居致其敬 夙夜匪懈
事親如天 事天如親 全而歸之 不辱其身

父子主恩 君臣主敬 夫婦有別 男女以正
老者安之 少者懷之 朋友偲々 兄弟怡々
見賢思齊 賢々易色 以友輔仁 友々其德
雞鳴而起 三省吾身 主善為師 戰々兢々
恐懼不聞 戒謹不睹 相在爾室 不愧屋漏
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 必謹其獨 意毋自欺
敬以直内 義以方外 斯遠暴慢 斯遠鄙倍
尊其瞻視 正其衣冠 望之儼然 即之也溫
非禮勿視 非礼勿聽 遵道而行 行不由徑
使民如祭 出門如賓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脩德之行 脩言之謹 閑邪存誠 窒慾懲忿

有過則改 見善則遷 非義速已 何待來年
克己復礼 養心寡欲 箪食瓢飲 不改其樂
反身而誠 道積厥躬 飲水曲肱 樂在其中
日新又新 始終如一 赤子之心 敬而無失
經礼三百 曲礼三千 俯不怍人 仰不愧天
知順積中 英華發外 清明在躬 睟面盎背
心莊体舒 心廣体胖 動容中礼 左右逢原
口無擇言 身無擇行 盡性至命 曰睿作聖
用之則行 善與人同 斯道覺民 天下為公
舍之則藏 龍德而隱 獨行其道 遯世無悶
顔氏之子 其殆庶幾 心不違仁 具体而微

吾道一貫　曾子曰唯　仁爲己任　死而後已
於乎小子　敬之敬之　先舜人間　文王我師
行先之行　是先而已　舜何人也　有爲者是
彼我丈夫　吾何敢乎　從事于斯　聖人之徒
誨爾諄諄　皆雅言也　自暴自棄　民斯爲下

書月示學子

冠以莊首　衣以庇躬　裳爲服飾　屨爲趾容
非人之制　乃天之常　孟子奉之　寒暑一同
袗必表裕　禮無褻裳　先民有訓　嗚呼敬哉

書月寄齋生

人之所以必具衣冠裳屨者非聖人制爲是禮以殊人也天之命于人者然也盖天之生人旣不爲鳥獸之裸其頂必欲使人莊以冠身不爲鳥獸之氄其毛必欲使人庇以衣趾不爲鳥獸之蹄其甲必欲使人裹以屨表裡相須文質相構夫然後有以全人之形而責于物理甚悖之非由外得是固無斯須之可去身而亦無待于人之檢防也彼何有寒暑陽作輟之不當哉故禮曰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又曰不有敬事不敢袒裼又曰君有疾風迅雷甚雨則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而論語亦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皆理之常無適擒也聖人特餘以示人亦孔子當暑袗絺綌嬾其見体也又必先著裡衣于內以表而出之于外子路臨死必結纓仲子不衣冠而處則執其門人遣子牛馬伯要與鄉人立其冠不正則望望然去之孟子見其婦袒而在室則怒而去其婦至于叔代禮壞之餘而萬石君家子孫雖燕處必冠柳仲郢居內齋未嘗不束帶管寧海中遇風思過則深以一石科頭而自訟呂榮公平居雖甚熱不去巾襪縛袴有因書而扶詩書者蘇公必以禍天下后之前聖後賢凡所以致其敬嚴于此者非他也皆畏天命而不敢棄自重其軀而不容以或賤也若或去之而一于自便則是褻天命而自賤其軀矣則不得謂之全人之形矣則是因徙而已矣則是南蠻而已矣則是鳥獸之伍而已矣然因尤可校以爲飾實九款甫以蔽屬鴻尤有羽之儀虎豹尤有粹之文則裸然赭其軀者是盖尤有甚因屬而曾鳥獸之不若矣此固修偶莊士所見而駭者而亦非人之棄陵乎此也習焉而不之思亦識試引日觀其如此等之人是何形狀後反鏡自現其如此等狀之是可醜不可醜當自惕然有以自喩矣

北漢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十六終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十七

雜著

侍講待制朱先生叙述

自孟子没聖人之道不傳更千四百餘年得濂溪周子河南二程子者出然後不傳之緒始續然濂溪方開其源甚簡質而未易喩明道又不及為書伊川雖稍著書大概方提綱發微未暇及乎詳密而斯文之未整者尤為多矣玆百年之内見知聞知亦不乏人而斯道復傳之緒若顯若晦聖人殘篇斷簡竟未有真能訂正以為後學之定準而百氏爭衡于世亦紛乎未决求其詣之極而得之粹體之全而養之熟真可以嗣周程之志而接孟子以承先聖者唯吾先生一人超然獨與心契凡向之精義已確而不易者。今表而出之宏綱有舉而未張者今闡而大之旨有隱而未瑩者光明而洒落之辭有樸而未澤者磨刮而潤色之訛者正之闕者補之偏者救之煩者約之上以達于群聖之心而下以貫穿乎百氏之説一長片得聚蒐並輯著為成書以扶翼聖訓其為言大中至正精粗具舉而本末不遺命理切盡而辭意周到金精而玉潤日光而月潔渾圓而至粲珠暢而甚縝豐不餘一言約不失一字合百家而一統摠衆論而同歸集諸儒之大成洗千載之積謬使聖人精蘊煥然在目而異端曲學無復容喙高明有志者得以省研索之功而雍容于聖門之入蒙稚新學者亦有以識趍向之正途而不迷于文義之歸故周程所以得先聖不傳之緒者至是始彰信于天下而先聖所以為萬世法程者至是又益定而且尊其于斯文之功可謂大矣盖先生稟氣純陽清明剛健卓絶世表聞道甚早而力行有成其為學大綱一主程氏而節目加詳所以獨知自得而契乎先聖者尤多而功力之到又無所不盡自志學以至于不踰矩其等級無不有致以其德自明明德至于平天下其規模無不有以備其全其文之博也天下之書無一之不讀而邪正純駁必有以究極其歸趣天下事物無一之不格而幽明巨細必有以洞灼其表裏千古人才論而友之賢愚淑慝亦無一不探索其衷曲其知之至也瑩萬理于胸中千古炳乎目前是極其所真是而不可移非極其所真非而不容易善極其本之所由來而無不徹惡極其幾之所從起而無少遁其大經大法体備乎上下者固昭然如大明之中天而其至纖至悉自本而之末自末而緣本或出或入或分或合至于千變萬化紛綸錯綜縱横顛倒亦無不粲然有條如衡別錙銖無纖毫之紊其自信之篤也雖前哲之所已言而吾心不安則不敢輒為之徇雖前哲之所未言而吾心所安則卓然特立而不顧其自守之確也終始皖然不以衆論而搖不以利害死生而動好善如好好色而咨訪不以微而廢惡惡如惡惡臭而無取小之隱忍固且果從義如決瀾赴壑而不可御不嚴

于克己如一劍斷蛇而不復續至其躰道為一身即書心即理無一言之不實踐無一行之不素充粹然規矩準繩之內嚴莊而体胖神全而志定視聽坐立不拘拘于持敬而自有成法舉動周旋不勉勉于中礼而悉有常度望之儼然而可畏即之溫然而可親其接人也終日怡悅薰然春風之和而可挹事有不可則其斷之也雷霆之威又屬然而不可犯胸懷磊落明快而所以主于中則縝密而無滲漏節操壁立萬仞而所以處于外則坦夷而無岐逕智之圓足以周流不窮而制行則直方勇之大足以有為不惧而居心則謹畏視其表則太山巖巖而不可動測其蘊則含深浩浩而不可竭剛大之氣有以配義與道而無餒

弘毅之質可以任重致遠而無廣處發無狀裂之病行想無姑息之蔽道愈高而心愈下德愈盛而礼愈恭公天下之見而不自是大天下之量而不自足其見于著述片文隻字以柱不通即其身心之所素具者而寫之爾其見于議論亦不過自心源中流出如取物于囊直探而與之叩者辭未竟而答之已縷縷不待思慮而從容以出無非妙道至無曲當人情而深盡物理令人涣然有省于言下欣懌不能止也先生明睿上達日新而不已所著之書每有溫則有改每改益覺超越又所未嘗聞者先生行徙不息終日乾乾篤于好學雖老病後觀書不息切于人看材晝夜無倦色雖抱病支離必引至卧內力坐而共講日

用酬酢與事周流雖病困而未嘗厭斁而於煩劇之中常優閒而有餘文錯之地嘗奉定而不亂先生教人循循有序其始必從事于小學洒掃應退之節以立其本然後顓進于大學明德新民之道以成其功大學既後論孟論孟然後中庸中庸然後及六經諸書而其所以為教之目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其所以為學之次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而行之自修身至于處事接物又各有其要其終始涵養必以主敬為務而致知之功視力行為加多必極根源之洞徹無徒影像之彷彿真能知則真能行矣夫冬集侍教又謂當大作下學之功毋遽求上達之見當如曾子專從事于所貴毋遽求曾子之所一當如顏子

專從事于博約毋遽求顏子之卓爾凡所講道一本于實盡性至命不越乎人心日用之近窮神知化不出乎人倫事物之常嘗論天命之性無極之真其所自來雖極微妙而其實即人心之中所當為者而已但推其本則出于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為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非謂日用之閒別有一物光輝流轉而其所以為此事則惟在擇善固執中正仁義而已又非別有一段根原之功在講學應事之外者是乃學問徹上徹下緊要之處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故當內方英雋來往之會隨所至之深淺而引接之如辟飲于河莫不各充其腹而歸當天下言論交奏之衝隨所執

之是非而為剖析不出叡論而定其或自相一家不嘗四
心向道者彼固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為可慕
然至損其香談其行則亦未有不為之仰服而陰自怯縮
縮也先生盛德充實輝光見之者起敬事之者革心遊其
門者無不常覩其謦欬者敬心邪氣不復萌于中其極蠻至
于蔵四達光塞海內遐陬行旅賤隸皆能稱道之守臨漳未
至之始閩郡吏民得于所素緣然望之如神明俗之淪蕩
于優戲者在在屛息斂迹及下車涖政寬嚴合宜不事
小惠一行正大之公情絕無苟且之私意而人心肅然以
定官曹屬節志而不敢縱所欲官棣循法度而不敢干以
私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奸豪精猾然而不敢冒法郡中訟
牒日常不下二三百自先生至民訟不敢偽虛詞其無情
者畏憚而不復出細故者率相解而自止惟理實事重不
容于私決者不得已而後造於訟庭清簡無所挽不過二
三十而已且又為曆以誌其事月旬一核其畢否故吏無
復容其稽滯以賕遷于民而民亦無復患其稽滯以賕囑
于吏事畢白而人甚便之郡俗于春則諸寺為佛經之集
諸坊為朝嶽之會于秋則諸鄉為扎塔之社先生聞之一
禁而盡息而諸庙附鬼為妖者亦相視斂戢不敢復為迎
神之舉郡俗良家子女多學佛老別精廬錯居市廛黃冠
緇衆出入為歸至有以敗度至訟庭者先生惻然為文以
諭其父兄而家閉精廬無復肆出于時奸民多竄蹈自先
生至未嘗有峻懲者而皆閉戒屛迹終先生去猶四境民
皆安靜然有夜發者後二年歲在甲寅有友人自漳浦來
謂某曰閩邑內外坊道公行此屋無寧居人今始思先生
昔日之化外戶不閉真為太平民而不可得矣又後三年
都市有行劫者民于是益思先生石下安得有此也尤篤
意于學校牒延郡士黃樵仲游尤壽石洪慶李唐咨林易
簡楊士訓永嘉徐寓及漳八人入學表率司之二日又領
官屬下州學視諸生講小學為正其義六日下縣學亦如
之又擬受戒齋教養諸生又新射圃時會之射其于民亦
在教化嘗禱釋孝經庶人章及古靈先生戒民之文教諭
百姓正月維新又條布孝第之訓與民更始訟庭所斷則
必以人倫為重春年人正安習先生之化而先生又行美
又嘗講求民間利病以經界之大為民利力奏行之以鹽
鹽之深為民病先罷其預海之鋪十有一欲俟經界之正
賦既定然後閩郡而悉除之此志皆不遂然所以罷者
累政未承不敢復至今民被其惠也他如罷上元放燈以
除患禮立風雷雨師壇以正常祀省無約鍮頁賦閩役郡
農屬兵篤故在民未可悉記或有識之不請者特出于訟
庭不得志之狡桀亦不過以拂酷為言而實亦無可指者
今或閩諸鄉民府吏不有不咨嗟稱贊心仰而誠服亦可
以見公論之所在此某鄉邦所親覩者其他歷仕則有不
及知也先生進退行藏以道而不輕辭受取予以義而不

苟不枉尺而直尋寧戰我馳驅而終日不獲一禽經世濟物之圖不見是而无悶有制禮作樂之具不見知而不悔雖當毀怨叱嗟人所危懼之際而綽然不以為憂雖當禁令詭異人所拘忌之中而泰然不以為病方且考遺經述舊典徜徉于林泉之下怡然不知身世之不足也嗚呼若先生者真王佐之全材亞聖人而具體盾之曾子所謂托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孟子所謂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在先生之素為有餘而子思子所謂學知利行進乎知之成功一則在先生已全盡無愧而進乎純熟矣其正詩之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欤夫以如是之才豈易再得而進焉不獲大施所蘊以覺斯民同吾道之歸是為又不及大備斯文以惠來學為無窮之用今其已矣盡天下所同痛悼豈但諸生而已哉先生道德昭昭在人心耳目者固不容諸生之私誄而其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則又未易以形容盡至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抑又有不可得而形容者況某從遊未久又非審通莫能深詳姑據所見以伸其哀慕之情云爾不自知其為贅且僭也又約而為之贊云慶元六年十月朔門人臨漳陳某泣書　贊見第五卷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十七終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十八

講義論語

論語發題

論語一書乃夫子門人雜記問答之書而聖人之言行畧具焉其為説有精粗淺深之不一一非聖人有意為之也隨觸而應皆從大本中流出而莫非天理自然形見之妙雖片言隻字朴乎若無文而斯文之藴甚富雖日用常行淡乎若無味而有真味之不可竭者存蓋群經之階梯而入聖之門戶要㑹焉者也學者不欲希聖人則已如欲希聖人有志於造道而入德則當以是為切己之務而盡心焉舍是而他求亦無由進矣聖人之心公平正大聖人之言坦易明白非可以過求也非可以泛索也非可以新奇乎巧穿鑿也非可以偏傍迂曲揣刻也平其心易其氣順考其文義而細繹其旨脉如親炙聖人耳聞心受而身體之必沉潜反覆真切懇到而後聖人之實意見矣聖人之實意有見由是而益竭吾鑽仰不以一班半點自喜又痛類而傳道之源至於真有卓爾呈露於前確確而不可易然然後上達下達之岐判向背取舍之幾決聖人之門可進堂可登而室可窺所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皆可以指日容足次第而得之於己雖欲罷而自不能以止矣嗚呼欤聖賢事業也欲登高必自下欲步遐必自邇願與諸同志共切磨之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學之爲言效也未能聖人而效聖〻爲人者也蓋天之生人其性皆善皆有聖人之質性其氣稟感物之不齊聖人之稟純而清又無物欲之汨本然之善無所蔽無所事學自賢者而下所稟不能以純清而有偏之參焉物欲又從而汨之本然之善不能無所蔽必有待于學以明之所謂學者亦不過效聖人之所爲而去其氣稟物欲之蔽以明善而復其初觧其綱條節目即其在聖人之訓習之爲言有重溫不已之義在學者之效聖人必即其所效重溫之而不已焉乃所謂習時習者無時而不習也時〻而習之而無閒斷則所學者熟趣味深〻而出中心不期悅懌而進〻自不能止矣此學之始也學者同爲此學者也自遠方來者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也盡所學之善乃人心之所同然非一己之得私吾之得於己者既足以及人而人之同爲是學者又有以興起其善而信從之如此其衆則是滿天下之人皆有以復其初而均得此心之所同然吾之志願畢矣安得不愜快於中而悠然遂其樂哉此學之中也夫有朋之來是道同志合者也其不見知則道不同者也學本爲已非求人之知也人知不知何與吾内而何足以爲吾愠詳味不愠之旨見其胸中洞然明瑩豈復有纖毫物我之私介于其間哉然朋來而樂者順境也易爲力人不知而不愠者逆境也難爲功非信之篤而養之厚得之深而守之固不足以與此必推成德君子能知之此學之終也合節三而論其中之樂必由始之悅而後得而非中之樂亦不足以成其中之德然始之所由學者不正則節〻從而差亦不能有時習之悅夫亦無自而有朋來之樂矣亦不復有以成其君子之德矣推始不謹其所從入而終不失其所適極乃所謂善學者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〻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此章分作二節前節泛論常人後節專論君子其旨脉皆相屬但功用有小大之不同觧夫孩提之童稍有知則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此人〻之所同也故常人苟能孝弟則心氣和順自無犯上作亂之事若君子專用力於根本〻〻既立則其道自生所謂孝弟也者乃爲仁之本根也爲仁猶曰行仁〻〻者推行充廣之謂蓋仁者心之德而愛之理也心之德其全體而見于愛者其用事親從兄則愛之端先見而最切者此如木之根本愛加之培養之功則愛人之萌日滋而無所遏自此而充廣之由親〻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如木之

自根而幹自幹而枝葉雖有差等之不齊而此氣無不
流行通貫所謂仁之道於是乎生生不窮矣其功用豈
不甚大又豈特常人所謂不好犯上作亂而已哉此孝
弟所以為行仁之本也然程子又曰論性則以仁為孝
弟之本何也盖孝弟者仁忠之一事耶仁是性孝是弟
用譬之果而生苗仁其果而孝弟其苗也此仁所以為
孝弟之本也夲者而識仁則於此自明白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前章論仁以愛之理言之此章論仁以心之德言之夫
五常之仁猶四德之元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愛
之理以偏言者也心之德以專言者也如巧好其言令
善其色數飾于外而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行而人心之
德亡矣豈復有所謂仁哉然聖人不謂之無仁而曰鮮
矣仁者詞不迫切謂如是之人少有仁爾非以為元有
少許之仁存焉也故程子之傳直以不仁斷之其義精
矣盖仁不可以多少言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
毫人欲之私以間之乃謂之仁稍有一毫之私以間之
則天理不流行而不得為仁矣猶人之有一支一節
之癖則為頑痺不仁而不得謂之康寧人矣況巧言令
色又非小小病乎大抵聖門之學以求仁為要其所以
行之者先於孝弟而所以賊之者莫甚于巧言令色記
者列此二章於學習章之次亦欲學聖人者知此道之
為急先務其所當務而復戒其所可戒也讀者宜深味
之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
信乎傳不習乎

忠者盡己之謂凡利害關於己則度之必盡利害不關
於己則易有不盡故為人謀鮮有忠者信者以實之謂
凡稱人之善則易過其實道己之失則易諱其真故與
朋友言鮮有信者此處心之病也傳之於師不習之熟
之則無以得於己不過口耳之傳猶此間學之病也三
者皆日用行事大節目處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以是
為切身之大病日常加省恐其或有存焉可謂自治之
篤矣而於三者之中本末有序而質文相發又得其所
以入道成德之要所以卒能全歸其体而傳聖人之道
與學者以之為標的則不差矣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此章最可玩聖人之言小大淺深縱橫顛倒無不混淪
處夫道者治也不曰治千乘之國而曰道云者治其事
也以政言道其理也以為政者之心言其自五者則皆
其心之所存而未及為政乃所以為政之本也敬事者
心存於事而不苟也信者令信於民而不變易也節用
者儉而不妄費也愛人者惠而不傷也使民以時者於
農隙而使之也此五者夫子為諸侯之國而言至近而

易行矣然皆治道所當務至確而不可易至要而不容
闕推而極之雖天下亦不外此而堯舜之治亦不過此
合五者而觀又皆以敬為主盖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乃
心之主道而萬事之根本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為信
而不敬則出令必苟而不能確能矣節用而不敬則所
節必苟而不有常度矣愛人而不敬則所愛必苟而不
免姑息矣使民而不敬則所使必苟而不復計其勞逸
矣又自上順而觀敬而後能信不敬則事〻皆苟而不
能以信矣信而後能節用不信則有時乎節有時乎不
節矣節用而後能愛人不節用則必至於財傷而害民
矣愛人而後能使民以時不愛人則輕用民力而不暇

惟其時矣又自下逆而觀敬事者又不可以不信〻〻
則朝令夕改亦無從而致謹矣為信者又不可以不節
用不節用則泛濫無度亦不能以保其信矣節用者又
不可以不愛人不愛人則視人膏之血如泥沙亦不能以
嗇其用矣愛人者又不可以不使民以時不以時則力
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凡小
用大用淺用深用横觀竪觀顛倒而觀無所不通而無
所不旨由聖人胸中渾淪太極之体隨所感觸不齊流
而為此語皆莫非自然而然非有意于安排布置此其
所以為聖人之言與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

有餘力則以學文
孝於親弟於長謹其行信其言廣愛衆人而親夫仁者
此皆日用行事之要處而應節有事之時也當其時須
各盡其事及事已之後有餘暇之力不可以虚度時光
必用此餘暇之力而學詩書六藝之文蓋斯文所載者
亦不過此等事之理及聖賢已行之法而已如是而為
孝弟如是而為謹信衆如是其愛仁如是其親莫不各
有其理之所當然綱條節目槩具於其中如是其為舜
文王之孝如是而為王季叔齊之弟與其他所已行莫
不各有一定成法可覆也吾以所行之餘力從事於此
則本質先立而良心不放有以為致知之地矣其於講

究此理之當然則於行已之成法固有所根著而知之
也必精既知之精有以悟此理之當然則於行也不疑
而必篤確有以證聖賢之成法則於行也有證而必益
力行之既確而力由是而復致知也必又精而益精矣
每日之內致知力行隨時更迭而展轉互相發其味無
有窮矣苟於餘力而不學文則所行雖力必不勉於私
意而不能以中節將如割股刲肝之孝把橋之信反陷
於不孝不信而不自知者未有餘力遽輟而學文則又參
人事而曉天職雖所知之精亦何與於我然則德不
可以一日而不修而學亦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也

子夏曰賢〻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
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賢人之賢而自改其好色之心則誠於好善矣事親不
自愛其力則誠於孝矣事君不自有其身則誠於忠矣
與朋友言而信則誠于交際矣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
無所不用其極學以明人倫不過求如是而已子夏謂
人能如是則得為學之道矣雖或以為出於生質之美
而非由務學之至我必斷然謂之已學矣蓋深以實行
非學不能篤而病時人於學不務實但詞氣抑揚之間
少有過中其流弊必至於廢學不若上章聖人之語意
員而無弊也大抵生質之美有限而易窮務學之益無
窮而不可廢以生質之美而加之務學之益則屢剖愈
見精粹潤澤愈見光輝心與理相涵而知愈深身與事
相安而守愈固其所有限而易窮者將遂為無窮矣若
謂質美已得學之道而不必更學以為質之則則所美
者終涉於粗而不精而亦不能免私意之雜至於窮而
或変焉又將反陷於惡而不自知矣是則此章之流弊
可不重以為警而上章之旨可不深体以為日用之準
則哉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已者
過則勿憚改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則儼然人望而畏之輕乎外者必
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者心以為重無時不在是也忠者盡己之心而無隱
也信者以事之實而無違也以忠信為主則真心常
存而事〻皆實矣友所以責善而輔仁與勝己者處則
已有益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過者動之差知而速改
則復於善而為無過若畏於難而不勇於去之則過遂
成而為惡矣此皆君子自修之道當然而不容一闕者
也蓋以威重為質則立德有基矣必學以固之則基壮
而不拔矣必主忠信以實之則日積而日崇矣必勝己
者以輔之則日益而日進矣又過而必改速則悪日消
而進善之路不格遂可馴至於充盛輝光而成其德矣
切哉聖訓篤曰治者所當汲〻以從事也或曰不如己
之謂自謂人不如已則生自滿之心必勝己者不吾友
之則勝己者又將視我為不勝己而不吾友則如之何
關之師曰人之賢否優劣自有定則非彼我好惡所得
私而吾於進接或親或疎或高或下亦不欲以分別為
嫌也故於齒德之殊絕者則尊而師之於賢於已者則
尚而友之不如已者雖不當就而求之以為吾友亦必
有以矜而容之勉而進之爾是皆理勢之必然非我之
欲為自滿而亦未嘗輕於絕人也彼賢於我者其視我
亦猶是耳而何有棄於我但世之人每難於友勝己而
好友不如己其溺於縱恣者則憚直諫之正已而不欲

親安於淺陋者則忘多聞者之少已而不肯問至於卑
屈寬鎖之流則喜其臨之而足以為諂便辟佞柔之友
則悦其下己而足以自肆是以賢智日遠而所與居者
第庸夫俗子為伍雖有良才美質亦交相從於小人之
歸而不自知矣是則聖人安得不直一言以警之而何
以迂為顧慮在學者亦何必舍聖人明白之旨而妄生
曲說為之遷就也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終者人之所易忽而能謹之於喪以盡其礼遠者人之
所易忘而能追之於祭以尽其誠原厚之道也以此養
已則己之德厚以此化民〻德亦歸於厚也曾子之為
以孝弟忠信為本故其言如此從而味之其人氣象可
見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
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
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夫子至於是邦而必聞其政者非聖人有求之也子禽
以求為問是以常情測聖人也子貢答以夫子溫良恭
儉讓以得之可謂殆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矣然五者
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蓋言聖人之德容如是
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君以是求之云爾非
寔若他人必有求之而後得也其亦必以求為說者特
因子禽之言借其字而反之以明夫子之寔未嘗求亦
猶孟子言伊尹以舜堯之道要湯特借或人之言而反
之而寔未嘗有要之〻意也然即此而觀聖人所至必
見風動響應其過化存神之妙亦可見矣而時君乃莫
有能委國而授之政蓋見聖人之儀容而樂告之也者
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竟莫能授之政者私欲從而害
之爾在聖人於此雖未足以有行而亦足以為之兆矣
而一言不契則委而去之未嘗不果〻其濟時行道之
心雖切固未嘗屈道以從人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母之道可
謂孝矣

此觀人子之法也其志與行善矣又必三年無改於父
之道乃見其有愛親之心而可以為孝蓋為人子者本
以守父之道不忍有改為之心至有所遇之不同則隨
其輕重而以義制之如其道則終身無改如其非道何
待三年無改者意其有為而言其事在所當改而可以
稍遲而未改為孝子之心則有所不忍而未容以遽改
故也若當改之時至則如之何雖不容以隱諱迁就而
至誠痛哀之心則不可不存焉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
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節之亦不可行也

礼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其為体甚嚴如君尊

而臣卑父尊而子卑夫婦之有別長幼之有序截然一一定而不可亂然皆本於天理之自然而人心之所安非聖人以強乎世者故其為用也必從容舒泰而無拘迫艱可之患乃不拂乎天理人心之本謂之和而為可貴如君臣都俞之相孚父子唯諾之相親夫婦之唱隨長幼之遜順其情無不交通焉是其類也其他三千三百之儀亦莫不皆然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一由之焉指礼與和而言也然如此而後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遂至而流於慢不復以禮節而歸之中則失天理之本然者遠而人心所安者蕩而為不安矣所以亦不可行也蓋礼之体嚴而用和本非判然不相入其嚴也無不泰而所謂和者中已具其和也無不節而所謂嚴者未嘗失豈復有勝而流必如是然後得聖人之正而為礼之全也若稍過中而各倚一偏則其不可行均矣豈但知之流然後為不可行哉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此章大旨謂人之言行交際當謹之於始以防後患也夫人之約信固欲其言之必踐也然始之不度其宜則則所言將有不可踐者以為義有不可而不之踐則失其信以為信之所在而必踐焉則害于義二者無一可也惟約信之始必求其合于義焉則其言不可踐而無二者之失矣致恭于人固欲其遠耻辱也然不中乎節文則或過或不及如望塵而拜之類非所當致敬則失之過其人必不我答如君父師長之所顧當致恭而不致恭則失之不及其人必為我怒皆自取辱之道也惟致恭之始必求其中于礼焉則其遠耻辱也必矣因猶依也所依托之始必度其人之賢而後依之則在我不失其所親而彼亦可為吾之宗主必不至誤我之託矣如孔子於衛主蘧伯玉於陳主司城貞子則不失其親而可宗者也此三者若於始之宜約與不宜約當恭與不當恭可親與不可親因仍而不早為之決苟且而不為之當念其差也乃徐計於已然之後以求免焉則亦緩不及事而豈勝其噬臍之悔哉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以口体之奉為務也敏於事者力於行而不敢怠也謹于言者擇其可而不妄發也能此四者其于本用功亦篤矣若遽足焉自以為是而不就取正於有道則所學不能無差志之所求者必有所當求而未必皆先王之正路事之所敏者必有非所當敏而未必皆先王之徳行言之所謹者必有非所當謹而未必皆先王之法言而其終亦未必不能以違

極惟不敢輕自是而又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學曾自此如金經洪爐炳然為之一新志可純行可粹言可精而大中至正之極亦可以馴造非好學者其能之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礼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自守故為貧富所累而有諂驕之病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已能無諂無驕而不能為貧富動矣故質之夫子以驗其學之所至夫子曰可者所以許其所已能而復告之樂與好礼者所以勉其所未至今觀二者等級較之無諂無驕者但能與貧富之中無觸然之過而已未能超貧富之外而進於善也樂則心廣体胖而忘其貧好礼則安處善循理而不自知其富矣有超乎貧富之外非造道入德之深涵積容者不能而語其實則樂必顏子好礼必周公乃可以當之非前之小成者所可望也子貢因是悟無諂無驕之未得為至而其上又有所進焉益知理義之無窮學者不可以少有得焉而遽自足也於是引淇澳之詩以明之言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夫子以其能因所以言而知其所未言有得詩學之活法遂加嘆而予之在學者而言若安於無諂無驕而不求進於樂與好礼之極致乃徒切琢而不復磋磨者固乃自足之陋然諂驕之病未寔去而曰吾欲樂與好礼則是又未嘗切琢而專事磋磨者不免為虛躐之狂亦不可以不戒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學本為己惟求其在我者而已故不患人之不已知若不知人則賢者不得而師善者不得而友故流邪適者得以害道便辟柔佞者得以損德故以為患也然在己者有可知之寔則於人亦不容揜而知言窮理之未至則人之邪正無從而辨之也

為政第二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於身者是也為政而以德者如以吾之孝以正人之不孝以吾悌以正人之不悌之類是也此皆為人上者所當為非有心於取民之我歸而為之也然德行於上極其充實輝光則同是秉彝好德者孰不觀感而興起其或反常敗德者孰不愧沮而消化所以能瑞慶無為而天下自歸之其象如北極之星居於天中樞紐不動非外得者君不以德而徒從事於權謀智力以為政則在我已不勝其勞而人亦離心不附矣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此一言魯頌駉篇之詞也主於思焉而言夫子讀書至是有感而取之以斷三百篇之義非以三百篇之詩皆止乎禮義而粹然一正也如变風鄭衛之詩不止乎禮義而遂於邪思者亦多矣聖人之意直以爲詩有美惡之不同其言善者足以感發人之善心其言惡者足以懲創人之悪志所以爲指歸不過欲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故惟此一言簡要明白可以通貫全体而盡蓋三百篇之義因特表而出之以示人可謂切矣則讀詩者可不深体以爲切身之務而徒諷誦之云哉然詳玩是辭約而爲義甚博蓋誠之道而大本之所以建也豈但讀詩之法爲書凡詩書窮理治心脩身無適而不可學者誠能深味其旨而當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爲千條萬緒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政者爲治之具若法制禁令凡聽斷約束之類是也刑者輔治之法若墨劓剕宮大辟鞭朴之類是也以政先示之則民有所根據而欲從矣其或未能一於從吾政者則用刑以齊一之俾強梗者不得以賊善良而譎悪者不得以敗倫理故民亦畏威革面而不敢爲悪以苟免刑罰然無所羞愧則其爲悪之心未忘也德禮者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乃吾躬行之所得者若孝弟忠信之類是也禮則制度之品節若冠婚喪祭之儀是也以己德先率之則民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則禮以齊一之俾之周旋浹洽良心日萌自将愧恥於不善而又有以格至於善也是四者功用之不同而皆不可以偏廢者專務德禮而不用政刑則徒善不足以爲政專用政刑而不務德化則又徒法不能以自行然其本末表裏亦當有輕重之別末以飾乎外者在所輕而本以淑乎内者尤當加隆而不可一日已焉此又講明治道者所當知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聖人生知安行理義大本無所事學然聖人之心則未嘗自謂聖已而無事於學也故自童年以往亦與人同其學而況古今事变名物制度之詳非由學不可得所以有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等類但是常人視之若緩而聖人爲之則甚篤切常人費心力之苦而聖人則胸中明朗隨所至莫不至极而無容吾力此所以爲聖人之學而非常情之謂也聖人因吾之有是事也於是即心立法以示學者凢爲進道之序有六等非全無其实而姑爲是空言之誘也其必十五而志于學者古

者八歲入小學至十五成童而後入大學志者心之所之〻謂向於大學之道正所以求之而致其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修身之功也志乎此則念〻在此必欲至其地而無作輟退轉之慮矣又積十五年之久至三十而後能立謂有以自立於斯道之中已踐及實地而卓然無所跛倚所守者固而不為事物搖奪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至是而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身修蓋已實得之在己而無所事乎志矣又積十年之久至四十而後不惑凡於事〻物〻之所當然大如君當止仁臣當止敬父當止慈子當止孝之類小如坐當如尸立當如齊視當思明聽當思聰之類皆

洞徹其綱條節目之實而一無所疑至此則豁如然大明中觀萬象所知者益明而無所事乎守矣又積十年之久至五十而後知天命〻〻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蓋專以理言而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如君之所以當仁臣之所以當敬父之所以當慈子之所以當孝坐之所以當如尸立之所以當如齊視之所以當如思明聽之所以當思聰之類皆天之命我而非人之所為者吾皆知其根原所自來無復疑滯至此則所知者又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以言之矣又積十年之久至六十而後耳順聲〻入心即通是非判然更不待少致思而後得其理纔容少思而後得則是內與外有相扞格

違悖而不得謂之順矣如夫子聞滄浪之歌即悟自侮自伐之義是其順之進也至此則所知者又至熟而絶無人力者即中庸所謂不思而得處也自不惑至此三節皆以知言乃明庸日進無彊之事與志學而立時之所謂知趣味迥不同矣又積十年之久至七十而後從心所欲不踰矩至此則心体瑩徹純是天理渾為一物凡日用間一隨吾意欲之所之皆莫非天理大用流行而自不越乎法度之外聲即為律身即為度所謂道心常為此心之主而人心一聽命焉即中庸所謂不勉而中地位也總而言之志學所以適道也而立所以成德也自不惑而知命而耳順則義精之至也從心所欲不

踰矩則仁熟之極也在夫子豈果有是六者等級積累而然哉亦因己之近似者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準則使之優游涵泳而無躐等之過日就月將而無半途之廢爾然立志之始苟所本者一差而非聖人之正學則自後節〻從而差雖用功之勤亦決不復有所謂立與不惑知命耳順從心矣或始焉得其正而所謂立之一關有未能徹則又將若何而能不惑知命若何而能耳順從心哉是則志學之初正聖愚二路之所由分尤學者之所當致謹而立之為地又植根固址之所在尤學者所當用力也果能如是二節路脉不差而根址固潑則自此而上惟不倦以終之雖有四節之高皆可從容

造詣而無所阻矣又何聖人之不可至哉然則吾黨人者所宜盡心而無忽焉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十八終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十九

講義易

原畫

伏羲作易根原備見於先天一圖世傳是圖出於邵康節以為得之陳希夷穆伯長而來而其實固已具於繫辭傳易有太極章及說卦傳天地定位章矣蓋昔者伏羲仰觀俯察灼見夫陰陽二氣錯綜流行生生而不窮於是作畫以配之而名之曰易取其交易變易之義今按繫辭傳考之所謂太極云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蓋兆於萬古無極之全而貫乎萬古無極之後立於天地萬物之表而行乎天地萬物之中也自其始之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也以陰陽有奇偶之數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而為一畫者二是謂太極生兩儀其位則陽先而陰後其數則陽一而陰二於兩儀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二畫者四是謂兩儀生四象太陽位乎一而含數九以奇員一而圍三三各一奇參天而為三本體畫奇通所從生位一奇乃三其圍三而得之也少陰位乎二而含數八以偶方一而圍四四合二偶兩地而為二本體一畫偶一畫奇通所從生位一奇乃一其圍四兩其圍三而得之也少陽位乎三而含數七以本體一畫奇一畫偶通所從生位一偶乃一其圍三兩其圍四而得之也太陰位乎四而含數六以本體二畫偶通所從生

拉一偶乃三其圜四而滑之也于四象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三畫者八於是三才畧具而八卦之名立是謂四象生八卦其位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而謂之經卦於卦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而為四畫者十六是八卦復為太極而復生兩儀於四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五畫者三十二是八卦之兩儀復生四象於五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而為六畫者六十四則衆三才而兩之是八卦之四象復生八卦於是六十四卦之名立而謂之重卦是於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上復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者循序而重加之也故始自重乾以及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八卦則為乾一之所生次自履兌睽歸妹中孚損節臨八卦則為兌二之所生次自同人革離豐家人既濟賁明夷八卦則為離三之所生次自无妄隨噬嗑震益屯頤復八卦則為震四之所生次自姤大過鼎恒巽井蠱升八卦則為巽五之所生次自訟困未濟解渙坎蒙師八卦則為坎六之所生次自遯咸旅小過漸蹇艮謙八卦則為艮七之所生次自否萃豫觀晉比剝以終于重坤則為坤八之所生次第相承條理不紊由本而幹由幹而枝皆其勢之所自然而不容已時假聖人之手以畫之而非人力所能安排布置者自八卦之立即具六十四卦而非八卦之後旋生六十四卦也自六十四卦之成即是八卦

而非六十四卦之外復有八卦也就中平分之為兩截而按說卦對待之位相接為首尾則虛中者為太極自內而外一畫分為兩儀則陽儀居左陰儀居右第二畫分為四象則太陽居左之前少陰居左之後少陽居右之前太陰居右之後第三畫分為八卦則乾一兌二居左之前離三震四居左之後巽五坎六居右之前艮七坤八居右之後第四畫至第六畫則八卦衆八卦而六十四卦整整成列在乾一位之中內之八乾寔不離乎一乾而為貞外自乾一至坤八為悔而重乾復居乾一位之一在兌二位之中內之八兌寔不離乎一兌而為貞外自乾一至坤八為悔而重兌復居兌二位之二在離三位之中內之八離寔不離乎一離而為貞外自乾一至坤八為悔而重離復居離三位之三在震四位之中內之八震寔不離乎一震而為貞外自乾一至坤八為悔而重震復居震四位之四在巽五位之中內之八巽寔不離乎一巽而為貞外自乾一至坤八為悔而重巽復居巽五位之五在坎六位之中內之八兌寔不離乎一兌而為貞外自乾一至坤八為悔而重坎復居坎六位之六在艮七位之中內之八艮實不離乎一艮而為貞外自乾一至坤八為悔而重艮復居艮七位之七在坤八位之中內之八坤寔不離乎一坤而為貞外自乾一至坤八為悔而重坤復居坤八位之八自外而內第一畫則一陰一陽相間第二畫則二陰二陽相間第五畫

則四陰四陽相間第四畫則八陰八陽相間第五畫則十六陰十六陽相間第六畫則三十二陰三十二陽相間統而言之則左者皆為陽右者皆為陰而各有界分故自復至乾九百一十二陽而又有八十陰者陽中之陰也自姤至坤九百一十二陰而又有八十陽者陰中之陽也迭而言之則陽往交陰陰往交陽而互為其根故陽在陽中陽順行陽在陰中則逆行陰在陰中陰順行陰在陽中則逆行即卦氣流行之序而言之則復居子半以應冬至一陽之生積而二陽臨三陽泰四陽大壯五陽夬至乾居午半而為六陽之極陽為陰之父故乾父又生長女而為姤爲姤居午半以應夏至一陰之生積而二陰遯三陰否四陰

觀五陰剝至坤盡子半而為六陰之極陰為陽之母故坤母又孕長男而為復為離則盡卯中以應春分坎則盡酉中以應秋分即卦一定之分而言之則乾居南坤居北以應天地闔闢而辨上下之位是謂天地定位離居東坎居西以應日月出入而列左右之門是謂水火不相射艮居西北兌居東南以應山高西北澤傾東南是謂山澤通氣震居東北巽居西南以應雷發聲巽風養萬物是謂雷風相薄無非與造化自然之易相脗合於以教民占筮揲蓍布卦以斷吉凶每一卦之中其爻又各六十四蓋有爻易無窮之用也是乃所以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而妙開物成務之道也

象辭

伏羲之易本無文字始於乾而終於坤每卦惟有六畫而之序是也於每卦之下又總提卦義而繫之彖辭以斷一卦之吉凶若乾元亨利貞之類是也大繫六惟以明民之占然已非伏羲之舊矣周公繼志述事於逐卦之下又分列爻義而繫之爻辭以斷六爻之吉凶若初九潛龍勿用之類是也隨事丁寧始為纖悉於文王占法抑加密矣以文字始著於文王周公因之謂周易又以簡帙重大分為上下經二篇上經止坎離而下經首咸恒條理昭晰已如星日迨周之末流於術數而易複道不明矣孔子乃黜八索而作十翼以贊之曰彖下傳所以釋文王所彖上傳曰

繫象上下經爻之辭若大哉乾元以下幾是也曰象上傳之謂以著明羲文周公之法然專以理義發明占意使人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以求免於凶咎故之羲文周公之舊雖其為言縱橫反覆窮深極微與初旨已大相與而其所以為理則實不越乎畫象卦爻之中而非從外將寞不離乎天道人事之實而非可以說異通求也自秦以來書幸全於遺燼適則晦而不章學者泥於窮象數而穿鑿互會為災異之流高者溺於談性命而支離放蕩為虛無之歸至我朝程子盡淡病焉於是作傳以明之一掃諸儒之陋見而專即日用事物之著發明人心天理之實與夫綱紹然在目視孔子所發又加詳

且明焉學者於是始知易為人事切近之書而云為踐履可以無所往而不在是也然易之起原於象數自象數之既形則理又具於象數之中而不可以本末二其觀也易之作本於占筮自占筮之既立則理又寓於占筮之內而不可以精粗二其用也此正程子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若專於象占而不該夫理義則孔子之意泯一於理義而不及乎象占則羲文周公之心熄矣此朱文公本義之書作所以必表伏羲畫象列諸篇端以明作易根原之所自來一出於天理之自然而非人為智巧之私又復古經傳次序推原四聖所以成書之本意逐相解釋而推古法之明隨人取決而無偏辭之滯而天下義理為之磨刮精明依然還萃於其中本末精粗兼該具舉近以補程傳之所不足而上以承四聖之心所謂開物成務之大用至是又益周備而易道之盛於此無餘蘊矣學者嘗因是書各就四聖一賢本意消釋果能知其因時設教所為心者並蓋行而不相悖然後于易學可進而易書之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始可與提綱張目徧觀而盡識至所謂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其根原脈絡端緒皆由是其可通乎

原旨

列禦寇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此異端之說非儒者之所宜言自唐孔氏引之為疏義而後之學易者遂祖之吁是豈羲文周孔四聖之旨哉蓋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本就陰陽而取名以陰陽交錯流行而不容以一定拘故以易命之其為字從日從月亦陰陽之謂也而其所以為義則代換交易之稱即生生之謂者不惟天地造化之為然而在書之為蓍卦群義及人事之理莫不皆然也今以造化而言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子月六陰極而退於上也而一陽復生於下焉午月六陽極而退於上也而一陰復生於下焉晝陽之盛也而陰已生於午焉夜陰之盛也而陽已生於子焉其代換有如此者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自元而亨、而利、而貞、而復元自春而夏、而秋、而冬、而復春一闢一闔一消一息循環而無端周流而不窮其變化有如此者即所謂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者是也在書之所謂卦者而言自一奇一偶而為兩儀加倍而為四象又加倍而為八卦又加倍而為六十四卦陽奇交乎陰、偶交乎陽互相參錯而成其代換有如此者自乾至泰由一乾而變自履至臨由一兌而變自同人至明夷由一離而變自无妄至復由一震而變自姤至升由一巽而變自訟至師由一坎而變自遯至謙由一艮而變自否至坤由一坤而變其變化有如此

者即所謂聖人之作易也觀變於陰陽而立卦者是也以蓍而言自一變所謂有奇偶而為兩儀自三變奇偶有多少而為四象至十八變而後卦成則亦不外乎四十九策更互分合往來而為之其代換有如此者或得一爻而變或得二爻而變或得三爻而變或得四爻而變或得五爻而變或得六爻而變六十四卦亂變之所之其變化有如此者即所謂四營而成易者也以辭義而言或剛上而柔下常盈或柔上而剛下或內健而外順或內柔而外剛或柔進而上行或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无妄或柔外而文剛或剛上而文柔賁其代換有如此者卦各隨時為義不同如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時則進為亨吉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則其進為不利而六爻於其中又各隨位取義不一如泰之初九羣陽始進則拔茅茹征吉九二以剛中為主信任則治泰之道得尚于中行九三泰將極而過乎中則以艱貞為戒六四泰已極而入乎陰類則以翩々其隣為警六五為泰主能任九二成治泰之功則有帝乙歸妹之祉上六泰極而復否則有城復于隍之吝九卦爻之例皆然其變換有如此者即所謂六爻之義易以貢者是也在人事之理而廣推之凡日用動靜語默屈伸進退大小精粗隱顯等類應一切相對待者皆莫不各有陰陽分屬如張忠定公所謂公事未判者屬陽已判者屬陰二端常相因相禪而無窮雖極千條萬緒之不齊而莫不各有當然一定之則參錯於其間惟當與之相為流通循方其成已為仁成物為智則仁主內而智主外矣及學不厭為智教不倦為仁則又智主內而仁主外焉方其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則義主先而禮主後矣及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則又禮主先而義主後焉其代換有如此者當揖遜則揖遜當征伐則征伐當與賢當與子則與子在禹稷之地則當出在顏子之地則當處在曾子之地則當去在子思之地則當守在三仁之地當去者去當奴者奴當死者死在孔子之地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於鄉黨則當恂々於朝廷則當便々與上大夫言則當誾々與下大夫言則當侃々而皆不可以一律定焉其變化有如此者即所謂易窮則變々則通者是也而總皆不離乎陰陽之所為也此聖人於繫辭傳已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高卑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所以取造化陰陽之實與卦爻無二致也又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又所以即卦爻陰陽之旨與天地人同一揆也故莊周謂易以道陰陽亦窺見乎此矣然合而言之所謂太極者常流行通貫皆無不在焉在造化則陰陽二氣之中各具一太極在書則六十四卦之中每象每爻亦各具一太極也四十九策之中每揲每變亦各具一太極也在人事千條萬緒

之中無小無大又無不具各一太極也即所謂易有太極及三極之道也故古者於此必各隨卦爻陰陽奇偶與太極周流以決吉凶悔吝之幾而不滯於一隅如程子所謂隨時變易以從道聖人有聖人之用賢人有賢人之用衆人有衆人之用學者有學者之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若拘於一則三百八十四爻但為三百八十四事而止也在學者之學易必平心以觀其象而玩其辭如筮者之筮事每虛心以觀其變而玩其占於逐位之下視陰陽消息虛盈以察其所值之時又於逐爻之中視剛柔進退偏正以致其所主之義使萬理粲然一定如森如列脉絡不亂而分毫不差然後能體之在我而動靜無非易於寂然不動之時則合萬殊為一本而渾然太極之全体常昭融於方寸間及感而遂通之際則散一本為萬殊而縱橫曲直莫非太極大用之所流行又何有一物之不會其極哉故曰化而裁之存乎其變推而行之存乎其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至是則義文周孔之傳始知其真不吾欺矣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此象傳之辭夫子之所以釋伏羲之卦象也夫乾六畫純陽上下皆乾為重乾之卦陽之性健其成象之大者曰天天一而已何以見其為重義蓋天行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為之一周今以行而言則見其今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焉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天行之象而必自強不息者何也此正夫子示人以体道之要而非姑為是區區之法也蓋是道流行乎天地之間亘古窮今無一息之停九天之所以為天運行旋轉終古而無失者乃與道為体也故盈乎天地間之如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星辰之回旋風雷之鼓舞木生而不窮水流而不息自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冬而復春凡大化流行循環而無斷者皆與道為体也而其在人則總會於吾心天理本体亦常生生而無一息之已而其大用亦無一息不流乎所日用之間故孩童之良知良能無不愛敬見赤子入井者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見牛觳觫則為之不忍嘑爾蹴爾之與行道乞人皆有所不屑是雖於窮凶縱欲昏迷陷溺之極而所謂降衷秉彝亦終有不可泯而殄滅者惟聖人純乎天德為能全体之而無一息間斷故仁則徹終始皆仁而無一息之不仁義則徹終始皆義而無一息之不義礼智則徹終始純乎礼智而無一息之不礼智正所謂至誠無息之地乾天悠久無疆之境而詠文王之詩者有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又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又曰亹亹文王令聞不已是文王有以全体乎此而與天相為不已也古之聖人莫不皆然堯舜之所以兢業禹之所以克勤湯之所以日新又新武王所以

終身佩服丹書敬勝怠之訓周公所以擧〻於無逸之書
皆以此也吾夫子於此素行尤爲與天無間其曰爲之不
厭誨人不倦又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
爾正其天行之健雖欲已而有所不能已也蓋嘗於川上
發不舍晝夜一節以示人已爲精切矣今此贊重乾之
象有契于其中是得不爲本者〻言哉夫道体本無窮天
德本無殭聖心本不已在君子誠不可不深有以体之而
自強不息也一事之不自強天德耕息於一事之下一刻
之不強則天德便息於一刻之中私意之一萌則天理即
爲私意息而不能以自強矣人欲之一間則天理即爲人
欲息而不復以自強矣夫惟卓然有清明剛健之資者既
能致知至極有以見夫道体之所以然又能克己淨盡無
以害乎天德之所本然則將見志氣日強俛然日有孜〻
不能以自息如顏子之惟見其進未見其止矣雖然其所
以爲存養之要者又在主敬而爲省察之要者又在謹獨
蓋敬者貫動靜〻終始之功天理之所以生〻而獨者又
幾微方動而未形之初於是而不謹則私欲行而天理爲
之間斷矣此又學者之所當盡心也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十九終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二十

解義

視箴解

心兮本虛

心之爲体其中洞然本無一物只純是理而已然理亦
未嘗有形狀也

應物無跡

心虛靈知覺事物感觸即動而應無蹤跡之可尋從
處

操之有要視之爲則

人之接物視最爲先即此處而操之存在乎得其要而
有一定之準

蔽交於前

蔽指物欲之私而言

其中則遷

中指心之体而言即天理之謂也物欲之蔽接於前則
心体遂之而去矣

制之於外以安其內

物欲克去於外則無以侵擾吾內而天理寧定矣

克己復礼

上以一節言此以全体言

久而誠矣

誠者真實無妄之理也克復工夫真積力久則私欲淨盡徹表裡一於誠純是天理之流行而無非仁矣

聽箴解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

人均執此常道而生其原於天之所賦而人受之以為性者也

知誘物化

知指形氣之感而言物欲至而知覺萌遂為之引去矣化則與之相忘如一而無彼我之間也

遂亡其正

正以理言至是則天理俱滅而無復存矣

卓彼先覺

悟此理之全而体之者

知止有定

事〻物〻各有所當止之處即理之當然者是也能一一知其然則此心明徹於日用應接皆有定理不為之誘而化矣

閑邪存誠

邪者物欲之私誠者天理之實閑外邪不使之入則所存於心者徹表裡一於誠純是天理之流行而仁矣

非禮勿聽

總結之

言箴解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

一念之動於中或善或惡必由言以發之而後見於外

發禁躁妄

疾而動曰躁虛而亂曰妄人之為言大槩不出此二者皆人欲之所為也故必禁之

內斯靜專

靜安專一皆天理之所存也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則內專此二句為一篇之關要處

矧是樞機

門之闢闔所係在樞弩之張弛所係在機人心之動有善惡由言以宣之後而見於外是亦人之樞機也

興戎出好

言非礼則有躁妄而起爭言以礼則無躁妄而生愛

吉凶榮辱惟其自召

興戎則凶而辱出好則吉而榮

傷易則誕

易者輕快之謂躁則傷於易誕者欺誑之謂而易中之病也

傷煩則支

煩者多數之謂妄則傷於煩支枕木之枝從身之旁而

戕者乃煩中之失也
已肆物忤
傷易而誕則無有成法在已者肆而與物忤矣內何復
靜之云
出悖來違
傷煩而支則不合正理所出者悖而來亦違矣內何復
專之云
非法不道
法謂先王之格言
欽哉訓辭
欽謂謹敬而出而無躁妄也
動箴辭
哲人知幾
幾者善惡欲動而未形之間其兆甚微哲人心通理明
能燭於其先
誠之於思
於一念微動而未形之間使已知覺而實之無妄則天
理之本然者流行無壅矣
志士勵行
見於所行之謂行志士敦厲能勇於有行
守之於為
為事動之已著者也至於方知覺而守之不放則事亦

中理而無過本矣
順理則裕從欲惟危
結上文二者之動雖微顯不同然循天理之公則皆無
險於中啟裕逐人欲之私則易陷於下故危
二路之所由分其發軔之始尤不可以不謹之也
造次克念
雖急遽苟且之時亦不忘誠之於思則其涵養之功密
矣
戰兢自持
常恐懼戒謹守之於為則其操存之力篤矣
習與性成
習慣如自然則莫非天理之流行而仁熟矣
聖賢同歸
自賢入聖同一歸宿即其止於至善之地者也
敬齋箴辭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
謂早起時主敬
潛心以居對越上帝
謂未有事靜坐時主敬
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
謂有所作動時主敬
出門如賓

謂近接物時主敬
承事如祭
謂已有事時主敬
戰戰兢兢罔敢或易
戰戰謂恐懼如敬於見省之貌兢兢謂戒謹如敬於承
祭之貌
守口如瓶
謂欲有言時主敬無妄泄也
防意如城
謂欲有意時主敬無輕動也
洞洞屬屬毋敢或輕
洞洞謂質慤敬於言之貌屬屬謂專一於敬之貌
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
謂心方對事時主敬無別走作也
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
謂心即當事主敬只專在一事上也
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
謂動而應事時主乎敬則外正矣靜而無事時主乎敬
則內正矣
須臾有間私欲萬端
須臾以時言謂少刻有間斷不敬則大病從此萌蘖而
私欲叢蹟畫至矣

不火而熱
謂此心方熾於物欲之境思念狂燥不可制其熱有甚
於火也
不氷而寒
謂此心既沉於物欲之下善端凝涸無復萌其寒有甚
於氷也
毫釐有差天壤易處
毫釐以事言謂纖微有差失不敬則大繆從此則胚胎
而俯仰載履變亂矣
三綱既淪
三綱見白虎通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謂一快
己欲而不復知有人道之大經也
九法亦斁
九法則洪範九疇謂一便己私而不復顧先王之大法
矣
於乎小子念哉敬哉
謂主敬之功爲吾家當存諸念而自力也
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謂不敬之害爲甚大當常切諸心而致警也
辨論
。程呂言仁之辨
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主意此言最善名狀仁

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應莫非己句自與己不相干應認將為己句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應何所不至句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主意呂氏克己銘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主意胡為不仁我則有己主意立己與物私為町畦詳言己意勝心有己梏生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切無驕吝即有己意損本則守己固不能與物同體驕則好勝於己不肯與物同体作我蟊賊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奉辭于天誰敢侮予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蹊己與物敵安取厥餘亦己克之皇皇四達無己了洞然八荒皆在我闥豈此則同作一體矣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痒痾疾痛皆切吾身同作一体內事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晞之則是克己工夫未肯加吝驕有己封閉觸如燭試於清夜深思者此空相像時剝破藩籬即大家即八荒在我闥意

此二段大槩甚相似而實不同蓋程子主意以天理周流無間者為仁若手足痿痹則為不仁呂氏主意以與物同体處為仁若有己則為不仁惟其大綱所主既異故其詞語曲折往往不能相合如程子所謂萬物為一体者只是言其理之一爾呂氏則實欲以己與物混同作一個体程子視物若屬於己之切必推吾之所欲者流行貫注于物呂氏則欲以己就于物而合之必與之大同而無彼此之間呂氏所謂痒痾疾痛皆切吾身者亦即是程子認得為己何所不至之意但程子認得為己相關之切而施之無所不貫故其歸宿在下面己欲立達而立達人皆是天理流行之實事呂氏克去有己不與物立敵則天下各歸吾仁中間相關如此之切然其實天下豈能皆歸吾仁中不過只是空想像个仁中大底氣象如此爾是豈孔顏當日授受精微之本旨哉然則程子於仁体立而用行在我者有所統攝而仁在內呂氏於仁不免有兼愛之蔽在我皆無所統攝而仁在所謂差之毫釐則繆以千里者也

張呂言仁之辨

或曰呂氏克名銘豈非張子西銘之意乎曰呂氏之說蓋本張子之意而差者也西銘之書明道以為乃仁之体此只是言其理之一而已矣蓋人物並生于天地之間父乾母坤同得天地之塞以為体同得天地之帥以為性此其理固一也而君臣民物親疎貴賤之有等則其分未嘗不殊也故君子處乎中者必遏人欲循天理存心養性不愧屋漏以立其本然後流行是理而充之天下推吾親親以仁民愛物以吾之長長者及人之長以吾之幼幼者及人之幼使天下疲癃殘疾惸孤鰥寡皆莫不各有以遂其

分焉是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一統之中自有萬殊而不流於兼愛之蔽雖人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萬殊之中莫非一貫而不梏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旨也是固所以爲仁之体而義之用存焉故伊川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若呂氏者以與物同体處爲仁克克去有己不與物立敵直以己與物寔混同作一個体只於清夜一思省之間便剗破藩籬作一大家洞然八荒皆在我闥混天下同歸吾仁中既無差等之辨又無天理周流之實其工夫益甚疎濶於我殊無主宰是豈西銘之旨哉呂氏熟矣張子而其差若是然則見理不可以不真而立言不可以不謹也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十終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二十一

辨論

太玄辨

太玄本爲擬易而作也而又參之易緯以序卦氣准之太初曆以考星度蓋雖爭爲書而不純於易密於數而遺則未也夫易以八爲數而玄以九爲數易數始於一〻重之而爲二〻重之而爲四〻重之而爲八〻重之至於六十四而八〻之數立焉故自太極生兩儀〻生四象〻生八卦〻〻生六十四卦玄數始於一〻轉之而爲三〻轉之而爲九〻轉之而爲二十七〻〻轉之而爲八十一而九〻之數具焉故自一元分而爲天地人之三方〻各有三州三其三方而爲九州〻各有三部三其九州而爲二十七部〻各有三家三其二十七部而爲八十一家易以六畫成卦而玄擬以方州部家之四位〻立而首成焉自中至事爲天元二十七自更至昆爲地元二十七自減至養爲人元二十七合三二十七爲八十一首以擬易之六十四卦首下有辭以擬卦之彖首下有九贊以擬卦之六爻九其八十一首則爲七百二十九贊〻下有測以擬爻之象爲七百二十九測〻贊之外又有玄衝以擬序卦玄錯以擬雜卦玄數以擬說卦玄攡玄瑩玄棿玄圖玄告以擬上下傳至於筮策又以擬易之大衍虛其一而用四十有九玄則虛其三而用三十有三大衍以乾之策

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合三百六十以當期之日積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當萬物之數而玄則吕天數十有八地數十有八合三十六策以律七百二十九贊以當一歲之日積為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以配萬物之數大衍揲以四而玄則揲以三大衍以七八九六定六爻而辨吉凶玄則以七八九六定四位而别休咎與夫三摹之微三索三表之擬四象一一與易相准而稍以為未也何氏易歸稽覽圖創為卦氣之説以為起於中孚而終於頤六十卦别以坎離震兌四卦各主一方卦中二十四爻各王二十四氣其餘六十卦有三百六十爻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每日分為八十分合四百分又四分日之一為二十分是有四百二十分以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各得七分每卦得六日七分以當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數而玄則又從而參之始于中首以配中孚而終於養首以配頤凡八十一首皆法卦氣之次序首以二贊當一日凡七百二十九贊當三百六十四日有半又增踦嬴二贊為閏餘之數以足之太初上九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後千五百三十九歲甲辰朔旦冬至又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甲申朔旦冬至又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復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而玄則又從而准之始於中首冬至之節初一起牽牛一度而終於養首之上九以周二十八宿之行而為一歲十九歲為一章二十七章凡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八十一章則三會凡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復子凡三統九會二百四十三章有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一元一章則閏分盡一會則月分盡一統則朔分盡一元則六甲盡與太初歷相應是玄之為數密矣然密於其數而道則未也吾觀其書有如中首曰陰陽沉萌於黃宮信無不在其中而養首又曰藏心如淵美厥靈根則天理始終循環無間之義似亦察矣然於元擁有曰其上也縣天下也淪淵纖也入薉廣也包畛其道游冥而抱盈又曰虛形萬物所道謂之道因循無革天下之理得之謂德理生昆群兼愛之謂仁列敵度宜之謂義又未能根極乎理義之大本而不免於老墨之指歸於易之宏綱大義亦何所發明哉況乎以周配復以戾配睽以上配升以差配小過以童配蒙以增配益以達配泰以從配隨以進配晉以釋配解以樂配豫以爭配訟以更配革以斷配夬以裝配旅以衆配師以親配比以盛配大有以居配家人以竈配鼎以大配豐以逃配遯以永配常恒以度配節以減配損以聚配萃以飾配賁以視配觀以晦配明夷以窮配困以割配剝以止配艮以成配既濟以失配大過以難配蹇以養配頤從區區為字訓之模倣而淺拘拘於句法之循襲易曰幽贊神明而生蓍而玄則曰昆侖天地而産蓍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作人而萬物覩而玄則曰風識虎雲

知龍賢人作而萬類同易曰闢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而玄則曰闔戶謂之宇闢戶謂之宙易曰乾確然示人易坤隤然示人簡而玄則曰天宙然示人神地他然示人明易之元亨利貞萬化之原也故君子行此四者曰乾元亨利貞而玄配之以君子能行此五者曰罔直蒙酋冥愚不知罔直蒙酋冥於元亨利貞之義何淂哉易之陰陽剛柔仁義三才之本也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玄配之以立天之經曰陰與陽形地之緯曰縱與橫表人之行曰晦與明愚不知縱橫晦於剛柔仁義之旨何有哉其他致爲天爲圜等語則有爲雷爲鼓之辭致革去故鼎取新等語則有更遁新常故之說劾十三

卦所取則盡衣裳圭璧杌擬之論若此之類不可勝數而於易道初無一補尙不足以發往聖之心而後不足以開來哲之耳目子思氏之中庸孟軻氏之七篇所以與尧孔心傳千載若合符契者何嘗見爲如是之配倣哉抑人多爲務張自脩之語曰知陰知陽知止知行知晦知明者惟玄乎又曰曉天下之瞑瞑瑩天下之晦晦者惟玄乎又曰大玄卓然示人遠矣曠然開人大矣淵然引人深矣渺然絕人眇矣殊非聖賢氣象此當時如劉歆者所以有空自苦覆醬瓿之譏而近世如東坡如伊川所以謂其道不足取與屋上架屋之誚是豈侯芭之受授譚之傳張衡比之五經陸績推之爲聖人宗衆之訓詁范望之解釋王涯之

纂述司馬溫公之作書與擬類皆隨己之好而終不足以厭服千萬世學者同然之見也

潛虛辨

潛虛辨爲擬玄而作也玄之數九虛之數十九者取三才相乘之數而十者取五行相成之數也溫公之自序曰萬物皆祖於虛生於氣氣以成體體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其爲書也有氣體性名行命之別其意蓋曰萬物之始未有兆眹之謂虛此卽一元之未形所以表是而出之以爲物之祖以擬玄之所以爲玄而命其書曰虛自天一生水於北而地六成之地二生火於南而天七成之天三生木於東而地八成之地四生金於西而天九成之天五生土于中而地十成之於是乎五行之氣流行乎天地之間故虛於水之一則命之曰原而六則命之曰委火之二則命之曰熒而七則命之曰焱木之三則命之曰本而八則命之曰末金之四則命之曰卝而九則命之曰刃土之五則命之曰基而十則命之曰冢自有五行之氣也而後生萬物而爲之體故虛非是一原二熒三本四卝五基與夫委六七焱八末九刃十冢者隨其序迭分左右而偶之自上一次二而下至十等爲五十五條以應王公岳牧率侯卿大夫士庶人之象而周五行生成五十有五之數自夫物之有體是也而後性具於其中隨其體而有純駁之不齊故虛於五生數偶五生數曰水火木金

土而爲生純之性五於五成數隅五成數亦曰水火木金土而爲成純之性五十純之外其次降一則自二至六偶五生數自七至一偶五成數皆曰火木金土水又其次降二則自三至七偶五生數自八至二偶五成數皆曰木金土水火又其次降三則自四至八偶五生數自九至三偶五成數皆曰金土水火木又其次降四則自五至九偶五生數自十至四偶伍成數皆曰土水火木金合四降有四十是爲生成之錯最後於五生數偶五生數後溽水火木金土之序是爲五配之性以合五十有五体而性倫夫自夫物之有是性也而後爲之名以別之故虛於一與一偶則名之曰元以爲物之始而中於齊終於餘矣元衰齊散

余五者形之運也自是而次柔剛雍昧昭則性之分也容言慮聆覌則動之宜也蹤脩溽雖眈則情之詠也膏切廣晏豐則事之変也翊冝恍結憂則德之塗也特偶瞳積考則家之綱也范徒醜隷林則國之紀也裡準資審裁則政之務也敎入積育生則功之具也興蕭泯造陰則業之著也凡五十五名秩然有序於是乎又爲之行以文之九五十五行下有辭以述行之意自初至上九之変〻下有辭以釋変之義於是乎又爲蓍法以占之以五行相乘五其五爲二十五又以三才乘之三其二十五爲七十五冪虛其五而用七十揲之以十而觀其餘以斷吉凶元奇餘無爻皆不占其他五十二行初上亦不占而惟占其中之五

爻然後以俟命焉氣体性名行命備而書以全雖若別爲一家而大槩與玄相準虛之二數之相偶則以擬玄之四位之迭畫虛之五十五行則以擬玄之八十一首虛之七爻則以擬玄之九贊虛之七辭則以擬玄之九測虛之虛五則以擬玄之虛三虛之揲十則以擬玄之揲七玄以冬至之氣始於中虛則以冬至之氣始元〻於玄有七百二十九贊以當朞三百六十有半而又有踦羸之贊二虛則有三百六十四変以當朞三百六十四日而又有元齊餘不变之行三玄以後世有子雲者必好玄虛亦以後世有君實者必好虛一〻摸倣要之俱不足以有補於易是亦工於其敎而直則未也夫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

蓋生〻之所以爲主而非氣形而下者今其言曰体以受性又曰形然後性則性在於氣形之後矣性之本体純粹至善萬物一原而非有不齊之品也今其言以柔剛雍昧昭爲性之分則是止論氣之稟而非性之謂也其本已不識大本而其他又多爲艱奧之辭以文淺近之理而所謂虛者即不免老氏之歸於聖賢之心傳大義要旨亦將何所發明哉抑不移是心以講明羲文周孔之易上以發前蘊中以洗吾心而下以開後本明爲亦逼〻空自而復效雄之贅也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十一終

書

答廖師子晦一

某前者與點說拜呈伏承批誨拜委甚荷發眾之勤然愚意更有欲請者敢一披露以求正誨竊謂此章之旨未可容易讀過夫子所謂喟然發嘆而深與者是豈淺淺見解學者須看得表裏淨盡方有實益程子以點為已見大意有堯舜氣象而與夫子老安少懷使萬物莫不各遂其性之志同此其為義已精且備但其言引而不發如集註乃是即程子之意而發明之其緊要却只在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流行之妙句上此正是就根原說來而志之所以然者可謂至精實至明白矣曾得此意則曾點氣象洒落從容便為堯舜事業方識得端的着落不是鑿空杜撰而夫子所以深與程子所以發明并三子所不及之旨並洞見底裏會同一源但此意下看亦甚微而難著某自三四年前已略窺一線而口筆屢形容不出至丙辰秋因感嚴說大段遺闕忽躍如於中遂發此一段以說之只是推廣程子及集注之意而不敢有加焉似覺如水到船浮不至甚有慳澁處而夫子曾點當日之意味亦覺洋洋如在目前以是自信常存於中而日用應接亦覺有灑然得力處多所以奉而質諸長者今承來教淺淺大槩排抑根原底意而淡主嚴說似於集註未合夫所謂根源來底只是以天理言之看理至於知天始定此亦不過下章中致知格物一節事而所致所格者要有歸著至到云耳蓋致知力行正學者並進之功真能知則真能行知行俱到正所以為上達實見之地自不相妨恐未可偏抑而但如來教只務理會此不必理會彼而彼自在裏許忽然自達恐差之多也如嚴說者全篇大旨只謂直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明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又曰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又曰道自所樂中出方做得聖賢事業此只說得集註所謂洒落從容以下底乃涵養成後之効也其所以如此者端由向前有造理之功洞見乎天理流行日用間無處不是故極詠乎其中即是見在便是樂地更無他念耳以此理推廣之何處不是此理之妙何處不是此理之樂故雖堯舜事業巍巍蕩蕩其作處亦不過只順他天理對時育物如此而已此意思一回所以謂可便為之言此底即是做彼底樣爾竊謂此意味甚傳合此義甚縝密最是聖賢喫緊處若無此則冥然泰个甚而亦安能恁地清明自得從容洒落所樂个甚而於聖賢事業亦將從何處有縫罅可入手故嚴說正闕此愚所以不敢依阿徇情而有向前根原說不着之斷亦何嫌於判分恐不得一滚以道微上下貫本末為此彼此各是一義也理在事中理形而上事形而下三子只見物不見理嚴說未說到理都說正所以發明點於日用事物上見得件件都是理於形

而下處見得一一都是形而上之妙又非語上遺下語理遺物之謂也況最先又全無下𠃵次第如來說所謂堯舜有天下不與者無間惟此一條云者正弁最說同聖人所與之意決不徒然止此若但止此則意滯而不圓非惟不徹古人心而於自身又無受用實益其不驗〻成辦事去流入佛老者鮮矣所謂聖人爲焉者義又不同亦不得引以爲喻也若心論端的或个堯舜巍〻蕩〻之功此須窮神知化盛德之至有餘斯來動斯和底手段方能其中多少事在雖顏子亦未可以許而況於縣手至所謂虛見實見不同而下叙顏曾所以爲實見及以無無顏曾之功而君子欲訥言敏行〻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者極善極悪此

則日用不可少歇工夫而卻說亦略具於篇末矣諱之不厭其詳也三復警睞當切銘佩然當知下𠃵中知與行齊頭並進而前之云不但偏靠於行而忽遺實見地也區〻欲長者詳其是非底裏而正之辭不覺繁千萬乞賜斤砭

臨仰函丈曷勝馳情

答廖帥子晦二

伏承錄示先師別紙議論樣讀再四追感哀慟何感如之嗚呼自今無復得此矣且此篇所謂日用間別有一物光輝流轉最說得病痛緊切乃初學之通患如自原此理之所自來而不至便是理會此事處又最是說道理工夫切要處所謂徹上徹下緊密之功便只在此向來考亭之誨

無不詳〻此意謙人說顏樂與點深悪人虛說天理人欲每〻令就實事上理會今提出來發得更益深切明白即此便見得聖人之本甚實師門所傳甚正而異端虛無之說真如捕風繫影不足以爲欺矣其平日亦未嘗不如此体悉未嘗撇於日用外別立意見與實事不相干畢竟緣本未能備現盡識所以未能全契大道理豈容易句以爲是且如萬事須從一理會至百〻理會至千一千理會至十千地於萬事得爲透徹然待理會得九千九百猶有一百未請底來便欲去通論他萬事亦恐成虛說妄斷況或本於萬分中果能窺得幾何宜其往〻有病痛在不逃師鑒既辱指摘只當銘之心腑懇〻常切加功凜〻常防差

道乃爲成哉竊大抵許多合做底道理散在事物而總會於吾心離心而論事則事本無雜事而論理則理爲虛須於人心之中日用事物之際見得所合做底便只是此理一〻有去處乃爲實見所合做底做得恰好乃爲實踐即此實見無復差迷便是擇善即此實踐更能耐久便是固執即此所合做的分來便成中正仁義即此所合做底見定淺深輕重便是日用枝葉即此所合做的淺深輕重元有自然條理鋪排非由人力安排便是天命根原講此要明爲本間存此勿害爲法養大槩只如此而已更不須枉去別求玄妙奇特也如來教則雖間日中分根原本末爲二事此最大病先師指破已明白無可說然詳來意終是未平於

根原之論如謂識得根原合下底大意未意奇特須如先生所云擇善固執中立仁義允合做底道理一一實踐力方有向進工夫此只指根原則作一種玄妙奇特在日用事物之外與擇善固執中立仁義允合做底道理不相干切恐依舊墮在先師所說病痛中依舊是日用間別有一物依舊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在應事之外與李聞為二事精見到盡夫為未有和平之益而尤非愚者向來區區之本旨也來教博文約禮之說愚見竊謂博文只是窮此合做底道理於事物而無所昧約禮只是會此合做底道理於身心而無所放二者實相關為一統如所謂擇善乎中庸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者乃博文之功所謂得一善

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所謂知之未嘗復行者乃約禮之事人如克己復禮則請問其目乃博文之屬請事斯語乃約禮之屬初非判然不相交涉而其所謂中庸所謂善所謂復禮其實又只是所合做底道理也則紙又謂韓公只於治國平天下處用功而未嘗就其身心上講說持守此說固然然亦須知韓公只是優於彼而欠於此兩不可謂只就身心上講說持守更不心於治國平天下處用功而使自能了得治國平天下也所答生死精潔明快甚省發人最宜玩味祭文極荷點竄然金声玉振之說乃假借以形容先師之學集諸儒之大成所以接上文論李而云竊謂正使得著非孟子所以形容孔子全德之謂也言雖同而旨

有異青藍寒水異色而同根異氣而同源此亦執贊於先師之意乃以立教之功言所以以倍功之語承之非謂其道之有優劣也游其門者莫能其志指當時見知者言讀其書者莫追其緒指後來聞知者言皆非敢貶剝前輩欲直闢以見程子之後莫有正得其傳而獨吾先師得其宗亦不容以婉避也然此等皆非容諸生私斷自有萬世公論在若根本之立此乃先師大有發蒙之辭首尾一套相關非襃揚之語然既蒙摘示有涉嫌疑不必道亦可也愚竊所病者淺陋口筆不相應一時姑以敘其哀慕之情大槩亦然而亦然有形容不出處吾長者乃過稱之豈勝負愧相望懸隔有所懷疑不敢不請質然區區尺楮終不盡意

何時還消敝里得而承謦海數日之款何當萬幸聞向仰函丈豈勝馳情

答廖師子晦三

某特蒙惠易本義及卦畫大李議論甚荷誨督不棄銘佩何已某向者庚申春首自考亭傳本義來前列諸畫如伏羲八卦方位乾一在左方之上兌二次之離三又次之而震四居其下巽五居右方之上坎六次之艮七又次之而坤八居其下與今所刊本義正同但其中無太極字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左自乾一至震四右自巽五至坤八亦依前八卦方位而正南之中注夏至午中正北之中注冬至子中正東之中注春分卯中正西之中注秋分酉中外無

六十四卦名而內為方圖與啟蒙全同竊謂此為定本更不可易今不必證之他只以太極生兩儀、、生四象、、生八卦畫為圓圖而太極渾然居中陽儀居左陰儀象居右而八卦森然不待人力安排而乾一兌二離三震四自然列於左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然列於右又因而重之八卦之上各序以八為六十四如幹生枝而幹体嘗移玩其象則重乾居南盡午中為陽極而姤之中一陰又接生於中為夏至重坤居北盡子中為陰極而復之一陽又接生於中為冬至皆自然與造化契合非是伏羲私巧撰造若校之啟蒙八卦當以乾一居正南坤八居正北則為瑳進了只做得八重卦方位而亦少備不甚全正恐昔日致之未精而今不從之若今所列本義六十四卦方位以乾一八卦居東南兌二八卦居正東又瑳退了不合自然之位且以復居北之初姤居南之初陽則是十一月節氣便為冬至而五月節氣便為夏至矣又無方布與前後說不相應為誤無疑書坊所賣六經圖有先天象圖位序恰如此注出康節未必果康節胡本其云此訣後別換一版者位次卻是而亦少有未當如其中方布無卦名亦可以證圖布之不必注卦名其八卦界處須有小豎畫以別之又須注乾一兌二等字於本位之中及冬至子中等語於本方之中一如啟蒙乃善大率之疑只須平心熟玩本文之意所謂知止至能得二段只是因上文止於至善一語而推明其所以然也知止是知其至善所當止之地能得是得其至善所當止之地而實止之也自知止至能得亦是一事地步相去非甚相懸只如知命至耳順知至、意誠之類定靜安慮四節只是就此一事中間細破非如心正身修齊家治國等限工夫之為闊也止以物言是事物所當止之地便即所謂至善處定以理言物既知所止則方寸之間皆有定理而無他矣有字亦有力是我有之也靜以心言理既有定則心之所主更無他慕凡外物皆無以動之而能靜矣安以身言心既能靜則身之所處無入而不自得樂約夷險皆無所擇而能安矣慮以應於事而言身既能安則向者知所當止之事物或接乎吾前而吾從容以應之自能精於慮而不錯亂矣得以實諸己而言事既能應則動必中節而所當止之地所謂至善處吾乃實得而止之不移矣其間名義若相類而界分之辨則甚明主意各有屬而次序所續則甚密雖其言本為止於至善而發而實所以推原上文明、德者之止於至善必知明、德之所當止如是而後能德所止新民者之止於至善必知新民之所當止如是而后能得所止其下文又所以詳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即所以明、德之條目也齊家治國平天下即所以新民之條目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所當止之地自誠意至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所當止之地而止之也至於物果格而無一理之不到

知果至而無一見之不盡則於天下之事所謂至善所當止者皆灼然有以知之矣由是而往意極其誠而無一念之或欺心極其正而無一息之不存身極其修而無一動之或偏則明明德者之得止於至善有以為新民之準矣家極其齊而無一儀之或忒國極其治而無一事之或僨天下極其平而無一民之失所則新民者之得止於至善有以著明明德之致矣前後脉絡相貫分明如此則此一段者實一篇之總攝今不若紬繹此脉絡而必欲與後段牽強配合為一例求之則有不通者矣如來書謂知止是知止之事固也謂有定是意誠之事則定以見理之不易而言誠以發意之無妄而言自不侔矣又注意既實則事

有定理亦恐可疑蓋事有定理而後意必實意實則理益定非意實而後有定理也謂能靜是心正之事則靜止於不為物動而已而正則體用明達也謂能安是身修之事則安止於處不擇地而已而修則充治粹密也曰誠曰正曰修蓋皆以全體言之而曰定曰靜曰安乃是發明一義云爾謂能慮則齊家治國平天下無所不當矣能得則家齊國治天下平各得其所止矣夫齊家治國平天下固當研諸慮然日用萬事皆然而近或不審也家齊國治天下平固各得所止然特新民之止而內有所遺也要之非本文之旨牽強未合費力紬究轉湊合得只是拗理義以就經文而不因經文以發理義殊乏怡然氣象昔日先生最

娘人如此而讀書要在理會裏面大義精蘊亦初不在於此來書又謂傳釋知止只指君臣父子國人交之所止而不及其他此姑奉其凡例而非謂至善只在此也章句因謂類推以盡其餘乃所以足其義也大抵凡天下萬事萬物莫不各有所當止之處所當止者非他只是事物中一个恰好不易處大如君止仁臣止敬父止慈子止孝之類小如坐如尸如尸即坐之所當止立如齊如齊即立之所當止又如足容之重手容之恭視之思明聽之思聰等類皆是一事中所當止而即所謂至善處但總而言之必如文王之緝熙敬止無非至善然後為得其全必如淇澳之菉猗赫喧終不可諼與烈文之沒世不忘然後為造其極

耳若疑傳於知止能得段無釋義則或問固已言之古人釋經取其略未必如是之屑屑而有闕文則亦安知非本有而并失之耶然究而言之則意亦具於三章矣愚見如此更願高明訂之

辨林一之動靜書

動中如何有靜靜中如何有動此理天地萬物莫不皆然今就人心日用言則事物未感者靜也而知覺不昧則靜中之動也此復之所以雷在地中而見天地之心也事物既感者動也而各止其所則動中之靜也此艮之所以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也靜中之動即直內之敬也動中之靜即方外之義也不敬則其靜也淪於死物而無以存乎動

之体不義則其動也與物俱靡而無以達夫靜之用斂義夫持間不容髮然後吾心之實周流脉貫而無所偏其靜也昭然而未嘗不動其動也肅然而未嘗不靜常有以為一身之主而日用間莫非寂然感通之妙矣如尊兄所論動靜大縣亦不相遠但辭意有未究瑩而其言不及心又覺無主就而於我似不相關所舉總會之語恐亦不必然卻覺於動靜之正意有不切而依然枝蔓牽合之病也至於以無極而太極為人生而靜以上事自原頭論固不容有異理然其名義亦各有攸主恐不若隨處体察為有力也蓋太極者天地萬物所同然之理至極無以加之名而為萬化之所總會而取準者也語其精則極天下之至精

而無有以過其精語其神則極天下之至神而無有以過其神所謂無極云者則又以理是之至極而實無形象方所之可究極指定爾其於天地萬物未形之先而立於天地萬物已形之後行乎天地萬物流行流行之內而超乎天地萬物有形之表故自其冲漠無朕而已渾淪完具則謂之無極而太極自其渾淪完具而固冲漠無朕則謂之太極本無極此徹上徹下之道處處皆貫而在在皆是非有動靜之間而可以一所囿之也周子首無極太極一語於篇之端者蓋方就原天地萬物根原之所自來辭意平正非偏指人而言而亦非謂止此一截是也如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者則是專就人言其自形既賦生以

往至情未感物之初人欲未萌未有人欲以間之渾是天全備命之明道先生於此更從而精之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是人欲即人生分上別出氣質而說天理也蓋性即理也因生稟得名而不離乎氣也然其初全未感物則氣未用事此理本体尙渾淪完具寂然不動未為氣稟所雜尙未有陰陽走失純是天命之真虛無形朕故亦無容易以性字說才立性字便涉生稟而牽滯於氣不能洒然於氣質之外端的說得天命之本然之真也以上云者亦只謂自未感物以前至於已有生之始云云爾一從上說來一從下說去皆重在靜字其中實無異旨但樂記主於未有人欲之汩明道主於不雜氣為言爾皆非離人而言天則

說未生以前事也今若以此中所具渾然為人心太極之全体則可若直指此統為無極太極所在則說之截定非性天地萬物所公共者徧圓於人之軀而其一於靜而不復動便與向後覺無交涉而隨在有形氣方所域矣恐又牽合捆促之未免也抑樂記下文所謂感者則對靜而言也所謂欲者則對性而言也言其既感物而動則人欲於是乎萌雖性亦未嘗泯而不得全謂天命之本然矣故只曰性之欲也明道下文所本易語乃惜其陰陽變化者而就人言之所謂繼者則對靜而言也所謂善者則對性而言也所謂凡人說性者則對不容說而言也言其繼此方感而動則氣已行而天理流出所謂善之端倪因有可尋所

可容說者止此而已然已非天命本然真一之体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若太極則其動也亦渾然於動之中其靜也亦渾然於靜之中自天地言則天地一太極自萬物言則萬物又各一太極合天地萬物言之則体統惟一太極專就人言則人心全体一太極也散於日用則千條百緒又莫不確然各有一定不易之則天然森布不容人安排是又各具一太極也無適而非太極亦無適而非無極未應不爲先已應不爲後合不見其餘散不見其欠活潑潑地略無一毫旋湊倚着之意可影可像是果淂而截定也哉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十二終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十三

書

與黃寺丞直卿

某僻處南陬與同門朋友隔闊不相接孤陋寡聞惟謹守師訓而已鄉閭諸老在師門者皆已零落在後進輩又絶無此志可誘掖以嗣音惟郡邵泉藩間却稍有信向相從請益者庶幾或有一二可望去歲以待試來中都四方才俊所萃有平昔同門未相識者多淂會面然亦所造不吞唯淂見明而守剛者既而趙計院季仁拉宿書院近三月日願淂與諸友會聚及道嚴陵又爲鄭寺丞留郡庠與諸生切磨兩月而歸大抵世上浮禅李年來頗旺於江浙間士大夫之有志者多墮其中而嚴尤甚及鵝湖講說旬月後士方多有警發知聖門實學之所以然而竟邪正之路之由公亦有一二後進未雖可教欲因枎注再至中都復與季仁居處接見一二人亦頗有志果竟先爲禅門薰染未必果能渙然一於改聽易慮則此道在天地間誠可謂凜凜孤立而邪說詖行之惑人心乃如彼其昌熾識者深爲之隱憂何時淂天開日明然則挽回狂瀾而注之東者獨惟吾兄是賴聞在安慶頗淂行志徙聞與時扞格而歸安道之衰仁人君子自是難於有行且退處里閭爲一方李者主盟隨其才質而成就之使師道之淂傳淂以有光於時亦不爲無補也

與朱寺正敬之一

前丁卯冬赴省道仙里特拜謁文公先生祠下厳覩像儀不能以已鋭羅田來從建塘石拜先生之墓睹山水人秀不謂中途接先計狼狽奔歸竟不克以如願每思前年更化之初時一一反正而先生恩命特不奉行者不審何謂閱兩年間其崇尚道學上庠課試悉以命題不審主盟者何人向來出先生之門立脚得住不為時論所變而顯達於時者自廣漕之外更有何人士子中有何人立朝行當要津者還有其人否如廣漕輩老成有守最罕其匹抑其之間散而華列清華者不聞其人恐其崇尚者亦不免但為虛名之本而實未足以為吾道重也要之實缺崇尚除是表出周程三先生及吾文公先生者並揚之公爵而寘之先聖廟顔孟配之列而布其書於天下使學者尊信鑽仰熏服誦習以作成人才而变化風俗然後於道為庶幾而為世公論少有慊焉爾此又非常之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去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非盛世明君賢相大有卓絶異常之識不足以及此未可以常情淺淺論也不知將來到何時世方克舉此一段公案以幸天下抑又聞天運存乎其間非人力所能與也

與朱寺正敬之二

某春間經仙里入欵講論不勝欣慰別後途中節被脚子拽竟不克入三山與黄寺丞相聚二月末抵家幸稍善遣皆寃之及繼得朝陽郭子從寄示先生行狀後段印本不審姓名想是直卿之筆鋪叙得大意顯出甚總帖然亦有小小違語及字未安處不知前段如何又不得本子如云正統有歸恐只宜作全体有在又如秋霜處尚欠溫和一節又如有功天下後世處恐欠集諸儒大成底意又如天文地理樂律兵機等類皆吾道中之事自己本分著實工夫所以明明德体用之全止至善精微之極底意思所係不可得而精粗者今乃結上文以道德光明俊偉如此却分析此節難為二截者似出道德之外不相管屬大抵先生之教所以緊為人至切至要處最是就下學上極着工夫凡上達的妙道精義須從人事千條萬緖中串過來極是着實更無一點懸空底意極是縝密亦無一點疎濶底意恐不必如是分開了失其旨矣又如碑記等文多亦只是發明此理不可與騷賦等文別作一等看蓋理明義精詣極造到自無所往而不通無所發而不當不可拘拘以常法分別也凡此等恐更當脩到純粹無病方為盡善盡美不審台意以為何如

與李公晦一

某在都下為林白知及趙計院諸士友留講貫至七月末始出都門八月初經嚴陵又為使君鄭寺丞留學中講說不覺度兩月日自都下時頗聞浙閩年來象山之學甚旺以楊慈湖袁絜齋為陸門上足顯立要津簧鼓其說而士

大夫頗為之動及來嚴陵山峡間覺士風尤陋全無向理義者纔有資質美志於理義便落在象山圈樻中緣士人前輩有趙復齋詹卿中為此挙已種下種子趙詹雖已為古人而中華行有俞顧二人者又繼之護衛其教下而少年新進彦多董柔其挙大抵全用禪家意旨使人終日默坐以求本心更不讀書窮理而其所以為心者又却錯認人心指為道心之妙與孔孟殊宗與周程立敵平時亦頗苦行亦以道挙之名自標榜郷閭時官多推重之殊無一人看得破者自某到挙亦都来相訪議論不合遂各屏迹其少年後生有可教者不欲絶之屢邀来説話而酷滿圓蔽之深更説不入竟亦各行跡立不復相親日用所弁講貫者只是纂精習本業諸生志趣雖凡而意向未雜聖賢要義與之明白剖析訓日後却多有感動警發加嘆欽慕以為生平所未聞多有議論播在人間得以正人心所示近思録并林子武之説良荷啓益按此或意自平正於理無悖者向聞先生亦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四子之階梯今子武不以為然乃欲諸四書只恭致此録使正得以發明似此言者彼只據先生已解之四書理義已明白者而云々爾若據古四書本文非先有得乎此録四先生之説則亦將從何而入而孔孟所不傳之秘旨亦將從何而窺測其蘊乎况先生所解四書之説亦自四先生之書得之而此録則四先生之要言所萃今合挙者先讀之使知道統之傳續實有賴於四先生而起尊敬思慕之心然後循序漸進於孔孟之門自當不迷其所趨亦何疑乎

答李公晦四

外日承訪及臨漳諸壇壝事此間舊有社稷壇一所而已自先生至始添創風雷雨師壇二所已將民間常用尺子斛按遺址畫為圖三紙大抵社稷壇在郡治之坤位以春秋社日祭風師壇在郡治之艮位以立春後丑日祀雷雨師壇在郡治之辰位以立春後申日祀其執事者並以郡中士名内史人充既又借得郡中印本淳熙編類祭祀儀式内有壇壝制度及礼器尺樣適與民間常用之尺合并撿先生所作鄂州社稷風雷雨師壇説抄參訂之丈尺又不相契未詳其如何若非匠者製造有出入之訛則恐先生別有所據而然也此儀式之書乃朝廷頒降年間所按以行事者泉之公庫必亦有之試取一閲之可見也

答李郎中貫之

歷陽兵來忽辱墮翰詞讓義重何以克當窮窶溷世之李者乡有良姿美質可與共學適道而又多坐以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不能立志以求自拔一則病於偏執己見不能虚心以求真是惟其有二病為之梗塞是雖有粹美近道之資亦不免墮於固陋而終不能以有成須無二

者之病然後致知力行之功可以交進於其後聖賢千言萬語皆可以無扞格而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皆可以次第而得之高賢妲之姿皆甚美自其立朝風節功〻及與刑端莊靜重者言之其立根脚已甚健本領已甚正胚膜已甚宏矣所欠者特出光彩工夫今其立志於聖賢門戶甚專篤且復誠〻求益虛懷下問絕無有我之意又無世俗所謂二疾矣而又如常〻佩誦居敬致知之方是又得其所以為用功之要其路脉已不差矣但俛焉日有孜〻顧何精之不可詣而何遠之不可造也老先生平日教人最喫緊處尊德性道問學二件工夫固不偏廢而所大段著力處却多在道問學上其所以為綱條節目見於大學或問

所叙程子格物諸說處須實下手做便見得滋味斷不淺歎至於融會貫通則卓爾躍如並在前矣江西一派初只是厭繁就簡偏在尊德性上去先生蓋深病之力為之挽乃確然自立一家門戶而不肯回今世後進中本質美者亦多有流入此病可嘆高明固無此等病亦不可不知其得失之所以然矣者看之破而照之徹則得者守益牢而進益力矣前日見黃義剛錄多有與某所錄相同處彼又未及備整多通冗濫恐成重復可以將會司本即義剛本刪則同者將所不同段子并刪去其差冗處稍聚只作一卷如何這試後某更就子善處旋借來看或有差舛別更得說胡仲文附便白鹿奉聞也

與陳寺丞師復一

某去載在都城為朝士輩相沂講貫區〻在都城之久頗覺兩浙間年來象山之學甚旺由其門人有楊袁貴顯據要津唱之不讀書不窮理專做打坐工夫求形體之運動知覺者以為妙訣大抵皆用禪家宗旨而外面却又假托聖人之言牽就釋意以文蓋之實與孔孟殊宗與周程立敵甚湖然見伊川語便怒形于色朋徒至私相尊號其祖師以為真有得堯舜孔子千載不傳之正統無昌言之不少作士大夫晚學見不破多為風靡而聚陵有唐喻華撰法此風尤熾後生有志者多落在其中其或讀書却讀論孟精義而不肯讀文公集註讀中庸集解而不肯讀文公章句或問讀河南遺書而不肯讀近思錄讀周子通書而不肯讀太極圖而通書只讀白本而不肯讀文公解本平時類亦以道學自標榜時宦里俗多所推重前後無一人看得破自某到都界相訪議論絕不相入凡朝夕所與講磨只是在學習業諸生雖識趣凡陋而志向未雜聖門要義每極口為之明白剖析旬日後大小生徒多所感發歆慕以為平生所未聞邦人至是大釋然知邪正二路之由分而異端曲學賊醒暴露至儒容墨行益著於一時者不復得以逞其情亦稍得後進三四輩專心一志為可望者以慰鄉友來〻偽望之意亦自恨以不枉如南康乃濂溪晦翁二儒宗宦游之邦流風遺躅儼然如在而豪為遊墜

陽之門者亦多然其地鄙陋而則象山之風聲氣習亦無不薰染於簪紳韋布之間為吾徒者時或有許入焉真是真非無樣能辨而天理人欲恐或混為一區而發揚先儒道德之化主盟斯文使邦風動響應粹然一於聖門實學之趣而絕無有詖淫邪遁之流者非吾賢使君其誰歸想下車先務深所加意而英才美質有依賴焉不審白鹿洞中人物竟何如其篤志不雜可取者否又聞前此屢諭以聚歛之故則閭閻不無赤立之憂仁人君子至此尤深為之動心而哀痛焉於斯時也極力撫摩朝夕不容緩况今之世横歛姦賦總為民病加以年饑疫赤子不能言有司不敢言者在在有之惟仁者為能勇於為民除去而不容其或留州閭之間所同病者最是強梗妄為之民尋飾虛詞健訟以撓吾良善惟義者為能深察其情狀而痛為之懲艾或長年善閑之自訟斋使無復遁不形甚底乎吾民有可安生樂業之望矣

答陳寺丞師復二

伏承誨示讀書精誠静三者之說自非切己用功体察何以及此但來說太約不見得主意之果為何如且書之所謂精者不知如何其精也精者乃純粹之極而無以加之謂如致知而至於知至則是致知之精格物而至於物格則是格物之精也在讀書言則只是研窮其理見理真是真非端端的的不可移易云爾如一句以為如此又為如彼則是一句之不精矣如一章既達其詞而未達其蘊則是一章之不精矣程子謂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是全未有一字之得而草率不精之故也有得一兩句喜者是已入得一線路子闊明是一句之精也有知好之者是已看其中有趣味之可嗜而於書之大義斷精也有真不知手之舞足之蹈者是深有悟夫趣味之無窮而全書之已精也然精豈容易可至哉是用多少工夫積累而然如顏子之博文約禮尤至于所立卓爾然後為精如孔子志學尤至於不惑知命然後為精然此又以見道全体言之非精於一書之謂也今謂誠則精者不知如何其誠蓋誠者真實無妄之謂有以天命本然言者若誠者天之道是也有以人事當然言者若誠之者人之道也是也有以理言者若誠者物之終始是也有以心言者若不誠無物是也有以德言者若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是也有以用工言者若君子誠之為貴是也不知來意所主是以天言邪人言邪以理言邪心言邪以德言邪用工言邪由誠而精者於誠後又如何而精邪謂静則誠者不知如何其静静與動對静是無事時動是應事時如寂然不動者是心之未發而其静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是心之已發而其動也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是未感物時心之所發而為情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則其静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則其動也静者其体而動者其用也心不能偏於静尤有動

時亦不能偏於動必有後靜時一動一靜循環端無而誠則徹表裡一終始而貫動靜者也今以靜言誠偏就靜一邊為主則其接物而動時非所謂誠乎由靜而誠者於靜後又如何而誠乎恐不免墮於釋氏之失否然則由靜而誠由誠而精其中果有血脉相關處與否果通而無礙與否想視下工夫必深熟曲折若只是依教爾好守立个標榜不暇計其中意旨曲折淺深可否使之明明瑩瑩却成躐渦又大糊塗大欠缺無實下手用工夫處文公平日所深不喜諸生之有此類者正謂是也所謂寡欲為本之說信然明白無可疑者特講訂相忌不奄暢暢未審雅意以為如何

答陳寺丞師復三

久不奉清表忍承惠翰披把讀先何勝感悚勉齋之逝可傷於始親灸師門傳本末之傳者惟吾一人今其已矣雖復可依靠那為之累日嘆息吾黨凋零斯道誠為孤立賢契有志之篤如此只有覩其廣大之功所論讀書持敬一時不可缺可謂得本之要領矣蓋須如此用功方有日新之望大抵持敬乃貫動靜徹顯微之功所以存主此心而森萬理之會爾讀書又無他奇特不過講明此理之端的是者真知其會是非者真知其為非如此而已是二端者固相須而相發然切實者功夫齊頭並進亦不足以得其趣味也區區每病孤陋惟美明時有以發之幸甚勉齋論語增釋果蒙肯來發藥尤千萬之幸也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十三終

書

答趙司直季仁一

某八月初三日抵此即見寺丞家出劄子相留在寺講說而士人新第余尉者力贊之次日陳寧權教又以寺中衆人之狀來請勢不能卻遂爲之留因慨念江西禪學一派苗脈顚張旺於山峽之間指人心爲道心使人終日黙坐以想像形氣之虛靈知覺者以爲大本而不復致道問學一段工夫以求理義之實於是舉其宏綱大旨作講義四篇一曰道學體統二曰師友淵源三曰用功節目四曰讀書次序明爲之剖析以爲後學一定之準庶有以正人心而息邪說距詖行講義既成請使卓初八下學不期寺丞又值私忌并祭社遷延到十三開講置酒百位與諸官及諸生均洽蓋重其事欲諸生留意不期忽值補試不行令諸生四散又空兩旬閑坐此月十一方再集講起大抵今世士習顚迷於舉業一段骨董殊不知聖門有大壇場大境界而此間尤陋無一人置得晦翁大學解聞或有一焉亦只是久年未定之本如喩顧二人資質粹美卻落在江西窠臼中亦極口爲之剖析而其受病已深立意已堅無可轉回者有一二後生可喜又卻平日與相往來陶染一習正甚朝夕爲解之釋未見其果能改聽易慮外此卻有一二後生志向未雜儘可與語頗樂聽受其他則在本習本業諸生朝夕且拘令聽講多於背後更相告語以爲說得明白皆平生耳所未聞更俟其積累通曉看如何

與趙司直季仁二

某在此不覺兩月日象山之學因以得知其情狀來歷前與寅仲書已詳之矣大抵全是禪學象山本自先老得之今楊門下多是引接僧道等人往來以爲覺者甚多此間九峯僧惠者磨喩顧皆以其得道之故與之爲朋磨悟道時嘗得他證印法門傳受從來如此然則此一家學問故明是空門宗派既然猶無垢之徒何暇更說吾儒道統何暇更甚爭衡先舜孔孟之傳縱待說得精微玄妙不過只是彌近理而大亂眞甚相似而絶不同也然非物格知至理明義精者不足以識破此乎時教葷洋洋於閭里間以道理自高後進無知多爲董染落在圈檻中閑卻又無一人者得破皆以爲頂上一格人胡伯量到此講說亦看之不破自某到後對當人分上說各逐一與之明白剖析有後深其本而來見者又極與詳細分別路頭及開講後又時或與大小諸生說破其是非邪正根原來歷已自曉然分明無復遁情邦人始知其判然爲二路之分後進中亦有省覺象山而歸本周程者來扣擊者雖只教葷傳法沙門陷溺至深痛護祖印如護命不能割舍轉回然其心腸肝肺中正睡躁病根已被拿攫出來暴白於衆有不可得而掩者是非無動響應之效而其所以正人心關邪說距

誠行以還方來已説之術而開後來無窮之新進者其為補亦不淺矣

與趙司直李仁三

戴伯語别次道及前夫已求書為四明之行此子可謂在苦矣聞之澀為嘆息前日相聚許多時凡有議論集多不入意只以守槎溪之言自為足了又殊無扣擊無因與劇談論今流而為此事乃是於聖賢門户中元未全未有少知味趣故以為緩而不在急蓋無可扣擊者因甚相聚間逐〻地徒飲食思聚思散亦不濟事須是帶一兩件切要書去不必以道自選須奉兩三段道義與衆講貫明白剖析如此則每聚每有益於後生有不能問及未知所向者皆可以有補梁館地在何處今一書早與救正之　一十二不及封望為封建之戴伯又説來侍郎欲著書尊其師豈可強著書亦豈可強尊所尊大概全是禪家宗旨無一字與孔孟合假如推尊之極亦不過傳燈録上添一位尊若説去望五百年得其傳者惟象山但越見其粗魀無忌憚之甚為後世一大笑也前日寅仲書有謂口頭儘説得筆下儘寫得恐亦只是看他不破而云耳孟子知言地位自非物格知至理明義精者不能非可容易及也如看他不破初亦何害只恐被他引去則為害之大者然與之周旋決合亦安能保其決不為之引去耶此又在諸賢所當深自戒也

答趙司直李仁四

去年林寺之聚情札優渥豈勝銘佩春首判袂南歸而台旌又榮赴桂陽幕府之除相去日遠一自聞月得楊卿書道及專契陛辭之對一絶和好一疑忠義識為大公至正之論莭深欽仰四月初忽傳邸報又聞遭罷論桂陽之命為之悵然不知已究竟得失時或尚在道未至邪司人物之柄者率然而予率然而奪何其兒戲若此可見世道之衰仁人君子惟於行志動輒與時相忤惟在我者苟內有無疚雖百厄其何傷且今處郡以看兒戲却於餘暇溫習舊業以為異日大設施之地亦自有無窮之益為一樂也誠高趣遠識必不為之芥蔕也

與嚴守鄭寺丞一

某伏蒙喻及請説此乃與人為善之美意區〻淺陋義亦不容固辭窃惟開發後進初不在於辭説之多假如將一件書全部講説聽者過不復致思亦無進益反成長人怠惰之心不若只指明其切要路脉使有志者依此尋求却有日新不已之功某欲令將李閣大要處作講義四篇以立題目一曰道學体統二曰師友淵源三曰用功節目四曰讀書次序以應嘉命果蒙開允則退去修治其詞千間乞遣一掌吏為寫講義冊子就明日乞使車下集諸生一講因得干後登舟趕及同行展幾行述有所相依若蹉過此則後去獨歸途中殊孤栖為不便伏乞

台照

與鄭寺丞二

日外拜違遇蒙頒璽至水次繼屏誨翰拳拳眷顧不已之誠何感如之十一日經過壽昌執鄭生聞者已伺候於道右扣其所學來歷平日惟在婺女呂氏家塾從王淺源為却好觀周程張呂之書不曾交惹象山但於書柯不識節中諸人本閒之是非而偶及之耳及得其書詞大有發者特為面一日半并兩夜與之款洽曾用工夫頗有扣擊年方二十六趨向甚正且言諸人之病請其平時以道自尊無一人看得破被長者說破情狀不直一錢身價頓減所以覩消愧沮不復來相親斯言亦不易見得到此也大抵此一種學門不止是窮禪家一二乃全用禪家意旨與孔孟殊宗但孔孟為歷代宗崇已植立之廟學已定不可毀剗遂托其言以蓋其學欲以儒名家其實乃牽聖言以就釋意實為釋家者流於儒家事業切無緣變之補雖或做入細工夫與儒家內有處相近而亦大段殊澗蘭畢於儒家淵源趣味實迥然不同特不過只是山林一苦行僧道業象象所謂聖門切己存養有恐精微嚴密之旨彼為足以知之而況舍棚不明理之蔽其流弊必至於錯認人欲作天如去戕殺母以為忠忘君事讐以為義尊學者於綱淪法斁之域而不自知乃貿然欲以是而爭衡孔孟千載不傳之緒亦可謂無知之甚矣近日兩浙間此等風狂緣有貴顯者倡之後進見不破樂於徑捷隨而風靡識者益深憂焉惟者幸獲憑藉威尊發揚德音極為之剖析是、非、界分已燦然明白雖彼欽草陷溺之徒已不可轉移而在學大小諸生及邦人在外之有志者頗多有感動警發已識邪正二路之由分而知聖門實學不迷其所向者以正人心闢邪說距詖行於其間又接得四人君張應庭宋右李春鄭聞者專心篤志為理義之歸而四人之中鄭與張又已識路脉深查有可造通成德之望且因以種聖學於一方尤非細事雖區區勞費唇吻之劇而不自以為悔也

答黃先之

其八月初經嚴陵不意為使君及邦人挽留在人情事勢有不容峻卻而走者遂為大學論語及孟子中庸大節目雖晚處都講了喻丈者舊雖造師門而後却為象山之學象山學全用禪家宗旨本自佛照傳來教人惟終日靜坐以求本心而其所以為心者却錯認形体之靈者以為天理之妙謂此物光輝燦爛萬善皆我固有都只是此一物只名殊不同但靜坐求得之便為悟道便安然行將去更不必復作格物一段工夫去窮究其理恐辨說愈紛而愈惑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佛氏作用是性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之說乃即舜之所謂人心者而非道心之謂也是乃指氣為理指人心為道心都混雜無別了既源頭本領差錯

其於聖賢經書言語只是謾將來文盖名家多牽合己意不究本旨端的與孔孟貫相背馳分明是道吾之賊只向日張無垢之徒楊慈湖為陸門上足專佩孔叢子心之精神是謂聖一句作己易四千餘言只發揮此意無一句是此間詹卿中亦飛陸門上足趙復齋舊雖來往師門後亦從此學今都下士夫多溺此學者皆緣以其學簡易徑捷見之不破誤陷其中而不自覺此抑緣有人唱此番麻士之有志者多為薰染長者有觸平甫少者有邵生甲王生震既落在圈檻意趣議論全別更無一字相入又却偏執自是無可救正轉移者學中所與講貫只是詳籍大小諸生每日會叙講說必詳悉為之剖析聽者無不嘆美其明白皆所以為平生所未聞多有感動警發者抑人皆是始曉然知邪正二路之由分下梁傳講義去亦多有興起者其間亦接得三數人專心篤志為理義之歸無雜念為可望爾是雖無風動響應之効而其所以正人心闢邪說距詖行於此邦所補亦不淺矣

答潘謙之

某忝同門之末義會窮鄉闊日久願切膺南北參商無由會合高山景行日勤仰止忽承筆誠先施披味如奉面教顧惟先師文公已遠有大疑義無從質正黃寺丞近又下起夫此良友心傳本來難與講明道在斯世懷乎可憂故正吾徒所當用力交相勉焉日有孜孜為死戡計而不容有半塗之廢者也然當窮格聖賢本問無通明我心身之理而已所以為理者又非可懸空泛泛若存若忘半閒半界須是見得親切端的見善真如好好色見惡真如惡惡臭然後於切己為得力而在我有受用處到凡遇事真如鏌邪看物一觸便成兩片無復有躊躇不決之態蓋必如此而為後分明洒落無深病其未能逮此正有賴於高明救裏之功賢者以為何如

答徐居甫

所諭家居為俗務所礙此非吾徒所宜病也日用萬事莫非天理所當然而人道所不容不然吾子其間但須以應之本天命而共厥職爾何者為當務而何者為俗務耶綫以俗言便理與事判易生厭射而不自覺其陷於清寂之境矣故以流俗為病則可而道人事為俗則未可推意以為如何

答蔡廷珠

陳生來忽承教翰豈勝皇恐以令嗣之資甚朴茂而性亦開通又加以逍庭日親嚴明正人之訓何患其無有造道成德之望但後生晚學始進終殿之初亦未可便責以必須知味必須踐實且當循循誘之馳入此路未便不受其所趣凡所合當先閱底切要嘉言善行且須逐旋一一說與之知凡所合當先讀底切要諸書且須逐件一一令講究透要耳目聞見常是此事心志念慮常在此塗勿過急

而迎勿太死而忘至于日積月累漸摩涵泳之久一旦自能不覺忽然有警省處至是然後其中喜悅方可有趣味不惟喜之而又愛之嗜之蓋不待為之艱辟而駸駸自不能以止矣所謂優柔而厭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趍之之道也

答蔡廷傑二

所諭庭訓多為舉業之分此無足怪者時王之法以此為尚生今之世未能絕俗高飛遠引安能舍此自是人家子弟常事所當習者但要聖賢本問則此等伎倆工夫虛浮無根識有病乎本賢正大之義意而聖賢本問實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蓋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煒然從肺腑中流出自切人情當物理為天下之至文而非常情所及者故舉者亦不必以此分厭憚平居暇日當在如本末輕重立課程斷如卓卓有志者只依程子月中十日之說自不為慊或未能然者每日但分一半工夫亦可無相妨惟遲之日積月累之後至於有得趣味則必自知有主而勇往不可禦矣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二十四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二十五

書

答郭子從一

去秋承惠書并碑記文字一封議論一卷未及奉報使來再蒙款翰并書籍二封重疊皇恐某區區庸陋皓首無成師容日遠索居窮處與同門朋友又不相見無可切磨而鄉閭士習之陋不似仙里崇尚此學故後進絕無登門問津者丁丑歲因待試父晋中都同門未曾相識者多得會面四方英雋萬輦下及朝行志向之美者亦多得相聚講貫比番春迮朝士稍稍聞知又各遣子弟執講至相挽留依戀幾不得脫身歸者頗覺中都士夫却多有尊德樂道之風但年來象山之學亦頗盛於江浙間其為說全用禪家作用是性一意為宗主而牽聖言反覆枝葉以文之不窮理不讀書專靜坐澄心自以為涵養本源真有得堯舜周孔千載不傳之妙旨其實誠為邪遁與周孔背馳無一相合蓋真吾道之賊後生破學者不破多先入其說朝之貴顯者亦多墮其穽圈而不自知兩年在彼頗極為之剖析是非邪正其偏執固陋不肯回者置之不足恤或所染未深因有警發而知所歸向者如仙鄉姚安道亦象山之學此後生少齡美質志向甚佳頗勤勤自立但學無師友淵源只壁角鑿空杜撰不知從何傳授得此一門宗旨先盡其心初葉歸經過一見之頃亦未詳其為如此次年遇

溫陵結親直達家講論意旨殊扞格不相入繼而自溫陵
貽一書頗自張皇說道理自是自專而其詞鋒矯迅狠憤
不平之氣甚盛溢於毫楮間已知其非遠器矣自後相見
以其輩異不同之故更不復與講論如祠堂記亦只是後
生時文之見捉摸所謂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
治天下平者無日不講之乃揀極至之語爲形容以此爲
一篇關紐處而主意爲其實乃大病所在蓋聖賢正誼不
謀利明道不計功平時拳拳教人篤於下學只是做格物
致知以誠意正心而修其身底工夫何嘗厭卑使遽達於
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修之地而妄享其效至所謂齊家
治國平天下則又在於身已修而充之爾非素無本領可

以雜然妄進其極也繼又以教之一說強牽挽附麗於時
後意義殊不相屬外日溫陵會次亦說破此病與之知未
必書其意也使其專卑學者而成亦不過只成就得一箇
物爾無足多道每嘗竊嘆世之學者最難得美質質既美
又難得有志爲學而質與志俱美而所學又不得門路無
以成其質而遂其志竟亦何美之有爲因是亦覺伊川所
謂三不說之幸誠爲不易至論可敬可服林質良草窺之
書極衒承教此亦英才美質度越流俗者恨不逮明師學
無本源用心良苦與子靈太守孟公潛虛後周衛元嵩之
元包同一律皆無加損於易徒使世聖道不明而美才美質
無所成就枉入偏曲者何可勝計邢仙鄉多同門老質想

時有切磨之獎前年遣問溫湖人說及謝教有書解自刊
行未委是自著是編集因一書求之未蒙回答更伏吾友
求本示及爲幸蓋書之爲經最爲切於人事日用之常惜
先師只講得三篇不及全解竟爲千古之恨自先師去後
學者又多專門蔡仲默林子武皆有書解間皆各自爲一
家昨過建陽亦見子武中庸解以書相參爲說中間分章
有改易文公舊處過溫陵又見知契傳得蔡伯靜易解大
處訓詁依本字而逐字分析又太細碎及大義則與本義
不同多涉玄妙終不能脫莊列之習豈真知易之所以爲
易哉可嘆矣直卿去年過南康太守陳寺丞邀到白鹿洞
講乾九三坤六二傳得本相似舉子時文牽挽之態發二

爻大義本旨殊不出中間詞語又多病復不見所以爲乾
坤之變處今錄去漫一觀直卿在師門最久傳得本末極
爲精備而其爲說如此則真見之粹然者最爲難也行狀
後段必是黃華此篇形容得文理俱到卻穩善所大孟知
一節誠如來喻傳其敘述之文亦曰望之儼然而可畏即
之溫然而可親其接人也終日怡悅薰然春風之和而可
挹事有所不可則其斷之也雷霆之威又厲然而不可犯
乃其實也然其間亦有小小造語立字未穩處而後面近
未說天文地理樂律兵機等皆吾道中之事自己本分着
實工夫所以明明德體用之全止至善精微之極所係不
可得而精粗者今乃結上文以道德卻分析此出在道德

之外離爲二截似不相管屬說開了及碑記等文多亦只是發明此理不可與騷賦又别作一等看此段更當修削純粹無病爲善直卿前日在安慶有小不合當路者之意不欲顯然罷之姑以大理丞召起既在道則使臺章彈去而畀以祠録非誠有召對之命得以從容於辭受進退之義也

答鄭子從二

所論先天順逆之說太泥左旋右轉相淆雜終竟未瑩據說卦本語自古無人曉得字義直至康節先生之學始說得出而啓蒙本義復用其說而詳之已甚明白矣如圓圖之左方自有乾一而後有兌二離三震四相次而生而卦氣則自震之初爲冬至離兌之中爲春分至乾之末而交夏至焉皆是順數其已生之卦而言如順天而左旋故曰數往者順其右方自有巽五而後有坎六艮七坤八相次而生而卦氣則自巽之初爲夏至坎艮之中爲秋分至坤之末而交冬至焉是皆逆數其未生之卦而言如逆天而右行故曰知來者逆然推原易之所作乃從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相次而生然後成六十四卦焉故曰易逆數也凡此所謂逆順其主意只是已生未生爲别而康節引天在右旋爲譬亦各就兩邊言之耳今不必拘諸家之說只管分别如何是左旋如何是右轉愈見礙也乾九三坤六二所云云須要見得兩爻本義端的不可移易處九三以陽居剛健而又健爲健之至故有終日乾乾之象以其不中故又有夕惕厲之戒然所以至健而乾乾者爲何事聖人於文言中之以進德修業知至至之可與幾知終終之可與存義大要不過致知力行兩盡其道而已是迺所以爲健而又健之實也六二以陰居柔順而又順爲順之至且居中得正純粹無偏故有直方之象然所以至順而直方者爲何事聖人於文言中之以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大要不過順守其正而已是乃所以爲順而又順之實也乾坤何爲其如此不同也乾知大始而坤作成物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而坤利牝馬之正先迷後得是乾能創始又兼統其終坤則無始但有其終而已故致知非健則事物犀會無以剖析是非力行非健則或作或輟無以造極二者兩盡無一強一弱乃剛健之至此正聖人純亦不已之事而顔子克己工夫亦足以當之坤則無致知一截事只就義順守於其終而已此乃仲弓爲仁之功視顔子大有徑庭知乎此則乾坤健順之辯自判矣此等工夫義理亦何有上下之限而渠乃以居下爲言未免偏滯疎濶又只言力行一邊而不及致知一強一弱何健之云甚大失聖人之旨矣以窮理言義又不相似窮索乃平日之功非裁度處事時之事也若曰觀理度宜則可矣又言乾之德業必本於坤之敬義亦有病乾之爲乾果有資於本乎是則聖人德業須有待於贊者功夫而後成

矣曰如此則乾獨無敬意乎曰非也乾之爲德純一於誠無表裏隱顯之間所謂敬者自清明如神何有持主之迹所謂義者自從容洒落迎刃而解又何有裁度之爲乎然人之資質不齊學者自覩若無清明剛健純人之資不能超拔爲乾之事則莫若且用力於坤之敬義至於真積力久而不習無不利則乾之德業亦可馴進矣此又自賢入聖而德合無疆之地也妄竊大義如此高明以爲如何李推所作姚誌銘亦善矣質不逮誠爲可惜然其人已枉無足深論如置之大抵自專自是而不能虛心乃世儒之通患惟好自專自是則無復有進惟不能虛心則無可大受前賢多能以駁雜之資轉移爲美質者皆由不自是之故先生亦嘗曰某平生不曾自以爲是而吾徒看道理又須要見得真是真非端端的的方爲切己物有得力處不可草問卒界含含糊糊徇人情世俗相假借爲隱忍回互之態不惟於道理有妨而亦心術之大病也去年在桐城與李推相處多時見渠於是非白黑大段糊塗甚欠親切端的工夫所謂相觀而善之謂摩吾徒亦不可不自警勉也

答郭子從三

承喻刻行宗法可爲勇於爲義之舉矣不勝贊詠且蒙以宗會樓禽然堂之記爲囑久未得暇去冬十月因撥冗取禮經攷其法之所以然初只欲應命一篇然古人宗法不不可不叙其來歷與後人知之而其中法意曲折浩博詳言之則動傷冗長有厭觀者約言之則又不足發明大義安能以警悟昏俗遂併作二篇庶幾少布露區區以爲名家扶持礼教之助爾既而成篇只依來意所主祠之小宗爲說而婁丈再三道及豈可無始祖畢竟始祖之祭終不可得而廢之也於是再攷所示諸丈字得見來說所謂益族之始實自漳來此正禮之所謂別子者若知其名字識其地名則當以爲始祖若不記識則不得已以其下所得知者爲之莫是今高祖而上所謂二郎者是否然所謂始祖之祭亦累甚重難按家禮祠堂章始祖雖親盡而大宗猶嚴率宗人一行墓祭百世不改因欲以是說再試取雅意之可否而悄無麟翼可附今只具致端於後惟高明裁擇焉

答陳與叔

承手翰并諸教喪禮書二冊豈勝欣慰惠女訓之書極關世教得真本是示爲荷某亦嘗恨此爲世間闕典因編女學之書一帙以女妻婦母姑等分別門類標脫藁即爲朋友取去已多年亦自不能存得一冊本今感兄之書覺郁目亦切深竊敬仰林宰久聞賢名只等入郭一見而竟未能來也傳說愛民甚篤但亦空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蓋前邑官錢浩瀚多是鑿空白撰爲有司者例許人告訐重爲科罰以充解發今渠惡此等無不肯放擊無名而

誠是也然則無討畫可代其勢不能舍此若在己當之則自斟輕重適中民猶有分毫之賜今凡有當科罰處却不自當而推與三佐官爲之真其罪過不已出然佐官藉長官之命則肆其暴爲害益甚此何異遣兵殺人而曰此兵也非我也哉不思律中猶分首從輕重之別則在己果能進其罪乎是本欲愛民而反爲民病其心誠可矜而用處不達殊可悶茲豈學問之當然乎恨不得一會面而扣其說之

與卓廷瑞一

其欲寓中都凡百粗遣皆庇之及此行雖於進取不甚利而因以多見賢者其爲道義之益不淺自過莆見陳南康晋書院講論其人胷懷磊落一持正論更無回互因出至之所爲新作二圖并親書囑梁刊布一曰天道至教圖從太極兩儀五行四時四方以至四德五常四端相次排列其一曰天道至教圖說標出禮記至教至德一條及風雨霜露無非教一條與仁氣義氣一條列於其首而爲說於其後大意說君子法天從政如風動以教民善如雷擊以懲姦慝使及始爲士而終爲聖盡乎人而合乎天鄙見竊謂其圖是矣其說則未能與圖相應在我殊無本領所謂有用而無体且從政於兩端而遺聖人天德之路又失之急遽而太猛陳守操筆再三令某就圖上斫抹曰朋友切磋正要如此某謂鄙見如論其理如此爾亦不必爲太甚、也又出黄文惠孟子說二十段大槩亦平正而說性處所引書及韓公說只少委曲爾而至之有說極其辯正又解大極圖未讀其旁註渝丈說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無極也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者太極也某謂無極之說是而太極之說不相似也大抵論愈精微言愈易差於至極精微之地而純乎無豪髮之差者至爲難得最未可以容易下筆也李郎中貫之在京口亦得一日之款其人氣象端莊靜重最能議論蓋其他有同在師門而未及相識者往往多得面會於中都亦一幸之

答卓度瑞二

林仲戴歸出示二書甚感勤拳之意傳守人賢頗相親向詢民利病其議無我虛極不易得始見便囑以學校事田上利病二十餘皆學者合謀公論非一人私說緣庫學校號爲天下豐羨數極萬餘又累政撥田添至千餘二三十年來因推官掌管無有白吏彼人户計婪贓蕃租數今不登七千累被姦胥盜用虛庫焦枯諸生月分錢隔三四季無可支者寺巫之來邦人望之真如大旱之望雨始囑學日捐斂與蚕不可偏闕甚有意爲之整理因而採訪利病及集劄子上解謂便一、於行立見其效可以快邦人之望既而閱旬月後恬然情然無一語信用大槩近變只在庫子只深推履用居事二胥盡用而監官受賂力爲蔽護然至此而情態暴露昭昭不可掩此用剛斷之時事當即

就鞫官當即改司庶可整理還復而依然待之如初纖毫不少動善意者安性慈祥之太過而剛斷之不足故大抵恤民當以慈祥寬厚為本馭吏當以剛明果斷為先非所恤而恤則為惠姦而傷仁當為而不為則為昧理而害義亦準擬旦夕更入一劄少為裨贊萬一亦未知其從違果如何未信而言聖人弗與交戊言眾君子所戒自反亦不能無此咎也

答卓廷瑞 三

九月間亦得葉友仲生書道及曼問進業推處授室此子資質甚頴敏可與適道為可愛而病篤之重亦為可憂所謂貪多欲速而乏研精覃思之功耽騖飛揚而無優游涵泳之實識如長者之諭由其所師者節齋之學又別自立一家不能用文公節度如易解雖訓詁紬繹於本義而理義要歸未能遠王韓老莊之見而非有申明羲文周孔之旨則其所為教者必好癡高妙而鮮循序就實夫所以從容游公習之至此向在仙里相見頗屢折而病疵之及建上再遇却屏斂肄狂傲意往向今頗歇歇趨實矣是其資質猶可與點化病痛猶可與醫療不同執專門偏陋之見昧可喜但恨隔越不復相及恐齊人一語之傳無以勝楚人衆說之咻為可嘆爾所諭仙里後進學者通患誠然但今世學者于類皮庇俗陋溺至久之中忽如回頭去彼就此未可規繩矩度嚴密責之須等其抗志而來且與嘉接而循循誘之得他甘心俛首自去下功俟其入門稍稍有見則聖人宮墻內許多蘊蓄如千倉萬庾兹粟之富如千箱萬篋布帛之厚如千櫝萬匱金璧之美便有一線路脉之可通而知自識以求之鑽得一級則見又親得一級趣得一級則深又深得一級鑽益入而見益親趣益到而味益深則此身病痛自將慨覺悔悟慄然不能自寧而奮然克治懇切更不容己自不覺其氣質變化矣若于始焉遽絕之太苛恐又沮人進道之心彼未得趣味且畏憚急縮不復進則聖人宮墻自此無可入之望而吾道轉為孤立豈不大可慮哉

書

答陳伯澡一

吾友天資粹淡而又立志於此曾用工夫已識門户趣向矣加之妙齡甚富儘可着步第恨去冬而會只半日倉遽不及款曲講論以發高明之見爾閒居無良朋善友與流俗混處易墮得人先須堅立此志常以顏子有為若是者在念而自提撕以孟子未免鄉人者為憂而自淬厲不埋沒不退轉然後循序用工以副之其為工夫大要處亦不過致知力行二事而已二者皆當齊頭著力去做不是截然為二事先致知了然後力行只是一套底事真能知則真能行〻之不力非行之罪皆由知之者不真切須到見善真如好〻色見惡真如惡〻臭然後為知得親切而謂知之至則行之力即便在其中矣自古聖賢喫緊為人處皆在此就二者之中言之則其最要又在格物上多著工夫格至也窮至事物之理表裏均無遺情如親到而見其然如大學或問中程子所說格物諸條則其用工次第極為明備至其所以為致知力行之地者又在主敬此又是日用貫動靜工夫所以喚醒此心常存於此惺〻不昧然後看理不散漫而知可精作事不差謬而行可達若分讀書之序則須先小學以立其基址次大學以提其綱領次論孟以玩其精微然後會其極於中庸此已詳見大學或問中且就此數書用功有疑可以書往復俟此等工夫既做然後會合正訂未為晚也

答陳伯澡二

所示疑難冊子甚不易究索至此大槩亦多得之其間有未合處一〻批其後更子細体認大抵窮理不要高遠只以集註為本平心看去欲登高必自下始欲陟遐必自邇始其先易者而後其節目且循〻漸進切問而近思到五六書後自有見處非只一書便可躐等和高深玄妙都了也

答陳伯澡三

所寄論語疑冊子備見日來進學工夫不易不易己據鄙見各批鑿於其下幸更詳之但看文字非可只一番便要鑽研都了得聖賢精微蘊奧之旨須至於再至於三而浹洽之方見得趣味源〻而出然聖門事業吉傳無躐而用工有節目讀書有次序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此書見得古人規模節序為提綱挈領處必先從事於此而論孟次之中庸又次之四書皆通然後胸中權衡尺度分明輕重長短毫髮不差乃可以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於是是乎井〻繩〻莫不各有條理而不紊矣不然泛無定準凡所考論非有成説今已讀論語成全數宜速了畢便着力從大學看起然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中間有許多年植立地基故就上發越精采有根著今已蹉過無

如之何幸晦翁先生自出一家機軸輯成小學之書皆是見成義理甚明且日用當務甚切要於以收放心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便可補填往前欠闕而栽培後來功用極有益於學者亦不可以為童習而忽之當實在築頭於朝夕之暇或取一觀焉則於大學不無所發此在大學或問中第一問之首段及末段說之已明須實按之用功乃見其非虛語也

答陳伯澡四

承惠書并疑問一冊見得日來用功懇切甚不易大槩不走失亦多有精確穩帖處但看文字須專一熟玩本文正意最不要支離牽引會見駁雜晦翁平日最不喜人如此論語須以集註為定此書與孟子集註及大學中庸章句或問等四書時々修改至屬纊而後絕筆最為精密如論語或問之書雖云著之丁酉間年已高矣後來置之不修未得為成書今細觀之時覺有拈堁處亦多有不穩處亦多有失之太甚處比之大學中庸或問之書大不同若姑借之以參訂集註之所未詳則可矣未可全按之以為定論也凡所講究只專依傍集註為之準的則非惟大段省力而路脈意義亦自不差矣仁字看得亦以近傍更須熟玩特々勿忘須到胸中洒落無纖毫窒礙處則日用動靜無非此卓然呈露矣

答陳伯澡五

所寄旅也冊子講究得頗精密入路脈認得已定不走失較之前冊子又大勝矣此後已無多接續早終之為佳道雖浩々無窮而升高自卑涉遐自邇但將路脈不差又加之以不息之功則循序漸進自有可造之理更望勉旃仁字此冊看得已稍親不似前之泛々文公有仁說二篇莫須已曾見否一篇誤在南軒文集中一篇近方得昷陵阜丈傳來此二篇及克齋記說較親切可以此準則而體認之自不差矣

答陳伯澡六

姚省元過昷陵便道見訪得款曲兩時辰講論甚少年方入門庭遽擭大名於路脈未有定準且復不能虛心放信循序致力尚有疑乎格物工夫之為外而且顧有舂乎陸氏學問之為得而非偏彼昨隨證為之攻擊未知其果能釋然與否若其歸也必須再會當極與之痛切剖析使之邪正大分明白不然則恐亦不能保其一於聖道之適而無差也大抵吾儒工夫有節目次第非如釋氏妄以一超直入相誑眩須下學方可上達須從格物致知然後融會貫通而知與行又不是兩截事譬如行路目視足履動即相關觸即相應豈能相離偏一廢一若瞽者不用目視而專靠足履則寸步決不能行若跛者不用足履而專靠目視則有空劳望想亦安無可至之處陸學從來只有尊德性底意思而無道問學底工夫蓋厭煩就簡忽下趨高者

其所謂精微要歸乃不過陰竊釋氏之說以爲聖人之蘊確然自立一家牢執不可轉移最爲害事初學見識未定看之不破只當此爲瞽而何可蒐着學者大患最是不可先立意見横在肚裏執之不化若然則中已揑塞後來之善更不能容是自入頭門路便已差却更何復望其有階於堂奧須是虛心平玩優柔饜飫然後聖人之意可以有得而步〻踏實工夫不枉矣吾友却無此等失然亦不可不知也吾友致索路脉已自不差更望盡〻加工早畢了論語即又從大學看起大學既畢復溫論語意味又別孟論語又畢則基址已自精〻立定然後從而開廓之以孟子自不復難而亦時有洒然之意矣續後方以中庸會其歸則聖賢蘊蓄事理本末精粗深淺皆可瞭然在目而胸中權衡尺度無毫釐分寸之差矣至是然後可以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而皐益伊傅周召大業亦自不離乎其中矣此文公先生所示學者次序決不可移易者非欺世誤人者而姚學論却不循此兩年來先專從事於詩事探花持書拆之謂其何不先從大學看起姚却引聖言與於詩爲據而固執其說特拆舉以講訂其後語以文公四子之序須着如此用工乘有難詞似此等意見便與聖賢大地懸隔若久而不改雖曰篤志恐散漫而不倫無乃空自苦是猶却行而望及前人焉、無是理吾友其亦戒之哉其亦勉之哉

答陳伯澡七

論語看到何處早畢之爲佳一書既看得精則他書亦易山谷所謂精於一然後諸書則亦得其精正此意也大抵道体渾浩非可以一蹴到而聖門事業宏博無窮又非窺見一班半点所能了也求之有次序而入之有等級須一一實致下學之功以体會之但上等明睿資質用功快易到處從容迎刃而解不大段勞苦在尋常學者須銳情苦思循序以求之不能塊然安坐望其自至若於四子既融會通貫則理大体在吾身心已有歸着更看一二經傳參質歷代諸史是非得失皆燦然如燭明星列然後可探天下之全施諸用無阻此乃聖賢大業非真篤志者不足語此吾友進之有方矣其幸勉之哉

答陳伯澡八

所示論語說二冊子其未安處已批鑿其所以是處亦未可便以爲足異時再復溫繹趣味源〻又別也講究理義須是一日明白一日一日簡潔一日一日親切一日方爲有日新之功未可偏滯在一隅而不之進所諭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爲難曉亦何難曉之有蓋是其然者洒掃應對之事也所以然者洒掃應對之理也事者人事也理者天理也理不外乎事之中而卓然於事之表然必從事其事節文纖悉無所不究而後理可達也未有不了其事而能得其理者也至大學或問中所謂當然之則者

其事之理也所以然之故者即理之根源而以天所命者言之也格物窮理須且就當然之處熟看所謂當然之則在日用應事境界正爲要切其節文淺深疏密精微曲折有多少事在一、見得確然定準各有條理不容少紊然後就上更進一步究其所以然之故則自釋然於心目之間不難曉矣故理義中所以然之故者實不難曉而所當然之則者最未易究學者毋患乎不難曉者之未能曉而患乎未易究者之未能究曉其所不難曉者之未在所急而究其所未易究者之最不可緩但當循序用功使爲日有孜孜而已不可忽畧於此而注意於彼也其向來得先師親授以根源二字之訓謂窮理須到根源處方確定當時在郡齋亦未能曉到別去後方仰其言而推詳之有教叚子去請質卯已深契師有書來印證以爲看得甚精密而學丈不知其由反以爲疑而立論排之反復不置亦感其下學爲實之助而於原頭終未瑩看理爲不盡也今錄去叚子以此例推之亦可觸類而見矣所論仁字未能釋然此亦不難曉仁只是此心天理生生之全体天理二字除不得一箇生字亦除了得只如此認定看自直截明潔親切其他則以此旁通曲暢無不是矣但欲真知而實得之則未易能須体於身心工夫純熟遲之十年亦未爲晚也

荅陳伯源九

兆者元初問經過日議論然不合後來因便寄一書只詳日前所論意旨大抵皆平心講貫之辭不意来甚尅不得荅書來悻悻不平之氣盈溢楮幅間甚作怪殊可笑原其病在於一塊容不得不知此乃世俗軒輕事何足道而横肚裏不化只欲伸於人之上而不肯屈於人之下在吾儒真講貫義理一点俗氣使不得便昏了義理不見得是非之真及理面無窮之趣看來乃江西流派確然欲自植立一門戶無可挽回者議論殊不識淺深輕剽儒宗妄自尊大欲獨步斯世亦緣是未曾眞用工夫未見滋味之故若用工深真得滋味之人自然終身竭鑽仰之力使爲日有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做不徹何敢肆輕無畏何敢率易妄措一辭可嘆此學甚難亦是真用力之難其人識知之以爲警戒矣

荅陳伯源十

其平居里閈不曾將此理爲人說以其非是趣味相同言之徒爲強聒而無益焉爾大抵今之讀書爲儒者通一世皆是舉業之人自兒童學語便教以屬對既而少長雖大第讀孝經論孟詩書經莫非爲舉業之具越十五成童至於二十成人所謂舉業語言已盈耳充腹蟠肌徹骨渾是世俗一樣浮華之人矣於是時而忽有能悔悟起而從事而其心度量趣終是束於故習之慣者固有之而不能忘至於鼓覆論聖乃欲以是而辨是非斷可否反自謂

真有得乎聖賢精微蘊奧之旨不知依舊只是目前穿鑿粧綴之私非惟不足以得理義之真而與聖賢相背馳而去之是亦良自誤也也故凡今之學者如彼有志於聖賢之學須是屏除舉業一切新奇意見於下世俗一切人我態度脫然一意於此從頭逐句逐字一一子細虛心以求焉一字亦不敢自是而必細攷其義之的爲何訓一句亦不敢自專而必平玩其旨之的爲何歸是雖無驟升頓造之功而循、孜、日積月累寸便真得其爲寸尺便真得其爲尺進、不已聖人堂奧自是亦有可造之漸矣此是真實學問工夫豈足、爲窺高騖遠輕自大而卒無得者之所難知也

答陳伯澡十一

相別又許久做得甚工夫道理須要看得端的不可只畧畧見箇大意便了是、非、須如好、色惡、臭恁地真切確然不可移易方爲實有得於己方始分數占在強邊方透得大學誠意關方到得孟子居安地位方有牢固得力處方殼、日進不可禦方可保成箇人究會歡之歸若只依希髣髴不解端的是非美惡半閒半界茫然不定在平居無事未接物時猶未見做病若到應接事物忽臨大利害境界有大可羨可嗜及可懼可駭便不覺爲之潰亂變動忽或墮於非人類之域而不自知矣到此又反成大疵戾從前許多功都掃了不復見有分毫之益都成枉費

心力是豈不甚可畏也是豈不甚可戒也然欲到那實得端的處非迅速用功者不能而非悠、度日之可得也幸更究之非細事也

書

答陳伯澡一

所示問目二冊循行批甚爲年來精力覺退目患常作視力短不甚耐煩撥冗看過據鄙見批鑿去可詳之大抵讀書之法先須逐句曉其文義然後通全章會其旨歸文義旨歸既通後然吟哦諷誦優柔饜飫以玩味其中之底蘊虛心以察之切身以體之要使本章正意大義爛熟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逐章每每如此相續然後意味浹洽而聖賢精蘊可見必至於理義昭明如在面前一扣及之便如自胸中流出方爲實得而謂之己物況如四書者實後學求道之要聿宰文公先生註解已極精確實因歷代諸儒百家中磨礪出來爲後學立一定之準一字不容易下甚明甚簡而涵蓄甚富誠有以訂千古之訛正百代之惑今學者即此據依不走不差而直從容乎聖門之入以全其體累累爲成德之歸非以資挾柄也今吾子之於四書恬只通其大義便以爲足而自任更不復究其中精蘊大義便一向就枝葉皮膚偏旁過曲開深求碎去處逐一精研苦索要其一之不知加語孟或問乃舊作爲已棄不論之書而必著意惟恐一字之或漏中庸集解中所不取諸有病偏等說亦必注心不容一字放過而集註章句微言至論可玩味處卻草草過了是何耶夫窮理固在手無所不通然亦須當務之爲急先其所當務而後其所可緩到理明義精田地則從高視下一目瞭然一切是非白黒自無遺遁何須先以瑣瑣爲急當講者不講而講其所不必講合疑者不疑而疑其所不足疑以不借他言語以看自家道理而急於攻彼之短不因他不是以訂自家是處而專於外面馳逐蓋自始講學以來便有此病合下亦屢說破而竟不相信迫迫今莫能少改此病尤甚看來吾子所學只欲博物洽聞爲司馬遷揚雄諸儒者流而不欲爲聖門志道據德工夫殊不入顏曾路來竟不知其果何謂也此理昭昭天地間亦在人自肯難爲強聒不知吾子所志果何如古人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又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辯之篤行之今吾子不切不審而雜乎其間不近不謹而泛乎其思長編大帙不論精粗美惡都一滚來浩浩瀚瀚是乃博問而遠思無乃欲學多聞靡拈就此以爲虛譽之媒乎殊非朴實頭作工夫者一何如此不早自省覺回頭就實吾恐終於散漫無所歸宿至此境界雖或知悔其功用之遲亦噬臍無及矣今不說破此則區區不能逃誤人之責說破其根而不肯信則是乃所以爲自誤而非區區所預也所諭質疑陸續此何期限之拘能時嗣音得見進學次第爲佳但須更請乎志直道著文字掃除舊習擢出新見取其大節目關於天理人事之實端的有疑不通合講貫處相講貫則庶幾拙者得

以劾區區之愚不爲枉而賢者因以獲切磨之益不爲虛也

荅陳伯源二

承示諭紬繹集註之説甚善聖賢精蘊非可以獵涉取固朝夕所當優游玩味者但此亦溫故之常法若專一區區於此又恐窄狹了有如博覧群書亦當趂後生精力且勇猛經歷逐件打破一過俟他時重溫習徒、做細密工夫方可情節諳熟而識論確定非素未嘗經可以一朝驟然者也中庸擇善之功自傳學至篤行其目凡有五皆始終表裏相爲用而不可偏以一廢者幸更勉之大抵聖賢言語似甚平常皆是發明至道精微以示人然亦無他玄妙奇巧特不過人道日用之實斷斷乎不可看甚深遠斯人之迷茫不自知而爲夷狄禽獸之歸爾今讀其書亦不必過用心求玄求妙於杳冥昏黙之表特於人事日用間以聖言一一切身体之須至於一一見得確然不可移易當然不容自已實爲吾身中物事則是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灑落百鍊不爲之磨九死不爲之悔其中固自有所謂快樂所謂玄妙者只心知獨悟而非他人所能與者夫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盡然亦豈尋常苟且所能到哉是誠不可以不勉焉者也其毋以常而忽諸枼城與諸友講論文公所荅胡廣仲書秦子巳隨段批其旁幸更詳之

荅陳伯源三

某守拙如昨無足言者多時不見賢者講貫之來豈勝馳想大抵講論不接續則無以知進學次第而施其與道適共之功不審許多時做得甚功夫見得又如何溫故者既熟則新得須源源而出新究者既廣則舊見須印證而益精若游心偏旁閑末則大道正義將窒塞而曖昧以一斑半點爲足而自限則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將無由而窺故過屠門惟膚骼之是嗜則肥腯大胾無由可知其味入酒肆惟糟醨之是羨則醫甘醇酎無由可識其趣不辨倉溟之心則無以觀大水波瀾之壯而知天下萬水之所會不登泰岱之顛則無以振大山氣勢之雄而知天下萬山之所歸其未識頭邊未做基址者誠不足以語此若可與之語而嗇焉不之及則又非忠告善誘之道而心之所不安也賢者以爲如何

荅陳伯源四

承示極疑難冊子又槩看得已詳細精密不勝嘉嘆所謂讀書須就字裏究其底蘊者非是又別有世外一種幽玄道理也亦不過人事日用間聖賢道体昭明不覺流出言語以教人其爲言似甚平常而莫非妙道精義所存今若只就皮膚枝葉偏旁閑末處理會則恐枉用心支離而失却其中之底蘊爲可惜中前一書痛及此者蓋爲是爾然所謂妙道精義者亦非區區談天說地窮高極深之謂直不過將聖賢言語就人事日用之實參質攷訂其理之爲

如何是非可否淺深疎密精微曲折講之詳則見之益明体之熟則用之益精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緒是多少工夫固不可以支離而失亦不可以一班半點而自限如入大富家循墻而走者固不足以窺大富之蘊既由其門升其堂矣却不深歷帑廩府庫以徧閱萬寶之藏而直欲安據堂奥端坐堂室以享大富家之用亦恐指揮不克以如志也是可不勉乎哉

答陳伯藻五

外日所寄冊子說得已精密甚不易思索至此豈勝慰沃大抵道理看得大槩已定無甚走作更可推廣看去成已與成物理本一而分却不同所以施諸人者固不越自身底然界分廣則施益廣事緒繁則應亦繁其間綱條節目法度典章淺深疎密輕重曲折非可以一律齊若不講究一、通明透徹則出門舉足便有礙一步不可行孔子曰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詩有文公傳猶可依傍本子看不差其他經無準則正要自着工夫如書乃帝王所以施諸天下者其政事功業如彼之光明正大皆是大本處堅緻深厚故大運流行無所不通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人事日用不可去者其纖悉詳委是多少品節尤非可以糊塗周礼又周公經國規摸在焉乃周公之大用流行處春秋又孔子撥亂世之規摸在焉乃孔子之大用流行處皆不可以不盡心觀萬物流行而後知洪造之神萃衆材結屋而後知大匠之巧妙道精義須從千條萬緒中穿過來無一之不周然後爲聖門實學萬理須明徹於胸中然後可以語孔顏之樂將此身放在天地間一例看與之並立爲三才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量酬酢如探之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爲己物若拘、止守一隅道理偏着在一己則寡陋淺狹孤单枯燥是乃一夫之小善何足以言道何足以言學未能深着功夫而見理未定者亦未敢以語此已識路脉基址而不與之言則又壞人之才爲可惜惟心志不以小成爲限而悦焉孜、實區、千萬之望也所論精微底蘊底工夫大槩亦得之然一字有一字之義非可專泥着一言半句下皆求必盡得爲拘域以聖一言片句莫非妙道精義所流行果能優柔饜飫融會貫通則聖人大本全体自可得而見不待扣諸人而曉然更無餘蘊矣子上語録不止說本朝與故兼有問理義大節目處未必經文公親改向見朱寺正以遺亡爲憂面囑求之未知麼本所傳者是此是否能示及亦佳

答陳伯澡六

所仁体周流無間已曉悟無疑甚善甚慰但求仁須有克復存養實功夫以副之然後與之相爲周流而無間如一視聽非禮則仁便息於一視聽之下矣一言動非禮則仁便息於一言動之間失居處一不恭執事一不敬與人一

不忠及禮三百威儀三千中有一節目之或不謹則仁隨處〻當下各便爲之間斷矣亦復何能與之周流者哉是不可以不周面其功也太極卷子各隨段正訂附回但此等未到處不必苦〻勞心遐求外索當反之吾身日用人事之切處一動一靜莫非太極流行之實非大看下學工夫從千條萬緒中串過來等爲虛談終非實見亦安得存養而實有之將復置於羅列之全而不自知矣須從博文約禮工夫兩盡至到合聚成一渾淪者在我然後太極全体方爲已物方可以言大用而有扶持人極之功此乃聖門實學工夫甚穩當與不差誤人惟篤信者勉之

答陳伯源之

所論看書課程得見日來進學次第甚喜甚慰書集文公解固無可依據然有與謨三篇說得已甚明白親切精當非傳物洛閩理明義精不及此正可強學讀他篇之用雖他篇若無定準便正是學者所當自加功著力磨刮此心鏡處外諸家解文公惟取東坡得解之体及林少穎說堪看然二家之書非謂一〻穩當無病更在學者精於考覈而去取之今來冊子雖講究得詳然大抵有躐進欲速之病而無沉潛熟玩之功未甚得觀書之法書不比論語論語乃聖人服日講說理義章句簡約又有集註指南直就章句深探力取可以無走作差謬書乃帝王施設事業正是聖人用處長篇大本有出一時之言有非同日之語有記數年之事有纂數十年之說有前後相反而相應有彼此不相干而相涉上下數千載治迹華爲一編一代有一代規模氣象爲体甚浩博文難於分章非有專益但傳周召臍次未易諳悉得當時人情事理精微曲折在學者今只得且順本文通其訓詁理義平心看去未可輕立議論看了一番又一番反復玩味優游厭飫至數十番後便有見得爲如何既有入門路到得裏面又就中益加熟復便自有貫通融釋是時方可有端的真見處如文公語孟集註初時遍閱諸家說或一兩段或一兩字可取皆抄掇來盛盛一箱續後又旋〻磨刮剪繁趨約未稍到成個定本凡幾百番經手頭過今方乍讀之始於一閱之際便欲發而深之句〻字〻求爲一定不易之則以討盡千古之情如入人家方入第一門限便欲覩了室中之珍藏如登高臺方登第一級便欲覽了頂上之奇觀恐不免於躐等而徒勞方將何以遜志而有得況遜制度名數稍疏觕處卻又辨了此等無非理義所寓於輕重躁審之間可見古人心術微危處正後生氣力強時工夫可了辨乃廢而置之不幾墮釋老空無之病而不自知乎其於此書亦未能有工夫到一〻見得確定不易處每恨不及請質師門正望賢者用工有相發之益爾

答陳伯源八

去歲承書痛悼內助之失并附表一冊未及奉報八月初

忽陳秋來說變故甚爲驚駭且恐風傳之訛今承來書始詳曲折倍增傷痛雖屬纊不及親侍爲終天之恨想是時九叔老成凡事處之周至必無遺憾人事變化不常脩短禍福有數柰何只得以順處之勉從大事更不作慰書東禪林穴想必佳葢地惟以山勢環抱稹密藏風聚氣爲上方可久遠無患南中土薄水淺穴内不可鑿太深其兆域亦不可深今人多只畧淺開兆域迯依山結塚其封土太平傍山所起頂處甚高甚爲穩不崩墮也家禮所處穴中式在上四州出石灰處可用在下州不出石灰處難行葢緣石灰和細沙黃土久後結成石若螻螘及不堪用此事只得從鄉俗用磚結壙爲善或從隧道入則上純用磚作

塞窺勢如城門樣或直下則只用厚石版葢之皆可如晦翁薄版之制内葢乃以承私牏勿汙棺外葢以隔石灰勿與私牏混具大要在堅築石灰二二尺之厚異時化石則爲全石穫數無用厚板隔恐板高久反成不實然在旁便可堅築終是上面難於堅築只恃輕旋踏實所用酒澆却最易實在吾鄉如何拘〻此等制也葢者藏也要爲耐久之計如四外爲炭一說在全磚壙能依用之使包裹周匝極佳葢炭禦木根只患貧者無力可辦則無可柰何爾明器盃公儀及家禮已備載之鄉人或作小土偶不用木刻然須是於壙外別坎藏之世俗用紙作人馬屋宇等雖大小不同亦是明器之遺但此等無緊要處合官品與不合

官品無足論若芭筲甖甒等須依制行禮豈可用紙糊晦翁儀雖具明器而答書又云某家不曾用某向來治塟亦不用此只用筲甖等藏之別室所處朝祖已得之所謂告遷祝詞只直詞言之可也慰客之禮鄉俗用酒不持前俗爲然自泉而漳此風尤甚舊書以正禮語人〻每以爲難行及某兩遭大变來慰者一屛俗禮遠客只以素食餅麪等待之及王山頭會塟賓客王用麪飯與之飽喫而去始然純不用酒於是人始信之士族多相倣效亦有不能純行而間以俗者亦有以山頭祭飯餘多不敢犯禮只於親賓短飯後分與蔛檗包去而已俗禮最爲害義豈可硜俗輪而不忍拂之耶

書

答陳伯澡

所論三禮圖受冠受服升數乃禮問傳之文此固有輕重節文然古人有織此等布以供喪升數不容有分毫僭差在今世論之升數不可得而攷矣若何而爲三升六升若何而爲八升七升如攷之累明則從古豈不甚善惟其未可的知難以想像裁度所以溫公儀及家禮必直至小祥除首絰亦本間傳之文非臆斷也所併去碎領負版及衰三者而已其衰裳固自在朔望會哭及饋祭等須服之非盡除去此大體隨時損益之精義所云用練麻頭巾自是合如此若欲用練麻上頂衫繫以索而去其衰裳腰絰則只爲殺期何可也溫公於既葬家居非饋祭見賓客服白布襴衫白布四脚巾白布帶麻屨此亦已葬後哀情殺在閒居中可服此至饋祭見賓則須仍舊衰裳世俗以百日爲卒哭乃本開元禮之失卒哭本三虞後祭名以亡者已安厝其情可少殺故卒了無時之哭然猶朝夕哭今喪柩在堂未有所歸正皇々傷切之時遽爲之卒哭服黲衣謝賓是割哀自殺而忘其親矣黲者淺墨之色似白非白似黑非乃禮制中服色已非喪初所宜而鄉里近年來士夫又都変作深黑色甚可怪與吉服全無異且出入無禁不特以謝賓而已凡弔賀餞謁聚會無所往而不之豈喪中不二之謂乎若謝賓一節溫公儀家禮俱不載非忘之竟者其出世俗吉禮之屬欵如必欲行之須過之既葬之後喪中惟爲喪事而出則可其出有適人家者喪服人所忌不可以入人家必不得已須暫假黲衣行之亦須白布皆不可以純黲在春秋晉公已用墨衰即戎今當知其爲变禮何可安之爲常儀己卯春某也自中都回經建陽拉文公壻范九哥同訪朱寺正不知范幾時丁母艱出相見乃用麻布巾麻巾上頂衫遂以同進朱宅彼此俱無諱忌今汀顈客人有服者來往多是麄布上頂衫非學南俗無理之甚也而遭二喪維相斬衰之已在身不容更制齊衰只從重服々々之可矣然雜記曰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則是兩製喪服矣今不再制以重可包輕然亦不可全無辨恐疑於首更增一絰本在右及布纓腰更增一絰五寸餘及布帶杖更加桐與竹束之相並如何溫公儀家禮皆於期日易練服然後行小祥祭於再期日易禫服然後行大祥祭然士虞禮卒哭祭竟賓出主人拜送務顈然後脫絰帶於廟門外以此例推之恐小祥大祥亦當先行祭然後除服制今曰二十五日大祥除衰去絰杖今宜於先小祥日行祭畢去首左絰繩纓未服練冠俟後小祥日祭畢去右絰布纓然後練冠先大祥日行祭畢縫斷爲衰去腰小絰布帶斷桐杖然後併服禫服其請神主入祠堂徹靈座亦各隨先後

行之方庶幾於情文相稱耳東林穴故於春間驗則定塟想是秋後事甲戌生人在術家來年正是大利之年八月與十二月又是大利之月塟大事一而不可再不必欲速亦不可自任後生一偏之見須謀之老成歷鍊俟既端的審確然後下手庶可以免後悔穴向未定此亦不難坐穴只看前後左右環密就平句相稱不高不低恰好處所向則術家從來內向要合本山陰陽用針法不可分毫差外何須看朝對正及四畔俱句雖然此皆外面有形勢可憑撮處不難於預定最是穴中美惡無多端未可預必須開鑿到底而後見有山高而穴中却土薄水淺者有山勢甚好而穴中土色不佳如枯死灰無生活意者有到中間忽

遇石塊者如塊不甚大可以取去之則無害如至大盤據不可去輙就其上則易引濕又須度前後左右而改移之有遇山脉成條小石卵相挽橫貫穴中而泉行其間者有少遷之而避之有渾是金沙者此色甚好但有乾鬆者有帶潤意者若帶潤意則又防見溼不可深有土成五色甚鮮明者有成如粉者有瑩如切脂者此等皆是極好之色爲難得也外既山勢聚內又土色好無他阻而所處於中者又盡善周至則爲萬世固無疑矣人子之心至是豈不甚快乎哉石灰仙鄉既有則家禮之式可按但上蓋薄板斷不任重須用厚槨之制槨木不必求完每邊用杉枋二三片相接亦不妨但雙棺合塟或當一兆而並室或當一

室而並位更在審處之爲善如或石灰難得當富美不用家禮三物之制則只如鄉俗用堅磚並結雙室上用厚石版蓋之中央一壁用横下磚庶厚壯耐承石版雙頭四外以炭末厚二寸也一周匝而中亦用槨之內用瀝清填實棺四旁亦爲堅緻安穩但如此用槨則不必過厚亦可或只如灰隔様可承瀝清亦不妨大抵穴中所最患者泉水地風虫蟻木根上面環密無缺陷無風門則無地風之吏鑿穴時土色好則無泉水之虞而又爲此瀝清炭末之制則虫蟻木根皆無虞矣更在斟酌裁之前章所答挽歌乃按溫公儀所論挽框索而歌者隨官品有人數多寡爲失衆樂之節不可用若士夫挽章一節却無害但出鄉閭親

戚知契自形追慕之誠則可責今世俗都是剗行成送有官及文士求之編列紙碑謂之爲從喪之儀此則是求名耀俗虛名無益在名德之士一言猶可爲重若世俗常人之點綴厚誉者雖猥術言錦語亦何足爲泉壤之光乎

與陳伯溓論李公晦往復書

泉人寄吾友與李公晦往復書三復爲之慨嘆平昔於吾友所以切磨講貫不拘叢〻細〻是說幾多話矣而吾友所以鑽研玫究爲之懇〻懇〻是用幾多功矣而此書乃茫無定主何耶默而不言則無以究其偏言而不白則無以釋其疑欲意之白又不免費辭且廖丈病學者妄誕高遠無聖賢切己工夫遂令其須將語孟早近平實處身体

心驗以求受用此教人循序着實是發明一義然聖人之道不離卑近平實者爲是亦至論也愚以學者散漫無統紀遂令其入德之始先就窮格下功而必須真知此爲人發緊進步又是發明一義然非臆見杜撰實據大學節目亦至論也二義雖若不同合而言之在學大所謂卑近平實者亦豈不必真知而可体之以受用而愚之所謂窮格必真知者亦豈窮高騖遠之謂大要亦不外乎切已人事之近如爲臣真知止於敬爲子真知止於孝之類雖天地萬物皆有理乃人事通貫後餘力之及亦姑以參訂吾之理而已而非其也本所謂理義精微須重重入細做工夫者亦豈求玄求妙於離形絕物之表亦不過即切已人事

之近者而審察之如嵗夏而多少事豈一致恭足以爲敬孝夏而多少事豈一致愛足以爲孝是則二義之實固未嘗相反也然予之所謂真能知則真能行行之不力非行之罪由知之不真切者乃就窮格一節說個盡頭果與行相關之妙云耳非是只教人專務致知而不必力行而吾友領去反認以爲必待致知後方去力行又以爲只要知得便自能行得若然則大學從誠意而下許多節目都只東之高閣不用着工夫可謂大失其旨矣不知吾友平時所孜孜窮格求真知者何事耶即面前至近至切意不知着工夫使之誠心不知著工夫使之正身不知看工夫使之脩家不知着工夫使之齊是大昏瞶者更以何事爲真

知耶壬申五月之書丙子六月之書及嚴陵用工節目講義與貫齋記所以諄諄屬意於知行兩節亦以苦口矣何荒忽莫之省耶大抵聖學以力行爲主而致知以副之以力行爲主則日日皆是行的事以致知爲副日間講究皆是所以達其行徹首尾無容然髮間要之以極至而論知與行其實只是一事不是兩事凡以知行爲兩事或分輕重緩急者皆是未曾切已真下功夫徒儱皮膚之故爾真切已下致知工夫者念念每與行相黏知得如是而行不去便就頭步思所以窒礙如何而求必通之故所知益精細而所行益敏審真切已下力行功夫者步步每與知相照顧行得如是而不知其理之所以然節目必躁率不合

聖賢之成法須知其理昭昭在前面則行去便無礙而所知益精審知始終副行行始終靠知正如行路目足相應目顧足足步目無頃刻可偏廢處乾九二發明知至至之與知終終之之二節示人以進德居業始終條理之方然合而觀之知至知終皆致知之屬至之終之皆力行之屬今於始條理以知至爲主而必繼以至之於終條理以終之爲主而必繼於知終之下知與行終始常相依而不能相離則聖人精密之意可見矣丙子六月書譬瞽者不用目視而專靠足履則寸步決不能前跛者不用足履而專靠目視則又空勞望想決無可至之處其意亦可謂精切與易非有異旨而忘之何耶至病理義重重入細真知之爲

雖未得以力行乃欲據見成明白無可疑者且把來做身心受用得尺守尺得寸守寸漸立一定家計恐紙上鑽研終無所依據是何於理求玄妙之過在己失踈漏之甚爲差誤之至此耶抑此便是踰過多少難得底日月空鈌多少合做底工夫寧不半閒半界若有若亡如在風波洶湧中流耶其讀語孟之法廖丈令先看集義諸家之說各有着落方將集註玩味稍文公亦是從諸說中淘來做集註然此蓋未成集註時讀書之法也文公本先覺人才又早於儒宗傳心正統得之有素故可從諸家說中淘來做集註蓋不可以常法論今幸已有集註爲學者準程何可放緩作閒物且復循舊轍貫常情以先覺之事世恐必有明睿之才可以如文公之法但愚未之見只擬愚以魯鈍之質言之决不敢若是之泛先師尊從事集註爲一定標準果於是復熟厭飫胸中已有定見然後方可將集義諸家說來相參較仍以或問之書訂之方識破諸家是非得失驗無適情而益見得集註明潔肯切辭約而理富義精而味長信爲萬世不刊之書非是禁人雖不要看集義與或問之書也故凡以讀集註爲可緩及意其枯淡無决洽意者皆是未得集註中趣味而然使果得其中意趣日夜不能去手矣若吾友向來於集註微言至論却草率過了而集義諸家之偏旁閒慢者却苦思研究不休實枉工夫爲可惜何爲不自省覺反以切磋之言爲訝也有與學問須有眞切磋有眞切磋然後眞理義出焉眞德業成焉若與點一段議論又雖與初學者道且點意見極高明而實不外乎日用人事之近非洞見道体不至此而其所以然者惟程子說得破而文公發得出甚醒學者眼且廖丈說涵養後事而謂涵養之理在裏許不可分前後作兩截下究姑舍卿作此大言以包之實於曾點程朱旨趣根原未能洒落融徹學者若未曉此則姑涵泳以俟他日何可强鑽之不得反過以爲疑乎所謂別尋一個光輝底物爲奇藏之說此正文公摘出異端心肝隱奧以警學者而世儒多不免此凡其窮高極遠求玄語妙者皆是坐此病吾儒所謂實不外乎人事卑近非窮諸天地萬物之表所謂玄妙高遠實不離乎日用常行非求諸空無不可歷之中故精義妙道須從千條萬緒中串過來方爲精妙之實盛德至善須從百窮九死中磨出來方爲盛至之實觀六經語孟所載何嘗有一毫虛之說攷孔顏曾孟相傳何嘗有一過分之事語其所以爲教則循循有序下學上達然亦非謂專務下學便自能上達亦非謂只務下學而上達便在裏許蓋其始須從下學工夫至到然後可以上達於是而着上達工夫則氷融凍釋自不勞餘力至是方眞知上達只在下學中而下學眞所以爲上達之地徹上下本末眞爲一貫者是則下學之功不可緩而上達之志不必急下學之事未易致而上達之境不難造但學者自信不過不肯

安心循序用功爾如吾友此全書之旨首以屡說卑近為厭既又以專就人事理會為陋以道体淵微為念以天命於穆為嘆以理義愈窮愈深安有盡期為患以原頭未瑩為窮所謂須窮究其根原之所自來所謂望指示其根原之大端所謂向上深去理會所謂終是疑向上截不能放下所謂此心大有遅疑而不知所據凡此等云、却是求高遠玄妙之意多而平實用功之意少馳心上達之意急而循序下學之意緩恐不知其果為何也今請平心放下審思平日講貫意旨之正脉為如何而就實用功以副之勿支勿離則尚庶幾其復之不遠而不墮於迷復凶矣凡言語有活看自古聖賢有就一節說話方發端而未竟者

還從而偏執之則必至於差伊川初謂心指已發而言及與叔覆問難有此固未定之說而兼明体用之全至此已說得圓而盡矣後來五峰不知何為又反錯認心指已發一句乃傳以悟動為心門徒復從而實之不肯改其失言之害可勝嘆哉若公晦所答似矣然不審人發言本指而遽立說以取勝豈平心當理之論乎如謂廖丈之說重於行而輕於知則是厭卑近而騖高遠以沮學者之就實謂愚之說重於知而輕於行則是惡其切而事騖突以沮學者之進步皆是未曾切已直著致知力行功夫只見知行為兩事而不見其相關繫之密處謂聖賢之言不必著意扶擇著意於左則偏於右著意於右則偏於左然此說流

弊必至使學者於所當為之事不敢深看十分功夫只於中騎墻鄉這邊五分又那邊五分都要平匀無偏然後為得也緣其質弱故以騎墻為便在泉幕正遇真侯樂善而能受盡言乃反講學務騎墻而不必是非之太白論事務騎墻而不必誅賞之大明與人交務騎墻而不必善惡之大寐熟此一線路而不自知其為病痛之不小也其讀書謂廖丈先集義而集後註為得先師之遺訓且如先於一說隨其意之在所以驗其通塞復於衆說求其理之所安以正其是非此乃先師教人於文義有疑而衆說紛錯者其法當如此讀何嘗指說須先讀集義而後讀集註也果如其說則於集義將以何為準若何而可以判通塞決

是非乎謂愚專看集註為準的之說乃為精力記識之弗強與夫專於事而鮮餘力者言之然則精力記識有餘而又有暇日者只得迂從諸家之泛覽而不必太快於直達直遂之適乎謂先致諸家而折衷於集註猶手挈天下之物而取正於規矩準繩然未識規矩準繩為何物乃欲挈天下之物而取正之吾恐必錯認方者為規圓者為矩平者為繩直者為準矣若何而可得其正所謂規矩準繩與所取正之物豈不作一塲度理會乎謂先觀集註而後攷集義為先約而後博然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反之為言豈非先於約中已有定準故可博學詳說不為之流困得以觀其會而復反來歸之約乎未說世儒禪師之緒餘以

爲別有一物光明迥超物表者固當塵之門墻之外凡吾徒之畧於事而亟於聞性天道者亦不可不戒然渠門下每樂緇黃往來而又好觀楞嚴經解則恐其看他必不破必亦未能脫此圈檻也有如論明〻德至莫非天命流行一節及末稍論見虛見實二條則却平正無病有補於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十八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二十九

書

答林司戶一

所諭日今讀大學甚善不須別立意見悔翁章句訓詁已示學者一定之法只直接他見成底熟就裏面看意思益味便見得無窮義理出爲凡義理都藏在字裏面不須只皮膚上淺〻纔步過亦不須旁生枝葉更辨反枉費工夫都無益也此書却是群書綱領而節目分明說得親切於此得爲門讀諸書有所據擬而不至於泛濫無歸矣

答林司戶二

承諭日間讀書課程可見用志之篤甚善但讀書貴精不在貪多論語中既未有得却難讀孟子蓋論語中聖師所說句〻皆是切身操存涵養實語如規矩準繩之陳列使人踐步不敢放如布帛菽粟之藥使人服食之而不能舍如太和元氣之亂氤氳磅礴驚人肝腸肺腑而不自知須當把作切己體察履深饜飫於其中使吾胸中於是理實有所得則根本立而基址厚矣然後讀孟子以開廓發達之乃能令人見得恢洪而意脉發揚蓋孟子 得道理明〻詳〻之篇中多是發揮充拓體驗之端不有以翕之孰從而闢之不有以聚之孰從而散之若在我者未有根基而遽躐進焉只將蕩無執守恐易流於疎闊而無縝密之功矣近思錄第一卷皆陰陽性命之論最爲難看未可入須使

便使穿鑿去須且將易曉段子理會未曉段子且放緩亦
無妨從第二至第五卷、皆切身用功處最宜熟與以究會
及十三卷辨異端之說十四卷明聖傳之統亦兼爲之参
致詳玩索有得爲然後其他皆可以次第釋矣通書闇奥
亦未可驟讀史亦宜且放緩蓋欲歷舉者不得不急於觀
歷代故事今既不備舉業急之何爲反見繁雜無補於身
心必須四子兼持書皆通後胸中權衡一定方可及之乃
能真有以斷千古是非之情而資異時盛大之用不爲虛
讀也所病收心之難此亦何難之有程子曰人有四百四
病皆不由自家蓋心之爲物虛靈知覺所以爲一身之主
宰也身無此爲之主宰則四支百体皆無所管攝視必不
見聽必不聞食必不知其味矣然所以爲心者又當由我
有以主宰之我若何而主宰之乎所謂敬者又一心之主
宰也敬若何而用工大學或問集程諸說已明備矣蓋心
神明不測出入無時要知其鄉惟主敬則便收歛在此然
然無事矣未說乃謂敬極難下手做如整齊嚴肅戒謹恐
懼猶可勉爲而主一無適常惺惺者難勉爲也毋乃分析
之過却是未曾下手如實手做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只
戒謹恐懼提撕敬覺便常惺惺在此不可以他求而爲二
觀也又謂主一事無適他事固可若心主這一事無適累
二事爲最難不知謂事者是何事耶若事物欵私意底事
合下便須一刀截斷了不可掛之上心來若是當然人事
所不容廢底則亦自有輕重緩急先者輕而緩後者重而
急則當捨先而應後先者重而急後者輕而緩則所應自
有次第隨物各正其所底勝勝事亂乎聖賢主一之功斜
是雖日用酬酢千條萬緒爲之千變萬化流行貫通而吾
之所謂一者固當卓然一定而不能何但拘拘二三之無
適而止乎所病者只恐平日所以爲持敬者不力素無其
積力久一朝徹貫動靜徹終始之功或作或輟方誓有一
念之整而遽責以全體之寧定則亦難乎其爲敬矣然又
不可以偏主而居敬窮理二者實爲相須蓋心具萬理能
敬則心體昭融而萬理呈露主於窮理之精明則又所以
遂吾之敬而營吾之心敬直乎內則清明如神徹乎內則
知止有定於是時已一毫私意無少萌焉一毫物欲無少
留焉者所謂茫茫無所不之者所謂思邪事慮起邪事憧
憧無止息者所謂未一瞬間又在千里外者所謂靜坐一
時幾出幾入者所謂愈見散漫無收拾者所謂讀書易忘
應事多錯者所謂鍾聲未斷已在別處者所謂心在千里
之外而身在此者所謂愈把捉愈易走作者許多等類諸
件並是書中問語皆是私意物欲底心由形氣而發乃卽
舜之所謂人心者而非降衷秉彝正心之謂書此自當猛
靜退伏一惟道心之聽命其害復尚有竊發爲吾病乎文
公敬齋箴孟子心箴及大學或問正心說與明道定性書
皆要切語可爲收心之助并列坐右文規互警欲操縱之

權實在我而已我自不能為主而聽其所之亦何以为為是難區區外來扁鵲華陀神奇醫治之術亦末如之何也矣

答林司戶三

前書所訂改名可否異同之論良見不外然此亦不甚難決今只權扑宜發論之須原其命名之初若先世只是偶然與儒宗同而所主有意謂此亦世俗常情之事與儒宗自不相干不足為怪則其所命已定之名自不容輕以私意改易只依舊名舊字一循其初固無妨害而亦不須丟曲回互妄以私意杜撰出希慕儒宗乃先人所為術別為新字以刻之是又誣其親而以偽道事之者也若先世果在於希儒宗以為名但一時不及細意其直犯儒宗之為不遜此則先世有等德諱遺之失而未盡善者也不改則反以彰其先人不學無識之過改之則有以成先人之美而蓋先人之愆是乃以聖賢禮義事其親而為孝正大之道也此其數非外人所得知而亦非外人所能決只在賢者是度於心而自為之去取其餘名號等所為皆是標榜虛心非聖門志道據德扑實頭做工夫底事聖門定學綱條節目　在方冊昭昭不紊惟實用工者一一循攬焉致妄驕力以便知趣味無窮而不能以自止矣外此區區一切名號說皆非愚之所知而亦不敢以相授與相率而為偽也

答林司戶四

吾許仁之為義已說得明穩不是作更不必就上穿鑿思又支離且只如此涵泳久久後自熟自當有長進邊便自有的然親切不可移易處安仁利仁已剖析得明白但安利二字須只就約樂處合看方見得本旨之親切不可關看便煉了無意味安仁者仁已是己內物此身都從容天理中行而無適不安以處約亦安長處樂亦安利仁者仁未與己一然已真知其為至寶深貪極愛而不易所守以處約亦不易所守長處樂亦不易所守不以其道得之案謂不當得而得之其意已明白矣蓋以君子所為而得富貴是有當得富貴之道也若附權倖而轉官以賂求薦而改　則是不當得之富貴此等富貴吾所處者舍之而不處以小人所為而得富貴是有當得貧賤之道也若修身謹行而愈連困厄抱道守義而竟淹下僚則是不當得而得之貧賤此等貧賤於我何病焉其安之而不去若貪此等富貴而求處之則是其中為富貴所動厭此等貧賤而求去之則是其中為貧賤所移是蓋本心出逐物欲而自離其仁矣無君子成德之實矣亦何以成其君子成德之名乎下面沛連說依仁存養省審之功又示人以所當著力處切處有志於仁者不可不熟玩而深體之也

答燕德甫一

大抵自古聖賢平時所以孜孜汲汲於此學而不容一日

在其中矣程子集註所發明皆是不外此意

問默而識之段

不言而存諸心謂曰雖不言而歷歷記在心也

問依於仁段

仁非萬理之總名所以該貫萬理而為之總會也依仁則此心全體不昧而是理之在外者有所總會而主宰之矣

問志道據德章

初學須循四者之序而不可亂到成德後日用間四通八達穿穴玲瓏方有更相為用處

問用之則行段

此章之意固然、其主意大体更須看聖人道全德備其具在我顏子體道發於聖人亦有其故用舍行藏獨與夫子能之在他人則假使遇明主聖王之用亦無可行而舍之亦無可藏矣

問樂亦在其中段

若欲如樂之實須味到萬理明徹私欲淨盡後胸中洒然無礙憂室破而樂入不自得處方庶幾其有以得之矣

問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有淺深

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誠有間程子於此却用不改字主意全别其添一能字而又係之疏食飲水之下者是雖疏食飲水亦不能改聖人之樂便見本然渾成之樂元不曾動比之顏子不改其樂係之回也之下是回不簞為食瓢巷所改語意輕重自不同矣

問子所雅言章說性與天道夫子不言

性與天道非聖人能全不言之但以此理玄奧未易遽知非教人之所先且其學力到地位高者亦未嘗不一二以發之如語子貢以天何言哉及贊易以一陰一陽繼善成性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類但不如日用切近等事常言之爾其曰不可得聞者亦姑言其大槩如此而在學者默而識之非是全用不言而解亦須累悉聖人一二言為之法然後從而推則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爾

問子不語怪章論鬼神造化之迹

造化之迹只是就天地間造化之顯然可見處莫非陰陽二氣之所為未說大槩近之而未盡更詳之到無所不通處為善

問桓魋其如予何段

曰天生德於予予亦具至聖之實所不容掩疑曰桓魋其如予何乃聖人按斷制以理雖臨患難而每自必如此無復顧慮也

問二三子以我為隱章論道果有隱顯之異否

如性與天道是深隱高遠處日用人事是淺近卑顯處然深隱高遠之理實流行乎淺近卑顯之中而淺近卑顯之事實根源於深隱高遠之處其分不同而其理則一而已

由其理之一所以夫子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作止語默無
非教也由其分之殊故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躐等而
頓達也

問子以四教章

須知學者所以窮理脩行所以體是理于身而存忠信又
所以革是理於心者也

問程子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一心與盡心何
别

一心是始終無間斷之意盡心自盡于中而無隱之謂是
一心是自然盡心是着力誠以理言忠以心言誠以天道
言忠以人道言誠以聖人言忠以學者事言在聖人之誠
則天道也在聖人之忠則誠之發也在學者之誠則本然
之理也在學者之忠則進於誠矣

問程子曰忠信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文公語錄
曰以人言之則爲忠信不以人言之則只是箇實理
如誠者天之道則只是箇實理推天下至誠便是以
人言之也

五性之信是即仁義禮智皆實有而無妄之謂此理之德
名程子所謂實理者此也其見于用則發已而自盡者謂
之忠循物無違者謂之信是以人工夫得名程子所謂以
人言之者此也文公所引誠說亦正如此

問聖人者神明不測之號

聖與神無甚分別合而言之只一套事分而言之神只是
聖之不可知非于聖人之上又别有一等神人也所謂神
明不測者自其底蘊言之則淵而不可測自其施爲言之
則妙而不可測不可以偏看也

問我欲仁章

據一時言只我欲仁一念之興此心便在此仁便當時即
此而在矣此聖人示人親切直截簡潔明快自足以起人
歆壯奮暴棄不厭之心

問丘也幸苟有過章

吳氏之說甚善甚懇甚精甚密最發得聖人盛德酬酢從
容中節之意更不容眼別宜詳玩之

問程子謂巫馬期以告孔子云云只得不答
程子之意以孔子既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
姓爲知禮自受以爲己過又恐彰君之惡只可不答而已
然以吳氏之說通之其受以爲過也又不正言其所以過
初吾不知孟子之事者是則彼此俱無妨礙非惟程子之
所疑者不足疑抑以見聖人盛德之言隨觸而應自然從
容中節而不失乎人情事理之宜真可爲萬世法矣

問溫而厲威而不猛以氣稟言恭而安以氣習言

此皆聖人盛德充滿粹面盎背自然之容豈擬可見氣
稟氣習之所以然而何可以是論

問太伯父死不赴斷髮文身

此乃變中之正不可以常論義不如此則無以絕君國之
釁而滅其類矣

問動容貌章動正出三字

若以三字作重看爲用力處則正字可通而動出二字非
其例也若作輕看則又有行信脚動詁信口出之弊今只
將平看其用工不在三字上而在三者之時

問所貴乎道者三集註斷舊說

斯字猶必字意緣曾子此章主意不在斯字上最重在貴
字上動容貌以能遠暴慢爲貴正顔色以能近信爲貴出
詞氣以能遠鄙倍爲貴其意止此而已程子及門人發明
究極三者之所以然則有平日涵養之功有臨時持守之兩
力以平時涵養而言則工夫在上三句之前而下三句乃
其效驗處斯字猶綏之斯來之斯謂其必能如此也以臨
時持守而言則工夫在上三句之時而歸宿在下三句斯
字猶聞斯行之之斯謂其必要如此也是二義皆曾子意
之所未及集註皆不以爲脩身之驗非莊敬誠實涵養有
素者不能則申程門平時涵養之說也然本以爲脩身之
要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則申程
門臨時持守之說也今欲之平時涵養之說雖有根源然
却在三言之外起意其工夫全在目前而目下則缺闕有
任其自爾如前所謂信脚動信口出之弊不若欲本工夫
積累親切既可以包平日涵養在內又從目今臨時以至

於將死一息未絕之前皆無有頃刻之違其所謂操存則
在上三句所謂省察則在下三句本末不偏終始兼貫其
義爲長却皆在曾子三言之中起意於曾子正意不相悖
所以集註如此欲定而程子尹氏之發明者有味不可廢
亦必係之于其後也

問以能問不能章

理義無窮如何盡得顔子汲汲下問惟恐其有一理之不
獲而已如何敢有必其盡之之心若有必其盡之之心則
是自畫之限而學不能以日新矣犯而不校亦非只見理
在而不見其有犯我者不要是所存之廣大也

問可以託六尺之孤三句

三句謂之君子者乃有學以成其才德者之事周公固不
待說孔明正可當某君子孟節只是資廩素厚朴實頗能
願慤欲做得霍光他無可恃也

問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
隘陋無以居之

二句亦明白不難曉如柳下惠是弘底人其流失之不恭
則無規矩而難立然惠却不以三公易其介是弘而能毅
也伯夷是毅底人其流失之隘矣則是隘陋而無以居之
然夷却不念舊惡是毅而能弘也弘而能毅則和而不流
而有規矩矣毅而能弘則中立而不倚而有以居之
矣

問民可使由之章理之當然與其所以然

理之當然如父慈子孝之類亦是大綱說其纖悉曲折乃是中間慈孝節目如內而許多事件之類皆日用常行當然底非謂其所以然者所以然者乃根源來歷是性命之本處

問學如不及章

此章大義說為學用工如此之急程子不得放過又接其發明恐失之意纔放過待明日便緩便失了非是常持此二句之心不得放過也

問惟堯則之章尹氏說

尹氏說當與前合作一意看無為而成是大表面事準則之以治天下亦是德表面事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八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九

答問

答陳伯澡問論語

問子絕四章横渠說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

無我一意楊氏所為道通為一者亦稍差聖人之心廓然太公與道為一何有私吾如天地大化一闢一闔無非公平太虛流行之妙而天地何預焉又細思之我與物對因物形之而後我始見恐亦去此意不得須兼之於中蓋聖人於應事也物各付物而我何預焉向然大公豈復見有物豈復見有我惟純見是理而已

問仰之彌高章程子謂到此地位工夫尤難

前此凡可以用力到此則日大而趨於化日思勉而之不思不勉介乎二者之境所不違者一間非人力所能為矣但當據其所已然從容涵養勿忘勿助至於日深月熟則亦將忽不期而自到而非今日之所預知也

問子在川上章

程子與道為体四字極精蓋道体本無窮天運日行水流物生乃與道為体而無窮者也

問程子吾張思叔無窮之說

思叔於此直斷以無窮二字而不知其所以無窮之蘊然有義理在觀諸集註亦可以見其大略矣

問未可與權章漢儒程子經權之説

權不可直謂之反經漢儒之説誠非程子亦不直謂權只是經本文謂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才合義便是經也爲言亦婉矣來説所辨已済之謂權異乎經而不離乎經者亦當常變挪子之言曰權也者達經者也斯義甚明併詳玩之

問子莫無權與是章權字輕重不同

權之得名本稱錘之義所以稱物輕重而取中者也然古人用之有以一節言者以全体言者自其一節言則如時中之類亦日用所不可闕自其全体言則如中庸之爲至德非義精者不能及也

問程子曰權義也義以上更難説

權所以量輕重而使之合義不可直謂之義也蓋亦有体用之分焉然處義未精者亦未可與權必有錯用其所不當用處而欲精其義者非物格知至者不能故程子所以謂義以上便難説也

問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先言和悦後言静和悦也者事長順也静則不諛随矣

問足躩如也盤辟貌

盤辟乃盤旋曲折之意辟音闢躃躃乃舉足貌也

問立不中門枉當棖闑之間

棖是門傍枋闑是門中立木以爲門扇之礙者

問過位註位者君之虚位人君佇立之處

門屏之間謂之宁屏猶今之塞門也古者覲以正君臣之禮天子當依而立不下堂而見諸侯朝以講賓主之禮天子當宁而立在路門之外相與揖遜而入

問享禮有容色獻

聘禮有享有私覿聘者奉君命聘問于隣國之君以結其好也享獻也與聘不同既聘而行享獻于隣國之君以厚其恩也私覿者既享而以私禮見隣國之君以盡其敬也聘君用圭聘夫人用璋享君用束帛加璧享夫人用束帛加琮庭實用皮或馬私覿用束帛乘馬既覿既饗君使卿致饔餼贈賄及饗食燕將反則還圭璋而不還璧琮享幣圭璋以致命璧琮享幣以致獻重命而輕獻所以輕財而重禮也璧琮享幣不還者有賄及幣以報之也圭璋必還之者禮命之玉非財之比也拜見聘禮及聘義

問顔淵後死胡氏曰閭巷之人猶覩遠適則同患難有相死之理况朋友乎况弟子之師乎季入曰其可不可當未行而預許不當臨難而始謀也

胡氏所謂未行而預許不當臨難而始謀者蓋以常人大槩言之者因于孔子恩義極重賁他人之爲師弟者比假使夫子在患難而回不預其行則於風聞之始亦必稟父而料拳以赴救之亦不當以在父而不在師者爲辭况已辭親之側而侍師之旁則其同患難危迫均然有相死之

理在師為師天理人情大公至正無可疑者非回私為師而不存其父也是乃所以忠于師而為不辱其親之孝也萬一夫子不免于難而死而回赴救之不及則奈何曰是則又不當徒之徒而無益之死矣必當告天王方伯請討復讎如胡氏之說以伸此心焉〻事師之大義乃庶乎有以對越神靈而無忝也

問親在而仕當致死不致死

所在致死之說古人已明白然臨境情態亦多端而所以處之〻義亦未可以一槩定也若東漢趙苞於鮮卑入寇之時其母為所質以要之乃急戰以救其母則大非所宜矣

問與點章程子謂游心千里之外為曾點設

程子之言亦只是平說非有譏點之意然點亦未能脫此病也

問克己復礼歟

一日克己復礼天下歸仁焉極言其功夫子之勇猛至到與效驗之速而太不必贊添文節也

問心之本虛應物無迹即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

與孟子語不相似所謂虛者只是本無一點物事雖衆而都是實理然理有甚形迹

問知誘物化

程子此四字正用樂記中語非真指耳而言也

〻，問發禁躁妄與傷易則誕易即躁誕即妄

躁妄與易誕似相類而實不同躁妄二字是雙頭並說與靜專二字為對躁者病而動也而與靜對妄者虛而亂也而與專對此二字置于心動之下樞機之前所以總提其意易者輕快之謂誕者欺誑之謂其傷易傷煩兩脚則從躁妄句中分來易自躁中生煩自妄中生誕則易中之病支則煩中之失易而誕則已肆而物忤矣內何有靜之云煩而支則出悖而來違矣內何有專之云其首尾意脉相應可詳玩之

問視聽有節文處

禮文正是指礼儀三百威儀三千之類但書已無傳其緒餘可見者如視毋上于面毋下于帶坐視膝立視足凡對言語視面將入戶視必下入戶視瞻毋回授坐視平衡奉坐機俯視尊者之膝肅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朝廷之視端流平衡祭祀之視〻如有將軍援之視固視虎張衷紀之視下流要綱習視之節文也如無側聽不傾聽〻必恭之類則聽之節文也古人此等想極纖悉詳備人動容周旋無一日一時不在禮文中今既無可考但當以理為主理之當然處無過無不及便中節文之會如當視而視當聽而聽當言而言當動而動便中礼之節文便是禮視如其所不當視聽其所不當聽言其所不當言動其所不

當動便是人欲之私不中理之節文是之謂非禮然非窮
理之精則必有錯認其所不當然者爲當文而節文亦不
能以中矣

問死生有命章

天者命之所自出命則天地之所賦于人者故以理言之
謂之天自人言謂之命其實一而已

問盍徹章

周制國中鄉遂之地用貢法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一夫受
田百畝與同溝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什而賦其
一所謂徹也野外都鄙之地用助法田以井授中百畝爲
公田八家各私外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也詳見周禮孟子

問子張崇德段

主忠信則存無不誠而本以立徙義則動無非禮而行以
進又互而言之能主忠信則所從者溥博淵泉而時出徙
義則所主者篤實輝光而日新其德所以日積而高自有
不容已者

問子張問政章

凡文公之說皆所以發明程子之說或足其所未盡或補
其所未員或白其所未瑩或貫其所未一其實不離
乎程說之中必如是而後謂有功于程子未可以優
劣校之

問先事後得段

先其事之所當爲而後其効之所得是不計功謀利也只
管爲所當爲則德日積不計效則德崇而不自知矣集註
已甚明

問明不正段

兩句亦甚明如父與做子、與做父名不正了便說來不
順呼喚無不順則所以待父子之事都不成了便顛倒無
序乖爰不和禮樂如何興得以致推之他可類見

問見小利

見小利便被小利牽制蒙蔽了更都不見大体處故大体
做不成只如效看自分曉

問克伐怨欲章集註拔去病根意

學者惟患不能自知己之病根所在耳若果知却合下便
當下克己工夫對境互截與之拔去一本淨盡然後爲快
豈有放縱第一着且做第二着且制之不行待他時工夫
稍熟後乃漸進以後之耶若然則病根轉深不可得而拔
留中一起一伏轉爲之優非所謂篤志求仁之道也

問集註管仲子產才德

二子皆無大學規模須是大學規模乃爲王佐才而伊傅
周召其人也

問以直報怨章

以德報怨乃老子出于有意之私可謂特加厚于怨者矣

而德無物可報不哉子篤乎其言死定偏滞在一邊若聖
人之言怨則以直報德則以德報二者各得其平極是明
白簡約更無曉欶勞様而其中旨意却反覆無窮且如姑
人日子吾有怨今適相值有罪即隨其罪之如何而公斷
之果賢耶亦薦之果不肖耶則屏之設若不肖者後獲能
改而賢則吾又薦之一惟理之當然而吾無容私焉是之
謂直而於怨固未嘗没〻以圖報也如此人舊于吾有德
今適相値果賢邪吾固薦之以為報若不肖邪吾則擯其
輕重使公義行於上而私恩伸乎下於德亦未嘗失其報
也此其言甚活樂圓轉無所用而不通所以為聖人之言
歟

問上達及程子說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句
有一節上達有全体上達因其言而得其意便是下學上
達也
問脩己以敬章程子說
此又極言敬之道程子此段成二節皆是推廣脩己以敬
以發聖人言外之意
問予一以貫之章
此章須玩味予一字要認定是就吾心渾然一大本而流
行貫徹乎萬物事者言之非可泛言其為一道也謝氏譬
天之造化發育萬物亦是一元之氣流行貫徹初無二理
本以中庸語證乃形容天理流行之妙無雕刻形迹即以

臨前意弱
問行篤敬篤之一字
篤猶厚而有力也不止是厚一字於厚之中有自力之意聖
人無不然但不見其迹偏篤與敬乃相對變字若篤敬則
又是篤其恭也語書皆不類
問志士仁人及集註語錄所辨
仁人身與理俱心志士亦能確然不易所守集註兩條是
辭本文兩句文義字〻相應甚明語錄所辨是說人當臨
境時直截一意無他顧慮尤為簡潔
問義以為質段
事到面前便斷可否此在是義以為質可否既定或從或
違所以區處須中節文無過不及是禮以行之於其區處
威出辭氣須遜順而無嘆厲方不忤人是遜以出之其總
歸須誠實到此事之成無欠缺可悔處是信以成之四者
皆一套事只於日用間驗之自見
問無益不如學段
學是親身去理會欲知能說思是心頭空思量
問智已及之而動不以禮乃有小疵是知處猶未周
匝如何
理義欲其周知而無不盡學問欲其大醇而無小疵夫豈
易至而亦豈可以易言哉
問祿之去公室章南軒說以祿去公室為專制魯國

之富以逮致大夫為政意移于大夫解得明
南軒分别二句説明但恐無事實則雖為雙論集註意恐
以上句主于君言之故曰君失其政不能制禄則禄去公
室也

問蘇氏説魯失政恐魯未有專征伐之事
魯雖無成文專征伐之事然征伐亦不稟按春秋可見凡
征伐不天子之事非諸侯所宜出則魯亦豈得為無
僭者

問性相近章
論性之本只是就氣中拈出理言非于未有氣之前論也
若未有氣之前則是未有人雖所謂充齊亦何在

問公山佛肸召二段延平師弟答問中云元晦更熟
玩孔子所答之語求一指歸處所謂指歸處是如何
又問自其欲往觀之則見聖人神化之妙雖叛逆
之徒亦無所棄自其卒不往觀之則見聖人貞通明
達才知其不可為則便不為之境此乃涅不緇磨不
磷處
磨不磷涅不緇是就到地頭說非是知其不可便不為處
看所謂指歸處只就程張中意看

問朱先生語録云吾其為東周乎謂平不隨身道場
作劇是如何
只是有家具在身邊看得用處也要用

問六言為剛勇二者相近如何分别質後章恶果敢
而窒與此二者又如何分别
勇是氣會發直前其敵便作亂鬭打剷是体質剛硬其敵
便碌牢果敢是好果決作事若窒塞不通便妄作矣

問正墻面而立段
二南所説脩身齊家最日用親切事若不知此本日
便有退敵無所見動步便有礙不可行集註解得極
親切分明

問民有三疾
蕩恣戾詐乃是意欲之私非小病也

問恶紫奪朱
朱是南方正火色赤紫是北方閒水尅火赤黑色似朱而
非朱恶邪之奪正也

問三仁按史記三處不同殷紀以微子先去比干乃
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為奴周紀云殺王子比干囚
箕子宋世家云箕子先諫紂囚之乃佯狂為奴比干
乃繼而諫紂殺之太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未知孰
是
或問主殷紀亦未純以為然小學書又却取世家之言
其先後亦有理今集註中又却是参取殷周二紀并世家
之文其攷之必得實當按此為定然其大義則須各就逐
人分上看他所處如何亦不必苦泥以先後非大義所係

也。
問三仁
三子獨之仁者只是即其事實中之見他心体之所存
洞然無一毫私欲之為累而其所處又各當於理而無悔
焉爾
問小子當灑掃章
須是先從事其小者近者而後從事遠者大者是謂循序
漸進由末以達本工夫不偏廢在一邊此章程子說得甚
快而吾壷甚微賴文公斷得分明於學者極為有力
問程子曰從灑掃應對與精義入神通貫一理雖灑
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
如曲禮為長者糞一段第一番且講究其禮要見其中一
箇節文曲折所當然不易處如必加帚于箕上此是初往時
以加帚其上方得兩手奉箕為恭若不然則所執参差不
齊不得而為恭矣于此知必加帚于箕上乃初往時節之
所當然不可易處也如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此是
正掃時以袂擁帚之前而却行以退則其飛塵不污及長
者若不然則其塵必汙及長者而不敬矣于此知以袂拘
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乃正掃時節文所當然不可易處也
如以箕自向而吸之此是收糞時必以箕舌向己而帚向
長者乃為敬若不然則是以穢處向長者為不敬矣於此
此如以箕自向而吸之乃收糞時節文所當然不可易處
也既各〻見得節文當然不可易第一番看便要見初往
時節文因甚如此當然不可易正掃時節文又因甚如此
當然不可易見得時此便是理也是理合如此而吾不得
不如此也既各〻見得為當然之理第三番又看初往時
當然之理因甚其如此正掃時當然之理又因甚其如其
收糞時當然之理又因甚其如此既不是聖人制礼使我
要如此務蹙又不是生于吾之己意要如此好看又不是
迎奉長者意要道好又不是畏長者恐激怒又不是恐旁
人窺其所謂凡此俱無所由便是天之命我者如其而一
毫人為之私無所與于其間吾只得盡恭敬以奉天職爾
是謂必有所以然者是理之根源来處所謂人事一処是
為天理于此可的見其實而於其中又細玩之可見其心
生道焉可見天理流行者焉可見敬之所以主一者焉可
見誠之所以不息者焉可見仁之所存焉可見恕之所貫
焉可見中之所寓焉此又其精義入神処即是上達処以
其類推之三千三百之條皆可見然終是根原来歷未為
難窮而節文曲折最未易究尤不可以可忽也
問立之斯立章
植其生乃制民之産厥事厥乃上四者應乃下四者
問泰而不驕
安舒氣象似驕心肆体胖何驕之有
、問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意相似何以

分別

上句是工役等事下句是約束立限輸納及禁止等事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九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

答問

答陳伯澡問辨諸丈人心道心之論

問張吳（南軒與晦叔字欲之湖湘學者人心之之字皆忽）說人心道心一是天理一是人欲

程子雖有是說然更在人自體察而人欲亦有淺深若察之不明則人心與人欲又都沒理會了

問二丈云操則存心道也舍則亡人心也

操存時則道心便在此舍則亡則人心便放蕩去了非可直指此為人心道心也

問二丈云其爲物欲者都是此心做去難叫做好

嗜欲皆從人心出心逐欲而陷乃不好

問二丈云主宰便道心矣

主宰爲物皆由理義乃是道心未便可喚作道心

問人心道心大意

中庸序說已極分明可熟玩味爲準末尤他生穿鑿轉見迷眩大抵心一也就中分別以其從形氣上發來本形氣爲主故謂之人心即四支百骸之所知覺運動者是也以其從理義上發來本理義爲主故謂之道心即其所稟受仁義禮智之心是也二者之心上智下愚皆所同然但人心至危殆而難安道心至微隱而難見雖上聖大賢亦不敢以為易而忽之況在學者尤須要分別得二者界分

明而操制之如飢則食渴則飲之類人心也嗟來之食則
不肯食嘑爾蹴爾而與之則不肯食等類道心也如男女
之欲等類人心也夫婦有別等類道心也人徒見程子有
天理人欲之分更不曾自体察于己以道心全做好底物
亦使以人心全做不好底物夫天理與人欲相對天理分
明是好人欲分明是不好道心全是天理固全是好然人
心只是平說形体之知覺運動未便是人欲未便是不好
只是嗜欲之類皆從此出極是危殆〻〻而唯事安息
安恬最易流易墮爾古人于此有精一之功焉精則要分
別二者界分〻〻明不相混雜一則專守道心之正而無以
人心二之要得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至
于工夫純熟氣質變化則從心所欲不踰矩身為律而身
為度即人心都統是道心而不復見人心之為吾聞矣

問人心無定如駿車流轉無須臾停楊至之曰然乃

人欲非人心也

然乃人心純逐於物欲之私

問程子謂逐物是欲而非心

所謂逐物是欲程子之意蓋謂欲者情也感物而發之者
情欲備本心之体在中如日若然細論之情亦心之感也
更以人心道心接之則逐物欲亦是人心而非道心之謂
未可全以為非心也文字須要活看

問心者知覺之謂而智亦訓為知心與知字亦須看
明楊曰不須如此說有心便有性二者不相離不是
先有這知覺而後這是非之理設〻安排出來又問
語錄云動處是心動底是性楊曰仁義禮智性也惻
隱羞惡等情也心統性情也分開說則動處是心動
底是性然論得來心性不相離然心後動那箇仁義
禮智便在裏許非設〻安排出來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為身之主宰者即此身上箇靈底是
也性即心中所具之理若仁義禮智是也心是箇靈物能
知覺智即心中所能知覺之理能是能非者豈可使將心
與智相對待分別是猶指日與光對分為二物也而可乎
所謂動處是心動底是性動處是其靈活能酬酢處也動
底是動之理也若合心性情而言則靜是性動是情心貫
動靜而統性情靜其体而動其用也所謂知覺在理義便
在只有淺深緣知覺則惺〻不昧理義便都在其中若
冥然不省則禮義何在即如人呼則便應其知覺之淺處
見孺子將入井便怵惕其知覺之深處理義隨淺深呈露
謂楊文此處說不破

答陳伯澡再問論語

問祖孫一氣

精與氣合而生鬼升魄降而死然祖孫一氣祖宗雖死而
子孫之身在此則所謂一氣者猶相貫於幽明之中固自
有長存不滅者所以禮重於絕人後而人以子孫世〻有

常祀爲首也
問康節謂性者道之形体與文公語録性是道骨子
及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
道者事物中所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性即在我之
理具于吾心而道之所總會也所謂形体者正如此初非
有待于人焉而後得而邵子文公之說皆互相發明本無
異旨
問楊氏會萬物于一己之說與孟子萬物皆備於我
異同如何
萬物皆備于我是言萬物本然之理皆具于吾身而已若
會萬物于一己是言人恁地做工夫然萬物如何會合於
己、亦如何會合得萬物只其意將不通佛家平等之說
墨氏愛無差等之云不如萬物從來不齊人所能作其間
小大殊殺各有其分而不亂但仁者之心無私則自無我
之間爾非以彼合我之謂也
問學者就事上逐件盡己心推將去
此語之病是臨事方盡己心而無平日存主之功爾所謂
盡己、者只是此心存主處真實而無僞妄便是忠平日
常如此到臨事時只是此心無間斷非於我而方
盡也
問盡己推己就事父孝事君忠及泛應事物上
如何

事親孝是忠恕之本所發用来最先第一件便在我上若
就此上分别二字則其正所從事孝時便是恕起頭處其
所存主于中真實無僞妄處便是忠至于事長弟事君忠
便只是以此事親底心達之爾但學者着力而然便是盡
便是推致自其所存主于事親時真實無僞妄底心到事
長事君時無間斷便是盡己之忠自其所從事於事長事
君時要得皆如事親底心便是推己之恕至凡應事物皆
是己與人相接了其爲心皆如此若其思慮當如何、、
此又是講索之事
問盡己心者推將去一句
況文執養太局蹙了凡窮格到窒礙不通處便須退步澄
神反觀其本養然後徐徐尋繹而進則堅者亦將自破
矣
問道者仁者渾然與物同体義礼者皆仁物字是人
物是事物若說人物則恐連礼智信不來若說事物
則與訂頑備言此体之旨不合如何
仁者與物同体只是言其理之一爾人物與事物非判然
絶異細論之事物只自人物而出凡己與人物接方有許
多事物出來若與凡獨立時亦無甚多事故此物字皆可
以己言所謂訂頑備言此体者亦只是言其理之一爾更
詳玩之
問文公稱許明道須先識仁、一段後數其說大廣李

者雖入李者於仁合如何下工夫
明道此一段話乃地位高者之事學者取此意遠在李者工夫只從克己復礼入爲得要此工夫徹上徹下無所不宜

問程子說訂頑意極完備乃仁之体然篇只發明與萬物爲一之意如何見得仁体
非指與萬物爲一處爲仁之体乃言天理流行無間爲仁之体也

問程子此下云實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
見得然理渾然無間實有諸己後日用酬酢無往而非然理更有何事更何用窮高極遠

問仁者之心廓然大公無所不愛其体段自如然非姑指其及物處爲然但不可偏靠此爲論言是如何
仁者之心廓然大公視天地萬物皆爲一体固無所不愛但偏靠此爲言則窮大而失其本溺於情而不及性爾

問博施濟衆章大意曲折
然將須將夫子所答本文分作三節看何事至病諸爲第一節夫仁至達人爲第二節能近至也已爲第三節上節是辨子貢之失夫博施濟衆亦仁者之極功但不可以是求仁今子貢欲以是求仁則失之迂濶高大而不切于己故夫子折堆之曰何止仁能如然必須聖人能之乎雖聖如堯舜猶不足于此不能做得如此功效安可以是求仁中節是就己上平說仁者之心以己欲立欲達之心而及於人則天理流行無間便正是語子貢以仁之体而為切于己矣末節遂說恕所以推己及人之事是推己所以欲立欲達之心而及于人亦引天理使流行無間其示子貢求仁之方可謂至近而易勉者果能如此則博施濟衆之功亦自此而可進矣
程子之說正是狀天理流行無間處當以己意体認之可也者不觀此而偏靠天地萬物爲一体工尋求則是呂銘之失矣

答陳伯澡問大學

問小學大學所教子弟如何分別
初間未知智愚皆當教之到十五年則智愚可見矣故人大學須看到爲天子之元子當有天下之責次皆亦建國爲侯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當有家之責故皆在所教庶人則惟俊秀者乃得與以其亦將任之以位也

問敬以直內如何是直內
內主敬則私意不萌更有甚曉曲所以謂之直也

問文公語錄無事主心有事主事如何是無事主心工夫

無事主心有甚大段工夫只是提撕常教醒定常放而已
看有走作便是不敬了心亦如何絶得不思但思無邪可
也纔思便是已發便是有事了惟動靜皆一于敬則靜無
走作動無邪思
　問氣質二字
流行乎一身之間者是氣凝定成形者是質
　問物得其偏有專得水之性有專得木之性
如動物頭横植物頭倒人頭圓象天居上足方象地居下
兩目象日月居前南頂中央百會穴象北極居後北亦其
得天地正氣之一驗也
　問其正也有美悪之異其通也有清濁之殊正如何
　有悪通如何有濁
偏正通塞者以判人物之大分其美悪清濁又從人中細
判
　問齊家中所以新之〻道治國中所以新之〻道平
天下所以新之〻道或是只自明其明德而人自觀
感爲善耶或亦須有施爲如礼楽政刑之類
二者皆不可偏廢家國天下大小雖不同而其所以爲齊
治平之道則一前古帝王此道皆備而堯典稱堯自克明
峻德至于協和萬邦二南詩詠文王之化自關雎至于騶
虞尤爲明著易見者亦其全盡此大本之一驗也
　問至善是揩工夫做到極處而言是事物中極至之
理而言
至善是物事中極至之理是所當止之地止于至善是做
工夫做到極處是止于其所當止之地也文義自
不亂
　問新民是在人底如何使之皆止于至善
須是到凡民與何人〻都有君子之行處方爲新民之止
於至善此亦是聖人善政善教全盡之功
　問殘闕致知章中系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
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莫不有所當然而不
容已與所以然而不可易者也一〻分析〻
當然所以然皆當理當然是就目今且看其合當如此是
理之見定形状也所以然是就上面委曲看其因甚如此
是來歴之根原也當然者在身如手容合當恭足容合當
重之類在心如体合當寂用合當感之類性如仁合當愛
義合當斷之類情如見赤子入井合當惻隠見大賓合當
恭敬之類人倫如君合當止仁臣合當止敬之類日用如
居處合當恭執事合當敬之類天地如天合當高地合當
厚鬼神二氣如陽合當伸陰合當屈鳥獸如牛合當耕馬
合當乗草木如春合當生秋合當等類皆有理存乎其間之所
以然者如手容因甚當恭足容因當甚重以下諸條一〻
各因甚當如此是理之所自來天命之本然也凡此等然
有事在皆當理會要一〻通達累能一〻通透無所窒礙

便是物格便是知至前書幷所答酒得條及奇去根原段
子思與其辯可併就之

問誠意前已有格物一段工夫而此章所謂自欺猶
有陽欲為善而陰欲惡如何

雖是物已格知已至而後意誠然亦須透過此關之後善
惡進退之機方真能決君子小人之域方真能判物方
為真能格知方為真能至若不透過此關則所知者忽或
變濟其所以謂自欺情狀自有如許亦何怪乎可不重以
為戒

問絜矩章初言上下四旁如一自南山詩以下止言
好惡兩端有不同及錯賞事為證

初言上下四旁均平如一是總說簡絜矩正意自引南山
詩以下則姑舉兩端以見其例云爾如已欲孝其親弟其
兄慈其幼而使民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亦上下之證
如戶闢亦闢戶闔亦闔不以後來變乎前有後入者闔而
勿遽不以先入拒乎後亦後前之證如並坐不橫肱恐妨
害傍人亦左右之証或問中所舉趙由為守則易尉而為
尉則陵守王肅方于事上而好人佞己皆已明白於此見
得明則廣而絕之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爾及文王視民如
傷如保赤子等類皆此一理也

問或問中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不能察彼之心
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或不得遂而有不均
之嘆

上既老老長長恤孤有以倡民而興孝興弟不倍矣而不能
制民之産使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育妻子至樂歲
終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則是不能以察其心而失所以
處之之道使彼興起者或不得遂也只觀孟子荅齊梁行
王政條目五畝之宅一段則古人察民心之所同而得絜
矩之道可見矣

答陳伯澡再問大學

問或問中於致知云表裏洞然無有不盡於格物云
精粗隱顯究極無餘不知何別或一物俱含此四字
或總百物始有此四字

致知言表裏以心之內外而言格物言精粗隱顯方周匝
物之曲折而備言總言皆當如此也

問知與覺字不同

知與覺並言則知是識其事之所當然覺是悟其理之所
以然

問程子曰但于一事上能盡其他可以類推是如
何

如親親上理會得盡便推類去理會仁民仁民是親親之
類仁民上理會得盡便推類去理會愛物是仁民之
類如視思明上理會得盡便推類去理會聽思聰聽思聰

是視思明之類聽思聰上理會得盡便推類去理會色思
溫色思溫是貌思恭之類

問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

此二節求之過深了只須平看如天之狀如何便恁高地
之狀如何便恁深天是覆地上是包地下通地是上載天
是跨在天中間天是浮傳在上是旋轉不息日月星辰是
懸在天上是附天而行地是如何結而為山岳如何融而
為江海只如此等類理會便是理會天地之所以高深處
何必要通索之冥冥漠漠耶

問或問中云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

日用事物間見得到當然不容已處則此理便真
切自住不得自不得不恁地做此最為人緊切處
也

問極其大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其小一
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此處欲分別其所當然
與其所以然之故如何

理無物不在無時不然大而天地之一闢一闔古今之一
否一泰小而一塵之或飛或伏一息之或呼或吸皆理之
所寓也當然就其見定者而言所以然乃大化本体從來
如此

問表裏精粗四字分別表裏是言物有內外精粗是
言人見有深淺否

表是外面裏是內面粗是外面形狀大槩精是內面底蘊
細密處凡物皆有此四者未說人工夫處

問修身章喜怒憂懼四者

此章只是四者感物而應不中其節則此心便為四者所
動而不得其正矣

問如恐懼如憂患若小可底事未甚迫近猶可排遣
若是大禍患逼近在目前則恐懼憂患如何不動其
心不知當此之時果何道以處之使各當其分而不
動其心耶

此二節是當恐懼當憂患之時如何要排遣死了心不應
若強要排遣厭禍其心便成釋氏去而所以為禍患者處
之便失其機矣

問意者心之所發若忿懥等四者謂之心之所發亦
可不知與誠意何異又如忿懥四者與親愛五者亦
相類親愛畏敬乃好樂之屬賤惡傲惰乃忿懥之漸
不知正心脩身又何别

隨本意各有所主且誠意章是說好善惡惡須恁底真實
正心章忿懥四者是說心之用處不可不中節脩身章親
愛五者又是身接物事時不可失之偏所主各自不安同
可比而同之

問或問中云君子理有未明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
者未必其所當欲遽欲以是為施于人之準

則、其意雖公而事則私特見其物我相侵彼此交病雖廷之除內跬步之間亦且參商矛盾而不可行矣

且以今人游浮屠者言之是所欲非其所當欲為郡守者率民礼塔偶善自州治之前及諸坊巷各建道場使民廢耕織買香禾會是我侵乎物民既太守威勢張皇其事莫敢誰何是物侵乎我太守遇諸處香燭雖費不敢辭民亦欲財脩燈燭化棵食楠設雖費不敢道是彼此交病動鬧郡男女游觀因而有爭鬬深介等訟太守亦自恭因忌不敢正其罪雖親子弟僕從亦動游觀之念而不可禁遏是庭除之內跬步之間參商矛盾而不可行矣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

答問

答陳伯澡問近思錄

問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二句何分別

發微指幾言充周指德言其所發見流行之實則誠也

問一陽復乃天地生物之意

須元亨利貞乃心之全一陽復處乃天地之心其動之端乃天地生物之意于此可見矣程子動之端三字最精宜詳玩之

問人生氣稟理有善惡

人生氣稟理有善惡者非指其理之體有善惡相對而生也只是言氣稟之不齊所以有善有惡其乃其理之必然耳

問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云云

其句已甚明白不用添字贅了造化人心皆如此當寂然不動之時是沖漠無朕然日用萬事之理皆森然已具于其中及感而遂通之際千條萬緒泛應各當莫非即其理流行發見非至此而後始旋生也故或寂或感雖有体用之全而其實只渾侖是一物而已不容以先後言如就蓮子最可觀造化其理尤為明甚方成房結子稍可食時来年生意胚未有兆朕而其根葉花實則已盡具矣每于其深有有焉所謂金核云者只猶曰路脉云耳

問心本善發于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
之情不可謂之心
心自本善何嘗有不善其不善者乃發而流耳其曰可謂
之情不可謂之心乃隨人問意各有所立今但當以意逆
之豈可只從而駁剝之
問氣坱然太虛云云
坱乃是從太初説來至為霜雪而上則氣之成象者至為
山川萬品則氣之成形者耳
問游氣紛擾如何是游氣
游氣只是流出來生人物底氣
問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
化只是変化坱物変化彼物惟是変則有迹而化則無迹
至于神則又妙而不可測耳
問定性書無將迎
未然而趨之謂之將未至而迎之謂之迎若如坱則是求
物為應先已自亂矣何定之有
問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誠所以居業至存義本義
程傳不同
忠信進德是存心處脩辭居業是行事處本義與上文相
應而程傳不相應亦不害其為同也
問咸九四程傳
傳義已明今只以王霸觀之王者之心無偏無黨所過即
化所存即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思之所及若霸者一用
其私心即會盟所及之國則服所不及者豈能感而通
乎
問忠恕所以公平云云是言理否
忠恕是做工夫處其工夫極處則是公平故曰其致則公
平格脉自明不必以理言也
問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
公只是虛説个理以人体之則公在我坱心廓然無私天
理便流行而為仁矣
問横渠精義入神段
坱張子推明易係辭本文只是槩言感應屈伸自然之理
所以交養互發之意若謂動靜相為用則稍緩而非切本
旨矣
問窮神知化四字兼窮神與入淺深説
神是天地之心化是天地之用入神以知見言窮神以至
到言知化非聞見之知如知化育之知乃黙契之謂耳
問顧思全好須是一齊掃去更無少留迹
須是統領之意其權在我矣古人下字甚有力
問莫非天也陽明勝云云此語法與視聽言動皆天
也云云一同否
何必相牽坱最讀書之大病毎毎愛如此便將其中無窮
之味都失了只如視聽言動皆天也是以氣言于其中要

識得真與妄是以理言而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
欲行循惡全好等語蓋就日用以晝夜體察則其功已微
工夫有無窮意味不比之寬貫非其大矣歟乎
問体天下之物体是体認體察否
體是以身体之謂視之無一非我如此則切于己而此心
之用無不周矣
問易有聖人之道四以言者云云
以者用也用易祇言所尚者卦爻勸戒之辭用易應事所
尚者卦爻陰陽之變用易制器所尚者卦爻上下自然之
象用易卜筮所象者卦爻吉凶已決之占四者易之本旨
大要而程傳以玩辭為主者專以理義言也
問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不備
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而無所礙處
觀理之會通以為行事品節之常見于爻辭者無不備
矣
問由象知數
物生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故由象可
以知數
問春秋傳序
春秋大聖所以明王道立百王經世之大法非止褒善貶
惡而已傳序首言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
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及語顏子為邦一節
乃其綱領也
問尚書雖看益惟得包廳如此之大
書皆帝王經綸天下大業從大公至正胸中流出乃聖人
之用處未可以小見而窺也
問易傳艮其背一段
不接事物之時不獲其身只知有理既接事物之際不見
其人亦只知有理
問欲常提得敬只是常惺惺三字最好若專就整齊
嚴肅上用功又太迫切拘束
須是整齊嚴肅便常惺惺焉有外慢而中不放者不可為
是厭煩憚勞之意也
問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彼好仁而不惡不仁則
習不著
好仁是善邊工夫必兼惡不仁乃有去惡邊工夫相輔兩
盡為密察精至也
問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是就孝弟中推原其所以
然則性命便在其中
孝親弟長是性命流行發見之大處今不務全盡孝弟實
到性命只欲于孝弟中推原其所以然者為性命無乃墮
于佛氏一超直入之說豈聖門實學工夫之謂也耶
答陳伯澡問中庸
問程子曰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成偏則為

會歟矣於中則為人此是泛言天地中底道理恐不
可分作未發已發之中否
已發未發是人心分別在天地只是統言此理而已然亦
何有偏倚何有過不及
問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水
張子氷水之譬未善氷釋復歸于水便是佛氏見而不亡
還復本來面目之說與天性在人不相侶也
問張子曰未嘗無之謂体
未嘗無只是言此理之實有然不直曰有而必委曲言未
嘗無者老氏以無為宗所以破異端之說也然亦不必鑿
此立論
問程子曰若言道不消先立下名義則茫茫地何處
下手
立下名義則有所依據準的然見之不精則名義亦不能
確定矣
問文公或問中言物得其形氣之偏而不能以貫通
乎全体
物雖稟得來偏然隨他所得許多其理依舊渾淪完足且
如蜂蟻雖偏於君臣之義然其報衛則礼也巧於營窠則
智也夫主則圈聚不食而為惜惻然則仁也虎狼雖偏于
父子之仁然有文章則礼也有威則義也獸有神色變與
不變之別則智也其他廣推之可見矣

問程子曰鬼神憑依言語
鬼神憑依事大抵是妖由人興多緣人之精神不足故妖
邪之鬼乘而附之若正鬼神則不然此不得以冥見乎隱
冥顯著微者為言
問楊氏曰權以中行中以權立
前後二說皆通然分析楊氏本語未甚明白權以中行者
中為主中因權立者權為主大抵知中然能權惟權然後
得中
問呂氏與程子論中
辨析呂說雖詳審然偏旁枝葉之論在文公或問中已說
破大緊要學者且須涵泳子思本文爛熟講究其正意大
義切于身心而實体之舍此不務而區區惟偏旁支葉之
急非所謂善學中庸者也
問劉用之問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根于理而日
生者固浩然而無窮
此語錄一段已說得明所謂無子孫底事已絕而根于理
而日生者固浩然而無窮乃是如今社稷祭句芒后稷廟
學祭先聖先師及群祭典禮之類非可通天下之常人
無後者皆以此一例論也
問或問中論宗廟以武異端徇流俗之說
後世祀典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是或異端徇流俗鄙陋之
甚而不自知其為非者

問或問中云不遺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言事言物何別

心不遺仁就事見故以事言至其境界是實地故以物言

[illegible]

問天焉有所倚謂大洪思議作為便是倚

此句只是結上文三語而言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靠于他術而後能哉亦猶不待賞而民勸不待怒而民威于鈇鉞之類若未說乃涉于釋氏之意矣

答陳伯澡問辨諸友情性之論

問文公答胡廣仲人生而靜說云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動故曰性之欲性無不善是與真固是性之動非與妄如何亦謂之性動

文公此句本是將情拈帶性來非指非與妄亦從性中動來也非與妄只是動後差卻不必過為紛紛若曰非與妄亦謂性之動乃錯會文公本句病在此

問情感物而動之時似有二截初頭裏面自惻惻地發動出來是第一截乃能然之理也到既動後易為物欲所誘始有善惡之分是第二截乃當然之理也

兩截之說甚支離能然當然亦非可分二截不能然何有當然不當然則當者妄矣若此所說則是合當做的乃後來旋扎生也豈本然固有之謂乎

問當初只因情非性無自而發一句不通後來季推卻今須看非與妄從何處發來故諸友推詳轉生疑惑

問語意云須看非與妄從何處起則是直截今云何處發來則若有所從而來矣所以起季者生疑只管展轉就理面尋求求之愈深而愈不得其要領然諸友所以轉展辨論如彼其不通瑩者皆緣性情理氣四字曉得不透四字分看須要界分極分明不相淩奪合聚作一處看又須見得脈絡不相紊亂如性與情正相對底物性是情底體情是性底用性是情底靜情是性底動猶形影然性無形狀非情無以見情雖外見非性無自而發性本純粹至善無惡見于情有中節不中節便有善惡之分情之善是從本性正面發來其不善是發處差來是感物蹉了性之本位而然非從本性中來也若便以理與氣合言之則性是天理然理不懸空必因氣賦形生而寓其中氣形活物不能不動而發於情則乘氣而發者也情之所以有不善者由氣有參差不齊其發時從氣之偏勝處差去故氣強剛者多怒柔弱者多哀其怒與哀豈能一一皆中節故氣質之性有善惡雖原于賦形已具之初而亦於發而後見天地之性本善然在氣質之中亦未嘗相混而無別氣質

之性以氣言天地之性以理言理固不離氣氣固不離理
但廸父說得自糊塗鶻突無以訂是非須就實事上裝作
一處看見得如何是理如何是氣要十分明徹不亂始於
切己有力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是氣質之性由人心所
發而以氣言者也如目不視惡色而視思明耳不聽惡聲
而聽思聰則是天地之性由道心所發而以理言者也此
等正理義原頭來歷處講之不明而見之不真則反之於
身一點不能有責之日用一字用不得是理于我亦何干
涉乎幸更詳之而併以通書之所謂幾者參致焉則善惡
來歷所由分瞭然無遺遁矣

答陳伯澡問敬箴

問程子說佛有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
以方外其直內者其本亦不是及佛氏不知理面實
理

佛氏亦不是不知裏面有實理他合下以理為障礙直要
一盡掃除使萬理俱空而百念息滅耳亦自不知有所謂
敬只是箇叅底工夫有似乎直內之敬耳而實不同吾儒
不必言空其所存養工夫只是要得此心豁然純是天理
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之謂須認此意休究方斷制
得明白

問敬箴辭不東以西至靡他其適謂心對事時主敬
勿貳以至萬變是監謂心當事時主敬對與當何
別
二字皆是應事時但小為之別耳本文上四句中程子無
適之義說敬覺是事始到面前方對境時下四句中程子
主一之義說却緊是心當在事上乃正截處時亦略有殊
殊不同也

問不火而熱不氷而寒

原此節四句及後節四句皆說到病痛重大而其語又本
用莊子熱焦火而寒凝氷句意更以感興詩所謂凝氷亦
焦火淵淪復天飛及前後出入動靜之言參之則其大意
亦可見矣

問毫釐有差天壤易處

此非謂些小事不敬便能做大病是言大病痛只在微細
處失起故千里之繆差之毫釐處千丈之就斷在一寸處
然亦當思微細處差失似甚小可何故便到天地變亂
三綱淪九法斁何為罪過如彼重大然始惟以空言解釋
須多歷人情事變之熟乃知此不敬之為害端的處業
乎甚可畏而抑以見此老非練熟情理明事義精亦不
能發到此真可為切己箴砭救人先脩于畏狄會歉之
備也

問豪猶敬天理流行無間是仁之体嘗疑天理流行
無間乃是仁之發用如何謂仁之体

仁之本体渾是天理流行無間無表裡動靜無隱顯精粗

其生生不息之機不曾有少停歇亦不曾有少休隔所謂用處只是就體中撥出一截爲言而與體實未嘗相離非謂體只塊然不動其中因見于發用而後始流行也更詳體認之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一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二

答問

答陳伯澡問太極

問無極而太極一節解

上天之載以理言無聲無臭解無極字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解太極字無極只是無形狀太極只是至理理不外乎氣若說截然在陰陽五行之先及在陰陽五行之中便成氣與理判爲二物矣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通書本義所向本義皆言氣通書解分理氣

繼字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以氣言善字性字與道字相應是以理言二解未見其有異也

問動靜所乘之機

動是理之流行出來靜是既流行底復止如弩机之一張一弛也

問五行生生之序如何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等以河圖觀之天一生水居北地二生火居南天三生木居左地四生金居右與今天地間四方四時位次相合恐是元初生來自然之序如此然亦是截然爲先後之序一箇生了又一箇生也

問五殊二實無餘欠

分而爲五非有欠合而爲二非有餘

問感物而動或發於理義之公或發于血氣之私這
裏便分善惡
非發於血氣之私便爲惡乃發後流而爲惡耳
問文公語錄一陽初動後萬物未生時此所謂一動
一靜之間也曰某嘗謂康節之學與周程所說小有
不同康節於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曉故多牽此爲說
不似周子說無極而太極與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
極如此周遍若如周程之極說則康節所說在其中
矣又曰伊川之學於太極上瑩徹於小〻節目猶有
疎畧康節却盡得事物之變於大体上有未瑩處二
段欲望周程康節不同處開教
康節本從數學入因而究竟得事物之理一〻有自然塲
看到那盡頭遂亦通及本原如先天圖象經世觀物及擊
壤中冬至天根月窟等詩皆可見只是理義根原正面大
體工未能透徹無周程等學問意識周程是正用功理義
之學於陰陽太極性命原頭大根大本人事大體上極瑩
徹精熟而小〻節目亦有疎漏處如易學象數却無康節
先天圖畫底意思乃以抑末視之不屑爲致論聖賢傳道
之統者惟周程獨當之而語君子成德之域則康節亦所
不歉學者致師友淵源固不可不均如李朱而亦不可被
爲高山之仰當各盡其景行之實然後於切己俱爲有益
也
問或稱康節詩若論先天一事無後天方要着工夫
先生問如何是一事無曰出於自然不用安排先生
默然廣云一事無處是太極先生曰嘗謂太極是箇
藏頭的物事重〻推將去更無盡期有時看得來頭
痛切詳一事無處是太極便是截斷上一節與事物
相離了却有箇起頭處文公云是箇藏頭底物此
是陰陽無始動靜無端底意如何
所說亦通但一事無處是太極乃冲漠無朕而是理已具
之謂以太極爲藏頭底物乃渾淪無端而涵蓄之富及重
重推去更無盡期則又千變萬化而本無窮極也
問物雖稟得來偏然隨他所得許多道理依舊渾淪
曰
太極只是理〻本圓故太極之体本渾淪理無形狀無界
限間隔故萬物無不各具得太極而太極之本體各〻無
缺不渾淪惟人氣正且通爲萬物之靈能通得渾淪之体
物氣偏且塞不如人之靈雖有渾淪之體不能通耳然人
類中亦惟聖人大賢然後真能通得渾淪之体一種下愚
底人其昏頑却與物無異則又正中之偏通中之塞者一
種靈會仁獸其性與人甚相近則又偏中之正塞中之通
者細推之有不能以言盡來說大槩得之
問無極而太極而字不是有兩儀意只是就一句中
有抑揚言此理雖無形狀而實能爲萬化根柢太極

本無極本字是指定那本體言無極之真々字是又有其實有此理而言見得道體無形狀中都是實理不是寂滅空虛便見下語精密

更須知無極之所以為無形狀而太極之所以謂之理者何故今姑以近言之極之為訓窮矣至也只是言此理之無窮極而實至極耳從而語其義則只是無聲無臭而為萬化之樞紐者下句放此

問人者天地之心或云天地其體而人其心也天地非人則緣何發揮得那許多底蘊道理出來或云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惟人能全得天地之心以為心又云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又何則

且平看來只是人處中間有弥綸造化之妙耳若從而細論之人之所以有是弥綸造化之妙者亦由其心即天地之心也來說二義須兼看乃足若又就人類中實究其所以然則惟是聖人然後足以當天地之德則又就天地之德則又就其中以所得之理言此說較密陰陽之言交則又以二氣交合而成此體質鬼神之言會則又以二氣精靈妙用萃于此心身為魂魄言

問陰陽鬼神之交會人與物同否

陰陽鬼神只是氣物亦無不有畢竟偏而塞不如人之魂魄為精靈耳禮記此數言蓋真聖賢之遺語非漢儒所能自道也

答陳伯澡再問太極

問太極之所以為理以其為天地萬物之至極而無以加之謂

太極所以喚做理者以其至極萬古不易而已窮天地亘萬古所不易者惟理此所以為萬化樞紐而天地萬物無此則不能以自存也

問無極之所以為無形狀只是渾淪一理無限隔或是渾淪無端意推前引後合一分言萬皆無窮極所以無形狀可見否

無窮極只是申明無極二字無形狀亦只是形容無極二字二意只一般惟無窮極所以無形惟無形狀所以無窮極須合聚散縱橫顛倒看徹前後終始精粗本末無往不然乃益見此理之為渾淪至極不說大槩得之但須將無窮二字急連太極二字合一看方見此理之為妙不可分開去恐成二截不相貫了

問文公解無極作無聲臭如何

無聲臭只是無形狀名稍有聲臭便涉形狀落方體是有窮極處不得謂之無極矣文公解用無聲臭語是說二字之大義詞不迫切而其理自曉然學者又過索二字於玄妙不知此只是無窮極耳故今只就近而前訓之語雖平常而意旨則甚親切明白矣

問無形狀是形容此理之本體無窮極是推究此理之妙用否

體有皆然不必判作二意指定分開說恐又成二截涉於有形狀有窮極而不圓矣

問理無形狀無界限間隔須把形器相比並看方影得此理本自渾淪

理不在形器之外非可離形器而求須大著下李工夫從千條萬緒中串過累到合聚成一箇物處方真見得此理之為渾淪至極亦便實能得渾淪至極者在我矣

問前截象而講云太極只是理自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及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此物本渾淪無往而不渾淪總萬物為一太極固是渾淪散而為萬物則萬物各具一太極个〻又渾淪如月落萬川處〻皆圓而其實在天只一个月恁的圓自四方八面湊合來到此中間為極更無去處自此去處分散出去四方八面都个〻停勻亦無偏剩亦無偏缺推之萬古之前不見其始之合引之萬古之後不見其終之離自其沖漠無朕而天地萬物皆由是出便是無極而太極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而又依舊沖漠無朕便是太極本無極甚細玩此段只是發明渾淪底意總萬物為太極一節是言自一而萬个〻圓足更無虧欠也自四方八面湊到中間一節是言中外湊合而〻停勻更無剩欠也推之萬古一節是言圓物活轉不停更無頭尾也自其沖漠無朕也一節是言圓底體相當自若更不隨物變化也蓋此理本圓故如此縱橫顛倒或開或合看來看去無往而不渾淪未審是否

說亦得之而未能意味浹洽大抵第一節言太極渾淪之理自本而末自末而本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圓具也第二節言太極渾淪之象自博而約自約而博一闔一闢而太極無所不至極也第三節言太極渾淪之全体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總只是一太極也第四節言太極渾淪之妙用自無而入於有自有而復於無又只是渾淪一無極也可熟玩之

答陳伯澡問西銘

問西銘專言事天事親之事

西銘非將事親事天並言乃是借事親以形容事天云耳

問知化善述其事窮神善繼其志

化者天地之用知化則如孝子之善述其事神者天地之心窮神則如孝子之善繼其志

問訂頑立心便達天德是言人能以訂頑立心則廓然大公便能是天理

訂頑是說人之立心如此天德在天言則天理流行為人

物所得者在人言則人所得於天之理也

問西銘甚原道之宗祖

原道說無原頭西銘從原頭說來所以為原道之宗祖

問游氏謂西銘曰此中庸之理也是言人物性體之所自來否

不止是言性體之所自來須事親天節曰言之皆是日用切已之實無過無不及所以謂中庸之理也

問西銘有箇直下底道理有箇橫截底道理

如乾稱父至顛連無告是直下底道理自于時保之以下是橫截底道理

答陳伯澡問詩

問詩大序六義註比中有專於比而又有兼於興興中有專於興而又有兼于比往說

不正言其事只以彼物譬喻其意是之謂比如螽斯宜爾孫有若葉之類全章皆比乃專於比者有上二句是比下繼有詞石相因者是比中兼興如南山甫田楊之水綢繆之類是也只托物興詞無意義相協者是之謂興如南有嘉魚南山有臺蓼蕭湛露園有桃山有樞終南黃鳥晨風墓門澤陂之類是也有托物起意與下文意義相類者是興中兼比如菉竹菁莪鴻鴈桃夭之類是也然詩人之情本甚坦易明白和平溫厚能無一點硬礙讀詩者須從容涵泳以會其大旨不比他書須逐字究索便拘礙滯泥而不通也

問二子乘舟詩孝造仲說父之命有可從有不可從者伋既不能避害而見殺是不可從而從也壽之爭死無救於兄而重父之過非義也如太子申生謂之恭則可謂之孝則不可伋壽以恭名之則可論其孝則不可偽謂伋可謂之恭壽恐不得謂之恭否

父母有過則諫三諫不聽則號泣以感動其天性之真必諭歸於道而無陷於惡然後為孝今二子爭相為死盡忽趁父之非命而恐傷父之邪志違經背理甚矣此其事無足深論而其志實為可哀故作詩者姑以著國人悲傷之情一以痛二子之狥小節而忘大義一以惡宣公之溺人欲而滅天理也

答陳伯澡問書

問書序

序乃先秦之儒孔門之後不可的知其誰何決非孔子作明矣如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乃武王封康叔告戒之詞而序以為成王可見其謬

問舜典以下春秋傳引曰虞書而今云虞書乃孔子所定者何在

夫子定夏書為虞者以其皆舜時事

問古人教人必先以樂是何意

古人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自幼年已率樂至成

德則可成於樂今此樂李廢已久視樂為賤蚤見此等語自說異

問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文公傳以水尅火以火尅金以金尅木以木尅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泄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如何

逆件言之是水尅火則燥者沃之煅者淬之火尅金則硬者柔之軟者剛之金克木則節者剷之倫者直之木克土則高者平之低者填之土尅水則穴以參之隄以補之此相制以泄其過相助以補其不足也又一麥言之則以水之制火乃不至焚燎而可煅金，成器則斷木為耒耜然後可以治土而播種焉此五行相克以生五穀也至若木乾則火熾火熾則竈土熱土熱則鎔金鎔金熱則水沸然後可烹飪以食焉此又五行相生以熟五穀也

問昏迷不恭侮慢自賢

昏迷不恭言處己處侮慢自賢言待人處二句相對惟昏迷不恭故反道惟侮慢自賢故敗德民棄去不與保邦亦與天降之咎意相對

問剛而塞強而義剛強二字不知何別

剛者勁而不屈強者壯而有力剛而弗實則屈乎物欲矣強而弗義則為血氣之勇矣

問九德有與教胄子之目同其意同否

上九字以性質之美言下九字以學力言所以成是德者前命夔教胄子有與此同其目者彼因其性質之美而輔翼以成之此則以其德之已成者言之也

問以五采彰施於五色只是作繪弃繡何須

青黃赤白黑性曰采施曰色衣皆玄裳皆纁所象十二章或繪於衣或繡於裳皆雜用五采本性而施之為五色也

問五子之歌五子仲康少康是二也

少康乃相之後后緡逃有仍而生去太康時已遠非可為太康之第也

問五章每人各作一章或云是篇次

五章各出於五人而詞意相次從輕至重渾如一人之手見其同心一體憂國之深也

問東坡少潁東萊三失之說孰是

蘇氏三失之說雖明然篇中無失天命之意未敢信其為必然者米林說為長矣而至于三則彰著已甚民怨必叢至矣人君弭怨之道當在於已明而後圖之當圖於未有纖毫形見之初則可以絕怨之根矣此三句自然相應可詳之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二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之第四十三

判

辭謝陳教廷條延入學

某伏蒙公堂特有寵命延入肖賢齋者顧是齋本以肖礼賢者而肅後進於儀範其所係蓋不淺區區愚陋何足為輕重而乃蒙甄錄甚感甚愧但自春首已在隆興村寺訓集童蒙既不可中輟而入學又不可姑以共命而往來乎二者之間又不可姑寄虛籍而惟月廩之猜又不能靦顏隨例日提携於庖人之側飽深獲罪深矣然蒙命又不可以虛辱竊有所欲言者敢盡恳於左右可乎蓋自教授先生下車以來最為意於學校既請史以訓之又考課以勸之又命宿學以鎮之又不時巡齋以察之又中月書季考以教之而文之甚者又列之職以華之而又參鄉評訪人物狀備為有學之先可謂卓犖振拔有志於盡職而非尋常苟簡為學校者比也然以愚觀之恐未得其所以作成教育之方將徒勤而無補歟蓋昔者聖王立學教民以民之秉彝有仁義礼智之性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與生俱生不能以一日離故使之群聚而講明服習之而其所以為教之條序則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其教之成則自鄉人可至於聖人而閭閻之薰其德者亦皆有士行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莫不一由於此而其說則具於孔孟周程諸聖賢之書昭如日星不我誣也今之庠郡即古之鄉學也一郡人才風俗於此焉係亦不可謂不重也雖今之法取人以文而聖賢之學則其法未嘗相廢而法亦未嘗是禁也故有志者亦可以有行矣內以是自治而外以是治諸人矣奈何世之士類皆志卑識凡斷與判古今為兩途截工違通衢以為決不可行而甘心於時流蹊徑自限為師者之所以教為弟子者之所以學舍科文之外無為也夫止於科文猶可矣今則左呼紅右喝久前後歆後偶唱亂頭倮體排言識詭爭纂號豆踰牆穿穴靡不有之遂使聖賢明倫之重地反為市廛烏合之淵藪蕩無繩檢壞人子弟使之然於棄人倫滅天理而齊為夷狄者常必由之漸漸皆是蓋不特在地為賊矣士之稍自愛重者恥入焉而凡予叢於自律而安於自肆者其肯輕去矩規縱慢傀焉自相追隨於放蕩無檢之地而取玷明倫之罪於聖賢哉此其有英才之具所以當為鑒利亡恥者之所利而端人雅士則惟願結環堵之茅於茂林之下清泉之旁與一二同志疏食飲水詠先王之風以樂吾趣而亦無求學之念也如執事以卓犖振拔之資二年於此勤勤於本其職也殆恐亦未免作學者以肄時文釣利祿之具而聖人教人之法則遺漏而未本欽夫肄時文釣利祿之具彼自急之不待作也作之者賈儒也聖人教人之法一郡民彝人極之綱紀則當一郡師儒之職者不可以不正也執事如卓然有志不拘

流俗之私情欲一變而新之則學宮郡縣皆見有近日所刊孔孟周程諸書在而仙里有陳君厚之者又執事之鄒學古君子也誠一訪焉彼必有以志復矣而又蒐集此邦之學明行脩者肅然在列則而翼之是乃率一邦均為君子之道也則某雖僻巖窮其餘潤以自補免克為郡之愚氓則受賜亦大矣區區叙此拜謝厚意非敢為謂也惟善人能受盡言而教之

擬上趙寺丞改學移貢院

某竊謂負高明正大之才者然後有以立高明正大之功立高明正大之功者必先有以定高明正大之見恭惟判府寺丞以天潢源派之秀來興此邦下車以來摘姦發伏有巨猾為民蠹終年不能去者一旦悉剷清之崇儒重道有越繩檢行訟庭累政無敢誰何者一旦悉鈐制之可謂負高明正大之才矣迷者悼此邦士風之一厄以為實原於學校作成之地規模之不端正養然為之更改期以振作而凡創之是能立高明正大之功矣以高明正大之才而立高明正大之功矣以高明正大之功淳之士子幸也然其所以為規模者大有可議未可以尋常淺見議之而奉承者以尋常淺見左牽而右拘則失其旨矣蓋向者梅菴先生朱侯之在此邦首務明教化崇學校以待郎李侯始創規模之已善自大成殿及池與尊道堂焉不可更移而滌病夫東西兩廡齋舍之迫窄暗曖不足以容人清講廢思一闢廣而明真之衆欲移貢院於他所而盡貢院之址悉以為東齋西欲移行衙於他所而盡行衙之址悉以為西齋其齋相挑悉南面每齋中間為廳廳之左右各為四大窓而各各裝截為四濶間廳之後為炉亭炉亭之左右為小庖及浴室與閽舍其外則以崇墉包之後齋之面則對前齋之墉一如太學之制時紹熙辛未春也擬秋月興工不謂入夏忽以丧歸奉祠而竟不果繼以司諫鄭侯承其有改李之名不復致其所以為規模之實遂毀東廡諸齋及填池之左邊悉以與貢院又毀東廡諸齋及填池之右邊別為學于西偏以與先聖廟相並然其所以為齋之間狹則反變大而就小抑又狀於李侯之舊邦人至以以俚語目之曰十八家以其局蹙不足副學校之名云耳今吾君侯病鄭侯規模之不善而欲復李侯規模之舊誠善矣然東迫于貢院之西廊不敢以侵入則在東諸齋必不能以寬廣西拘於鄭侯之故迹不欲以盡毀則在西諸齋亦不能以從容而池之塞者不復鑿則又不能以典墳雖視鄭侯學為差勝未免五十步之視百步較之李侯規模之舊未足以增光則亦何以集吾高明正大之功哉必欲稱此邦方面之体制則須定吾高明正大之見一遵晦庵先生規模之盛然後為可耳若夫貢院奉天子明詔賓興之地在此邦關係尤為重而視學校為尤急尤不可不擇形勝之最者度之前年之厄說者皆以為南橋之激衝

橋之造特出于卿大夫林寺丞願一眉傳之聽見不食採諸善陰陽者謂漳水不安靜而聚石以激之衝突距怒一如建瓴湍險之聲將何以自寧南橋之造蓋遣于出雲館以障水自此而下為鐃弓之勢不能緣帶之繞正陰陽家所忌橋造於此則下流有鈐束不足忌而上流有關鎖風氣藏聚盤礴自足以為雄勝然此事已失重大難整更不必深論惟是貢院正居其衝有前年之變則恐難於不移而其中迫窄不足以容衆則又不容於不移而此邦所謂形勝之聚者又有久虛而未舉則益不可以不亟移何謂此邦形勝之最蓋此邦行龍自天寶山發脉而來至欲結聚為州則旁起昂頭而為登高山然後左臂分枝而下寬平廣厚而為郡治面坐坎山視登高在乾為貪狼飛然其形雄偉秀傑為諸山之冠惜其下以浮屠鎮之浮屠無父無君之教非聖世之所宜容而所謂開元寺者又非聖朝之所創建特有唐之陋俗而五代之所沿襲至聖朝網漏向尚為未革之案固非有司所得專廢然移之他所有何不可若出一札之命許僧家自移僧人無不樂於效命吾因度其故地廣輪若干徹容萬人之坐為後進日增之計創新貢院以為吾君選取忠義孝友之士使行所學於斯世以佐國家理民物誠大公至正之舉非識私事樹之比亦當法之所制其中經畫既定其在兩旁諸小院之不相級者為案墻以障之左視光孝淨聚及郡治諸山為龍臂右視湖內諸山為虎臂天融地結氣象環合前廟之水實在南橋之內則南橋尤為有力乃復轉此而為吉所謂地靈人傑亦將理勢之不容已者自非卓然有高明正大之見亦何以照識之而定吾高明正大之見確然不為浮論搖奪以立漳民萬古之遺愛者非吾君侯其誰此敎語揭坐圖於此所邦人私竊相愛以為天啟之兆矣則待其人而舉之者端有在於今日然或者曰改學校移貢院大役也寧無優民費財之病乎愚以為善於區處則不擾民不費財而自集區處之不得其宜則雖擾民費財而無成大抵官司創造始必發公帑以市屋財而責胥吏以行文引四散之鄉村與民户交易於是假托行姦而擾民者百出焉凡用若干竹木若干瓦石若干甎甓若干頭灰若干斛米漆若干斤引之所載者百不知費弄其幾百而後百者始至官引之所具者千不知費弄其幾千而後千者始至官及其既至官直一緡者只估五百直十緡者只估五千較之民間私價已虧其半至請其半價之直則又有董修造職事之覓總備造匠之覓交領價物吏之覓估物價牙儈之覓與夫票支雜吏之覓出庫吏之覓經由諸門吏之覓實錢歸家能復幾何名曰依公估價而實橫取名曰見錢和買而實白奪況又易堅以瑕代美以惡胥輩於中種種情弊故其所萃集之物則徒彌駁雜備數而不復能以精良至於工匠所謂工師者止用一人而小小諸匠亦各有

定數乃閩境貴矣無寧居卒之趨供工而赴執役者特其贏軀無錢計傭者亦官或時支雇錢復為監吏所得不過素手而歸故其所制造之功則徒徇草率應命而不復能以固致是則公家雖不欲擾民而民實不能逃其擾雖不吝於費財而絕不得其財之力朝植而暮欲頹春落成而秋告圮焉所謂區處之不得其策者也善於區處者如之何漳州之產而七分之民戶居其一而僧戶居其六於一分民戶之中上等富戶歲數以十斛計者絕少其次數百至百斛者亦不多見類皆三五十斛無擔石之家終歲營々為仰事俯育之計且不能以自給則為漳之民戶者甚貧在官司絕不可更有毫毛之擾以六分僧戶言之上等歲入以數萬斛其次亦餘萬斛或數千斛其下亦六七百斛或三五百斛雖窮村至小之院亦踰百斛視民戶極為富衍以滅倫敗教不耕不蠶塊然一無用之說獨無故窮據而養有之閒居以安享之所與坐食之眾上寺不過百人其次不及百人或數十人其下僅五六人或止孤僧而已則歲費類皆不能十之一所謂九分者直不過恣為主僧花酒不肖之資是果何為也哉故今公家凡有創造無求諸他惟盡第彼僧門產業之高下而畫吾字屋界分之大小之財付之且量吾公帑之財為之開端而後敢辦責成焉耳絕無出一引絕無差一吏凡竹木磚瓦之類任其市僧私自貿易而吾不之問焉則其所聚者皆精良凡工匠人夫之類聽其以鄉例私自傭雇而吾不之繩焉則其所就者皆周緻假使有陪貼不貲之費實皆吾公家之財也移吾公家之財為吾公家之用彼特為吾斡之耳非起彼父母錢本也非括彼房奩中物也吾不可復為之恤也但得乾其竭勞之惠耳若是則吾民不知擾吾財不甚費而無不如吾志之所欲為往者判院趙侯之築州治亦大役也惟責辦於諸僧而民絕無所擾即今之廳事是也司諫鄭侯之築州學亦大役也每齋惟支百緡付之一僧亦不擾而學成即前所謂兩是偏也都運趙侯之造通濟橋亦大役也每舟惟支二十緡付之一僧亦不擾而橋成即今柳營江之所跨是也凡此諸名公蓋有高識明見獨識風土民俗輕重弛張之所宜而隨宜區處所以為至當不易之道如此君侯以為何如某素不喻學校教養又已設恩免不預貢院之選皆非有所覬望又不曾足躡貴人之門惟以鄉邦此事久為關與自創州以來至于今五百餘年未遇一賢刺史奮其然而豐頓之今遇幸諸侯負萬明正大之才秉高明正大之見而又能立高明正大之功此正千一之期苟于此不為州閭出而一陳之則退為有隱于邦君之賢而失事機之會退為得罪於鄉人子第而抱無補之羞是以冒昧而前不勝僭越皇汗之至

上趙寺丞論淫祀

某竊以南人好尚淫祀而此邦之俗為尤甚自城邑至村

淫祠鬼之名號者至不一而所以為廟宇者亦何啻數百所逐廟各有迎神之禮隨月迭為迎神之會自入春首便措置安排迎神財物事例或裝土偶名曰舍人群呵隊從横入人家迫脅題疏多者索至十千少者亦不下一千或裝土偶名曰急腳立於通衢攔街覓錢担夫販婦抱被攘奪真如白晝行劫無一空過者或印百錢小榜隨門抑取嚴於官租單丁寡婦無能逃者陰陽人鬼不同途鬼有何說欲人之必迎人有何見知鬼之必欲迎凡此皆遊手無賴好生事之徒假托此以括撩錢物憑藉使用內利其烹羔擊豕之樂而外唱以禳災祈福之名始必詭鄉秩之尊者為齋都勸緣之鄉以率之既又挾群宗室為之羽翼謂之勸首而豪胥猾吏又相與為之爪牙謂之會幹愚民無知迷惑陷溺畏禍懼譴皆黽勉傾囊舍施或解質舉貸以從之今月甲廟未償後月乙廟又至又後月丙廟丁廟復張頤接踵於其後廢塞向壇戶之用以為裝嚴祠宇之需輟仰事俯育之恩以為養哺土偶之給至罄其室掃其廩凍餒其父母藍縷其妻孥有所不恤錢既畢集富祠遂恣為無忌憚既塑其正鬼之夫婦被以衣裳冠帔又塑鬼之父母曰聖考聖妣又塑鬼之子孫曰皇子皇孫一廟之迎動以十數像群輿於街中且黃其傘龍其輦黼其座又裝御直班以導於前僭擬踰越恬不為怪四境聞風鼓動復為優戲隊相勝以應之人各全身新製羅帛金翠務以悅神或陰策其馬而縱之謂之神走馬或陰驅其轎而奔之謂之神走轎以誑罔百姓男女聚觀淫奔酣鬭夫不暇及耕婦不暇及織而一惟淫鬼之玩子不暇及孝弟不暇及恭而一惟淫鬼之敬廢人事之常職崇鬼道之妖儀一歲之中若是者凡幾廟之民被擾者凡幾番不惟在城皆然而諸鄉下邑亦莫非同此一習前後有司不能明禁復張帷幕以觀之謂之與民同樂且賞錢賜酒是又推波助瀾鼓巫風而張狂之禮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今此邦之所能榮奉者大抵皆非此族其無封號者固無根原來歷而有封號者亦不過出於附會而僭取何者而非淫祀惟威惠一廟為死事捍患於此邦國朝之所封錫應禮合制號曰忠臣義士之祠邦人之所仰然後既載在公家祀典則春秋薦享常儀盡有司之事必肅其壇宇嚴其扃鑰歲時禁人閑雜來往止于朔望啟鑰與民瞻禮乃為得事神嚴恭之道上不失乎敬鬼神而遠之、智下不陷於非其鬼而祭之：諂陰陽人鬼不相亂庶稱情而合宜固非民庶所得私祭而濫祀者也今悵衍僭越既不度廟貌輦雜又不肅而又恣肆為此等妖罔媟瀆之舉是雖曰正祠亦不免均於淫祠而已耳非所祭而祭之曰淫祀：：

福神其聰明正直必不冒而事之况其他所謂聖妃者甫鬼也於此邦乎何關廣利者廣祠也於此邦乎何與所謂假使有或憑依語言亦妖由人興不足崇信人惟素行質諸鬼神而無愧則雖不牲不牢而福神之何事此妖邪之爲乎至於廟嶽一會又將次第而起援鄙俚可笑嶽泰山魯鎮也惟魯邦之所得祭而立祠於諸州也何謂國朝以帝封之帝以氣之主宰者而言非有人之稱也巍然其峙者山之形也而人其貌者何爲立後殿於其後者又不知爲何山也自閭閻以有自嶽而以三月二十一日爲嶽生之辰者又爲何據闔境男女混雜徹晝夜而朝礼之以會于嶽廟入門則群慟爲亡者祈哀以爲陰府縲紲之脫履持者亦預爲他日之捌謂之朝生嶽州有州嶽而近城之民朝會焉邑有邑嶽而環邑之民朝會焉自以爲報親而不知其爲辱親自以爲脩善而不知其陷於惡與前迎者同一律皆壞風俗濁亂教化之尤者也端人正士徳政之下恐非所宜容國家法令迎鬼有禁前政方案叠曾刊其條於縣門政槃在案可考也某愚區區欲望台慈特賜法司關具迎鬼諸條令明立榜文并朝嶽俚俗嚴行禁止仍須布諸鄉下邑而齊一之於以懈人心之宿惑而有風移俗易之美者民財之妄費而有家給人足之道實爲此邦學幸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三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四

劄

上趙寺丞論秤提會

某伏覩朝廷注意會子頒行天下諸州大率秤提不起獨南津一邦得寺丞公嚴無民私閡流通行使一如元錢之數上下固已相安爲天下之最矣近日上司又差興化通判到此再共秤提爲之寺丞遣兵馬司根刷在城戶眼富室質庫工戶俾藏二百中戶一百下戶五十不測行與以摘之兩日之內會價騰湧不惟行使如元錢之數而見使增加與見錢等頓使錢輕而會重又可謂得秤提之机要乙千亦須椿五十三千有奇以居之則外取爲日間行用又將以何錢何會而給之其在下戶三則皆是貧者平時家無一緡之儲至有用財者舉貸計置則下之上者五十非三十八千有奇不可置何從而得之中者四十非三十千有奇不可置何從而備之下者三十亦非二十三千有奇不可置何從而辦之假使戶戶各舉貸如數則又各保護愛惜牢緘固守爲鎮家之具不敢以移用是又使民侍識會子而已耳安有日前流通之實况所謂增戶産居此邦十分之七日前數甲院或産者千或九十千或八十千歲入正萬斛正其多用會子之所而安坐旁視又何以均之所謂品官戶及吏戶軍戶亦非用會子之家乎而皆不預其數又何以通之下至鄉村根括農工正時騷然擾動

覔廢種蒔斧波菅備其力不贍者曰吾有死而已而昨被
允引昏㤪忻皷舞詠更生之賜惟城下貧戶日夜慄慄惧
官司撞點不能以逃罪愚區區竊以為會子之政惟貴於
公私上下無處之不流通非貴於偏責民戶之多為私藏
今莫若出一定格冨室上戶自産錢七千而上巨商貫戶
自鋪前積貨七百緡以上皆庫戶者不在産戶之家者以
簿曆有典百緡以上僧戶以産錢二十千而上並使收塌
若干數以備官司不時之點允而其他諸戶皆不立定數
貫之成塌聽其或出或入惟申嚴其日間行用中半之
制無拘于官戶吏戶及一切小小戶並五家為一甲遞相
糾察其不容會者告賞重實犯者痛懲則人人無不容會
而會子無不流通矣允會子之所以不行者非與者之不
肯用由受者之不肯用也五家相糾察則允有用財與者
不容於不與而受者亦不容於不受矣又委諸小會以濟
之使零碎皆得有用之便又指之前後之所賞與于民相
通無徒為人吏官族戶之所壽有而司官又無允自萌其
壅塞之意如輸納既用會而與祝色及衆足頭合不肯用
會之類又無允開其減折之門如交易既如允錢而又減
下七百三十以恤允便家之類果若是則會子自然流通
可永久無滯盖又不待如前之約束矣區區千冒台嚴伏
乞裁察

上趙大卿論鬻盐

某伏覩判府大卿先生視事以來愛民視子痒痾疾痛皆
切於身有病民者為之擊施實潭民千一不可遑之幸會
然一合境赤子有大年纏肌刻骨之錮疾日夜甚切望醫救
而不可得者今正遇其時敢為斯民罷斯苦餘七十盡一
横賦在潭民實為錮疾民罹斯苦餘七十年矣蓋自紹興
庚申虜寇陸梁於西隅陳欽一軍屯於群林停安宅為權
宜之計剏以食盐鬻鬻民間以佐軍須民以一時掙鼓之
瞀羲在掃除猶未言病後來寇靖屯移於衆而盐鬻如故
斯民瞀瞀始告病矣紹興丙子陸使與特疏請罷於朝闕
十月丙辰蒙聖旨依奉施行奈何陸使去而姦吏為之復
起紹興庚辰鄉人主簿林公宗臣又以書諮臺諫論其病
時江參政徹為侍御為敷奏之四月八日再蒙聖旨特降
本州駐劄秦何至乾道辛卯髙侯為以少年武弁不為民
遠慮復於城中鬻之然利門一啟歲入甚夥人非夷齊見
率動心官府果徙者人人類欲囊橐之厚吝徒致命者人
人類欲室家之肥於是張皇滋蔓流毒四出遂為潭民之
錮疾纏肌刻骨不可以復解矣始者十八鋪復旋廣而數
倍之編及鄉村外邑鋪有盐香一人走卒十數輩擅將人
戶編排為甲私置簿籍抄括姓名分其主客限以斤數或
父子一門而並鬻或兄弟同居而均及雖深山窮谷無有
遺漏雖有單丁婦戶無復逃免每季客戶勒買九斤斤十
九文該錢一百五十三足通一歲計六百一十二足主戶

勸加三斤爲十二斤該錢二百單四足通一歲計八百一十六足又有加至六斤爲十五斤該錢二百五十五足通一歲計一貫二十足成數一定到在私籍更不容脫至其係鹽則非復有元斤數之給但一升半合姑以爲名云耳而鹽亦非復官倉故物雜以灰泥黯汙不可食人户多有寧空輸錢而不願受鹽者其或與校斤秤詰美惡則以不肯買鹽率衆甲而罪禍立至繼者懔然更無誰何獨弱贅愚一噤聽命閒有偶他出户閉者則撮少鹽於屋簷之尾溝或門限上或户外有敗瓦器傾之而去則姓名已掛私籍及季冬將畢門索錢急於星火往往鬻妻質子責半解屋以償者亦有豎落辭囊絶無升合綠散但持空籍按月

索錢如故取足稍有稽遲則呵詈箠楚繫縛拘囚亦有被杖歐覓者或大家全數十餘其農器即徑携去更不問所值若干農民遇有錢枝以就贍則季冬督去無可從得矣一季一番前番之去必以是籍按于後番後番之來復以是籍按于前鹽既不實給則自官倉所請而來者徐散在少而堆剩極多故百户之聚只半籮可匝千户之鄉只五籮可均其餘堆剩則主番又往作一綱私責與籮平水頭二鋪之利或寄轉貨於商徒每籮本價例一千七百而客販騰踊則又不啻此總之爲動以百計漳土瘠薄民之生理本艱與工覩不同主户上等歲粜斛千者萬户中末一二其次斛三五百者千户中末一二外此大率皆僅取斗

斛不足自給與無産業同年間二正税所輸升斗尚不能前正税之外所謂二業産鹽不過數斤猶不能了况四季又重疊以鬻鹽錢所謂八百一十及一貫二十足者夫豈易供哉其餘客户則全無立錐惟籍傭作朝夕奔皮不能營三餐之飽有鎮日只一飯或達暮不粒食者歲輸身丁一百五十猶不能辦則四季所謂鹽錢六百一十二足者將於何而出之民生所最急處在飢無粮而何關於鹽假使官司或有按月如數給之彼亦何用此鹽爲當飢不足以代粮當食不足以代肉故諺者顧曰官與鹽一合恐我飯無炙不知我無飦飢來不可呷官與鹽一瓶恐我肉食淡不知我無肉瘦來不可啖况番輩於中又有需粮索酒

之擾擾雖盜犬之狀是以愁嘆之聲窮年竟日盈溢田里嘗以所親自松州一鋪實計之松州一鋪每鋪定額官倉支鹽一萬三千斤爲一百二十籮數錢二百單四貫足而鋪籍所管户眼有四千餘無不盡數偏散今且就四千戴數言之以二千五百户爲客户自一户九斤該錢一百五十三足而積之計三百八十二貫足又以二千户爲主户之加三斤者自一户該錢二百單四足而積之計二百單四貫又以五百户爲主户之加六斤者自一户該錢二百五十足而積之計一百二十七貫五百足合計一百七十三貫五百足就其中以二百單四貫足納官司原額其餘五百單九貫五百足則入之番家兼以鋪内如前所謂堆

剗而私賣者一百二十籮中可有百籮為錢百貫一百七十貫足通計一季合得六百八十貫足則鹽錢所入官府得四分之一有猾胥家得四分之三有贏又有納賄得無董兩季者合兩季為得一千三百六十貫足彼胥無故安坐不久而驟得此橫富之財買田置屋頃為巨室果何理哉即此一鋪以推其餘皆可類見環千里之郡為錢萬戶歲之所數為錢萬緡大抵到官五萬緡則入胥家者十五萬緡到官十萬緡則入胥家者三十萬緡正如奴盜分贓者坐家者指縱者所一分而親操戈者三分以優之官府何故貪戀一分甘冒奴民之盜而不耻乃反為胥家大作暴斂縱與之三分而不啻手紹興辛未來俟待制察其臧

丞罷去沿海之鋪十有一正欲區處盡罷迪於本司而去至嘉泰癸未甲子間俞侯監傳又深為討論灼見底裏實無與乎歲計於是一米闔郡諸鋪而盡除之載在廳壁記可攷也時惟特存龍平水頭二鋪以此二鋪者乃貴潮郡商旅之鹽與吾郡內之民無相干所謂諸弊亦無容作凡其來販皆汀漳之民動以千百為郡苟措置方有俾鹽皆精白上品長厚堆鋪前斤兩不虧而貿易無阻則所售易流通而所入易豐約每鋪元額一年一萬六千緡合二鋪為三萬二千緡其公家雜用綽然矣自俞侯盡罷諸鋪後應經費之外如延賓營繕犒軍招卒皆無缺用而又代納民丁十萬七千緡至秋淅郡帥亦無損前政交承之數則

則罷鹽之利害自昭然可見其或以歲計為辭而聽之存留者用度不及竟將何歸亦可不言而喻也民沾俞侯實惠二年之內帖息安寢吏不登門真若錮疾脫去而休養康寧再生為太平人奈未幾而開禧丙寅毛侯監丞為其子運屬所迫舊病依然再發復纏肌刺骨以至于今漳民於此抑又重不幸哉本路瀕海四州上三州皆絕葉不鬻漳獨非王土王民乎而獨罹荼毒至根深枝蔓如此之甚貪夫奸吏頑然瞪目固不足與語仁人君子見之惻然動心豈能一日以安而亦豈能以一日留今大卿廉素之節仁慈之德蓋與宋侯待制俞侯監籌共貴路而同肝膽真賢國治人手也必能仰體紹興兩罷之聖旨而減斥高毛

再發之奸謀一洗漳民百年之錮疾而示貽漳民萬古之遺愛斯生於此時苟不為斯民出而一言以贊其決則進為無益於君子而退為抱愧於鄉人矣所以冒昧而前並錄汪侍御劄子劉銘以參照本末而不知其瀆也伏望台慈特賜矜察

上明寺丞論重紐侵河錢

某伏覩使判近以侵河官錢失陷委官打量欲別行均數此誠公平之大政某因來訪求歷的見其失陷之由敢不冒聞竊以州縣二河居民千百家前業官路實地元納樓店務錢後抵官河塵地元納河岸錢後來官中改名為侵河錢各有定籍上下相承已經數百年矣樓店務錢右例

委甲頭催納取足今雖不用甲頭而都監人吏按月隨門執曆須去無容有欠者所謂侵河錢古例以千字文為號每號以一名為甲頭隨門催足後因官司不取辦於甲頭而聽人户自納於是人户不齊有納有不納其間或甲曹與乙乙曹多內遷徙不定官籍虛存甲姓名而乙丙遂成漏落者或户絶歸官後人請買而公據不声載者或宗室官户及前名骨家並無敢登門催納者或鄉居人買質郭屋日常户閉而人吏無敢催納者或賃人之屋以屋主居遠為辭而無復為納者或交關明載契面而恃頑不納者或交關不入契面而謂祖無此額者凡此等額無甲頭者為之斜察年深月久遂致失陷今别行均敷此等固無脫漏然一列並行而無所分别則恐常輸二項錢元無虧官之家重併被擾倘視聖旨敕省減降不聞加增似先違戾且其實畝一聽於兵馬司庄宅牙輕重之手有計囑則縮多為寡無計囑則喝少成多居民務農不遑安處前寺何寺丞備於淳熙甲午間亦嘗打量重叙已給曆付人户矣而民間惶惶本路漕使風聞即下本州住限於文移未到之前何寺丞亦自知其為不便已榜諸市曰河之通塞於州路初無利害民既不便官司自是不為何必洶洶聚擾日夜不已將手分謝奉断罷仰人户依舊籍送納而漕司文移復至民間頓釋憂慼為懽忻變怨謗為歌頌今若欲屈已便民則莫若帖兵官住量叙之議又照祖籍委甲頭催足有不納者仰甲頭申官施行則亦可以無漏落若欲公私兩便則莫若逐處各委巷長副同廂司隨家看驗納錢庫狀曆頭如照門有納二項錢庫狀曆頭即是常輸之家依然仍舊如無庫頭曆狀可照者即是脫漏失陷之家巷長副具姓名結罪狀付廂司申方特奉納估料納籍既均定後亦付甲頭司其催納之責如此則人户永無走漏官司永無失陷而常輸之家亦無至重擾實為大公至正之本君侯一郡父母為民之命係焉慈仁愷悌素已安習一旦忽有疾痛不得不以呼號撫之如子在吾侯誠無有晉鄰生窃不自揆輒以民之至情告焉干冒台嚴不勝惶惕戰懼之至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之第四十四

兆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五

劄

代人奏藁

臣聞今天下有若可安之勢而實非所以為安者不可不深為之慮有若可慮之形而實非所以為慮者不可不急為之防夫山東諸豪東殘胡逃死之机紛然四起而共圖之蜂屯蟻聚跨州據邑大者數萬人小者數千人一旦皆相率以中原遺黎而歸附於我俯伏轅門惟吾命之聽此其勢若可以為安矣然彼之所以謂豪傑者本非循礼守法之士非為忠義而發其大槩不過民之元兇劇惡里之老雄臣伏平生素負跌踢不可羈之才而素蓄桀敖不可

御之志每思其便而一逞之非能帖然真有屈服於我則我之容接之當如御龍蛇御虎豹畧其礼法而操縱之適宜非可遽以為得計而恃之以為安也亡胡自入長已來退伏屏息不復為吾疆場之梗而吾三邊之民為之解嚴自江淮達荊益數千里皆得以偃旗卧甲弛轉輸寬調發而宗鐵為姓亦得以奠枕而無北顧之警自日前視之亦若有可緩之形矣然彼很子野心非實畏我而遁也以韃人濺伉分道夾攻之急倉皇抗禦為救命之計未暇以及我而其咆哮跳蹋之素態固未嘗一日不思騁於我則我當亟為之圖萬全之備如拯焚溺如刃鋸之迫其後非可便以為無事而視之以為緩也今接山東諸豪乃安然不

狠顧忌而以庸將董之庸將若何而可以得其心乎且運粮而餉之吾糧若何而可以常繼乎束縛之以規矩繩墨如内執事之比使不得與妄行攻取以起兵端此固聖人愛民之至仁而有妨祖宗復讐之大義蓋山林獨善閉户自守者之私態而堂堂天國於天地間當其正道之所宜無乃區區過為畏虜之情而非所以待中原豪傑也彼其心蚁馬不得騁無以發其怒而飽其欲則必至反搏而内噬正如養虎於房室之内不與攖攫嚙免於山林則必至於壞房室而傷人養龍於池沼之内不與行雲致雨於霄漢則必至於裂池沼而為崩亦其勢之所必然容可不為之慮乎况彼之能糾集統帥亦必有超群出類之智謀勇

羈吾能虛懷大度以高祖所以御韓彭之術御之束縛於規矩繩墨之内寵之以高爵之虚名結之以不時賜賚之德意激之以故國遺黎之大義而付之以中原舊物之為功使各隨機會乘便進取得郡則與郡得邑則與邑會虜酋則爵之王其不使於我無損亦無容責之也夫如是則彼將人人踴躍於前趨而以後為羞矣是乃所以駕御豪傑得其心而為吾用之道不可忽棄而不介慮者也今於虜騎之退還庭方稍寧謐而以為幸安上下中外便歌詠太平百司庶府一切為之舒緩廢弛不知戎狄豺狼不可厭也宴安鴆毒不可懷也似聞亡胡甚析安於韃人使命至總萬一韃人與之有講解之漸則必復來肆侵軼於我

或天果積愁動能其命而輕人卷其故墟則與我為鄰者
必當殄渠之新啟志驕而氣盈其變必益急而其應必益
緊容可圖之或緩乎且吾自顧吾國亦能如壯狀為唐人
之上策品式條章果自治賢才嘉惡果自治干戈車馬果
自治井閭仟佰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又能如王朴為周人
先立不可勝之計群才果能集政事果能治財賦果能充
士民果能附乎舉天下官軍狃於承平不用之久無一可
恃甚有似於唐觀靖康之不能兵蓋不特沿邊之不足用
而惟靠於民兵耳如沿邊民兵猶姑以贍濟一時之急可
矣非可專恃為長久計也不早覺而為之變通則一旦嗟
驕如何其悔之啟事必內備而後夷狄可外攘王誠必允

塞而後徐方可來庭朝廷之本强而後精神折衝禮義廉
恥之臣誠死封疆社稷而後有金城之固未能厚德允元
而難任人則蠻夷何以率服未能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無
怠無荒則四夷何以來王妄進一男子必起單于之窺在
在無一賢必莫制千里之難必汲黯在朝而後淮南寢謀
必顏真卿守太原而後河朔有所恃必藺相如在趙而後
秦人不敢加兵必真儒用於魯而後齊人歸汶陽之田必
軍中有韓范而後西賊骨寒膽破必中國相司馬而後遼
人戒人無敢生事開邊隙此正古人所以爭强中國鎮服
外夷之常經而當時切世之急務不可一日緩焉而不講
者也惟陛下特留神介意深為之慮而急為之防無以爲

且拘事失大機無以定安危決大計明禍原發其可將
安强指日其可致實宗社無疆之幸也

與季推論海盜利害

某竊客不當出位而但言耳所接海盜利害關係甚重其
事蓋有不容失啟于同志者一言之夫賊之南涉非畏我
而遁也以賢太守之精明暨幕府之忠勤相與謀議規畫
為甚切出軍遣將摩餉饋實無一毫少吝而賊未能即就
擒者夫之舍舟而無素具故也賊既梁於巨浸中而大軍
之屯岸上者過多而水道者殊少賊徒之示我以驕狂不
可犯之勢而我軍畏不相及且無虎飛鷹擊之術而又狃
於安平日久無挫不與賊俱生之意岸上之兵徒束手而

空視水道水師又乘風而迤邐民船卑寡器械不精日夜
望官軍而不得會合董戎者雖親巖行陳相度要害甚為
懇切而下無銳銳將校雖統率勇進而先登民船與官船
不相屬將心弃士心不相一賞格雖明而罰紀不張請行
者雖奮發而至止者銳鋒熾賊氣不從勢不敵雖曰南徙
必易我而復來而我不可安然置之度外既往者不可咎
及今以後不可不急為之備以俟其來今為州司計者一
宜急揀悍銳之卒及選募重役軍兵與海道作過之人約
五百餘頭為水軍及擇銳驍勇出群之才分布諸船以將
之皆習水戰於南門外新橋之側日有課旬有按月有閱
而卻將或時不測臨觀以激厲之使其身慣出入於風濤

之上如履平地而不誤足熟馳逐於檣桅之旁如騁康莊不頹然後手挽擊刺斬斫之技隨吾意之所之而無不捷不足者不出兩月必為精水軍矣二宜擇境內瀕海諸灣灣船戶之籍凡有船總若干分為若干隊各隨諸灣灣推其才力過人者郡補為首領以統率之使督所統之船各斲利其器械以習水戰彼生長於海水桀驁之技本其素習今若從而激勵之振作則氣為之益銳而技為之益精至于技習已成則民船與官軍又期一日大會于近江而郡將從親樓閱焉若是則公私皆有水戰可用之兵而郡之武威大振矣三宜正軍政夫驅人於萬死一生之地人情莫不惜生而畏死必用命者有賞不用命者有戮然後人效於軍而不顧雖聖賢行軍用師亦不能以廢此近世軍政不立賞罰兩并俱廢者固不足道間有賢人君子存忠厚不嗜殺之心專用賜賞以勵將士而於重刑者有所不忍且身後堆金積帛豈足以奪人貪生之心而避、敵朴之威又豈足以絕人畏死之路則鋒刃既交前有必死之敵後必無死之形雖不思進而爭肯冒進昔諸葛武侯街亭之役至流涕以斬馬謖此公豈嗜殺者觀其言曰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翻亦以大義所當斷不容行姑息之仁而忍於一人乃所以為千萬生靈之地也大抵用命俱奮則有可生之理傾命不前則有俱斃之勢此決然無可疑者今賊未識正立法之始賢太守親祭貨文收隸死士之孤於賞固不吝矣然似聞當時失利同事中有先奔不為獲者若果然而廢其不用命之誅則異日討賊將士卒伍決不以區、之賞而冒赴死之地吾恐波濤洶湧之間彼此顧望不前其失豈特無功而已哉區、竊以為三者成此邦目下之急務果能揀練民兵以精水戰之技又能大明誅賞以作其用命之心技既精人皆致死雖用之大敵何往不克而況蕞爾海寇乎外此更當講明裕財之策以副之蓋士役重大非貨財力豐穀則運用斡旋不能以如志或曰賢太守一毫不妄取於民其如郡計之不充何曰事有經有權平安無事不妄取於民者經也倉卒有警隨宜而取之者權也今海道不寧米船百貨為之不通而群生之具闕此一邦通患正用權之時民力竭矣常賦之外決不可以妄取若寺院者民之保障乃國家物力而生持者實之非僧家祖業與房庵中物也移國家財為國家用以安國家之民非郡守私計也於僧乎何傷蓋空門設教本事清虛寂滅以獨潔其身於斯世已為無用今其曹無復有備祖師來意大率只是飽食煖衣於閭閻無事之境尋一巧運機籌鼓唱邪說以謾良民財帛為嘉養之資且依居拱手先意趨和以均致時官權貴之欲而藉其聲勢凌蔑閭駭肆志邪慝無所不至此與盜賊無異未可例以齊民視之則今亦無名色過取只納住持五年者納貼頭錢與棋貼不願納者聽別納錢者住持至甲乙

寺亦隨生高下比附而行之此輩人自桑輸何適取之有
及童行輩諸寺動以百為群擾諸鄉喬壘道流曰集民礼
塔而取其金動以千百計小民沾體塗足為仰事俯育之
資終歲所獲能幾何而積日累月取之為之一空良可家
憫今將此曹悉籍之丁帳未為過也至如桑山一所非有
寺類而僧道設計裒斂民財尤為精敏每一藏閣招誘農
商工賈逓分部次各以時會名曰燒香就稠衆中察其稍
黠事者分使疏題請為勸首抄題錢物無數以致百餘經
年積畜今已浩大而其中輩行屢經官司爭主首之權此
亦可以按籍奪而歸之官又加凡寺一遣田祿疏題民財
見以巨萬計此誘陷良民子女之淵藪天其或者故一除
之而愚民逆天再造今後其數目移為公家討賊之助正
所以順天理合人心又何疑焉至是而又不足則勸諭公
海豪戶助軍彼亦切身利害自其所願又不足然後次第
及城中巨買貴族之借助亦義不容辭者凡此等類皆所
謂時措之宜而不失為權中之經未可小不思而重行之
君子奉事惟其理之當而已隱忍回互最害習因循苟且
最害義奉〻之愚恐可以少助幕中參謀之萬一惟剛明
正大者試一擇焉實邦人千萬之幸也

代王姚父上其守論塔會

其鄉有所聞冒浼台聽六月初道路讙傳以為〻之民聚
議欲於本府衙前創建塔會云會人以噬却其請矣有識
之士方嘖咏識度之高明越旬日後又讙傳已得郡判許
其為塔會民間安排措置欲赴塔會所云有定期矣識者
鬨之傳然為之不敢信誠以此等事乃出于鄉閭武斷者
假托異教裒斂民財以為媚上行壽之計而非出于細民
戴慕歸美之誠心蓋好名俗吏之所喜為而高明正大君
子之所深惡也竟道路之傳其然豈其然乎夫佛氏絕滅
天倫枯槁山林本欲逐其獨善為我之私蓋特西胡一方
外之士非可通其教於世自王道不明邪説跛行流入中
國而華人之猖獗者又文莊列之虛無以佐其高於是無
父無君之教充塞天下七閩五代僭偽恭奉生民罪惡弥
天妄靠浮屠以為識悔故度僧創刹視它所為特盛泉人
至今動輒以佛國自名而不知為生靈巨蠹吾民噬〻奉
趍日熾其竦耕種偸安佚者競棄為其徒且莊嚴金像大
倡冥司福田果報之說竭產實財肆為妥居美衣豐食之
計其聚男女雜坐以梵音輪玩則謂之傳經率男女躡足
行拜於通衢則謂之朝嶽列男女行伍張燈膜拜則謂之
塔會尤為勸首者非豪強之姦民則暴橫之公族執疏登
門如誅所負無告愚民一休於身後之冥福再傷於傳勸
之噬殆三休於勸首之陵壓至妻子鬻鬻不充而興官以
赴佛會父母甘旨不贍而供具以奉亡人奪仰事俯育有
用之財費生理日窘皆此之由而為無用之給刹塞向壇
戶至切之資而為不切之費生理日窘皆此之由今者無

故援於通都大衢創爲此會在隨波逐流時祿其官之前
亦未足爲怪在立節守義學古希賢之下則大爲不便蓋
不惟大可怪而亦大可嘆不惟大可駭而亦大可惜以今
人平日器識甚正名義甚高所白王增之妖術於群公趁
和之日卻吼水鮮厭之邪說於奉行天討之時何於今殆
若相反豈昨明而今遽暗歟竟不知其果何說也蝟百姓
祈福歟昔韓公持國師許伊川程子往見謂公曰適有中
聚浮屠何也公曰爲民祈福也程子曰福斯民者不在公
乎韓公即爲愧悔服義今兆盧淸平年谷豊熟民物安堵
吏絶登門閭境和氣熙熙實皆賢太守精神心術之所運
家於惜但之所形其賜有不可誣者夫豈必待數百人膜

拜而後致此哉謂斯民欲以禳太守之福歟聞聖經有求
福不回之說矣有自求多福之說矣未聞以邪道外求也
彼所謂佛氏福田果報天堂地獄等說援之天地與幽明
實故萬萬無此理如依憑邪法爲之私祈陰禱是乃蒙世
州縣貪夫納賂以囑公事者之鄙態寧有當乎天地神明
福善禍淫之公心正直寧不反以貽笑於天地神明之側
乎若曰邪說本無足戒但斯民拳拳酬恩報德不自已之
誠有重違其情耳果然則是豈不可明言以諭四民謂爾
但各安爾田里各勤爾生業各修爾孝悌忠信無爲非理
爭訟以塵殺太守之聽是乃所以實報太守而亦太守之
志願也何用爲此虛幻之奉乎且大賢君子時人耳目當

世所儀則本動一不謹則無知之民視爲當然群趨百和
猶揚狂瀾而助之長鼓頹風而使之駐也其害寧有既哉
昔王公眉事守此邦當時豪民亦有以術前婚會爲請者
眉事公照其姦迷之理以正其聚斂之罪末難以闔郡公
請從怨猶封罪名於書以杜其後自是一德良民得免梏
亢之擾者二十餘年最後奸雄之徒火熾不得逞乃從吏
排貴子弟爲倡首而婚會復興識者規其顚末未嘗不爲
此邦風俗慨嘆也先生德望器局王公眉事篆行也豈本
措尚在王公眉事後乎或恐稍外典之道甚高未容以凌
駕則彼高談性命所謂最精妙嚴持不離吉子以生爲性
之說而其內省工夫至極處亦不過戒愼以復性而已蓋

皆儒家所深鄙而指爲吾道之賊則雖持名教者尤不可
不謹也況乎夫耕婦織之業於是而廢焉男女淫奔之風
於是而作焉醉夫爭鬪之獄於是而興焉因緣不虞之變
又於是而可慮焉盧福未見而實禍互開抑其利害又有
甚者此拜近創大道場有三所一則衙門前二則壽寧三
則開元寺之普度會所謂勸首者雖隱匿姓名托之宅人
而主其謀者大抵實豪強之宗子也此等平日聚儔屠牛
交結胥吏肆爲非法本非向善之人所以爲此者特不過
以奸謀詭計逃責太守無所施故借是色目哀斂民財而
恣其醉飽淫蕩之私耳集衆定社已封手醵酒一出題疏
僕夫負財欄醉而歸原其假托實與平時聚儔屠牛等事

同工而異曲耳到頭會其歸勸以太守為名到其音一畢則所積丘山席卷而歸雖欲胃光媚而匀稽之此其肺肝自可灼見假如一受其賄則異日有遺法至於黃堂之前爭不為之動而躊躇其筆乎區區一介非固為是狂僭之言所深惜者以明月之珠夜光之璧有纖微玷額則非十全之寶矣幸毋以山判已出為嫌此正聖賢不遠之復而闔郡觀聽之由新所謂正人心移風俗之機也惟大賢君子深察之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五終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六

劄

上傅寺丞論學糧

某伏以判府寺丞下車首先篤意學校風化本原以鼓舞養不可偏廢謙謙訪及利病因竊采傳內外僉言參質耆老公論皆以本州學糧古來號為天下豐美大觀政和間撥養五百額後減殺至二百員淳熙甲辰乙巳間田教全年破供無旬休節假及堂試日並皆道食常廩然有餘及有學糧官後一年二補每補僅破一百日食況又累政撥田入學乃常告匱至有今日之極其故何邪大抵始者非天雨鬼輸而來今又非氷融雪消而去皆係乎其人若非監官之乾盡則庫子之盜竊非催科吏之蔽欺則輸納戶之欠折今惟先效究府庫失陷之弊以清學糧所聚之地則目下便可以蘇醒有濟繼又究整理田畝失陷之弊以豐學粮所出之原則日後抑可以久遠無壞謹畫一開具于後少祥采擇之不幸賜台覽

一學粮庫不在學之弊

本學倉元皆在學見有旧所存在因癸酉紹適貢院引試貴推官桂撤出錢粮權寄軍資庫試後因循不復撥回然軍資庫與學隔越易生情弊湯推官攷內嘗因士子有請撥回在學未及一年復為秀華轉移之軍資庫今要若仍旧在學此乃十目之地庶幾諸弊不生

一庫子兼管他庫之弊

斈粮今在軍資庫內與歲計共一庫與增盈庫相　聯凡是兵孫一名充三庫子軍人或借請歲計錢異發常將斈粮錢代支及或用盈錢又將斈粮錢借撥種目移易如此所以滲致虧消折今若移斈粮庫在斈則免與諸庫混雜只差吏人一名專掌而無兼他庫眼則可杜移易借撥之弊矣

一催科不嚴之弊

村居佃租爲數不多其欠亦少惟在城抱佃之人自五緡十緡至三四十緡或以假儒或以勢族或正官戶或宗室僞名多方計嘱司吏如今年秋收已畢却遷延不輸至明年新租之起尚納未盡新租既起催則舊欠不復督更拖一二年便望赦恩蠲放矣此學粮所由欠折今當其要所爲催科之限須如州司納子料錢責之正額與貼一年拘催一年以取足爲了當不許違期拖欠有賞有罰如此則承行者無不効力而欠戶難隱蔽矣

一學粮與貼盜用之弊

本學催租只差齋僕益憑吏卒下鄉之擾也用之既久弊所由生村居民遠或以租錢付齋僕齋僕不爲輸納與司吏通同使用遂免檢點違限書吏亦往往挽攬在腳盜用監官稍顧此校期會則積欠愈多甚若監官令與貼劃出欠戶彼既嘗用過佃戶之錢却將欠戶姓名隱匿遠鄉村民但如有齋僕司吏手寫領榜爲憑而劃欠又不及之其在城抱佃之人每月以錢賂司吏名曰帳腳慶護不催或以一年租錢私付司吏遂不復責之全納此皆監官無比校而程限不嚴之故今當其弊須逐年全錄佃戶姓名作三冊子其一監官所其一學官所其一在斈常嚴程限比校如有慣催不登數者監官或不料則斈官當控申州如此則催科一一分明無可漏落倖免者矣

一納米之弊

本學輸納彼佃戶作弊米變爲谷谷變爲錢大斗變爲小斗百足變爲百省其來已久向者白米之納倉廒盈溢陳陳相因近來不過年納二百餘石僅可以周一補造飯餘後一補則官庫支錢就本舖糴錢既不時給舖戶皆臨時供應濕之米益由納米之日斗子昇與貼取最足大重一石至費六百文佃戶苦之逆計嘱減落米數紙作錢納如進祥一庄租米納白米、又精良去年湯推官臨督却計會納錢是致斈粮米數又須減少外有合納本色之戶多遷延不納至米春却著折價折價計行又不鋪錢此皆在城抱佃之人百端計嘱司吏通同作弊遂至斈廚一旬有三五日不遑食今當其弊須嚴實一年合用若干米取元納米精良處錯定其數俾永輸本色仍最足減輕最足立爲定制而嚴禁胥徒之横取然後人戶樂輸而年間可以足用矣

一庫子受納之弊
舊季中受納監官給一到庫印與職事收每日有人户納
錢到庫、子交狀訖即批上都曆職事遂將庫狀就都曆
上合同打到庫印付井人户去及人户取鈔時將庫狀比
都曆上合同方給鈔弁之此更無可容弊處後來庫子為
見其中無所取乃轉移監官職事印只給一印與庫子
自打庫狀從此遂無稽考如有一日或十户鈔到皆是自
印庫狀付佃户去其實只將五户納入附都曆而餘五户
別作小册謄私記姓名為盗用計官司無從而知但云鼓
門下抄附納錢有總曆皆本人自抄附已有豈帶然鼓門
抄附所納佃户姓名錢數不曾申舉粮官季粮官亦不曾
就門頭取會一日有若干人錢數是致庫子公然盗用一
年不入都曆推敲詰其端由此觀之庫子私記小簿最是
作弊要緊處之甚秘如去年春庫子楊茂冬則陳起一年
首尾盗用數百緡或下獄或逃竄皆以私領佃户錢不入
曆之故亦緣司不測打開私匱攫取私記小簿勘之乃獲
知其狀情然其錢竟無從追補今若移庫在季弁依舊差
職事於受納時親就都曆打到庫印在此等盗用諸弊無
容作矣
一庫口椿錢之弊
納錢椿椿庫口至晚監官須入庫收藏或諸職事監收今
多閱日不曾撤入收藏吏人奸狠無不潜移盗用　是官
司以錢付盗手而非盗者之盗用官錢也
一驅磨且從近年
主季粮前後亦多姦惡不常如甲子年間在黄判官　景淵
手多有計校錢下粗歉然未到無丈梧處至癸酉甲戌間
在款數收内傣錢猶依舊例定於本月初六日支食錢定
于旬日給歲暮又須出来春兩月錢與人為歲節之用亦
未聞以匱告及丙子後入湯推官政便支遣不行或春季
錢至秋而後支或秋季錢至次年而後給緣是湯推官不
了吞箪多作奸弊不曾知覺且時受其蕉布吉布貢每以
十足為累因遂鉗口無非檢點矣豈知蕉布吉布等物即
季粮錢換名邪至任满之不有人户錢被吏領去在已以
百貫為率而不到庫者有欠在人户分上只厚賂吏人庇
蓋而不復納者要檢照見季粮太久闕不弁批書責其填
補未幾而權要之書至復弁批書去新官交印乃曰前事
吾不理於是諸作弊老奸巨猾網漏矣今幸遇天開日明
者未能從遠年驅磨且近從湯推官内丙子年以來委請
明官驅磨其出納之數年間所納若干所出若干一一嚴
核其實則諸狀滲漏侵盗情弊皆瞭然不能逃矣
一主季粮時擇清明官不可拘在一司
季粮專在一司雪官則官無常人有公清者有不公清者
有明曉者有不明曉者幸而遇公清明曉者則才有染胥
之善士無不飽之嗟不幸所遇非人則其中奸弊紛孳膠

轄惟隨時選擇曹職中有明者主之至或滿去則又聽斈中公論推薦曹職中清明者代之而不拘定在一司此所則變〻則通之常道果如是則曾斈粮當得人而士子常沾國家教養實惠矣

一教官與錢粮官通知出入之數

斈粮收支出入固當責之監官而稽考驗撥係當在斈官若斈粮官主錢粮而教官只知教導各不相通財則已匱而教官增額太盛錢當給而斈粮官反以窘乏為辭前此教官亦常檢照斈粮同簽押似乎通融而權實不在教官及湯推官禀白州郡後不令教官與檢照而錢粮官始專其權以自恣矣

一學糧典貼及庫子須擇人充

舊來典貼及庫子皆都副吏保明選差正額手分貼司謹畏有家地底保人充後來所差不擇多用會子數百求之緣其中可以作弊大有所獲之故老奸巨猾一入其中肆行盜用無所顧忌寒士更莫敢誰何必欲選差宜從田例

一歷盡斈粮之弊

舊來有錢粮官差龍溪縣尉受納有茶湯錢舊置武生員以兵官為教導有教導錢今尉司既與交納而供茶湯錢者如故武生員廢已久而供兵官教導錢者猶昔何為之乎

右開府庫失陷條件大槩其間情弊頗多未能悉知更在委清官明以稽推究先且從湯推官內三年來驅磨其出內之數後移庫置斈中擇謹畏人吏專掌然後即諸宿弊一併洗清之則府庫之先陷者可以立振矣

一斈田畝籍有青冊子可按為準

本斈田元租有大觀年間畝籍傳之既久頗有遺亡不具在淳熙戊申間黃推官澄主斈粮注意最實為久遠計申州重造畝籍每庄保田各差職事一員副以官牙一名書吏一名盡正一名前去地頭打量步畝畫圖田段叙定租數額為簿籍名曰青冊已公平明允可按以為準一正本藏斈粮司一副本寄軍資庫及黃推官滿去諸奸弊即復萌生今已三十餘年田租數〻更變未委此青冊尚無恙與否恐有患其害己而去其籍者今宜速去勘此青冊果儼然無變動必按其畝以覈今見在之田按其數以覈今見在之租則凡今之不如籍者皆可從而整理矣如其無足憑則重差人遣畝帳亦不容廢

一累政撥田添斈粮

前郡守日傳樞傳侍郎俞監簿莊侍郎趙寺丞諸公屢撥廢院田添助斈粮或二百斛或三百斛又在青冊租數之外具載碑記分明年間用度宜有寬裕而乃日甚焦熬何也此等田若例遺作弊曖昧則方近接耳目未至無稽考

嚴不可不覈定數附青冊子為傳遠計
一田租減落之弊
本州斈種元號萬餘今年間所入僅止七八千而已盖緣三十年來累被奸猾佃戶計囑司吏於錢粮官蹈替之日假作拋荒逃亡說名入狀計較減落田租承佃依旧只是元佃本人然租簿所批附減落之數不過只是司吏自注有何勘會憑據有何經官印押大抵都是作弊兼尚所以大至失陷今欲一一整理須先多散榜諸庄保內許人戶告首其隱瞞之數者與賞佃或自首其元數者亦與元佃及趁春寬未動許人增租改佃務以青冊元額為準則斈粮庶乎可復舊矣
一田租瞞減之證
湧口莊元係莊氏捐百斛租田以助斈粮其載斈碑始者每一桶斛納錢一百五十足中間將二桶斛折為三官斛納錢三百足有舊鈔可憑後來佃戶卻攙之蔡叅政林容等計較將每斛一百足作七十價輸納今元佃見在無慮而租錢乃至三變然其間亦有人戶分佃如陳高黃進者目今尚每斛作一百足納官此卻攙之弊瞞官頗多豈有一項租田卻有兩價推原鈔相校為弊灼然上項本末莊氏子弟備知端的其他莊田情弊亦多類此本此一端則他田情弊可以類推
一學田有偷賣者
村民有世佃斈田上世祖父立鬮書遺後人載所佃學田與諸子分佃至再易世後又再立分佃鬮書而不聲說是斈田又易數世後子孫不復知其由以為祖父產業遂立亦契與人戶交關而無可柰何矣若明皇莊田是也
一斈田有偷占者
本學田有一段在城東之村北七里曰赤嶺圖北分明而無能有的知疆界之所在遂啟爭出地頭訪之居民皆曰無之又以舊記細考而物色之乃覺其為武斷鄉村者所盜據居民益畏憚而不敢言然此段竟亦無如之何
一斈田有偷入帳請買者
本斈官洲庄田有三洲等科占租數一千五百斛其中大者曰北洲該納九百六十斛次二洲共五百四十斛今北為洪水流崩未有挂應淳熙間趙司法撥田入斈其田下訟生泥淤斈中歲收蒿草錢一百九十一貫殆未足以裨補北洲所崩地位近緣謝念三念九盜刈蒿草斷罪杖悉欺罔頗知縣宅吃令幹人計較入帳請買頗寧最是辯白之官一時為村人所誤納錢請買豈有本斈訟生泥田而可以入帳請買乎近又計較林廷秀說名增三百石租據佃彼官洲佃戶父祖世居在彼或有海壽衛窺隨即補治而又輸納無欠豈應為謝念三計較說名據佃乎
右開田畝失陷條件大槩其間情弊頗多未能悉

知亦在委清明官以類推究於府庫既有倫序之
後必有相継接會冊子田畝租數從根本處整理
若明白易見者先與之正定其經界或曖昧難知
者徐為之爬梳其條緒務要如會冊子充棄則由
此之夫隱者可以復還矣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六終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七

劄

上傅寺丞論民間利病六條

某伏承台慈不以愚賤訪及民間利病敢求撮目前切近者凡六條上呈台聽

一此間民俗大槩質朴畏謹然其間亦有奸雄健訟為善良之梗使不獲安息者在民師帥不可以不知蓋緣一種人長於詞理熟公門事體深諳識案分人物高下專教人詞訟為料理公事利於解貫頭錢為活家計凡有詞訟者必倚之為盟主謂之主人頭此其人或是貢士或是國士生或進士困於場屋者或勢家子弟宗族或宗室之不羈者或斷罷公吏或破落門戶等人皆於影下教唆或小事粧為大事或無傷損粧為殺害性命或一詞會而粧九虛以夾之或一事切而粧九不切以文之承行之吏亦柔其人為屬大而其人亦樂於扶村人之財弁之對分此詞訟之所以日繁一日聽斷之所以徒為虛勞而善良者之所以虛被其撓也前政趙寺丞知其然當聽訟時均見有此等人便簽行憑斷其在士類者則著籍之自訟齋(齋在州後圃)窮年不與歸人因畏戢不敢健訟次年所引詞狀日不到三十紙莊綋鄉之廢自訟齋詞訟翕然日至四五百其中虛妄健訟者雖亦能燭破其情未却救之善去無所懲艾於是奸雄鼓舞而詞訟益蔓善良益不克安迹矣張郎中

再據趙寺丞故事楊儀門晚示詞訟又須是今寺丞下車第一引詞狀日幾至三四百者亦以故事未嘗奉行故也而今而後宜申嚴約束如有此等人出入公門隱匿司房爲詞人盟主者門卒按吏同坐若其人非士類則依條重行科斷在士類者則備牒吏俾夫竹箆黌之自訟齋窮年使讀論語小學之書是乃以善治之、道如此則健訟者無從敢恣爲虛妄而肆行教唆然後人之以詞訟來者必皆其事之不可已而情之不容僞聽斷自可審情明獄詞自當簡少也

一此間村民有一種折合之風甚爲良善之擾蓋村中民浮浪奸猾無賴藉人不安己分當生反妒人之有財奪萌折合之心如同僭業是一樣門戶總見渠所蓄有二三十緡稍勝於己便思以事與相干涉而折合之或以牛羊踐蹈稍或以妻兒鬪罵稍甚至或食野葛仆於其室或措責夜經於其門尤參他家之財爲己有然後已死視業産温燠家其設計謀取錢物尤爲詭譎一唱百和至於拙無能者亦相效或風故或田主取償於佃戶而佃戶適有家人病死乃以賴其金穀者或財主索償於貸戶而貸戶無還乃殺其幼孩以賴錢帛者或屋主有責求於店客而店客生城乃抗吭殺其病母以賴白金數百兩者或良家産戶婢僕不幸嬰病以卒而父母兄弟姑姨伯叔必把爲奇貨群湊産主之門爭攫珍貝者悖理傷義大不可言亦由州縣無清白有司侵於其中秉債而賣分己賂推波助瀾遂愈滋蔓前政蒙儉既知其俗一、鎮以無事凡有此意來者悉折之不行至其實有關死方與依條究治蓋其所辨別亦惟以貨論留以賍論首則決知其爲折合之計或兩家之力俱相等方疑其有關敵而爲之受詞龍溪陳寧亦深能照此等奸狀只於其始便遏絕之不與肆散年來閭閻田里此風稍息粗獲安寧今仁政之下決不容此等俗然亦不可以不預知

一屠牛之風與盜賊實表裏蓋屠牛者盜殺人之牛與相承盜者之牛而屠之以盜還盜豈但姑爲一牛之故而已必無不盜之所由長也此間屠牛在城是宗室不檢者鄉村是亡命浮浪者近日肆行蓋緣前政以軍需牛皮不敢科配只出官錢付吏和買承吏因自收錢入己只分些少與屠家爲名屠家因是公然奪人之牛而屠之村民失牛者拱手相視無敢誰何今使府新政之初尚稍觀望欲戢既而旬日便遂縱橫無顧忌春功將動耕牛有限安能供日、無窮之屠恐不可不申嚴約束如有犯者若是亡命浮浪人宜借一人重行懲治以警其餘未可只與一次狀狀使而去須索某等之具檢毀之鋼自備押諸下縣納中間致及編號令四境諸鄉村以告之到一年後有犯者代之方可聽狀若是宗室亦如前決竹箆窮年閉之自訟齋以善治之又嚴左右都甲告首若容隱不同

生如此則人自不敢花果居中能禁此則是亦去盜賊之
一端也
一此間有所謂鄉税擾民甚於官租官租猶時有定日鄉
税則不可以一日計而又無時之能已也何謂鄉税擾民
之甚如諸廟之舉斂民財其一也蓋此閩民俗尚淫祀多
以他鄉非鬼立廟其植禍淺其流殃重今未暇細論姑以
目相擾者言之一般浮浪不檢人托鬼神爲衣食称廟中
會首每裝土偶如將校衣冠名曰舍人或曰太保時騎馬
街道號爲出隊群不逞十數輩擁挃撲鳴鉦皷隨之擎疏
頭假發土居專秩名銜爲都勧緣継以宗室列其後入人
家抄題錢物託名備廟或託名迎神設宴會以禍福不分
貴賤貧富必足數而後去雖有擔背負小夫亦必索百文
五十文爲香錢連日自朝至暮徧匝城市無一户得免者
其實所抄題錢大槩皆是會首入己自用爲餅餌計爲肥
妻孥計於鬼神何有計閭城諸祠似此類假托者不知其
幾廟一歳但自春徂冬人户遭此等抄括者不知其幾番
愚民無知畏禍誅遣剝仰事俯育之具爲無用不切之輸
不勝其苦此鄉税之至横者虐民無大經商衣食甚艱十
室而九匱非如温陵市舶遠商富饒之地其何以供此爲
千里神人之主可坐視而不問乎假鬼神以亂政及衆斂
民財在法有明禁恐不可不申嚴約束如有故違者將會
首計贓依條重行斷罪仍押徧歷在城及鄉村諸廟門號
令以因苦之者然則吾民知懼不復會衆人户遂可省此
等横賦之擾庶乎其稍蘇矣
一此間复有一狀無行止吾雄浮浪客旅上既非商賈販
賣之流下又非殘病跛躄之輩形貌魁壯如大兵氣力兇
狠如暴虎假名尤溪師巫或携刀子或鳴牛角或吹竹筒
或木拳槌背打業或蓬頭或裸体入人家乞丐厲色唆詗
如珠所負排門逐户無一放過應之稍遲便出惡口人户
畏俾不敢識呵有人一日一番有人三四者一番有日三
四日疊至蜗戚間日又爲此等所擾故又鄉税之一横者
熟覷其人實非乞丐乃假托此態窺覷人門户爲盜竊計
目今夜行之黨甚熾者多此曹之類其間也前政張郎中
嘗榜解捕閭里清晏今亦不可不申嚴約束懸牓卽不可
居停有依舊留人門户者許人户告官廟地分等捕捉悉
押出境不然剩爲散兵而重役之是亦去盜賊弭鄉税之
一端也
一此間僧寺極多極爲富饒十漳州之産而居其七凡爲
僧者住無礙屋吃無礙飯着無礙衣使無礙錢因是不復
知稼穡艱難而至於驕縱雖已出家爲方外之徒不肯安
分修方外之行却與俗人結冤於貪癡嗔愛之場爭人我
者甚大如五禪大剎爲郡頭目皆出頭好鬪至稽聽者圖
之握錢穀大權在手聚吾兇大衆在既遂作無道罪皆侵
虐平民陵犯士夫非有平衆備善根意以聖節道場一所

保闔郡文武吮聖為体甚重而主者乃舊任充差把姦生獄行賕苟脫之人豈不為公家汙辱其他多此類不待言外而環城諸寺尤為豪横多買土居寡官為庇護奉院界内一枝薪者則以為所墳林而予打之有牛馬幷奪食界内一葉草者則以為践墳庭而奪役之村民受害無敢誰何諸寺類皆招集無賴浮浪人充行者結束作士人衣冠充悍如大兵氣勢專以打人示威名曰爪牙外護其出入殘履公庭尤甚於民間健訟之大至其恃財縱欲行姦亂民伍汙風教者又彼俗之常態識人諸輩不在論祖例州縣凡有壹經備造等大役官司量以錢付僧家仍授之規模而責成焉至有不給則令彼出陪補亦不離公家常住之財於吾民升被侵而閭里獲安息從來諸僧既設計厚賂都吏去其籍遂破元列而有事役數之民、、遂被侵而僧家安養端坐無為矣自是有司行遣作報不常存心公明正大者則寧役無用閑僧而不忍擾吾民以種福田為心者則無暇慮及吾民而惟恐、、是有傷於佛子二説相持然一邪一正一公一私賢有司為國家根本地者不可善爾無辨也昔南軒先生帥靖江日待僧家甚得体以公廳非接見處狀之所凡有干竭白事者但令趨庭無上廳接見之礼其説載在語錄誠可為斯世大公至正之式今宣比傍自訟齋將後園兒屋一間作自訟庵有囉訟庭杷典憲其罪不在流徒之料者處於其中一如自訟齋行遣是亦善治之道而可使之欲敢無復縱横者矣

上傳寺丞論戲淫

恭竊以此邦陋俗常秋收之後優人互湊諸鄉保作淫戲號乞冬群不逞少年遂結集浮浪無賴數十輩共相唱率號曰戲頭遍家裒斂錢物恭優人作戲或美娩偽柒栅於居民叢萃之地四通八達之郊以廣會觀者至市厘近地四門之外亦爭為之不顧忌今秋自七八月以來鄉下諸村正當其時此風在在熾熾其名若曰戲棊其實所關利害甚大一無故剝民膏為妄費二荒民本業事遊觀三敲貧人家子弟玩物喪恭謹之志四誘惑良閨婦女出外動邪僻之思五貪夫萌搶奪之姦六後生逞鬪毆之忿七曠夫怨女避逅為苟合之醜八州縣二庭紛紛起獄訟之繁甚至有假托賴私仇辱殺人無所憚者其貽殃産禍如此若漠然不之禁則人心波流風俗頹靡無由而止豈不為仁人君子德政之累謹具申聞欲望台判按榜市曹明示約束并帖四縣各依措揮散榜諸鄉保甲申嚴止絶如此則民志可定而民財可紓民風可厚而民訟可簡闔郡四境皆實被賢侯安靜和平之福甚大幸也

上傳寺丞論告訐

某竊謂民生衆矣以人倫為重治民聽訟亦以人倫為本故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聖人所深憂而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亦王制所先務誠以美教

化厚風俗所係在此而不容緩也恭惟判府寺丞治責淸
淨政尚中和刑必期於無刑聽訟欲使之無訟下車之始
即明榜通行首崇輯睦之風申明孝友之道勸諭諄切可
謂知所本矣今已斷及一春固宜人心感格同歸于善風
流篤厚莫不恥言人過竊怪近日以來乃不其然民間詞
訟大繁都是告訐或蔓引其無干涉之說或妄發其十數
年之事校之事理無甚緊切揆之人倫大相悖戾以兄弟
均父母遺体而交相告訐入室操戈如何相之於何而忘
林鼎之於林衡等頭是也以叔視侄爲兆子姪視叔爲從
父而交相告訐入井下石如戴世略之於戴貴松王振之
於王椿等類是也甚而婦姑勃磎有違不順父母之律而
不恤者夫妻反目有違前賢後責之說而不顧者似此類
例奸險百出不可枚數皆關人道之大經犯天理之大戒
抑又有難露諸筆者雖其情狀不能逃神明之鑑然而賊
害綱常敗壞風教莫此爲甚此而不禁將恐愚講之習愈
熾而醇厚之風不聞昔舊邦君櫃相傳公在此嘗勸人戶
踴躍有林仁壽者告其兄林光壽産鐵之高合光羅叔公
判其狀曰官司寧可無二百石穀而兄弟告訐之風不可
長此判一出邦人傳誦以爲神筆聞者愧赧無復敢尤今
弊俗如此可駭可嘆某辱知門下有所聞見不敢隱默謹
具公判申聞欲望台判嚴榜曉示杜告訐之一門明人倫
之大法以開其友睦礼遜秉彜之良心使人人知恩義所
自來有相賙相恤之愛而無相刃相靡之薄一還昔日淸
淳道院之美豈不偉歟或自此之後猶有循習不悛者則
用孔子拘三月之說以孫之庶幾良心必有悔悟天理必
有還復之時矣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七終

劄

上傅寺丞論釋奠五條

某伏以仲春上丁祀期在近其間有大不倫當預措置及
大夫祀當預禁約處謹條畫于後少裨郡國典祀之末議
伏幸台覽

一祭器大不備為侮神甚矣按先聖先師三正位每位前
祭器一分該用籩十豆十爼八簠二簋二爵一皆初獻官
所親臨固不敢闕次而東西壁從祀十位每位祭器一分
皆用籩三豆二簠一簋一爼一爵一廹近先聖先師左右
亦初獻官目之所及猶不敢不具至兩廡從祀九十八位
每位前祭器一分亦如東西壁之數為其初獻官目所不
接大段欠闕往、九十八分之中所見存只有三之二數
於陳設不能一、均備或兩神位共祭器一分或三四神
位共祭器一分亦有神位對空而無所設者使諸賢神明
一皆來格則全分者如何其獨安共分者孰先而孰後無
分者得無空視乎其為侮慢可謂極甚大有失礼經備物
盡志之義宜移文學中掌儀閱實其數除先聖先師三正
位及東西壁從祀十五分前所合用祭器足數外凡兩廡
從祀九十八位分前所見存祭器實有若干所欠若干若
籩豆者若簠簋若爼爵逐一計數所并尊罍之屬有損當備
有闕當製者一併具申畢委工匠製造使期前照數一、
了辦至期應用無少闕乏而有以實致其事神之敬矣然
祭器之所以多欠闕者亦有其故緣本州社稷風雷雨師
壇無祭器當行礼時只就本學借用春秋二社日祭社稷
立春後丑日祀風師立夏後申日祀雷雨師每年間借用
凡四次所用既頻在本學乃士人收管固自謹重而外借
用者兵卒擲揺既不保護而吏書拋擲從不愛惜或閱日
之久而不還或委地之濕而致腐遂至損壞遺失有此欠
闕及本學正當釋奠礼官苟簡藏事不知檢照掌儀由齋
供戒猨倬申乱非惟無以致事神之誠而反以重慢神之
罪其害顧不大哉礼大夫祭器不假此言大夫家祭器不
可假人亦不可假於人況堂、郡國而可為假借用事乎
以先聖之位之尊而其祭器乃假於人何以示嚴肅之意
以社稷諸神之重而乃假人之器以祭亦何以致恭誠之
心大夫祭器未成不造燕器純今燕器純用金銀且無不備
祭器古朴所費甚簡貧饒當燕器百分之一而不專致其
用豈州郡力量不足辦之良亦不識輕重緩急之体矣今
莫若於社稷祭器亦各專制一副乃於官庫所時立一祭
器闕謹其出入用而嚴其收藏不必專靠假借於學則在
學者不致易壞損有全敬事先聖之心而在社稷者亦獲
尽精專無失欽崇命祀之意為兩得之矣

一牲牢大不備為瀆神甚矣如先聖先師三正位分前牲
体皆初獻官所親事固不敢不備次而東西兩壁從祀十

位分前進近先聖先師左右亦初獻官目之所及猶不敢草率至兩廡從祀九十八位分前乃初獻官目之所不接大段滅裂不惟祭器欠闕三之一而牲肉只拋位前所見有祭器實之每分一俎羊腥肉一小片豕腥肉一小片如指面大可謂至極微鮮堂々州郡奉行國家尊祀先聖重大典禮以諸賢陪從為嘗其正食推在牲禮而所薦只如此使諸神一皆來享則若何而飽乎或三四位共一分則若何而均乎或對空無分者又何以為顏乎其為褻瀆得無大重大有失禮經所以厭飫事神之義按朱文公釋奠申明旨揮乃頒諸州縣所通行者也其中附載政和五禮新儀一條稱奠文宣王羊五豕五其割牲禮大小各有定品今本季釋奠羊豕僅三頭又涉稚嫩未皆肥腯而所割豊約又皆無度聞官府例破牲牢錢五十貫今宜依文公申明羊豕之數乃就上件錢數內會計諸色祭饌如鹿臡魚兔棗栗等類所經措置牲牢羊豕各五頭宜從使旨裁斷每頭羊若干斤椂每頭豕若干斤椂立一定數合該用錢若干可以了辦其上件錢有無剩欠如或少欠則併與支添永為定例牲牢既備又依禮制則庶幾從祀俎實可以豐潔足致郡候奉祀之敬而不為慢享以瀆神矣至祭畢之後又須從使府旨揮索久近例分胙有無豐約之數別加裁處立為尊卑隆殺一定之品庶以均神之福而無至褻神之惠又以定人情恭之心而息人貪競之志全終一於禮也國之大事莫重於祭毋以後為祭之末尊者不屑細務而忽之禮曰善終者如始厥其是已故由胙可以觀政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以廟中為境內之而祭為澤之大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而境內之民無凍餒者此之謂也

一按古禮經皆是質明而始行事質者正也方正明而日光未見未及乎丈也今釋奠儀有丑時行事之文乃是奏大安大成等樂多占時刻之文至行獻處實在寅以後前後有司行禮多是始於丑初未及寅而已畢皆失之過早惟晦庵先生在此於五鼓一點而始行事至禮畢而天明度中恰已辨色參之禮經雖非質明而始行事亦至質明而畢事也欲及將來上丁行禮之期一以晦庵先生為式庶不失早晏之中為得禮之宜

一灌酒是盡傾於茅上其三獻中所謂三祭酒是少傾三滴也每獻畢執事者徹爵中餘酒于他器於受胙主人之就席也執事者奉先聖前所獻餘之酒詣主人之右主人搢笏跪受爵祭酒啐酒飲饌是乃飲神之惠為福酒不當別以酒進于主人恐非所宜

一子弟士人觀禮者多入殿內兩隅至四五十人既迫近褻押紛擾喧嘩無以肅事神之儀而其間又有寡廉鮮恥者於獻官方徙步未出殿前而已爭攫棗攫燭々光頓減軍人乘隙又攫肉攫酒盈庭中不勝其鬧甚非古人祭後

閫、遂、之義使先聖神靈而留寧不久見郡殿上手晉
晦庵先生行禮雖卿中諸子弟來觀只讓次於戟門內廡
右旁植碑之處未嘗敢有一人徑造殿內者今欲乞約束
禁止仍於戟門內廡右旁植碑之處特設一觀禮幕次以
待觀禮者意爲莊嚴殿內肅靜無犯禮之擧

右書一如前欲望台慈特賜詳酌施行非徒以
整飭一時禮儀之事實所以興起一邦禮
儀之風俗非小補臣區區于冒台嚴不勝皇
恐之至

請傳寺丞禱山川社稷

某恭惟判府寺丞仁心愛民以在序適當農事正興雨意
頗慳朝夕憂勞與僚屬躬禮百神遍走祠廟寺觀凡祈求
之方無所不至雖或屢雨而緩收竟未蒙優渥之應此其
故何耶竊按之禮經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言雨之所從
出者在於山川也又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者
皆曰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言山川神靈爲祀典之正者
也又曰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亡其地則不祭言
諸侯所當祭者惟境內山川諸神而不可以他求者也近
世張南軒帥靖江以虞山灕江爲州之望壇而祀之水旱
禱焉隨感隨應今漳之望其山則天寶肖崎雄從西隅天
將雨則雲氣先冒于顚其川則西北二江發源汀潮具逆
州治而合歸于海此正吾州陰陽融結之會宜於城西五
里內度高爽之地築壇壝載祀典但今倉卒未暇姑席地
望禱亦合禮典之正其次則有社稷壇風雷雨師之壇在
爲近郡武陳史君於水旱惟專詣社稷致禱俗人笑之而
不知其爲禮之正也天人一氣幽明一機本相與流通無
間而郡侯者又千里山川社稷之主而萬戶生靈之命係
焉其所感格爲尤切而甚易惟患誠之不至爾有其誠則
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誠者心之理真實無妄之謂在
山川社稷有是實真無妄之理矣君又加之真實無妄之
心以萃集其神靈則必能實感而實應不於此致極精專
乃雜爲外求之異端淫祀彼土木偶何從而有雨露耶既
無是理而猶爲之心雖度於造化手關至如舞師巫覡僧
道設齋醮禳禳等類又皆循俗之常儀非所以交神明之
要雖圓山當致禱矣然所主乃山下寓居之鬼而本山之
神未之及也惟龍潭祈禱亦此州山川之一者但恐文
具而往物無所補况因而崇利柳又甚耶今若掃去流
俗一切冗雜之說而專一致吾精誠意於山川社稷正
神之前則脈絡貫通無有不感格者設若至是猶未獲
大應則更退而求之政事之間若刑賞若財賦恐或微
有召天意之憾是亦湯自責己吾夫子素行合神明所
以爲禱之實也某庸如門下不皇寧處敢冒昧以此
少裨贊萬之末議并錄南軒先山灕江壇記上呈惟高明
垂照幸甚

禱山川事目

一就西門外五里內擇高陵平曠四達無礙之地見天寶圓山呈露分明剗草爲壇場設爲四席位每位各以幕圍三面其上露天幕不必高恐遮蔽只平胸乃須上下轉定其天寶山神席位直向天寶山圓山神席位直向圓山西江神席位向圓山天寶二山之間正平勻對中是西江上源來處九龍江遠不可見水其神席位只向諸岡天寶二山之間正對縫中是九龍江上源來處每位前留空地稍寬度可展拜轉及陪位官列班

一每位各用牌子以紙粘上寫天寶山神坐曰圓山神座曰西江神座九龍江神座

一行禮之序先天寶次圓山次西江次九龍江每一位脯一盤用猪肉三斤脡一盤用魚三斤作鮓菓子三盤並列作一行其餘茶盞酒盞香燭香炉如常儀或用牲牢隨意

一祭饌多是庖卒無知易至竊食須令監官務極精潔

一委官出門做事多是影下假託料酏乃其常態須嚴行約束無騷擾村民以動其怨讟之聲反貽祈禱之欺

一禱名山大川事体之重須三日齋戒致極精虔則精神所注神靈必集有感格之理

一山頭帆屋幕次恐難宿齋只宿齋於郡館四更命駕到幕次少靜坐發息思慮凝定精神至五更行禮

一逐位各一祝版

一讀祝宜差官

一祝版之文須識本州山川來歷說及相關係處方切事情有通神意如天寶山發脈行龍湧爲州治實郡之宗祖如圓山雄據西隅鎭翼右臂實郡之藩屏如西江發源汀湖遠抱州治實爲郡右襟帶如九龍江發源汀贑遠郡東臂與西江匯歸于海實爲郡左襟帶四者皆漳之望恐撰祝文官非州人未諳悉此不可不報知

與仙遊羅尉論禁屠牛懲穿齋

某入有所聞故境台號此間鄉民甚感戴前政禁屠牛懲穿齋二件德意之美三年內四境編民晏然莫擾茲者幸遇台旌之來鄉民深望其奉行故事以爲嚮慕之賜盡前政於此二件嚴不可坐視其俗之惡而聽其所之若坐視其俗而聽其所之是乃縱其俗而助之爲惡也今獄歲在近旧俗將作不如稟官長預先出榜明文戒約又遂鄉責保司與團司罪狀入案令他預隨門戒諭不能止絶者同坐當其時更遣人知外點緝之或所在有此風不改者以違法論追保司團司及犯人痛行懲治押逐鄉鄰令則人必畏戒而惡俗可革矣區區所聞不敢不以告也更在台慈詳之以爲百里編氓之惠且以爲兼善天下之兆自此而始尤千萬之望也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八終

祝文

祭四先生

謹以釋奠之明日致祭於濂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
程先生文公朱先生道喪千載河自濂溪太極一書渾淪
再闢二程親受屬其淵源河洛洋洋與洙泗並闢而知者
卓有文公發揮微言皎如星日惟四先覺前後一心道統
攸歸百世師表斈宫列像昭示儀型敢率髦童少陳明薦
陟降庭止惠我光明

三賢

謹以釋奠明之日致祭於唐相國常公四門助教歐陽公
高州刺史周公閔自唐世始向儒風惟爾三賢倡導之力
遺祠在斈稱思未忘敢率髦童少伸報享洋洋昭格惠我
無疆

蔡端明

謹以釋奠之明日致祭于端明斈士忠惠蔡公惟公義槩
忠風在朝顯著星士之始由此萃肴闕有遺祠稱思未泯
敢循故典少薦微衷昭明格思尉我景慕

李侍郎

謹以釋奠之明日致祭于故李侍郎忠肅公李公在紹興
力排和議權臣見嫉出牧此州建斈崇儒人懷忠烈遺祀
未泯報事敢忽式遵彝儀少陳明薦來格來歆多士以
斈

東溪先生

謹以釋奠之明日致祭于東溪先生高公惟公志節堅高
議論艱切一視寅陰之死弗渝賢者之清闕風肅立斈行
遺像肅徹儒含敢率髦儀少陳明薦英靈如在鑒兹來
享

立后土祠

敢昭告於后土氏之神古者家有中霤之祭謂土神也攷
禮經自天子至大夫皆祭五祀而中霤與戶灶門行之神
並列而其所以祭之則皆用特牲爲禮士不得祭五祀以
位卑祿薄不克備特牲之禮然有禮士祷于五祀之文則
雖不得行祭而五者之神無不具亦以人之所居雖有小
大之差而五者之事則無不同也其以居人之賴於五者
不敢僭禮以並立竊惟土位中央神實爲尊而居地之主
在有家所不容廢今輒以義起而特立中霤一祠以朝夕
致其奉事祈報之誠凡事之切敢伸一薦惟爾有神尚明
鑒之

祷山川代傅寺丞

具位敢以酒菓脯醢之奠昭告于天寶山之神禮諸侯祭
境內之名山大川以其能興雲致雨而潤澤群生有神靈
在焉惟本山發脉行龍結爲州治實郡宗祖爲漳之望合
祭壇壝編諸祀典而闕然未有奉之今春序通來雨意甚

性群氏告病日甚一日某屑命氏之寄惕不皇寧啟屠地
望拜虔精以禱迎於倉卒群克如儀惟爾山靈會開大蒸
雲氣沛爲一日之霖以蘇我民来蘇之望俾四境均洽無
失歲事有以生〻實賴我神無疆之休謹告
負山之神同前惟本山雄於西偶鎮巽右臂實郡弼屏爲
漳之望後並仝
西江之神仝前惟本山發源汀潮遶于州治實郡右襟帶
爲漳之望從並仝只改山靈爲川靈九龍江之神仝前惟
本江發源汀韓遶郡東臂與西江匯歸于海實郡左襟帶
爲漳之望後並仝

禱雨良岡山

年月日從政郎長泰令鄭暘謹遣佐官迪功郎權主簿鄭
淳恭致香茶酒果之奠昭告于良崗山之神礼諸侯得祭
名山之在其地者以其能興雲致雨澤潤群生有神靈在
焉今之邑亦古子男國之比而此山行龍自北而來結爲
邑治實吾邑宗祖巍然一巨鎮蓋居民所賴恩澤以爲生
而有司當建壇壝以嚴事之者乃文爲闕典今春氣已暮
雨意尚慳種不及施民甚告病恐蹈舊歲與死爲鄰更屑
民命之寄惕不皇寧是用奔走俯伏爲民請命于爾山之
神倉卒爲儀未能如式惟爾神灵聰鑒此衷閔敏蒸氣興
雲沛爲三日之霖優渥四境之内俾我合邑土田春膏滋
〻播種畢興無失一歲之望以活我萬户生灵實賴爾神
無疆之休尙饗

粘蝗

維爾之生于氣之虛腥羶穢坐乃爾之家非可與人是偕
是倡同爲是食雖爲是処況此之地侍聖尉賢天心之講
王道之傳於林有薦斋戒莊肅尤非爾曹所宜廟足云明
屓之頒不肯歸天封明命豈容己而咨爾司粘恪恭乃職
澄清蕪莫以會于一

喻蟻

維人之生得天之精賦役萬物通天之靈惟物之生得天
之緘服役於人其天則昧惟爾虫蟻又繊之餘腥羶穢坐
乃爾之居非可蠢〻入人之室循人之器嗜人之食况我
此君爲礼甚尊我家奉之潔淨精勤爾物之幺尤不可瀆
胡爲于斯群趨隊逐汙我庖厨蠛我鼎彝非惟瀆神抑干
我私匪干我私實亂天紀姑恕苟容則非天理憶尔有義
能相君臣物性之中亦覺其真今與尔約三日而徙四圍
之外各遠去耳三日不徙〻之不遠是尔有罪咨爾螘螻
天討明刑吾何容止卽命司庖恭行而已以掃以除焚如
棄如咻莫澄清一復厥初嗚呼蟻爾若不黨頑吾言不再
爾毋自覺

祧遷祝詞

親盡迭遷

世序代易義當遞遷追奮感新不勝悽愴

親盡羽子祖
世易親盡於義當祧惟羽子祖盍遷于墓
親盡祧有親未盡
世易親盡於義當祧祧廟猶存盍遷祧室
親皆已盡
世易親盡義當祧遷追舊感新不勝怵愴

祭文

奠侍講待制朱先生

嗚呼痛哉吾道之不幸而先生之已也自孔孟既云没至周程始溯其宗然提其綱者甚簡而未悉闡其緒者微密而未彰闡者方殷而未信望者亦拔而莫從遊其門有莫綻其志詣其書者莫進其蹤惟吾先生見明守剛超群儒而妙契能至至而終終體致廣大而用盡乎精微志極高明而行道乎中庸自一本而萬殊無一事之不貫由萬殊而一統無一理之不融所以能批者紆而闕者補晦者瑩而塞者辟啟群哲之未發集百氏之所長會聖訓以作程極至正而大中辟邪意以俱到無或久而或豐析天下言論之衡而定於一合今古道術之異而歸之同使真是真非若白黑之不亂人心衆理有脉絡之可通聖心賢蘊如丹之炳炳帝謨王軌在目之洋洋大金聲之條理辨玉振玲瓏蓋不直可以當周程之嫡嗣是又益精而益光所謂青於藍而寒於水半其事而倍其功天既不付之以重任使大施所學以措斯世於堯舜何不假之以遐齡使大備斯文以垂後學於無窮嗚呼痛哉吾道之不幸而先生之亡也禮經備矣而未具將誰有制作之才可以紹其業書傳纂矣而未就將誰有帝王之學可以畢其章春秋殁斥諸儒夫聖經之旨又將誰昇發其大義而振其宏綱嗚呼吾道真不幸而先生之亡也先生之蘊浩乎滄溟先生之德巍乎穹窿望之儼然乎其敬即之溫然乎其粹其春風之和薰然襲人而可挹其雷霆之威厲然斷事而不可當其襟懷磊落明快如青天白日之昭其節行屹立萬仞如泰山華嶽之崇其取善也樂而無纖微之棄其病惡也嚴而無毫毛之藏其強健天行而不息其明爲日進以無疆其應事者愈出愈新直探諸懷而不盡而言之入人也又與然同徹乎心胸真可謂通儒全才而體道之大成抑自學知利行之至純熟而從容導以小生獲侍門牆謦欬之十年幸不至於迷衆昨歲暮之趨隅得得而益隆謂愚根本之已立正可開其而力攻責之以參乎之貫戒之以點爾之狂宜友善於天下毋孤陋于關鄉抑上論於千古毋滋守于欣躬須萬變之畢集庶十分之可充於臨岐之丁寧且再約乎嚴冬豈謂斯言之在耳反爲永訣之悲傷嗚呼而今而後有疑無復質矣但日誦遺編以自致而無嚴訓之忘誨寫情而寄奠淚流涕其淋浪惟昭明而不昧有以照乎愚衷

祭侍講待制朱先生大祥

惟先生講明是学於周程夫子之後人倫明而先大之上
以達于洙泗淵源之盛使聖人嘉言懿範益信白于天下
來世而諸家百氏之似是乱真者悉顯其邪、無復可遁
其情其於斯文之功大矣雖使泰山其頹長為吾道之主
盟於載廢可也何乃氣數之不融而遽與化為徒使海內
之学者頓失依歸而長抱山頹安仰之恨耶况如某者深
荷教育幸粗知向儀刑永隔無從卒業則其痛慕之思又
將何時而已耶日月不居奄及大祥慨道里之云阻望几
筵而莫覩揭惟先生道在天下昭明洋洋無往不臨謹為
位於精舍等隊蔬時脯中以伸之誠儀非不長辞不盡意
惟先生之靈實鑒之

、為廖師奉某

惟未夫子唱明洙泗濂洛之学於斯世游其門者肩距以
數計公獨所志毅然於老而不衰所守確然經變而愈厲
所謂百煉之金不以烈焰爍其精歲寒之栢不以嚴霜改
其翠孟前輩老成之風而吾黨直諒之士非惟有以無忝
師門之傳而亦足以少增善類之氣何為不早及於中朝
之顯用而僅晚見於南方之小試所抱負於胸中姑稍施
其一二方伺泰之未哉遽殞息之奄至嗚呼哀哉追念平
生情義周致切磋琢磨其已矣遥望潸然而出涕為位家
塾以泄哀昭明洋洋尚来歆

[illegible]廖師[illegible]

惟我夫子發明周程之所傳上以達于孔孟在斯世者益
五十年天下士無貴賤群趨而争赴之者何啻以千百計
偽之說一行未仕者頗遠來而忝背已仕者頗位禄而變
遷卓然于門墻之下一始終而不変者能幾何焉公以剛
毅直之資獨屹屹乎其間所志者自少至老而愈厲所
守者更險如夷而益堅夫子嘗為之加嘆謂公獨為泰、
正猶寒松之節不為嚴霜而改精金之質不為烈焰而燬
非惟師門之無忝而亦國士之所難何為不顯用于中朝
而僅小試於南偏始渾戶戟已趣俅之特、不同泥而合
汙常自律以清德分教郡庠惟宣究夫道心揭先覺之模
範正所適於青衿撫字于莆焉表躬而恤孤閔窮荒之在
寂屢切切以蠲租俾貸於潮雷偽禁之正許舊太極已立
祠崩祗枉於領波熟憲南粤通洞實之倡微設方略以悍
禦皆師徒而早是移憲而卿益森嚴乎其間制清海道以
寧撫鎮遠邸而安泰雖胸中之負抱未及竟其施行然学
之篤而見之實涵之深而養之精故所至如春風和氣之
著物隨所寓而無不發生何琳舘之清存方息而殞息之
大期已丁嗚呼哀哉追念嚮昔辱公知之最深不以愚之
晚每諄諄而不屈時切磋而琢磨一相與以情實凡書牘
之往來則纖纖其盈溢或所疑之講討或所聞之攷質或
師說之推明或已見之剖析或證印其所是或辨正其所

夾或相發以並進或交規而互救旣有以抱其虛懷樂義之共又有以決其責善輔仁之益雖相去之甚越固精神之無間悵訃音之忽至嗟死生之異路嗚呼哀哉吾黨之彫零若是斯文誰弃扶持而提挈則慰之西望以哭公也豈爲私慟而緘詞以奠公也豈爲私哉昭明洋洋鑑此誠切

奠陳憲

惟公出忠臣義士之後負英明信厚之姿高標偉躅有祖之遺天子象賢崇德特寄眷遇之私以南方赤子之未遂俾分符秉節而撫綏惠澤浹東衛之民咸信著永寧之寃洗冤澤物於曲江之上又接踵乎濂溪之規何世道之不猶未及竟而遽歸道遊山水之爲樂殊忘身世之是非方耆年之尚壯忽勇退而高飛益其雅趣之不凡未可富情而度羅蓋不以榮貴利達之爲事而超然欲怡神養性以終著於期頤何亡䂬之未周而仙馭之去不可復追嗚呼哀哉公胡爲而遽止於斯某有同窓之契既而翔泳之分殊而雲水之勞睽自十數年來䝉其不鄙駑駘累贖之遺拳拳以其嗣伯涑爲切磨理義之鳴且復招致金山爲家塾之師畧形迹之不事役誠悃之爲儀既感公之敎子高猶欲成聖門之器以脫流俗之陋亦感伯涑之能恭父命每爲講事之功而精入道之思頗能有以繼父志而悟旨窮善之始若千里似人之爲必將無忝庭訓以副先志亦私自幸此爭之不孤而斯道有望于扶持則公之所以敎子弟隆師友者非世俗相從於無根無用之比而孟子所謂人樂有賢父兄者於茲見之非閑伯涑有銓闈之擢意其旦夕榮歸侍下園梁戲綵之愉怡何及境尚一程之未達而反成契闊千古之悲藥餌不及躬嘗含不及親固足爲於天之恨然全遂於大義以慰亡魂於九泉而謹承顧致孝以奉備親於慈幃者允子職所當深念而不可斷始得訃於道行莫可䝉其的今承書以爲信重增怛而痛悲嗟善人之不淑夫何脩短之參差慨然緘詞以寄奠引領望不知涕泗之交垂惟公之有賢胤以昌厥後兮在公爲不死矣惟昭明著萬如在兮其照予之衷曲而鑒予之哀詞

北溪先生文集卷四十九終

祭文

祭石子餘

論李於去聖穎波之世者如精行容周雖其人然能識面背之太分而卓不迷其所趨者亦十一而未聞惟夫子叅道於蚤不得其門而爲叔孫之自絕者蓋泯々而叅々如君以耆艾之年不知爲將老之身乃奮然一屏其平生馳騖之氣而歛躬肅容與後進趨隅而閱來不自揣其淺陋而傾囊倒橐以求是正之真挽焉狀々不隋于動此其志趣之超卓夫豈尋常之可倫凡其抱剛方不屈之資可與勇于義而果於仁自建陽拜謁而歸氣象溫然非復曩時行々之云使天假之年則其所就又未易論某辱同門之義所以最數勇果者方有頼乎終始之勲何癸丑之冬君南游之興而閩閫乎二春幸去秋之來歸謂合晳之有因詞一緘之先枉惟疑辯之是詢何望々更不及見而是緘反爲永訣之文嗚呼吾畏友喪矣吾將焉作德之鄰山川之阻既臨奠親憑焉斗建之九移而適壙息之將湮是用走价齎奉一辞而東向長望不知自然流涕之四下昭明如在其鑒此誠芳石君

祭陳景文

嗚呼哀哉吾愛友景文之死爲可惜也世貌等攫利於門爲機巧者百出而子獨恬然守先人之稼穡也世爭馳騖於宗塗至皓首不肯休而子獨退然惟林泉之樂以自適也世皆以綺靡繪句爲學無一字反諸身而子獨毅然屏去時技之習一惟躬行自飭也蓋其稟純懿近道之姿而非世味之所能溺也生長田間而有士君子之質也胸中貫抱有定主而時人莫之識也自少年講李一聞聖賢正大之論則信之不復論而嗜之不容釋也凡語孟之格言要旨則誦詠之甚力也事有觸乎前則率以應之若流諸肺腑而不外索也故日用對境而至理成法昭々在目不拚遺也其文雖不足而甚有餘其質也其節目雖弱疏而所謂大經大本則無慚德也以先業積累艱難之爲念與其兄一心共保之而不異指也友于兄如一体而無纖毫之間隙也所以爲之經紀其後累者不以存亡彼此二其心而一如己息也充此念以往端可質神明而入堯舜之域也平時輕財重義無吝嗇也存心濟人常惻惻也四鄰假貸無不賙之而未嘗爲爾汝之擇也宿逋積負時尤竭之而未嘗計錐刀之獲也仁恕達于一方而困窮無告者均含茹其澤也與人直情而行無粉飾也所合者不苟而胸中涇渭則甚白也賢者之交久要不忘而扶势之臨則一毫不可得也日飭十畝之園而疏菜之是植也藏脩游息於是而悠然以朝夕也與童子六七人紘誦乎其中而視浴沂之趣一也外此無所知亦無所役也蓋上古之遺民逸士與比屋可封之良儒順則之童者爲儔匹也非

後世所謂耦耕荷篠竹林自放之徒或縻身而亂大倫或茂礼法而爲名教之賊也其視斯世之碎生蔓死於頹波流俗顛走於私欲説道不自覺者大有徑庭之隔也昔與子相聚陰與迨今蓋三十年餘而每聽樂道之誠如一日也每以得一言之訓不遑錯者爲深感而謂成己之恩爲罔極也常存父事之敬而拳拳不忘惻惱也年來屢有遊國之約而因循未之前卽也是李之爾方以拳道不勤者自咎而請益也何越秋未幾忽以赴聞爲之震驚而疑晚也嗚呼哀哉天何奪我畏友哲丈之若是亟也知心者世固鮮而知子之心者誰其的也哀死者人之常而子之死誠可痛惜也嗚呼哀哉追念疇昔心如噎也一樽之奠侑甚審也所以寫縷縷哀情於子而不自已者非私爲之悲也惟精爽之不昧兮其歆我之誠而來格也

祭十五伯父伯母

恵惟二老享壽俱隆如彼雙椿壽蔭我宗一門長稚均作耕壤胡爲窮今相繼云亡合祔夫宛如露于空號啕痛陽莫訴彼蒼行趨完窆涓愴于中恭陳菲儀聊寫哀衷靈兮不昧來歆其芳

奠陳親晦之

人生氣禀最難其醇如君之質堪乎其人不隨風而靡靡不逐流而并并其衷洞洞其容溫溫其行謙謙其言恂恂持恭之常不以隱而廢嚴肅之厚不以利而遷接物無所忤而非詭道之謂與人無不周而非污合之云蓋有得乎忠之和而不流而語其貴之所達則暗與道以相鄰是所謂吾黨之德友豈直爲同門之懿親何相與之未幾遽幽明之兩分嗟游倍之契闊耽始卒其陶薰感發息之及期愴哀悰而莫論聊一奠以寫哀憶來格兮炅魂

祭王氏姉

維靈父母兄弟姊已俱亡子然以一身孤立于太原之冑歲時來往乎宗家者思意未嘗少間視叔父如乃父同祖兄弟無異乎同胞壬子之冬與濟陽氏姊齊燕於吾家合親族長幼華爲獻酬祝頌方相期於壽考期頤之地百歲團圓常如此日竊亦喜其康寧奉父耆歲歲無可量圖萬繫以洽骨肉之情何意自比反成終訣靈之歸方再閱旬暑不閱有微恙而遽奄然以訃而齊陽氏姊亦繼此不可見嗚呼天何降割于我有係之如此耶一朝千古感愴如新薄具告哀辞不能究惟靈其歆饗之

祭蔡氏姊

惟我兄弟姊妹自同祖而下惟太原氏姊居長而靈爲次平時相與於義甚篤未嘗有爾汝之間壬子冬暮之集壽觴交錯方相期於團圓太丈何一別而去春奄方更而太原氏姊忽焉如奪淚睫未乾而妻之李又繼之嗚呼哀哉靈之衆心甚懿而直之廣已甚的而質其志潔也緣是垢汙不能容其性仁也豈閒厚獨無所各亦非歡然於

壽者之理也天胡降罰而遽止於斯嗚呼哀哉昨朝侍疾之路今歷々恍然在耳豈謂自此遂成永訣聊一樽之奠莫訴予悲靈兮不昧其鑒予哀

祭從氏姊

嗟嗟姊兮與我同祖恩意綢繆有若同父雖既從人而義不阻歲時往來寧曰爾如何事不常倏焉粗絡數奇以弱閑十而五六哀方閑遽判今古男女二未室女一初廢骨肉之痛徹我心腸窀穸届期益重慘楚聊薦一樽以寫哀衷靈魂不昧來格來顧

與堂兄等祭從親正仲

前年丙寅鵲尾之會哀々沸淚既沒我姊如何丁卯方閑歲餘淚痕未乾復哭姊夫于嗟君兮慈良其性於己不華於物無競往來我門恩義甚厚與我輩行如親弟兄其在家居恂々信實伉儷如賓伯仲如一仁何不善壽何反短夫婦中年相繼云亡蒼々茫々不可致詰為君痛悼中心如噎一樽之奠聊寫此誠緣菲哀長何不盡情

妻李氏祭嫂朴氏

哀我嫂々何遽喪兮棄我父母不終養兮反令舅姑哭汝葬兮三哀為婦一如螢兮入道反常何勝痛兮我感昔而未勸兮一樽之奠有餘情兮舉萬如在其來享兮

妻李祭姊八姨

嗟々姊兮何数之奇而命之促也性成既喪偶良人兮何未遍四恭而姊又繼之不淑也棄其父母不以周旋兮反令為汝哭也四十八年々如夢之倏也僅有一子兮廣栽其遺蹟也亦閒正靜之姿兮不可以復睹也溫恭婉々之容兮不可以復盾也我昨昔姊妹之情兮何勝其痛毒也感窀穸之屆期兮病不能以行服也姑一奠以寫哀兮歎然於不足也惟靈之格思兮必鑒我心曲也

同族人祭八叔

哀々我公粹乎為人吾鄉之表吾族之尊詞氣溫和容貌溫恭與人有義接人有恩視五服外如親子孫凡我宗人耕嫁是均一朝奄逝若喪嚴親號慕悽慕痛懷莫論菲奠薦誠聊寫此樽洋々格思嗚呼靈魂

奠外姑黃氏

惟靈享壽七十有四婦道母儀兩無所愧我托恩庇餘二十年一朝千古痛後何言窀穸屆期壽陳樽俎靈魂洋々鑒此哀衷

代姨子奠外姑祖母黃氏

惟靈以膏腴之冑朴叔之姿出自江夏適於龐西育一男而二女畢大昏嫁之儀與君子以偕老享壽踰于七十四恭在人生之希有固亦何憾而悲吝惟痛念夫我父之蚤世兮不得預行服之列躬盡瘁以卒慢室之義而我母又繼以先亡兮不克執喪服勤以終大事而報夫劬勞罔極之恩私此實孤外孫終天之所長恨無一日忘諸心

者而在天亦豈能恝然瞑目於斯上無以訴之天神下無以白之地祇惟頼遺此情于我父母兮交相陰隲以黙佑使我祖先立於斯世以無墜乎香火之祠則其於無可奈何何之中或稍其展哉嗚呼哀哉日月不居窀穸有期聊薦奠之敬陳以寓鈞哀乎此詞〻不盡兮哀長惟靈如在其鑒玆

祭三十山堂兄

嗚呼哀哉吾兄曷歸我輩之悲兄弟手足之愛同氣連枝天爲眞情之所在終有不可得而斷自積實至耆艾相與群聚乎一門思義綢繆何可以歲月計之以兄爲之長正所頼其蔭庇之私况兄禀氣之厚雖年六十有九而容態未衰殆如五十之翔意相歡之未艾何一旦忽焉不可得而追阿事年者未爲不壽亦未可以爲悲沓惟其卧病不能知不及知候以藥療而其屬纊不及知與於扶侍所爲弟者弗獲於此以盡吾義而於兄者遂成終古之永相違嗚呼而今而後更莫倍遊息而奉欬語更莫聆謦咳而睹容儀嗟天倫之罔痛將正寢之告離日月逝其益遠涕泗漂其淋漓一樽之奠寔寓哀思惟英靈之未昧兮其鑒斯

祭三十二堂兄

惟我與兄皆自一祖同根而生同門而養出則同游入則同聚食則同餧事則同諧思義相顧何可計數胡爲中道遽判今古壽不享百歲僅周五徧變理極莫可扶救死者已矣生者何慕原隲之情曷勝痛楚日月云吉牖奉窆柩玄山之麓於焉安厝雖弗如儀亦可圖保一尊之奠聊世永索靈魄如在來格來顧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十終

奠文

維年月日斈生王雋等謹致奠于迪功北溪先生判簿陳公之靈嗚呼夫誰不傳道受業真實離其人者在洙泗若曾與顏所造亦真降及伊雒尹謝游楊實超等倫逮近世紫陽朱子之門雖爲嫡嗣亦惟先生與黃廖諸君子僅・若參辰始先生之進見紫陽也執本訥而甚古語期吃而少文紫陽題其叩擊察其素蘊孟有本而有根延之郤厚而禮特異接之郤翕而情愈親凡有所質正有所辨難衆方對其陵稽紫陽則傾囷倒廩而衆爲開陳蓋先生親切涵養之見基於卑其思研其精而先生卑思研精之功則又得於靜而一致而助紫陽明居絕世故洞徹其所爭於始觀之辰速稍會之合并則又痛加砥礪既得之以而友四方之志後約之以從古聖賢充治之實摩礪之捺・紫陽是時蓋望先生以成德而先生亦心領意會而書諸紳繼是紫陽即世矣先生念遺訓之拳切懼正道之蕪湮愈精總而力踐斈進・而又斯儒等不獲遇文公而親炙得師事於先生而卒實朝荷抽関而啟鑰闡正途而指述津熟四書之講貫織字義而討論援儒等給扶昇晚儒等於荊榛如燕士而沃以膏澤如晦谷而耀以曦輪尚賴先生之終教豈謂卦否之遽闡嗚呼天其忍喪斯文歟思昔先生承紫陽直截之訓未敢紫陽遽爾厭世今儒等正望先生痛切之規有求未即而亦遽泣先生於蒼昊嗚呼先生撥其煩而索德精其義而入神遡太原之脉絡紙異說之紛淪判分數於理欲之界限折錙銖於全体之準命攻古之博而精禮文之品節窮理之粹而究易斈之淵源徹終始未衷之謂敬極生意不息之謂仁議論也水有源而浩・德行也玉有彩而璘・其言語朴乎若訥而發爲詞章則有爛如之雲其辭色溫乎若嚴而即之逢請則有溫如之春嗚呼命天何忍奪儒等之師匠抑我此道其誰與濟把群疑之膠轕攬遺卷而啟斈設更凡以一慟徒有涕以當巾幘詞遂其意不盡言

奠文

陳宓

嗚呼自文公朱夫子闡孔孟之秘吾道大明造其門者天下居其半獨北溪先生傳一派于南漳聞斈高明踐履端方奇儒理義之奧沉酣道德之鄉使伊洛源委於是乎有属而開誘後進不至擿埴索塗而馳騁乎康莊斈優則仕意謂宦無崇卑皆可以行志夭拘不憖一病莫支而公之抱負不及設施其一二寃托哭之又聞訃聲但恨不及往唁總雖以少見朋友之義所幸傳家有子含英咀華尤可以繼志而述事儒莫効誠不禁潛然而出涕尚饗

祭文

黃必昌

嗚呼講斈至於精微則益易差進道至於峻絕則愈難守孔門之遠詣凡七十而具体者益亦僅有自軻死以及周

程越千四百年而授受尹謝游楊皆有過人之才終未盡化乎查滓又歷數傳乃朱夫子集諸儒之大成振前聖之墜緒朱之門人半天下其升堂入室者又可數伏惟先生朱門嫡嗣一見之初遂蒙許與外若朴鈍而明敏絕人言若拙訥而勇進莫禦渾然之中而有粲然者存焉常之、中而有精妙者寓焉乎子與爾身之誠謹乎曾晳詠歸之趣德量渾函則顏子之不校氣象巖々則孟氏之無懼宜乎獨得朱子之大全而考亭夢奠之後猶使學者有所宗主也嗚呼後學所望於先生者何如而一旦遽止於此也人莫不悼先生之亡而孰知僕之戚々尤不能已也僕蓋先生之道亦既有年去先生之居僅數百里然而進見之日為最晚親炙之時蓋無幾追夫同試南宫樓遲逆旅耳提面誨猶姪猶子念聚會之為難急講明乎大旨既而金陵之遊僕守不遠有方之戒而不敢從嚴陵之講僕衆研門之望而不能俟及先生橫經溢陵僕僅得私傳諸人而叔父乎已將謂先生來仕安邑而僕已解戍陽則卒業之期尚可倒指曹謂西郊拜送而遂判訣於生死乎嗚呼先生之疾不知時汶不知日既不及與乎以飯含又不及執紼於道周聞訃遑莫獨在諸賢之後僕之罪不敢諱而先生之恩義將焉酬已焉哉泊然之容不可復見琅然之音不可復聞所恃者遺書之可攷則堂々之心庶千古其猶存悵南望以何極徒作哀於此文嗚呼哀哉尚饗

墓誌敘述附

有宋北溪先生主簿陳公墓誌銘

朝奉大夫主管建康府崇禧觀陳宓 撰

嘉定十六年四月一日北溪陳先生卒後四年其門人蘇思恭梁集陳沂以書抵莆陽陳宓狀既題其墓又為之銘曰先生々有淑質幼而穎悟少長趣識已端高為學務實以同於俗為恥聞取濂洛遺書伏而讀之曰是若為吾心會蓋真得洙泗之傳者循墻閣門未身其與吾心惡為聞朱夫子講道武夷是又真得濂洛之傳者纔積願從瓦於無資天啟其違夫子出守實維先生之鄉一見與語知其用工之深又直以上達之理發之謂凡聞義理必窮究其根原如為人父何故止於慈須窮慈之根原所自來為人子何故止於孝須窮孝之根原所自來先生一聞其語深思默探日求其所未至不以苟得而遽止也夫子去漳每語諸人屢以南來吾道得一安卿為善或士友疑問不合夫子意獨稱安卿為善問其許可如此先生又積其十年之學凡所讀聖賢之書講明義理洞究淵微日用之間行著習察有以洞見乎天理流行之妙胸中灑落隨其所處莫不有從容順適之意不遠千里質之夫子有喟然與點之嘆則又告之曰當大作下學之功毋遽求上達之見當如曾子專從事於所貫毋遽求曾子之所一當如顏子專從事於博約毋遽求顏子之卓爾夫子蓋許先生

以曾皙之意而勉先生以子路冉求公西華之事也先生於是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旁搜廣覽惟恐或遺嘗語人以文公表而出四書與近思錄乃聖賢傳心明道之要法學者造道成德之大端非謂天下道理聖賢事業可以取足於此而已也凡經傳子史之所載紀綱制度之詳禮樂刑政之用古今興衰治亂之原得失利害之幾與夫異端邪說似是之非淺深疏密難明之辨須一一講究勘驗通方得又曰書乃帝王大用流行處周禮乃周公大用流行處春秋乃孔子大用流行處皆不可不盡心焉者蓋妙道精義須從千條萬緖中串過無一不周匝然後爲聖門之實學不然則不免落空矣此皆先生中年再閱朱夫子一貫

博約之語稍功而有得者也至是夫子之所以教先生之所以學徹上徹下該貫精粗無復遺恨矣夫子沒先生僻處南陬與四方同門朋友声問不相接鄕閭諸老里在朱門者皆凋零落後人業於科舉習於見聞絶無此志惟鄰郡泉莆間有相信從者加定丁丑以特試寓中都四方士友所萃有平昔同門而未識面者聞先生至叩門求質者甚衆朝士大夫爭迎館焉鄭侯之悌判嚴陵招之學宮皐比講道發明正學求其指歸則有道學体統等四篇旣排異端中有膏肓則有似道似學二辨蓋近世固有學無師傳竊以亂真自立門庭者但教人默坐求心謂一旦可以至道而以致知格物爲支離認人心爲道心而埋沒之

是非之所在皆置之不問後生晩出喜其奇而便其簡群而和之牢不可破朱子沒其說益熾其徒益繁故先生極力排之者昔孔子沒有孔子息邪距詖以正人心而孔子之道始尊嗚呼是先生之所以爲心歟歸自中都泉之人士爭師之先生爲之講解率之夜分惟恐聽者之勞而在己曾無一毫倦色惟慮夫人無以受之而不憚於煩其所有以告於是門人隨其口授而筆之於書大學論孟子中庸則有口義仁義禮智心意性情之類隨事剖析則有字義詳講仙谿陳沂往來其門歲月逾久以一時問答之言輯爲谷所聞二卷尤其深切著明者也今二邦學子欲識聖門蹊徑者皆賴是師以爲標的云雖先生之道至晩益

尊行著於御德形於言其胸中明瑩湛乎太空之無雲也其辨說條暢沛乎水涌而出山也其推己及人之心甚於飢渴者然而不能以自適也先生調官泉南諸生願留自幸其有以終教乎我也將之官而先生卒於是相與哭之哀曰此後學之不幸也嗚呼先生仕不逮祿而行可爲法功不及時而言可明道死而不亡信然非邪先生諱淳字安卿漳之龍溪北溪人淳熙己酉與計偕嘉定丁丑試特奏恩越明年授迪功郎主泉州安溪簿壬午以恩循職郎享年六十有五曾大父宥大父尚德父懷忠咸韜德弗耀曰妻李氏同門友唐咨之季女子槼曰能讀父書而銓次其家集爲五十卷女二人長適蕭篤志次未行銘曰

在昔洙泗　孔聖尚存　群弟親炙
各有所聞　及師既沒　源遠流分
予晏如過　益為離群　卑爾曾子
道統益尊　傳與先生　始登朱門
妙契厥旨　一貫肝紛　師去愈久
不替討論　由衆既肅　從者如雲
衞道發陵　大倫始伸　剖析幽微
如木斯春　瑞泉之理　石鼓之原
道者尤致　鼎彼新增

叙述　陳沂

先生禀姿英華纖性穎悟少習舉子業嗜學精勤趣向不凡高東溪門人林濤宗臣鄉之儒先也一見奇之謂曰子之所習科舉文爾聖賢大業則不在是乃以紫陽朱文公所編近思錄授之先生退而誦習始知濂洛之淵源於是盡屏旧學傳訪諸君子之書專研精究得其梗槩時有傳然疑駭然笑譁然毀者先生確然自信不為之惑思欲趨承文公之門迫於親養而未能也嵗在庚戌文公出守臨漳先生抱十年願見不可得之誠乃袖所著自警詩而贄敬焉文公恨見之晚首授以根原二字謂凡看道理須各窮个根原來處方見得端的確定而不可易皆來表裡必極其透徹不可只窺見一斑半點便以為足因劇論詳剖且欣然也曰某到此未曾得這般道理說與人今向公都說了先生面領心會時適郡齋講論或至夜分凡所叩擊無非向上意指文公屢以善問稱之延真李宮表率後進平变晏文公去郡先生推拜所授根原析為問答書來印證有看得甚精密之語貽書於李唐咨堯卿曰區區南宮喜為吾道得此人爾丙辰秋先生因感嚴時事與熙論大有遺闕發為詳說槎溪廖子晦先生則與辨論猶以語上遺下語理遺物為疑質之文公雖未免互有得失之答然終喜先生所見淨潔為不易文公晚年嘆此道之寂寥屢書招致已未冬再謁於考亭文公時已寢疾延至卧内扣以十年之別有甚大頭項工夫先生屢屢闡陳文公復抑之曰所欠者惟當大專致其下學之功爾蓋至是甚喜先生已見根原大意便欲其詳驗實體於日用事物於中也故竹林所聞無非直截痛切喫緊為人底語與昔日郡齋從容和樂之訓迥然不同越明年庚申正月告歸文公惜甚引喻尤欲其徧友四方則學學屬望之意有在矣三閱月而文公即世先生追思嚴訓獨自裁抑一掃早日立定大底意見平心下氣悉力探討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格凡千條萬緒分合出入實是實非疑難辨者無不毫分縷析各有以指其極而無餘故其真積之久渾然不見其本末精粗之間此先生再見文公而澂有得也先生之道默撰乎太極渾淪之妙而實不離乎粲然日用之中剖析乎事物流行之賛而實總會乎本原之所自出故其言太極

曰太極只是理々本圓故太極之体渾淪以理言則自未
而本自本而未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圓且以象言則
自博而約自約而博一闔一闢而太極無所不極至自萬
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体也自
其沖漠無朕而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由是
出又依舊沖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渾
淪太極之全体而酬酢萬変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工
夫須從萬事中萬物中串過湊合成一渾淪大本又於渾
淪大本中散爲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体實得渾淪
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其言仁曰仁只是天理生之
全体畢竟天理二字除不得一个生字亦除不得仁無表

裡精粗動静隱顯精粗之間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絶
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
欠缺一念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便頑痺不仁矣謂
忠如水之源恕如水之流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
恕底事便見忠底心至於心思與形体之動則驗其所發
之時微不同食色與才稟之性則辨其所指之本大有異
皆撥頭發微之至論也其他闡明經旨誘掖後學備々有
序爲之立一定之則此渾淪聖門所從入之地則曰聖人
言語皆從大本中流出雖一言半句若常談而莫非精義
妙道之所發見凡義理都藏在句裏間有正面說者有偏
旁說者又有縱横顛倒說者雖不同然須先於本物根株

上見得爛熟然後縱横顛倒無所不通其始學未有所入
者則正其路脉而指之曰讀書之法須字々句々曉其文
義然後通全章以會其旨歸文義旨歸既通然後吟哦諷
誦以玩其底蘊固不可只皮膚上淺々擸涉亦不可就字
多生枝節支離但虛心玩味浹洽身心自然有得其已學
粗有所得者則進以入德之次第而勉之曰道理渾淪非
可以一蹴到凡看道理須就裏面重々入細做工夫自會
到至精至極處最緊要是就身心上着實体驗其有無欠
缺常切照管勿令間斷方可已分上有得不是懸空閑說
恐其鶩於高遠則曰道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
循事用功便自有見非如老莊說人事之外而求之虛空

曠蕩之歸也所謂下學上達者非謂舍務下學便能上達
須下學工夫至到然後可著上達工夫則氷融凍釋自不
勞力不恐其畫於小成則曰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
人事聖人大成田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
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於胸中將此身放在天地間一
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顔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
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王佐做事業須運用
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
原而真爲己物若拘々只守一隅道理偏着在己則寡頭
窄狹孤單枯槁是乃一夫之小善何足以言道何足以言
學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幾如好々色

如惡、是而為天理人欲强弱之證也使之於是、非、
如辨白黑如遇鎮鄉不容有騎墻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
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夫然後知之至而行之盡也又深
砭學者之膏肓而視以至極之標的也先生平居里閈不
沽名譽不拘流俗恬然退守若無聞焉然德名播天下大
夫士有志於道者往來必致敬壬申夏趙公以撲守臨漳
一見先生貌粹而古言約而精信其為得道君子也書禮
招屈處以賓師之位先生遜謝不獲而後就其後大老賢
英時適其序或贊以所缺或皆以 學
子問道踵至歲在丁丑待試中都同志之士遠及川蜀爭
從贄謁朔望之旁聞風加禮歸過嚴陵郡守鄭公之掃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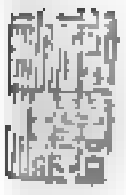
僚屬人士延請郡庠先生嘆陸學張王學閒無源全用禪
宗旨家認形氣之虛靈知覺而為天理之妙使人終日默
坐澄心以求大本屏去道問學窮格工夫欲一超徑造上
達之境反視聖門以自標榜牽聖言以就老釋歷其為吾
道之賊極口辨論辭不少遜遂發明吾道之体統師友淵
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析為四章以示學者大公至
正之標的於是儒名墨行盗名於一方者斂啣不敢肆而
志學向道者始釋然知其邪正之所由分然則先生之息
邪說距詖行正人心其有功於斯道也大矣主講安溪未
上而從學者痛哀或奔赴其喪或為位而哭或緘詞寄奠
寺丞復齋陳公宓大書其阡曰嗚呼有宋北溪先生之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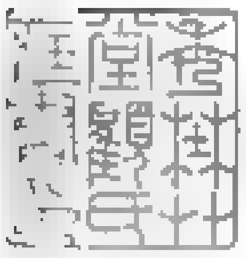
後從而銘之先生學力造微充養有道胸懷磊落而器度
端方智識高融而文理縝密言語簡約而入人也如時雨
之潤容貌朴古而接物也如春陽之温形於議論不待思
索由中流出如長江大河有沛然莫能禦之勢見於動作
不事矯揉而見面盎背有粹然不可掩之美晚年與師友
之淵源直以傳道授業為己任與於數人雖終日應酬而
不倦或有憤悱而不能自發者先生為之達其辞意徹其
骨髓令人言下省悟怡懌不能止生理素薄量入而出衣
敝褞袍器無少藏菽水甘旨曲盡其歡其順親有道世俗
多用浮屠先生諭父以理屏去不用母疾亟藥劑罔功先
生刲股於天乞減己壽以延母年弟妹之未婚嫁者則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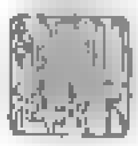
力任責以次了達觀黨之不能葬送者則倡義經營為之
安厝先生雖不見用於世然憂時論事感慨動人每誦前
輩歎詞擊節長嘯以發其勃、英毅之氣嘗代人奏劄言
山東歸附有可安之勢而實非所以為安者不可不深
為之慮亡明舟息有可幾之形而實非所以為安者不
可不急為之防曰擊闔闢利病慨然開陳如止横斂懲豪
奸買撲罷科會價禁屠牛懲穿窬戢海寇之請無非激切
時政祛祀民害如請改實洋核貢閩罷塔會禱山川社稷
禁淫戲理祠則又一以崇化導民為意陳淺齋嘗云鹽笑
為漳客最深先生條畫詳盡使其說果行則患流數世何
必住是邦而後為政耶先生旧所編輯則有礼詩女學之

書外有手義拜誦大斈中庸口義錫谷瀨口金山所聞皆
諸生所錄而先生筆削之者其他書述與夫往復書牘先
生之手蹟編次爲五十卷吁遺文眞得其人而後明李公
眞得其人而後傳君先生眞文公之嫡嗣欽沂摳衣師門
二十年而先生不以其愚訶目期待誘其入而屬其進扶
其倦而起其頹者不知其幾識昧質柔每嘆仰鑽瞻忽之
不能企及先生往矣今乃以終身之請求十分之心將何
以升其堂而入其室乎然遺訓洋洋如在其上何敢昧此
此心之良惟知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者韓子云聖人之道
大而能傳門子第不能備觀而盡識故李馬皆得其性之
所近沂不敏敢記所聞以備遺忘願與同志攷之若夫譜
系官簿見于誌銘者茲不復書云紹定壬辰正月元日文
林郎新就差官新州軍事推官陳沂敬述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外集終







山房集八卷後稿一卷

（宋）周南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山房集九卷永樂大典本

宋周南撰。南字南仲，吳郡人。淳熙庚戌登甲科。官至祕書省正字。再以薦入詞館，皆不久罷去。遂以殿廷所授文林郎終。宋藝文志有周南山房集五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則稱周氏山房集二十卷後集二十卷。卷目多寡迥異。今檢永樂大典所載，有題山房集者，亦有題山房後集者，與陳氏著錄之本合。知宋志五卷之目乃傳寫脫誤，不足據也。惟計永樂大典所錄，篇帙無幾，當由剽殘太甚，故佚去者多。今但就其存於今者，各依原目，釐爲前集八卷，後集一卷，以略存其舊。南長於四六，以後進流輩見稱。制誥諸篇，尤得訓詞之體。其初入館也，葉適實爲之考。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有云：開禧用兵，韓侂冑欲以葉適直學士院草詔。適謝不能，既而衛涇被命草詔云：百年爲墟，誰任諸人之責。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涇見適，舉似以爲虛爲成墟。他日周南至適，告以涇文字近頗長進，然成墟字可疑。南愕然曰：本爲虛字，何改也。適方知南實代作，因薦其宜爲文字官，遂召試館職。蓋即其事。案此四語今在南所作秦檜降爵易謚敕中，則當時已載入己集，足徵其不能剽竊。而敕內則有兵於五材，誰能去之。臣無二心，天之制也數語，亦極爲王應麟所激賞。是其織組之工，膾炙人口，尤可以概見矣。集中又有諸書題跋二十餘則，與館閣續書目體例相近，疑亦在館校勘時所作。又雜記數十條，多述宋代故事，間或直錄古書之文，無所論斷。疑本別有說部，附於集內，而爲永樂大典所割裂。今無可參證，姑仍其原文錄之云。

原缺

往顧勞我憑親貴親年合幾何倏已近喜畏我髮白滿
把晚食逸下胃一歲能幾來每來時自驗不雨已經旬
長道將飢韭竹稭出山泉草根盆土氣長顧居孔勞州
里未為貴

咏史

客嬰義主臣鎖骨事未竟印友辭諾責斯義在項領惟
臼東純心逞恤身後事惟嬰把遺育不以後死愧嗟乎
古人達樹德見衷則並驅不同達存歿事鞠卑益事亦
大難義竭斯近仁孫成死不死太息難重陳

搏雞

慶元夏四月所至喧博雞小市東不通引首望其達雞
籠三尺高雞價千錢提若云輸錢少取取鬪椽歸小兒
博手短頸走歌呼齋搜攜遍村墅往往空其棲或買鵝
代之亦取雞為辭僕夫告我言官人那未知聚啾已踦
日來初知為誰余無五行學覺有纖芥疑老距不可朧
利胥長安施吏訪十錢庁一博多得之歸寄尋故老問
始云眼目希固之互猜愕傳來又奇此或謂近難禍或
言難者飢歲行將在內事應恐在茲聖明仗好德百穀
潛光輝蚕茲朱衣者萬萬不關時但疑一種類爭雄無
雌更恐坊市內相望野雞啼豈將有微沴神者預啟其
乖風感乖氣朗鑒尚未徵人言良過矣邦禁亦未非我
欲效風人聊賦搏雞詩

七言古詩

呈趙路中

趙子面白如玉性定須逃得文儒餓經年憔破古人心
近日妹夫初病可忽然到門已驚駃令我失喜多兩拜
君來看我還看親我顧不能君莫怪自云會云見杭州
火說著紅湖先泼隨水衡支散新鑄錢諾書未御正朝
坐向來送我龍泉器秋色新蔬相似且將濁酒慰潛魂
多留幾日論文字取詩須取杜正傳尋到岑參高適邊
轉處正須寬一步只今且向晚唐前

卓文君

西京雜記載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以爲妾
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因推其意爲文君
怨

曠代佳人十六七膚如凝脂髮林漆芙蓉爲臉玉爲容
淡拂眉尖遠山色夜梧月落秋夜長孤鸞三疊傳高堂
瑣窻認得琴心意直恐韶華不得當瑤環潛送隱愁意
只今猶記來時事殺身不贖父兄羞圖得歲寒成共帶
陽昌市裏鷫鸘裘鸞鏡相看白頭試枯玉軫攏金撥新
聲比似舊聲愁世間恩愛何時盡流水落花寄往恨不
愁歸避茂陵人蹔逢往日臨邛令鴛鴦並翅雙飛宿欲
話衷腸歌不足古來應有白頭吟誰念妾身今再辱

五言古詩

十月十日立冬

立冬前一夕聒地起寒風律呂看交會衣裳出褚中骭
瘍時作崇懷抱歲將終汗手汙才筆晴窻共禿翁余有才筆燕朱二十年矣

入梅

地濕衣生醭天涼葛未栽暴𧄍偏壞藥微漲似成梅若
笥相將盡良朋久不來若無書作那得好懷開

石湖

作者看胷臆冷然接大荒雲濕收浩蕩海觀度滄涼故
國餘丘壠春船落艷陽百看俯仰越燕又空梁

姑蘇臺

戲杵餘千禩叢臺此舊都冰花銷盌尾組練入瀰湖浩
蕩春風在荒亡霸業蕪往來吳父老藉草話城郛

庭燎

種髮看如豹松明又送寒頹衰憑老徒慨我穫薪乾小
市街聲沸明河小露漫賣癡兒女喚吏作夜來看

讀史

倐緣都遺忘緒收亂儲貯據梧廿獨觚滯撫卷涉仰獻
尤去從螢槁骨來著若祛緗懷千載上知讀幾年書

登閶闔城

閶闔闌城■東南見此州尊安山體真柔静土田收易

野魯興國崩臺早得秋閑民無職事力食愧鋤耰（力民代食）

秋日步至湖桑埭西

伏枕衰方劇椿節氣忽增細泉鳴暗竇踈樹映孤燈斷

鴈寒依渚長魚健脱罾行髏已無用却作在家僧

賦里人亭前三立石

昔人藏巧拙收拾老亭雲雨淄漫天鑿年侵見石心枝

撑非爾力秉執儼如臨亦有渾渾氣雌嗟肖未任

山居晚步

疏腸消穀暖拄杖出林深積背斜陽在螢聲暮氣侵崗

雲舒伏脉松菊會歸心墟落涵寒早山曛日未沉（田父為予言陽山外日夕尚未昏黑不比尋常日落山便夜言陽山能陽日）

步捲滕鎌急平疇澀稻稀水雲漫白道蛙竈起青霏蛙

塔隨煙暝巢爲擇木飛年豐閑正少乘屋匠人歸

山居

熵火燒爲樹皷冰煮石楠烈風冬日夜短褐野人卷麥

地宜秋穀香樂記娃柑山中無藝具日影漸移南（一本雲物）

（照農蓬）

山家

小麥連湖熟黃梅作雨飛穿林青犢過觸杝白魚肥子

男輸絹急姑婦揀秋歸枳花茶似雪留客共湘瓷（一作新茶）

（新焙出）

驅儺

高明紛鬼責與漢費誰何兒女今無恙街坊又進儺流

年熒惑過（一作田畯）少（一作殊擬）隊伏（一作閭巷）史巫多求福吾能記門

前不用呵

奉問座主■■侍郎■■

早歲虛仁鑒頻年潤書書斯文誰後死甲子正安居公

館初陽動江河沙海氣淡近傳肝液少歲晚更何如■

故老凄其甚嗟余尚庶幾勳庸遲璣珠顧盼有晶威伯

氏供爲子諸生記補衣凄床對非恨圖得誨言歸

送鄭守避逅祭酒李公

早作將吳守臨分御李侯清醇瞻□老省素共晨羞鄉里終全活人家吏小留腐儒踈懶意白水看行舟

懷友人趙蹈中

妙質端能勁除官正兩遲和歌誰與共揆別可無飢俗學嘗豪奪家人怨紀癡相看又秋暮未敢嘆余衰

愁懷神想端順護暑俟父兄寬衆責寢飯驗初心夜氣收肝膈晨窗得笑吟生年推我長甦殖可能深

孟良甫別一歲無書有懷寄之

孟氏好兄弟相從僻巷居一窮吾得恳千里竟何如夜雨看僮僕家兒不習子豐年民瘼少莫厭故人書

示子

緼軸初黏飾窗堂茶淨竭師前無脫履弟幼與隨肩苦茶休多食精絲不耐搁遲明吾語汝欲睡更來前

閑館客病後晚得小馬亟歸

濛濛露氣白耿耿東方明馬捉步猶倅烏嘗食又鳴倏過黃峴嶺還見闔閭城欲問元曹賴前廣祿命輕

哭同年友馮校書

叔常雙骭骨容死漢江中憶昨煩憂甚知吾友道窮達進邪知已即顧得純終他日論已塵東西有二馮

病父沈舉久扶行未有孫寡妻持醉酒已月旅歸魂摧落收歲暑魏危過□門銘旌令遠近到日敗垣存

五言排律

偕蹈中過書塢歸二十韻

我塢須君到茲行說幾時書采衣裏少勇出岸頭維寓節探渠溜燈籠上酒瓶亂蛙嘈汨雞花落彈如梅熟拋曙林餅排蒼架月規瀞姊桂易透潔桶帚難花落彈如梅熟拋稽似筍遺橘包收夕潤杉彩漾朝曦添梲湖魚瑩瓷甌釜粥糜蒐□高木陰安膝下亭坐散地令茲見荒蹊過者誰說求諸老記留下故人詩憶碎宵中復佳眠旦起遲衣籌寬女送藥劑切兄監僕點昏來家船椿泊定移句材當面過天巧□人窺遲徃楓橋路低徊泰伯祠比君多數歲把卷憶吾師八月登秔稻西風理釣

山房集 卷之一

然未嫌墟曲小來赴野塘期

余杜門几坐三年壬申六月九日出吊平望歸
途阻風第四橋余曰是特偶相值爾不然豈造
物者出門即相料理耶舟人曰然因識之

地借洹龍宅跣橫溦蜃樓馬蹄擲震電沙背更生洲雲
毯懸繩渡天風激箭柚濕霖平衍沃晴井滅夫溝蹴起
争橋齒檝來似海醋浪花㝵岸颮塔影聽桴浮却憶衙
枚地會驅縞練舟謾云天設險豈是水爲柔無事人千
古迯桀茗一甌川靈工閱世翻覆幾時休

七言律詩

春日即事

料理清明天氣催逸先幾日柁船開六朝事徒磨塔百
草春回上舞臺巢燕爭迎華屋去海潮猶傍故城來主
人兩鬢千絲雪更斸青冥出雜栽一本云殘雨春山舊燒先幾日柁頭開
一磬影落山頭塔千樹香吹巖下梅鳥入寒烟迷翠羽
鳩呼宿雨長蒼苔主人兩鬢千絲雪更斸青冥種雜栽

復過書塢夜坐

下嶲官橋黃峴東二十五里名新豐葱蒨色行如蘆葦
白石柚頂結櫻朱紅紙灰養火冬將盡趺坐看書暖漸
融且篙春雷歸地底故令晴雪滿山中

九日郊城外

清晨驅馬出重闉濼有狂花似小春草市豐年聲洩洩
官河霽色水粼粼山林送老無予罪物色愁人送歲新
便擬移家去城郭可無黃菊慰慈親

泛舟遊虎丘

水遠朱門宿海槎山沉海月上晨霞烏啼蜩樹雲初過
鐘度雲楣日未斜借俯劍池看貝葉人追寒食看楊花
西子年侵丘谷換女牆還有舊宮鴉

過虎丘

句吳霸業竟誰成留得崇丘歲一登玉鴈已隨黃壤盡
鐵花空向碧潭凝闔閭金玉爲鳧鴈東坡虎丘詩鐵花秀巖壁空中有塔撼
鈴語臺上無僧喚石應踏盡蒼苔春老去但餘落日與
寒藤

狐狸狐搰已無成吳語春去春來幾度登海湧名山真幻
出酒酣看劒已壓凝鷗人遠臺空在内傳闔閭晝遊蘇臺射於鷗陂嬰
谷聲殘烏倦𠩄越絕興亡俱一夢爲君同弔剡溪藤文辨
有予剡溪藤文

晚出至湖於埭

殘年孤寂不堪言時喚平頭駕短轅老氣猶能作羆卧
壯懷誰復記鴻軒權歌綠渺城西路烟樹參差埭北村
堪笑性奇消未盡夜來還夢屬櫜鞬

送林湖州六月赴任

誰把科名誤寔君不教獻納近華勳一麾暫遠長安日
六月先清瘴海氛馬首喜無瀧吏問筆端應有鱷魚文
明年勝日知無限還記江東日暮雲

乙卯之秋送項秘書倅池陽是時教官之關尚在來春

諸老紛紛去不留之人也作翠微遊要看綠字封蒼蘚
須趂黃花插滿頭秋水陽｜猶有恨春山得伴更何求
九華樓上新風月不學詩人賦隱憂太白秋浦詩題詩留萬古綠字錦苔
生一作已到三山忽引舟去尋小杜翠微遊諸儒舊仰傳心學詩士先覓血指羞秋水陽人猶有恨春山得伴更何求明年勝日應無限不學詩人賦隱憂

送項倅

衡嶽山頭喚下來高人不肯住蓬萊先秋手得平分月
當暑身無半點埃世事相違休掛口吾儕一見且銜杯
夜闌約立銀河表閶闔天門次第開
昨者捜岬賢詔下來旌旆紛還起蒿萊誰人肯獻承明
直我輩休汙世俗埃天近須回宣室名時難倍愴渭城
杯慇懃爲誦江湖句少立斜陽舟未開

送江陵妝尉武卿

夢𭡝江湖絕寄聲不圖猶見老成人白頭未覺相從晚
青眼何緣此會頻山谷詩寄聲何由頻自古荊襄供重鎮令公羊
陸是全身六千里地無非郢郢今陵縣江寬著恩波浸遠人

歲杪送同官趙朝

與縣飄零與己關更來樓上說加餐不知壯日消磨已

也似中年賦別難。酒盡沙頭悲夜永。書來日脚是春殘。
人生塗轍嗟何限。好在分攜恰歲寒。

謝友人見過

歲暮寒風易中人。對床誰與話情真。平生知我無如子
此度相看又隔旬。世味慣看如嚼蠟。寒窓癡坐正凝塵。
只今便擬高軒過。飲水毋嫌仲叔貧。

和史君喜雨

通宵莫玉乞移災。閶闔天門午夜開。屏翳不隨風伯往
雷車爭逐阿香來。送神曲奏爭加額。送神日適儋爲喜不以手加額
雨詩成巧奪胎。聞說阪田猶未插。更須精意斡天回
蠶筐無葉不成眠。眯眼黃沙障麥天。誰遣爐烟生濕
霧。立飄江水沃桑田。雹飛鄰壤同時事。春入民穡賴吏
賢。欲把豐年占震斗。寸心應向碧霄懸。
百萬疲民飢欲啼。陰靈一夕靡雲旗。鼓芒綠潤沾天澤
梅子黃肥帶雨時。薄宦經時誰擧手。豐年重見且信眉。
自至池雨見拾 諸生未用歌華黍。得熟民貪未可知。

挽耿侍郎

給事初爲鄈縣令。姓名直徹阜陵前。後來佩盡各藩印。
死去家無數頃田。留與道塗歌長者。未調爲鉉合長年。
龔黃只取優稱去。吏有雲臺論百篇。

同年葛密挽章

杏園張飲上晴湖。憶在園司識面初。二紀年光何忽忽。
五更春夢已蘧蘧。彰纓曾識飛鳥鳥。折獄爭馳薦鶚書。
可惜佳城縈蔓草。只教綠水泛紅渠。
少年並馬曲江遊。曾到慈恩塔上頭。過眼流光真露電
驚心宦海牛沉浮。君今又隔重泉夢。世事嗟傷逝水流。
獨立東風數莖髮。不堪春草起離愁。

挽祕撰趙郡運子固

舊學㢋家一字褒。暮年曾得拜江皐。丹砂惟意成前約
玩印連章避㢠曹事。業略曾隨手見。死生應嘆有身勞
只今蜕迹西林去。始得先生蚤退高。公自隆興歸南始多識於京口

闕題

天憐羈迹寄諸侯付與危欄早得秋相見便知懸榻意
閒亡時得挾書遊山容老去蒼崖在水滌痕存淺碧
夜高我儒冠無世不應更躡九華樓

天憐羈迹寄諸侯差近危欄付與秋風物撩人都在眼
湖山如畫恰當頭征鴻已作隨陽計社燕能爲幾日留
賴有楚天凉夜月二年相伴上譙樓

五言絶句

皇帝閤春帖子

路寢朝元早條風應律初八荒躋壽域一札下寬書

玉燭天時正金穰歲兆豐華封遥上祝聖德與天通

禁籞希臨幸宵衣戒未明餘閑寓弧矢勸講只儒生

皇太后閤春帖子

遲日回蒼陸祥霏下慶霄椿儲壽嘏寶冊追瓊瑶

官梅猶注蕚御柳漸垂絲太母如任姒深居實儉慈

內殿家人禮徑袍奉玉巵椒盤勤盥饋百世有孫支

阻風

野雞塵掠起大舶勢方張客子雙篙弱回風得岸當

七言絶句

皇帝閤春帖子

曉漏催班拱至尊千官綺勝簇金旛紫皇恭儉憂民切
未祝椒盤祝獸樽晉禮志正旦元會設白獸樽於殿庭能獻直言者發此樽飲酒焉

玉宇朝來愛好春都傳塞上已和親中天日月無私照
萬國耕桑雨露均

萬國長城漢有人羽書漸少捷書頻君王軫念春寒重
更解貂裘賜將臣

皇太后閤春帖子

三朝備福尊壽樂七秩修齡古更稀閒寢龍樓家法在
雞鳴步輦過慈幃

當年三殿當作合殿瑶池會天仗將回
樂未央獻歲東朝還大內仙韶遲上萬年觴

濯龍宮館漏聲徐閑把黃庭味道腴侍女不持珠玉玩
爭傳文母澣衣圖

九日有菊

此花每歲須霜後素節今年置閏深流轉風光須好在
只愁人老鬢毛侵

詠梅黃

此君一日不可欠獨爾梅花動隔年更有晦冥風雨在
可能相見不依然

此花高是少人知步到喬林始見之老我怕風并怕雨
一年過了又無詩

不是衛寒欲避春古來辟雷不辟貧高之孫竹求仁輩
畢是羊裘釣雪人

詩在溪橋興在人年來遠樹費追尋何人鍊得冰霜骨
調出孤山韶韻音

過雲溪

晴溪帆卷櫓聲柔兩岸青紅濕未收欲問三吳清絕處
碧瀾堂下採蓮舟

宿春谷 周瑜為春谷長出備牛渚

猘兒總角交孫策牛渚明年得小喬邂逅英雄誰似此

向來州縣豈徒勞

遊石湖

曉日曈曨水霧開自吹清管過湖來闔閭城下青青草
又染裙腰上舞臺

觀釣魚

湊餌驚跳去復迴直疑芒粒是浮埃江湖多少潛淵地
何事持身水面來

南仲將至荷葉浦舟人憂鼠竊不敢宿浦下岸

曉方渡聞久無荷矣

晴波綠淨渺如湖認得荷花似子都疑是天孫[illegible]為
急收雲錦長菰蒲

過齊門友人居

藥欄圍戶是鄰家破板門開兩髻丫毛斛子中柑落盡
臘前尋訪白山茶

過青陽齊丘隱迹本應天寺改為徵賢

舊學縱橫術已精不妨高卧且辭榮可憐三別秦淮路

不得終南處士名
利盡漁民五季年誰竭丁口畝輸錢不將公量收家邑
謾把微賢敀應天

贈上人

上人夢裏營詩思比似看經僧更忙巴山寺裏秋晴後
霜未濃時橘正春（香）

贈上人

八十詩僧嵗莫閑又隨白浪上巴山青霜四面橙欒熟
獨步三門獨自還

八十高僧不誦經挑單又發洞庭程巴山雷裏三門上
吟就橙詩立又行
橙橘青時最好香包山猕後兩耆霜上人夢裏營詩思
比似看經僧更忙

酌第四橋水有懷陸羽

未必茶甌勝酒醒且將衰髮戴寒星太湖西與松江接
不礙幽人第水經

橫山寺楞伽塔詩

白傅遊春得幾迴寺門還對海門開行人莫問今（一作如今莫上）
橫山塔曾見開皇泥一來
姑蘇臺畔千年土斷作牛羊出沒行惟有江山懷故國
五湖猶遶越東城
吳越臺池大業城如今花鳥故時春思量都是楞伽塔
曾見蘇州六代人

寒食懷遊誠之

清溪寒食水瀰漫憶在齊州約共觀便著窄衫鞭馬去
路傍驚訝是文官

十九日初程至青陽趙令尹遣妓出迎自至池
不赴樂飲至此望見令却之（慶元丁巳九月）

飄泊寒城兩歲年巧粧那記紫薇篇毛嬙乍用驚飛鳥
買藥韓休更可憐

重賦三高

著就農夫敍不收江湖著我繫虛舟漁樵拍手應相笑

不得長鯨取次休
兒女呻吟歲又窮也應無語對西風向來一箸鱸魚意
羸得寒亭四壁空
千金孰與此身多慚愧君王用已過乞得頭顱江海去
一生辛苦幾漁簑

寄友人

生前何事苦收身身後浮名底樣榮只得太湖三萬頃
與君亭下作真清

懷友人趙路中

水宿山行可煞勞山川應是怕才豪詩人只好遊湘水
上却巴陵恐是騷

山房集卷二

宋 周南 撰

詔勅

科舉詔

朕惇延美才協濟興運若稽祖宗舉貢之日悉用詞章經術之科惟嶽降神既已作興於多士豐水有芑猶能燕及於後昆今當三年大比之秋嘉與四海共繇斯路庶幾與賢論秀之遺意無愧登明選公之風時其飭攸司申諭厥志朕至公旁招急親為務惟祖宗選舉之制莫如進士之群凡公卿輔佐之才悉由此塗而出蓋列聖陶成之素亦有司考覈之精仰成法之俱存諒淳風之可復通當大比思得真才其加申飭之嚴肅示綱羅之廣夫懷忠信強學問待舉者之事抑浮華進器識考文者所先朕將論定復官爾其身勸為駕謹擇可者俾偕計吏而來親策問之極陳當世之務布告中外其體至懷

告諭兩淮詔

勑兩淮百姓等比者戎馬俶擾邊陲繹騷類將士赴擊其歸與邊城固守之力敵已亡逃出塞茲欲和親用民湯析離居罔有定極痛念兩路生靈之衆加以百年積累之餘居者杼柚其空去者饑寒不保使爾動搖而破業為之惻怛而傷心朕既復公田以貸民出緡錢而糴食諭告所在之吏存問失業之人屬茲邊警之漸稀猶恐流庸之未復室廬未免毀壞鰥寡不能自存迨茲農事之方興尚憂種食之不備宜敷惠澤用拯瘡痍

戒諭諸將詔

朕惟敵據中原今踰六紀戴天履地其忍忘諸康未雪之讎嘗膽卧薪常恐負烈祖有為之託惟是寢兵之已久深知動衆之匪輕屬閏金運之將衰加以酋豪之內擾河南亢旱赤地無餘漢北連兵暴骨相屬遺黎轉徙襁負來歸爰念淪溺之民至於相率而請命故下綏懷之詔實非得已而興戎朕既不能遏寇於未開之時未免列將乜而為不虞之備惟今疆場之多事正須將士之同心若平時情意之未孚則緩急犄角之何望咨爾三軍之統帥暨于列校之偏裨如廉藺之共濟艱難若李郭之相勉忠義各殫勇畧以赴功名或迎敵以前行或邀擊於後距或附聯其蹤跡或應援其往來務令聲勢之相依有如心手之目應并謀合力功必有成高爵[illegible]厚祿朕所不吝

成肅皇太后喪請御正殿批答不允詔

朕惟內殿問安之常見三宮席慶之盛茲念皇祖寔貽後嗣之燕謀屏予一人尚有重闈之慈覆未報含飴之德方諧移御之歡不弔昊天降此大戾供寢門之色養為日幾何痛奕世之母儀于今盡矣朕以元孫而祗遹思紹大孝于繼承躬璧室以執[illegible]懍然在疚莅法宮而親事非所忍聞所陳宜不允

[illegible]第二批答不允詔

朕遵謨烈之訓于阜陵殫怡愉之奉于長信謂物本乎

天而人本乎祖視保佑而則同故養致其敬而喪盡其
哀于聽修而未暇比勤恍請審諭至懷方勉盡于追恫
忍亟閱于他務非不知日有萬幾之事與匹夫之孝不
同然遽忘毋育三朝之恩亦行道之人弗忍劉卿成于
衡彌相與叶謀若親政于決旬不幾太速所陳宜不允

秦檜降爵易謚勅

誅姦雄於既往罰雖追於生前申勸戒於將來罪難逃
於身後蓋人心之積憤豈天網之終疎九變而賞罰可
言雖閱時之已久百世乎孫莫改厥清議之猶存其官
秦某在政和間爲中執法方畢萷之抗議其言幾類於
程嬰及塞上之還歸此節何如於撫武惟我高廟過[illegible]
火康排衆論而投宰衡如中流之遇維檝詔其間關萬
里或能爲國報仇皇期首尾兩端反欲與䖏爲地既潛
交於境外卒墮敵之術中兵於五材誰能去之首兆邊
疆之備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之仇洎姦計之
弗行幸國威之再振羣后以師畢會三將之捷日聞黄

河以南已闢盡爲晉土鴻溝未割何患不歸太公乃復
貪天之功亟爲割地之策密布私黨陰遣誓書造飛謗
以剪爪牙忠臣爲之解體還降王而就葅醢行路至今
興哀神州自此陸沉戎醜因之坐大一日縱敵遂貽數
世之憂百年爲墟誰任諸人之責朕道追累聖之遺訓
發表上流之故僨憫其覽泣以從戎至於脫墳而就死
爲之封著茅而崇血食庶幾激義膺而鼓苦風嗟道濟
之見收罪成汝手使武安而尚在戮及其身況士氣久
排而未張公論追尤而弗置雖保首領以入地下奈何
怨毒之於人深昔晉幸免於賈充禮官請爲改謚唐逋
誅於林甫天下快其剖官其追極品之殊榮更奪易名
之美謚以昭宿惡以激懦夫噫[illegible]以近器而猶忌投豈
不念渡江之誓誰[illegible]厲階而今爲梗其火伸誤國之刑
益犧及於在天祖宗之靈故假手於今日論議之及尚
復漏泉之澤勿忘結草之圖

制

太府卿樞密副都承旨制

朕惟右府之屬莫如密命之親以次對而贊訏謨疍惟舊制用列卿而爲副介未有前聞屬國又以儁功固難拘於常比爾才能鮮儷慷慨自將㩦漕日職已登最課尹氏天府綽有能聲儲兵略之深知方軍書之客午爰躋榮於晨扈俾稟務於燮廷夫帝王之道出於萬全毫釐之差謬以千里其協承於幾急必審當於事情服我優恩副有明陟

李璧除參知政事制

朕思翊丕圖眷求近弼繇自令其立政事將嘉靖於庶邦進有德以尊朝廷俾簡參陪於端揆肆時在列僉曰汝賢中奉大夫權禮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直學士院兼侍讀賜紫金魚袋李璧邃學建原上才周變禀金玉之堅粹諧簫勺之和平文華緒國以成帝墳父子追蹤於彪固江漢炳靈而絅幽思弟兄儷美於卿雲學若高審儀吾禁從汝典朕禮夙夜直哉惟清其代予言訓誥坦然可舉比持虎節遠逾龍荒使萬里而見幾微分以身而許國詩三百而能專對類不戰而屈人嘉懸著於賢勞爰叙陞於常伯謀猷入告於內扉惲其勤議論持重有餘益恬於進是用參稽人望擢預國鈞夫執政其猶股肱自昔固同于一體然中流而遇雖楫於今尤急於相須剡萬幾貫繫寸陰當類桑土之徹宜追於未雨琴瑟不調斯解而更張若特登庸類爾屬與惟能爲一心於同寅協恭之始庶幾緝百度於匪躬伊邇之間憶四海方想中興保矜淵氷之懼三事以佑乃辟允資柱石之良式究遠謨祗若明訓可特授中大夫參參知政事

張岩除知樞密院事制

朕眷求賢輔宰救武功立政立事而相我家久參陪于國東惟時惟幾而敕天命肆專權於樞謨委注益深儀圖惟舊光祿大夫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權監修國史日歷同提舉編修勅令兼同知國用事廣陵郡開國

公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一千三百戶張岩懷才偉異令德端凝仁義獨于朕躬俊傑識乎時務太平之略非一士望聳于棘隆北辰居所懷環衆星共瞻于魁極自[illegible]庭之廻簡肆賢譽之昭宣抨彈爭烈日之嚴論駁擅回天之力四輔史佚在右陶成寧壹之風三年周公居東竭著遄歸之績荐膺圖任旋付本兵取人不以己長特效君之衆美有猷入告爾后每慮敵于萬全朕若稽舊章分界二柄雖制勝御人本繇一道方賴汞資然修戎

立武以整六師莫如因任夫廟堂欲銷未形之患惟幄當運決勝之籌若屢機之張于度則釋庶衆陰不從其功不成惟卿遠其深謀加之專心致志朔風殫于忠力必盡展于經綸憓胥肝進股肱之臣既登庸之無競風夜基宵寐之命庶耆定之有期往哉汝諧祇若予訓可依前官特授知樞密院事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封如故

辛棄疾待制知紹興府制

師帥秉流本以寬大奉行爲首會稽近海思得文武備足之才屬此時咨得於己試惟素望夙煩于鎮壓則赤子必善于撫摩其即祠庭往分閫制具官辛某忠誠素矢智畧無前方燕昭碣石之築宮無愧海濱之至駕華山騄耳以行遠思忘烈祖之知久矣踐揚蔚有風[illegible]未爰擢登於禁從將旋付以事功其才任重有餘蓋一旦緩急之有賴爲吏太剛則析此三揭賀佞之未齊朕方留四方而用俊民豈肯一眚而捐大德其以齊南之名

彥載新浙左之旌麾夫材固有於所長政亦貴于相濟往者鹽鬻爲害積卿姦黨爲鋤今閫伏節以重來必且望風而盡併惟威嚴之必齊庶寬猛之適中噫黃霸治如其前終歸長者趙人輕而好勇務在安之

丘崈除兵書江淮宣撫使制

朕適追貽謀思廣繼伐會諸侯復境土雖云大義之名明非上智必英豪正係真儒之用時咨惟允委寄宜隆蓋威名資實在素望而已乎則號令指揮不崇朝而改

觀丕昭使指申錫命書具官丘某早負名能之稱少有
公輔之望實受知於祖烈祖嘉有志於中原櫛雨沐風
貫四時而不改批卻導窾解千牛而若新比以在王室
之心幡然當留都之寄御下簡易折衝精神雖並邊紛
羽檄之馳而十郡無犬吠之警朕惟四海想中興之美
三軍惟元帥之謀宜應方叔之壯猷坐視羣公之血指
其進陛於常伯以盡撫於成師噫制勝如奕碁巧拙惟
其所用將兵猶祭水審重乃能成功惟卿涵蓄之累年
加之誨爾而四顧必有多算成此萬全服我訓辭以
應事會

四川宣撫使制

汾晉古為重鎮關陝夙號奧區雖地隔皇風奄踰於歲
月而人思王化方切於雲霓將建上將之鼓旗以救遺
黎於水火惟天亡此寇固以殄滅為期然敵亦吾民無
若招攜以禮爰示綏懷之意式增委寄之權具官某威
惠著聞機謀果銳沉鷙而能待士有如李愬之推誠綏

急真可將兵無愧亞夫之持重惟乃祖父有大勳勞營
壘猶存百戰遂安於岷蜀指麾若定長驅寧有於關河
嗟有志於肯堂使宣威於分閫果著西垂之績大揚北
伐之聲

江西轉運判官制

朕惟國之任人如工之利器若處得其當則用無不宜
爾以相閣之英陪桓掾之列日者九江之選牧方分千
里之左符大江以西貨泉所萃將漕之職委寄不輕爾
輶爾以行不憚改命惟爾才諝之優裕智識之敏明考
察盈虛必能剗除蠹弊馳驅原隰無忘護養本根行有
顯庸不忘明陟

表

代淮南運使謝上表

入參省郎出膺漕計揣薄材而弗稱冒疊組以尤慚臣
某中謝伏念臣一去國都十換年籥服勤兩郡謀未召
駟之歸列屬中臺幾徧劇曹之舍獲參陪于勤局復迎

餞于使人凡此記憐皆念臣之家世本非敏逬可備上之使令准壖以南將指匪易嚮輕楮重霖潦後為之憂糴貴價騰蜀藁至幾于俉巳憂困廩不給灌輸後無麥苗可望接濟靜言心計嗟未達于利源所获刑司勁更關於人命重負掄才之責不勝置事之憂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惠頒幽遐屬使鉛鈍歌皇華以遣八使出紅麃以瞻一方凡臣得所將皆得之實臣謹當周爰靡止罫竭以思積水未疏則疏之以振失業之民繁費可節則節之以為先事之備更體訓辭之厚不負采刺之公庶幾馳驅少效毫髮

代和州謝上表

擢之班事之中付以州麾之寄不共是懼祇服云初臣某中謝伏念臣所領之州其地近鄙江皋適介固為敵之必窺犁援相依是亦廬之右拒一昨南渡之後假以營內之權下璽書而營屯揭賞格以圖結豈不望為雄鎮相與共捍極邊良由彼此異同規模不立是以要遮前後形勢未成今牖户綢繆時則可矣豈壤地褊小臣曰能之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右臣克艱文武並用方恢勝算大為復古之圖更屬縫衣共底扞城之績臣敢不傳將疏詔綏輯耕屯得歲年之間寬絕墨之馭使淮淝以東無腹背之憂邊萌自消吾圉用固

代郭帥到任謝表

詔命狌郗既神臯之未復叨恩分閫愧將畧之非長屬立表之有揭恐循墻而莫避趨造岧也謹視印封臣某中謝伏念臣五世逢辰三朝綴仕始由涓賛誤簡淵衷列衛備才竟負皐陵之殊遇屬槖入侍旋陪文陛之信臣既中外之屢更亦偏裨之洊歷竊掛方而圖報尚横草之未酬每思鷹揚勲伐之旌猶藏盟府及讀馬革死邊之傳恐墮祖風數戰髮以無多建州麾而自試方俟戍癸之次敢圖細柳之行惟秋浦之上流控長淮之一面地形峻峙前瞻廬壽之戰區天塹横陳中接荆吴之聲援邊烽久熄家累日增非深識兵勢之人孰當警急

欲火費敵場之氣尚費拊循蒐下臣之無聞冒中權而
有懼兹蓋恭遇皇帝陛下博收戎佐靡間位名既分宿
望以責成猶欲後來之華出知臣雖乏汾陽之貴氣謂
臣及聞隴右之家聲因其能忠謹以自將遂假以事權
而躐授臣敢不勉思附注載緝庠渠志在死綏雖未得
犯難忘生之所師如挾纊當使有捐軀徇國之心僕尺
寸之學（孝成）職歷涓埃之少答

代某官辭免第三次知臨安府表

忱思控免優旨弗俞合承命以急装（急装二字出戴衣臧門）事尚
捧書而橫涕臣聞陳力不能而則止事君非入而後量
故瘝疾未痊則誤蹶尚可以終試若芒鋭已頓則更刀
不如於善藏臣之數奇勢實相類一昨再上為真之印
旋叨使過之行豈不知用舊之恩深亦庶幾圖新以自
見然根已搖則易拔枝既竭則難工訪為醫於折肱猶
夫前耳較失伍于持戟抑又甚焉今假寵以居冬卿復
起家而司神甸盍矜憐其屢坐譴而去尚須假其能振

致于終患旨愈陸稱塞斯重操心既切防慮尤深藉令
不如汝瑕疵寧復有他繆巧況責論議則速獻安在工
發趙則美疢未瘳若貿貿而復來常惨惨而畏谷物忌
太甚人將求多畏不能趨豈其行之敢憚姓而有吝不
如舍以無虞重念臣補過未能技闌已幸復甬容之圭
玷尚或可為收東隅於桑榆自嗟云邁負鴻私之起廢
策蹇産以懷疑願哀罪罟之餘仍賦祠官之廩迄收成
效允穆師言

代執政重明節賀表

辰在於蒼龍尾就丞數馬社鳴而聖人生時純熙矣臣
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大德懋昭小心抑畏春秋鼎盛
屬萬國之本於元良方矢載橐驅一世之民於仁壽昔
在殷宗饗國丕若有夏歷年皆由嘉靖於庶邦式克延
洪於景命於皇盛旦高擁首徽臣頃玷近司自干大戾
心傾葵藿幸逢漢日之再中身在江湖徒望堯雲而三
祝

代賀太上皇帝表

星流虹渚彌月不違瘕問龍樓與天齊壽瑤圖增莢𢇁夏均懽臣某中賀恭惟太上皇帝陛下脫屣如虞提綱命禹非心黃屋早褰雲而去之豈酒未央今爲父乃貴爾屬鳳紀誕彌之節乃麟書大有之年魚鑰綠通擁三宮之瑤珮鶯袤來獻映雙掌之金莖如日之升自今以始臣分符乘障率舞無階望日下之鵷鸞莫陪椿宴指雲間之冀顧祝椿齡

進銀緝表

嵩呼者三皆稱萬歲庭寔拔百請祝聖人前件物踐誕節之露豪傚千秋之金鏡流虹繞電咸稱永算之齊天執贄獻琛敢用燭慶而足獻

疏

開啓疏

秋分而壽星見天示休符河清而聖人生親逢令日華一瓣於華祝薰百福之椒香伏願皇帝陛下帝極常尊綿亢統箕要羨門於天路挹姑射於神山綵闥雖異五日永朝於挂寢金莖瓊露千秋長薦於芝觴與世無窮如川方至

功德疏

駟見於房數協蓂齡之九虎拜稽首懽騰呼嶽之三齊心象教之庭歸福龍樓之未伏願皇帝陛下凝神姑射比壽羨門樊空手嵯峨館列仙而永御一星淵燿對太極以常明

劄子

乞經理邊事劄子

切惟當今急務先須安定大勢而後經理事功尋常無事之時積弊已貫救弊厥令號爲更化自應頭緒更多然凡事須論緊慢下手合有先後且如本朝所患最是宿兵财今國力已殫若復有事疆場必是愈難撐拄是以法當先紓外患俾得境內粗寧然後餘可次舉若但求高論不切事情安危所關臣則不取蓋近日之事與

漢誅霍禹唐誅元載不同霍禹專制朝權元載竊弄
威柄雖毒流生民而未嘗連兵結黨故一旦既服上刑
則天下旋即無事今元惡挑怨敵國身雖誅夷而禍故
尚在幸今主德無闕朝綱精張敵扭百年之安與靖康
時異耳然迹其産禍則實與蔡京王黼梁師成童貫相
類是時貶斥流竄典刑擧矣然六賊雖夷河上金人初
未嘗去盡破諸塚爲鎖城法則太原之圍初未嘗解自
敵去關提兵再下中間亦得數月間隙止緣精神渙散

著數悠悠加以軍聲兩宮重費調護廟堂卿佐不相協
和行遣羣小稽滯日月委任二三莫克任事既不能急
紓立志之患方且枝節横生虚費光陰是以黠寇復來
遂不可爲今日之事若使小使還歸別無邀索通判之
使次第可行先得了抹此段然後方見眉面今敵竊據
鍾離出沒淮甸既有輕我之心復知我戒之患設或所
求未厭陰有包藏則今秋之患儼然閃在若終歸於和
復用興隆故智壓我以兵則邊鄙之憂蓋亦未免或有

坐斷不進以待我困則彼雖不戰我亦不支以此三者
推之則今日事勢所可喜者不過且得原元惡就誅别
無意外不測之患其動搖衆岌未可謂之安且足也自
始用兵淮民南來一家十口不存二三近者津遣復使
還業若田廬無歸則彼將安往昔東晉關西大飢流民
欲求寄食巴蜀朝廷遣使慰遣不令得過劍閣其後共
爲難逆之計而李特之亂則六郡流民也自創立雄淮
所費錢糧不可勝計近者潰散所至剽刼若邊風益高

則必爲亂階昔宣和間諱積增衣糧以招常勝軍至十
萬人其人皆勇悍可用久之食廪不足出不遜語而我
軍亦怨其後沿邊開門納寇卒亂河東者則皆怨軍也
敵今不特有外患且憂有内訌解衣包火直未發耳復
閩上自九江下至沿海戍兵八萬自近者不許劈劵增
鹽菜錢貴增一倍此項錢米既出經常裁撥之外自今
别無科名可給楮幣折閲印造不及尚猶未辦米以月
計不下數萬米非楮比何從可得初聞江淮宿儲幾二

百萬況而為泥猥而為塵委而為敵至今已皆竭盡近浙糴買數亦未敷未論和與不和只論米數窮竭已不可為故不和則事方殷誠可慮和則備未撤亦可憂若不且先求安定之策則雖有智矣者不能為矣臣願陛下君臣同心委任專一輔相同心不分同異侍從近臣交相協贊不為虛設及今小使未回之日令以和與不和之利害早求其當更須趣召分閫重臣入奏利害二三怨餉商議之與一節若合成有日則事固有序然既或邀索尚多則何策可以相持必使外患內憂漸次平息而後其他議論可以講求譬如常珍之食若[illegible]皇[illegible]除腹心無恐則皆可以排列而進矣不然臣恐遠患未弭近憂先至也臣無任

同陳正字傳校書王秘監乞進會要劄子 十二月[illegible]

相過局 面納

伏見實錄院昨奉旨修纂今上皇帝實錄各已成書同時進呈獨是秘書省所修會要為書最鉅尤當以時編

集自乾道六年修進以來十三年又續進紹熙三年進未有歷五六年而不進已及九年稽之典故未有

十一月上四國史列傳 乞將所修會要同時進呈[illegible]三月上至尊壽皇聖帝會要同日進呈[illegible]申請得旨並依[illegible]同時修法度免使日久有所遺

集自乾道六年修進以來九年又進淳熙六年又續進十三年又續進紹熙三年慶元六年嘉泰二年三次又進未有歷五六年而不進者今自三年進書之後至今已及九年稽之典故未有如此久者伏覩淳熙十三年十一月上四國史列傳秘書沈揆等劄子乞將所修會要同時進皇聖帝會要同日進呈慶元元年上聖安壽仁太上皇申請得旨並依盖同時修進非但省禮文之費而典章法度免使日久有所遺落關係非小今欲望朝廷敷奏將所修會要參史用故典效與寶訓玉牒同時並進

代人上殿劄子

臣聞有為之主能轉移天下之事變於其始則當思輯寧國家之基命於其終恭惟國家延者不幸上天降災列祖即世始之以謁省之禮闕重之以喪紀之制廢於是天垂妖象地出災符訛言沸騰舉國震動當是之時命垂於呼吸國危於綴旒若非天命有所係屬宗社有所依賴則已散之人情必且潰決而不可收拾已壞之國勢必且傾危而不可扶救已兆之禍亂必且紛起而不可防禦天未厭漢陛下奉慈極之命而幸海內述安泰之志而御皇極於是覆手之間而事情殊軌一朝之頃而安危異觀然則太皇太后扶持保護之功與陛下不憚危難以出當事變之力可謂能轉移天下之大變於震動傾側之中矣今禍亂固已消弭社稷宗廟固已全安然向之所謂搖兀者當轉之而為安安可也危弱者當易之而為強固可也以臣觀今則人情雖曰安靜然所謂安靜者不過免於前日之憂惶而已以為上恬下熙可以觸事而遇變則臣未敢保其膠固而不解也

國勢雖漸平定然所謂平定者不過異於前日之壞亂而已以為遂藉維持可以久安而長治臣亦未見其果能牢固而不拔也所以然者豈其間輯寧而底定之者尚有空缺曠闕耶臣切譬之前日之憂危猶之大廈之疾顛今日之新政則如堂皇之重植其棟隆視前日則不抗矣其基址視前日則無壞矣然牖戶猶未鎮審岳

局鐍猶未嚴固若不補葺其空虛塡塞其罅漏則臣恐脫於飄風驟雨之漂搖而不免於捨轂胠篋之窺覦矣漢唐繼世之君或平內難而興或迫外訌而出其間稍有英氣者皆能立國於危急搶攘之中然考其運祚之延不延國命之續不續則罕稱焉豈非徒知轉移事變於其始而忘其所謂緝寧國命者於其終歟書曰予迓續乃命于天詩曰夙夜基命宥密此臣於始望淸光之日所以欲爲陛下深言之也然緝寧之道大關於天運細及於人謀其綱條畫非該通獨見之士不能知其弛張罷行非丞弼議政之臣不能舉臣之淺陋豈能究知若臣規見所當及者如君德不可太急則願陛下調平其喜怒安舒其氣志勿使性情之失中而有輕揚暴急之失國論不可以優易則願陛下委信仁賢尊禮勳德勿以旣往而待將來勿因一人而疑羣類子道不可以不盡則願勿問其志意之未孚勢分之未接泯絶其痕迹而自竭其孝誠命令欲合於公議則欲思斷之易

專名器必及於有功則欲念除□授之可驟若此數者行之而靡不至則已定者可以安寧未强者足以振起若忽視而不行或略行而不盡則臣恐已搖之人情終易震動已弱之國勢終難扶持如火消膏而天下不可爲矣民力困竭國計空虛吏員冗濫武備單弱此則臣所謂當講論條畫弛張罷行之凡目而緝寧國家之急政也陛下若有意垂聽臣言則當出臣此章降付中書俾二三大臣思其所以變通之策損益之方條具來上

而陛下固與二三大臣肆厥志細立工程不恒其行不計其近以次而爲之如此則□天命於無窮矣夫憂患易忘安肆難保伏惟陛下撫前事而驚心顧後患之無窮誦詩書緝寧之戒鑒漢唐短促之由惕然終日厲於有爲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代人上殿論州郡事劄子

臣幽沉田里多歷年所繫望闕庭永嘆無階今者伏蒙天慈記憐旣已起之名城以責來效又特促上京期獲

覲龍光臣一旦得整冠綏望疏宸顏寵而去以朔爲遠
地牧民之重臣死且不朽未知何以論報惟是臣今以
守臣陛辭其有關係繫郡縣事體所合奏陳者臣不敢
避出位之罪臣聞今之守長事權太輕更易太數臣致
漢制凡裁斷折獄制用賦租選辟州佐廢置令長甚至
調渡發擒捕其權無不皆在長吏是時尺一詔書希經
郡邑長吏方畧皆得自效其後自置刺史摘事責然
二千石所以尊寵者事體終在是以姦執清屏國
祚靈長今朝廷寄成郡縣之意固重然恩威無素風采
清鑠過客游士得以短長鉗制胥盜訟姦豪得以趣訴
動搖小吏不敢廉按情兵不敢教閱小小興葺長生
事臣以為此平居無事可也倉卒如此何以為方面之
重何以為彈壓之制此臣所謂權輕之害也臣又嘗考
江左元嘉百官久於其職六宰至以六朞爲斷是時三
十年間吏不苟免民有所倚戶口殷盛租稅平均其後
遷換去來漸變舊制然齊之初年治民之官猶以三年
為斷謂之小滿盖雖經歷江左此制不壞今朝廷久任
郡縣之詔數下然澆競難制法守易踰前者方以才望
而超遷繼者或又易節而徙去去者方以罷軟而更易
來者或又召貢課而潛移遠者期年近或數月人情既以
重內而輕外守帥由是條去而忽來臣以為朝廷用人
不拘歲月可也郡縣如此何以堪送迎之擾何以責教
化之行此臣所謂數易之弊也臣仰惟陛下方寧作興
事以圖大業大臣可彈竭股肱以佐其條令百司庶府
政視易聽趣功者皆思自盡以奉其上庶幾乎內治
舉矣而郡國之政靡靡如此誠不足仰副德意志慮臣
謂欲使表裏並舉於今惟重守令之事權久郡國之歲
月為最急可以重民社可以息民力初無變法更令之
擾其事在朝廷主張申飭之間而已惟陛下留意焉天
下幸甚

代臨司乞行下浙西廣糴劄子

根以庸虛濫將使指蒙顏主總稿事屢豐田里少紓來

絶愁嘆下臣司庾遂得以逃一路斂散之責可謂太宰然臣職思其憂切以為西浙土風例無貯𦇘若官有所蓄卒遇水旱通融補救亦何所患今之所慮正以民間既無宿藏公家亦無餘粟所在常稔僅支目前一遇小歉便致踊貴臣思其故正以豊歳不收遏歉旋糴先事不圖粟無所積故也考尋賑濟故牘前執政羅某任浙西提舉日用米最多為日已遠紹熙五年黄某任内賑濟賑糶總之為米一百四十八萬石有零臣見未敢指

淪随即刷具本司一路所管諸州米斛意謂必且有餘然今之所有僅止於二十六萬二千石耳以平時之所有視飢歳之所發不能十之一二天時無常堯湯不免卒然有方千里之旱乃驗而圖之恐非計之得也臣聞漢穀石五錢遂置常平隋人社倉亦因穀賤臣詢問今米僅及二百父老皆謂二十餘年未有此穂及今廣糴恐正其時若更小緩利歸富室必且增價豊年難得古今所惜臣管見淺陋竊以為不可蹉失此時欲望聖慈

矜念近畿生齒幸因大有之歳不貽失事之慮給降度牒取撥錢鈔行下浙西産米州郡置場廣糴俟糴到數目取自朝廷指揮專委司存掌管豈惟可以救目前穀賤之弊實可以為後時緩急之需一路幸甚

山房集卷三　　宋　周南　撰

書啟

與廟堂議論和書

竊聞小行人之歸敵必欲得用事者之首而後歸使疆定和好堂堂大國決未之從果若行之則國不可為矣昔唐杜元穎自宰相出為劍南節度斂取奇重蠻徼咨怨太和三年南詔乘虛破成都焚郛郭蜀之寶貨工巧掃地文宗遣使臨撫南詔南詔上言請誅元穎遂貶邵州刺史議者不厭斥為循州司馬死於貶所（此段出唐書二十一卷杜元穎傳）其後李德裕為相議曰元穎嘗居宰弼失於馭遠致蠻寇內侵蠻夷之情不可開縱若為之執怨以快其心則是不貴王臣取笑外域（此一段出李衛公集十二卷）竊考杜元穎厚斂剝虐遂開邊釁與誣君矯命輕動干戈固不侔南詔小國入蜀之禍止於一方與挑禍強敵輕動百年兩國之盟好三垂受兵海內騷動之事固不類元穎庸謬書生論罪極于寡責今之蠢虐幾于蕩搖宇宙傾危社稷滔天貫盈罪狀因萬途絕然衛公終以元穎書為宰相不忍因夷蠻之請而死之所以惜國體而非為元穎也楊國忠之梟首李林甫之斲棺無非專權蠹國開邊召亂之所致亦無戮尸之事惟晉王敦謀叛事平而敦已卒乃惡而斬之此三惡者誅之不同然苟出于其國家之典刑雖陳尸於市併坎而埋取其已戮之體鑿掘斬剉無不可者若夫因敵人之命為用事之首以求成則自古未之有也惟燕太子丹封樊於期之首以獻于秦趙孝成王取魏齊之首以贖其弟本朝徽宗皇帝令王安中函張覺之首以送金人其事今可覆案[illegible]燕丹雖意欲使荊軻刺始皇非稟秦之號令也魏齊魏相與秦相范雎結怨秦求之急自魏而趙非用事之趙也鄧叔子降賊也後周太祖宇文泰因突厥遣使請誅鄧叔子太祖許之收叔子以付使者殺之于青門外至今簡冊以為深鄙（此事出後周書突厥列傳四十二卷）悉怛謀酋長也唐

文宗𠃊恐吐蕃復怨竟令執還戮于漢界之上李德裕
終身痛惜降俘且爾矧有關於大體者哉今奮迅霆之
威而殄魁渠之命大刑正矣憫其祖考患以三寸之稭
大體全矣我理既直敵暴應銷何必取已死之骸還無
已之刑快敵心而後可和哉昔遼為渝盟生蜜暴骨奄
既廢殄則我遂退聽此未嘗得而干預也且乾坤之怒
不極彼獨無大臣子始任之以事而終戮以自送亦且
為敵窺矣昔吳主戮諸葛恪藏均上疏乞令收葬以為
人情之於品物怒極則哀生見貴盛世莫與貳身處
公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慨
然均之斯言最為深切自頃元害掃除六軍書踊長安
孩幼嘗聲成風國之大刑亦震矣敵所指取志亦償矣
若又搖諸坎重加斬刈以求媚於敵恐過而傷息人
情慨然昔之怨詈轉而悲嘆矣敵人無厭自此邀索未
已愈肆恣睢他日按兵之將分閫之人深懲往事其孰
肯出身任事以與彼抗是一元害之首不足惜而國自

此不可𣅀大可畏也竊謂宜擇專對之才引義析情以
答塞其謀而力拒絕之不宜以此復命

謝解啟

甫離幼童獲齒貢牒慭非夙慧甚玷明揚伏以環吳四
封行周大比山藏澤育谷處樊棲通國皆稱豈無穎
後來之秀必若攙雲誰為翔名成此萬目未閱佔畢已
銳毫芒稍應準繩不媿羈丱於是老智遜夫壯決後出
睨其先傳流風翼然掃地盡矣抑使生而小異長則大
奇如雲出山待族而雨若木初植勿[illegible]其膚徐而來枚
蕪其堪用如某者未窺尊足猶有童心粤從趨隅粗識
攬筆家庭肆業經訓之蓄畬場屋應書類土砂之嬉
戲貢成濫吹重累公衡古云博係於投信矣死注則巧
甘井尺澤旱涸則渾小兒疾趨長老所惺盍恭遇某
官誕宣明綍崇屬寬條浮江而西獨峙膺門之盛如星
之斗更高曾子之文江山動顏拱把入的賢師友吹送
之如此里父兄寬假其偶然某敢不嚴冬夜之書程講

春聞之尺度或能不廢持以酬恩遇此以還未知所措

赴池陽回金提幹啓

講學無聞冒廢儒官之舍問塗有日獲依幕府之賢恭惟某官生長見聞淵源師友及門獨敵身為賈誼之孫諫槀未亡世守鄭公之笏合居要地用續遺風使賢若依徊於斯豈我輩風音之幸某之學殖其猶面墻不慮此而教人多見其不知量不圖邂逅獲見典刑探攀醫門願齊好為之志分光鄰燭不愁獨冷之官嘯咏之私敷宣罔旣

池陽回賀冬啓

硯寒金井方愁客生之無氈灰動玉琯忽報繡紋之增線日分開闢而讀易誰其執訊以貽書恭惟某官古學經脩高文雋永聽彼向榮之木使合春回廼知贊地之雷尚須日至方將再轉為丞之記已蟹七日報政之聲少淹綠水之循除郎上紫宸而鳴玉某未能獨復深愧鳴謙剛動而順行敢謂朋來而無咎陽生而春至但驚人事之相催

答高總卿啓

顯膺中詔晉陟貳卿惟委寄之非常宜寵光之特異有隆使指益簡上心屬在聰瞻舉同欣慰恭惟某官英猷軼世妙算濟時使盡行其言豈惟以蕭勺之音而諧韋惠雖不遇故去猶將全江淮之力以濟中興方想蘇後變之時正飛輓多虞之日公既洗手以奉職誰復瞋目以語難探劉晏李巽之奇蠱豈特變通之有賴倚關中河內為根本益知克復之無難佇覩茂勳膺受顯冊師言如此非某敢私

池陽通胡總卿啓

待問廣廷誤蒙題品庀官泮水獲奉教條方以書生來依大託敢謂學校不同有司輒抒欽企之情布見拙陋之語恭惟某官清夷而不撓簡塞而能通雖即之也溫初非刻意尚行然定而後應未嘗吐剛茹柔泛觀人才各擅器品法士亢於檢局通人失在闊疎豈無偏長不

可翁受乃若畀博足以馭衆與力厚可以折羣輕方其晦養於冊府之中以至傑立於紀綱之地丈秉鉉深而不輕衡露是非紛起而獨守正中仍使吾身無暴赫之名欲使天下被平和之此斯世之所罕惡重任之必歸胡為玉堂昌鈴之財尚司金穀甲兵之寄有如地位必副時須頤為世道而自強式副師言之歸重某志爲甚拙藝業無聞統含栽梨淚忘歲月為親捧檄適在忭懷不圖遭逢有此幸會惟士之初進如木之初生非有託於養成則亦易於感拔尚期保患獲寡悔尤苟獲逃庠序之譏庶不負門墻之賜

池陽通建康張書定叟啓

隆堂執訊甚慚妄冒以求知外學策名更懼虛而受察竊以十國連帥之重不視九品文學之卑敢以平生半面之私而後竿牘小夫之敬恭惟某官勲勞奕世文獻在躬凡紹興討伐之規圖與衡嶽講論之宗旨公既得之於親授志在肯堂天復大之以全才刃遊餘地而又遜卻乎三事之位而唯恐身早貴周旋乎二紀之餘而能以事鍊心春秋未高而望已隆是非紛起而人不忌竊觀地位殆為時生今百年之敵運將衰而四世之國讎未雪思使中原之父老遺恨故國之世臣昔景略之孫尚存異代猶迎於灞上渭南之星已殞返旗足遲於魏人佇觀師鉞之寨勵即自石頭而受冊某未能卒業已迫為親方齒髮尚壯之時不知有已持科舉非工之習何以教人自知非敢為人師所恃亦有執事在閫諾道路屢辱齒牙方今名能半出題品豈伊拱把亦誤軒衡涸轍枯魚聊借斗升之水託根小纓敢登桃李之場

回毗陵代者啓

老於庠賤無望宦塗謂我交承知君長者遠勤眖施莫識報酬恭惟交代已屈儒科尚淹賓佐頗聞望郡積苦文書今主公施張最異等課幕府休沐如無事時微老成之君閭執左右之及此是歸前輩不計晚成伏念某

始奮迅以應書俄逡巡而斂迹老之將至命可奈何過蒙惻憐風告期會澤已涸之鮒潯少則多秉久篤之筋周章可想終慶罷耎不任走趨倘覩倖而及之於分願為過矣謝言不敏感臆無窮

赴浙東倉幕上浙東帥錢叅政啓

未遂陸沉復甘屏去夙叨鈞播喜遂依歸豈造物之與憐俾此行之有過恭惟某官擧推該輔功在生民百年深林知必有於喬木終夜屢嘆期不負於阜陵退然山澤之癯佩此朝廷之重日月在上金石為開果膺當饋之思亟付殿蕃之寄昔孟子三宿而出晝周公累年而居東永言感悟之難未有遄歸之盛海內聞公之復起師言於是乎大和朝爭號於王庭夕收鋒於邊陣方尋黎老再植家陰約束瀚海之波全獲橋山之氣然後安車入覲黃髮告猷終汗青未畢之功名使戴白不知於兵革彼哉不言而去今之所就孰多與論如斯告廷可必伏念某本無遠韵偶執愚心一昨與在甄收置諸冗庫豈不私憐其云暮庶幾自奮以求通然而來擷芳蕤已嗟將落攀躋分寸更覺云賒輙因附贅之員請賦夫雛之乘鈞天樂闋嗟䀹視之鵾鵬望月潮生幸向洋於海若深惟在昔之士孰能自致其身矧今臺閣之英卒出品題之鑒已見屬於世用或遂擢於時名豈其遐棄之蹤獲此否終之吉尚以素乏翹材之介紹難窺巖石之隆高芹欲獻而意䟎汲顧深而綆短惟一世具瞻之重故十舍東斯而來方殫鑽仰之勞豈以屬饜而棄出匪衡於幕府自慨非才進朱游於門墻儻諧受業尚念燕昭市駿馬之骨免使越非才進未之冠庶幾晚輩之無聞獲託稽山而不朽恩榮之至銘鏤無忘

赴浙東倉幕上章倉啓

未遂陸沉復甘屏去獲私宇覆喜遂言歸幸造物之與憐俾此行之有遇恭惟某官雅聲遥達令範端凝夢挽神毫絢虹蜺之巨麗肩劘哲匠探牙曠之餘微振鴻漸之羽儀麗丹霄之孔翠方將立文石赤墀之陛演黃麻

戴語之綸屬當轉漕之費繁重以牢盆法弊稍嚴海濱之屬禁思斡山澤之餘饒孰能操奇贏以佐軍興其惟以儒術而飾吏事沃若如濡之譽思與解紛而張果銳鈇趾之風獨最熱波之課實儲地岐難久駐於星軺平準書成必盡陳於民瘼伏念某載惟委身幕府之列實將借勢鵾鵬之翰凡羅致於其中謂鷹鞲之已脫然而風動帷閑之客必皆才雅氣銳之流有如顓蒙蜀贅畫諾殆類文車之蜀更憐駢指之枝恐速素餐之譏敢望青雲之附倘如燕昭市駿馬之骨免使越人誚章甫之冠獲憐負擔之餘無棄求芻之節庶幾磨礱其事業終蒙運轉其困窮戴德之私矢心曷已

賀魯倉到任啓

伏審輟從省戶光啓臺惟昔三丞實始阜陵之遣使屬時多事吏嚴鐵甸之觀風竊窺遴選之精私喜本根之固恭惟某官天才英邁德宇端凝家承哲匠之傳名在諸儒之冠屬登最課究上薦書上謁見之村以路匭司宗之事禮廢久矣擢參議郎博士之遊清規秀出於班行小選鑒精于銓總一臺分斜將陪柏府之驄六轡如濡廼做周原之駕是將以儒行而飾吏事庶幾操奇贏以佐軍興厥承明適會稽暫弭輶軒之節訪古文上爲穴欲成平準之書伏念某本非名能偶執預鄙身已甘于遐棄仕幾類于漫游不屑以驗生枯固望郭橐駝人誚章甫取棄欲做文雖蹤之愚瞻使指之來臨撫滿蹤而知幸但懼管窺之淺見莫裨煮摘之利權幕府文書將負素餐之愧海顏廣作更憂屬之窮何以助公有此而已

賀趙師曩工部尚書知臨安府啓

六鄉率屬尤豫平土之司南國承流咸仰神輦之重惟中都之難治自漢世而已然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固已不全而不粹久者年歲近者數月未聞至再而至三恭惟某官智略縱橫風神峻整輕車熟路翼乎其遇順風錯節盤根恢然其有餘地久刺繁而治劇旋以入從而出

藩履綮已近于星辰課最常司于輦轂肆求已試光副畸容宮室無所增修肅示班聯之峻吏民服其威信益彰委寄之隆乃以冬官之長往殫天府之勞獻納論思豈止及百工之事耳目方畧尚能折千里之衝翹企之私感慕曷已

服除再除館職謝啓

銜哀去國絶望清時申命起家復叅舊著痛永辜於親養忽再竊於身榮削牘之歸撫心流涕蓋聞好醜之並進寧無底滯以求通然金爲物之至堅改煎猶懼其耗木已拔而再植遷地弗能爲良故天不能靳予材之易成士莫艱乎命之難進伏念某雖極人之鄙陋審爲世所記憐一昨廢棄於黨錮之初甄收於禁解之後故府聯名於文部書林接迹於俊躔雖未喬塗轍之清華已屢費朝廷之收挽而某始求外祿席未煖而丐歸旋廹內艱舟遇風而引去蓋無地以承其貲澤非造物不與之流行然父母生之不思稍稍而自見日月逝矣乃欲闚閲以及親仰視爰烏于何從祿天門蕩蕩一布武以何艱抹人樂榮百此身而莫睹閒餘倏變人事復常禮有盡而易窮哀無涯而難盡方將濯園以老延䄂於耕使國人曰幸有子哉雖飯蔬食而無怨矣剏彫年之遲暮撫奇迹以踟躕執引手於斷綆之淵復濫吹於英游之後莫知稱塞但剩凌兢𣏌蓋某官懋建大中博延髦士執度以成宮室慨念才難不膚而視生枯向圃畦種曲憐孫迹不置它岐但某積困埃塵未窺墳索深惟先朝秘府之重庶幾豐芑數世之仁皆懐郢捶之珍復甄藍田之圃於皇得士無及無疆今精儲麟閣之英已度越瀛洲之盛米及叢品悉爲厚顔鈆槧者書生之常爲敢忘加勉流落者人情之所閔更冀垂收

代劉武諭赴都堂審察啓

下方悠遠絶望趨風台暇宣明許容執贄敢治晋候陳見疑誠竊以光輔於泰寧毋若揚明於仄陋固有掀出於泥滓之賤其或置羅於蹊莽之閒悠如飢渴之求豈

以蜀饗而棄惟是寶玉無趾毀譽過情古亟無因而前
今或抱虛而進於是山林知恥之士以自獻爲羞智愚
爭驚之場有難知之嘆諸侯歲薦以充賦大臣承詔而
察言待禮而行者誰歟求詳於初者勢也然而十子三
獻而刖足驥茂一言而升堂或掃門擁篲而不見收或
立談會面而膺上賞又有遇與不遇豈特才與不才今
蚊貿貿而來得無報報之色伏念某趨隅雖早覲奧未
能一自家庭之謫遠重以銅梁之間阻中夜隕涕報國
無門幸王路之復平於私願而已畢忽聞牧守羅上姓
名方其取而上之豈無可者不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以故怵惕交懷趦趄卽路莫知報稱但剌熲懇疏蓋恭
遇某官大庇生民不遺一物念坤維之遼邈憫蜀士之
沉寘收此棄遐納之象進聍然曉後今者來思正恐召
見問之不過妄屬人耳伏惟如作巨室如濟巨川茹納
以容翕受無間苟有寸長而片善豈必石稱而丈量少
須假之觀其來者誓於職分仰答生成感篆維深鋪論
靡究

代通交代知縣啓

伏審疏榮帝寵出宰王封脩慹瘵曠之餘行藉交承之
庇顧半昔纂用之已久又子孫託契之云初盡修鄙辭
致敬下隸伏以某官家世鍾英受才絕俗頌美中興該
郎公而驚嘆詩追古始擢作者之風流追觀祖宗登用
人物之時盡君臺館儲蓄英材之地安用一律以待長
才蓋君子仕不辭卑姑假此小邦以自試抑下邑民奠
已久天其使賢尹之來臨某之不才繆茲代匱書以爲
百里之地是乃古人之欲得豈有於三年之內審憂已
志之不伸非事之本末不同則人之才否不迨伏惟鑒
拙者之已矣思志行之孔難況古則蹤必有可通之律
度猶今已陋又將小出其規模庶幾當世不以作邑爲
難豈特小民獨被善後之賜

代潮守田倅啓

入瀧船而說海將從知津而問之跨嶺嶠而題輿胡爲

失鄕亦來此方異縣屛居而掃迹忽執訊貽書而踵門
逃虛而聞足音邂逅而適我願旣聞閑者數四盍酬答
於萬分恭惟某官地望高華天才穎特久矣姓名之籍
甚獨於進取常恬然頗聞○諸公貴人欲寘諸長安近
日之地正使爲治中別駕亦盍在通都會府之中豈伊
毒霧之瘴鄕乃使奇寶在道側豈非造物爲後人之計
遂使賢者不擇地而居某已詘儒冠敢圖吏最雖闒闒
瑣碎頗於退處而吏書獨獄訟簿書未有一日之閒歷
所幸珠玉之在側庶幾輔車之相依望西向之水雲某
旣免擁馬不前之患分南中之風月公能爲辰騎小扃
如何

池陽通添倅啓

光膺宸綍來佐藩條惟昔者建監郡之官幾持分於判
擧而近世同正員之置蓋優禮於勳賢兹爲異恩曾不
輕畀恭惟某官籍甚聞譽退然謙恭峻門高閥貴戚令
凡幾世渴硯枯筆業履方如儒生恭惟元符定策之勳
勳與夫景德保衛之相闕雖故事同稱於四謚而盛德
實冠於五朝是宜聞孫克紹先烈中興多二令而最者
或七年而至清華恐名駒之即來豈別衆之能屈某妻其
弱植陋矣多聞方將與諸生而受誨言敢自謂學校而
脫爽禮

深源定婚啓

大婚爲繼世謀敢云非偶一命忝三事婿幸見此風敢
以李冬之吉占求歸仲子於賤息不腆將幣用昭乞盟
有如相閥慶源之長重以懿範姆儀之素儷使外孫之
是似不忘吾門之未興但以綠野平泉方袖裴李經綸
之手卒通五兩敝陳朱陳嫁娶之儀尚期敎其不閑庶
幾永以爲好

長女回定婚啓

三祀未報居懷采菲之慚長子維行復拜委禽之賜惟
相閥之上器姻潤玉之奇妻大閑華宗咸願有請充翁
醜女何所取材兹事夫豈偶然得婿亦云幸矣河水在

此諒不以一貴一賤而易情雖鳴而與尚謹聽爾男爾
姑之明訓

爲滕宰回送婚答

婚嫁適人未忘關念高明遇聽趣使拜成於自爲謀敢
不共命竊惟述諭每重女行瞻彼緣蘿尚猶擇木宜其
淺緖不成委禽幸所見之略同雅共圖其不朽三肅將
命敬拜既於廟廷一齊尊門永燕休於甥男 廟廷出辭文來民先
朝廟國朝農品曾許丈家廟親政之捷恩用一本古賦 錄倆州佟進久未結婚爲援內顧恠以云云待婚如此
逐成李弟之名未申 相從儒在丈人之行

爲長姪定里人朱氏婚答 作承奉名

求婚繼世敎粧爲孫子謀擇坤先降況雅依丈人行幸
我姓合贊此葉將欽惟肅雍之門素廸婉娩之敎尚神
靈之克相永迓續於有家

爲次姪定東陽喬魁婚答 作承奉名

爲者仲孫謀擇婚對求諸里丈人之行意見靡威卜及
先令君之門龜筮皆吉迨兹定論事豈偶然 餘前同，

回姪女婚答

古者世婚必尊譜牒流俗競利乃尚襟期邈矣此風敢
不重拜近求鄭氏是似朱陳尚論紳緌恐非秦晉惟聽
株之誤惟禮請之勤欽承神休登受好幣三肅將命委
所指辭一齊尊門永迪有祿

祝文 附疏文

太廟四祖殿大殿等處修造畢工奏告遷祖宗
帝后祝文

太皇宗修厥工告備兹以靈辰之告還于寶祏之安具
有奕章敢伸虔告

四祖殿修整畢工奏告神主正奉安祝文

厥工係緖告成土木之營四祖卽安冀奉神靈之御仰
祈爽鑒脩亮忱恂

西峯大聖送水祝文

衆祈慈蔭致禱龍囦屢壁生雲雷霆驅令由一瞬頃成
大勝因輙消良辰祇送靈液尚惟昭鑒畀我有年峯攢

豔兮龍之淵色黔黮兮水之玄吹雲霧兮濕星躔醲膏油兮澤炎田嗟沮龍兮宅幽潛應小云功兮返亦無言甚清酤兮送靈泉瀨之祠兮盻萬年

起水祝文

九華之峰兮千仞其崇有淵其渟兮潛虯之宮升虛陵渫兮隨感而通粤春徂夏兮旱氣蘊隆百種弗入兮歲將鞠凶群望並走兮靈雨未霈乃飭禮幣兮改命于龍靈波出地兮暘爲微曚豐隆轟車兮屏翳冥空天合地黑兮沆洽四封枯萎起蘇兮快焚隕融吏德良薄兮神施實洪是一掬水兮變化無窮久而不返兮懼于不恭洒脯菲薄兮莫明予衷歆以送之兮雨暘時若而年豐

奉安神水祝文

蕭管初迎已騰波而奮響實坊甚肅用竭虔以安靈伏願精祲潛交蜿蜒來享鞭雷車搖電幟驟靈駕以徘徊澤地產祛人災轉甘霖於翕欻

送龍泉祝文

九華之峯兮千仞其崇有淵其渟兮潛虯之宮升虛陵渫兮隨感而通粤春徂夏兮旱氣蘊隆百種弗入兮歲將鞠凶郡望並走兮靈雨未潦乃飭禮幣兮改命於龍靈波出地兮暘爲微曚豐隆轟車兮屏翳冥空四方播灑兮吹滿以風神非無意兮天嗇其功既闢其始兮忍斷其終是一勺水兮變化無窮吏德良薄兮匪施未洪久而不返兮懼於不恭酒脯非薄兮莫明予衷惟神終惠兮暘之雨足而年豐

迎龍泄水祝文

假守云初亢陽爲㱡四月維夏五種未藝僕少須臾立見流徙窮谷之淵神龍是宅翕忽噓氣穹壤被澤敢命別乘躬乞祛靈液龜魚在瓶竚立以俟靈雨隨車明神之賜

祀太一祝文

仰止行宮天神之貴保祐皇家五福來備青陽肇新有開嗣歲嘉薦令芳聿言常祀神之聽之百嘉以遂時和

歲豐五兵不試惟春之祺神其既施

祀太一祝文

元冥冬之孟月甫就歲功太一天之貴神聿修祀典北郊之迎伊始中壇之薦有嚴伏望明靈顧歆聆饗昭格五穀皆入民咸樂於豐登四方無虞國永臻於安泰

代太守春賽諸廟祝文

池頗大江民處瘠土陽微驕而已旱霖未成而慢雨相𩐈宴之卑隋溢耦耕之券鹵土膏既興農事斯舉潔牲竭誠展祀祠宇惟神閔民亦既勞苦陰陽明晦毋奏厥度黍稷菽麥有殖斯茂我田既臧我土維年太守與民弗忘神助

諸廟祝文

粵歲旱災祈神陰祐甘霆霈發焦土盈榮昭報惟誠弗忘終賜

祈雨疏文

龍湫掬溜雲已上於天雷鸛垤鳴陰雨復隨於風至皆守長懇求之恭至致陰陽併隔而不通肆潔精誠度修淨供惟大覺隨方而赴感庶驕陽覆宇以成霖

陽岡水府龍宮水陸齋疏文

秋浦不雨春種失時走羣望以精祈閱乜青之亢虐肆陳梵供遍告龍囦伏願嘘氣成雲出地奮響施及四封之外普沾三日之霖

玉泉大帝水陸齋疏文

夏序甫臨尚慼甘澤春種不入曷濟後艱嗟人力之莫施仗佛衆之上愬吏失其職懼與亢旱之灾天矜于民庶解倒垂之急

[illegible]昭明歸祠宇疏文

比被公庭檄延靈馭旱既太甚憂夏種之後時神之格思轉驕陽為甘雨穰肴穀旦敬返飈斿尚終賜之無忘非初心之有懈

安奉歸廟疏文

來雲耕於倏忽實自感通儼靈駕以旋歸有光寅奉伏

願宗靈受職休徵若時開陽九之感深績陰功於未竟

水陸齋䟽文

閭閻孟夏已臨盛長之辰每每原田未決播敎之澤荷神靈之眷顧隨祈懇而感通然亢陽之日旣長一洒之閟隨涸朝暾復出歲旱如初不勝下吏之憂心重興閔州而請命念至五月而不雨所未絶望者幾何若非三日以爲霖則恐噬臍而無及恐血誠而上懇冀膏澤之旁流

又

大命近止屢伸禱旱之情小信未孚尚阻爲霖之望嗟下吏微誠之難動非大悲覺蔭以曠依爰即靈宮虔修梵供伏願再鼓雷霆之氣盡發天地之和集溝澮以滿盈洗山川之焚燎

祈雨䟽文 閏六月初九日

炎風之吹赤壤適當三伏之時甘津之沃祥禾未決四郊之内屬垂成之在望豈屢瀆之敢辭伏願來夜澤於滄江緞朝霈於綠穗沛然下雨俾願足於三農譬如爲山毋功虧於一簣

祈雨䟽文

碧泉青稻覩遂豊成杲日炎風尚虞侵鑠將畢畎畝三時之賜何惜乾坤一雨之恩粤惟神休迄此陰相

謝雨䟽文

六月炎天敢必雲雷之澤九霄降闕速如影響之從荷天意之曲成續農功於垂就伏望稻一歲而再熟禾六穗而連莖水綠方塘已脫夏田之焦槁雲黃穲稏更祈秋斂之豊盈

山房集卷四

宋　周南　撰

序

同舍小録序

予至池學之明年始作同舍小録以識州里邑居離歲月之久近其式參用雲莊録而加詳焉池瀕淮故多淮舒人閩歲鄰郡歙學或不能多踐士士亦有至者然不過五七人或僅十餘人皆往來不常其閒有淅水乞郡則皆隨侍子弟非為業學而至者也予年四十學於四方師友猶未知其方何敢言教學之益且是邦之士方不屑與之遊或幸得與之處矣而又無以琢磨而滿長之則是録之作毋乃為諸兄悅予然自憐始終與朋友相期之志以惟是之求異時思同堂合席之不可得而展卷以覩其人之孰進孰否則區區所望也

記

長洲主簿廳壁記

天下雄鎮校一歲戶賦之夥若蘇者不一二而支縣長洲苗以石計者九萬二千三百有畸自占籍五等而上應輸之戶五萬通歲合夏秋輸為鈔萃于邑者六七萬簿廳時據案小吏執牘曰此為甲此為乙稽其籍未句之凡一戶之賦有輕重等色輸有先後不相均齊非一閱再閱輙隨手可了也簿筆不停未日晏脫欵脫已離立久仲柔總去簿閒有志須不離局不追趍人事不數數上官鐵錮而後能專或其人以嚬違自解或憒憒弗強或為在勢者知而委事衆則其職廢此余耳目之所接往往皆然嘉定庚午春陽羨周君大猷始刻壁記而屬文于余噫設官者固未有若近民者之重也今仕者習於簿而擴為尉何哉豈非以尉之事難工而簿之責易塞耶然尉不才盜不發民不求尉也簿失職民重輸根本且剝矣然則何必壯縣如長洲者簿為重凡欲厚下而平賦者雖千室之邑必有丞若簿始矣大猷字允叔康行而文故資政殿大學士簡惠公孫也初紹興十

三年部使者得廣人剗弗深考建請出隱剩益秋賦爲
七十萬詔即州創經界司行之將推其法於天下會簡
惠自湖移守福難之且辨其所以然部使者屈仍函
誌之舊爲三十四萬至今所在猶言經界方量之爲後
便而不見增賦之爲永患者寔自簡惠爭之始也則其
爲德豈止是邦而已哉然公卒坐論斥餘十年而龍學
徐公稚山亦自𨤲里議使者括田謫矣余少時長老猶
能道簡惠之惠而歌思之者今去之七十年矣而大猷

世其科而家仕故因其請既爲之識其官之勸勉者且
併著其先世之遺思以永邦人之思焉記始於尚書郎
豐公誼而下其前則歲月弗可致矣

平江重修貢院記

合藩之境爲縣五爲鄉二百有幾三歲詔進士舉十人
紹興初又益以流寓總爲十有三人合五縣二百幾鄉
之士三歲試於有司者謂之終場淳熙中復按遺材以
試於大學謂之待補南渡以前試者少每詔下則試于
浮圖近郭之虎邱其後漸多則試于郡學又多則學
經葺爲屋以居[illegible]後又益多太守姚憲始作貢院距今
四十年試者至二千人合五縣二百幾鄉之士七八十
年間增至二千幾百人今太守陳公懼不足容也乃闢
而廣之因爲之記

玩芳亭記

玩芳亭山居廢址也[illegible]計地可十畝中窪爲池周徑百
步橋於其前有徑百尺其闊十咫繚曲而復可以散步

厥初經營墩草爭植惡木蔽芾乃夷菑蕪斫翳爲蹊淪
出茂好秉次粲林有溢其荄叢翹秀發作亭瞰之其植
以五大斤木蓋雨露之英華和氣之滋液其在人則其
偉然者是也蒼爾亭亭者白者無幾爾而天地之生意
其爲余日臨之把酒賦詩迎緊送謝當其日倦扶種藝
書按行[illegible]下蕪穢不治而秀色蕤蕤亭所以名此其義
也古者士以退伏爲常以循修爲職故世無故士士無
溪觀進退之間皆有事業今余遺落其天常傲隨其四

體不自知其罪也又從而買花逸老於一亭之上幼壯之不力又何以記爲蓋余道德之棄才也進而仕則厲於力退而學而樂地未融焉斯亭之作蓋獲寬於父兄師友而求不浸溺其身者也是故余之有得於斯亭三焉芬而潔姸而整若知所自持一也柔援則人卽之而不卽人二也纖穠相安開落不競庶幾乎知命三也噫余之得是者亦直寄焉而已士貴其實德不知分之所當爲縱心志之欲而又自以爲理理之在是殆哉亭無壞材無斲飾可不記記其落成則某年月日也

論

四塞論

長安四塞之地也蓋自山東而入則有函谷限其前(今陝州潼關是也)梁楚之銳鋒不能遠前也自襄鄧而進則有武關制其旁(今鄧州界故武關)襄漢唐鄧之游兵不能乘隙也而有大散以制秦隴之窺何北有蕭關以當匈奴之侵軼屏翳蔽遮牢密周固若四塞然而函谷地高而又險其於四塞之固尤爲重雖然函肴則天下之險固而洛陽則天下之咽喉也秦爲之三川漢爲之河南唐爲東都有洛陽而爲藩籬則函谷可以立不幸強者據三川之路塞成皐之險距飛狐之口杜大行之道使天下之兵三面不能相救則函肴雖未下而關中孤矣昔秦居關中洛陽置三川守嘗駐重兵漢都長安而滎陽成皐皆洛皆爲重地高祖雖屢敗不去京索七國之變亞夫疾走藍田抵洛陽蓋洛西而後有咸陽此天下之大勢彼祿山反書旣聞明皇始以封常淸乘驛詣東京募兵得六萬人斷河陽之橋爲守禦之備(河陽今孟州)是時崔無詖守滎陽(滎陽今鄭州汜水也)士卒乘城者聞鼓角聲自墜常淸所募白徒亦棄陝地欲以潰事退守關門而失潼關(郡函谷也)蓋漢守河南則洛陽固唐輕陝洛則關中危唇亡則齒寒何獨漢事哉楚之城郢也陳之守江也蜀之劍閣也委棄四隅孤獨而守門戶戶庭之外寇來偪人如之何而可哉

四塞論下

其次武關高祖由此入秦七國之變田祿伯亦請自淮南長沙而入武關劉裕伐燕沈田子一軍亦取道自此蓋函谷必由箄洛其地尤高且險唯武關徑捷其視函谷地爲徑易然使山東無變江淮封壤環於外武關乃吾圉也又何患哉關中所患獨此北方之戎狄爾晝故傳稱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孝之張守節之釋史記河南地今靈夏勝州也其地至上郡鄜延不甚遠而鄜延去長安亦不爲遠所以狄入雲中鴈門則京師晏然入上郡北地則京師震動蓋狄自雲中鴈門而入隔燕代下井陘歷晉陽狄猶在河東也關中大河衛其東豈能遽爲患哉若入上郡北地則亟矣孝文十四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遂至彭陽是狄犯原渭而銳鋒至慶州矣候騎至雍甘泉甘泉去長安三百里爾孝文後五年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烽火亦通

於甘泉夫狄自右北平燕代而入者吾未暇論自河南地入者氣棲相去每在三百里內何哉蓋京兆雖有三輔而馮翊扶風之前已爲上郡北地近而逼迫朝那蕭關之城塞不足以距狄則三面之勢此爲最弱焉爾昔周之都洛也困於西戎秦仲始大以能爲周扞其西也其後周避犬戎而東以地近戎而西陲無甚封國也及秦襄公逐戎復鎬岐豐之地周終不能有而割以與秦秦之興實自此然西方無大封國則周不能以獨存周固不容於不與秦也漢都關中又迫戎患則宜鑒周之事分擇信臣置雄鎭於上郡北地以藩王室則狄雖大入厥幾亦有所屏翰矣自高祖用韓王信於太原用臧荼盧綰於燕未幾皆叛且不暇爲西方之慮婁敬雖能計道里之遠近而其策不過欲徙諸田屈景之族以備之爾不知爲四封之外慮也文帝每遇狄入發兵屯上郡屯北地亦爲久駐之計蓋嘗以十萬大兵用將軍屯長安旁以後霸上棘門去長安俱二十里而皆宿重兵

皇皇然憂其豕突而至堂奥之内也其得免於夷狄之禍者幸矣哉

高祖論

或問高祖其劣於湯武歟曰湯武聖人也高皇帝奉天授者歟不然何其有爲君之大畧耶湯武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高皇帝立義帝北面而事之非有自取之心也籍吏民封府庫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而以子嬰屬吏除耦語去誹謗立三章之約與父兄除害而已迹其初與湯武亦何以加諸項氏王漢王於南鄭也曰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吾亦欲東爾志在天下不以敵而自沮也相距於京索間項羽不能進者三年矣高祖將十萬衆距鞏洛阻河山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不以不敵而去之也爲義帝發喪縞素指關中付之三人淮南付之九江王布梁地付之相國越韓信獨當一面北擊燕趙東擊齊皆付之以不馭之權假之以專征之任而約會於固陵而項氏滅矣大哉高祖之畧也自起

布衣爲萬乘監門戍卒見之如舊海内已定布告天下曰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耳此豈非周秦以來不講之論而六經大易乾坤之大義哉怏怏乎以天下爲心而不隘矣每過大梁必祠魏公子無忌過趙曰樂毅有後乎過豐沛擊筑而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其靈畧英聲超出乎籠絡駕御之外矣盖高帝雖道愧於帝王而性洞達其於爲君之大畧無乎其近之矣或曰高皇帝有爲君之大畧則然矣項氏支屬皆赦不誅而必賜姓劉氏田横懼誅與五百人入居海島曰横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發兵加誅季布爲項羽將數窘辱高帝即位求布于金匱者三族論功行封所誅皆平生仇怨所封皆故人帝有非常之度矣若此者何其未達耶曰此高祖不學之過也不學故恣于情性而有情性之失然非高祖心術之大害也愚讀太史遷班書皆言子房自入關即

導引不食穀高祖之勞於帝王其諸入關以後厭征戰之餘急急於求定有防閑天下之過乎蕭相國守關中定社稷立宗廟高帝雖數亡山東而常全關中以待帝蓋忠臣也陳豨之反上使使拜丞相為益國行封置一都尉為相國衛人主在外而大臣無故益封何耶然布之反上自將擊之數數問相國何為何哉相國以私財佐君上始說買田宅以自汙上心乃安又何其淺陋如此耶史稱人有告韓信叛者又曰上恐惡其能也嗟夫裂地而王之叛證未見一夫告變主名不立遽執縛之高祖於是失君道矣昔者豐沛之初奮然為父兄除難而起此心何心也雖未足以言湯武之事其所舉動庶幾其近之矣今以為一夫控制則天下將為他人有不免因事而誅天下之能者此心又何心耶豈惟不敢言湯武之事而去曹孟德宋武帝不遠矣或曰高祖不如此則天下不定嗚呼是所以為高帝之未學也夫天命之集於高祖久矣其有不治者乎

說

滕昜改名說

滕昜年十七專以不越戶限對春秋大義齊晉霸事數百言甚辨於文余聞滕家子類出皆無常師因訓其名曰昜昜日也字之景舒日躔乎子于丙斯極度三百六于進其積學成匯瀆毫釐絲忽舒遲尚畔勇取為路咨示滕昜勿瀆爾力有所微細乃學之則

傳

劉先生傳

市南有道者三人女伴二人莫知其為弟兄妻姒也以諢句錢市人曰是雜劇者又曰伶之類也每會聚之衢闠咽之市官府聽斷之旁迎神之所畫為場資旁觀者笑之自一錢以上皆取為無獨不能鑿空其所傚傚者譏切者語言之乖異者巾幘之詭異者步趨之傴僂者兀者跛者其所為戲之所人識而衆笑之有劉先生者少嘗為儒已而遇道人者教之養生忽一日盡棄其所

嘗學者日賣一藥計所得以活妻子輒閉門不交人事然其年已六七十歲肩高於頂顙隱於臍醜特異而獨不出聲每過市無不為之絕倒而其少年名特工做之過其作場往觀者必口看劉道人云計一日之譴雖多端而其少年做劉唱藥聲則必開場自是三五年劉出惡少必隨之或奪其藥籠或扯其耳而劉之藥不可售一日天微雨伶人者飲於市過遇劉賣藥過其前伶乘醉而詬悔之以資市人之笑樂路過不能行劉困苦甚乃謂伶者若可謂不自憐矣彌其工于效我顧從而得衣食其妻子今不嘿自思我顧有恩於若而又困苦之不知微我能使觀者若此衆乎又顧其觀者曰里父兄何笑我為且其效我二年矣衆見之亦厭矣必又擇其可笑者而倣之計非吾里中人人不見彼不學則吾憂其人者必代我矣且效我我無妻子日困苦于市餓窮一身爾華吾家此聲一出則誰蜀賣耶衆少年聞之厭然而散退而相與聚言曰是言有理

傳

康伯可傳

康與之字伯可家宛丘與常子正相隣又相好也方全盛時洛陽左王屋右嵩山巖岫互出若列庭戶水竹花木天下鮮儷故賢士大夫多居之其後居者衆而物益貴歐陽公既得謝始去而之潁上焉宛邱介乎潁洛之間當崇觀間嵩山晁以道四丈方閒居伯可嘗往學焉又嘗從澗上丈人遊澗上陽翟陳恬叔易也兩公名行尊所謂中朝之遺民伯可操几杖侍談麈因嘗親聞正始之音一二矣尤強記熟誦左氏千言不遺一字子正絶愛之是時天子方粉飾太平大慶酺燕非時臨幸四時奇麗之觀不絶貴游勳戚乘堅策肥游目騁意不惟都人為然而近京人士習慣亦不能免方時殷富家設義漿於闉外有蓋名甌皆取具於道路宛邱距都門不數舍午夜燈火相望伯可馳騎信宿往返狃於承平年少之習其後兵火飄轉方相與求生草莽之中而溺於舊

染至於中傷善類興蘇玭之獄卒為名論所厭是知風
俗之移人可畏也已因具錄之以為世戒云初伯可監
杭州太和樓酒盜庫錢飾翠羽為妓金盼履坐免官落
魄無所與歸會子正自中司出守吳興伯可因通家子
弟也又嘗偕行入廣遂奉夫人氏以往子正朝捦祭御
書月賦緡錢三萬伯可費撒隨手盡不足甘旨供也甚
後子正將去郡探取數月俸致其夫人氏所伯可心不
樂也則去而之姑蘇依周彥恭彥恭東平人雖法家而

北客例收郵南來皆挾解帶換衣待之如骨肉然伯可
又挾秦氏子弟為重請得出樂妓趙芷籍携去彥恭未
有以顯拒之也倅蘇仁仲嘗監奏邸與官寮院計議與
胡澹庵有同[illegible]之契仁仲閤白事造堂中秦丞相驟問
銓書有斬檜語信乎仁仲實未見書銜口以不聞對檜
疑以為黨銜之其後請外得知廣德軍復論罷之又之
起丞郡姑蘇彥恭迫伯可請不已因相與謀之仁仲丹
陽魏公孫子正女婿也頗能道子正愛賞伯可語謂是

舉也且為伯可終身累果愛之則如勿與仁仲非持難
一妓也實愛惜伯可然不如伯可已攜妓去而之松江
矣彥恭尋亦悔因追還之具道載車相愛語伯可溺一
婦人不得則無聊因惆悵失緒日夜求所以逞憾於仁
仲者未得也未幾子正卒於海鹽遂誣彥恭賻子正錢
二百萬且屬仁仲為文以祭有奸人在位公棄而死之
語當路震怒立命中丞俞充彈核彥恭鐫職且罷其郡
丞命提舉浙西茶鹽事王珏鞫之於是仁仲與其子玭

之獄起矣獄上卒無驗坐玭將遣祭持紙入其家顯為
文有實而已於是削仁仲籍授臨汀玭亦停官竄吏十
餘輩子正妻方氏務德經略女弟也子弟尚幼傳聞禍
且及已將錄其家遂盡焚所有一簪不留竊載旅櫬之
聚塢黃氏葬之水濱歸以待南荒之命實紹興庚午事
也其後當柄者死諸嘗告寮與羅織之獄者次第論罪
伯可仕於閩過其帥李如岡座責命至如岡固匿之且
問前事猶護辭以對如岡叱起之後還三衢或云竟取

芷為儀云伯可初以小詞行世號康伯可故不著其名

論曰自太史公傳佞倖後世因之蓋嫉夫盜言之孔甘而至於亂國也而讒詛為尤甚迹其中傷汙蔑如蝮蝎然至使忠善受誣君子無措足之所而史氏不表出之何哉予錄汪召錫陸升之莫汲姚將諸嘗告密者為讒夫傳以著小人咀毒起禍之因以補史氏之闕遺焉嗚呼當秦氏之末年道路以目相視而杯酒失意者輒肆其怨恨以起大獄原其端則自康伯可肇之也嗚呼若伯可者又可勝誅哉

答

棄硯答

有物于此寒暑激射背面剝蝕仲夏之月拂烏几啓藏室舒蠶繭之楮搓雞距之筆將因水續廣騷于未晡了百函于一日旣而墨跂跂而如距翰欲濡而旋齧周子乃呼僕夫滌外膠盪幽黕擬陰鑪導靈液終樸厚而古醜棱呵噓之滴瀝乃喟然而嘆曰物壯則老理久則息固于形者皆然而况於石之泐于是褪包席異將棄舊而規新期惕鈍而為利午夜見夢曰陶泓氏應答條理一一可紀曰若憎予之遲緩而不及事乎我雖漫漶飽閱世態形劉心仔不磨在予何底凝之尤而棄我於形骸之內我與子居今四十年子學黙染于我磨研餘波所及文字生焉學淺學流短章大篇予取予求不汝瑕玷我質頑愚不利走趨中間太學屠在泥塗黃塵滿面墨突無烟載飢載渴不飲盜泉我心匪石知白守黑窮年

矻矻皆予在苫有禍之父善治文字髮未種種弁髦同棄桐門息里得子之始膠漆自比功成斡盡俯仰誰記令其存者獨余在爾子何不思故舊之不遺而思予插綵而及米余應之曰物厭新奇適用者宜今有支機據綵為物之卑靡濡靡濁猶貝之為况予詞輪于是乎出而淹雜隨之予如椎魯蘇蒸者誰令將告予以弘農之譜予未可輕為主人疵夫硯品數十故有錯精銅截水玉傅媼漆截筠谷柔美蜂之殼浮查之木彼鐵中之錚

錚亦餘子之碌碌又有屑石末出陶穴發座上斷瓦鑄雖埏埴以為器然非我之族類乃若青州之砥綠黃裏維淄之坑有聞無聲驰基羅君續織五紋兆河隩玉價倂結綠雖未足為天下之寶皆嘗押主黑壤之盟今将與子訂楚産窮越砥訪南唐良工之子孫驗西巖絶頂之脉理定七里之優劣續五絶之欵識子其志之夫斧柯之山青花如秋紫雲炫目紺潤奪玉尚其色也萇弘灑淚黳精絢内九暈微心有間有正貴其目也浮輕沤粗膩末圓毫促黙薄重乾瞭聲之隠也縣眉黄眼玉乳金沙蒸雲含星旋轉如渦體之異也鯖形縠理有芒索索若烟非烟若縷非縷文之細也碁天如水秋雨新霽表裏澄潔無間奴隸瑩之至也凡此數者寸有所長與人莫逆或静而敏或順而澤滿唇抱水噴墨成紙依心承潤無趾自至故能發微文湧泉思倂德于萬石君之家索價不啻二萬錢之貴今子歆然孔穿禰陋黙淺有度而遅待釆不眩乏刮眼之相視漸老色之上面投閑

置散乃分之宜抉故而問則吾不如乃莞爾而笑曰凡子所稱皆硏之靡有物于此天地儲精日星耀芒凝以雨露結以陽其形則長短大小或圓或方雖終難窮不主故常其文則輕清重濁能玄能黄一經一緯迸為文章其嘘則觸石而致千里之潤其翕則錮陰而凍七澤之溫黙則收聲于厚壤語則出響于元淵是為無名之璞造化之甄故陶唐氏得之而為純懿夏禹氏得之而廣疏鑿孔子得之而修墜地之文孟子得之而距摩頂之墨若夫帝鴻之玉鈕太公之金匱河東之故刻魯廟之穿札雖模範之尚存而不知道術已為天下裂矣于是滅于坑焚散于屋壁愚黔首尚刀筆進大滑雖斯文之未亡足為硯之一阨厥後馬遷發名山之藏班固揚蘭臺之秘相如招徠烏有之徒子雲作為墨客對又數百年韓愈氏因狂瀾汲古綆作傳以附見其出處修文以瘞藏其破碎然皆不過寳為文字之祥而資筆墨之戲今我不惜漏洩于言語蓋欲子畧識真才與大體而

而乃尊持匠石氏之說宜吾以兗翁而見棄也且夫尤物移人慢藏誨盜彼生平之長物充耳目之玩好然木石之怪聖賢弗寶故傴王為之以玉璞而訖于貽石室之辱晉懷為之以銅錫而無以禦陸沈之擾方其寶之也自謂可以潤生民是澤世教然迄於爭奪亡解原壤如燎烏覩夫終身之與俱而貯水之不耗哉别夫一氣變化萬類氤氳空花結習是身非身故醜好沿于所見而高下生于相形澹臺無貌[illegible]臂無名或餓死于縱理

或始皺而有文高黑子而成帝莽紫色而餘分雖八彩之至貴亦重瞳而自焚彼人肖天地之形而猶若是况乎一拳石之無情彼其砦㟎壓贅醜點或黃中而通理或羅縷而自除刻芒奇詭觸濁經清譬如木傷雨而好璺碟欲潤而暈生爾乃生差别之想分利鈍之根擬形容于厥象指瑕纇以為真是何異指波心之炯而索月見空中之埠而為人耶居吾語汝九韶不奏孰嚅厥味一勺之水豈容龍尾鸜鵒來巢春秋所以紀異不食馬

肝食肉未為不知味若謎贊以為嫡以有眼為最佳剽持黠朱之論幾何而不見笑于大方之家别夫端石無鈍欲材少贓譬如桑曼之乏風骨亦猶通敏之多粗糲彼未能以免俗必反常而為貴然求百于千萬嘗無十之一二非沾沾而自喜則消爽于精銳况鄴臺屋上之鳥尚欠淳灰之洗而距野澄泥之字未免下同于羣碎其他渴則乞索飽則滯滛無之靡闕有不為珍今子豈嘗學書而得敗筆者哉不然何至以下駟而驕人且吾

嘗有大造于子其知也耶曰何如對曰子之為人廉而近劌其色焦然徵有剛利欲投滕而變濁常蔑目以憂世惡設方而危合幾轉喉而觸諱傷中心之坦直貽四面之汙痛向及其鋒而用之則劘汝于是非久矣頑方為子收卷而小斬何乃責我以未能汪洋而大肆然則子為蹈火不熱入水不濡乎胡為納之書檯坑穽之中而不知避已余乃肉熱震悸三揖而進之曰余聞石不能言今子無翁眉而甚口乃過於童烏之口玄豈天將

憐之假神以啓其衷乎吾今知子矣曰若知我謂何曰子見素而抱樸者也學黃老之道傷墨氏之兼愛而隱于漆園之下者也昔吾見我之面今吾見我之心矣性其外方而不割也刳其中虛而為盈也推屈其鋒銳不鬪其捷也肌色昏然毋以氣驕人也其以虛玄為之骨黝默為之體者乎子殆有道者也曰斯言過矣我雖于淡泊相遭而形為心之累少共絹素之用長識淄澠之味上之豈不願學為文雅以鎮俗中之豈不知發為波

瀾而飾治下豈無几案之材而規升合之水我豈石之人哉我惟涉筆其間有見必識然亥豕之涉波見出書之滿滯闕或行而或尼非臧倉之沮毀吾既不能削方而為圓兮信有失流行而坎止幸托好于金石兮逐浮沉于下里子以我為不能斷而小之則圓宜若曰進于道矣則恐未乎當過矣毋重吾罪余惡其荒居而無端崖復從而扣之曰天生萬物必授之職始吾期子之道為沈濁今子乃言有命之通塞果且有知乎哉請子一

決其用舍行藏庶幾不憂夫玄之尚白于是辭窮吻索自知不能究詰請以太卜之龜兆參諸連山之歸易乃命史燕端蓍策視墨坼遇蹇先生下帷之兆曰余不堪也又筮之遇賁之艮賁之貞火也其悔山也文明以止晦其明也其繇曰他山之石有文在脉時止則止幽人貞吉龜筮既襲東方將白主人就席擧手揖客陶泓父笑言啞啞早知翰林主人之說客雖萬言不如一默

經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至聖人之徒也

抑遏也兼并也言并治之也膺當也言北當戎與狄也懲艾也舍南荊楚及羣舒也承止也言天下莫敢禦之也聞之曰聖賢之生斯世必以天下為己任當堯之時洪水為天下害商之末夷狄禽獸為天下害周之衰亂臣賊子為天下害戰國之際邪說詖行為天下害洪水夷狄之害則生人不得安其居不得安其居則不得遂

其性矣亂臣賊之之害則生人不得定其分不得定其分則不得適其性矣邪說詖行之害則生人不得脩其學不得脩其學則亦不得適其性矣是皆人心之所由紛亂而昏蔽也聖賢者天民之先覺將使人啓迪其心而歸於正者也則以生人為己任者聖賢之責此正人心以承三聖孟子所以不得辭也是故禹不抑洪水周公不兼夷狄驅猛獸使斯人脫於不安其生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禹周公之責不塞孔子不明亂臣賊子之罪使斯人脫於不定其分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孔子之責不塞孟子不辯邪說詖行之非使斯人知所學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孟子之責不塞禹周公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立功孔孟不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立言凡以盡聖賢之責而已且夫禹周公人臣也孔孟布衣也夫為人臣為布衣不敢不以天下為己任況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乎今敵國之為患大矣搪逯我祖宗丘墟我陵廟

以腥膻我中原左衽我生靈自開闢以來夷狄亂華未有甚於此者也高宗崎嶇百戰撫定江州將以討賊而沮於議和孝宗憂勤十閱經營當雖將以雪恥而屈於孝養二聖人之責至今猶未塞也陛下以仁聖之資嗣有神器豈得一日而忘此耶陛下誠一日不敢忘此則當以天下為己任而不敢以位為樂所謂一日不敢忘此則不敢以位為樂者每行一事每用一人必自省曰得無為敵國所侮乎吾民困窮如此吾士卒驕惰如此吾內外之臣背公營私如此吾父子之間歡意未洽如此吾將何以待敵國也常持此心常定此計周公豈欺我哉則大義可明大功可立矣雖然臣特因兼夷狄發明一事爾若夫人心不正豈止於此皆陛下之所當講也臣不勝拳拳

山房集卷五

宋 周南 撰

題跋

古今注

古今注三卷晉太傅丞崔豹撰輿服都邑音樂鳥獸蟲魚草木雜注問答釋義凡八篇

炙轂子

炙轂子唐琅琊王叡纂叡以二儀寔錄及古今注樂府解等辭義重疊削煩補畧正其謬誤為一編凡五卷卷各有類

國史補

國史補二卷唐司勳員外郎李肇撰記開元至長慶閒事報應鬼神夢卜與帷箔皆不書

鄴城雜事記

鄴城雜事記一卷唐馬温之撰温之代宗時人鄴舊有陸氏鄴中記楊楞伽鄴城事温之乃自魏武初造至高齊敗沒凡鄴中帝王所居及君臣行事錄之梗概號鄴都雜事

封氏見聞記

封氏見聞記唐德宗時吏部郎中封演撰凡一卷首篇道教叙道君符應之誕辨河上非漢文帝時人儒術篇記廣文館本末與孔子廟祈子之事文字石經所載甚詳其後雜載名官制度名物殊異終於侮謔

牛羊日歷

牛羊日歷一卷唐太和九年劉軻作序三楊與李宗閔牛僧孺之惡謂僧孺結宦官楊承和穆宗不豫常懷異圖後有懐槃子皇甫松書稱此書為信史目僧孺為太牢不謂僧孺母不撿作周秦行紀吁德宗為沈婆兒錄惡已甚豈李衛公黨嫉惡牛公者所為乎

南部烟花錄

南部烟花錄一卷會昌中拆瓦棺寺有雙龍藏書中有白藤紙數幅題為南部烟花錄有魯郡文忠顏公題錄

隋大業末煬帝南幸洒浯祕迹卽大業拾遺記顔師古
撰文題
上元縣南朝故都梁建瓦官閣閣南隅有雙籠閉之忘記歲月會昌年詔拆浮圖閘之得筍筆千餘頭中藏一帙雖隨手飛潰而文字可記乃隋書遺藁也有白藤紙數幅題云南部烟花錄僧志徹得之及焚經僧人惜香軸爭取之拆去紙筆視軸皆有魯郡文忠顔公名題云手寫是經卽前之筍筆可擧而知也志徹因將隋書藁草示予遂得錄前事及取隋書校之多隱不文時有附會事頗簡脫豈不以國初將相爭以王道輔政黃門顔公不欲筆摩前跡因而削乎今則堯風已還德車斯駕獨惜玆事堙皮不得詞人才子談柄故編成大業拾遺記本字缺十六七悉從而補之

山房叢 卷五

龍城錄
龍城錄柳子厚謫居次中朝士大夫所聞凡四十三事有云羅池龍城勝地役者得石刻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于山左福土氓制九醜欲隱余于斯歟其後退之廟碑中語豈推本諸子厚之言歟

松窗雜錄
松窗雜錄一十六條唐人韋濬誌元宗中宗德宗文宗狄梁公姚崇李衛公遺事與物之異聞者十餘件

幽閑鼓吹
幽閑鼓吹唐張固撰次首記宣宗數事餘雜識中唐以後事今多載正史（又云宣宗屏人闕韋澳杜審權李宗閔以御史大夫爲李德裕如此類今見正史者皆本此）

山房叢 卷五

嶺表錄異
嶺表錄異唐廣州司馬劉恂撰恂昭宗時仕嶺表記嶺表川澤厚象禽魚珠金草木有殊於中夏者三卷凡百餘事

傳記
傳記兩卷唐劉餗撰餗嘗爲唐史官又作是書雜記齊梁隋唐初事今多載正史

尊號録

尊號録宋呂公摩撰取陸贄封演之說述歷代帝號之稱謂當否稱頌仁宗慶歷以後不稱尊號之美欲存實去華盡屏前號尊帝皇之稱

芻蕘論

芻蕘論張文定公方平撰時仁宗即位八年以制策取士一舉而得富公弼再舉而得文定矣宗謂執政曰吾在藩邸時見其芻蕘論及所對策若居典誥之任亦國華也乃拜翰林承旨

題徽宗實録

徽宗皇帝初政天下翕然保太平矣始召范忠宣欲以為相陳瓘龔夬豐稷鄒志完在臺諫忠宣以瞽不至竟乃以承旨召蔡元長既至曾子宣亦出之師太原數日蔡扶二向王都知劉友端專以繼志述事閑陳曾緯二相罷蔡為右丞月餘入相陳鄒輩立遂皆置嶺外天下事自此壞以至外國相侵竟無虛日然而其禍靡有底止矣

書胡澹庵為忠獻作卞壺祠記後

右晉驃騎將軍卞侍中祠記紹興辛巳故資政殿學士澹庵先生胡公筆也距今五十二年矣石未克立而廟及忠孝亭滋圮某既繕而新之會公之仲子將漕適至亟請於參預樓公書而刻諸祠下惟澹庵先生行遠之文足以孟世扶教某幸甚得附名於碑陰云

書陳文正擬進紹興親征詔草後

故右丞相陳文正公當北人叛盟時宏濟中興不動如山鎮安中外之功如謝太傅竹帛登載類能言之獨親征詔天下傳誦餘四十年未知有出公筆者竊意盛德大業尤不欲與文士爭名故推美於人是以至今昔會昌伐叛指告之修多出衛公台宰之手于時夸艷學士輩幾無顏色衛公卒罹讒說惟我文正韜德不競宜其一時文武才藝盡為公用卒成伐功也

題四川書定録

衛州士人毛方平仕于蜀遭吳曦亂後毀印紙久之叙

雪得仲過吳見訪出此相惠此編于蜀亂最詳其所著從亂逆黨蜀師怯懦興事變初閫廟堂無策恐不為不當其痛楊巨源之死由彭輅皆别録所不能及方平頗負氣云

吳敏中橋録跋

右吳敏中橋録紹興曾鄉元伯家所傳本敏中真州人録蘇文忠奏議文字益方策蘇貴之學云

戊午議和録跋

右紹興八年戊午議和自趙忠定罷相曾胡二公讜言得罪至次年己未下詔曉告四方和議初成本末歲月未甚遠日月先後鮮有能知者暇日設討舊聞録諸搢中姑俻遺忘題為戊午議和録周山房書

書鴟叢録跋

乙丑歳余憂居讀靖康以來雜記得數百事閒有太史氏之所不録者抄真搢中不復詮次題為書鴟叢録余老矣東觀蘭臺事想才命殊易到姑識遺忘而已周南仲書

姑蘇衛宽録跋

紹熙初元修高宗皇帝實録故侍郎盧陵孫公從之時在史院是編實取以駐改閒遂為閒道實孫公筆今遺墨尚在而哲人淪謝已三年矣南頊為太學諸生實受教誨成就之賜追思博學多識忠君愛國愛善獎物之意為之泫流嘉泰二年清明日書

趙氏痛心録跋

右數段丁卯春在浙東倉幕時宗究之子監越之盟倉遣其弟京官為黄氏婿者來閒語及之亟借録記十冊自言黄氏録藏頗多似不堪示人也次年居憂偶録

揚州利害録跋

此為譚元猷作元猷名良顯作此編時張詔君卿實命之君卿與郭原閫仇家恐未必為當論

書政塗雜抄録跋

右政塗雜抄慶元大事記此必非老參筆恐諸郎增飾

武云參長子廣德之文也余與陳氏子弟别久丙寅自掌故得浙東倉幕過之知其子甲寅間事必有私所記録其次子昌孫新任撫州守謂余曽與其昆弟往來之日久且嘗辱參薦于朝自謂其言可告丁寧不泄而出之余亟呼書吏茬宗之録藏于篋撫州連三遣老吏皆索而此本已完矣後察其意亦悔出之也丁卯居憂書

譙天授事録跋

譙天授事已已撫州孟濟甫録示濟甫今為鄱陽守褒陵許公翰甥也鑑堂遺事趙搏御批皆在池時所得

五雲次舊聞録跋

右五雲旧聞新太平倅韓楚卿家得本作此書者倅之先丈齊曽紹興有五雲門盖路韓所居云充浦小上方李好謙建館其家得之癸酉嘉定三月十五日識

書方夷吾已見録跋

右方夷吾所遺夷吾名導侍郎務德之子侍其親仕於紹興乾道閒此編若無可取然舊文字不欲棄毀爾周南仲書

跋尤氏家藏蘇子美帖

昔陳後山作叢譚記杜正獻丁文簡二公在政府時言者攻蘇子美甚急正獻避嫌故文簡論以深文子美遂坐廢為民按元豐六年後山年十六七時已出從曽南豐遊其於慶歷三年事相去方三十餘年叢譚記録舊聞必不妄竊謂杜公非不與也不侍己與耳當時有天下民望者孰有如韓公韓公位副樞為上言舜欽一醉飽之過不足深治尹公師魯亦爭之二公皆天下所取信者斯言出則公論定矣杜公何用復取而自言之此正與李邦直之事類邦直策制科有稚才或謂韓公以伯氏聯姻数抑之韓公為天下宰相當軸果以私嫌屈公議是所以為私已計而已安得為韓公盖韓公不自用邦直有歐公永叔知之又薦之猶杜公不自救子美有韓公尹公辯之也當慶歷治平閒天下以是非賢否之責為公而任之者非一人故二公益得自謹於嫌疑之

除其後歐公為人罔皒擧朝乃無一人出與之爭而吳沖卿不免自為文疏以辨若蔣穎叔輩東坡猶字之而不名也沖卿雖誼不容默而氣象非前日矣世衰道微好以後世之見臆量前輩恐學者誤讀袁諱壬申臘日毋過錫山因允靖出示子美帖輒題其卷末云

跋翠洛行記後

右翠洛行記一卷妻外氏洪公吉壽紹興九年辭祇謁陵寢使蜀道間筆錄也始余竊從好事訪以南渡舊聞則先老已無存者慶元丁巳前籍田令岳侯震䑛舟狄浦亭下往納謁焉因語岳事本末籍田愧謝方悉難時齒幼不盡知又閱紹興十一年齊安士傻坐交書藩鎮罷大宗司斥居外復傾身請以百口辨詔獄之冤誣是何相知之深相與盡力之如是耶籍田泣謂余先公孫起軍旅豈識宗室近屬襄者齊安偕張公壽衔命謁橋省陵道過武昌時始識公先公素意鄉士大夫一見郎握手引坐深語既謀知敵情動息實無意歛兵因力言

敵無信且二公此行閱國體甚少緩未害也齊安少年固激昂喜事者日夜企而望歸謂公不主和實曼辭遜留不為之動且詛不當以王事憚行遂馳去三數舍虜氣倏起喜呼動地導從股栗復馳而南無幾何則兵纖已歷其前先公在行且怒且喜迎呼二公固謂君毋憚今堇卿帶牛觀察已前交鋒矣頃之兩將拔書尾而去其後齊安坐論救公謫概然有烈士風實激於所嘗目覩誼知公非但德公深也余奇偉籍田所聞謂世必有私識於簡策者每以未及盡見野記小史為恨丁卯再適越知妻外氏實婿齊安且用齊安表上其才得仕又嘗身隸使從亟求得此卷攷之按趙張以是年二月二十四日出國北門王事沿道有程獨至鄆罷就舍至既旬二十許日洎再得金字信督趣始治行皆無所謂倉卒道遇兵事但既行命張寔以兵護之而往而已是書距今七十有三年當時豈有所諱隱闕略而不著耶抑非其使行時事而傳之誤耶然在武昌所抄多竄定

不盡存其赴岳軍燕設與岳師欵儲間亦多塗抹偶其字畫濃淡尚餘髣髴使實遇兵又家亦其不敢形筆墨以買禍決矣要之無故不應淹泊武昌如此其久非嘗有意外又不應嚴兵輟愛將為衛其不止於道梗備它盜明甚則籍田之言爲不謬決矣惜乎叔於吉容羅織之威雖奧渫寒士匱牘私小文字家人所不可得而見者亦畏避刪除而不敢盡存故雖七十三年敗篋之所藏復出而曾不足以考證之也則其間遺落尺凌而不盡傳者何獨籍田之所關哉豈不甚可嘆耶按張子公歸奏諸陵石澗久涸使至而漄流適通今閱行紀實泰裕二陵在永安軍之南號青龍河其載新界事實如李燕民李仲蔔不屈於童貫皆有補史氏之佚遺躬加刪潤當與程公子山西征記並行公名鼎朋世家維楊特學有文屢上有司不第尤嗜史手寫温公通鑑今藏其家結字行楷有法生平喜著書業墜右列不偶多散逸不傳云嘉定庚午外孫婿周南書

書僧仲殊詩詞真迹後

右僧仲殊詩詞癸亥秋得於葉石林家石林書院今景德寺側天台倅葉松所居是也葉氏謂此編中殊所自寫牒背皆元祐間刺字殊死於承天寺僧房嘗見老僧能言其詩甚異嘉定庚午周南書

墓誌銘

黄平甫墓誌銘

黄槩字平甫世昭武人故閣學士謚簡肅諱中之孫今衡陽守瀚仲子也平甫家庭所漸意氣亢卓論學取友務一趨徑直好面數人過以此無親暱然其遇長老所敬恂恂退然畢執未嘗敢自出也蔭補京官再監麻沙楓橋鎮稅鎮視縣事少曰已能褰然不屈情有當仕之意能使去而懷之轉通直郎幹辦江東茶事司吏瞞取官物平甫捺治之旦日吏告屬官專擇小吏去將歸罪列僚俛首聽平甫爭不能得即臥病旬去使者促切之不爲動則又益怒然終以平甫整佐長事無夸挾意李

得職手寫吏牘不苟敬事上在官私損衣食間親舊有名色俸別居之以富公費卒於妻謝氏父給事中官舍慶元某年七月幾日也病革矣聞其友報罷猶强其弟榮治書竟起自為之年纔三十二未厭於學有至性云妻謝氏後幾月亦卒將合葬於某里榮來索銘余曰如平甫繼嗣何曰大人命矣榮有子則以後之銘曰於是黃氏宦十世矣有孫而賢難哉余嘗與平甫仕於池與之上下議論其父子實宗從朱氏學云

朱晞冀墓銘

晞冀得年二十八慶元五年某月日卒明年幾月幾日葬某村某里晞冀居然成就子弟始得熱疾汗其表失度或曰瘦瘧也誤矣是謂亡津又二十日竟死頃常見晞冀試官題同學者稱之又病亟謂其母必葬我買[illegible]棺以斂其父母皆六七十歲人可哀也已有兩兄其季晞顏求銘於同年進士某人銘曰嗟晞冀性誰嗣生吳縣銘在此

陶宣義墓銘

嘉興舊為蘇隷邑其俗樂誼而尚施然其弊也吝嗇而事無益千金之家羞不相及或僅不足以急人至若華裾豐飽以崇老釋者往往竭其力以趨之雖其施同要以不累于俗而知所輕重者是為難耳柳澤之陂有長者焉陶君其人也君家成於父兄不廣斥於利該事於弟姪不計析分銖獨慕為恢闊均戚及疏偕其嚬呻藥病斂死梁川覺道視力所到又自以為弗足也已巳庚江淮饑民相食近甸斗粟幾千錢官賦民粥不給賣餅餌者不敢過市餓者撮道旁萍苴嚼齧之大家方峙其糧以左右望君抄亟含二千家發囷廩下其賈之五計口賑之痊且起簡其疾者餽以共之歸其流者橐以遣之鼓轉其歷來弗卻也推卷之死者瘞之誰曰無多事[illegible]禍矣君曰共患而非德也已乃義君之舉者風動四方出滯藏傚為之所活者倍於柳澤焉君有業于華亭之海隅海隅差役重有田者輒破相與為隱寄而已君

創義役弭爭端室睦謝吏失望悵然則怵豪石撼之于
有勢君不私一家恚一鄉反傾補餝瘠已羸人凡十年
義役得不破君燕處則有僨于門閭出則有謁于路党
覩者厭若君閑門當之無空手還者顧謂其子吾所爲
未遺後長道也今當別爲義廩幾以調族姻爲義薪幾
以平市估其所甚重若飾神祠繕梵宇察其緩急以爲
弗若焚券已責之爲急也病革矣猶曰無虐貧窮無爲
怨府亦異乎放利而沒身者矣初君不求仕教子而已
一鍾之粟分人之宊非如畦種可計日待也而大章大
甄并入太學大章擢丙辰第大甄未幾以上舍策名君
不由流級值國大慶亦得官封至宣義郎以老豈爲善
者雖淺薄彼昭然者如響之扣若此其易耶君卒於嘉
定壬申五月幾日相爲襚襘有刲臂肉者誠之感也世
或謂人不可以義動者其信然耶君名某字某大父某
皆不仕父某保義郎世籍霞澤其遁柳澤也實自保義
定遷始母某氏繼母某氏娶沈氏孺人先卒二子大章
某官大甄某官女適從政郎前浙東路提舉司幹辦公
事劉宰孫男尚幼以某年十一月幾日祔於柳澤之西
沈夫人兆銘曰施不必義遠于利患非爲德可以食嗟
陶君恢有識歲窶艱發仁術綫畱微識違石刻幽藏後
有述

郭子東壙誌

有宋郭君諱霞字子東年五十二嘉泰辛酉十月七日
卒後八十二日葬吳縣長洲鄉華山梅塢父諱大任奉
議郎知陝州贈中奉大夫母陸氏贈太令人郭氏由淄
入南渡爲吳郡人君陝州仲子十餘歲喜聞伊洛遺書
未冠請易歎曰天地吾仁中一稊米耳由是棄科舉絕
婚宦超然有遺俗之志後十餘年君病乙八十日藥盡
試弗除已而神暢朗一變混落宋乃與所謂適神先生
者游其所得者他人亦不能識也不扭方術不繆吐納
氣合體固冬不蘊絮夏不辟暑動作怡易愛陶潛詩時
作行草數行或夜半起坐鼓琴樂其所以自得者三十

年嘗欲泛瀟湘窺廬阜訪隱淪以終身終以兄弟友愛不忍去也屬纊氣微手容如拱蓋君質純處淡生不挂於物而堅磨澄濾之功深宜其終始炮異於人也惟君隱約之跡應得銘誌令塋日薄姑追大致納諸壙君嘗號曰自然蓋得之於夢寐壟近先塋亦治命云

長女壙銘

宋有兖翁周某以科舉進居二十五年官不過一命閱纔六百日有女長曰艮母黃氏出也曰予不能為農祈

年賈躬利工追技行矣盍嫁而老焉於是令資政殿學士長沙大守衛侯以其子樸請曰昔仲子嘗女而子矣重婚不可爭樸今為從事郎書寫湖南安撫司機宜文字自必順悌而居業專心嘿向之適不更卜女弱息惟不任人事既行姑和政夫人曰介婦奉盥舉進應節合吾固甚暑不令細拜也又曰樸室諸而睦門內覺更親樸庶有婦乎閱年偕樸行有子曰衛老女尚幼結悅早不如婦人蓐九生十死急起抱新乳兒為戲樂行又不

能得庶媼俱失任護風柔傷湊神腑疾且動且止夜中猶語笑疊疊宗領緣視曰綴晨我且為家人壽十一月冬至夕也而忽變劇殆矣始女三四歲常病後乃無侵者以嫁嫁止一歲居屋室不如有庭除足纔出門即遠涉三湘數千里生往死還又倍之果命耶何必使余重累樸以嘉定癸酉幾月幾日葬之某所去其家太傅塋幾步余悲夫昔好與之別而不見其訣也乃銘之銘曰女二十而嫁不留迨其期為子之未能而母為嗚呼父母之尤兮而止於斯

永國夫人何氏行狀

夫人何氏曾祖某太廟齋郎祖某大理評事父某登仕郎夫人世家山陽著姓也初夫人在嬰抱先君武翼猶未生登仕指夫人謂先祖監元曰以是女為寬仁家他日子婦可乎先祖臨淮人寬仁字也俱州里同舍又相好也故相狎戲之實一時戲言非嘗有意預論婚也及汴京摧破胡騎漸窺南下淮楚鬨動盜起如蝟背高者

先朝南渡登仕獨繫於墳墓恥不果行頃之張簡常盖
張榮四出爲掠諸渠酋皆指登仕室宅爲蛾聚何氏三
百口殲焉夫人族破時八歲頓仆絶矣偶有天幸賊投
以兵反置刃不死因得逃生於草莽中自是兵火飄轉
誰復記省前所謂戲言先祖獨心念登仕曩與我言者
意良厚且吾終不以登仕死生負恩誼卒迎夫人歸先
君爲夫人既歸則閒獨嘆曰吾終身不獲事吾親矣以
吾慨父母而弗及者而以盡于舅姑儻可贖吾之不孝

於終身乎蓋先祖壽八十四祖妣時夫人九十六夫人
共養五十年凡食飲刀匕煩猥諸勞辱事皆身親之如
一日藥餌常所服餌不以付婢手進也時夫人體或小
不平雖苦寒甚暑不離立左右或侵宵分時夫人曰新
婦休矣則眷眷不忍去至再三言趣去之足纔移限外
猶側屬以俟謦欬茍疾未嘗安於寢也自播徙來吳生
計落然然先志固守門户終不肯叛去縫掖營什一之
利聚十數學子資其贄謝以供耳夫人能儉薄緻積纖

微量寬計急戶內晏然不見疏鑄客睹疏甚什器不亂
未嘗肯信其家爲空乏也虎自爲常兒祖已領畧粘畢
獨不能服勤章句先止一子又不忍楚督之及長六博
尚氣不諧於儕類獨夫人知之夫人自少涉難語外門
情事則雪涕被面故心亦獨喜尚氣節閒語虎曰汝慕
爲倜儻奇節而攜細謹誠汝有志則當折節於學不學
而恃義矜俠則爲跌宕毀駡駒矣於是驚叙釗趣虎覲
師友故虎得稍服馴義理不改錯規矩由石學首武科

以生服勤官守叨被國家推擢者皆夫人之賜也夫人
尤聰决有智數嘉泰甲子虎自閤門試守浮光於是守
邊者多已遣家獨往虎將迎養則念偏慈老矣未決夫
人曰我兩更兵不死今爲守將母何遽死耶即死國不
猶愈子命盡室載以行既行則又徐驅暮舍[illegible]趆行路
以鎮安人情虎以開禧丙寅移郡山陽生四月則山陽
大兵悉出赴志矣官吏前在者固無幾將又遣其孥潜
去百姓因之舳艫相繼虎患之欲止之則懼益駭未有

以發也夫人曰易耳命虎傳戒典客吏曰吾母以重午
召會胥寮家人於是議歸者惴然不果動而居民去者
亦稍稍復集他日依城自固之郡僅保空墉四壁而已
惟山陽民不輕徙故廬井迄今猶故焉是年秋虎論戎
事詆首將而下當柄者入其言立報罷且就逮宣司謂
且推列夫人曰無懼也汝未有得罪於民女行矣虎遂
行會逮則閫宣司寮之請以身任虎於朝矣虎前事果
益解遂改而守歷陽焉先是朝廷知歷陽為敵衝勢重

命大將戚拱駐全師任扞禦之責冬十一月敵把淮甸
滁梁安豐長驅而來拱懼敵一夕屑衆遁於是歷陽大
震三日間亡者畧盡官兵存者纔千八百民兵乙百而
已父老縛橋治道叩頭請見願得循用近事亟出移治
虎慰謝遣之猶不去夫人遽出謂之曰父老惜太守之
死於敵耶太守離城一步是亦逃矣事定則為失守如
國法何遂顧謂虎今攜汝子江滸以朝夕望汝其死事
吾將育汝子以無廢汝父祀而已立道訣絕語以別虎

幸因夫人處當家事即方寸洒然於是立命土三面門
一意為死守計矣初滁梁渦口既棄不守敵又兼安豐
伍口之勝遂徑趣合肥合肥之本柵不破者僅耳而士
卒前多戰死者是因江淮閫偶見諸小戍將咸得擇利
進退謹謂欲棄和以避敵鋒戚拱之遁也固坐退懦然
其敢于直渡不疑亦畧可見矣是時虎受圍旬日矣方
事之警日夜冀援軍至而諸將謂虎常日强項因是欲
快其素所不平委虎於孤壁不之卹且併匿不以聞虎

得與城存亡則幸矣獨念國事雖與直之幸賴夫人在
外知事棘非但為一家一身自為牒馳訴於宣司牒詞
懇廹宣司讀之為動容始議遣偏趣兵來赴焉方圍閉
時影響不通夫人數厚賂夜縋人入傳達外耗故城中
因得以為備復窘而雪積採路絶儲侍且將盡夫人又
裒撫將士雖微而醮茗樂劑悉市以送之守者用益感
勵不懈凡攻圍踰月城幾陷者數矣憑國威靈卒賴以
全者夫人之助為多而虎不得為諸將之所甘心者實

由夫人懇訴之力也初夫人以慈福大慶封太安人至
是超封感義郡夫人加永國太夫人令參樞雷公在綸
省道上褒異教忠之意陽軍民為起祠刻石記其事爲
上既更化錄虎微勞超授虎正任付以主管侍衛馬軍
司事人謂夫人脫憂虞就榮養當年健強且親見虎之
蹤用足以伸眉適意樂矣而夫人居之泊然如常時每
見褒賜優厚輒對虎憂曰汝何以勝且吾家不藉束修
活方十年而汝五六年間起家涉三郡今又驟躋嚴衛
汝何以勝且汝憩不已則將速咎盡歸乎蓋夫人慮虎
之驕而戒之者如此身所被服好自紉補一啜茹三十
年矣虎請以白金易之不可曰此吾先姑所遺也然自
虎城守幾毀其家洎敵退夫人來登城慰藉將士而下
又嘗毀脂休俸嫁死事之婦四百七十人孫女二十六
人士卒口衆而親老者悉於時序為名色以賑之雖臨
事能斷而虎治軍或艱拮稍過則陽悖疾呼使歸治槳
故虎所至人尤戴毋氏之恩意焉夫人沒其後歷陽大
携纏扱以排夫人祠者數百人如護其所居焉自虎得
仕每令傾意勝己援分推誠通其有無前殿巖夏侯震
彭侯輅為列將時皆升堂入拜以母事夫人夫人皆以
行呼之中間彭侯去其軍來荊南虎時在歷陽夫人立
命虎入奏願以母子保輅今堂帖故在也蓋夫人識理
過人者如此非虎欲衛其親而誣人以所難能也虎不
孝嘉定五年五月蒙恩除帶器械兼幹辦皇城司於是
虎去其家十年矣至是始得奉板輿以還里舍夫人時
已屬疾虎得祠請終養則病不可為矣遂以某月日不
起壽九十一一子虎也孫男一人某某官女二人適某
人將以某年某月合祔夫人於某所先君之兆虎念夫
人之為婦為母至遭變事游應得書而虎懼即死無以
永夫人之傳也於是啜泣忍死錄其梗槩伏惟裁哀幸
賜之銘謹狀

山房集卷六

宋 周南 撰

策問

池陽月試策問

問江左之地自昔建國者為孫氏司馬氏劉氏蕭氏陳氏孫氏不得保淮陳氏不得踰浙又亡沔及巴蜀非司馬氏劉氏敵也故不足論司馬氏自武帝太康中平吳分天下為十州分三輔為雍又分隴山之西巴漢之北為上郡為梁劉氏自武帝北平廣固西定梁益又復長安盡得西河之北為州二十有二齊蕭氏又復增其一而梁蕭氏更為析置數逾四倍陳雖狹而猶為州四十有二不可謂不盛也竊嘗究其地形揚必兼徐之彭城荊必兼豫之襄陽藩扞增固則齊魯宋鄭蔡二州之故封可疆理然數州之地彼各分置不常所治隨易若司州在晉治洛陽在宋治義陽冀州在晉治房子在宋治歷城在齊又治漣荊州在晉初治洛陽後治江陵在宋又治南郡揚州在晉初治壽春後治建鄴徐州一也而有南兗北兗之別自是而往如豫如并如青如凉所謂二十有三州三十有二州四十有二州所易之意所治之地所號之名最為紛錯皆可得而考乎宋文帝元嘉中遣將北伐水軍入河克碻磝滑臺虎牢洛陽四城梁武帝天監後分重戍於夜有下溠戍白狗堆硤石城角四鎮在今復為何所皆可得而考乎或有速云河南四戰之地我從荊揚國之蹈瑕抵巇僅能撓其城邑終弗能有也果如所論則曹操袁紹相拒於官渡將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何以終不能攻曹操卒從河南以滅袁紹而取河北若操者未得為有道者也尚能如此河北固不強河南不常弱在吾用之如何爾而況江南廣莫附以巴蜀御之果得其道則天下智力咸作使河南北地何為隔絕而遂自捐劉也夫以江左之地而克中原正今日之所急諸君講之熟矣必有經劃之策幷論其得失成否與江左郡縣之廢置形勢之強弱

地理之遠近以獻俾得沿其故以成恢復之勲則朝廷今日之所望也

問兵衛之設尚矣羽林天駟畫象於上屯營廬衛取法於下成周巡徼之制茲固弗暇詢漢立南北軍所以尊京師制諸夏其詳莫可得聞也大尉掌武紫綬金印意者兵無不統矣今考諸史期門羽林乃屬於郎中令諸屯衛候司馬特以衛尉領之豈參佐副貳其體自不同歟抑小大相維厥意各有在耶唐雖倣制立翊衛驍衛屯衛候衛分設左右以統諸道之兵其法畧可覩矣問以官制訂之乃十六衛之名仍著五府三衛之目豈十二衛之外復創是歟抑因時廢置隨事沿革其統雖殊其職統一耶材官騎士番遞宿衛漢之兵益衆矣異時乃選六郡良家子與夫枚養從軍死事之子孫分科置法各有司存較諸唐親兵之立與彼元從禁軍之稱其源流於此可考乎獵射講武法固詳矣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每冬校獵而還以唐準漢大畧亦相似否乎殘

更番上之殊都試分統之異其居重馭輕强本抑末以至內外相維者大要果安在耶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此畿兵不出境之驗漢用虎符唐下魚契其處置之宜調發之法抑果協於古歟城門校尉既十有二矣乃復增七校之置其職果何隸耶彼所謂戊己樓船之名射聲長水之義又果爲乎取耶驃騎車騎二府後更名鷹揚郎將副郎將皆府衛之制也獨不知監門衛金吾衛領軍衛之設果何從而始也方今三衛之兵皇城之兵總爲行都之衛而分屯於外地者悉隸御前殿前之司良法美意殆非漢唐所及矣然考古以驗今式表夫博洽有用之學毋謗曰遷固紀漢不作兵志唐兵三變法無足取屋言之毋怠毋簡

問恭惟主上居安慮危儲才待用比者納廷紳之請申飭主帥延見偏裨將以拔尤取隸以次甄擢於以搜擇練兵習武之才陰養推轂分閫之望甚盛舉也知人之難自昔所重拔校爲將其事尤難厥今士伍之間豈無

勇畧之士且古之選将或出於儒學或得之果毅今将取諸輕裘緩帶之流乎則成安君以儒者而卒為敵擒是文非所尚也不如春秋謀元帥何為專以詩書禮樂乎将取諸搴旗先登之流乎則杜預身不跨馬而竟成駿功是勇非所先也不知詩刺不手之士何為而首譏其無拳無勇乎遂抗並萃一門或謂将畧之傳真有其種然趙括讀父書李陵隳家聲似不可以門地拘翦起皆出山西或謂将才之生誠有其所然孫破虜吳人周瑜魯肅皆淮產又不可以氣俗論或又曰平居無事先論揣循料敵制勝當槻策畧然李廣簡易士樂為用不免屢北霍去病不學兵法軍行絶遠未嘗乏絶豈長於揣循者未必可用於戰陣拙於韜畧者未嘗不長於深入耶夫将者三軍之命國持大兵如擎盤水用得其人宗社以寧稱匪其才成敗係馬上方駕馭英雄权覽摩策以壯國威以嚴武衛伹欲韓白之將輩出以供器使願聞揀拔搜選之方以副明詔何為而可

問方今急務莫急於財財有盈虛則法有變通譬諸琴瑟專一誰能聽之竊怪漢武帝紛更造三品之金製鹿皮之幣隶傳當盟四出郡國領護屯田遠及渠犁條目多端不便輒弛獨鹽鐵之議至始元猶未决何耶桓寛桑大夫之議論孰為當否乎唐自肅代用兵第五琦更鑄法李泌復府兵王播請行飛錢論建甚廣其利莫覩獨榷鹽之利至順宗而猶可為何耶劉晏李巽之增羨孰為優劣乎今印造猥多用楮因於折閱於是講稱提之策楮券折閱椎引虧於入納於是下貼納之令銅錢不贍沿江遂参以鐵錢邊地曠虛淮欲復於屯田其已行者措慮精而未及施行者討論亟矣然稱提之説衆矣可行之論安在貼納之法當矣經久之計何若錢鐵用而行商少則参用豈無可慮流庸歸而閑田寡則營屯似難猝行如之何則可

閩昔王通以直大論堯舜直簡論夏商帝王氣象各有不同耶班固贊高帝雖日不暇給而規摹宏遠高祖之

行事具在不知指何事而見其弘遠耶唐史臣稱太宗制度紀綱能維持天命太宗之條教具存不知因何道而能延永基命耶後之子孫遵循而勿變者有幾又能加益而昌大者誰歟抑當錄之班固以律令章程禮儀爲漢規摹唐史臣以租庸調六典爲唐制度若班彪梅福李絳崔植皆不苟於爲言者彪福論高祖之興歸美於納善用人無一語及蕭何叔孫通之所創造絳植皆與其君評論貞觀之盛又以爲是能用房杜王魏爾亦勿及其他二子之論孰得孰失豈所謂弘遠與夫所謂維持憑藉者不在彼而在此耶元帝好儒威權撿奪若宣帝之嚴厲當矣乃自陷於偏雜宣宗好察唐室以衰若文宗之憂勤切矣亦無補於盛治何哉恐必有其故

問大明生東少海重潤元良以溫文之姿而加就將之益社稷生靈萬世無疆之休也竊考寢門問安之禮虎闈齒胄之禮見於經四學之制執醬執爵之制承師問道之制雜見於大戴記其禮儀之曲折學問之先後可得而盡考乎漢置家令之官唐有瀛洲之學士其官僚之建置讌見之欽啓可得而盡闡乎漢宣帝以制度教太子唐太宗亦作帝範其家法之相傳謨訓之相授孰得孰失乎乃者聖天子稽式舊章開資善堂以大臣而重儲賓鴻儒碩生切磋問辨德善積於端闈而令譽彰於四海無愧三代矣若前所詢凡可以廣輔導之功者有司願併聞之

問敵國相持歲月已久忽遇其時是天授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范蠡所以不聽吳王之行成而子房趣漢高帝追兵於鴻溝也若夫撫機不斷英雄遺恨亦或有之方曹公入漢中蜀人一日而數震此取蜀之時也若用司馬懿之說乘勝而壓之蜀亡必矣而曹公不從吳蜀相攻孫權無故而稱臣於魏此伐吳之時也若用劉曄之說蜀攻其外曹攻其內吳雖未亡江東危矣而文丕又不從何耶當先主敗於白帝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畧盡徐盛潘璋謂備可禽請復攻之此勝勢也而

陸遜不用及丕叡繼盡而幼童用事殷禮言於吳主欲
数道大舉掎角並進以定華夏此至計也而吳主又不
用何耶蜀失荊門下阻三峽窺吳無路獨有岐山可撼
關中曹休之敗賊疲於西亮乘其隙大兵疾馳而魏已
有備幾於無間之可乘然亮每出祁山一路耳若他有
間隙亦兵法之所不忌也當魏使主婿夏侯楙守關中
見謂怯而無謀魏延欲以奇兵出子午谷乘便取長安
亦一機會也而亮斷斷以為不可又何耶豈三國形勢
大畧相若而不可以并一乎抑時至不取而卒成其鼎
峙之形耶願茂明之
問昔魏文帝問賈詡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詡曰劉
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
險守要皆難卒圖三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好謀之士
所見畧同詡號為知計之雄其論亦已盡否三國人物
無如孔明周瑜孔明雖負管晏之畧不敢輕曹之敵據
荊益以結孫氏始初規模畧已可見厥後雖不釋念於

丕叡然卒所成就不過如此獨公瑾所見敻出諸人自
赤壁之捷使欲與奮威取蜀并魯還據襄陽以蹙曹操
夫赤壁誠天下之駿功然操未易輕也馬超韓遂固不
勞公瑾折箠然亦豈可便謂天下為無人當時在瑜目
中不惟已無昭烈孔明而已併謂曹為可欺矣不知使
瑜不死蜀漢果不落倚先乎而許下亦肯坐視瑜之并
吞荊州而甘心為之蹙踖三國自孔明而下號為英雄
者獨有混一之志王通曰通也故志孔明公瑾之盛心
乎願相與細論之
問自昔夫取盜據中原其初為劉聰石勒其中為符堅
又其後為元魏方祖士稚在河南練兵積穀欲取河北
庾翼兄弟志在滅敵遣詔移鎮然勒虎尚在則皆徘徊
而不敢進符堅之盛滅燕取鄴雖以桓溫之強不敢再
謀關中魏自朔幕而遷平城至魏太武盡并北方宋文
帝以二十年力謀河南雖嘗得滑臺下虎關再舉敗衂
兵卒爪步元嘉之業衰焉其後魏孝文帝遷洛陽制禮

作樂太和之政幾於近雅而兵威所加已次漢沔皆以其強也江左謀臣不敢北望然則外域之盛衰豈非中國之强弱耶然季勒而虎斃北方士民降者以千數朔野皆爲中原指期可復此機會也諸褒氣勢不能進取此不足責桓温伐秦西至霸上耆老垂泣喜見官軍而咫尺長安而不渡灞水竟以退歸何耶苻堅折北而歸謝安欲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謝玄據彭城劉牢之據鄄城河南城堡次第歸附兗青司豫相繼皆平此機會

也然苻丕請降慕容垂北逼牢之已屯鄴相城大功垂成而卒以名還又何耶自苻堅破滅姚萇遂據關中國號大秦姚興繼之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姚泓繼之懦而乖爭劉裕數道伐秦執姚丕於渭橋其功偉矣見克長安竟舍而歸又何耶元魏之亂甚於堅勒其始分爲東西其後西魏爲宇文泰所簒而爲周東魏爲高歡所取而爲北齊周齊相併亦涉數年江南足有可乘之會然梁武帝乘魏人之亂用陳慶之送元魏人顥還洛凡五

十七戰克三十二城功非不偉而卒不能有陳宣帝乘北齊之亂用吳明徹一舉盡復淮南及再舉而爭徐兗則卒於喪師夫外國分裂未有如魏而江左卒不能坐乘其弊此無謀耶抑外國之盛衰無關於中國之強弱耶願併言之

問治天下若大器然器久不能用則扞格而不勝爲治亦然弛而不張則弊壞而不擧易十三卦之制作隨時之義大矣哉此聖人所以變則通通則久神而化之使民

宜之也嘗切怪漢四百年治體當屢易自高帝至文帝數十年間歷時雖未久然國制搶攘庶事草創殆不容一切付之因循者文帝乃謝絕改制度易服色修禮樂之請謙遜退託惟高帝之法是循揆以大易之訓謂之不知變可也然風移俗易吏久其官民樂其業蓄積增風俗厚斷獄少比肩成康何哉及武帝承統乃曰漢家庶事草創加以四夷侵陵不變更制度則後世無法亦庶幾合乎隨時之義矣然表章六經疇咨俊茂興大學

改正朔作詩樂號令文章有三代風而海内至於虛耗
者何哉夫文帝因陋守舊而基祚以固武帝變法易令
而天下騷然是天下之事未易以求新之功明而漢宣
帝興天下厲精求治反足以致中興之功漢章帝專於
遵奉建武制度而自此以[illegible]治體反惰惰入衰陋何耶
且武帝失於紛更固矣而仲舒反勸之以更化宣帝既
収更化之功矣而魏相反勸以行祖宗故事又何耶恭
惟主上臨御凡有利澤洋溢年餘二紀自昏發乾剛誅
鋤權強大化更新于今七年昔者盜賊充斥今桴鼓稀
鳴矣昔者楮幣折閱今物貨衡平矣昔[illegible]水旱相仍今
年穀屢登矣通變不倦其計見效昭昭矣比者議臣之
請猶有憂治世而危明主為不已之慮者益畏天則欲
謹星文陰沴之變法祖則欲杜倖門譸張之隙安民則
欲察長吏奉行之不虔非特此也吏治則欲復[illegible]否虛
吏所知之科禁薦舉私書囑託之獘士風則憂其奢侈
諂慢心術趨向之邪雜取士則慮其假手鬻舉僭盟牒
試之冒濫文獘則欲崇詞賦經義之體式以至錢[illegible]則
嚴法禁以革沿海銅鏹之漏洩通上供以致七閩楮券
之流通外治未修則飭統帥以擇將邊方之守則破資
格以用人凡此數端皆良法美意足以開太平而强國
勢者伊欲天心格民情悅祖烈有光吏治士風一變為
醇厚篤實之俗取士及文盡革其欺偽浮靡之習[illegible]
常通將畧輩出人材作興不知何道而可
閎增益君德務學為先開廣治道求言為急講學之功
進則上之性愈明求言之路廣則下之情畢達此馭王
馭帝之本原致理興化之輪輿也然古今殊事有不可
以例論者傅說之告高宗也曰終始典于學至求其所
謂學不過多聞古訓而已所謂多聞古訓者上世之所
傳乎抑先代之已行乎周公之教成王也師氏以媺詔
王家宰坐而論道夫謂坐論而詔王者不過居虎門之
左與道揆之任而已而所謂虎門道揆日相謀論者切
磋警戒而已乎抑誦說語言而已乎書固嘗曰舜闢四

門矣然自遐遠而獻言者何不載於二典耶詩嘗言先
民詢于蒭矣然自草茅而納善何不見于詩書耶豈古
人之學不過心傳面命而孜孜聽納亦未嘗如後世旁
搜而博訪耶漢有金華之講唐有露門之講不如所讀
何書所求何道君德之增損何如耶漢置議郎博士掌
論議至唐四善二十七最以獻可替否為侍臣之最不
知言議之有補者有幾論建之可行者有幾言路之通
塞何如耶恭惟主上留神講學六籍之大法祖宗之成
訓歷代之得失日與鴻博相討論務學可謂勤矣牧守
之陛辭百官之輪對給舍臺諫之論駁虛己翕受曾靡
留難聽言可謂博矣邇者納邇臣之請猶欲加意於間
班之際申飭侍從舉獻納之職上躋帝王之隆不在茲
乎願參古今漢唐務學聽言之得失以對揚王休
問惟主上益明習國家事將以丕昭事功乃孟春正月
有司請令後省置籍凡柔臨一道牧養一州視事半歲
戍俾以民間利害邊防求上司籍記之其有得之衆灼

然可行者每季取旨次第施行此高廟裕民五事之豈
規而奉行之勤前此未之有也乃者六月甲子廷臣條
奏寬恤事件有釋遣拘係之宗子分貸編置之羈囚皆
見報可自今以往民之疾苦毫髮絲累皆得徹聞罷行
之愚心曉然知王道之易易矣然天下幾路一路幾州
或謂利害固有相關不容偏徇一說若各狥其私各求
具便將恐此利彼害或謂州縣條具不過細微若事體
所關莫之敢及不過毛舉細故以塞明詔則何以對揚
休命夫上思承博而或者過慮如此豈一切杜塞不之
詢考始足以為治耶不如周嘗遣行人以萬民利害為
一書矣漢嘗遣使詢民疾苦矣其間亦曾有施行次第
見於周官漢史有補於治體者否願併陳之
問昔嚴尤謂宣王驅逐玁狁盡境而還為得中策漢武
罷耗中國匈奴亦創艾得下策秦無策焉劉昞乃云宣
王正得惠中國綏四方之道為策之上秦壯築長城一
勞永逸為策之中漢終守和親為無策焉果然歟班固

嘗論和親征伐皆偏見但當嚴備以待之而已既又謂禮義非所以待外夷也又果然歟嚴尤班固詳而未盡唐史臣稱之槩我果有上策否

問昔晉郭璞嘗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自南北分裂歷晉宋齊梁至陳禎明三年薛道衡舉璞之言告隋人曰此數周矣已而隋果克陳中原復合夫天地之間非他也人也若一斷以數則拱手以待甲子之至人事何用然此三百年南之謀北北之窺南凡更幾人幾戰終不能大同文軌若真有定數然太史公曰作事常在東南收功常在西北或謂東南土薄兵脆其勢固然天地變化可限以地耶然江左經畧北方如宋文帝之挑魏文陳宣帝之取淮南不足論已若桓温東討慕容西征苻健兵鋒銳甚遠無成功宋武帝英雄未必不如漢高祖破廣固陷關中則當得燕亦不能有秦此豈得盡罪人事太史公之說只恐不為聖哲論爾今真人作興天下大義當渾為一豈得復論此試相與推明天

運之當然以破太史公晉人拘淺之說

問課試設策發問久矣商畧世事吾徒既弗悉其條流研精義理新學又未覩其堂奥若泛出經史百氏又恐乎叢雜無倫欲取六藝之疑義次第而講評之則莫首於詩詩有四始六義可羣可興邇事父遠事君微動於鬼神大關於天地其高深幽遠未暇論也姑從其序釋淺近者而求通焉序言禮義廢政教失政異俗殊而後風雅之變作今以二南為天子侯之正風則審矣若定之方中蝃蝀淇澳緇衣干旄其於禮教習尚不為乖異矣胡為而不得為正風乎序稱變風發乎情而止乎禮義今讀江沱汝漢諸詩其陶染王化則協矣若野有蔓草溱洧東方之日月出株林欲縱而忘返聲淫而不度其流靡極矣安在其止於禮義乎序稱政有大小則有大小雅焉然天保采薇文武既用之以治内外政不為小矣而棫樸言任官靈臺言民附亦專主一事雅果可以政分乎序言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

明此謂清廟維天之命維清象武則當矣若噫嘻祈穀豐年秋冬之報潛薦魚鮪已無所謂告成功至若烈文言嗚呼前王不忘天作言子孫保之我將言畏天之威時邁言子孫保之直主於陳戒耳彼有客則又專美微子之來見又烏覩所謂以成功而告神明耶殷其靁曰歸哉歸哉大夫遠役其室家思念之篤也何者為勸以義靜女首章曰俟我於城隅此淫奔相悅慕之詩也何者為刺衛君揚之水之戍申甫杖難親親天子之事也

何病其戍毋家河廣宋襄夫人歸衛而思宋之詩也衛為狄所滅而東渡河經幾年矣今曰謂河廣一葦航之者何所指伯兮宣公從王伐鄭之詩也伐鄭師還魯不渡時且衛在朝歌鄭臨河華由衛伐鄭蓋自東而徂西矣今日自伯之東何所謂文王三分有二而猶事商商猶無恙也而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何為而載于文王之詩熊繹至成王而始受封則周以前未有楚也而奮伐荊楚裒荊之旅何為而見於殷武之詩宋微子之封也

不謂之宋而謂之商頌者何義帝乙宋之始祖也祖帝乙而祀成湯者何禮魯侯國也諸侯不祭天地而龍旂承祀皇皇后帝者又何所本諸如此類不可殫舉然此特見於詩者然也季札觀周樂見小雅而曰周之衰不自魚麗鹿鳴而下孰為德之衰乎抑孔子未反魯以前雅頌錯亂札之所見其變雅乎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正王心其詩不惟大義與雅亦且章指畧備不知孔子刪詩之時已遺落而不存乎抑太史公所謂去其重

而可施於禮義者是詩亦有未醇而不合者乎春秋諸侯卿大夫其相從聘問賦詩以相感諷有斷章以取義者有全引一篇而獨主首章者其說亦可得而畧舉乎有自賦以見志者有使工歌以寓意者其禮亦有等差乎此皆詩之事也若夫風始變於邶鄘其始之也孰為因終極於曹檜其終之也何所感末繫之於豳周公居東之詩也又何所託義乎王通有言豳風變風也變而克正危而易扶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顧極疏通

之意以推見聖人刪詩之始終先後
問前既次輯詩之疑義與朋友論之矣今將由詩暨書以次䆓講幾若談經而置子史者殆舍是尚論古之人可乎昔管仲佐齊尊周三十年間中國無與加其盛夷裔莫敢抗其力周之社稷賴以弗墜功名懋矣然孔子褒其仁而孟子卑其列荀卿以爲學者所羞道何耶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太史公曰管仲世所謂賢人孔子小之者謂其不能勉桓公於王道也竟致桓公亦將有

可勉者乎揚子雲又以管仲小器謂不能自治孔子之所指論果孰從乎每考左氏褒許夷吾最有奇筆仲父功名磊落左氏筆里爲多然曹子劫盟桓公還地其視伐原非小信也史遷以爲出於管仲而丘明畧之何耶宰孔致胙桓公巫拜其視請隧非小善也公羊子以爲出於管仲而丘明畧之何耶豈其事之未必然耶何其於盟寗母受下卿皆極力歎憾茲事體大反遺落而不錄耶春秋書滅譚滅遂滅項數國耳荀卿以爲滅國三十五考之經安在荀卿曷所據而云爾耶仲之書八十六篇班固列之道家流而隋唐史皆附見於法家書出一手而附見兩家可乎然讀其書虛無老聃之論也仲有之封禪七十二君秦漢以來方士緯書之誣言也仲有之計口鬻鹽桑孔牢盆之所不屑也仲有之不知世所傳管子果其書耶抑亦有眞耶其篇目又何其相戾耶夫由前所論則聖賢之評品仲者由後所論則記載之所錄仲者殊乎甚惑焉方孟子時云不可爲曉然矣

然其譏鄒公孫丑之問信然以爲齊王猶反手也及降自春秋以訖秦漢后王君公之尊尚學士大夫之夸許或稱管晏或曰管樂眞有慕稱其霸軌而不可尋者歟乃以王佐而並稱伊管蕭曹之功不足進焉厥後孔明經營漢業於關隴王導國續晉統於江表王猛纂興秦祚於關中策書所載非所謂傑然者歟然周顗崔伯深輩直謂茂弘景略江左苻堅之管仲稱亮引仰比時人或未之許也而所立已如此是上下二千年間世盡未

有能及仲者不知孟荀之論果以其狹不足蒿歟抑為
時而起此論而別有意歟豈其事信有傳記弗能盡而
讀其書又未能深考歟今學者尊孟荀而黜管晏其譏
論傑出乎事之表矣雖然徒知其事上未達其所謂王
下不識其所由霸何益歟顧考次其事而論定其人
問前既由經而予發問目矣其次當畧論傳注昔秦火
燔滅之餘雖經言尚皆訛偽漢儒隨文生義由是訓詁
出焉然古說本由口授後學乃以書傳厥或師承異宗

於是角立詭辯漢晉以來凡若此者號為滯義學者求
通義據紛然今畧舉十條以廣温故尭典禋于六宗或
謂星辰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謂天地神之尊者或
謂易卦六子最後有援家語宰我問以為寒暑坎壇禜
祭者衆叛亂不知孰為優大宗伯禋祀昊天既曰昊天
帝月令迎氣又曰五德帝其後有者論辨南北郊謂天
體則一安德有六者兩家異同不知孰為是周禮四望
司農謂日月星海鄭玄謂望祭不及天神當為嶽瀆鎮

是康成不同於先鄭矣春秋三望鄭玄謂魯境弗逮於
河當為淮海岱孔氏復引杜注指為國內山川分野之
星是類違復異於康成不知四望三望果孰為確論乎
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曰時臺說者謂皆在太廟所
以望氛祥覩精祲也鄭玄獨謂辟雍三靈雖同在郊而
其處各異夏后氏世室商人重屋周人明堂說者謂之
舉其一其制同也鄭玄獨謂明堂在國之陽而與祖廟
別以之說為非乎椒舉稱臺度於臨觀之高為於磨礪

之地則疑非建廟之所明甚以玄之說為是乎左氏稱
勇爵害上不登於明堂乃舍爵策勳之地也安見其與
太廟異不知三雍明堂太廟果孰為定制乎十二章皆
飾於祭服或為三辰不在衣而在旌旗三夏為樊遏渠
或謂九夏皆詩名而非字義食祭之名有九或謂自命
祭以下施於事神祇會朝之門有五或謂庫門雉門諸
侯得以兼內外凡此枝葉繁滋支義踳駁亦有要歸可
得而折衷者乎然此其淺膚非有微奧乃若以奚容

六尺四寸而論尺步以開方百里而論封國以旁加一
里而為治會畿內畿外兼用貢助之法嗣爵祠祿雜取
夏商之制雖未敢指為臆說然於經孰為明據必如其
說參驗反覆其有合乎亦有未合者乎竊者漢魏諸儒
治古學者為諸偽駁為辨疑為異義中實難疑知凡幾
書自孔穎達褒括筆削以成正義於是獨存賈馬服鄭
王劉數家不知此外亦有或載取弗精採摭未盡因以
遺落而不傳者乎抑徒多紛紛等為無裨於經而不足

錄歟史稱穎達能默記三禮義宗今聶崇義之書具在
尋其原流亦足按試以為證乎夫緝緯義蹤蕪沒本旨
南北其下傳者倦矣然則剖析疑滯說有稽據後世學
者不能廢也故據其說之繁亂與其未安者得以暇日
共講焉

問劉孫王朗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征使孫策坐
併江東此孔明所以告後主也夫世事固有皆疑亦有
難圖者矣若每事難每事疑湯七十里文王百里如何

而有天下此孔明所以不顧才弱敵強而但欲鞠躬盡
瘁而後可也然孔明以巴蜀一州之地戰士不滿五萬
連年運思死日請戰長驅祁山雍凉響震所謂鞠躬盡
瘁者亦無一功可論與其徒勞曷如閉戶守險保全境
內隆中心事吁可念哉自晉失中原凡幾十年而得石
勒死此機會也庾亮欲移鎮為威賊之計蔡謨以為不
可其後石虎死朝野謂中原指日可復亦又機會也蔡
謨又以為不可蓋晉人根本不堪喪敗加以征陣不齊

閉江延敵則有餘棄江遠進則不足後來王羲之答殷
浩孫綽之但桓溫皆持此見然勒死死而虎在以為難
可也虎沒而蜂附者日以千數天送與運人不能乘又
以為難何謨之胸中憂憂其多難也豈內不能辦姑為
卑論以自蓋耶若作勝謀如王元謨又將有覆敗之憂
然則世事亦何容易耶今世之士有二其一慷慨抵掌
自許復讎者必稱孔明之鞠躬盡瘁不計成敗其以
括囊至計自謂沈審者必取蔡謨之度德量力如使諸

君得位孰從而可
間韓信請兵二十萬倏忽之間取魏破趙下齊取三强
國問其教習則常驅市人而戰初不見其有訓卒蒐乘
三年而練七年而練之說然兵威所至衆庶莫不毅作
[illegible]國以待何也諸葛孔明戰士五萬戎陣整齊耕者不
雜其止如山其動如風雨然考其功伐西不能下五丈
原南不能過白帝城覬延欲出自子午谷不用楊儀欲
得大兵亦不用何耶韓信之兵多多益善高祖服之孔
明之兵節制進退司馬仲達畏之一以成一以不成儒
者論兵孰從而可

山房集卷七

宋 周南 撰

策對

庚戌廷策對

臣聞天下之利害易知一介之議論難信凡爲臣子皆
有愚衷若使効竭其短陋或能感動於萬分豈非夙昔
之至願哉然天聽崇深茅草踈賤自非有樂聽之意則
恐犯徒言之羞惟陛下少垂聖恩臣謹昧死上對臣聞
立必爲之志正己以先物者興王之事業也存擇善之
誠姿人以成治者平世之規模也歷觀自昔間出之主
降及後代庶幾之君若非有必爲之素志則必有擇善
之深誠故能君臣協謀至於治道克立陛下履位踰年
治體寧一變矣曩者是非紛淆人心壅塞今者用捨獨
正觀聽略新此誠致治之機而將成之候也然弊事循
積而未見其長興之勢公論略伸而不能無復變之疑
朝廷方議一書致其于興革猶未鼓及也而陛下必曰

為之必以漸不知規模且未立尚何漸之可論乎臺諫方逐一小人其于旌別猶未及盡也而陛下必曰論事不可激不知忠邪方雜處尚何激之可慮乎意者此豈陛下主志未篤而擇善固執之者尚未明歟故雖履位踰年而歲月不過相持好惡未能歸一賢者無所倚伏中人未識底止陰拱不言者潛蓄搖撼之意而宇內所當振起之事隨其弊地而皆莫以為意矣此豈非今日為治之大患所當先變者歟如其條目纖悉當以次而

論者臣不敢比而同之也故治聖聞而獻其略臣伏讀聖策曰古者帝王之世教化興行風俗醇美邪本固而上下足公道孚而賞罰明熙熙乎太和之治朕甚慕之此有以見陛下慨慕三五之盛欲返古之道變今之俗也臣聞自昔帝王或值洪荒朴畧之世或當民物紛雜之時其民豈盡易化而其國亦豈易足哉皆由積[illegible]勞勤盡其心志而後得之耳然而閭閻未爾不敢言教朝廷未治不敢議俗制用無度則不能盡足任使略偏則

必妨害公故聖人不敢輕以是尤諸人而常以是任諸已教化未達必曰豈吾漸摩之具闕歟風俗不美必曰豈吾表倡之道非歟邪本不固則思所以室浮蠹之源公道未孚則求所以破私邪之論于是居仁由義而教化興矣本身率民而風俗醇矣王后世子儉德相先而上下足矣宮府左右偏情不用而賞罰明矣今陛下慨慕乎四者之盛則著矣不知亦思所以致此乎夫樂聞其治而不能加之剛大之意有慕古之心而不知致力

之所此儒生學士諷誦之累也而于治道何用哉且陛下寬大愛人喜怒有則暮年之間區斷機事未嘗有暴察刻急之失可謂有人君之德矣臺諫言事寬洪樂聽未嘗有猜防疑忌之意可謂有人君之度矣自昔人主不可有兩皆由宇量褊狹今陛下德度如天此如人有乎天廣濶之基址所闕者獨未能掄才作室于上耳若自此而用力則誰能禦之抑臣之所憂者獨恐作室之志未能先定之心而取成于道謀掄才之識未能精別

于已而雜用于邀進則臣恐室之難成而治道決不能立矣故古之教化易以浹洽而今則坐視禮義之陵夷而不能返古之風俗易以變革而今則目覩民風之靡薄而不爲怪國本非不可固而不能損己以益民私情非不可絶而憚于過愿而揚善此臣所以嘆息陛下有慕治之名而未能加之意也陛下若未能先正此意則凡所以策臣者臣雖條列而件具之何益于聖治哉臣

伏讀聖策曰蓋由堯舜三代一道相承同條共貫見于典謨之盛盛者乃曰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何耶此有以見陛下欲考帝王相傳之統緒以訂正其沿襲之是非也臣聞帝王必有所同亦必有所異所謂帝王之所同志必在生民心必公天下不以位爲樂不以安爲娛信仁賢而不貳熙好惡而不惑卑賤有別而不可以毫釐易位者是也何謂帝王之所異質文有損益制度有繁簡或法善于古而今當變或事失于今而古當從變而通之以求無失于中膺時措之宜者是也古

之聖人既用其同者以興治復取其異者以隨時此禮樂之文雖小有增益而不害爲同條共貫者此也及至後世拘牽條貫之名變易沿襲之說其所當同者既一切錯亂而非其是其所當異者反因陋守舊而不敢爲此甚可嘆矣臣嘗見漢唐叔末之人主顛倒賢愚貿易好惡忽天命失人心慢棄賢士親狎小人其條貫之不同于古帝王者可謂極矣至于叔陋之法玩習之全積久寬縱之事既然爲民之害所當脩補而振起之者則

曰是必不可改改則有戾于條貫之同是以兼失同異之義廢墜統紀之本而卒莫能知沿襲條貫之果何義也深惟今世出令用人所未合于帝王之條貫者果何事守常不變所未合于帝王之沿襲者果何說陛下聖問及此是天下之福也然五帝三王不敢廢變通之說而陛下則見弊事而不敢爲五帝三王未嘗有兼容善惡之論而陛下則見小人而不敢去此臣之所未喻也陛下誠致思焉則條貫沿襲之說既然有辨而不至于

無別矣臣伏讀聖策曰帝王無為而天下治固未始槩精神于事為之煩哉舜孳孳汲汲禹胼胝文王日昃不遑暇食何勤勞若是乎此有以見陛下即帝王之勞勤以驗無為而治之異說也臣聞無為而治之說孔子雖指舜而言其實論舜治既成之後九官在位十六相佐職股肱耳目無不得人而舜則投任而責成功故謂之無為無為者非無所作為之謂也若莊周有無為天下功之說此皆出于老氏清靜自正之論其實非孔子之意

而不可施之于天下國家也夫天下國家大物也非上得天意下得民心不能以有之非聚賢才興起法度不能以守之其來久矣舜之孳孳汲汲禹之胼手胝足文王之日昃不暇食彼豈過為勤勞哉誠知天意之難測民心之可畏一日不存祗畏憂勤之心則將有不可以智力留者此其所以毫釐食息無不在民也且陛下亦知今日之治體果可以無為而治歟否耶臣聞壽皇帝臨莅天下幾三十年此三十年間浹洽於人心者非

不深暴白于天下者非不著哉歷時浸久睹焉獨嘆乃有功業未成之憂者何耶追釋去重負之日天下之重兒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為壽皇之志大有屈而未伸者又何耶陛下視膳問安日聆慈訓繼壽皇不言而陛下豈不知之乎若以年穀屢登不如今日而憂之耶則隆興以來無甚凶歲若以為邊鄙安帖不如今日而憂之耶則辛巳以後未嘗用兵不知上林苑囿遊幸絕稀而草生甚茂者壽皇何為而略無閒暇之時乎夙興視朝

日晏訪問夕引儒生討論世事而丙夜又復觀書者壽皇何為而過自焦勞乎據東南一隅之地取三十倍勞筋苦力之賦養百餘萬列營坐食之兵官多而無闕以處民貧而無業可拯天下事勢堅凝膠固欲一舒伸而不可得此壽皇所以夙夜不寐而發功業未成之嘆也舜之繼堯也曰重華協帝禹之繼舜也曰祗承于帝夫協者果何事承者果何說耶即帝堯之心所存志之所嚮凡欲為而未就欲就而未終者舜皆有以協合之而

使其規模無毫釐不滿之處若禹自知其德不及舜而盡其力而祗承之此舜之孜孜孳孳禹之胼手胝足所以爲不可及也陛下若實得壽皇之用心實知天下之事勢則舜之兢業禹之憂勤與夫文王咸和萬民之事兼舉而力行之可也今惑乎無爲之說而有精神勞敝之疑臣以爲陛下若能舉今急政要務盡力而爲之則事爲之末固不足以勞聖慮若因循苟且不立一政不興一事擧今所謂急政要務盡廢之則雖知事爲之末不足爲亦無益矣臣伏讀聖策曰舜樂取于人以爲善禹聞善言則拜同是道也或者乃曰五帝神聖其臣不能及三王臣主俱賢用人之際抑有異歟此有以見陛下有謙冲不自用之意而未滿乎鼂錯之說也臣聞古者君師之任必有以超出一世之人而後能爲之其說以爲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者未爲不知五帝也然而寔不可用者以不可施之于人主也上世人主惟堯爲不可及然已不敢廢舍己從人之說若周之有成王一

日不可無周公則後世中才之君豈能不咨謀于人哉然舜取人以爲善禹聞善言則拜古人納善如此其易而後世從諫多見其難者此今日之所當憂也臣聞陛下養德潛宮之日樂詢天下名流聞有學問潔脩禮節恬退之士則爲之褒嘆以爲佳士是時宮寮之中有出以私告于人者天下有識相顧稱賀然則陛下樂賢好善之心根于天性蓋非一日矣伏自臨御四方喁喁日俟登用今日納忠補過者日以疎斥結舌不言者相繼登用臣誠恐陛下聰明未免爲小人而蔽蒙之也且天下之忠言何嘗不可誣毀哉而今之蔽蒙之甚者則立爲議論以籠罩主意使陛下不能擺脫以用人者其說有三而已一曰道學二曰朋黨三曰皇極臣請得而極論之臣聞禮樂仁義謂之道問辨講習謂之學人不知學何以爲人學不聞道所學何事道學者天下之所共知而夫人之所共有也然元祐諸賢未嘗主此號名近世儒先豈曾以此標榜中間忽有排擯異己之人謀爲

一網盡去之計遂以此名題品善士士大夫學不同師生不同里據所見以仕人主若以為講習正心誠意之學致知格物之事其于國家果何負哉彼讒人者設不知道學為何事意以為凡不與人同流合汙者皆是也于是取凡不與己合者皆被之以此名故朴直而自信者謂之道學潔廉而好脩者亦謂之道學博通故實者謂之道學而研玩經籍者亦謂之道學而道學之名立矣彼為道學之論者曰心術暗也才具偏也惡靜而喜

生事也于是陛下入其說凡天下抱才負術之士欲為陛下圖事揆策主謀建功者陛下類以此疑之以為紛紛徒亂人意而以道學廢之矣自道學之名既立無志者自貶以遷就畏禍者迎合以自汙而中立不倚之人則未嘗顧也彼其出處偶同則何害于私相往來好惡不偏必不肯隨人毀譽彼讒人者則又曰吾方絕道學而彼則與之交通吾方以道學為邪佞而彼則頌言其無過行是黨道學之人也于是朋黨之論又立矣彼為

朋黨之論者曰小人有黨固非公君子有黨亦為私議論協同即是朋比交相借譽豈非締交于是陛下入其說凡昔所謂中立不倚之士欲為無心之論以解釋道學之疑者陛下又以挾私好名待之而其人又以朋黨而不用矣舉國中之士不陷于道學則困于朋黨者十九矣惟天下之庸人以無所可否為智以無所執守為賢者既不入于道學復不儷于朋黨于是借皇極公平正直之說以為佞庸自售之計而皇極之論遂出于兩

者之後矣然臣竊觀箕子之論本非為佞庸自售之計也其曰有為有猷有守者是有才智有道義有操執之人也汝則念之者欲其斯須之不可忘也若不協于極而亦受之者謂其才雖有偏而終有可用則亦當收拾而成就之者也若以實而論則今之所謂朋黨道學之士是乃皇極之所取用之人也今奈何廢棄天下有才有智之士取世之所謂庸人外視之若無過而其中實奸回者而用之而謂皇極哉自今以往闒茸尊顯乎凡

得志異曰天下之大禍臣恐始于道學而終于皇極或
陛下君有意乎舜禹取善之事則于今莫急于破膚論
以收善人若使皇極之說不明而朋黨道學之人皆拒
之而不敢論則人材至于沈廢而天下之善無因至于
陛下之前矣陛下歷擧前代帝王之治以策臣者至矣
至于當世之事有關于理亂安危者于是復歷擧以策
臣曰朕自踐祚以來厲精圖治監觀前代庶幾有獲然
稽古之志雖堅而設施之效未著求言之心雖切而讜

直之風未聞政事必親而或慮夫細務之繁財用旣均
而猶病夫浮費之衆吏員冗而莫革民力痡而難裕私
情勝而議論勿平虛文多而奸弊益甚此皆日夜以思
求合于古而未能者將何以致隆平之業恢長久之策
乎臣伏讀至此仰見宸心頑治思欲上行下應事擧效
隨以躋世于治平之域也臣雖至愚頑以爲有君如此
天下何憂不治然其事雖衆而難見其說甚大而難言
若隨事而論則恐本末之無辨臣請先論其致弊之源
而後及其救弊之說可乎臣聞自昔哲王御極之初非
必徧擧善政盡易百度事事爲之而後能聳動天下之
心也略出一事而海內至于吏相告語改視易聽靡然
而從之者無他蓋一則或能以意而動物一則或能擇
善而固執之而已上世人主若成湯之于商武王之于
周文景之安集民心唐太宗之欲興太平漢光武之克
復舊物當其一出天下無愚不肖皆以爲必成者知其
所存之志不可遏也舜殛鯀而擧皐陶禹惡旨酒而好

善言齊威王烹阿大夫而封即墨唐太宗斥封倫而用
魏徵當其一去一取之間天下無愚不肖亦曉然咸知
趨事赴功之實者以其所擇之善不可欺也今陛下于
二者之間臣竊有疑焉且天下之議論交至于陛下之
前者爲不少矣今有言民力之彫弊者陛下未嘗不曰
民當念也臣以爲陛下若果以民爲當念則當封八珍
而拔筋郤妃嬪而凝思如親在閭閻之中而親見
其艱難窘蹙之狀可也有言治體之廢弛而有當憂者

陛下亦未嘗不曰治道當憂也臣以爲陛下若果知治
爲當憂則當未明而求衣當饋而思賢慄然如禍亂之
在朝夕而不容瞬息緩可也今道路傳聞皆以爲外廷
凡有進言玉音無不嚮荅但退朝之頃一切忘之而朝
夕所從事者唯有燕樂耳唯有逸豫耳唯聞某處教習
樂舞以備宣召某日押入琴工以娛聲音耳陛下主志
如此不知其果何在耶曩者陛下復位之初有身爲諫
官而職當補過者陛下納之未嘗不優容之也班對群
臣小臣之中有自愧空餐而思以直言而圖報者陛下
亦未嘗斥怒之也所以然者豈非以直諫爲人主之盛
德而臣子交相勵忠亦以爲美事耶然納其言而未免
移其官雖不怒其人而亦不能容之于朝者又何耶豈
非陛下雖知其言而未達其獻言之意徒知其直而初
不知其直之甚有補耶陛下擇善如此不知其果何見
耶是以朞年之中所下詔令非不勤懇而八者之弊猶
未革者此無他也而過者一事猶駁物聽臣聞帝王職

與神天百靈受職昨者陛下遂一讒邪招權納賄之小
人而天文眷告之星爲之不明者累月若積其實德毋
事如斯天文雖遠猶可感動而近者忽聞專命王人多
持緡錢聘問一妖民于數百里之外夫使其人果甚靈
異齊家治國安所用之今者中外相傳皆以爲市屢乞
丐之夫宦官羽流挾以誑惑而陛下遽從而信之致何
而不爲天下之所駭愕哉萬一四方傳之四夷聞之則
敵人必有輕視中國之心矣凡此皆陛下主志擇善有
所未至是以舉動若此陛下若未能先正其本則八者
之弊臣恐其難救矣且稽古而設施未著此蓋陛下徒
慕其名而未察其實也自昔五三之所已行六經之所
論載有得其一言而可以治國者有據其一說而可以
化民者如使心好之身行之有過必改有失必正以古
人爲楷模以舊事爲師式動必咨之而後行言必本之而
發如此稽古而設施未著者未之有也求言而讜直未
聞此蓋陛下徒有此意而未爲其事也今公卿大夫之

間有言脩身者不知脩身之德其果進已乎有言正家
者不知正家之道其果成已乎有言爲子孫之典則者
不知子孫之典則其果立已乎直者未嘗以好名而疑
之乎剛者未嘗以賣直而防之乎有一于此則以至誠
懇惻之意而戒之以至誠懇惻之意而求之如此求言
而讜直不聞者未之有也政事必親或處乎細務之繁
豈陛下操執綱領者有未明乎古者致治專論一相坐
而論道謂之三公是以上有體而爲下有分今陛下夙
興視朝執政出常程之事以候聖裁者大半皆瑣瑣
除目耳若欲用一人物則遲疑顧望而未敢發言是以
天下大計不得詢考其本末而二三大臣欲爲陛下圖
度經畫者亦無由而至前臣今擧一事臣聞乃隆興之
二年十月有八日壽皇之詔有曰朕每視朝頃刻之際
慮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宜于申未間入對
庶幾得以坐論慮靡不周同躋于治天哉聖謨願陛下
亟下有司討論而遵行之則大臣得與陛下講論大計

而不至于自累于細務之繁矣財用旣均而猶病浮費
之衆豈陛下內外經費未知節欤臣惟國朝財用病于
上供太重內庭太無制度昔我藝祖平一六合是時探
貢載塗內庫始立當時遠謨實欲俘取契丹削平幽壤
爲此以備一旦之需耳自中世以後內庭之支數日多
故韓琦孫沔嘗欲約女御之費以省國計蓋宜取之禁
以防吏奸及自崇觀以後御前之錢使于支取則適足
以開侈心而致多事然則人主自有私藏豈天下之福
哉恭惟壽皇收漆餘剩以爲內庫非奉親軍須一毫不
用陛下所當愛惜也今聞陛下恩意周浹左右小有勞
效給賜動及萬緍臣竊觀壽皇知民財之艱置外庭臣
寮有被眷寵而去國者匹兩之給爲數至寡而已爲異
恩乃若一帶之賜有累月而尚方不聞者此皆陛下所
當謹守而不變者也陛下亦知乃者大農無粟外府無
泉宜限旣廹而主計之臣至于稱貸于富室以緩旬日
之廹乎臣以爲欲約浮靡則當先自濫賞始然後修立

所謂會計錄者以壽皇在位之日五歲內庭支用之数酌取其一歲之中者而謹守焉則財用可得而漸正矣吏員冗而莫革臣以為黜陟之法未行自昔唐虞建官至于成周計吏雖寛嚴繁簡之不同而不可無者黜幽而陟明也故司士之所掌有歲登降其數者釋經者以為此以功過定之也然則周人一歲之所黜與一歲之所陟蓋略相當也今天下之吏識冗矣然司勲無功過之考吏部無進退之權墨綬抨彈而去者月不能百一監司刺舉而黜者歲不能十一今惟士以墨敗而名掛丹書者始有停廢之科耳官安得而不冗臣以為若行黜陟之制則疲癃者不當仕庸鄙者不得仕無才者不願仕天下之官不待節抑而可損其十之四矣今上下皆悍于矯拂人情而一官之闕至于十數人競之反不以為媿臣恐十年之後廉耻盡衰而名爵不復為天下重矣民力窮而難裕臣以為征賦之法未善也國初盡變五代煩細之賦至天禧而方寛至熈寧而復增及渡江以後則西蜀之賦增三數十倍而二浙之鹽酒亦十倍而取其直臣嘗記天禧以前二浙之大郡合一郡征商之入有不及五六萬者今一小郡蜀邑之外有收及六七萬者皆是也昔國家以商人之涉遠而欲優之也故惟取其止程之地而税之今相去百里之間一征再征而民至于冒江潮涉風濤而死者皆是也昔者國家以關錢之細碎而欲寛之也故男女聘問之資粧皆蠲之今民持尺寸之帛以適市吏且從而呵問之征一及百而破家逮逮者皆是也然其所以至此者上供耳經制總制錢耳月樁與糴本耳東南一隅之地無全盛時三分居一之地而一歲財計之數至數千萬宜其勞髮困者而至此極也今將憂念其極弊而欲寛卹之小小德惠豈能徧及當約一歲之計蠲減六七百萬緡而後庶有可為之理然其源派甚多陛下近者即位之初亦嘗議及此矣然經總制之額減及州縣者僅能及其壂帶不實之數若乃浙右之和買翠朝議之而至今未有

開焉則又何也臣以爲此事若非君相同心上下一意相與共構之民病未易蘇也不然則於今不得已之人能謹守恭儉則亦可以少慰斯民之心矣若乃私情勝而議論勿平虛文多而奸弊益甚此于八者又其大者也臣之所見則以爲虛文之弊此亦一事耳何者今世上下以虛文從事初無一政一令可以經久而勿壞者此誠非小弊也然若使陛下一日赫然出令任人而不任法任法而不任吏信士大夫而不信期會案牘則事可立辦令可必行而工拔踶械之末猶可使咸精其能是則虛文之弊蓋因循積久而未能革耳非無釐改變革之道也若乃私情勝而議論勿平若不深加辨論則臣恐天下治亂分矣今請得而終論之臣聞私情人之所同有而所賴以辨析區分者此乃人主之事不可得而憚煩也自昔天下忠邪無兩立之勢是非無並用之道用君子則必黜小人信庸人則必疏正士是以剛明之君必助正直而抑奸慝君子雖小過必愛護之小人

雖未進必痛止之何也誠恐一旦得志得以動搖國論也今天下之小人犯天下之名義陰爲善士而傷害正人者其人顯然可見矣且自昔天下唯患人之無才今有才名者則必蒙積抑自昔天下唯患人之不學今有學問者則必遭汙辱陛下以爲若此者果何意也誠欲逐去天下之賢者以偷取陛下之名位而已且近者固有懷此心而進掌風憲之任者矣當時陛下亦以爲忠且直也未幾交通胥吏而卒以事敗陛下亦知其未敗之時聲勢薰蒸敢爲不義而不容一夕正之在朝乎幸陛下一旦覺悟斥而遠之遂得登用端良而稍伸天下之憤此殆宗廟之神靈實使之也今若因此一事痛懲而力抑之猶恐是非未大明近者以來何爲含容之意多而區別之意少反病其私情相勝耶且自近日來君子失勢非止一事臣嘗詢其故則亦坐于道學耳朋黨耳且道學誠有僞何不辨其名實朋黨誠有罪何不析以是非今奈何進一忠言裁一命令而盡納于道學之

中而廢之乎排一小人用一人物盡推之于朋黨之中
而疑之乎是則私情所以勝者是陛下不欲助君子而
忍于容小人而致之也臣聞小人固不可太疾然要不
可使在朝廷之內泰之爲卦三陽既進君子得志之時
也故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而後有六二包荒
不遺之論蓋事大體既定則小人雖使之在外勿庸治
之是以謂之包荒也今若恨爲已甚使君子在內而小
人在外亦未必至于激也奈何進而置之要官重任得
以撓亂陛下之聰明而轉移其是非乎臣聞小人不憚
爲亂以求伸其私意君子不憚捐身以盡忠于人主顧
人主所以主之者如何耳若主君子則君子爲國家用
主小人則小人爲已私用今陛下主君子之意固多然
發口敢言此事者能幾人至于日夜讒譖于左右之前
者臣恐其十倍于君子矣此如兩家聚訟使並設兩詞
而聽之勝負尚未可知也今甲不得日至于聽訟者之
前而乙之偏辭則日夜嘵嘵而不已臣恐甲之理雖直

而終爲乙之所勝矣陛下應受付託方內之治亂在于
正邪之用捨君子小人之進退忍使小人詆毀忠良而
自貽他日之憂乎此臣所以不揆其愚欲爲陛下流涕
而言之也臣不復凡陛下所以策臣者臣既眛列于前
矣至于區區之意所以轉輾而不能已者一則以爲必
先立志一則以爲必先擇善爲二者非常談細故不切
之浮論也然天下之逸樂富貴所以蠱惑人之心志汨
亂人之聰明者亦不少矣陛下一日之中罕接儒生學
士多見宦官女子將何以發躍而成就之乎今之說詩
書者智識必明崇聲色者氣志必昏如使棲息無適保
養無術豈復有有爲之志擇善之心哉臣願陛下幸致
思焉則凡事業之未舉者必有振起之道是非之未明
者必有歸一之意而舉天下之事皆無足爲者矣陛下
涉世寖久凡所謂逸樂富貴之事豈待臣言而後知其
無益哉臣之所論蓋亦以匹夫庸愚之見而私自忖度
耳若陛下一日反此心而用之于治今日立一善政明

日去一樂事天下歌之百姓誦之壽星喜見天顏以爲付託得人其樂豈有涯哉臣將見富貴逸樂之事不待人言而自復矣豈不美哉臣學問荒蕪語言失緒其于班列以應聖問者可謂陋矣而聖策之末復丁寧于臣曰子大夫抱藝待問咸造在廷其攷帝王之事酌古今之宜凡可行可驗者悉著于篇朕親覽焉此又足以見陛下好問不倦之至心也然臣則有憂焉臣聞明于觀古者不必博舉以爲證敏于知今者不待盡言以爲直自古及今凡人主無意于理亂是非而國不隨之者載在史冊不爲不多矣若陛下不自警悟則臣雖歷舉其得亡禍亂之事以極論之徒以傷陛下謙虛之意而已臣亦安敢以此爲忠臣哉臣之所望乎陛下者願見微而知著勿以小過而致大失而已且人有羞惡之心則必有是非之心善告君者因其羞惡之心而開其是非之心則語不必深而已在其中矣以陛下之聖寧不灼見此意若使見微而不戒忽小過而好大德則臣恐古今可驗可行之事皆等爲無用之言矣以陛下之聖日謹一日何治之不成而何功之不遂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高明光大不在乎他而在乎加之意而已惟陛下赦其狂愚臣不勝惓惓

丁卯召試館職策

善爲國者不執理以强勢之所難當順勢以伸理之所易理者公是非也勢者實利害也公是非固不可很實利害尤爲可畏執不可很之理而忘甚可畏之勢則安危勝敗之大計昧矣然則欲衆說以救獨斷置已往而善將來則前日之舉非失乎執理以强勢之所難乎今日之救不當順勢以伸理之所易乎晉元帝宋文帝或剋期進發而不果行或老師再舉而不克捷桓温謝玄馳逐經畧而不遂非名不正而辭不順也以不接之聲勢而當重大以淺攻之規模而支深入以分裂之偏隅而欲混幷其理則是而其勢則難矣高祖不報平城之圍太宗俏結謂利之好祖逖之通使石勒澶淵之許盟

契丹非志不足而氣不銳也士卒之罷極者可以休養貧窶之衰耗者得以振贍邊鄙之驛騷者賴以敉輯其勢既順其理亦易矣然而天下之勢動之易而收之難方其未動也則不當開及其既開也則不易收以為業已開矣但當奮張以求濟不應中止而示怯者已失于強其所難矣以為當收矣玩緩以安舒懈沮而單弱則亦未達其所謂易焉益致易之理內必有以固其本外必有以[illegible]其爭嚴衛其四隅厚植遮障所以固本也遵養于時晦中合其盟好所以弭爭也爭端弭而後民之力可以息本圉固而後敵之情不敢[illegible]民得息而我之國不肯敵不[illegible]則彼之謀自消如此則易之理斯近矣今以其勢之難也已沮而復驕欲息而漸起雖無果銳必為之意終懷趦趄欲動之心此非真知難者也不思我醜之包藏者未可必塞徼之疎畧者不足恃相與束手以待行人不及十的又將盛秋焉此非善圖易者也苟安而已矣嗟夫事旦強敵而待嘗試之見用苟安之

策幾何而不為其所鬪耶今公私交槩氣稜未清兵法乘虛理先敉本故戰決難用而守則可知易者盡置前日之所難而亟圖今日之所易乎夫推舟以行陸人知其勞矣治絲以愈棼則其緒尤多焉夫惟知者不昧利而輕發勇者不容瞬而能收起而圖之如過橫潰如拯焦灼惜日陰以戒戎作重民勞以俟後圖起精神于畏讋弭陵突[illegible]拔揭而後今日之事可得而論矣夫西北以騎衆為能東南以步卒為長昔孫權東不得市駿于遼東西不得致騎于秦川考韓當程普一軍之所有不過三五十騎而止則幾于一用步卒舟師以立國矣況彼以薊北之勁足飙馳而電逝我以廣蜀之下乘並驅而爭騖卒有馳突不前則至于自[illegible]為蹦踐此知兵者所以欲以步而當騎也然古法置陣必為兩拒而匈奴包敵特善誘兵乃暗合焉蓋騎之難制也久矣且以勁弩而洞重鎧敵未有制于我也至其設銳陣以相當張鳥翼而旁射則我始無以當之矣故以車圍其營則步

可用是衞青之事也以車而爲營以弩而護車則步可用是李陵之事也以車而爲營列植以自固則步可用隋之禦達頭可汗以鹿角爲方陣是也又有本諸陣法取其簡便者步亦可用蘇定方令步卒攢矟自衛渾瑊設搶壘爲營是也今將易之以輕車或以淮地淺狹而陳濤斜之事不可襲矣將倣鹿角之制歟或以爲此非取勝之兵楊素之戰固已撤而不用矣將止用強弩以當之歟而或以爲弩鈌進而戎騎迅昔劉裕之北伐朱超石之百弩常不能制魏騎之薄營矣獨有比捨而衛弩中興諸將猶有習聞舊法而長于用步者迺今之單制夫豈無之恐亦未足爲制敵之良莫也蓋制兵之短長在技藝而料敵之機便在覘候古者師行則前茅而慮無師止則捉生以爲導故李靖之論鄉導必知敵濟寇來之早晚而宇文泰之用間使之衣敵衣而歷敵陣彼皆先悉其敵情故能秉機而應變自我覘深侵敵帳非遠若精其偵諜出其不意于其道挾騎截之地前

驚後躡之所盡死一戰亦可得志自覘候不明方其雨雪狼狽解鞍縱轡丐宿于田父我不知擊其歸及其攻圍日久將卒懷家芻秣不繼我亦不敢襲其去不能用之于微使則騎步均爲冥行何必以步爲優哉蓋今步卒之可用者獨可用之于憑壘而已夫憑壘而不敗以有邪埴之可恃耳未可望之以奔突也且其怒心勇氣未聞將戰而衆皆而靡旗亂轍不免聞鼓而失瞻自非警以嚴誅方且狃于怖敵故今日且當以城守爲先其次則以車師爲衛若夫討論魚麗鵝鸛之陣法求合圓方曲銳之地形而欲以步當騎則當訓閱練習而用可也夫兵有必以衆克者亦有以寡勝者昔城濮之戰七百乘而已其後鞍之戰則已增至平則又大增然至于四千乘欲以無道行之而諸侯之服于晉者衰焉況孽寇盈驕非初興比彼以貪刷而強民雖衆而其雜難用此以教士而禦敵雖寡而其整足當且與其冗多則易潰豈如精少而有紀此言兵者所以急于以少而擊

衆也然禿冠三萬馮奉世必欲以四萬人當之滑臺之
役沈慶之以五千人獨救辭以兵少輕往無益也夫衆
之不可也久矣且使先據勝地用吾長技以南兵一當
北兵之三我未遽不敵也至于衆劉力戰更進迭出以
南兵三而支北兵之十則我始憊矣故捨其間道衝其
方虛如李勣以數千而襲磧口曹公潛行而傾烏巢則
寡可用是出奇之策也伺其壘起擊其陣動若謝玄因
其衆亂而濟師韋孝寬乘敵小却而取勝則寡可用是
伺間之策也其次則伏我于莽阻隘而邀若慕容垂隱
千兵于深澗于謹匿輕騎于叢薄則寡亦可用是據險
設伏之策也今將用出奇之策欤則敵堅而未易入入
而無後援則何以返是陳慶之眺身獨返之事可監也
而可冒進哉將用伺間之策欤則敵詐而多譎譎而有
不審則墮其計是欒枝曳柴陽適之事可戒也而可輕
襲哉獨有據險設伏數儳而出則恐關隘崛崎之地險
湖洳沮之中鷙匿而狙擊必能以一而殪十然邊隘遠

澗蹊隧縱橫一所縱漏便見侵軼亦豈足爲却敵之大
計哉蠢敵之進退係擾之贏縮而不係其衆之少多故
陸抗決堰以阻運則羊祜雖來而決無成蘇峻之入郝
鑒故斷根道而制之則溫嶠深以爲然此皆深見夫兵
勢是以不畏其鴟張今敵以衆大爲輕兵以斷餋貳正
卒其所齎持給朝可待若扼其津要抄其積聚深溝固
壘野無所掠縱能復出肆掠亦必飲退適廻然曩者冠
犯清河畏濟桴栰纒縶浮梁既若于兵力不加而不敢
渴其粮饟遂其深入吾地驢駄負載復困于閑營拒守
而不暇出邀其芻車夫不能使其餱粮則雖衆且未足
以決勝而況能用寡哉故今之所謂用寡獨有晝則揚
兵夜出斫營而已夫斫營而擾攘足以撓其寨柵未能
爲輕重也況敵方出沒淮濟規圖蟻聚使其家基牢固
則尚頻勝莫驅攘故今日且當厚集其師以待之速圖
名募以益之若夫求枕戈擣虛之法講經足利兵之制
而欲以少擊衆則當遵之法主誅必而後使之可也夫

省餽莫如營屯因屯可以實邊昔孔明恨粮少而不伸
始因雜耕而謀久駐營屯之利其來久矣然近地之屯
易而遠邊之田難昔武帝置田官于朔方矣充國留屯
於金城矣當時幕南無匈奴湟中少羌寇故其屯易棗
祗田于許下矣鄧艾田于陳項之間矣夫魏之邊面在
合肥陳項爲內郡汝許乃都邑也皆非兵衝則其屯亦
易羊祜田于襄陽陸抗兵在江陵幾于南矣然兩壘交
兵皆先約日不爲掩襲屯亦非難今包占寬曠未易盡
取而川原屋曠衝突無常將踵衛人之跡開芍陂之屯
敗則今之安豐烽燧之郊也將襲曩年之舊復柘皐之
屯敗則今之巢縣羽檄之林也故招輯流庸省闕戍邏
議者以屯爲急而憂其抄畧懼其奔散議者復以屯爲
難然而民之避逃者不可使久無所憑也田之荒萊者
不患復無以償也冒絕障之地捐耕犁之費而規耕殖
于今誠難矣就近江之郡擇絕險之處而置保聚或尚
可用焉昔魏人田于皖城呂蒙憂其一熟則難制盡死
力而除之者益皖城魏之所必爭于其必爭之所而開
墾焉則必不容于攻立矣祖逖或一處得十餘部或一
堡得數百人隨其大小以置塢而石勒爲之斂戍焉益
塢聚勒之所不備于其不備之所而經理焉庶其易于
鳩聚矣然逖既使親子弟皆耕而又僞相抄畧以明其
未附是兵力寡弱亦未能固也既使丁夫戰于外老弱
獲于內或有急速不免燒殺而逃是防捍未設亦未能
保也逃之置塢長也有流人有歸附若李矩郭默皆流
徙之渠帥逃皆取之是非得部曲之豪傑亦不能統也
逃之于鄰敵也陰爲疽食浸淫而陽與交通互市由此
而後公私始獲豐贍是非與之和終亦未能就也故有
重兵要逃則可屯有藩籬固護則可屯狙詐作使則可
屯息兵數年則可屯有此四者則保淮之至計也夫敵
長於野戰我工于城守昔劉毗以蔽尤爲未詳謂秦人
築長城爲中策城之爲利自古然矣然三國六朝之城
守有今日而淮之邊面昔魏之重鎮在合肥孫氏既夾

濡須而立塢矣又隄東興以過東關又堰涂塘以塞北
道然總之不過于合淝巢縣之左右力遏魏人之東而
已魏不能過濡須一步則建鄴可以奠枕故孫氏之為
守易東晉未全失山東宋猶有彭城故自晉至宋皆以
壽陽為重魏寇少至則淮泗諸郡堅守以待救援大至
則發民而歸壽陽蓋壽陽不陷則魏兵雖深入畜懿終
憂援兵之突至又況前有彭城故為守易齊既擇人以
守壽陽又有朐山在其東故守亦非難今敵出汴口則

盱眙重由盱眙則天長赫矣出渦口則濠梁重由濠梁
則滁陽六合赫矣由潁口則安豐重由安豐則合淝歷
陽赫矣是以古者重鎮當前敵不敢蓦越境雖四鎮固
守而未能遏深侵今若求為不敗之計則必當守求為
必守之計則皆當城故凡敵所過郡識者以為板築皆
不可緩而尤欲于某縣作壘以蔽廬于某所立壁以扼
山陽然百堵皆作萬杵並舉窮民之力趣辦難矣蓋地
有當捍患而宜速建築者力有未暇及而當且繕治者

青澗左可以致河東之粟右可為延安之捍押世衡知
其為障塞之衝也故身犯矢石而卒城之太原城大而
役難興賊未至則先自困李光弼知其役不易舉也作
塹數萬增壘而已故世衡之事當用于要會之地而臨
淮之法可祖為補葺之規揮今控扼之最切者程土物
計斤板燃脂力作晝夜不息則不可築者不至于後時
矣傳聯其孤墉增培其卑薄環之以溝塹益之以樓櫓
則未及盡治者亦可以支敵矣此門戶之急而非可以

空護置者也若以為費大而不贍則李光進之偷受降
裴度之城淮西皆師老粮匱覆竭不繼之時也豈必有
餘力哉以為期迫而無及則揚朝晟築三城以二旬郭
崇韜築新城以六日皆窮邊孤懸四面拒戰之時也豈
常得從容哉李絳有言財用盡更來事一失難追此時
務之至急者也雖然知其所以攻則得其所以守縛樓
至天吹唇動地百道齊攻由薄而登今敵之攻不及矣
然昨者梯衝不給而去今諜出[illegible]矣昨者攻具猶未辦

近者臨衝衝集矣負戶而汲穴地而處善戰至于六國
土落不過數十今我之守亦不遠此矣然昨者我雖閉
壁時亦挑敵今敵知其所隄備矣昨者彼雖逼壘時去
復來今謀必又巧矣故警邏不懈則可守儲峙有餘則
可守衆心成城則可守將不驕盈則可守合此五者則
賢于長城矣夫古人制官而後用民後世用民而後議
官世有用兵則必先有官者益亦後世之論[illegible]昔管子
之治齊為士者幾為大夫者幾凡食于齊國者無有一
人之濫也故其兵車徧佯天下未嘗告乏焉豈其所以
治官者即其所以強兵耶故爵不踰德也祿必酬勳也
事必稱食也未有不如此先治其國而能用其兵者也
韓非子疾治國不務任賢而舉浮淫之蠹加之功實上
夫韓子未知古人為國也而必出浮虛之蠹而後用介
冑之士蓋畧近焉吳起相楚捐不急之官廢公族之疏
遠者而後平百粵卻三晉商鞅為孝公定令無功者雖
貴而無芬華秦人行之卒覆六國焉然後知國未有不

趨于實而能強官未有浮于事而能實也惟實故強故
其國無事則民力富有事則民食饒此所謂先制官而
後用民者也後世上下日趨于侈廣矣其名器惟恐不
輕其恩澤惟恐不厚其餼廩惟恐不豐凡所以習天下
于汰侈者既相與為安利矣故其國無事則耗蠹而無
藝有急則置之而不克是以自唐以來皆因用兵調度
不給而李吉甫楊綰始思省官清吏以救之所謂因用
民而後議官者此也夫天下本不可有倖位也有倖位
則民力不紓不可有濫予也有濫予則勞民不勸民力
不紓加之以師旅國用匱勞民不勸用之于戰陣則爵
列窮是以古有用武之國亦有無事之世約官職責名
實黜尸素簡不肖國雖小而尊嚴樸重是用武之國也
流品衆甄敘廣朝以備官為吏人以充位為能國雖大
而貪欲盈厭是安乎無事之世也夫安乎無事者不可
用之于有事而兵欲有事于四方者朝會不敢華親戚
無私援後庭無羅綺金玉散之於士而後其兵始出焉

今黃金玉帶充牣于無功之室聚酒灌[illegible]瀾溢于蒼頭之家舉凡盈溢寬賒之事洋洋然濟濟然與一世共之而兵用焉得非以安平無事之規模而趨艱難用武之事功耶故欲節約之裁省之則上憚于傷恩而不忍奪下憂于賈怨而不敢言愶挈兵不解供餽不給而執事者猶以為毋動蓋制國之本末所從來久矣而非一旦之罪也嗚呼而欲擢威孅兇肅清大憝難哉夫朝有愛色之言則士有攘袂之勇主上一日出令曰名器太濫員闕太增取凡宮省禁掖之恩賞裁其半勳臣貴戚之俸賜裁其半又取祠官廟欲閒居待次剏置之員郡國名色之俸一日而盡罷之約以事平而別議大臣宰執又從而遵承于下凡有挾而來者皆一切絕勿使進則豈惟可以豐財于激昂興起戰士之氣多矣昔魏武[illegible]無望施分毫不與秦符堅謂王猛之子曰丞相託卿以千具耕牛為田不聞為御求位嗚呼為國如此兵有不強而財有不裕乎今官無紀極人有覦心所謂不稼取

禾者以此得之而竭筋力展勤劾者亦以此賞之夫物不並銳力不兩周愚恐不[illegible]漢光併官省職之典不可以持久矣昔曆以泗水用兵遂詔九親俠給百官廩俸權可減半役費非軍國事並皆停省本朝寶元初年詔議冗費遷歷以後則及恩賜矣若曰所得幾何毋庸遽速夫惡謗以示弱于海內則是終于盈溢寬賒而已況敢論兵強哉夫古無汰兵之事而有蒐練之法後世謂古人民無非兵者非也子玉治兵鞭七人貫三人耳蓋當時所謂寓兵于農者約其卒乘之數寓之于田役之中爾及其將用之則有簡稽焉有蒐狩焉未必皆可以即戎也自漢以後則無法度矣直料民取之而已故陸遜部伍三部強者為兵羸者補戶得兵數萬惟不養兵故強則用之弱則舍之無所不利焉唐自中世始養兵故兵少不免于募兵冗復不可去五代周世宗及我藝祖以能大飭威律區分健懦兵少而國遂強今騎卒之驕惰者不可戰新收之短怯者不能戰不亟汰之國

何賴焉然今之疲兵十而一二焉可汰也今不止于十而二三幾于十而四五矣夫十而四五是可汰者幾半也夫汰其半能使兵力强無害也汰其半不免兵益少則兵駭矣蓋古者雖兆民為兵其實多力之虎士禽敵之梟後則必取之奇傑材豪之中而非閭閻窶人弱丁之所能有也故古之英雄欲振其軍聲者必先自治其不常有之兵而後不藉夫所常蓄之士夫不常有之兵為我用則疲惰者不擇而自去矣故曹操之兵非强也許褚為之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其人皆淮泰間所畏憚俠客武士故曹得之而兵强謝玄之兵非强也劉牢之為募勁勇何謙之徒皆以驍猛應選號北府兵能百戰百勝敵人畏之故謝玄得之而兵强高歡之初起兵亦非强也高敖曹兄弟為之自練鄉曲部里得東方老等三千人當時以敖曹為項籍而其左右亦無不一當百者高歡得之兵又强焉夫此三人以能先得夫不常有之兵使之征伐四克無藉于所素蓄之卒故其

去留多寡皆不能為輕重今天下知兵之不足用矣而未有能收拾奇才壯士異其軍號選練校試出于正卒之上者也約計兩淮襄漢之兵折傷彫耗分布不敷又欲從而汰之夫愈汰則愈精智者之所共知也愈精則愈少人情之所未諭也使吾朝汰而夕有以益之猶可以及事也朝汰而夕有緩急焉而其兵未及補則不幾于無兵之可用乎夫無兵之可用孰若有兵而尚可訓練哉昔河東軍驕李克用曰今四方皆重賞募士我若急之彼且散矣俟天下稍平當請治之克用斯言近姑息矣要之亦有見焉夫勢急則計生今何不重設賞格亟募四方之侻勇耶得侻勇二三萬人自為訓練不相參差則今之兵中庸者可變化其怯下者其斥之無畏矣不然則州兵已發而復歸者且當四集以為聲援沿江之團結而復散者所宜聯合以嚴捍防兵非不堪擇帶者皆無庸棄焉訓而用之可也夫此六者其目也議論雖一其綱也雖然亦豈難知哉蓋大義者主天下之

訓也至仁者得天下之本也無大義則何以建立人極無至仁何以延續天命然有以兼愛夫生靈則祖宗之讎耻不患無時而不能洗也有以休息其煩勞則士習之偷惰不患無時而不能振也蓋養其民而俟時則仁之而義在其中循其名而亡實則仁失而義無所據矣故其要在弭爭而固本其勢則戒於舍易而求難若夫究極其取舍之源而欲不差其難易之辨則在于三者而已一曰操持欲定二曰求助欲廣三曰授任欲明何謂操持欲定凡欲經畧大計要須先定此心且前日所以覆危蹈難者不復已而為之者何耶得非不忍王業之久陋冀憑國威以雪積憾耶今日既已陳師鞠旅者不可已而欲已者又何耶夫亦以屈于時制于力不容不斟酌進退以息民耶夫此心終始一出于為國為民則功固不可有矜大之色不效亦不必過有歉然不滿也蓋歉然而感悟則必引前而鑒後則或恐用後以償前引前而鑒後則進德之基也用後以償前則多事之

根也元昊之役范仲淹不欲出兵韓公琦欲大出兵於是大將違令而好水無功是役也范仲淹固守觀釁于計為長韓公琦不堪元昊之憑陵獨決策以嘗之于是勇過范仲淹矣然韓公琦所以大過人者乃在不吝必勝以塞好水之責而能謙然共守以就仲淹之持重此其所以卒服夏人也顏子大賢也孔子不稱其無過稱其不貳過蓋過則一耳以為非過也而承二焉則併為貳矣王公安石秖流俗而法先民考其言行不合者寡矣然斯法卒流患于後世者失于固而不為也況兵重事也雖一勝一負所失相當然復報之失亡者未見而我之創殘者共知矣既竭國力而為之而顯效未覩為于心能不慊然于以鄧禹之賢猶以疲兵徼勝以諸葛亮猶不能禁昭烈之東行本欲一失乃成二過迹其所以皆由慊然者為之不知禹孟之班師振旅但知義理之當然初不以為慼慼也夫欲洪濟艱難必須有以對越上下欲求對越上下莫若推愛民之心而揖勝物

之怨且日者邊未撤警西陲事作雖螳蜋怒臂以干貿斧然未易以折籓定也曾不三旬兇渠授首已而地奮鳴霆天垂甘霔穡事有望旱勢頓極不終朝間人心闓懌夫此非無故而然也意者吾君臣之間必有嚴恭祇懼不復佳兵之意是以一念感召天人協應夫使常存是心則何兵不弭何事不成夫人心所同謂之順動動而不順則祇悔從之且今日用兵之驗動與紹興邊敵之久長然當紹興而主和雖小人以爲恥處今日而言

戰雖君子以爲非人心所同天意可測況復所在寇攘莫有固志甚者三百年所無之事忽見于數家世將之門今其辜已殲殄然此非小故也夫人之智力豈無不及天之仁愛烏可使窮哉今內修保捍之備外攬權宜之策請和而敵不敢[illegible]則我不失其故步和而敵不渝盟則我得蓄其餘力一念之烈南北息肩則可以動天而況于人乎者曰敵實非強我雖遽弱只如南北豈待通和此聖旨也遂啟[illegible]有言苟有其備何故不可但恐議論起作轉更蹉跎依憑空曠坐糜歲月倏忽防秋勝負與常國有兵事三年不解憂不在邊鄙且夫南北未易混一也長江未易飛渡也敵不復和亦將何爲然爭使力有餘而惜許和之早無使力不足而恨議和之遲自古惟漢和蕃不聞蕃和漢此雖夷狄之言然漢高帝唐太宗皆甘爲之是切不可待之以不足畏而姑付之相持相持之日久難之中又有難焉則計不紓矣既盟之後主上朝聽畫訪廣求民瘼撫瘡痍集流散恤孤遺

寡優農重穀力使疏主之使馳而邊候弛繹戢之聲息而歌誦興君臣上下當待此心如臨淵谷如事上帝則國命延永主勢尊安華戎輯睦顧不美哉何謂求助本廣夫勢轉急則思之當益精患既深則慮之當益至否詢不備則無以察議論之偏國探未周則無以得事情之實昔費禕往敍漢中于時羽檄交馳人馬嚴駕禕與來敏圍棊曰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觀禕所爲亦何異于謝安然虞喜著論以爲君子當臨事而懼好謀

而成禪當大敵不宜示以有餘乃知作事雖以靜鎭爲
先靜鎭必以廣謀爲本今廟勝潜運廣庭雖窺若探負
薪之謀則尚多恤緯之慮且西土旣平敵氣㦡李和固
可必矣或謂築室反耕姦謀雖沮彼方憤愧和或未可
知天時將熱所餘遺寇驅之誠易矣或謂堙塹固殿罪
閑重閉既非縣行寫步所能入復恐以小害大而妨于
和漢東殘契兵將孤怯形候蹙弱或謂向去禦寇尚可
寒心某郡糗粮當及時而峙積其所蘜芻當先期而計
至旌摧統帥恩固優矣或謂士卒賞緩他時警[illegible][illegible]欲
使人津遣流庸費固多矣或謂已去復來委厄損棄不
絶于路淮東之漕運近者水淺舟涸而重民援江東之
給饋苦于地廣人稀而人悴行以至斥堠不明失亡隱
蔽棲軀重遲鎧仗不全凡此多端獨視雖周獨聽雖徧
切謂事之勤勞本爲國家所當四闢公門無慈下問互
集良規以廣忠益庶幾覆塞上通[illegible]輕重中節而善處
務誕之說不得進矣今皆欲勿偏于辟下任責獨在于

廟堂廟堂非無并包翕受之意謙虛盡物之誠以爲幾
謀不密則未免害成作事張皇則人情先擾是以一切
獨運于身而以靜鎭之士大夫幸其不關不知也于是
習爲雅梜以斬省事相顧以目相示以意而不敢言道
路不察以爲上下熙熙不以爲憂則又殘矣廟堂既已
獨運于身旰食忘疲困于力之有限也于是文書之煩
投案牘之施行其勢必有所歸道路不察以爲胥吏得
預于其間則又誣矣要之士大夫未盡諳邊瑣莚終有
忠厚之助胥吏豈無曉暢事情當預防其干秦之源湑
湑不塞近事未遠可不戒哉何謂授任未明夫文武一
道也不知起于何代何人分爲二事離而並行因循搢
紳不知兵兵亦不屬之儒者夫分而不合故不經履練
亦不能知近代惟杜黃裳裴度能用兵黃裳自擢第即
主郭汾陽留務大將李懷光已擯首受事故當劉闢之
討動中幾會裴度自爲小官即佐幕府元和七年自知
制誥宣慰魏博又五年始出討蔡㽔始終周旋其間方

建大將旗鼓本朝自西事起夏竦在涇原范雍在環慶
最號曉練邊事皆不當已而韓范始身任之然當時呂
公夷簡當國歐富張公方平任論議文公彥博龐公籍
皆有重望尹公洙田公況又佐翼其間所謂本朝第一
等人無不聚在西陲也而僅克支梧蠢武昭不袁夫德
有餘積靡使然向微諸公悉力共守豈特關中驚震而
已且兵合變之事也儒者所得而學者有制之兵可用
于守而已今寇深于曩日而謀雜于而端規模未定更
代徒勞得非當守之時未免歆羨于戰和之說遂併
與守而忘之歟夫未能守則焉可戰守不固則何以和
焉若以守為本以和為權置戰于[illegible]不可輕用使人皆
得以效其智能也今紛紛去來幾于臨敵而易帥晷刻
有限坐視單弱而莫之為何以為一旦之備哉夫操持
定則趨舍不惑求助廣則事情不蔽授任明則措畫有
所含一難而就百易何憚而不為嗟乎共此戚休如一
身然往者無及來者猶可為也方靖康敵退之後海內

傾耳以聽備戎意以為必無食頃之暇也而所見矛盾
各執一偏征兵者以和為非議和者以守為無益相持
未決而太原之圍終不解也兵翔河上終不悟也然則
前日之事雖殊絕今日之舉可不鑒乎夫所貴於干將
鏌鋣者謂其能立斷也若曠日歷久則為失機矣今機
未盡而力可施焉毋詭所難成毋玩所易邇毋倚所無
備亟圖者定保人皇家其猶有及乎詩曰心之憂矣不
遑假寐易曰斷可識矣焉用終日孟子曰幸而得之坐
以待旦夫終夜以思之不待旦而行之事其有不濟乎
愚超躐多士獲奉試言之對惟當世之務家言無實高
論近名伏念累日莫識其表竊惟報國之誼無若盡言
為忠矧逢側席急聞之秋豈責狂斐獻言之僭故不揆
其愚而卒列之惟執事裁赦 諸文廷對館職策為苑往
東萊呂氏許余是對謂自
有策以來其不工印板即不可知已上印板皆甚如也
斯夫子何足以及此若南仲乃能當之耳余又嘗言南
仲使應權直翰林聞者皆惘然
嘉定十三年八月日龍泉葉適

山房集卷八

宋 周南 撰

雜記

太祖皇帝克上黨獲北漢宰相衛融不殺以爲太府卿乾德三年伐蜀詔偽蜀文武官並賜裝錢赴闕治行請白者所在以名聞開寶七年下江南敕管內州縣偽置文武官員見釐務者仍其舊大哉帝王之度乎國初人物盛多以其能天地包荒雜用江南西蜀人材之衆也

初紹興十一年金人割三京五路以和新界長吏有前秉義知拱州者有前武德知亳州者有扶副尉而知縣令者漢儀初復莫不懷慚抱恨意沮詞屈無顏以見新至官吏朝廷降敕知州縣者許令依舊復徇故偽補告身敕劄許詣有司批鑿用印有偽齊補授者亦皆換給官資人人得以隱匿惡跡除危疑之心而洗羞恨之容其後將校以功名自見者比比皆是高廟中興有以哉

孝宗在位二十七年始終用人蓋嘗三變其始也收召山林遺棄之老盡起海內流竄之人或當兵權或列諫省或在方面其中也不次而用小臣一言可采或得超遷列曹一事可錄未識便用凡此十七八年宰相豈必盡得人臺諫豈能盡舉職百司庶府豈能皆無過然而孝宗每事求功士大夫久用不效者旋即罷去故碌碌庸人多不得久在位而姦邪小人不敢行其私淳熙十年以後孝宗有倦勤之意每事必求審熟便安而後行如王淮庸懦僅僅無大過亦不得已而用之相位

寶元南郊按景祐五年十一月庚子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寶元按運歷圖蓋十一月十八日南郊也是年既改寶元作史者便以此五年為寶元元年長編遂無景祐五年即寶元元年也今紹運亦然按長編四年丁度為內翰八月知制誥謝絳為契丹生辰使通略是年李淑晉恒皆為內翰元年宋郊王舉正鄭戩皆曾為知制誥不知此詞出于誰筆以字畫考之蓋歐陽書能景祐四年公方為夷陵令五年為襄州乾德令書慶歷三年

冬方拜右正言知制誥其去景祐五年尚有五六年也
治平四年京師省闈以公生明命賦題司馬君實司貢
舉襄邑人（本開封府襄邑縣蔡京改四輔拱州後復襄邑）許少張（安世）時為舉子
詣簾前上請云公生明者公生正明公而自明非自明
之明主司懲其語贅斥去之君實走廁回問諸公何為
而喧同列告以其故君實默然謂簾外官請適來上請
先輩相見耳問之少張聞如前語君實云諸公不曉先
輩意所說極當當依次第為文君實退與諸公言諸公
謂此同人上請耶諸人方詢其上請眛謬君實微笑曰
是公非上請也乃来考試吾輩爾今日命題公生明冷
淡無體貼如用縣妻之明則便是自明之明吾輩可不
領畧而去及得許公程文[illegible]至依違牢制云云撫案曰
此非作公生明賦乃公生明斷案也遂為南省第一少
張旋試復膺多士官至都官郎中權中書舍人與坡仙
同時劉欲因謬舉王介甫欲竄嶺外許公與坡共救之
貶衡陽少張遷秘監因李士寧貴官利路漕又遷夔潼

乞地及招安南兵官殺降生累貶房陵停後歸至黄州
不幸東坡解衣贈之
靖康元年金人長驅將逼京師獨蔡攸得報早先期治
裝命家吳為東南發運吳攸姻家也假其護送遂盡室
而南雖費用給使無不全濟初傳兩宮命京亦從上皇
而東京自以午夜出城水澁膠舟㑹衛不及遂過拱州
實父子参商遂不同途云按蔡絛記實云京在拱州乞
召願陳計議長編亦参取其說云是時敵退京師稍安
京求見欲口陳滅敵之策上將召京會京貶命下而止
然獨不載京之策安出其說云何其後蔡氏外孫傳得
其說蓋京決陽武埽也按陽武汴之畿邑邑有博浪
沙黄河汴河白溝又有陽武埽一鎮按國史金人陷陽
武蔣興祖死之興祖治其縣縣有古博浪沙土脉脆惡
積歲泛涌埽且潰興祖䕶隄以免即其地也京之說云
誠用臣計敵雖百萬一夫之力可卻蓋欲決埽以浸敵
也此雖小人詭為大言以自救然京如老盜宿藏穴焉

容有可拖用者第敗國亡家之人天適不祐縱有奇畫
秘策決不能復成功耳然傳者云埽去京城止一舍今
以九域志考之縣西北去京九十里得非埽近京而邑
治遠歟

姚平仲自劫寨而遁欽宗遣使幾百輩竟不知其所在
高宗即位嘗立賞訪求林泉野錄不知何人所作謂平
仲實已戰死或存或亡其說多端頃時或傳有嘗見平
仲於蜀青城山者山陰陸放翁嘗作詩以紀其事斯亦
異矣豈好事者爲之耶然平仲之逃實在城下而宣和
即敕客院劄子乃云京兆府康訪奏咸陽縣公丈蚕據
魏鑑狀隨姚防禦往河北宣使司喚今月一日到咸陽
縣安下至四更有排軍張岳輩稱不見了姚太尉鑑即
時報縣尉及親隨人并印記封令解府奉聖言姚平仲
身充統制棄印而逃可先次除名令陝西諸路帥臣及
提刑司收捉觀此則平仲之逃乃在京兆府咸陽永興
軍屬邑也平仲方自陝西來應援初不曾有還永興軍

事又按靖康元年五賞有能捕平仲者白身補承信郎
賞錢三千緡此月指揮也而即報云臣寮上言近歲軍
政不修刑賞失當姚平仲欲以都統制處之而棄印逃
亡不畏典刑明矣今緣自首止降一官臣恐四方觀望
軍政未易修也二月五日奉御筆平仲除名勒令枷項
蘄州編管觀此則平仲嘗自首又非不出也然此二報
不收于正史得非實自城下而逃但劫寨之舉不欲明
言故諱其他平仲實不曾獲又恐人無忌憚故又設爲
自首行遣之報耶

建炎四年巨盜鍾相作孔彥舟楊華相繼蹂踐荊湖間
環數州十餘縣蔡爲盜區先是蔡守程昌禹提兵入援
行在道出湖北會羅諸道勤王兵擁逾馮康國因請以
昌禹攝荊南帥已而有詔改昌禹鎮撫此澧鼎將鄭宏
淵亦隸帳下善用長刀有關馬之勇嘗以百餘騎搴旗
復鋒爲士卒先是時賊黨劉超自京西陸梁轉寇而來
有窺伺湖南意遂犯澧陽邏兵四出宏淵遇之於鎖石

岡迎擊走之宏淵謂都監孫君今一擊而卻後必再至
再至則來者必衆我軍雖寡然賊氣奪矣遂授以已所
持刀令孫被甲駐馬石岡以怖之即馳詣昌禹趣濟師
無何賊大至望見孫挺刀岡阜上立東南指麾以爲實
宏淵也且懼有伏果不敢犯遂燒城北七里街稍稍從
屯城西薄暮昌禹督衆趨城澧無守將久百姓推意利
尉智從瑛行郡事詣且昌禹偕從瑛自小東門棄城覘
賊賊出悍騎彝稍詬之昌禹失色左右顧無應者有桃
源弓兵龔亨奮而出衆且屬目則已躍馬赴之矣昌禹
遣親吏語之曰汝忘器械耶亨恨不顧既出則賊衆
馬瞋目揚矛而前亨出小彎牌于脾間稍止著牌而過
亨突身挾之而還將士讙譟褫衣就刑則固一婦人趙
長女也亨自以獨身挑戰而得婦人不足示武手殺之
趙愈怒吹唇鳴鼓盡銳攻朝天門造鈎橋高十餘丈長
二十丈既成引橋趣城擇死士之善戰者繫于其上智
從瑛敗胃賊而死賊蟻而登昌禹與宏淵龔亨自東角

踰淺渡澧江犇武陵矣賊雖下城而民失耕鑿宿穀都
盡雞犬菜茹無一存者賊衆飢餒給人爲糧暴尸如京
頭顱滿野惟李沙板者來沙板而濟因之獲生者數十
輩賊既乏食將趨桃源未至數十里間有藥山寺寺之
兩旁十步一松其大十圍夾道數里宏淵單馬間行賊
將張横適至兩騎相躡環松而馳横不能得則投以巨
斧宏淵格之斧着木深不能出宏淵負其多力雖而前
欲生致之横固壯猛力鈞敵又不能得則曳而俱墜横
以身壓宏淵且搯其陰宏淵手攀拓椿欲轄而起相與
力疲未決宏淵親兵至禽之宏淵恚横凶暴斷其手而
獻之昌禹横素以勇聞昌禹命之酒欲活而用之宏淵
曰賊無用遂殺之自是趙不敢復蹈武陵之境卒全安
常德一州之民至今昌禹廟食焉
高宗當郊黄潛善爲相年代當考前學士降御劄用舊
式以年穀順成兵革寢息爲報天之祭祀冊亦用定本
葉夢得曰古之祭有祈有報周禮大祝六辭祈福祥求

求承盈居其一今夷狄内侮盜賊尚多二聖在遠四方未寧與祖宗之時不同宜改執爲術專以宣畏惕屬深情懇禱爲主祝辭當更赦文歷敘天下艱危深自貶損上帝不可誣上開納赦文葉夢得當制無所諱黄潛善乃取其詞損益之别自爲手詔言行禮之夕久陰忽晴天示休應以告百官與詔俱下

紹興和議初金人以河南地歸于我士㒓銜命適京襄究洛祗謁䇿原過南鄭大將岳飛曰敵無信君道路宜

緩士㒓以上命有程辭去不數舍壓起聲喜着導從相顧失色南向而奔力未盡鼓聲相聞皆謂勿脫矣忽報有王師至望之岳幟也馳就之飛在焉𢘽曰固謂君毋行今董御帶牛觀察已前交鋒矣兵勝敗無常君王人且近屬吾以兵自衛遂君耳行數里步騎兩將以捷書至益士㒓未至前一日出師也十一年臣寮上疏論方飛進兵陳蔡間嘗密貽書于士㒓欲朝廷遣使應援今必將有所营救另爲宗室不應交結將帥十一月遂罷

士㒓宗司提舉崇福宮申嚴宗室出謁賓客之禁十二年十二月下飛棘寺死獄中子雲誅于市或云士㒓嘗以百口明飛之無它益親見其兵事之神速不止德飛之深也

趙忠簡紹興四年僞豫引北騎大入淮民南渡人情大震上趣名大將某人移兵過淮某辭以疾請它將往上不得已命至中書宣促行時趙忠簡以右揆兼樞密宣上意勉之辭避如初沈必先病之公曰此事正坐吾

輩不能耳平時將帥藉國家爵賞有兵有財故能成功爲難書生若以見付安知不能且君數出勞勤此行必非辭難今敵報亟明當自行耳請以兵見付呼堂吏以紙授某官促上交兵狀語未訖將某人離坐而立曰如此則某自去某自去公不爲之謝但與之約師行不可過某日而已是歲王師大殲群醜烏珠敗而歸遂創文不復犯塞矣江左奠枕相安忠簡之力也

宿師之出砍衆敵無備逆以五月進兵督府在盱眙淮

地平曠蔭翳少果日烘炙沙如釜鑿不可駐足諜報淮
陽無備魏公命戚方與列將及西北歸官數千輩駕舟
師往取之戚方抵城下立砲座治攻具獨不令發一鏃
敵有近城求打話者亦不之對麾下趍而問之方曰諸
君無擾擾不三日督府當有文字抽軍回今雖得城無
益也衆愕然翌日未暮軍士什什五五奔湊水際皆曰
班師矣近舟者爭上挽師以斧椋其手指可掬也老弱
拖後弗得載者甚衆方素大劾渡去久矣賈紹興五月

也淮陽之役益如此
吳武安駐兵閬隘金人栅其上一日敵出驍將曳青絲
髮握槊策馬戟手詈玠求獨鬭麾下兩將單出皆殲馬
語益甚曰此犬彘何足以辱我玠未以對也有曹武者
位甚下未嘗以勇聞請行玠難之曰兩將猶不能當子
毋重辱我曰得公所常自乘馬則蔑不濟矣問其故曰
敵識驍果然吾視其馬于其回挽間微瘢此成擒易耳
玠解以付之武騎而出與之兩道馳逐若無意于格鬭

者忽踊身赴之敵馬力猛驟前急回不能如人意遲一
二步爲武所碎持其首以歸三軍大噪敵[illegible]出
初韓張入覲左僕射檜承詔集都堂問克復之期曰上
驅馳霜露十餘年似厭兵矣兵決在何時進速進退之
計當若何兩將對前趁兵且趁某地請糧若干卒載量
不盡得而退兵出某所某將皆坐視不肯併力相[illegible]
或申請輒不報當苦不能專力如今文儒生不愛錢武
將一意輕生命欲了即了耳檜曰有是乎諸公今不過

帶行一職事足以誰何士大夫者朝廷不[illegible]也岳最後
至意大畧同而語微峻檜領之於是三樞密拜矣三人
者累表辭謝檜與上約答詔視常時率遲留一二日不
下諸擾例恩賜爲目倍多檜別下詔三大屯皆改御前
軍矣始諸校苦鬭積戰已爲廉車正任然皆起卒伍又
事大將常不得舉首或溷其家室岳師律尤嚴將校有
犯大則誅殺小則撻鞭痛毒用能役使深入如意今既
下諸校新免所隸事或許自[illegible]如天子人人便覺喜共

命報應已畧定三人者擾擾未暇問也得稍從容見檜
始以置衛偏參兵職為請檜笑曰諸君知宣撫制置使
乎此邊兵官耳今為樞庭子司顧不能役屬耶三人者
退悵悵然始悟失兵柄矣韓仲通尚書捻時從官嘗為人言
紹興三十一年王權失律劉錡自真楊逸遁退師朝廷
知事亟命葉審言以知樞密院督視江淮荊襄軍馬審
言辟輔逵為行府統制十一月駐軍江阜引諸將入問
計逵之侍賈和仲最先對曰請縱敵得渡江我嚴兵以

待俟敵登岸縱縱騎蹙之江流中蔑不勝矣次未忠信
忠信請募設人鑿沈其舟顧謂逵向與諸公平湖寇楊
么寔用此策統制亦在其中頗能記憶否此策已試嘗
效也最後李横横曰今不得瓜洲則江南不可守願得
四軍人直渡與敵戰據瓜州以拒敵三将對畢審言顧
問逵諸公策孰長統制意如何逵言和仲先将計良是
策國家治戰艦棹卒幾凡年矣今邊舍此則是先置水
軍一項功夫于無用地且縱之渡即能支固大善萬一

拒之不能止如國何何不且用水軍合戰江中戰而不
捷半渡急擊之耶忠信謂鑿舟策嘗放于楊么時則
又不同么駕大舟泊洞庭湖湖水無潮人持柄鑿遁伏
舟底可以施力今大江湍流瓜洲暗潮急如箭激雖善
泅者立見飄溺尚能施及鑿耶前日劉太尉軍十二萬
衝突而退今四軍僅可得萬二千人兩劉太尉不能抗
之淮浦之口而横乃欲逆戰于江于恐未可往也是時
虞彬甫以中書舍人參議軍事洪景盧自客院檢詳為

機宜皆在坐彬甫默然未有言景盧獨激昂鼓勇謂逵
沮横絕江之請為無勇怒曰兵将官平時受國厚俸今
又說怯語怕不能去耶逵曰不然今去不難去而能保
全人馬歸方為難爾景盧又怒曰敗則絕劃驢頭爾初
瓜洲雖未有城亦畧有短垣四圍立植為鹿角獨中𨻶
出兵門既戰勝負未決横引軍歸營稍休息士卒方解
鞍啜食敵騎忽馳而至縋所掠百姓候忽壕塹皆滿拔
植三面而入我師于是盡為敵殲焉自横流軍渡江審

言謂可無慮即移幕府過建康明日至東陽見隔岸火起知已失瓜洲留言中途捨車騎遁有劉錡者亦督府偏將瓜洲敗書聞留言震懼議移督府毗陵以議拒守劉子今猶藏錡子路分家云

紹興辛巳逆亮犯淮劉信叔以三萬人屯清河口金人數萬爲連珠寨日暮錡選壯士五百人絕淮擣柵敵方解衣盤薄不虞我師之至殺數百人而還軍中無知者聞擊鉦聲揮未纓旆始知得捷犒兵是夜錡復犒士選千人皆身首長大翌日晚再劫之敵有備我軍殲焉得脫者三數輩亂流而濟錡叱之曰何不盡死力猶欲用軍法明日錡命以三千騎扼淮與之支財敵以生牛革蒙粮舟緣北岸而過飛矢勿能及軍士望之悵然而已薄暮我師傷者半錡看楊半臂踞胡床撫案而視戰酣麾左右使就戰然軍士奪氣矣猶終夜擊析呵號振鼓嚴更若將發備者雖帳下趍走亦不知軍之移也達旦萬騎已去問之幕府過維揚將李橫與數伎殿而已敵疑有伏日已晡火起猶未信真揚之民遂得預避而我師成軍用林廷捷

紹興十年金人以河南之地歸于我三月命濟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指揮使劉錡爲東京副留守赴臨安五月至順昌不旬日僞金韓侯二將軍與烏珠大入寇錡命清野以待近城民皆徙入之先是屬邑警報至錡下令命軍士及徙入百姓人持荻燥納于州之佛寺廡下冢遣小校碎以臼杵囊盛而積之數日入者填滿勿能容有沓欲出城避寇者因命人投一囊以歸且禁勿開視曰汝歸視汝家墓于其井坎四旁潰潤過有木則拔之敵當不敢近且戒以勿泄時出者既衆一二百里內拔之敵當不來此月出兵至順昌涉六月自陳蔡而來地多瓜桃非惡北人宜食入境捕生口款鞠之所言人人同汲于井問得滲沫款咸曰吾固疑吾軍多腹疾且馬亦多斃盖錡寘毒于水也始命軍士掘地而飲遇天雨則以杯勺承以飲馬人馬燥渴皆欲速戰故錡得因

城守以破之

錡自阜角林得捷即稱病求辭印符爲與過京口金騎將至江滸督府懼失江面且兵形背水爲置之死地而生廹諸將瓜洲迎敵諸老將皆難之遂相率就錡問計錡病卧蕭寺令伺于戶外以待移頃呼入告之曰今取百餘舟鑿皆底覆以蓬蓆錯以版除維攏外設帆檣度不能一二里沈者鱗次于岸步履取堅緻可戰之舟纔泊于岸見戒軍士交鋒勿及則佯敗而疾趍堅舟委泊岸者勿顧敵氣銳必來見舟以逐我謂可直渡度敵畢登放舟離岸即回戈以趍之衆其殺溺可以得志諸將皆謝非所及拜受教去午夜客使移舟而前時督府駐金山望瓜洲如對面邇曉見南舟艤岸譁曰是欲避爾亟呼舟曰諸將任事無能以利害事者皆慟哭云必敗于是劉汜先遁李横不能支失統師印章敵騎躡藉我師皆一墜入江而死暮夜有把蘆葦而過者晉裘師八千人横僵以身免今沿淮州郡印章皆冦以紹興鎮江

戎司亦然以此

金將敗盟朝廷移劉錡爲荊南帥張真父以司業佐郡蓋不欲以民事煩之也錡懸賞招效用甚重然無如效用逃何逃下令逃者斬一日捕兩卒至未及問真父趨而前曰殺之而逃不止孰若生之以覘其後錡奮而起拊其頸曰司業今何等風色設有緩急此非錡所能保而顧惜若曹耶命牽出斬之以狥自是義勇成軍矣先是公安白崖劉叔擅鍾鼓以遏市至是軍聲震疊子夜開戶無盜至今義勇效用猶可用云劉汜者錡之猶子衣褒博近文墨錡一日責數之令易楚製巾幘從軍士汜好論軍計錡猶信之瓜洲之敗汜爲提舉軍士云

西蜀之兵分爲三路金州當其東興元制其西興州當其北各據一面三路之中興元最爲要害進則當冦之鳳翔退則據蜀之咽喉故重兵不可不置于此事勢不可不分于此大帥不可不設于此以地理考之敵人犯蜀不過三路曰岷鳳曰興元曰金州而已然自興元

而至興州百三十餘里自興元而至階成興鳳遠亦不出三四百里是興元而應接西路不為甚遠也自興元而至于洋七十里自洋而東至于金州二百五十里是自興元而應接東路亦不為甚遠也是以南渡之初國家深知其然鎮以重臣開宣司于漢中夭使朝廷擇才智之臣據根本要害之地平時得以考覈將師蓄積財用一旦有事得以專制二直十萬之兵東西應援不出於三四百里之外而敵人不得扼吾咽喉之地豈非固國之善謀哉

陳箍桶方臘之亂初因盜犬繫獄其徒不堪遂破械出之初犯縉雲界自黃墓嶺過止六七人至崇善寺縱火殺掠自號聖公陰兵執鏡照人謂凡用心不臧者皆照見之百姓竄走方伏匿于山林其徒持鏡四出謂人曰我已盡見愚民畏懼皆出就擒邑民盛凡沈五各立黨伍起而應之括蒼素無城守遂被剽略其後臘就擒童貫問臘誰為謀主臘以陳箍桶對貫補獲之問君教才臘反何邪對曰正坐臘不受其教耳又問汝所以教臘者云何曰教徽嚴以示威發驅渡江結人心以入長安耳又問何以箍桶為名對曰天下之勢猶桶板耳能箍則合不能箍則離其不遜如此貫誅之

紹聖中余見劉華老蘄州因問公自中執法為執政拒絕交游獨聽一王嚴叟語悔于華老甚久之曰惟蔡持正事過雷辭青州時固悔矣又云孫升為選人時曾僧指府界提點蔡持正曰此本朝第四人過嶺宰相也

自盧寇丁三人蔡確新州第四人也又云劉拜右僕射之日一小僕仆于堂下呼曰相公指揮頭踏往新州去已而詰之皆曰莫知其言之出也

開元中終南山竹開花結子綿亘山谷大小如麥其歲大饑其竹並枯死後漢襄楷云國中竹柏枯者主當之人家竹結實枯死者家長當之終南山竹花枯死者開元四年而太上皇崩朝野僉載見廣記一百四十卷唐天寶後甲子三年自隴而西至褒梁數千里内民相食

忽山中竹無巨細皆放花結子饑民春食與紅粳不
殊自此千村萬谷並皆立枯出玉堂清話廣記百三十
二竹遇六十年一易根乃花
按秘諸宮故事長沙有阿育王相至齋末像常夜行每
尚國朝有大事及災疫必先流淚數日
卯伯溫父邵康節河南人熙寧丁巳卒于洛程明道誌
其墓伯溫仲良其子也伯溫字子文傳康節易學師行
尤高以經明行脩薦授大名助教初溫公之子公休卒

溫公之後再絕獨公休之妻張夫人無恙遂復立族子
為公休後朝廷遂除子文教授西京經紀溫國之家屬
任之意略亦可見其後童子學砍用之子文不求進也
徽宗即位日食求言伯溫上書斥幾四十年建炎初
汲于利路轉運副使紹興七年趙忠簡當國上其所著
辯誣乞行追錄始贈祕撰銘藏其書于史館子文本末
脩載于忠簡一疏其守道行已可謂始終無愧于師友
矣然賢者遇非其時顧亦有重不幸者先是堂吏魏伯

芻當知石泉軍宣和中蔡京用伯芻變鹽法帑藏驟增
擢伯芻為外府卿提舉榷務其後除伯芻徽制以賞其
功故事從官除拜得自舉代伯芻狀奏伏覩朝奉大夫
權知果州邵伯溫識量淵明學術該博外寄遠邦吏民
畏愛倘寘要途必有異能臣實不如舉以自代伯溫早
登富公溫公小申公二韓忠宣之門薦之者乃持國范
純夫伯芻小人豫非其位乃自詭薦賢而不援其不韙
不知誰實教之雖子文名德嚮然彼安能悅然亦可謂

賢者之不幸矣
种師道本以文資換右列後為名將其撫士卒最為有
紀綱不特皆以威云初師道為小官冬夜赴宰參之集
夜笥中嘗置新炭白粲而去家人輩笑之既至會飲之
家或侵夜僕隸多寒或給散倹薄不能滿適則群聚喧
嚚冀得聲達于內賓主各不自安早罷酒歸主人或欲
延客客欲興或未闌無如人從之不肅何以故多不得
從容散去獨師道部曲所至竟夕常無一人喧嘩者或

惟而察之乃知師道自始入扃即以所攜付之衆卒衆
卒深夜得粥既寛飢餒已而爇薪置炭相與附火不忍
舍去是以不暇為寬忘其為夜集也然其用兵持重出
没變化人莫能測師道于果有喜啖榛實每與諸將談
論置榛于前咀嚼之一夕坐久食之盡適有軍謀沉吟
未得其說則時時引手就楪撮取之不悟其已空也右
左謂其樂嗜未已也取他器滿飣俟其顧盼有間潜置
之易取空器而去師道覺之惡其揣度窺伺立命推問

誅之

崇德人呂援字權仲居南塲營治園壘湖石山植海檜
五六千株大者盤枝如鳳凾二丈又屈其上小枝如偃
樂雜戲尤婆娑可愛未動起花石綱得直達徽宗守周
審言封以黄衣帕援知不可得遂其事走汴都投京尹
宣和殿學士盛章請以園歸上方以恩授右列後為忠
翊郎援亦稍強直家富得官里中稍推之建炎改元杭
卒陳通叛福建經畧翰貽避至方趣捨杖手駐崇德通

劫園城中前兩路漕俞睃仁建秘書監李允恭睃主仁
和薄吳括子直之嘉興約提刑高士曈漕尉顧[一序]麾成求
和通跡在十二月是冬雪踰月三人者在崇德不得其
日尤記睫衣單求貿衣于援二使者亦皺援岸強使援
攜尉攜酒稅時兵自杭敗還者日數百援阬市南包角
堰設釣橋偷使納兵跪祝以小舟濟渡[識]其械于縣廡
敗兵道飢妄伏得食皆無事去知縣事鄭根史賁廻司
寨卒有惡言援以吉根出緡錢分之卒盡醉又恚其家

市酒一釜不留指市井謂人此旦夕吾所有也有得其
要約文書者始知將以五鼓集縣治約以聲喏為節初
翊搞罰[賜]以取兵械即毀兵所納者以徽官吏援詣根謀先十刻
幸保甲饕之卒尚醉多就殲餘四十人首領都頭者甚
健殺射保甲盡斃四十人手覆釣橋奔去衆卒趣許村
都頭寶落縣南田叟家紿謂田叟送迎飢渴索粟飲田
叟逆知之為具酒飯已乃燔湯請浴遂即浴床反接以
獻根戮之市臠其膽于酒書食膳將畢于旗下令以五

千萬錢捕一卒未幾許村尉執四十人為一艦至取賞
錙寶舟而返訖通誅崇徳無患援後辟都監未幾虜兵
徐明反謂人曰我蓄反久以呂都監叔逢之因囚太守
趙叔瑾荷筒其項叛率張設列飲州治肆使叔瑾行酒
曰常日汝飲燕立我脚直一嚮汝必盡之我恨今當償
遂取所餘肉與之鄧根兵至城下明擁官妓樂飲西樓
上根募肘生手弩射明矢著胡床與妓供什明亂二十
日王淵兵至不施梯衝卧桅竿于堞上數人蹂而登守
城者皆散去明逸誅方明作亂援去州方一宿云根字
深伯昭武人登進士第治劇有風力射命中根父及第
皆能兵一僕矮小尤驕捷根以功改秩武郎為秀守方
根上功狀父子兄弟咸在獨不及援援子恕字子喬年
八十矣為予言之長老尚有能言其事者子喬又云陳
通獨不殺僧士大夫持精練易壞衲自髡剃以避難至
暴其顙于日中首亂者通次王貴通誅杭人有云既通
換通罪過陳通換對着對罪過王貴通剮肉盡猶索水

飲云
范覺民襄陽人美如冠玉有經濟大略嘗詰偽楚之主
邦昌辭以漸遠則歸節時大盜縱橫桑仲李橫霍明踩
踐京西朝廷力不能討耕鑿盡廢覺民置鎮撫使于是
桑仲得襄陽霍明得郢分地既定盜賊漸不能相通仲
雖兵衆而無鎧甲欲掇入川為王彥所敗已而征兵于
明不至仲自襄陽一日疾馳數百里至郢明知其已疲
出迎之使人為握髮以鉄鎚擊殺之李橫復以兵至郢
聲言為仲復讎圍之幾年不下明自水竇出走行在所
自是雖不加殄戮而盜賊之窟離析矣建炎初覺民首
建擇宗室子之請爾基重華揖遜之舉皆大議也邦昌
初立同列皆在莫知以何服見且稱謂何覺民奮然以
昔子直入叶邦昌子能而已呂成公長覺民二十許歲
覺民書頭首元直及相止十數語今書尺俗縟自謟秦
氏始也李伯紀與覺民皆有黨局務官葉留言工書攻
覺民或云主伯紀云覺民生于己邓以三十二入相罷

相居天台得痾疾誤投熱劑薨三十八始擢第直言有
議行道者李士美丞相救之士美京師人事近習因此
猶有[illegible]蓋前愆
建炎三年高祖復辟苗劉擁衆南走犯富陽桐廬壽昌
遂至三衢檄守臣胡唐老應辦唐老諭衆曰檄用明受
年號我知建炎而已討叛可也何以應辦為賊遂攻城
唐老禦遏之未幾韓世忠兵至遂逐敗傅正彥唐老移
守鎮江是歲秋隆祐過江西上牽兵送拜杜充右僕射
江淮宣撫使盡護諸將兵十餘萬以備敵戚方者本教
閱兵士軍興入賊黨後殺賊首以衆歸充留為麾下小
校十一月敵扶李成入寇充敗諸將皆潰去為盜鎮江
本鈐制置韓世忠為重世忠在江陰方過城唐老度不
能當出金帛牛酒犒其軍方納其善意為之罷攻唐老
又請曰晉陵吾父母邦也願將軍合之方許焉遂去不
疑有劉晏者初隸苗傅麾下統赤心隊至浦城謂衆曰
我豈從逆者以其所統歸世忠共破傅兵朝廷授晏朝

散大夫時駐兵馬蹟山有兵八百人晉陵守周杞聞方
將至邀晏共城守毗陵小郡方易之晏素號知兵能以
少擊衆自西門出數十騎大譟方軍方敗去以唐老為
紿己也復從故道攻唐老束縛之剔其膚乃害之方適
邏遂犯宜城李泰發不能卻詔晏領巨師古往兵援晏
解其圍晏恃勇先犯賊鋒與士得方遂殁于陣唐老晉
陵人世將族父也晏遼人也泰上其死事贈龍制澤及
四子廟食其所號義烈今毗陵亦繪其像于烈帝廟廡
下有碑誌其事或云晏以明法入官云周杞字子山縉
雲人苗劉變作湯東野為吳門守張浚檄書周杞湯東
野授杞于要衢即其人也方時授據杞植白挺數十于
庭下百姓有犯令者輒擊殺之人不堪其酷然亦賴以
鎮壓後緣坐下吏以預復辟卒得釋弟綰南渡後初除
祭酒綰嘗為監司有風力不識學者事體遇監學官如
州縣屬吏士論譏之
趙令時宗室近屬安定郡王猶子好學有詩聲看候轉

録行于世元祐六年簽判潁上東坡出守愛其公姓而有文一見待以文士賦詩飲酒嘗令屬和別去懷思形于篇詠字之曰德麟其後張文潛書字說謂德麟與韓子蒼諸人名振一時東坡領郡時表上其才明年去潁又力薦之至謂其人爲清廟之寳東坡既謫德麟亦坐廢十年紹興初始以正郎爲宗司方擬上除目高宗諭宰相謂德麟嘗事譚稹不當齒士大夫竟易環衛後得宣和邸報始知德麟事爲有寃得處右列已爲僥倖矣

按宣和年以太尉遼寧軍節起復稹宣撫河東燕山稹辟置議㮣管勾凡九人德麟時爲泗州倅辟置盡其一也是役也晋似稹首禍不待明智誰不寒心如侯益輩與之爲屬固不足道觀鄭望之城下之盟猶能略與敵爭而面責郭藥師望之以月從稹已爲可惜況德麟號識理通文反面自汙謬遂至此得罪于九原多矣乃知高宗聖訓盖指其實也

李士寧羽流也許少張安世任省官和門來見云聞秘書有劬上有𠕋文得之可用煮丹能惠我成藥乎少張與之未幾士寧者謀逆少張外補判漕復徙夔忽□地反而名復之後爲二兵官殺已降乞地再竄蜀少張坐責房陵倅房陵復有道人三朶花者知人興廢能自傳神少張以書薦姓名于東坡先生故東坡先生答以詩云學道無成鬢已華不勞千劫護蒸砂歸來且看一宿覺未暇遠尋三朶花兩手欲遮瓶裏雀四條深怕井中蛇畫圖欲識先生面爲問房陵好事家

李㮣字汝幾牛渚人畧有權數嘗卒郭通作亂守將避去之民居擾擾會鄉老有請頎李通判出計事賊許之要遣迓□汝幾不爲懼登車而往既至不得已與講均敘禮且詰所以亂故曰衣糧不給耳汝幾曰既如是非朝廷負若輩也誰曰然即請寫公列于朝賊賴以是安得不生事其後䖍戮渠首一二輩而已秦氏當柄自江以東皆待以鄉曲獨不及㮣㮣學遂于醫心悟去鑄銅爲人身具百脈幕㮣施針芒銖不差畜一龜

[illegible]壽二百歲暇日與耆舊自隨出守上饒失之及還斗渚啟合儼然年九十耆幼幼新書尤知養生之學云

范寥蜀公之後也初張懷素與吳儲吳侔有異謀寥知之將告之懼莫能得其情也遂以僕役投募于懷素懷素問寥識字乎曰自小力農不能識也懷素固未之信則命掌一書室室中皆四方達官貴人書盡堆積案几封題固在皆系爲識認以測其移易取視寥纔入則困臥榻上鼻息沸然使人窺覘之則固農夫也

千之學于六一先生千之一日造公是劉貢父公是問永叔五代史成書晒千之對書將脫藁矣公是問爲韓瞠眼立傳乎千之默然公是笑謂千之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按國史韓通爲周朝親將盡節于所事俗號韓瞠眼云近時陸放翁作南唐書文采傑然大得史法予嘗扣放翁曷不傳徐騎省放翁笑而不對蓋騎省李于國朝放翁不爲無說也

古之帝王一歲而四巡狩後世巡狩之禮廢然事有緩急無有人主跬步不得去王室之義臣于經筵嘗論魏惠王遷都于梁之事矣王者無故而遷都固不可若唐明皇以安祿山幸蜀代宗以吐蕃幸陝德宗以朱泚幸梁僖宗以黃巢再幸蜀後日皆保安全晉成帝不避蘇峻故危梁武帝不避侯景故亡靖康謀臣以固守京師而大誤

山房後稾

宋 周南 撰

五言古詩

讀信州趙昌甫詩

斯文世不収未絶僅如綫我君古律詩思君用心苦康錢能幾何兮含月有取懷哉斯人歟披褐止衡堵

七言古詩

蠶婦怨

去年蹉却泥麻時寒女卒歲號無衣今年無業蠶眠近五月筱簿方綠綠繰成那去聲望衣兒女且織霜絲了官賦不愁織盡杼軸空只恐精麤不中度寒女寒女無重歎且將敗絮縫新綻願得明年蠶桑平剜肉醫瘡為汝辦

呈南安王從君

使君四十銅虎符一矢曾識金僕姑唐三百年進士紫不再鼓之終非夫西風龍槐桂扶疎筆勢洶如濤江驅知君三昧筆游戲我欲一言口囁嚅元凱登庸用譜系稷契雖貧名第無當時未有明光賦致君大畧到唐虞君家六鈛聯椒塗身無一點薰香汙頗疑膏粱通寒唆頗欣場屋爭分銖高山深林百年餘大夏生殖雨露濡其間吾疑有枯柏根蟠擬作輪囷株尚能醻稚注虫魚下同年少爭得廷極知文章君之餘何受嬌對收桑榆但疑入山見成鍊可惜鄉雀煩明珠大夫當據要地居仕宦須作執金吾治經博士蕎無命不妨餓死同侏儒君不見德裕生無不讀書死不肯與諸生俱朋君事業如韓呂韓持國呂原明何煩門地用崔盧我當一擲色得盧盤中戲陸萬人呼只今欲學走離疏徒嗟七十戰句奴

五言律詩

過田家

得麥兒今喜無梅雨又愆翁身今七十眼見幾般年連年增口數再世種田人一云一家都數口歲種主家田機上晴寒絹今當數百錢

掃地

清凡懸游氣磨埤出寸光及時須掀幕措彩見胡床拱
揖延書入澄收得處莊蒼頭擁其袂持禮老夫旁

追送友人李李允歸蜀三首寄懷

獨往知心在晨風憶纜開江濤覓屢涉山鬼訊重來賦别
虎卯甲子悲麟去（余恨不識先太史）林屋有雁回贈言吾豈敢遺
桒可無猜（以重沙分送）
保終無智力麗澤概重胡白水當門戶清秋送舳艫
山嶽寶錄稚子艸長逐自古多零落空悲永夜徂
西州餘一老六月上窮山仲子何時到三吳說贊班土
風柰藥費聖代有生還歸夢商於近音書報是問

伍相廟

封域依神保遺哀記屬鏤荒庭無白露古屋換炎烏配
食虛神果除壇欠閶闔向來存二廟猶得慰三吳（五代時以陳神果嘗有功于吳常以配食今燕書希少子胥廟亦然狄仁傑存四廟子胥太伯在吳中）

又題伍相廟（時新作廟塑像皆非其舊）

伏二字

廢堞拔榛舊羅匹單行心江湖吞故壘鏡相匯斯今激
烈功名在低徊歲月深胥門沙衍淺碑首未應沉

夏中凡病關心復了一二小書稍涼輒然有白
髮生念力衰而學晚慨然有感

涼颸使病獨蕈髮成玄膏長得承親健寧辭煮藥勞書
程貪盡永心量怯年高艾耋猶知禮昏明在所操

刮釜

刮釜嗟鄰母經旬值濕薪煮磨知物性豈大轉民貧康
食心知愧哀莫聽頻覩稻花傷晝雨愁殺看書人

孟夏望日過書塢明日晨炊至秀峰小雨假傘
騎馬二十里至三津福林寺寺門石幢刻唐咸
通年又云上畫慶息凡寺十數字蓋寺舊名云
字已湮新刱鐘樓屋兎遮蔽不甚見湖僧滿引
過其居又過滿攩正湖闊處皆云風便食頃到
陽羨蒼煙白雨翠鳩點綴所謂七十二山若亦
略見矣偶風雨大至滿爲呼漁者孫翁船孫宿

上網具葦席自滿艦相戴扶一艕掠太湖二貢
出入紫山經過長山泛游湖入蘆葦溪而歸書
塢余問孫翁太湖漁舟凡幾孫翁云凡三數百
隻略計三州須二三萬隻
荒莽殘唐寺前通霸越江英蘆私井稅鐘鼓助春撞大
壑容漁户殘碑寄石幢好山三四十浮入兩僧窗
氣通海天淼衣霑溜雨蓮暗湖留地瀼闊水架天風煞
黑初星出顛狂一絲空孫翁無片紙說得五湖同

七言律詩

隨太守送神歸而有感

泚水洋洋可樂飢強存蘘栗止兒啼自憐蠹簡爲儒誤
也逐鳴笳到佛祠文字不堪供吏役（時方當祝文）姓名漸喜
少人知一壓未辦歸耕計坐看槐堂綠蔭移

太平州陳大監挽章

老去無成久索居尚能林下聽除書百年門地推鴻緒
三月春江照隼旟雲路倚程驚折軸昔遊風組記回車
綠陰春草佳城暮無計親陳野客疏
人稱徧畫吏傳詩飛到青冥却自遲今代人門能有幾
傷心年壽遽如斯百年喬木虬枝在千里棠陰曉角悲
日暮佳城春草碧生芻遙寘野人危

丘都督樞密挽章

襄特威鳳覽輝初獨對丹霄聳萬夫千載阜陵嗟見晚
百年喬木有人扶只將囊底安江左不見天中運斗樞
聖主恩深臣命薄悔今熙冦尚遺誅
淮水塵清小使歸壞梁俄嘆哲人萎江山收淚還風景
草木知名怖鼓旗生惜勳庸專管葛死餘忠信壓戎夷
南州十月佇砧杵料得聞喪處處悲

七言絶句

二月五日發舟一

此行休羨得閒高也莫徘徊過二毛破硯無由賒一飯
且攜黃牒拜南宵

春日送新使君二首

半生窮卷抱遺經多謝諸公説姓名四十頭顱成底事
五更炊黍學將迎

雲幕初收未肯晴又將風雨做清明陰沉天氣渾無賴
更兀籃輿夢裏行

池陽春日送新使君

東風捲地滚塵沙扶起垂楊損盡花留意野棠無意度
淡紅疎處當年華

讀唐詩

一日匀消兩卷詩趁忙抄得是燈時隔窓一閧狂風雨
無數啁啾凍雀兒

自分餘工督小兒更抄兩卷晚唐詩匀消日力跏趺坐
欲寫淒凉神已疲

一般生態幾人描砑盡吳牋禿盡毫却是晚唐工狀物
手調煙露染天膏

聽湖州歌

十五隣家女未行捧歌端的訴衷情試將月出林林比
應有齊風粲未成

東龔立道

不課木奴千樹入却令蠹簡百年餘先生不要金花帖
只借耕田覓飯書

節竹杖

四十龍鍾欠一年（四十龍鍾見坡詩及樂天詩）不應鶴骨會乘軒杖
頭無用燃藜焰倚向荒畦印屐痕

答靜翁并以節竹杖一枝贈行頌

南鴻北鴈年年客有箇生涯主不知撼動從來憂樂事
夜窓風葉響棠梨

我松道者身先老放下鋤頭好再來八萬四千關捩子
與公一箇鑰匙開

一節九節添行李用得人間處處尊只要上山行飽飯
莫將風雪打人門

萬事貫頭方穩當十分足陌莫蹺除因來展席日裏睡
讀盡空中鳥跡書

途中賦落梅

一段幽奇破臘忙只將遲暮了年光從教籬落飄零盡
也勝房櫳半面粧

凍藕

雪藕前身玉井蓮與泥俱出又經年長卿渴殺那商釀
已與春塘泛堰船

遊山寺

山寺清明蛺蝶飛中庭古佛供琉璃僧房也有追遊市
瓦狗泥車誑小兒

喜鵲

簷牙喚起有時聲遠信憑君使有期歲暮柴門今事少
寒煙音問不須知
火龜已食幽貞墨乾鵲猶將吉語傳高處營巢君自好
張羅門外兩徒喧

瓶中花

清曉銅瓶沃井華青葱綠玉紫蘭芽貧毛句盡心情在
不分看花學養花

制

沈作賓除戶部侍郎制

六卿分職卑民莫重地官之貳大事惟戎與祀適當經
費之繁非素識於源流孰協司於泉貨茲求宿望表異
真除具官沈某樸度粹爽器能宏裕昔禱令秩露闡郡
國之風謠霜節星軺幾徧江淮之使領頃資心計擢贊
民曹滿歲為真行正甘泉之庭從八命作牧復分湘水
之漕荷朕 方幹萬貨以佐軍興規九筵而修宗祀維每
語國用而至日 旰然戒言 利事而析秋毫欲令庶邦惟
正之供毋乏吾事求諸儒者已試之効僉曰汝諧矧嘗
寓職於松階其亟躋榮於符橐意量入爲出未能制三
十年之通被甲荷戈今方餽數百萬之衆惟爾能使歛
不加而用足俾朕免憂兵未决而賦溢庶幾教之官
不但理財而已

趙師羿知贛州制

朕妙選賢良奉行寬大田里無愁嘆深惟司牧之難岳牧用詞人茲得賢能之彦爾人文彪炳天分高駘首多士於南宮旋上立螭之陛載五花於西省無愧倚馬之才方遷進立於要津事許退藏於閑地一州歛苑劉書流福於京師二水合流其往分符於東貢示不忘於家食尚少紓於懷章致而表用豈汝忘之

趙師莘知江州制

庶民安其田里由共理之惟良長江如護風寒於中流而尤重列兩禁論思之雋望十年偃屈於里門其分作牧之麾亟使郎家而拜爾持心忠懇遇事激昂良貴深若虛端以才而爲累歲寒後彫乃見知斯玷之可磨方人才馳騖之秋豈賢者卧疴之日必能據鞍而起爲朕扞城其民夫能牧之桑榆莫如措之事業朕以九江潯陽之雄鎮有三國晉代之遺蹤（業本作其以九江之鎮往折千里之衝）以卿扣囊之餘當此投機之會必有謀最寬我顧憂毋寔懲羮而吹虀至於因噎而廢食不失即卿之步斯復膺門之琦

表

壽皇祥除代某官慰太上皇帝表

橋山弓劍莫回夕駕之車湯孫烝嘗忽畢朝祥之祭餘恩所決卒士允懷臣某中慰恭惟太上皇帝陛下志循祖武動式禮經痛舜德之陟方哀何可極屬高躬之致孝制弗踰中願我篤遠之思用鮮貽謀之緒臣濫分符竹洊遠闕庭莫陪班綴以進名徒與吏民而興感

代某官慰太上皇帝表

昊天不弔又期而祥引睇疑門莫返仙遊之駕與言陟岵可勝孺慕之懷臣某中慰恭惟太上皇帝陛下純孝自天至行高世釋重負於元子號通喪於庶人雖黄屋非心欲終身而永慕然素琴在御蓋示人以有終顧抑哀情於將散之餘享永福於高蹈之表臣屬拘守土阻稍進名

跋

壽皇祥除代某官慰太皇太后牋

昌湖奄駕羲曆再蓄悲懷壽傷溥海感動臣某中慰恭惟太皇太后殿下劬勞思切保佑恩深方堯耄期而倦勤已隆予子之助及舜陟方而不返更深悲逺之情冀寛西池帝母之思永鄉東朝天下之養

代某官慰皇后牋

德如關雎聿正齊家之本禮成清廟諒增尊祖之思臣某中慰恭惟皇后殿下柔靜儀坤徽明儷日方國家用禮文之變由夙夜有儆戒之[illegible]及此外除豈爲内助薦祥服吉既盡事於宗祊篤逺謹終益肇基於王化

啟

池陽回外邑啟

來從下國未償快覩之心惠我尺書乃拜先[illegible]之賜辭情甚縟褒借更優恭惟某官學見本宗文無瑕摘弟昆奮起於家塾實震揚於士林追觀文盛之時盡謂秀出之彥縱使棲遲於位亦當黼黻其人胡爲長才尚屈外邑爲大於細惟賢者有是心辭尊居卑非吾黨之所望某少而洪汩長益牢殊駸尋半世之初心莅真一官之十稔問訊四封之内獨高三異之名欽聞花縣之琴聲無因問字安得茅堂之雨夜相與論文

池陽通倅使啟

甫離民社遽竊倅官獲近扶臨更深祇懼切惟古禮見所尊而執贄近世廢其禮而修辭敢以昔時之品題而志始進之恭恪恭惟某官清規端厲素學精深洞肯綮於踐揚欽光芒爲蘊蓄泛觀人品各擅器能楊儀多才性之半忍孔融高氣失在闊疎至若行身於清和之間据德於剛柔之會在班聯則朝廷增重倚使指則父老去思寔爲卓異之才[illegible]在建明之地尚馳韶傳逺跡江沱豈以三吴之須發未徹九重之淵聽下情難壅溫詔亚回某行藝欽殊志業蕪陋踦躇四顧豈敢爲衆人師冒昧一來益恃有執事在

策問

試進士策問

問恭惟聖天子絶驕望昭太素躬至德以平章百姓雖未獲抵珠於淵而竒麗之原塞合乎孔氏對季康子之意矣精念元元過自貶損爲之簡良能重賦錮灑圄械已逋吏實行唐文皇與群臣論止盜之事憂心京京匪居匪康故鍥揄消盜江淮晏清甚盛舉也儒者安居則思臨事談仁義則不敷方畧試略取古事論之昔大漢世宗內窮奢㑽造起紛紛遂至繡衣虎節斷斬於山東

自始元元鳳與民休息逮至地節元康其君惠仁節儉嘉靖庶郅非前比矣而捴練臣工尚以盜賊課爲郡國最勝東渤海猶有攻官寺略市朝者訖於黃龍憂盜未弭何耶東都中世長吏貪濁緣隙産冦乃若中興之初併郡國省調役田租三十稅上下勤約末流致冦之弊未見於維新之時也而建武十六年以後青徐幽冀冦毒蠭結下逮叛蠻虜劉嘯阻亦三數年豈孔子所謂賞之不竊唐太祖謂民飢而吏弗恤者二漢盛時殆未免

耶西京能吏或多耳目或置伍長或設購賞往往所至應時消平有如渤海弄兵二千石不能禽制選用良牧單車獨行一方晏然雖前日諸暴酷吏擊斷論死未至勤轍煩兵也建武詔書重貸守長縱盜不坐逗撓畏愞專責以禽討捕斬是特瑯琊渤海有以設方畧明賞募務者皆以威猛尚殺乃定厥後朝歌賢長不免自以討戮爲恨兩京相去事勢乃爾不同何耶豈西京之盜未爲巨患東都渠黨非威無以制之耶小民之生非甚不

得已孰忍去而爲盜自漢造白金用皮幣鑄五銖犯法者衆相挻而起建武貨幣雜用布帛金粟始行五銖其後縱民私鑄又其後貨輕錢薄民益貧困然則開其衣食之原宜無急於貨幣矣然自始賈誼憂其召禍起姦厥後梅福以爲鑄錢起盜劉陶錢議亦惧憂怨之民從而相挻而欲罷鑄夫不廣布以救民而乃憂泉多而去本何古事與今相遠又如此耶夫開斜告之科下招降之令繹窮治之術前代行之備矣矧今景風行賞鳴桴

息響山空谷靜弭盜之方亦已盡矣姑借漢事以窺諸

君精博之蘊焉毋略